議會集成續編

一二一

臺灣商務印書館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二册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

滇南文略四十七卷㈡（卷一八—四七）……清　袁文揆　張登瀛　同纂　雲南　一

卷一八……一　卷二九……二四七
卷一九……二三　卷三〇……二六九
卷二〇……四六　卷三一……二九一
卷二一……六八　卷三二……三一四
卷二二……九一　卷三三……三三八
卷二三……一一四　卷三四……三五八
卷二四……一三六　卷三五……三八一
卷二五……一六〇　卷三六……四〇二
卷二六……一八三　卷三七……四二四
卷二七……二〇四　卷三八……四四八
卷二八……二二六　卷三九……四七〇

丹溪文鈔一卷……清　胡鼎輯　樸學齋　六七三
閩墨萃珍一卷……清　不著輯人　香豔　六九五
赤城別集五卷……民　楊晨纂　台州後集　七〇五

序

明

初刻社氏通典序　李元陽
陳希夷像贊序　李元陽
贈王通守序　李元陽
送舒通守序　李元陽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李元陽
送滌山楊太守考績序　李元陽
代送元謀馬大夫之任序　李元陽

升庵楊太守六十序　李元陽
送趙學使參署政序　李元陽
送孫太守序　李元陽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李元陽
升庵七十行戍稿序　李元陽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李元陽
平南集序　李元陽
守備陳君善職序　李元陽
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李元陽
送方伯佐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送恩梅顧君序　李元陽
送莫冊厓郡守述職序　李元陽
送莫冊厓郡守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雨先生鑒定
江都蕭　霖雨垓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李元陽

祐作書二百篇爲綱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曰州郡曰邊防。序第相因之旨斯在矣。

按唐書本傳祐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精於吏治不事皦察相民利病而上下其計賦君子稱祐治術無缺云。先是劉秩摭百家。伴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祐以爲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爲二百篇題曰通典。其事覈其理密其識精其言約以詳。其見直而達其取類通而測量遠竪儒後生有能手其編而誦之斯可以談當世之務而施於有政矣顧四方學士大夫轉相抄錄寢以訛舛窮鄉願學之士。希覯不得見者或終其身嘉靖丙戌元陽獲讀中秘書。手錄一編篋之遊　行四方蓋無一日離吾目下丙申以御史按閩乃謀於福州守胡君有恒聚諸生十有四人於學宮校梓以傳。夫科舉之業將以明體達用以敎天下乃業者不尚本實而務誇侈於是廣棄標之書盛行於天下士有誦所不必習者博而寡要耗其心力而於當世之務往往正牆面而立吁可哀也鄭夾漈作通志畧而通典廢馬端臨作文獻通考而通志益晦。殆猶少隋珠曰何不爲巨齒之盈庫也噫其亦弗思甚矣余爲此懼故輯諸儒經務之論凡若干首附次於編以徵通典爲經國之要異乎鄭馬之譔矣。

通篇以治術二字作骨

敎作通典之所緣起與通典一書之有用數語已盡

議論正大　筆勢嚴悍　低徊不盡

世傳此爲希夷陳圖南之像都邑人競貌之遂徧海內按宋史本傳圖南名搏亳州真源人日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初棲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二十餘載移居華山靈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必百餘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三年召至闕下留止禁中復放還山薦加存問宋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上益加禮賜號希夷先生上與之屬和詩賦數月賜紫衣還山

端拱初忽謂弟子張德昇曰汝可於遵花峯下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手書表奏辭朝如期化形於谷中七日支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所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三峯寓言高陽集釣潭集行於世指玄篇發明太極之旨最爲詳密洛陽种放來華山謁先生得太極圖及辟穀之術遂聚徒講學濂溪周茂叔太極圖蓋本於此劉後村詩曰濂溪學得自高僧高僧者號清溪其學出於种放嘗居永之月巖濂溪訪之僧曰再讀書三年乃來濂溪如其言再至與語僧曰須靜坐三年乃來又如其言再至惟見案上畫一太極圖僧已不知所往矣濂溪遂居巖下元學士虞集又謂康節先天之學實出於希夷然則希夷之爲儒宗彰彰明矣而儒者以其入山不出目爲羽流殊不思道一而已豈有二哉贊曰觀於無始入於重玄演而爲圖則名太極取數皇極則名先天乾坤之秘微公奚宣羲皇之奧微公奚傳老子猶龍孔聖所詮吾於先生日惟其然濂溪康節孰爲之先曰無師承烏知二賢烏乎先生天畀斯全千載一人彌久彌妍

鐵柱

洞中時舉

追魂攝魄

之筆不可

刻骨三分

皆近代上

二等宮樣

斷得老

贈王遵守序　李元陽

廉吏不恒有於天下者儉不足也今天敝衣癃貌臞氷豆藜常祿之外一毫不以入其私此世之所謂廉吏也及夫承挹貴勢結納兵旅則取諸民以致其賄縛甚或破長格越宿例巧迎逆推百方糜費以邀一時旺昧之譴出謂彼民曰吾不爾索已矣爾之費烏可以已乎退又謂人曰吾惟不私吾橐即日貲無算於廉乎何傷又有以避嫌為廉者即一啓齒一投足可以為生民利者十切逃之若將浼焉又有以潔已為廉者隄防止於其身而胥吏猖以噬彼民則曰吾一身不染足矣一身

之外吾安能關鑰之哉夫是三者皆不得謂之廉夫廉者儉之至奢之反也儉者不私一物今之儉者小有利害則自私之念崢嶸於其中或至病民以媚世是猶不免於奢安在其能儉也古之人一介不以取人一介不以與人可謂廉矣至其為心則一民之饑猶已饑之一民之寒猶已寒之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爾空乏其身若其筋骨不忍一日肆然於饑寒無告之上蓋無所為而為者以此立身即以此敷政有所為而為者律身則然而敷政則否噫此古今人之所以懸絕也試思財者民之心也吾之所為廉於吏者恐傷民也

至此方入題將前數段議論消納在內然布局後知布局之巧命意用筆之精

文而筆跌

今財之在民者吾既不能敷撙節愛養之政而曰吾自無欲是何異於紓人之臂而棄其食語人曰吾未嘗奪彼之食庸何傷其亦弗思甚矣清平小溪王君遵守大理質性貧朗操履清介近代所謂廉吏君實足以當之至其節省民財綜覈利弊嫌疑之地漠然無所動於中盤錯糾紛可驚可愕之任皆毅然擔荷而不見其氣之屈知有法而不知有已知有民而不知有家是則非近代廉吏之所能及者嘉靖乙巳春遷君提舉百姓泣涕欲余一言以白其廉於世因述其事如此以對百姓云

闡發透快宜書之通作座右銘至其文筆古峭迥絕

時蹊

按志王公名朴貴州清平舉人嘉靖間任屢著治夷方畧除易門逆賊王心有大功而不錄後祀名宦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不貴有昭昭之節而貴有冥冥之行夫士之方仕也矜名檢重然諾策駑礪鈍毅然以古人自期待有不屑一世之心及其境變遇殊事衰勢去於斯時也乃不委於消息盈虛之運遂一弛其鬓日之所爲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廻視其初有如隔世人之觀已蓋成兩人此豈其勢然哉其初之所修飭將以求其所大欲而非其本心也是故勢利去而忠衰於君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嗜道不明於天下士以聲利相欺其弊固至此哉平田舒君以蜀之雙流令通

守大理郡通守雖異於令然階級不甚相遠舒君在雙流五年蓋經御史薦已至再矣國家之制凡郡縣七品官經二薦者例得取京貴非臺諫則六品之屬也獨舒君不得京貴而得六品無京貴之望無乃級其志乎乃舒君益弛其操乎六品無京貴之望自祇礪發憤不以遠臣自菲薄人方以此賢之會有蜀檄雙流一怨家所譖人謂舒君特立獨行孤貧寡助行且不利其操其志尚望其有終乎而君坦然一節自聞檄以至罷官既歷寒暄取予之際秋毫無玷嗚乎凡今亨有鉉鼎之貴招權納賄惟日不足君以郡邑小臣顧

斤斤焉自拔於聲氣之外然則官之崇卑勿論也兵法曰戰北而旗不靡轍不亂者有將焉以君之清心自將敗者官也其不敗者我也吾苟不敗雖千萬人吾往矣然則事之敗與成可勿論也郡大夫偉君之行載酒崇義吏餞之於郭門之外逸史李元陽爲之辭吏揚觶語曰君歸其廬不愧屋漏以儀型其鄉人大夫有望也爵三更而別舒君名魁別號平田楛士

勢利去喈欲得兩言可作箴銘

按志舒公名魁思州舉人嘉靖間任以清慎名祀名宦

原評
黃華老人
占藻洋溢
妙趣橫生

文法入妙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李元陽

山川之雄。散在天下。極遊觀之趣。其道有二。一曰絕累。三曰假仗。百錢掛杖。寄蹤五岳。此謂絕累而遊。披繡雲而餌丹藥。朝姑射而暮蓬瀛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短暮。知未待也。萬里一官。不求厚祿。此謂假仗而遊。跡睦峒而施朱紱。朝承明而暮清署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有分。知不可求也。雞足山在天下之西南。與黑水之裔。唐浙之補陀山。西之五臺。楚之太和。兩河之王屋。並時宇內。爲方士高衲騷人墨客之所快覩。余曩叨使役。其於天下名勝之地。不遠數百里。皆往觀焉。顧於得一第。思爲萬里之觀。以畢初志云爾。今將躋太華。登岱宗。觀滇渤。求吾廬而止焉。時東方未明。紅旭方吐。惝恍之際。仰而歎曰。噫嘻此其王屋之所無也。於是錞我大疊。烹以五鼎。余曰止。金並拔。捫石門乎千仞。即聖迹以徘徊。俯既挹流瀡於天端。飲清虛之勝氣。又烏用炙以爲甘。酡而爲渥者哉。君乃屏鮮肥而饁溪毛。罷齊蓼而怡哄鳥。已而夕嵐在山。寺磬遞響。谷緬白雲人亦就睡。君乃與余等燈論。若依裘裘大石而止焉。余問之曰。覩子之器充宜大受。而不與小官。殆假仕而遊者乎。君曰。應舉不得一第。思爲萬里之觀。以畢初志云爾。今將躋太華。登岱宗。觀滇渤。求吾廬而止焉。時東方未明。紅旭方吐。惝恍之際。仰而歎曰。噫嘻此其王屋之所無也。於是錞我大疊。烹以五鼎。余曰止。金並拔。捫石門乎千仞。即聖迹以徘徊。俯既挹流瀡於天端。飲清虛之勝氣。又烏用炙以爲甘。酡而爲渥者哉。君乃屏鮮肥而饁溪毛。罷齊蓼而怡哄鳥。已而夕嵐在山。寺磬遞響。谷緬白雲人亦就睡。君乃與余等燈論。若依裘裘大石而止焉。余問之曰。覩子之器。

送陳山楊太守考績序

大夫陳山楊公爲大理三年而郡大治明年上天官考績山夫谷民接踵入城市願一覩大夫面以紓其思且謂士人而請曰余郡十易守無如今守之廉而仁者乃若其績天官悉知之乎夫自大夫至而吾鄉閭雖大甯我民罔訟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樹藝被於岡陵斥鹵可田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桑麻蔽野雨而澍若農時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遂郡有郤金之吏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費不損民思至焉獨庖者以安偷者以儆士尊其業工賈尊肆天官知之乎曰否然則奚爲而考也曰天官以稽會簿書第其勞績矣問者靦然作曰欺余哉余目親十易守其於稽會簿書奚不能也奚必今守而以此第之哉李子聞之曰嗟哉觀俗於國難觀政於野易不其信乎夫士所謂績非績也民所謂績固真績也天官之考乃不於其真而以績爲憑者勢使然也且夫政莫難於無訟道莫大於格天節莫潔於郤金慈莫普於蚓繇之四者公皆有之郡人皆知之山夫谷民能言之然而不書爲績者難書也天官不之考也蓋視蔽則眩形俗同則忌異昔者蘧人抱璞刖而不售仲尼飯黍侍者哂焉久矣正賞之不

三代下西京而外四善二十七最皆不得已而為之

以古語唱歎作收低徊不盡寓箴規於含蓄亦不盡

見於天下也而況巧言飾貌之習雜然並興天官何從而辨其真也是故立制以待中人考其所易見示其所易能而已余故曰勢使然也勢成習習成風斯天下相期於稽會簿書之中而大夫乃特立獨行後其法令之所及而急其法令之所不及宴然中堂而坐使四州三縣之民曉然得其意於顧氣指使之外噫示民以政入深目人淺語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度大夫之謂與

以士民天官為緯以李子為經曲折奥衍波瀾壯濶

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十三　李元陽

代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容有出蒼洱圖視予者予訝之謂胷壤間有此奇山水所謂奥區奇甸者非耶其谿谷巖石之奇詭郎畫所未盡固可想而見令人欲棄百事往遊乎其間嘉靖三十二年重慶元岡馬大夫以兵部郎中出守大理大理其山點蒼書載史臣崔佐時與雲南王會盟處也其水西洱河水經載葉榆河者是也是郎圖所得之郡也予為元岡喜甚或謂予曰元岡能交辭人望其內充史局外典學憲大理遠郡處非其宜元岡其不懌矣予曰西漢貝史莫如司馬子長善賦莫如相如二賢足跡遍天下而後其文益奇雖其才本天縱而山川風物固有以佐之矧子長嘗游昆明相如亦游若水昆明若水皆大理近地然則充元岡之文辭以進於古人將不在茲行乎余聞之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詞人為雄蘋川以柳西湖以蘇然惟有政其文益傳有文而後其地益顯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貴有政也元岡茲行也可以觀其政焉然予從元岡遊非一日矣望之而風儀峻整即之而襟度清曠聽其言則愷悌和平蓋善人也夫善人德之聚也以善人而為邦彼民亦有利哉予知蒼山不增而高洱水不濬而深其在茲行矣

降肇超遷

得一折筆

元岡身分乃出

一賢確切

然則稱馬大夫亦非泛泛

非句淡而
遊首

治功與蒼山並高而惠澤與洱水並深其在豪行矣諸大
夫日然令書予言以俟
按志馬公名驌重慶進士嘉靖間任性秉清白務行
仁惠乞養致仕後榮祀名宦
文境亦似嶺川西湖
由山水說到文詞由文詞歸到政事卓有次序有體
裁有斤兩即在唐宋八大家中亦當獨步一席 後學
許宏謹識

升庵楊太史六十序

李元陽

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達人觀之若
旦暮耳茲非所謂無量壽乎然則黃髮兒齒期頤耄耋
與蜉蝣何以異哉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
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
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
雖出於性然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氣
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常存不以少而盛不
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
所謂真我也而世之人往往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於

前憂喜躁乎中汩於其情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
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成都太史先生寓蝗川
今壽登六袠仲冬之朔爲初度辰從游弟子輩欲稱觴
屬余作文以爲壽余曰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
後學請以文喻夫文者理義之發越也理義無形因文
而見理義也然則真我無形因身而見有我也謂文以
顯理可也謂文即理不可也謂身以顯我可也謂身即
我不可也文學之壽以超計超壞則變而理義不隨超
而變也客起而問曰詩書所稱於所尊親往往以壽爲
祝夫豈不知修短靡常蜉蝣而願以此願之余曰壽天形也

形則陰陽五行司之。可以人禱。故臣爲君禱。子爲父禱。少爲長禱。盡心竭力以冀萬一云耳。若所謂真我之無量臣誰忠不能以之奉君子雖孝不能以之與其親。幼雖愛不能以之讓其長。是故祝願不及也。雖然既祝其壽祺既願其難老則其識動之機亦自有在。將必謹六用之戶牖調五臟之役使耳目聰明玄達而省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脈絡甯定而不泄精神內守而不馳若然則真我卓然而立望於往世之前視於來世之後尤不足爲也豈直百年旦暮之間哉然則詩書所稱壽考蓋其徵矣有身云乎哉余居隔千里不能從

羣弟子之後謹以壽說質於先生。先生倘入無窮之門。以至無量壽之域某也願爲之前驅。

每爲升庵太史作詩序壽序皆爲談道入微之言人爭賞其元妙超悟其實仍不離知命耳順從心所欲等年譜耳升庵當日名高中溪不復矜才數典俱是前賢相識處羯唐狂庚歲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嘉靖三十二年春以雲南提學使趙公陞四川右參政客有謁余者曰趙公負一代制章之望學術儒雅淵源六藝觀其爲人蓋長於文者用之於學校誠當其才若參政之職理六府治穀貨司水土以養民爲務夫人各有能有不能昔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奉鍤強春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者使之塗地任策於朝廷乃爲當器今茲之遷毋乃枉其文而用非其宜乎余曰不然文也者隨時而發隨寓而形不必皆詞

章也是故禹以平水土爲文。益以刊草木爲文。稷以教稼穡爲文。契以正彝倫爲文。故凡經紀大事彌綸治效皆名曰文。然而禹益稷契之事君立言其得稱爲文者。炳炳烺烺見於詩書可考也謂之文詞可乎。顧其所以爲文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今參巴蜀之政得爲則策謂規視以告司農剔阜茂廩籍和鈞關石不得爲則策謂規視以告司農剔今邊餉不支東南告匱中原之所仰賴將不在益州矣乎夫益州之險財賦之府也其人則長卿淵雲觀其賦蜀都則今日之物產食貨當與古所云無異是宜得儒術之臣搜採圖籍上下古今將據利病以備國用向非

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爲公膺是選當宇蓋有深意焉公將爲禹益稷契之文乎抑爲長卿淵雲之文乎惟公擇而取之非陽所能預也

文體中之有色澤者

中溪先生詩多宗白蘇於七子中當讓張楊一籌文則以質樸入以入家出與禹山弘山二公適相伯仲惜年久鍋板無存即葉倫人士收藏抄本亦尠揆先借獲李禹門樹對藏本一帙不圖遺失怨艾莫追茲復力求禹門覓得序記文一本亟爲選刻以公同好且質乎遐云

送孫太守序

李元陽

大理爲郡雄於滇西蓋南詔故地據滇之上游西控驃國北制吐蕃聯山爲屏巨澤爲襟即稱奧區而實旅川至故自設郡以來綰銅章而稱太守者皆尚書郎發軔曹省識高學博明達治體者然後爲之及其蒞治率皆尚威貴猛厲聲變貌謂董遠民之道宜爾也然而政日察而民日離令日繁而民日擾刑日急而民日玩於是弼察以翕離省繁以舒擾緩刑以救玩然民格其貌而不革其心從其令而不從其術信其昔而不信於今何哉爲其示民以外而不由衷也嘉靖間分泉孫公以真定守補此邦始至之日寮屬傾耳謂將有所諭也而公不之諭百姓延頸謂公有所誡也而公不之誡則見淵默虛襟坐於堂上事至而應之剸然切於幾宜訟至而斷之犁然當於人心不務察而物無遁情不繁令而事皆就緒不尚刑而頑梗警伏行之期月湖山內外旄倪士民曉然知公之心如赤子之於慈母有所恃而得以自安昔之挾官以侮民情黠以規取者皆無所施其巧矣嘻果何道以至此哉亦惟一念之至誠惻怛爲之根柢云耳語曰科條備而民有僞熊言語多而行有不掩誰不信乎嘗論循吏在漢僅稱六人黃霸在三公之

一輔文有迴風舞雪之態

信然則才雖多亦不可以言才耳點睛

其斧藻皇度不爲不重而列於循吏西京人材之盛彬彬多文學之士亦有嘗爲守令者寓列於儒林而不列於循吏其慎重循吏之選有如此蓋治天下未嘗乏才求其至誠惻怛以出之則難其人耳今去西京千數百年文法益密民俗益偷於此有能以至誠惻怛爲政如我公者豈易得哉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忠之云者至誠惻怛之謂也秋七月吉公述職北上請緒紳設祖帳餞公於郛門之外欲余有言因序以爲贈

由衷卽至誠惻怛卽孔子所謂行之以忠說來平淡非有大學問本領不能然則太守亦循吏選哉 楊唐

汪庚識

按志孫公名繼綿州進士嘉靖間任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蜀雅雪哦劉侯歌鹿鳴起家授吾太和令以忠信自持甫及三年遷順州太守邑之民懷侯之德攀留無從也其爲士大夫者相率賦詩餞之以泄吾民之私而以手簡授余序余曰昔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觀焉懸水三千仞圜流九千里魚鱉不能近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能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自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于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況於人乎夫自韶詭奔競之俗成天下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其間雖有自好者欲挺特有以自異然大吏控之行輩忌之左右前後無非此習雖欲自異卒不可得而異矣譁之來求而不得者嗚乎世道至此其爲險巇豈直懸水三千仞圜流九十里哉有若吾劉侯其所謂丈夫者乎侯之宰吾邑也自莅任之日至遷秩而去一以愛民爲主始終一念推知有民而已政務宜於民者上官曰不可已必曰可有弗宜於民者上官曰可已必曰不可有側目於旁而不顧

此段正如拥旁之

王景略雖而談若無人慨

溫項令復見

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瀘至滇涉路三千歷四十日境漸夜衣成詩百餘首題曰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某既卒業乃以書復先生曰存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窮而不蹶厄而不憫人鮮能有之讀先生之詩則此物勃然躍於言前矣夫老則衰者形也窮則蹶者勢也厄則憫者情也曰形曰勢曰情皆物也遷變而靡常也彼不物之物老而不能使之衰窮而不能使之蹶厄而不能使之憫慼萬變而不變者也古之聖賢疏食飲水夷狄患難其樂不改者用此物也先生之於詩其有得於此物乎哉夫以顧童齒豁之年憔悴閒關人不堪其苦猶有忍於迫脅不使甯處者是誠何心而先生之詩才情之妙韻勝調雅昌如軒如皦如既不類七十老人語又不作羈愁可憐之色此非所謂不衰不蹶不憫者乎士之以文詞自命者曰是可以不朽某嘗病之以謂文詞即工語即有倫謂之曰不徒作可也而曰不朽則未也蓋不離乎物也夫所謂不朽者必在我有不物之物外不變於形勢內不變於識情其斯爲不朽乎綸之外能使先生不衰不蹶不憫者是其物矣幸有以

有誣諸於路而不問盡己之心直而行之惟知有民而已若侯者可謂全乎忠信以自拔於風濤氣息之表而懸水不能使之沉圖流不能使之溺者乎余聞之忠信者道之異名也苟由之而不息於道其庶幾矣侯行矣予日望之

宦海鑒沉溺忠信涉波濤如是如是

按志稱劉公名璧雅州舉人嘉靖間任清白慈仁捐俸修葺塹壇廟愛惜民力後崇祀名宦

此物失墜久矣惟不朽者任之

淇西文畧　卷六　序　李

一路芒寒色正

「史筆」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李元陽

嘉靖四十五年逆賊鳳繼祖陰結諸酋以武定叛大司馬呂公奉行天討維時材臣奮厲並興副使彭城魏材楊公以筋戎闢滄提兵從事矢鋒雨集炮聲雷迅百里之內原草爲赤賊乃引去泳江而東衆謂賊既過江莫從踪跡山險遥澁木密巖傾凶危之機孰不寒心公偕盧公力主窮追深入其阻望影揣情知賊不遠益修戎器益簡師徒堅壁高壘勢必得賊卒之渠魁授首逆儔就戮先是姚安土酋高鈞陰與繼祖有約煽動箐夷爲內應楊公察知其情因出彼不意縛諸轅門逆賊此時

折其右臂失望孤立魄褰魂消此則公之識見超卓炳於幾先者矣今當飢旋所至數郡胥慶以爲凶逆既殄一道廓清固大司馬窮神親化通幽洞冥之所致而楊公之敢勇當先算無遺策尤文人即之所僅見理宜標表以詔無窮於是大理馮郡文武縉紳之士問詞於余余曰昔者孔子在衛對其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嘗讀魯論至此掩卷而思曰文武果二道哉及讀詩至文王之什一則曰伐密二則曰伐崇夫詩三百皆頌於孔子乃獨歌文王而獨陳其武功蓋嘗三復之而後得其說矣文王之事君子所必具

大起波瀾發前人所未發

而兵凶戰危不得已而後用故他日於門弟子發之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曰懼曰謀非文明柔順者其孰能之其孰能之夫司馬董之於上諸公承之於下凡以安百姓而敷文德也公等之深入志在得賊戒士卒毋抄掠毋輕動以人和召天和故我營有慶雲之祥彼寨致隕星之異豈非文德之明驗與然驗非偶然公非蔑取必學之於素養之於預而後能也昔我康惠公以文事武備名於當代我魏材公乃其仲子也況又有難兄難弟忠義相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古之學者既習其射御於禮又習其干戈於樂然後以之服官

且猶未必盡適於用今楊公以文章登高第筮仕出文詘其久於文思也尚矣一旦用之於武如駕輕車就熟路某故曰家學淵源有自顧不信夫因書以爲銕歌之引

格高氣穆通首以文人中僅見一語樹骨　恢乎言可見此逆狀當已滿

平南集序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削平夷寇師旅之間不乏文雅或形諸吟咏或見於品題諸所著作流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功頌德或勒銘以傳或鋪敘以贈各言沾沐麻庇之懷不一而足有儒生者集而爲帙欲陽一言以弁之陽既卒業乃仰歎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之時當挺生弭亂之人以預爲之所不然生民之類糜爛泯滅靡有孑遺矣吾南中郡縣與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獷悍以戕害生靈者往往有之然未有如鐵索赤崖猓猡諸夷

之甚者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旅而奪之貨既而虜男女要令贖贖既而剖孕婦烹孩童初時二三十人爲黨既而千而萬橫行州縣造僞印馳反檄武吏戍卒莫之敢攖嗚乎寸剡穿隄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千室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爲姑息不早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振怒誓不與此賊俱生冬十一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崖遂襲鐵索川斬馘巨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麓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

之春二月東征獫狁賊方猖獗踐元兇百二十人一時授首維時孟夏西賊既竄東冠亦誅雖一二餘孽鼠伏奔走大勢既定餘無能爲秦凱而旋萬民歡悅山川草木皆有榮輝豈非天愛斯民挺生忠烈英特之士不先不後適當其時以弭禍亂而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耶試思治亂安危雖關乎天運亦係乎人事南中自此不墜朝廷南顧之憂其端在此二三子之輯爲是編所以警姑息而勵匪躬其於王道非小補也故不辭而爲序

無一字涉甚定禍亂虜詞振聵疾呼得磨盾作書之意寫得出

滇南文畧　卷式　序　完

樂耕唐社庚識

武職中有爲遷

此人可于城之

守備陳君善職序

李元陽

姚安之鐵索箐實川之赤石崖其間夷賊部落二十餘處長鎗勁弩流劫村屯二百年來爲盜益熾殺人孔道之上不避旌麾虜士庶之家殆臨城郭蔓延四出莫之敢攖萬歷改元之冬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鄒公兵備副使新都楊公出其不意提兵深入搗其巢穴斬首以千計賊黨悉平因奏置軍營以鎮之選可以治者得大理衛指揮陳君化鵬陞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漢土官軍哨勇兵夫七百餘人駐守其地起建營盤灰燼之餘瘡痍之後萬山之阻豺狼之區鴟鴞夜鳴魑魅晝嘯壯夫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掩涕戍卒銷魂殆非人所宜居陳君既至揚旌旗奮矛盾召麾下而誓之曰吾奉部院兵道之命蒐薙兇孽願與汝等同甘苦同休戚汝不吾從法在不赎士衆皆稽首曰敢不惟命是日下令伐木陶甓召匠畫址彌月而廨宇完再月而廬舍具方其草創之初蔽木卧石豆雪飡氷乃君躬親撫字寒者給衣饑者與食鄙其苦痛若在已身病則醫藥以救之死則棺殮以瘞之士衆感動不督而勤所以力半而功倍也於是陟降原隰相度土宜可田者田可樹者樹均給士卒俾爲終焉之計然人情易遷非家室不足固其心捍勞忍苦非身先不足以人

感其人乃迎老母挈妻孥絕紈綺而事耕鑿舍梁肉而甘藜藿二旬日內聲應氣求等谷變爲閭閻悲泣變爲歌謳雞犬相聞市肆漸集忽聞新命下以君政備騰越一時吏士皆失所望咽莫不失聲吾郡紳恐後來者不知今日創作之難欲余鋪敘其事作序以爲贈余日善成者不必善守善守者不必善終繼陳君而爲備者果能躡其蹟而不失斯善守矣不作聰明以亂舊章斯善終矣其書此文於廳壁以爲戒

題曰善職見武弁中當稱難能廳壁間得此或數十年可保

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飲食燕會遊觀之事君子不廢然備非地則賞不永非人則事不盛非詣則神不和非規則道不常備斯道也而後爲旅食之止乎吾郡佳山水環城之西鬱然而聳翠者點蒼山也層巒沓嶂烟雲覆冒屏列諸峯凡十有九而溪澗稱之騷人墨客之所歷仙人佛子之所宮蒼黛而泉鼇翠而石者百望之而無處無之然蹲陟不利於耆宿杖履或間於風雨此看山之樓所以作也作樓者誰吳夏雲氏父子因其祖考之貽而修飾之以與鄉士大夫同樂者也樓在郡城中西窗二十四扉施捲簾

垂翠幕雖近車馬之衢然非其人則不得入故外望者以爲仙居焉初夏雲以詩名父子懋亦以詩名父子愛山之興百倍恒情每出城至泉石之次輒浩歌忘返或暮夜爲嚴城所閡或爲風雨所阻甚至數日不歸後子懋以爲不宜於老人因告父曰吾祖之樓西望蒼山近在咫尺枕席之上無不得山者何舍近而圖遠乎夏雲曰然遂葺之於是風晨月夕鄉大夫之賢者相與登覽焉披窗闥俯闌檻鵾冠羽衣相顧而指曰某水某溪吾童子時釣遊地也某林某皐某盤某阿昔之達人盧之今或夫其故矣鶴雲之西邛壑隱約庶幾有隱君子乎

原許
編摩薈萃
純以古文
爲時文可

以登唐宋八大家之堂而規其奧矣不徒以序事月之

原序通仙矣

東俯洱水慨然歎息思唐喪舟師爲六詔所據今吾與子遭際清時得以禮樂教其子若孫以免於左衽者誰之力也夫利其惠而不知所自者衆庶也知其幸而不時其樂者貪夫也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貴及時也然不思致身於理道不以貽善於子孫樂於身而憂於心未足訓也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此吾與子之所宜力者也復有避席而言者曰今日之樂止矣夫勝以成賞和以表事誰以達志規勉以敦俗今日之樂止

矣然無窮者山也須臾者人之生也彼以其無窮我以其須臾則悲喜相仍其中燥急雖坐於樽俎之旁逸然與山不相似見猶未見也噫抑知吾亦有無窮在耶但未之思耳吳氏大理人夏雲名堯獻仕至墊江令子戀號高河仕至階州知州

疎爽可嘉

起勢挺拔此篇瀕仍自渾流轉通得力在

送方伯左使獅岡陳公遷職序　李元陽

自陽識獅岡陳公而後知天下真有以古道爲已任者大模鑿而大道隱功利熾而士器卑其來久矣古之人爲儒而交章爲吏而政事皆一誠之所爲後世歧儒吏而二之儒之所學有不能盡出於儒遂謂古道不可行於今然耶否耶吾于獅岡陳公深有所感矣陽四十年前識公於場屋讀其文高古衛雅而試官不識也寔之蓋其志厭流俗文體之卑直欲追踪古人而不汲汲於一第者此豈可與儳儳佗佗急求人知者比哉既而歷中外殷然有聲陽間之

矣即爲使爲藩參以至右使四秩皆出南中陽又得親見其行事如申積貯之令嚴保甲之法稽民版而點戢定卒伍而役均里供法其濫民徭去其甚革浮靡以移風論喪葬以勸孝增哨守而賓旅有依慎圖籍而文獻不墜至於弭盜之術禦防之方莫不精思力救上陳而下布必求如先王之法務底於有成不苟同俗姑塞目前而已黎明視事入夜不休或戒其太勞則曰與其委成於吏孰若躬勤以求自慊乎蓋其心惟恐一夫之失所如已致焉而一切隨時俯仰取媚求合之事以爲深恥其政簡而敬和而平以扶綱常任名教爲本其不可

奪有卓然古遺直之風所謂儒而吏吏而儒者也蓋人知公之爲吏而不知公之爲儒公知已之爲儒而不知已之爲吏何也正誼明道儒之事也不謀利不計功吏之事也故曰公真能以古道爲已任者也萬歷癸酉公當述職其寮友參藩林公張公卜公以陽於公有一日之舊知公爲深以書來命爲餞語陽因述昔所見聞與營所感歎者序以爲贈

綜論處經術湛深條件處愷切詳盡歷觀先生記序率皆直起直收古人之不肯輕離規矩如此 稱唐汪庚識

送思梅顏君序

孝元陽

余昔在史館見公卿中有盛德者雖不及親炙然私心竊慕之時刑部尚書巴陵梅田顏公以古道自命不狥時好私謂其必不爲時所容大年張永嘉進廟議大禮要畧叅稱上意乃興李福達大獄凡公卿臺諫郎署異已者皆引致罪網謫戍削籍士林一空梅田公遂去位已者皆引致罪網謫戍削籍士林一空梅田公遂去位識者爲之慨息張以已意進劄明日諭百官並勒致仕白宰職而下罷者數十人永嘉至天津獨尋遣位時論顧公前事不致此亦不免蓋深惜也其爲公論所與如此萬歷間顧公之孫紹芳爲大羅衞經歷在諸幕職中

獨爲上官所禮視州篆斷獄微賦皆以平聞臺院相繼屢加奬異官秩雖卑而聲譽藉藉余里去大羅二百里而近風聲入耳數日尚書之論天下共知之儀型當在子若孫以今觀思梅官在風塵中而其志意風猷猶帶洞庭雲夢之氣爾祖之家聲賢臣之流風餘韻令人想見爲之擊節夫位至八座例有廕官而梅田公厄於忌者之手然有孫如思梅之奮身特立人雖忌之天實祐之矣嗚乎士大夫立身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吾於梅田有感焉思梅奉差入京貿川之緒紳謂余嘗知尚書徵言爲其孫贈余不辭爲之操觚

再送郡守丹崖莫公遞職序　李元陽

明制合數州縣爲一郡而建太守握符以統馭之以上下其考而州縣一切巨細之事皆稟命而後張弛之故太守之於州縣有師道焉然得其道者或寡矣夫師道云者非期會簿書之謂也其身在而人從之儼然有頑廉懦立之風則效不期而至是則所謂師也彼以法度束縛操切於上以爲鈐轄者末矣海康莫公之爲榆郡也可謂得師之道矣方公之始蒞也伸窓抑清冏圖譬墨吏疏滯案興敎勸學敦禮樹義更僕未易數此可見公之不苟於職矣然世有能吏或庶幾焉未足爲庶寮師也若夫心存淡泊故屬職莫敢利於官志在惠施故黎元得以保其業出一令而老吏吐舌發奸摘伏如見肺肝此可見公之無微不燭矣然世有察吏或庶幾焉未足爲庶寮師也若夫心存淡泊故屬職惟恐病民發一言而惟求省已故有識者皆謂公有爲已之學而不可以聲音笑貌觀也善乎陳伯子之言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已其學也爲已則其仕也必爲已今之仕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人已之學也史曰太守吏民之本吏民之從太守如草之

從風水之從器也詩曰腦民孔易言從上也大理爲郡州四縣三聯山阻水里風各異剛柔汚瘠習氣亦殊撫摩蘇息莫不以我公之心爲心寻故曰公之道可以爲廉察師也向使公於道無所得則貌從背違百姓有向隅之泣矣師道云乎余側聞庶寮之言曰太守如公何忍負之故公未言而人從雖七十子之服孔子不是過也爲已之學在是矣道凝於獨信孚於人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萬歷丙子秋七月公當入覲州邑之長吏徵予一言爲公贈遂爲之操觚。

牧令作民父母太守爲庶寮師中翻二段文筆亦堅

勁不磨耕唐汪庶謨

捕此一喻據之以爲措施申避之地譬之作室上官盡式太守則運斤者也爲上官托諸空言太守見之行事其爲績不可謂不難矣下而屬州若縣言不得其平則有質成民不得其願則有赴愬上交徵如下交紛如自非量足以容敏足以辦智足以周勇足以決其職有未易稱者陽崎踰八十家食數十年事太守若而人矣其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講肄防警能容能辦能周能決稱厥職者非無其人然謂之吏才可也謂之行道則未也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矣余於此有以見我莫公之績有非流俗之所謂績者公以萬歷乙亥蒞吾郡今二年矣其撫吾民也若慈母之於赤子先其意於赤子之所不能言而預爲吾民圖之吾民之困於供億窮於力役也久矣自二百年來倪首承之以至於頃毓倘自以爲分之當然父而子祖而孫如在

似此已經難得矣作者特用以爲楔子

折狱酌揭出行道二字不惟爲上下關鍵且與前篇師道遥遥相映如此方可以言保赤

舉端星利
名臣奏疏
所未道
此即所謂
周道道以
千百姓之
舉文筆描
寫得曲盡
縱筆如順
風揚帆勒
筆如中流
砥柱
乖照應再
陪觀法密
而氣疎
深一層更
高

井中宛轉以死而不敢望井上之人一引手焉何也以
世鮮知德也夫德者不忍人之心也惟公有不忍人之
心故節用愛人已任其勞處民以佚亦莫知其所自又
慮後來之不必然也乃竭盡心思曲爲立法俾四州三
縣之民薄斂時使而公私並濟官免不均之訟民免殫
力之勞推斯政也天下之平不難矣余故曰公之爲績
非流俗之所謂績也夫禮義生於富足供億力役不以
病民富足之道也既富且足則於化導讀平征賦刑名
講肄防警猶水赴壑坂走丸特易易耳不量而容不敏
而辨不智而周不勇而決皆根於不忍人之一念云耳

公考績回任其寮屬紳父老兒童迎公於郭門之外
歡聲洋洋謂予邊吏不可無紀遂述公之行道以爲贈
當得起行道二字送之迎之人與文俱不朽矣

按志稱莫公名天賦海康進士高歷初任慷慨有爲
岳鳳之變城守戒嚴人情洶洶適天賦覲還調度有
方百姓安堵陞按察副使後祀名宦

序

明

通志序　李元陽
禺山癸卯詩序　李元陽
弁玉永鳴　張合
序貴精集　許鉞
贈雲摇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張合
贈雲摇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許鉞
石屏州舊志序　塗時相

丹鉛錄序　梁佐
繩山俚言序　史旌賢
贈儒行弟浩金德宏徵君序　史旌賢
試田圖籍序　旬見提
刻弘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閔繼迪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楊向春
素吟草自序　楊忠亮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王元翰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王元翰
南岳草自序　王元翰
宋焚草自序　王元翰
送李懷竹之馬龍序　王元翰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王元翰
德鄰篇自序　王元翰

萊陽初頭園　阜陽劉如璋小園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滦州李德輿筠厓評閱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蒙化張發藻翊伍校字
建水鄒有俊蘭溪校字
受業滬西韋繩蘇　同校
蒙化徐翮

明

序

通志序

李元陽

前史稱兩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鴈門。西南永昌在南中爲遠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

元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烏二。因徧置學校。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據兩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寶以後邊無良吏羣夷忿怒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隔爲異域。雨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時能不荒湛者寡矣。矧文獻哉。我高皇帝恢復華夏。偫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上而功德有思。生爲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爲雲南志。倘多闕畧。隆慶六年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惟時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使長樂一水陳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徧布列郡。俾嚴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茗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筆焉。頃之學使蒞郡。得以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年終爲懼。會大廵侍御解州兼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養齋郭公。相繼撥蒞。皆蒙贊其決。樂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粤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典。玉海。

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證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近。一切成規。擴撫野史。蒐訪耆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犁爲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於域民。故以地理爲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設郎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上而功德有思。生於其鄉而行誼可述。故官師人物又次之。紀典在所必

勒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末之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閒析而第之爲一十七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爲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官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鉅匠持衡於上非陽所敢預也

氣淳古而文典賅筆明暢而意矜慎脫胎杜氏通典總敘以出之函蓋一切後來志序不能過也

禺山癸卯詩序

癸卯詩者禺山張子癸卯歲作也是歲禺山子將謁天官除拜未入京而返貽書其友李子曰仕以行志也未必得志詩以言志而志卒信且吾與其榮而喧也孰若寂而樂吾歸太保山升明詩臺唱咏嘯歌畢吾志矣歲稿子其序之李子聞張子之返其廬也欣欣而喜曰岸哉世未有返而不善者也及讀其詩瀏瀏乎渾脫朴雅有駿駿凌跨劉李之思乃條然而嘯曰驁哉其知返而不止其廬者哉夫功利之移人翫好之喪志均之爲害誠知除拜之喧而不知嘯詩之非寂猶騖焉靡所底止也文王之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夫人之嗜好重濁莫如功利輕清莫如文章張子既於重且濁者蔑其畔援歆羨矣於去是也何有若然人見張子返其廬吾見張子登於岸

淡夷幽秀擷子之精

李元陽

弁乙未鳴

嗟乎詩以史冠史以采碩詩而弗史乃言佻式閑美奚貴焉老杜之詩之所以貴於今古者以采擇而足史焉衛今言詩者馬鞭以上皆杜之云然佻閑是先者十恒六七杜云杜云言式云乎哉禺山伯兄早厭時業詩以杜志至今秩踰乎三然後言式肖幾而史亦蒸蒸其遘云選出所鳴於乙未者以示合合謂其鳴之言之式固一而於兄近時所造其可以爲史也則有大者在焉是故言傳之賦可以褒功二虎之比可以觀政孔送之歌可以愾音誰勤之興可以惕邊是四爲史史之大也使

得如古之陳於太師焉聞於元后焉不幾乎爲滇之風乎

褒功覩政四語評禺山詩自的確不移足稱二難

序貴精集

夫古忘於言次言而擇多則下矣生今之世奚能忘言言不能忘又多以贅傳是惑也昔人言之集者多矣嚋克盡傳故君子有言必擇以冀擇之謹有傳道也然而耀積者自采弗良崇協者交差弗亶多多擇鮮此實致之升菴先生目吾禺山兄而成後所爲詩若文慮其多而未有亶於擇者也乃爲擇爲集命曰貴精禺山兄欣以受曰子良於擇雖十去八七吾奚憾故君子曰觀楊子之擇而見其明而直觀張子之欣於所擇之言焉而已

詞達理舉進於道矣

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許　鉞

鉞字國器石屏人嘉靖乙丑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時諫官僉仰庇貶於廷杖人懼權璫莫敢近鉞伏其屍大哭上聞之乃命收埜出爲江西副使剛方自持與巡按不合遂致仕歸

靖一方之難以貽四海之安者其千古英雄乎夫天下一身也一肢偏累則全體不甯受人閫外之寄而使羽書日闖疆場日駭以騷動及於天下是誠有不能一日安於其心者於是苦心焦思深機曲算激勵將士以誅鋤兇暴使屈强者遵帳席菜面縛頭捨而一時之人莫

不長歌大什心碣口碑以圖丹青而垂奕鼎此一方明受其賜四海險享其福之驗也非千古之英雄而能若是乎則我大中丞劉公其人也今天下論邊患之烈莫不曰黃砂磧之天騎青海城之本耳是皆舟車之可至未足爲難緬甸者思機憑爲狡兎之窟世濟其惡王靖遠十三年利執以致芽土之錫者也亂山如沸邃箐如井不水而蟠頓千鍼不霞而瘴嵐五色不雨而愁霖滴樹不霄而苦霧常宴今爲莽嵽嵂據之憑山川之險惡肆土酋之跳梁則有百倍開國之初者矣木邦等五宣慰干崖等三宣撫孟達等六長官大侯等各府州安撫

諒山等十三承政今皆屬之誰耶不爲莽之爪牙不爲莽之蒐裘則爲莽之甌脫王靖沂流而昭靖數十年所經營以納貢者既已竊據猶自貪殘不已欲斷金滄之水倒順甯之城以正兵麾大軍於金騰而以奇兵走石屏取滇海此當犁庭掃穴者也幸劉公下檄以元江兵控三江口以新臨兵控白虎塘以全省土官之兵盡戍騰永賊聞有備遂不敢越封疆尺寸地而侵黔地毫末之利然其相持竟未退也諸將受撟久居思欲一擊公下令以今日之事可養銳不可爭鋒可用智不可鬬勇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勿求僥倖務在萬全

敵不知所攻攻而敵不知所守公真老於籌畫而爲下古之英雄將歟持革司木薦之兵食肩挑臂負之運以征窮邊絕徼之地取提猶尚如是脫以戰艦萬艘突車千乘附之燕然瀚海之勒何足道哉論公功者不知當靖遠昭靖誰某閒也公蜀之重慶人父祖兄弟名滿天下天下論衣冠之盛若秦公之賓客踧踖老泉之家庭師友莫有出公家之右者而忠孝則其衣鉢也祇今淮蔡功成裴公應登輔弼西賊膽破韓公應入平章吾不知滇人思公而尸祝當何時已也石屏士民感公再造尤甚欲余以言達意余明農以來文字荒落姑述其大概如左。

滇南文畧　卷二九　序　九

浩瀚疏古自是昆湖一派

按緬酋莽瑞體於萬歷四年冬即結諸蠻爲亂岳鳳乘閒襲干崖降緬至十一年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討用劉綎鄧子龍大破緬師擒岳鳳十三年平羅雄斬繼榮大臣任封疆事如世曾者可謂賢於長城矣乃終以無知之蘇酈覆覈劉天俸冒功致削籍同天俸李材均含沉寃惜哉

贈雲撫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許鉞

世宗在宥之四十三年某叨鄉薦上春官道經羅雄州見寘夷載道寇聲震野訊之曰羅雄土官者濬被其子繼容所囚凡濬之左右用事悉加芟艾州民驚疑奔命四出失其產業不得不呼天號泣也某捫腕曰天子神聖奸無巨而不誅繼容敢爾耶兵在其頸矣已而抵京寂無有發其事者後二年穆宗即位又後六年今上即位新政兩番人心稱快亦無有一人談及繼容之逆余歸喊畝又經一紀常喟然曰何元惡大憝得漏網於清明之時至此昨歲客至林下報曰繼容就戮矣某曰孝

滇南文畧　卷二九　序　十

道之大資之可以事君充之可以保四海絜之可以平天下固扶持宇宙之棟幹質安生民之柱石也者氏大恃不容于世宜矣然何以遽戮此防風也蓋繼容猖亂以來更撫臺者七更察臺者十有二更藩臬守巡者百有二十畧無一人上片紙之奏請一旅之師以聲其罪誅其人明天討而正王法者豈無說於其間也惟以羅雄疆土適入滇咽喉之樞而繼容篡據已負隅莫攖之虎萬一舉事不捷全滇不復爲國家有矣故甯悔不爲不悔不止不然曾征元江矣罪人未必得而徐布政已殞於賊鋒曾討武定矣渠魁尚未除而張僉憲先碎於

寇手曾屯十萬於阿尼山矣小寇猶安處而楊都司已雖經於輜重之失鄒司馬亦鳩彈於陷沒之多是皆地阻偏僻尙不能成運手掉足之績而況敵守要害亦何望收扼吭拊背之功哉若我劉公風雨在其呼吸宇宙在其掌握甯肯休兵以招兵而厭亂以養亂也乎推其心故欲揚繼容絨逆之罪昭示天下然後整兵滅之以朝食而後可也獨念繼容二十五年之逋寇內恃其固外恃其援除之無漸則內應外救表裏受敵故日夜擘畫絕口不道羅雄一字而整搠兵馬專意西征雖繼容跋扈亦容忍以益其疾及堅賊莽而使之去則去牽岳之輯則輯招八百媳婦而領之獻琛則獻琛撤三百八渡而申之堅壁則堅壁繼容之腹心羽翼已盡矣乃托以他盜集兵於羅雄之旁近且賞繼容之功不異於諸冠帶之國而繼容肆意大安忘其身之於極惡窮兇始一誅以登彼無憂之山迅雷急電掩耳瞋目之不及則平素所以經營至是初何足恃也而君親大倫等於天地忠孝大義炳於日星循之以保身全家真可固於城郭矣論及於此見止乎不得不止者乃所以全天下之大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者乃所以立天下之大功

南人昔稱諸葛大威其斯之類也與蓋繼容之惡浮於三苗世宗末年帝堯倦勤之時也穆宗六纛大舜舞干之候也今止十四年則大禹徂征之日而我公適頌伯夷分北三苗之命矣雖功成名高而每一發兵髮鬚爲白識良工之苦心者誰與噫此爲東征記也補之以續西征之序

白塘觀察集中惟駢體最佳公之古文亦有淘洗未淨處大概性之所近也然而氣息深厚矣

石屏州舊志序　　塗時相

郡邑有志。由來舊矣。稽往跡而信將來。備觀省而昭鑒戒。其關於地方風教者非淺。屏故無志。何明興高皇帝光撫宏圖。嘗面諭儒臣纂修大明一統志矣。於時武功赫耀而文德未敷。屏尚淪於異域。其無志也宜。肅皇帝中興丕緒。亦嘗詔執事重修寰宇通志矣。於時議出廟堂而括於省府。屏又僻在遐陬。其無志也亦宜。迨至今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薄海內外。罔不家絃誦而戶詩書。即以屏之人文風物。較之往昔。奚啻關羲黃汹穆之氣。而登唐虞亨通之會也。是宜有志而顧無之。則以居是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十四

邦者或鞅掌於簿書而不暇。及或相視爲固常而不致意。其取慨於識者不已久哉。泰和蕭侯之來守吾屏也。歲當登阜。民用康和。深惟志乘之未修。大懼文獻之不足徵。開館局。廣集儒英。首取裁乎國典。次考據於府乘。或搜斷簡或採殘碑。或品題於父老。或淵邑於風謠。遂合衆善編彙成書。始圖說。終藝文。而中爲官師。爲選舉。爲沿革。爲星野。爲疆域。爲節孝。爲營繕。爲戶口。爲賦役。爲哨守。凡一十三卷。亦可謂採極顯微。索周鉅細者矣。書成。侯出以示余。將付剞劂。余受而卒業。不覺興歎曰。盛哉侯之斯舉也。人缺之典。成於一時。不刊之書。創自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十五

一人。斯其爲志也。豈徒托諸空言哉。志圖說則必思保境安民。以培一方之風氣。志官師則必思立綱陳紀。以樹三事之芳規。志選舉則必造士育賢。俾人文之振起。志賦役則必輕徭薄斂。圖家室於久安。志沿革則必斟酌人情土俗而變通。以宜民。志節孝則必崇重倫理綱常而維風以善俗。星野有志而歷象授時者。其敢忽諸。疆域逸矣。戶口有志哨守有營繕有志而率作興事者罔或逸。矣志而休養生息。設險除戎。所在多功。時一陟萊玉而泛異龍。則必感武侯之遺烈。懷末柬之故墟。徘徊而不忍去。所爲登高作賦臨流賦詩者。烏能自已也。而藝文爲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十六

益麗矣。即余從諸大夫後。亦藉以景先民之程範。立後進之楷模。竊附於不朽。侯之功焉可泯也。敬用書此於簡端。

筆力情嬌後半總承關於風教縷切言之氣亦樸茂

頗似子書中語

學力天賦一篇骨子

古之君子宏搜徧挹達觀拓於無垠研賾綜微睿炳極於無內故其學浩邈而不苑有密而能疏始於博終於約融會貫通斯足以立言翊道爲貴耳賤目者一滌矇瞶此固有待於學力之精專而尤有賴於天賦之獨粹否則貴五車十乘之富者博之未周而或限於知宗去註雜經之玄者約之無物而竟無所得夫孰能兼之吾師升庵楊先生峻發川嶽不世之奇氣復益以家學正傳自童子時擬過秦一論人已預知其不凡其所業一

確是升庵身分

四語亦寫得恰切

快

目可爲終身誦及登殿撰直史館開見溢而考索真人莫能窺其際信兼學力天賦而獨領其全者也自流寓吾滇好學無厭著書自怡托江湖之逸思喻巖廊之宿忠翕功業之耿輝繼微言之絕響暇日著丹鉛餘錄摘錄流有刻本藝苑珍之惜其不多見戊申秋佐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度金碧之關摳衣於高嶠圃中先生以佐受教有年且慨後晤之難殫盡出丹鉛三錄四錄別錄附錄閒錄諸稿授之佐噫先生是錄豈輕授哉亦豈易見哉授之於佐固有深意而見之於世若待厥期一披閱之間凡天地造化古今世運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言以及於鳥獸草木之須細盡乎變矣其中爲先生所闡明者又彙緯諸編所未載山水經誌所未採子史說約融會貫通斯足以立言翊道爲貴耳賤目者也是何其文禮樂遺經所未具詩雅志士訓詁諸家所共由而未之察者先生直指其源而考據悉備引證互明持獨斷以定羣囂固非鑒之以臆見附之以口耳者也是何其博且精哉譬諸星海波源由崑崙之墟放之東下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澮壑溪流紆廻萬折汪洋不涸隨其所足皆可適於海非大而有本若是乎蓋先生所發者皆世之聰明所未發者也其所考者皆世之學力所可考者也發其所未發則見之者爭快考其所可考則從之

從天賦學力翻進兩層筆力挈

先生之學率師生有識者督刻而成之廣其傳於海內奚直爲丹鉛之校勘鉛槧之爭麗哉先生在滇手著不止此有輯注古音畧古音餘參韵索隱奇字韻古雋韻六書博證詩林振秀談苑醍醐古今詩選皇明詩抄四書索傳風雅逸編選詩外編拾遺墨池瑣錄古文韻語五言律祖唐絕爭奇游牘清裁詞林萬選水經碑考異魚園贊禪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諸書不盡梓於世佐因存其名以竢博學大方搜而廣之與茲錄並傳可也

著作之富實爲有明一代所無

以升庵先生之天賦面不廢學力則學者自勉宜何
如然升庵并窮愁亦烏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哉

滇南文略　卷九　序　十七

原評　奇文得此寫生光焰不滅仍落到遊上便有結構

原評　真奇氣

原評　突兀爭奇

繩山俚言序

雲南史旌賢廷徵

余入巖穴深矣蜀李生訪我於叢桂之園夫千里命駕者何如人哉寥寥千古是爲難耳閒出所論著乞余言弁之生血汗才一顧而價倍再顧而羣空在驪黃牝牡之外於余言何有憶余辛巳出宰中川生籍籍以文章鳴試輒高等已又以古文辭鳴會戊戌余復以分藩至稱子若壻經師生咄咄負奇氣每抵掌剔蕑之不遇未嘗不歔欷罷酒然生髮漸短而心益長好古不厭喟然曰吾何以一第爲毋忘吾所論著可矣夫屈平廢而騷成孟襄陽死而詩作豈異人任哉益發憤下帳上下千

滇南文略　卷九　序　十八

百年時時從搢紳先生遊或鼓琴揮麈或倚馬應酬其文俱在若山陰雪夜沁人肌骨望之洽然又若驅車大行歷險角奇而轂不摧令人神王且遊道廣自今猶步輒也蜀去余洱四千里而遙生髮亦鬖鬖短矣游何壯乎即不必楚其聲爲騷而五言偏長襄陽生何遜焉士居恒擾纓白許率虛矯跅弛高談漢魏求當於古之人又論著不已出率好彈射以爲亡奇否則見謂臨模耳乃伸紙濡毫輒口噤目眩不識漢魏爲何語若耕牧蒭然惡在其爲上也生即不得志於時而咄咄負奇氣且遊道廣自今猶輒步未見其止也余津津日望之矣

千里求正其奇氣可驗文亦曲繪其生平倜儻如見
以遊道爲進捷要覽周密 神洲陸陽道漏記

作者王於
贅端

贈儁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史旌賢

以余觀於士之品紛如也未有卓然各求其志庶幾於不辱之誼者金君德宏爲士垂四十年以孝友聞一旦罷庠序之遊用建諸恩例之冠裳顯矣其言曰士修之家而獻之廷得失何常惟有聞於後者稱焉夫一時軒冕若浮雲掣電然奈何輒以品士也有是乎徵君之善求志也乃今之得志於時者何哉結駟連鑣旗鼓在御沾沾爲里閈光寵顧稍失大吏歡無不督過以爲磨礲我不則三褫及之而退又與時浮沉無所表見是兩失之也孰與爲德於鄉若尼父之憫於隱居求志者使此種身分說何容易

流風餘韻千載如一日於不辱之誼爲庶幾焉耳必規規焉結駟連鑣而後可宇內何時可爲乎試觀伊之耕焉而隱傅之築焉而隱尚父之釣焉而隱其出也卒成格帝之勳輝映千古此物此志是兩得之者也不然爲周彥倫之移文殷深源之書空所謂兩失之者也徵君曰吾言吾志而已何至進退無據以貽移文書空之誚爲也有先人負郭之田以供饘粥將爲龐鹿門之躬耕乎茶則吾邑饒山水誰得障吾遊者將爲孟襄陽之自適乎石則北窗一枕東籬一蕨將爲陶彭澤之逍遙乎執與今之得志者始乎震愕而卒以消阻也史子憮然久

之有是哉徵君之求志也夫隱如龍以耕以食守確矣隱如孟以遊以遊神暢矣隱如陶以觴以咏節完矣天定矣斯非不辱之志耶余嘗遊宇內足迹遍十之七所云失大吏歡即無不督過退無所表見者孰如余余愧愧而幸徵君能求志庶幾於不辱之誚何可謂無聞於後也乃從考廉諸君之請而爲之言

篇法嚴謹筆力矯健酷摹龍門原評

亦是一篇架空文字難得筆筆峭折生動可繼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之作

試田圖籍序

見捷字汝鈍建水人萬歷己丑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幼韻異八歲能爲七言詩選庶常爲焦竑董其昌所推重改禮戶兩科給事中時遣中貴分出採金榷稅每中旨出輒力諫章凡十餘上有云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民民間搥擊入山者十二載虎兕出柙者半天下詞意激切上震怒謫貴州布政司都事癸丑名入爲戶部主事遷尚寶卿尋晉大僕寺卿公熟於憲典公卿輒就諮訪多所匡

濟出爲江西廵撫戡宗人練軍實甄流品晉少宰之明年病卒贈工部尚書賜祭葬

萬歷戊午滇闈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網紀其事作人之教煥然改觀開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得其二廹道里疲露狀嘅然興愾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麗其事亂故聖王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業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牀呵也方策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齋廩費裒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者士爰刻田之

圖緒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叙不佞不佞竊歎公澄清萬里功績卓爍非一而此舉之大有造於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末微聖朝道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鳩成羣制科之額視昔浸加乃士子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鴞鷹目之爲捷凌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彙征於泰茅皆作于公之醵纘以賈其餘勇則其志開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人士宜何如祈嚮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柏而蘇子瞻繹以勉士之動欲難進靜欲及時爲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又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耕穫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博一第明得志若至今誦其言凜凜爲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子瞻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出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爲石田庶不負公矣

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潘公能持大體以人事君文之雅儁足以傳之

刻立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保山閃繼迪廣山

儒之見喫於世者章句耳英特之士屬厭聲帨汗漫百家詎不亦脫俗自命迺高者潤辭賦卑者資口耳嘗試撮其進止周折質之朝誦而夕維者一切不合也斯其去聲帨作先合者幾何而傲言自命爲由是聲施國家察情事者翹然表樹率功見言信遇褒衣博帶無當名實之輩甚或反刺豈儒者非耶其所爲儒非耳當年累世之諮弗見謂欺我矣弘山先生無書不讀其由詞苑諫垣而起宮坊也每不樂就宴鴻高引甯惟是讀書深山迺官諫垣時慷慨言天下事首以端本立極獻天子而阻交師正歷元薦扳善類抑何不遺餘力也而屈鄉郎貧無負郭顧絕迹公府弗受餽遺及採石病民又趨當路疏止之如郡名議正黜僭號也金江議開防叛徼也此其出處之際何如嗟乎僅僅盡魚窮崖抱甕賸馥自喜乎哉予生也晚未獲從先生遊然聞諸里中前輩又與先生之孫遂初氏同舉于鄉更悉先生蓋屈敬守靜博物有道之士身心性命立其大者安必長守其官爲功見言信哉語錄具在千百什一耳海內鉅公往往見索遂初氏謀梓之書來屬予弁其端予章句晚進何能知先生顧頃襄老慈事力劇世俗誦修供設諸惡狀

壺遵儒禮以自範戚先生先得我心幸莫大焉雖然先生秉禮喻俗而俗化于以禮自勉而俗離識遠德涼何辭于先生第特開先生之道以告來者

弘山之學從內邊做出外邊去廣山之交從外面說到裏面來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向春號野廬雲南縣人初爲諸生習舉子業久之棄去隱深山中究邵子先天之學歷數十年盡悟其秘遂能前知後遍遊名勝遇名人授以易學歸著皇極經世心易發微格物篇等書

運圖闡以成元會運世而不已者理與數而已是故數由理生理由數著也未形之初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理者太虛之實義而數者太虛之定分也故河圖兆詳伏羲因之而畫卦孔子因之而作大衍皆所以成變化行鬼神發明河

圖之數也自孔子沒後之言數者流於術而大義晦矣至宋邵康節得李挺之之傳著爲皇極經世書其命象自爲一家形於道即太極動靜之機著於文即伏羲奇偶之畫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也夫無之生有者無極而太極也有之生無者動極而靜也或有或無天道之妙一動一靜太極之根往來相蓁屈伸相感資其器遂成天下之文感其變遂定天下之象故在天則有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以成其象在地則有水火土石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有性情形體色聲臭味也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不已焉是故以元經會以世經運大

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無不該貫蓋得伏羲畫前之易而發孔子之所未發者要其本旨則皆原於易也夫易一也易之一即道之中也中者人之心也故曰天向一中生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所以爲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正其心平其氣無私於心無反於義義理融會其道中正即物窮理而盡性知天之學亦在其中矣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即太極之動靜也不動不靜不生不死是道之一也是以大衍之數一變而爲七七七四十九也七變而爲九九八十一也數既極於九又復於一一既生又復於九九八十一也數既極之所由作貫理數而一之者也有志於數學者不可不求其理有志於理者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靜何以哉走自受讀以來徒析其文茫無所獲靜養之久一旦豁然而前知之道得其肯綮觀象玩占周不應驗酒敢折中微詞多述舊聞以理爲經以易爲緯輯爲六卷名曰心易發微凡造化之原陰陽之妙與夫卦氣之盈虛消長軌之斷例靡不備焉昔人有言理究伊川數窮康節知言其極則亦一而已矣是書也雖於邵子之心無補而初學之士亦可得而指南之大畧爲觀物之梯航也故不敢自私錄之以求正於有道者

書名載明史藝文志當勝國時是書凡三刻兵燹棠山任公刻之大理主政蔡陽李公刻之中書科太守衡陽鄧公刻於武定詳鄧公序此時滇中僅有抄本蓋保山學博張鏡齋所藏也鏡齋與野巖先生同里亦好學篤行士云　葛澗淵之泰律楊野巖之易數固吾滇兩異人不可朽也

素吟草自序

楊忠亮

古今儌有吟者元放超絕無如漆園叟彼從崑崙頂上俯瞰縱橫諸家如蛙爭蟻戰惜當時未有解也東方曼倩能詼諧吟俠漢武亦嗔亦笑意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旨陶元亮性恬而決詩澹而遠遇酒便飲輒醉於王江州若相識若不相識最癡最高康節先生月窟天根靡不研入皇極經世一書內聖外王渾然具備安樂窩中陶陶自老周孔以下何可及也余髫年喜讀南華覓眼界空幻見羶逐者小有得自矜許者則狹而睨之然性愚直不喜詭遇慨世態反覆以白爲黑變蒼爲黃點染吟也以抒其素也頓忘其爲空質也素而吟者又何也余甚媿焉生平好異書論詩論文最厭平俗昌黎以三諸作者爽心豁目非其所願謂少陵可學而至惟太白儻才絕世亘古無兩及長吉飛卿此等意格宇宙間却不可少是徒以管窺豹而莫能以象罔得之也性善飲脫略世事逢人緩急死生之際捐棄前惡不吝施與天下士多知余者然簿書刑名非余志也若夫軍國之利害機宜廟堂之謀謨舉動聞則憂憂則慮一得之愚於國事未必無補惜乎祇自知之也嚮遊閶川絕不道集字諏楚攝蒲圻逢督學魏公稍出數語夫吟而棄者可天地不虛生可想見盞卿學識之所養矣文之絕類靖節堯夫不惟形似也　眉公囿先生贊則鴟夷子僊仲連留侯鄴侯也陳之四先生出處分明豪傑而神仙者也楊之四先生襟懷浩落神仙而豪傑者也窺疑一字評莊曠也陶適也邵豪也至東方之矯已見於畫像贊不可謂非西漢第一流人物置之滑稽毋乃過乎先生曰意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旨真卓論與

鈔讀此文一過恍如醍醐灌頂另有一番境界

大吏約捐滌煩文弭除浮費茹淡甘苦一意以安吾民大約寬於民而嚴於吏晉拙直而黜巧枉撓貪墨而拔廉靜去衙蠹而却鄉豪其他如施劑掩骼禁淫詞葺興梁諸善狀不及殫舉而諸大小吏奉公不言之隱睹公行事之實見其表裏初末勿雜勿二莫不澡心戢志大以束小以束躬澡澤津津噓枯潤槁滇民之元氣復生機嘗就匪公之陰楠而明賜哉甲寅秋公及瓜將代滇之士紳愛公不忘問余一言爲贈余惟公之梓品如日月直聲如雷霆善政如雨露人人口之茲行也必將有飛章舉刺寄耳目於至公至正之流採月旦於曹好

曹惡之外某某潔直揚之某某巧墨抑之某某不善事上官而民飲實惠必奪之羣吻之中而施以不測之榮若飲上池洞垣燭臟此又人人誦之服之雖然有進焉者方今主上養無原之局百工乘不擊之舟朝端角爲訟場如鼈母四面而罔知從門戶堅於戰壘如野葛橫生而衆爲勝此其可慮更有什伯於滇者夫在邊徼則邊徼安在朝廷則朝廷安釋擔於外而秉衡於內公得無意乎

滿腔子皆愛君愛民之隱故隨觸而發俱見赤膽也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毛名堪　吳縣人　王元翰

安邊徼所以安朝廷譬之肢體無疵癘之患則心腹享安和之福矣國家建官惟直指使最稱雄職蓋舉安民全柄掣而付之然安之之法亦惟是察吏治爲要耳蓋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必鞭其後舍是即雄矣而民弗安滇越在萬里天日之遼法紀之疏道塗之阻以故有司者經其塗狎其法迂其天非天性堅定間亦墮其威濯吾觀它省直指使若蜡若潛若屯若茶焉循流撫摘吏之墨者巧者縱彌縫於此必暴露於彼民之橐者猶者或脫網於此終扞法於彼計三年所按凡吏若震

而竦焉者惟一惠文之斧而已矣惠文而可借徑闢捷誰復摧其鋒而議其後乎故他省直指巧者纍者不數月不期年竟敗滇則不必敗即敗亦飽欲而倦飛時耳而上焉復以是非之謬佐低昂之偏於是乎和而雨暘盪天於是乎召怨而溢賊載路滇之爲滇譬則五石之瓠其形魁然而中空矣苦哉遠民庸有安日也且夫毛公以三吳望族初試吉郡爲名司李學術醇正意氣軒遠識者業覘其爲公輔器屬差竣上加意遠方拔公於籍公從田間捧檄歷險到滇講求民瘼務得痛苦而撫摩之又目擊滇兵褒之餘驚魂未定殘喘初平與小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王元翰

士有孤芳獨妍之行其立意深厚必不忍衆之爲穢嫉也乃品貴知希而世多按劍於是不得不軼類以爲芳遺羣以爲妍殆非芳妍者之心矣孔子曰幽蘭生於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呼蘭之品重矣吾以爲若蘭者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歟吾友賓吾先生爲滇之廣西郡人兄弟俱著名諸生中出諭浙西建德有聲擢正吾甫士紳于其行也語以送之正甫期再擢澈江授甯士紳難別君有如建德以予知已丐數言以重其行噫縱不丐余何忍辭賓吾性倜儻魁幹魁梧接人以禮遇事敢言真心直氣拳拳以廉恥訓迪諸生其自繩以繩人大率如此先是甯庠士習素號醇謹嘗患士流并設士之不自振拔者不無倒施雖醇謹之過亦積習使然而振鐸是庠者以途窮自晝每身先奔謁不顧爲有識者揶揄賓吾曰古人尚不可以腐鼠相嚇此乃以聚涸相嘗耶吾矚吾官何官也此而隱忍郎累秩至中書二十四考其辱也不既多乎而且却遺改刺條禁諸生之奔趨者輕則飭辱重則申開督學焚使君手其詳文以氣節推重勃之貞珉用廣風勵於是諸生恥心觸發而士風爲之一變假令司教者得人皆賓吾豈不可培風俗作人才備國家緩急之用哉予不佞交賓吾在二十年前里居復見此舉又在二十年後中間升沉折拗不改心易貌如百鍊金彼分甘助貧絕刻固奉流行坐變理之正入於邪久之反以邪而爲正不省者竟詆歸正爲生事甚且浸以蜚語中以奇禍以今賓吾所爲通國快之而其中有弗快之者樊使君是之而使君以外有弗是之者吾知其不免久矣士君子一日厄風化之任惟爲吾之所當爲他何知焉聞賓吾且決意遣山視雞肋如敝屣矣入芝蘭室與之俱化者曾幾何人而蘭之當戶必羣起而鏟鋤之我固曰蘭具孤芳獨妍之德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感慨係之矣嗟夫賓吾其抱芳妍而徜徉乎瀘源翠屏之間奚不足者

不養得恥心出如何能有真是非士習之弊其害遂關於氣運是在持風化者之先知恥也

衡山于諸岳、稱禹行而裹南服、在昔黃帝錢奏天帝以潛霍爲北嶽、以廬阜爲其使而禹王之刋隨也嘗登岳頭祭之感蔡水使降授以金簡玉牒禹勒碑告成事藏之衡嶽峰則平成之功岳實與有力于是岳靈滿天壤間然僻峙湖南去中原甚遠士大夫輪蹄之至者蓋亦寡焉予生有山水之嗜醉心于七十二峰久矣懸冠後遂得浪遊乃偕一二方外友渡長江泛洞庭浮清湘而盤桓于岳者十有五日得詩數十首皆據其所歷而書其所見余非能詩者也域中五岳予遊其四惟北恒未

著脚焉。昔人謂五岳遊四甚愧之則予之謂也好遊如予終不令北恒笑我矣而余非能詩者也

典奧矣而氣則逸思奇矣而筆則曲如讀太史公論贊真尺幅中氣象萬千也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擢章君過也余中年始第叨史館改諫垣伏邸候命者二年餘於國勢之肯綮畏途之伏機與幻師之緜索有所窺破而亦有所奇中時同官者數人志同道合偶一聚會談及時事往往獨出雜呈神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歎歔泣下者嵐乙巳得從諸君子後持筆侍天子於是乎移批鱗犯顏之憩爲覆窻剪翼之力如食者病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今上垂衣四十年局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上廟堂舉動上下分受之二十年以後上深居靜攝不示臣

下以顏色就中瑕瑜莫可究詰以故上深於無原不能不默有所向而默向則授奸以梯上藏於無形不容不旁有所借而旁借則張奸以隙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必然其禍亂之說宰臣陰行其便己之計而又自逃於乾淨之地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勤攻主闕縱奸罔讀其詞貌骨鯁探其衷實豁窾此杜欽谷永輩所爲臣子顧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己酉春讒言疊至遂挂冠神武暴白破囊與都人士見之固縱遊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而名勝半在襟袖間而笥中疏草亦散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以應偶檢

所遺得若干首夫寬於主德嚴於政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効思卽以此興謗則茲草又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哉然土固各有所宜余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終亦必焚而已矣

可以覘明季治體筆亦廉悍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王元翰

李公懷劬攝守吾甯未期也當事老才公題守馬龍甯之士民重別公亦如前攝師宗日師宗實僻于甯馬龍又不劇于甯何奪甯而畀之馬龍哉蓋馬龍以兵燹之餘喘息初定而瘡痍未復視甯棘焉此當事緩急輕重布之之意諸紳士于其行也問言于余余惟學者窮經致用統于根柢世儒不知經中有字仕祇梯榮自仕學分而體用敗非其仕非非其學非也心術未真則學術不正而流害滋大夫君子當讀書時見良吏有不慕焉者乎見酷吏有不憤焉者乎此一念好惡幾希不容昧蓋千聖學脈而百王治本也及夫釋躋登仕方圓蒼赤脉目焉東西南北異位焉則境轉而心變故上者急之爲名高卑者染之爲垢澠何怪乎循良如鸞鳳哉居恒簡點二三良吏時苗爲富春令乘一特之官其去任也驅特留犢爲在官所生不使俱去劉寵之守山陰也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出泣別因贈以錢寵重違叟意人每選一大錢受之竊數寵固非染而苗之所爲似微激耳三代以還吏治艷稱漢室史謂何武爲吏守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厥後當大議排巨奸抑莽爲大司馬以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

詞嚴義正又置身家利害于度外矣是故牧民者與其
爲苗爲寵毋甯爲武向者爲苗寵易爲武難也河之發
星宿經崑崙也澄然清也泓然平也及其過沙漠陝汴
則清之而渾矣下龍門閿呂梁則激之而鳴矣豈河之
源未清而性未平哉惟返其所以澄然泓然者而赫赫
名程刮削都盡裕國潤民取之而足矣甯爲州編甲不
過三里而賦繁于全滇逃徙強半公委守斯土撫凋疲
若家人父子見兩造訟庭多譬解而出未嘗指稽蹟而
臆罰錢未嘗借催科而快衍楊和平之氣藹人于聲音
笑貌之外以故民之喜者親悍者釋最稱政平至役閽

宮墻則毅然必舉弗踵前人之諉而遺后人之難此子
見其任事之一斑也公嘗語人曰不佞拙誤處不敢掩
若立心爲不善不會帶此心腸而孔來嚘僕閱人多矣
于公信之矣今甯之與童惶惶眷眷不忍公去尤願得
似公者以繼公之後夫方去乃爾去後可知攝守乃爾
實守可知故繇前而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繁不同而
官同官虛實不同而政同政張弛不同而心同繇后而
進于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邊腹不同而官同官層叅
不同而政同政巨細不同而心同心之所根柢者然耳
其以是爲贈何如

直以庶和以柔亦嗛以殺矣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王元翰

滇去天日甚遠士大夫之捧檄守茲土率拂意規避以去即有志在四方叱王陽之馭著見道里之險邊盜賊之充戢望家之牽累與法網之疎濶亦多舉初心而少變之蓋地之能轉移人也如是吏治不與民生不蠲職此之故而挺戈晝鄉者百十爲羣所在見告遝厥所繇匪盡操戈者之罪也古今之滇一耳昔爲甯宇今爲覆巢昔爲樂土今爲畏邦固月異而歲殊矣其底止將何似耶維揚李公達生少即隆隆有大名不儕齊俗以巍科謁選得巨津守巨津無可守也臺司賢之委署黑井滋啮弊而黨猾相習當所司往往甜其口而哽其吭致延折課額公受事數月杜絕一切餽例而平其權鍾得徵解如期且曰吾不遠萬里爲牧民也奈何久處此脂膏力辟之會江川令缺復委視篆務至則瀕湖一邑寥落衙罷公曰治小則吾才溢於治之外苟利民矣安在必於用大於是綜理旁章一意以靜民息訟爲主而輯流離清驛政剪抑豪强寬猛疾徐從實心實事中斟酌之而神明敏捷決訟如流政暇則又取茂才之有志向者問會命題親爲點竄其文差等下上不厭煩數至所自奉則日惟費雲星湖一勺水耳以故兩年來民

心愛戴士習彬彬不佞曾三接公顏色貌癯聰痼身不勝衣其淵然抑然淡然枝葉斬然而光韻自不可鬱遏竊私評曰夫夫古之人乎退而詢之邑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鄉之父老無異詢之隣封之父老無異夫學者讀書致用患不真耳真則靡所不真豈山川道里家室諸境地所能轉移哉公今滿三載考聲實乎洽人人悉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嘗公聽而侈公才德其將有所重畀于公乎若曰重聽奪聽是惡審聽之不在于耳也夫世人總總也吾不知不足于耳曰與不足于心志者其所關于世道之輕重巨細也者孰若

惟李公之性情真是以吏治真惟聚洲先生之性情真是以筆墨真而寫得出李公之真性情真吏治也

己酉春予適吉未聞月拜疏出青門自歎仕事之拙與涉世之難入山惟恐不深耳無幾何南北諸君交章引手或特疏或單疏或酬疏或索疏或數人而一疏或一人而數疏此亦從來被言者之異數矣區區庶幾之情不其揭然于天下乎諸君多夙不識荊之士其熱衷正言妖亦國紀世道所繫微獨為予一已也該諸君於予不任德余于譜者不任怨鋒鏑之叢集則忠信之未孚也辨駁之磯激則客氣之用事也弭取誇書暨頌言紛至而衡准之吾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雖然諸君不任德而余不可忘德自今慎大千細慎微于著增修過于所為不足有無之人于已為不受寵辱之身其德諸君者深矣當審所處矣用付諸梓以識一時之誼若曰德不孤而隣也則予豈敢

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非天真獨得者不能作是語

序
明
送李斗野薄伯入覲序　王元翰
贈滇州王侯考績序　王元翰
重修雪山詩選序　陶珙
國朝
魚給諫奏疏序　王弘祚
論語義序　趙士麟
孟子義序　趙士麟
家宰陳說巖先生文集序　趙士麟
宮允龍雷岸擬蘇詩序　趙士麟
于章雲儀郎詩序　趙士麟
周濟園詩序　趙士麟
寄園寄所寄序　趙士麟
甯儉錄序　劉彪
四書肯綮序　袁銑
來矣餅先生易詩序　高奣映
等音聲位台彙序　高奣映
楊氏齊家條規序　楊培
滇程日紀序　李崇階
偶然草詩序　徐崇岳

棻陽劉願園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邵陽魏陽道源　神湖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文　新興李本方林翹校訂
受業保山張其統昆明管應達　同校

明

序

送李斗野薄伯入覲序　王元翰

任天下事惟識與力。斗野李公吾知之自楚事始。方楚宗之跳梁也人皆知其有大不獲已者據其衷。當

事慰解之不善。至逢其怒而益逞。非叛也。願以叛拉入之。會不得列齊民而嘗享。夫楚宗高皇帝之子孫也。高皇帝之子孫不市刑明訓森嚴。誰敢奸之。公所以不能堪而決一去也。未幾公去而楚宗刑陵寢震驚。環二百年家法。公去而楚獄明。朝野訟寃。想南海公風裁。則公以一身之去。就培王國之氣脈。身在事而論存。身去事而寃雪。天下識與不識咸欲識公。主上注念遠方。拔公布政滇省。至則龐眉皓髮。鶴姿酡顏。望之如蓬島中人。而英敏出以安詳。敦大運以精覈。空積案。掃夙弊。細及遠也。念有宋而上。條通條塞。萬里孤絕。若懸九鼎于一綫。倘或乘我緩急。以丸泥咽鬼方。滇不又在玉斧外乎。悉山川勢。建開道謀。於是乎取途西粵。於是乎借費鹵井。於是乎擇人相之。於是乎乘時圖之。以新井之出。供新路。既不苦無米之炊。借夷官之欲闢夷方。又適中乎用夷之法。百年築舍之議。公毅然以身任之。夫明者見於未然。閒者捷於事後。在易之蠱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又曰革。已日乃孚。順乎天而應乎人。夫蠱之象易見也。惟蠱之於不蠱。則君子不得不革於。必革公固於利害之際。鑒之早而籌之熟矣。蓋滇與黔倚命也。

粵與滇聯臂也。滇不斷而黔可常存。滇路通而粵有餘。甚蠱而革幾動矣。彼狂常膠柱者。縱百啄能保數十年無事乎哉。即今日之路開也。於公何利。即今日之路塞也。於公何害。公豈喜事漫嘗。不知汎汎涉世之爲福者。是故緐爭楚事而言。則公之識在事先。而身防其漸於後。緐開滇路而言。公之識照事後而力杜其患於先。識見力量。從淡泊甯靜中拓出。此眞經濟眞學問也。公今以覲行。主上面召大小臣工。聚晤一堂。雲霽色温。言如

此等處非眞經濟眞學問做不出來

此叫一筆提文章聯絡法

歸重識力總收滴滴歸原

此段方入送行寓頌於規箏處如圖

家人父子。暢數十年之鬱。惟是巖廊之上。是非所堤。非非所非。郊圖之間。烏不爲烏。鵲不爲鵲。此盧扁望而卻走之候也。公以治行異等上必改容接之。願吾公以定一事之是非者定天下之是非。通一方之血脈者通天下之血脈。則鎖鑰可也。鼎鉉可也。去處兩無負。惟天子所使矣

以爭楚事通粵道兩相形正見李公之識力過人所以屬望其建白於入覲時也就滇藩言則爭楚事爲賓通粵道爲主就入覲言不獨爭楚事爲賓即通粵道亦爲賓而建白爲主定天下之是非通天下之

血脈非本識力爲建白不能是所望於鎖鑰而鼎鉉也言下忠悃動人

贈甯州王侯考績序　王元翰

王公守吾甯。滿三載考。當事者賢公。行且奏最爲遠方吏樹之鵠。郡之博士弟子員問余數言爲賀。余曰子弟於父母。滿有文。去有碑。祠有肖像。自誰昔而然。乃至今率爲格。賢弗賢而文焉思。弗思而碑焉循。弗循而祠而像焉。勿論與其人不相蒙。并所爲文與碑與祠。亦弗信於世矣。不伎生乎。無貌言。矧眞父母。奈何以貌言贈乎。盡舉其所知於公也。若毋以藻詠爲某則曰周官六計。以廉爲首。如文之貞。公御左右甚嚴。胥役輩不得陰陽脂潤。往往鼠逃。所至而然。故公瘦而民肥。某則曰公冲

然不勝衣。而頤養充盛。精幹饒健。常徹夜廢眠。百里一騎。公勞而民逸。某則曰甯彈丸耳。差役繁重。實冠諸滇。鄉聚憚追呼之害。多鳥獸。故公禁絕胥徒。降色掊徠。自此村民。未識伍伯。雞犬以甯。某則曰坊市之民。苦官價。若負山敲髓。公自奉簡淡。未嘗濫取一物。聞爲取。亦必如其值。某則曰甯固錢穀無幾。而弊如亂絲。往甲之輸。率爲長乾沒。而甲且爲逋首。至不得保髁指。乃爲長者方箕踞嫚詈。公下令甲自輸官而長爲除記而已。百年積弊。一洗而清之。官民稱便。其言具鑿鑿。余曰是各得公一斑。以余窺公。可謂能靜以福民也已。夫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離性則欲而動動而亂傳曰使民如承大祭祭神且不可瀆而使民乃可擾乎故敬以直內者乃能敬以靜民公惟於性有得斯於治不擾非苟焉而已也公曾語不佞曰人菑初念不知審第二念卒發之機涉於危須轉念以過其萌故省察之功尤在菑認之先此理路穿的語非靜照得力惡能推勘至此臨安包賊碧於中而州縣棊布以環之近操戈晝禦者千百爲羣且斬關剚床以入公曰此類議一大創之是也而勢不能盡創彼夷狄盜賊亦人也肯枵而僵乎無家可止行必噬而爲流異日不須撥於此必豕突於彼未幾東救

西震在告警卒如公言以安之之法爲散之之法以散之之法爲弭之之法才運於無事中則我不窮事而事不窮才天下復何事哉公世以詩書起家其宿藏宜譜余不及睹大抵根極淵遠事事有法雖匆劇中雅有鎮持余故曰可謂能靜以福民也已昔者秦越人以醫國鳴而兩兄名不出宗里以兩兄探病於肌膚腠裏不待腑臟而奏功者也兩兄不屑爲越人而越人實能爲兩兄世不睹其蚤使之爲伯爲仲而必使之爲越人越人卽欲爲之於肌膚腠裏其可得乎嗟夫滇之受病已見於肌膚腠裏矣越數年浸浸入腑臟逃肯矣非奪

機公之過非止不長息也

此一段察微知著冀公之過而

重鋟雪山詩選序　陶珙

珙字赤詳姚州人知州希皐子副使珽弟天啓辛酉舉人歷官工部郎中出知寶慶府致仕歸孝友文學爲一時冠著有寄園集

吾滇自盛覽、張叔從學司馬相如歸挍里中子弟騷雅一脈漢唐及今如機絲之可引不謂金碧蒼洱無人焉閒以寂也近代蜀楊用修太史與永昌張南園父子太和李中谿諸名碩亟執牛耳各建鼓旗方駕中原睥睨七子不謂金碧蒼洱有人焉以誕也然有不盡然者蓋詞章之學小道耳孰若用於世者之能出其所抱負

與君民相接德被蒼生功施社稷即文章亦追謨誥雅頌之爲愈哉如麗郡世守今晉參政生白木公厥祖恕卿非其人耶珙也鄙不及見恕卿公爲人幸猶見其文章且稔公天賦以孝友淳之以忠貞立三不朽眉道人纘述甚備即周張兩相國董葉兩宗伯稱公文品娓娓不倦也余復何庸贅一詞耶適弘辯安仁二上人從悉檀來請經藏生白以其家藏雪山詩選遺我徵序余讀而嘆曰芝無根醴無源而世之稱芝醴不絕者豈不以芝醴少而見珍與滇入元明職方已三百餘年固不乏能文章嫻吟咏之大夫君子然求之諸世守中蓋鮮雪

山詩規橅工部觀所爲五律已有工部一體而獨於君民朋友間惓惓欵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於工部之眷戀君國若合軌轍其得時而駕不啻過之則恕卿公之詣厥可思而生白之象賢繩武光大其餘緒欲與海內還之渾噩者即起厥祖於九京可無愧也已集中批評悉出用修南園禺山中谿之手玄晏三都文章知己他日流傳海內豈惟家乘實傳詩譜豈惟吾允吾宗實能吾張吾楚千載而後金碧蒼洱有人焉無人焉世必有知之而樂道之者余不具論惟念恕卿公往已生白出處高致於白香山麗鹿門爲近時亦現身說法詎沽沽綺語樂名爲余不佞倘得謝羈勒尋盟勝峰悉檀間持徽師所結集雪溪一滴與公問飲光拈花處公肯許我入室否也

與受稱情之作筆有餘妍

給諫仲升魚公奏疏序

給諫仲升魚公居掖垣者數年。奏疏十數上。所言皆國家大計。洞悉事宜。於是公名聞天下。今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歸省。葺前後奏疏爲一帙。屬予以序。予與公扮榆誼篤。知公最深。敢以不敏辭。夫以公之立朝也。深思遠慮。慷慨敷陳。諸君子咸謂公爲唐魏鄭公陸宣公之流亞也。余竊因其世而論之。鄭公之在貞觀也。可謂諫行言聽。猶爾廷辱之怒。宣公之在建中也。可謂披肝瀝膽。多擲逆耳之言。人臣遇主。亦甚難矣。今則不然。

人主聖明於上。公與寮友盡忠於下。上下之間。勵精圖治。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所謂以稷契之臣。事唐虞之主者也。雖貞觀有所不及。會何建中貞元之可言乎。故公之所遇。視鄭公宣公爲易。然又有難者兩公之於唐也。不爲黎政。則爲翰林。人寄心膂。出備股肱。非若公專以言爲責者。故曰難。古之有言責者。從容清讌之閒。追隨法從之內。時面對於殿廷。時容謀於禁闥。如是而猶有所不能盡。然後不得已而著諸奏疏。今所恃以結　主知。就臣列者。惟奏疏在耳。故曰難。諸君子亦知奏疏之所以難乎。當　國家開創之日。士大夫鼓其銳氣。靡不爭奮於言以自見。或以和平爲老成。或以直戇爲氣節。盛而忠厚之道微。老成行而剛正之氣薄。而欲追踪鄭宣兩公。非其人材之磊落。與所養之深且遠者。必不能至也。今舉公所葺者讀之。詳而核。典而多中。援古以證今。指弊以明利。其用心也甚苦。其立議也甚大。予以知公之材與養焉。夫豈獨不愧古人已哉。或曰公之此舉。於古人焚膏削草之意何居。曰非也。昔魏鄭公欲以奏事付史官。而曾子固因論其事深嘆焚而削之者之失。以爲非人臣愛君之體。故公之葺是帙也。不掠善於己。不市德於人。上以彰　天子受言之美。次以見諸

大臣相與有成之誼。一舉而數行備焉。豈不善學魏公者歟。公行將返子舍。舞綵萱庭。子知公忠愛之心。在家猶在　國也。是爲序。

提世字作主立言得體筆意之峻爽而能飭矜慎而能嚴則善學歐陽永叔也洵端簡集中第一首傳文

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以治安。特有吾道以維持不墜也。上古之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道渾涵於危微授受之間。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無黨。遵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昭著於彝倫攸敘之內。故在上者。不言有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於道化之盛。自周轍既東。皇極弗建。而吾道之脈以微。天生素王。開萬世道學之統。繼以多賢相為扶持。於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仁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將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而復敘。於何見之。見之論語二十篇。夫論語之書。化工也。史臣為書。卿大夫閭巷之民為詩。周公為周禮。儀禮。文王周孔為大易。孔子因魯史為春秋。皆人代天工也。詩之言溫。書之言通。如春易之言多象數。禮之言委曲繁重。如夏春秋辭嚴而義正。如秋冬。論語則元氣渾淪。無所不包。盎然貫通。無所不徹。殆備四時之氣者乎。劉向言魯論二十篇。昔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佐。成。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卿。康生。王吉。皆以教授。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古論無此。張禹受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春秋孔墨並稱。漢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論語無遺蘊。書凡一萬二千七百字。朱子集註。天下宗之。

說經文字精融為上

自昌黎隱隱以道統自任。至宋儒大張旗鼓踵為道統之說。致招後學無限訾議。伊川方軌矩步。繩尺過嚴。固不免他人以君之矛攻君之盾。即紫陽夫子之殫厥心力。闡發四子集註。宋元以來已往往有人摭拾指駁。雖所指駁者於本註較為義勝。然蔑視先儒則大不可。善乎張南園之言曰。吾願為朱子之忠臣近時張惕庵翼註論文於朱註未安處亦反覆辯解其辭氣頗類張南園。安得裒輯諸說折衷於右文之代乎

羣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羣聖之統而光大之集其大成也者孔子也至戰國教化陵遲異端並作衍儀肆其詭辭揚譎飾其淫辭遂至王公惑其說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蹄以橫議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蓁蕪塞路莫可芟夷惟孟子以名世挺生紹洙泗之正傳擴六經之要旨闢邪樹正孤行廣辭道王化之源以救時弊本性善之理以斷羣疑其辭精而贍其旨淵而通使仲尼之學獨尊於千古者孟子也秦氏焚書七篇列於諸子得不泯滅漢興高帝未遑庠序孝惠雖除挾書之律而

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廣遊學之路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有劉歆孟子十一篇西京趙岐註馬至唐又有陸善經註七卷迨宋程朱乃窮其奧義而發揮無遺人謂孟子爲匡正羣施仁發政之書吾謂孟子爲詖學明道盡性存誠之書也夜氣之說前賢未之有也日夜所息平旦幾希至旦晝而梏亡養則長失則消操舍出入惟視乎心可識仁義之存矣養氣之說又前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行貫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即性也可識之不及害陸宣公知之不簿尉矣若夫距楊墨放淫辭

端前聖言仁義而端則未之及也驗之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知其必然不之以擴充而火然泉達四海可保掌上可運不忍人之心與政於此可識已盡心知性知天前人倘及之而不若是之深切著明也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而俟以立命反身而誠則樂強恕以求則仁萬物皆備之量於此又可識已此皆千古精奧之微言性理之眞功入道之樞紐守先待後之實學濂洛關閩諸子所爲續聖脈明聖道以啓後世悉得力於孟子孟子固理學之宗也甯僅井田之論庠序學校之設徹田制綠之法足以敷陳王道哉且七篇之中長於譬喻而意

已獨至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讀書之法也論性則稻梠可濡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仁義則梓匠輪輿可發瓦畫墁可牛山之木亦可也言事理則西子都可魚可熊掌可奕秋無不可也此千古文章之宗左遷韓蘇之流得其緒餘即以名世也啓時君則鴻雁麋鹿可好色好貨可好樂可田獵可好勇亦可也雖所好有殊惟各予以可之道而不矯以腐儒必不可之論取之左右逢源此爲後世奏議進言者之要道使賈誼知之不長沙鼂錯知之不及害陸宣公知之不簿尉矣若夫距楊墨放淫辭

開先聖之道其功顧不偉歟篇之末溯堯舜禹湯文王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以去聖近聖自任豈虛語哉

疎爽踈徹　孟子七篇昔人謂其中尚間有語病此大賢之所以異於聖人也玉峰之序得其要矣

予少時好蓄集之學家以求金通海舶嘗覽竹垞太史日本寄刀歌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之句輒思中原遺書往往流傳於海外因附書子日本之浪華島主浪華故日本書林比及年餘得其復函則稱吾國史書名吾妻鏡有左右史掌之不能輕泄于世其經義中如論語義疏七經孟子攷文并

孝經大學諸書具有古本用附一篋以應所請予啟而讀之七經孟子考文係日本山井鼎所著蓋于六經之外增入孟氏諸儒稿其引據已多古奧至論語義疏則梁皇侃爲之註說訓詁質朴胎息淳古實爲朱子畢生未讀之書內開章如人不知而不慍註文直曰慍怒也別無客氣其分章分節如可與共學與唐棣之華本屬一章性相近也與惟上智節又屬一章而字句不同如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又如古之者言之不出註古之人也循是類推不一而足予既獲此書如貧兒暴富狂喜欲絕維時大江南北洲雅皆推盧抱經學士亟賢之學士擊節歎賞以爲的係宋儒未見物因白子大吏進之　宸覽共七經孟子考文卷帙較多尚存盧學士家至孝經開宗則稱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大學雖有右傳五章而抱經定爲明儒偽作已絀藏孔氏奎文閣以備蒐羅予嘗謂載籍極博不必汎求之孔壁秦坑也如論語孟子五尺童子無不誦治之而不圖舊本流傳於千百餘年得之海外倭國豈非曠世古緣哉因覽前二篇附志子後以資淹博者一証云嘉慶六年春三月

家宰陳說巖先生文集序　趙士麟

澤州先生一代名臣內廷諸大制作多出公手公秘之從不以詩文示人子於他人簡端及公門下士齋頭見立筆見影其詩森嚴蹕廣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足之意恆見於言表及親其儀矩則溫厚和平之氣如璞玉渾金敦篤悱惻而又皦然不滓勁若氷絃嚴比此　我先王不禁喟然歎曰一代興隆必有文學侍從之人盡其彌綸輔翼之責議論光灼如日星之炳耀經濟碩畫發攄可爲經有寓物適情之什率皆本仁祖義而止乎如陰陽之闔闢所以贊　皇猷昭宣治化願不偉歟心儀久之一日造焉求窺先生之全豹公曰宋玉景勒之歌詞作勢流吾未暇學之無文也建安七子之輩吾未嘗學之無詩也閒爲亦平常應酬之具而非吾之所謂文也乃引高處一呼氣象萬千子於書室出若菓而言曰夫至文無文大音無聲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即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之屬雖善屬文然皆不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蓋謂以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也非道也　今上建中和之極紹一中之傳進六經而黜百氏其淨夸之辭靡靡之音將安用乎文言之精也言心之聲也神明乎吾心其溢而爲情光自不容掩謂之文文與道非有二也唐虞夏

商之際不可徵覩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功德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皆然而淵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豈有意而爲之哉予非能無意爲文者因出篋中數冊予披覽焉有談性學之旨洞微達化進於生初說誠制行原本物則有羽翼經義之文不區區規模史漢而衷誠溢發動可爲經有寓物適情之什率皆本仁祖義而止乎禮者故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鍧而鏘洋是必有以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屬乎鬼神幽明之賾而後聚其精神形諸篇翰渢渢乎洪洪乎誠不可尚已然後知文不貴於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明爾先生之論復往聖之軌掃末學之弊傳古人之大全章澈於天下所係豈淺鮮哉即以先生論幷先生集也可

學然而崇淵然而深文境亦仿彿似之

宮亢龍雷岸擬蘇詩序　趙士麟

予邸寓近雷岸詩文脫稿輒相證彼此序跋或暢論可樂也一日雷岸手擬蘇詩之招隱者示予囑序予讀而恍然曰蘇擬陶要之皆興焉耳聊以起興非有意也又意逆志非有所擬於詩也何也子瞻功名之士而文章之雄也與陶絕不類其爲文若風雲雷雨交發而齊至也晦明倏忽變幻而莫測也長江大河滔滔汩汩而靡有窮也詩則沉鬱頓挫鏗鏘鏗鏘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呈珍獻異可欣可愕耳目爲之開啟精神爲之震發慷慨彭澤所爲蓋斷斷無是者以絕不相類之詩而欲擬之或者非其所尚乎夫人抱磊砢鬱勃之才而所遭不偶歲由大展其能不得已託於詩以寄其觀世放志之意志之所縱橫恣肆千態萬狀足以光昭一至氣亦至焉於是乎緣情動於中必搖其精則紛而不能高超上下打成一片時開拓千古矣而或情動而不能靜也騷雅而後音韻日理也激而不能平也動而不能靜也騷雅而後音韻日興其間宏才博學之士各隨所尚馳騁其懷而上溯十五國風田夫閨婦之詞率無有能及之者無他發乎自然而非有所造作於其間也淵明棲神於濟者也神濟者架空抒寫一段其氣韻活潑其趣橫逸其筆高超上下打成一片時開拓千古矣而或情動而不能靜也騷雅而後音韻日理也激而不能平也動而不能靜也騷雅而後音韻日化之妙

大落墨

大寫陶亦眞摹宗語

點睛欲飛

收合起處滴滴歸原去路覺別有天地

故意適意適故情閒情閒故詩逸語曰守其一養其和天曰天德而宜能一能和能宜能閒圓徹靈覺上與太虛其竅流通和而不滯則眾物皆軌宜者不搖則百行咸遂斯其爲詩有溫柔敦厚之音從容自得之趣尤戾悍慢之氣消牢騷不平之意化也子瞻之寄意良深矣奚必其詩之貌之類乎哉雷岸從事功名之途極意爲文章而性情恬退機趣疎逸大暑陶之意多蘇之意少然則何爲不擬陶而擬蘇曰興焉耳矣非有意也意焉耳矣非有所擬於詩也嗚呼不擬之擬斯善於擬者與識見意趣俱從閱歷後得來非徒規撫韓蘇

滇南文略　卷二十　序　十

詩有序。始于三百篇。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爲之序也。子序章雲詩何哉。兒子宸繡受業於先生之門。有年矣。因得盡讀其所爲詩。子既心折。繼見太先生毅庵公詩。儁逸軼倫。毋王太夫人詩。清亮婉切。乃知河流九折出禍石。則彌雄玉耀連城。孕藍田則更貴。非偶然也。章雲天資高朗。書不甚費力。然不啻百倍其功。善談名理。襟韻灑落。而氣岸偉如。故敢恃恒。其詩如揚帆大江。風利楫堅。一瀉千里。予嘗美其氣韻沉鬱。言出意表。近謝康樂。蘊藉脫落。不染塵氛。頴岑嘉州。慷慨悲凉。又善學李供奉。至於律格嚴警。雄深渾健。非少陵不可。古詩俊逸。如王子晉向月吹鳳笙。陰風抑揚。聲在雲外。歌行瀾岩。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杯而醉。達旦不休。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夫凡爲詩者。立品貴高。必天賦超逸之才。具瀟灑出塵之致。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而後藻思不羣。才備矣。取法欲上。原本風雅。及於楚騷。兼乎漢魏。式乎大歷。爲之軌度。宋元以上。亦宜甄別。以受言裁成。取法得矣。又必有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陰陽向背之情。然後足以奔驅百家。而馳騁千里。功加矣。又必具温厚和平之養。嚴莊凝重之度。然後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鍧而鼙鼓。養優矣。處江湖之遠。必得山川之助。呼吸穆清。吐納雲氣。而又有草木蟲魚之玩。林樾蒼碧之瞻。俾精神凝合。物我兩忘。居朝堂之高。覽乎城闕宮觀之壯。陳綱布紀之宜。典章文物之美。甲兵車乘之雄。朝會燕享之盛。及乎郊社禘嘗。鐘磬干戚之儀。備斯數者。然後可以言詩。蓋負骨不奇。其識必陋。師法不古。其音必靡。學不充則力不厚。養不邃則氣不凝。無江山之勝。則無以發揮其性靈。鮮巖廊之觀。則無以進臻於美備。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不齊。未有不資乎此也。雖然。此特就今人言之耳。古先王化民之具。有智仁聖義中和以啓之。孝友睦婣任恤以導之。禮樂射御書數以教之。其時之人。漸於心志而流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爲文章。雖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爲詩。有不自知其臻於美盛者。義理熟於中而發舒自然也。今修辭之家。窮日夜之力以摩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愈遠。詞體雜出而古詩亡。豈才之不古若哉。所以養之者無其本也。篤志之士。能學古之道。以仁義禮樂陶淑其躬。則得性情之正。用和平

之音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以形乎詞其詞藹如是豈今世所謂工於詩者之所得比擬哉予平夙與章雲論詩如是章雲頗然之章雲之意可知已以此序其詩直以爲序作者之意而已矣又豈通爲之序者哉

賜所欲言妙有眞氣盪之猶見北宋人風味

周澹園詩序

趙士麟

詩性情也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率吾情盎然出之或疾或徐或洪或纖或爲雲飛或爲川駛無適不可若有意乎人之贊毀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俳優爾矣昔李伯藥見王通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乎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病也古之立言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可以左右六

經而教無窮豈所謂大儒者道至而無取於詩歟澹園周君篤於道行修而立卓爾險一節不肯隨時俯仰余久耳之而未識面茲春京邸始相接聆其緒論天人性命之蘊具於當前以所見証所聞益符越秋示所爲詩讀之意趣翩翩無事雕琢得詩人溫厚之旨焉蓋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行萬物所以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流於聲歌吟詠之中以與之無窮孰非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病歟澹園囑子序余弗文亦率吾情書之不自知其可贊與

寄園寄所寄序

趙士麟

乙亥秋遊吾家恒夫寄園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恒夫無以應乃出所集寄園寄所寄示予請序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寄撚鬚寄滅燭寄焚麈寄獺祭寄豕渡寄裂眥寄驅睡寄泛葉寄插菊寄爲卷十有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縷縷極備極寄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往古來今皆寄也由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旁而聰附鼻寄於中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辨味使非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上髆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焉則上下倒拖手足並作不休可乎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於人境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日吾園而吾園焦風風吾園而吾園折雨雨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林鼈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使非寄焉將爲流爲峙者蔽野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也如是則知萬國之境各寄於其壤九州之民各寄於其區堯舜帝也唐虞寄之湯武王也殷周寄之孔子聖也春秋寄之孟子賢也戰國寄之朝寄

皇邊野寄巢許半寄伊渭寄太公首陽寄夷齊使非
寄焉何以帝者不至今王聖者不至今帝王者不至今王聖者不至今
聖賢者不至今賢若朝若野若華若渭若首陽何以不
至今存也寄也然則富貴寄於天貧賤寄於遇死生寄
於命得失寄於時窮通寄於數不可不知也知衣服之
爲寄何必錦繡知飲食之爲寄何必珍饈知妻妾之爲
寄何必選色知歌舞之爲寄何必極歡天地皆寄而況
於人乎人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皆寄而況於一
時乎樂吾心役吾慮而冀爲寄之時義大矣哉雖然
任其所寄而所寄忘忘其所寄而所寄泯又孰從而知

其爲寄又孰從而知其所寄讀恒夫所寄然後知天地
古今人物悉併而入於是園也而所寄且無窮矣吾詢
恒夫園何寄恒夫未有答今知恒夫意即寄於園中寄
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有漆園叟風致

南儉錄序

彪字玉庵建水人天性孝友丁亥流寇破臨安
其弟被掠彪以身易弟歸養母流離黔蜀者數
年及　王師平蜀彪率眾投誠以功授分巡遵
義道修學禮士安民靖寇康熙戊申會裁缺家
居樂善好施吳逆叛欲餌以官堅卻之人稱其
清節云

人事奢儉釀成風俗風俗美惡上應災祥故節情者寡
過之源省費者惜福之寶則儉其要也今　聖天子建
中和之極躬行節儉以風天下無巨弗舉無微弗防衣

服有章飲食有節民生其時烏容縱欲敗度越分違制
也哉如冠婚喪祭及尋常宴會人生不能廢缺凡事成
禮而止奈何相沿日久遂至踵事增華幾於節外生枝
以有盡之物力供無限之豪華豐厚之家尚難爲繼中
人而下其何以堪小則負貸糾纏大則田舍蕩洗以致
停婚莫辦停喪莫舉憚應酬而遠徙避匿種種不一非
特已覆之前轍可鑒見在之侻儻堪憐回思吾鄉昔年
誇多鬬靡以驕奢鳴得意者後裔百無一存即有存者
片宰參落不振興言至是稍有心胸者當不寒而慄矣敬
遊同志輯爲是錄推一事以概事事毋以害小而爲之

勿以善小而不爲。清泊可貞平淡耐久守謙戒盈所謂知止知足之道也。如謂蜉蝣之刺。等於蟋蟀之譏。將視古禮如畏途。承其弊者如支祁之波不可復挽。習俗得不日以侈。人心得不日以偷乎不知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期於今人可行亦不失古意爲善大抵去其太甚務俾風俗咸敦簡樸人事力挽頹靡庶幾不致托諸空言而已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有關風教之文

四書肯綮序

銑字鍾南保山人廩生後學張登先曾大父滇填諱性方正寡年力學屢試鄉闈不售家居教授來學者館莫能容生徒賴以成立者百餘人著有四書肯綮十卷參補綱鑑未終而卒方主政逢聖誌臺稱爲孝友天篤沉酣經史樸貌坦衷雅俗推重學者以擬安定先生云

四子一書經學之精要。聖道之根柢也。以故澤官試士。庠塾課焉。率衰然冠諸經之先而士之潛心討論。發爲文詞者亦首於此。致其研極既數百年矣。顧四子之書所以載道也。以四子之題爲文所以闡道也。是故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理。苟撫管者不能一一晰其本末條貫辨其源流輕重以審其肯綮之所在必不能據題成文。亦奚以著明聖賢之道耶況八股又與論不同。論以學者之心發聖人之蘊。猶可極意披剝馳騁盡變至八股則以學者之口代聖人之言非會神切脈批郤導窾接班就部避實擊虛求變化於矩矱之中肯語吻於吞吐之下必不能開發神味研入理境也。愚不敏。久濡首其中。然未獲窺作者之室。癸卯以來。留意論學。曾與朱子曦子以論訣一書問世。今年屏跡城市。課童子業。值

聖天子允部臣請復以八股試士諸未經肄習者茫然如涉渤澥而無舟楫因檢篋中出舊所論定題說更斟酌之凡得九百有奇大抵皆先疏題理次舉文義疏題理則體會諸先達之言而貫以己見舉文意則據題旨根理與揣摹先輩名家開合起伏變幻之法務求臨文會旨知按理切脈之可循依題索解知一字一句之無失庶使披閱之下義蘊粲然搦管之餘不致紕繆同學諸子見而謂之曰是可以爲後學津梁矣予曰此特課業之捷徑耳罣漏既多疵謬時有烏敢以取正大方耶既而坊人物色之固辭不獲因以授梓語有曰引繩削

墨規陳矩錯而至巧生焉則是集也非敢謂一臠具味一成備音亦庶幾好學深思者即其說而會通之引伸觸類拈一例餘大闡孔孟程朱之理蘊曲盡先輩名家之法律以仰副

聖朝右文至意又何難以子言爲筌蹄乎

三折肱而後成良醫蓋言身試之易爲力也序中字字切中肯綮不作影響之談可與註疏箋傳同稱大業　考康熙丙午丁未已酉庚戌皆以論試士至壬子癸丑始復八股先是京師有無名子作八瞽圖八瞽者八股也遂發而用論茲云癸卯以來想即其時與後學師範謹識

來矣鮮先生易註序

理發幽微象能囊括言理者盡事物之妙而各臻其極惟象焉窮上反下之理探賾索隱之道陰陽不測之神吉凶悔吝之事充類至義莫不備盡於斯斯所以虙犧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文王也周公也孔子也繫辭焉爲爻焉爲象焉爲明乎窮變通塞之義所以繼虙犧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觀也察也觀察夫象數之先而已矣蓋形器自然先河洛而天地之象著先一奇一偶而圖書之數成先六十四卦而八卦之位定具體而微莫非象也神而化之莫非數也乾坤其易之縕耶譬衣之納

絮則衣爲象而絮爲理舍衣則無以寄絮舍象則幽幽漠漠者誰得而問之哉故理存象數之先擬議乎象數之後舍乾坤而萬事萬物無以寄舍萬事萬物而乾坤或幾乎息矣圖圖序卦繫辭皆三聖人教人學易之法也司馬史之言曰易以道化若非重而復之錯而綜之近取諸同體遠取諸爻變則何有於神明之道哉古之註易者自漢而上十三家其言二百四十九篇歷漢而下莫可稽紀宋儒忘象亦惟談理至瞿唐來氏於求溪萬山中窮研二十九年闡四聖之秘旨發秦漢唐宋所未發功四聖垂千古而莫變者象也其心得在乎圖圖

圖之理。在乎氣數。氣數之學。在乎主宰。天之主宰在乎強。自強則不息。氣數流行而無端。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易從之學。能一之以象。而繫括夫圖圖斯已耳。余得學使淩君手自抄本。淩君年七十有八。而究心如此。遂任其圈點微加校編。並採先生遺圖及諸儒之圖以補之。廣見者之目也。書梓成。因語諸人曰。錯綜交變。聖人之心學。來氏明其象。故易知焉。錯非來氏錯也。綜非來氏綜也。中爻非來氏中爻也。同體者變者。性情之變乎。剛柔健順者。亦非來氏矯揉而造作之也。讀是書者。擬翳障於理窟。由氣

數之圖圖。以貫乎動靜。對待之機緘。知四聖亦且弗違焉。窺是圖者。處事當乎仁。氣由乎己。則數轉乎其中矣。明乎來氏之心學。而四聖範圍之化昭矣。當時中丞郭青螺於萬歷三十年請公帑梓行。是書後十年學使張之厚刻于成都。歷天啟乙丑太史陳明卿重刻于京師。崇禎間御史劉安劉再刻于蜀。吳守史君應選皖守田君大本與夫沈際飛諸儒。翻刻於姑蘇。于皓于吳者不一而足。皆同此作易之憂患也夫

根極理要指點來氏心得如數家珍

等音聲位合彙序

聖天子休聲春和。萬物咸遂。恫南服人文。特簡翰苑儒臣。來茲啟運。定州恆齋先生。欣承　帝命。（康熙四十一年定州）王之棟恆齋督滇學請　御賜精白乃心。公忠校士。凡育才額於書院故有　御書樓）先之陋習。一一盡洗。以冀得眞才抒士氣。宏　壽考作人雅化。開南中世世風會。於是搜山林之碩果。問石室之藏珍。無一而非法古人用心。用世用人之道。意將以闡明理學。求敦厚信讓。以救正人心。一日檄姚郡伯衛君洪。（洪曲沃廕生康熙四十年任楚雄）命諏諏纂雞足山志訂譌等音。暨理學西銘諸補述。惘惘欸欸。申命曰若舍是。無以眞

南服而移其風易其俗也。奇映以遠陋之人。過蒙禮遇。辭不獲命。勉筮日從事以塞責。越三月雞山志告成。暇遂取馬氏等音。與林子聲位。合而彙之。乃更爲之序曰。心平氣靜而後五音調膽。呼鼻吸而後折攝應。蓋音有定聲。字隨塡入。此未有天（元本本）先有音聲自然之義也。不觀關雎律天。清濁呂旋。其自然而然。不待勉強。以故君子正人聲與氣諧。音義曰。聲氣不壞則音聲自轉。誠有然矣。由今天下。推而之萬世萬國。嬰兒初生觸地。呱呱伊哇之聲。莫不同也。何也。以一絲不鑿之初心。自然得其中也。中之聲渾融與天地合。豈非一無所鑿壞以至

於此哉及其漸長習見相遠舉諸人而慈焉滇以壞其天焉求元聲夫本始其可得乎今欲移其風反其始不於聲律自然之義以察求焉恐習遠之性未易復而今日之風未可遽移先生果有意於斯甯二子之幸滇之幸亦天下之幸也夫馬子減母以便學昔張洪陽之定母三十字李如真之存影存而廣括於二十一字已倡其端矣林子之開承轉縱合郝氏京山先已言之矣然未如二子之便人習耳夷考吳幼清陳晉翁熊與可趙凡夫皆欲加母明聲韻者也何如此近情以呼捷呂獨抱吳敬甫之廢門法又欲即體以變者也何如此自然協天地之律呂又況鄭漁仲章道常劉鑑廣宣智鬻之徒辯說聚訟配位究莫通其幾微自韻考之成均均鍾於一粒分九分十二劑即隨唐志之載甯外華嚴之字母取迨是神珙之圖邵子之衍沈韻唐韻嶽州之傳朱子之譜以至金尼閣中原音至洪武正韻編之宋濂王僕趙壎孫黃諸手而若定焉者以不求之自然而然不免仍紛拏不一故曰心平氣和五音自調鼻膺神滿折攝任意得天厚完吾眞則音聲之道自然而合宜求師於天下萬世萬國之赤子則莫不有同之者在焉今一德日新九功惟敘壎篪運四氣以相均金輔丹萬方而靜謐莞舜禹湯文武之治不違顏於咫尺也正始之風播於遐邇聲音之復其在斯乎

楢默齋云此書所敘與所辨論徵引學問之博縱幾於達元渺而造幽微信然至其文氣之浩瀚殆可方韓潮蘇海矣

楊氏齊家條規序

培字克明號松亭阿迷人歲貢官開化教授課士嚴而勤士習丕變治家整肅居鄉多義舉歿後崇祀鄉賢至今人推清德著有松亭文藝

人有身即有家一家之中上有父母中有昆弟有夫妻下有子女孫支是人倫有五家居其三又況父爲嚴君昆弟夫婦如賓如友則五倫皆備處之可無道乎家之不齊固由其身不修然亦非但修吾身遂爽然無所事事而望其整齊無失也故治國必先齊家以推之國與天下尚有許多事而家不能齊即無以爲推且國與天

下之所以治且平者亦不過使凡有家者皆無不齊耳則齊家之道固即治平之道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也余家來自西吳至余纔三世其間分支別派尚未幾人然有一家即成一家固未可以子姓未蕃而弛其所以統攝之者古有數世數十世同居而無纖毫嫌憎以其所以齊之者有道也今人寥寥幾口動輒生釁分居別爨鬩端不息以其所以爲家者一無可親也有志者方將廣交遠納與異姓聯手足之歡一登仕版又將廣愛民物屬我一體而一家數人數十人用恩之地尚不能相親相愛使長幼尊卑雍睦和樂渾然太和氣象又甚有

滇程日紀序

滇南文略　卷二十　序　三

浪穹　李崇階　豫海

司馬子長文豪於今古者蓋以足迹遍天下足爲目用日爲心用名山大川之奇險否於文焉發之故也昔人謂胸無萬卷書足不履萬里道必不能文即文亦閨閣語旨哉斯言可見山水文字交相助也今復於靜齋邑侯徵之侯負豪氣抱古心好遊足迹半天下以制科出宰浪穹浪去京師萬里去中州亦不下八千里自出都門離沈丘凡停車古驛繫馬酒樓所歷之地所接之人皆一一筆之而無遺且附以喬梓唱酬之句何整暇也天下之仕宦夥矣其所行之遠近不一大約爲王程所限晨雞策轡薄暮投棲既慵且乏視所閱如夢中事即之了不可得比比然也侯獨歷歷紀之且附以詩能狀其所歷之境不負其足目其懷抱爲何如乎昔李君實爲遊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則連綴乎其間分視則詩合視則記敘事中參以議論大似龍門家法今侯所紀何以異是我知侯意中必有大過乎名會者視所閱如雪田鴻跡故能搖鞭索句抵旅成文驅山川風雨盡集筆端不可謂非豪於詩文者使侯意中稍爲王程所限恐不能如此之周且詳也卒業之餘覺萬里道如在目前即縮地術應遜其簡捷因憶向時公車所歷如隔世事如夢中身回思之了不可得豈獨仕宦爲然哉人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不可爲才人律也王蒙出守歷覽爲多謝朓之官文辭稱富侯其兼之哉非豪於詩文而整暇者不能旦晚一內名柄用回憶由豫反楚由楚之黔由黔及滇由滇而及極西之浪穹眞萬里遊矣一展視此卷目之所至如足至之山川之跋履燎如指掌十數年如昨日事不惟侯必有感極而悲悲轉爲喜浮白浩歌擊節而不已者即未至其地者觀之亦不啻身親其境焉是亦司馬子長後之一快書也路史云乎哉

句句字字是過來人話

可見潔之一字正難當

藴藉

昔人評司馬子長以一潔字夫以龍門之才而暢意於山水之助雄深雅健尚不足以擬之而何僅以一字予之也評者蓋心知此字故專以予子長也我輩讀書當使胸中無一宿物纔其筆時自不容一宿物繞其筆端是以潔之一字盡乎文心之妙而難爲俗人言也昆明讀梅鄰先生稿清新淨徹令人耳目一變尋其情致惟其潔也是以臻於妙蓋其讀書遊歷無所不窺而又能遺棄一切昔人稱東坡胸有萬卷書筆無一點塵請以評梅鄰之詩記不云乎甘受和白受采蓋言潔也

亦潔

序　　國朝

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序　爾禎兆
王廣甯制軍壽序　爾禎兆
送王敬雪擢臺垣序　爾禎兆
送楊明遠之任景東教授序　何其偉
鄉賢錄序　楊永斌
送龍州侯終養序　何其偉
大學疏義論孟考証序　趙元祚

金氏重修族譜序　趙元祚
金華徵獻畧序　趙元祚
滇南山水綱目自序　王思訓
廬山志序　趙元祚
烏私泣集序　王思訓
吳復古京華塵稿序　王思訓
李南山遺稿序　孫鵬
送龍山序　孫鵬
徐雲客詩序　孫鵬
洞虛子墨雨樓集序　張漢

羅青堂遺文序　張漢
修家譜序　張漢
撫松吟集序　張漢
高陽書院課文序　張漢
煥瀘逸興圖序　張漢
新安呂氏族譜序　張漢
十年吟序　張漢
茂棠吟自序　張漢
洗心錄等集序　張漢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滇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桐城潘　端午橋評閱　崇化張登瀛翹岱
河陽郭　明曙村校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河
受業灃西楊清譽　同校
保山張效張

國朝

序

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記序　闕疇兆

明道先生遊山諸作何其灑落也數百年猶覩其識見之高深功力之純粹焉蓋君子之言也而道在是矣詩

之爲道有性情而後有骨力而後有氣象志乎此者將以探其源也雞山爲滇南鉅鎮護其左者麗水雪峰環其右者點蒼洱河千羣摩霄犖岩拔地習聞爲迦葉受記傳衣入定之所極頂華首門在焉其荒唐與否余不暇辨甲戌首春肩輿入太和城去雞山咫尺竟阻斯遊頗屬憾事一日者標山李象岳同年以遊雞山詩記寄余索序余謂自有雞山以來遊人不啻萬千誰爲識雞山面目且者面目且不識況雞山之性情乎夫性情不易見惟於骨力見之骨力猶不易見惟氣象可見今欲舍氣象以求骨力性情亦豈可哉蓋峰巒邱壑林麓山之氣象也骨力也其間之靜而有常者乃性情也紺宇琳宮緒餘也世俗徒驚其流耳是故天地有名山宇宙有偉人山以人重人不以山重定論也嗟乎孔子登東泰之山而小魯小天下世莫與京傳其道者子輿子思而下惟孟子其泰山巖巖氣象要皆本剛毅宏博之性情骨力積厚流光有以造乎其極蓋世風至戰國一大變矣非剛毅宏博奚以勝任象岳生近雞山今歷險絕直上第一層目之所接心之所得時止時行皆紀以詩其於雞山之骨力剗然解矣雞山之性情氣象超然

合矣所謂探其源也夫雞山沉鬱於蒼烟古雪韜光匿彩不知幾千萬年其氣象可以蓋嵩衡而不遽炫其奇其骨力可以抗恆華而不自高其秀惟自具真性情獨往獨來於象岳之詩記雞山也象岳也眞知已也近聞象岳潛心濂洛之學以其剛毅宏博之姿倘奮發擔承辨毫釐於千里卽其所指詩記中微隙而醇之又醇余將以象岳遊雞山詩作明道遊山詩讀也已

說詩卽是說山說山卽是說人其脈絡貫通處悠悠

經營慘澹

性情等字先於此處坐定後從山一面寫來更覺精神

反振而入極力盤旋有風起水湧之勢令人目炫心

滇黔制軍在茲王公壽序　名繼文　廣甯人　閻禎兆

聞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童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也以大論其化鵬之鷁借海運而九萬里風斯在下去以六月息也以年論如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也所謂神凝者其極深之息砅礴乎萬物而蘄天下於治是有道者也貌姑射特寓焉耳滇池去崑崙不甚遠其高較中州出五千餘里之上金馬碧鷄之勝通於漢版圖於元郡縣於明歷數百年昔以西南邊陲限之君失民物安阜賢才蔚起化兵戈之氣爲日月光我　朝極盛矣其時身都將相自我定亂自我致治前後十五年間春温秋肅陽舒陰閉政令修於庭而人各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則禎於制帥王公遇之公珥筆侍從出入禁闥時弱冠丰采惟碧梧翠竹鸞停鵠峙庶幾近焉

世祖章皇帝嘉其老成有器量開西驄馬按轡出都墨吏皆望風解綬去開國之威寧誠如高山大林龍虎變化不測也及秉豫章之節揚會稽之旌長江大湖閒鯤鯨不敢鼓鬣波恬浪靜到處皆然　今上二十年以滇亂故麾數十萬師措糧餉廣招來晉公由左藩撫雲南軍

旅所無事焉已矣所謂天下時治與物皆昌千歲鸞鶴翔集帝鄉者與非有道曷克臻此滇人沐日月而滋甫露相忘大化中亦如魚鳥忘江湖也禎不能知公之大亦不能知公之年公春秋六十有一鬚眉美於少壯顏色温於珠玉度量涵於太虛因其著求其微必蘊釀於道者深也至問道之所以然禎不得而名言公亦無可爲解說者浩浩昆池得見藐姑射之山之神人云爾

極蒼茫浩瀚又極淡蕩閒適王廣甯公實有此氣象規模非東白先生之阿所好也閱今百數十年矣猶

送王巍雪大尹考滿還垣序　閻蘅兆

今上垂衣之三十五年冬臺垣需人詔天下各分省舉有司之才且賢者以聞吾邑大尹巍雪王公報政三年治行第一督撫大告曰最今年春得可其奏星軺發矣邑中士大夫祖帳鳳山屬余一言以寫萬里之思余杞人也天子神武四海晏然入諫垣此兩席皆猴舌之司天下事似無可言者庸詎知君父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非智深勇沉不克察微而知著幾聰明睿知之主在上一有建白或不審幾而發不抉微而喻則悠悠議論何當息所係匪輕公生平嶽嶽以靜默勝靜默則無不敬而臨民行事胥歸於簡斯行也天以泰運待君子也請公勤民而外節儉以培元氣以治身之學獻之宵宁敬天休息以固根本又請公以合通邑之治施之台輔皆慫不萌於中奸邪亦屏氣而不敢逞矣太平不偶聖哲難逢今日之章奏海內之霖雨也萬里相別既不能助以力又不能贈以言非愚則諛余愚誠有之諛則何敢

送楊明遠教授景東序　石屏何其傑天民

古者建官分事自大僚以至庶司莫不畀其所負任以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使之各得其職以措於安而王者育出之任負荷之艱期與衆賢共濟原無所輕重於其間顧使人以治其事與使人以儲其治事之人其能克之輕重故異也自後世以膺膴仕居寵利者相尚其輕重之易置已久而一切用人行政讀書講業其制為文法與成為風俗如商賈之鬻市儈之斷期有所利而止而博士一官尤為寒薄而為之者亦自以寒薄安之相忘於其本事則學校之意蕩然無存然猶循其名而用之無論其為名已非盡出於古而猶幸其名之存也夫事之存其名亦安知實之不可起而教之不可興即蓋學校之設自三代已用之其成均立教之意遺文所在存者可考而知而非如區區俎豆為孔子之道榮而無與於其學也古之教者有鄉國之異其萃天下之俊乂成以齒而進之於學以人心溺於習也為之揖讓以齊其容貌懼其寡所知也為之詩書以博其見聞泥於古而不通乎今也授之委貿以周乎事物之故重其內而莫之出非武勇不足以躍之則又為之射御以觀其德非知樂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也則又為之升歌登

以斂其性而防其淫恐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則又爲之干戈羽籥以消息之以至於講武辨物從軍獻馘其養之周教之備總使人材成於下而小胥大胥各以所見登進之其取之之法又不必盡出於一途也漢靈帝始設甲乙之科尤用五經博士之法已非其古而唐宋因之然其時尚有微辟不就者蓋其餘教未衰而其人亦卓然有可觀者明達楊先生往余爲童穉時已舉乙科其讀書講業又卓卓不與人伍兩舉進士爲禮部所下出教順寧景東開化三郡司教所在立學宮創書院蒸蒸不以苟簡造士自期康熙庚寅歲以太

孺人艱闕復次補教授景東景東之士方彙得先生爲師吾知先生至必能以古之遺法風厲之詩書禮樂興賢育材敦廉恥而賤貪墨使景東之人其學爲博文强識有所成就之君子則雖紲於科第之榮而於一方人心風俗之厚養數百年有用之才者余又將爲之幸也故於先生之行以余所聞於古者道之

先王立教之意古人爲學之本言之鑿鑿存庵先生序以精嚴勝此序以疏衍勝樸茂似會南豐渾灝似歸太僕

鄉賢錄序爲懷遠令劉鑑作

昆明楊永斌典山

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必有不世之德與功否則澤被於鄉而教傳於後若是其生也士大夫過其里者必式官於鄉者矜式望焉比其歿也思其人不得則俎豆之請於朝而重其事所以示後嗣爲桑梓法也吾鄉遠在西南地僻風麗士敦古誼其祭於社者拋不乏賢而冰如劉公其選也公故士族爲楚雄名宿歲已卯同受知於江都蕉飲夫子余始與公爲石交公曰余每讀宋史見范希文之爲人未嘗不慨慕思效法焉余與君行且登仕版矣自茲以往潔已愛民贍戚里引後進此直分中事耳敢自居古人後哉余曰君甫與計偕而心存利濟他日必不愧爲小范南中有人矣嗣與公睽者二十餘年余德不加進而公出宰江上有神君之稱歸而澤被於鄉比余旋里而公已作古人矣夫逝人之生平者必合言行而核其實方公論希文時志存干古若是其摯且深也然業不著於生民譽未傳於口碑論者或難焉故世亦有高談千古而行實悖之者乃公宰懷僅二稔耳而賑饑築堤懷人尸祝焉視希文之出守何如也歸於家而義田以置族里通惠澤社田之立貧士攸賴此又希文族田麥舟之遺意也會課於鬻序

而詩紀學以翊吾道則又賢乎揀大學中庸以授人者矣故吾謂公之贊必合其言行而核之也今　聖天子崇德尚功　特允中丞之奏俾祀於鄉而彼都人士得舒其情於爵竿邊豆之下後之人入廟而目之曰此學希文而無愧者也而公且不朽矣今年夏公嗣君方平持是册謁余丐弁言焉余披覽册端見夫稱公者廉得其實可以示後嗣爲桑梓法而又喜嗣君之克肖其先而不失爲純仁也故樂道之

其劍軒遺其筆雅潔

送龍州侯終養序　何其偉

先王之涖遠矣然君臣父子之閒曲傳其意而寫人情之所難言其道莫備於詩余嘗讀詩竊嘆忠臣孝子之於君親蓋亦有不能兩得者如祈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饔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諸篇說者以爲文王時之作當是時夫豈不有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而四牡三章猶惓惓有將母之願若與北山祈父無異豈非得諸此者失諸彼雖以先生之仁猶難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爲之謀歟周衰詩亡仕宦者率自解

於移孝爲忠之說而朋友勸勉又謂爲臣者不得顧其私於是朝廷雖有推恩之典而陟岵陟屺之感北山揭羽之嗟識其意者實微矣龍侯雨蒼先生治屏三載政通人和有召杜之稱一旦乞請終養以去若以愧當時之嗜仕不止者在先生之自計則得矣是豈屏人之所望於先生與先生所以副大吏之望者乎而竟毅然不顧則何也余考先生之爲人忼爽彊力以進士宰榆城絕苞苴祛蠹弊寬嚴並濟教化大行遂膺卓薦　天子鑒其壯嘉嘆久之命大司馬總督鄂公即其地擢用乃任吾州吾州素稱易治先是在事者厭衣冠日盛媒孽

於上欲以甲傷屏人上官用此爲先生憂謂非武健嚴厲不能勝先生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寡廉鮮恥何地無之一二頑劣吏訓之有餘不煩大憲誅也由是保全士類爲多考班孟堅論循吏以經術飾吏事者爲上其傳文翁黃霸猶述其興學校務寬和爲西漢治行第一則先生之所以爲心與先生之所以治人者可知矣邇來先生之澤日深屏人之愛益切大府方欲以異數遷之而先生不可留矣或者疑先生當强仕之年太夫人神明甚健願自勉退如此得毋有高世之心耶古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退非山林之爲達從容去就惟道

之安先生固有道者豈必有偏矯之心特以脊令抱嘆太夫人既不可御之而南面省晨昏承顏色自有難以爲情者否則大吏方騰薦於朝爭欲還車而屏人實有桐鄉之愛爲先生者獨無情乎在此時采菽酌水舍我屏人其於君親二者若不能兼然歸挾板輿修其酒醴率家人子婦陳　天子所賜之冠帔而奉觴上壽則事君事親自古不能兩得者先生又未始不兼得也嗚呼大夫幸際　昌隆出則行其所學退亦克遂烏私無復作北山祈父感也何其盛哉屏人琴卧之心不能自已作爲詩歌而問序於余禑古者甘棠之遺與而其風在

二南閎矣余素知先生者爲推先生之意而序之如此至於先生之政載在口碑者概不復著

清折篤永

令伯情欵得六一手筆摹寫一番倍覺動人彼無故而奪情者視之甯毋愧

大學疏義論孟攷証序　趙元祚

余束髮授書、卽知宋元大儒、有何、王、金、許四先生者、然無其姓氏、而未悉其里居、其著述雖散見於經籍中、而未得窺其全、出宰金華、知四先生皆婺人也、拜四先生祠、又得讀其合集、過東萊、塘、謁仁山先生之祠、暐其十八世孫律道先生、世系甚詳、藏其遺書甚全、適付梓告竣、屬序於余、余受書而卒業焉、而知先生之傳先以待後者用意深矣、夫大學疏義論孟考証一書、子朱子既爲章句、又爲或問以闡明其義、而先生又慮學者之弗能析焉、以入於微也、乃本其所得而復申其義、以補子朱子之所不及、使其意味皆溢於言端、是或問章句爲聖經賢傳之詮疏、而先生之書又爲子朱子之詮疏也、蓋先生游魯齋王文憲公、北山何文定公之門、得朱子之眞傳、而先生又爲的派、以授之白雲許文懿公、故其講道論學也詳、而其攷証疏義也析、凡修己治人之道、咸於是乎取之、是大有裨於人心世道、而讀者或以近世講解視之、淺矣、是書鏤板行世、則遠近皆得見之、由此以析考亭之學、而溯洙泗之源、則金子之刻、是書也、其功豈獨表章其先人已哉、

簡易直白

金氏重修族譜序　趙元祚

金邑宗祠族譜之盛、甲於他方、蓋自昔名人輩出、其薦紳明乎敦宗睦族之道者、皆足以維風善俗、故其聚族於斯長子孫於斯者、猶存其流風遺俗而未泯、東藕塘金氏、派分蘭邑桐山爲仁山先生之後、公長子穎之次子若龍元致和、聞遷於此、迄今數十世、枝蕃葉茂、稱極盛焉、嘗過其祠、族人續修宗譜、呈其刋本、得以悉其家世、而有太學諱律者、盡出其所梓仁山先生諸書、更得探其理學淵源、而卜其後之必興也、今鄉耆重世年逾七十、復請序譜、余承乏於茲七載矣、所遇父老子弟於敦

宗睦族之道、每三致意焉、夫宗有祠而族有譜者何居、祠以萃其渙、示人尊祖敬宗也、譜以聯其序、示人敦宗睦族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一本也、而分之愈分則日見其異、而且忘乎其同、遂有相遇若路人而不知者矣、且風之頹而俗之靡也、耰鋤德色、箕箒諀語、甚至睚眦細故、而尊卑長幼之頓忘、則更有不止於若路人者矣、有譜則統其同而合其異、以明世系、以昭雍睦、以紹前烈、以裕後昆、親親之誼篤、而孝子出焉、順孫出焉、義夫節婦出焉、於家爲孝弟、於國則必爲忠貞、於家爲嫻睦、於鄉則必爲任恤、譜之義大矣哉、然必修譜者明

其大義譜成而約會族人焚香告祠條舉祠規聲明譜義若者爲孝慈若者爲友恭若者爲姻睦若者爲任恤否則悖乎祖訓如是而修譜之功亦大矣哉吾願金氏之子子孫孫雲仍似續不忘乃祖仁山先生之家法以克昌厥後則幸甚是爲序

淳實似南豐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表章人文以傳之百世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亦彌世磨鈍之助也婺州素稱人文淵藪忠孝名節奇才卓行代不乏人如敬鄉錄賢達傳文獻錄與婺書文徵詩徵淵源錄其纂述於前稱大備矣而世遠年淹殘缺隱晦鄉之人且有不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不且久而無徵乎黃子殿選以金華徵獻畧來謁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之所撰錄也自謂用心三十餘年於此殆矣金華金孔時爲之梓欲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搜羅之廣識見之精其分類也明晰立傳也簡該討論也確醫自秦漢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婺之人物與寄寓之英如接几席而相覿面嘗讀太史公列傳敘其人如繪每不能釋手鶴潭之於此書全副精神歲與鶴潭數晨夕而論古今商年過東陽得識王君虎文名崇炳心窮異之因居鶴潭者年屆八十其貌蒼古襟實而其撰錄精靈不爾及讀其學海堂文集更令人神往矣寄語鶴潭此滇海我軒主人不文之言聊書簡端不足以傳其書而且以其書傳也他日有以其書上之史館布之海內者則維風砥俗固且不朽豈獨名山石室之實乎　與人爲善公懷文能達之

滇南山水綱目自序

天地大矣南大閒所包涵者復有兩大焉曰山曰水其餘盡山水所包涵者而莫靈於人人軀五尺猶靈魚耳靈魚入五車四庫之中茫乎莫辨其東西南北渺乎不知其上下古今飽其墨末楷忽而終身焉亦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蚯蚓食壤不過充腸其與能幾何余半生爲讀魚矣而渺茫益甚潦倒途路足跡蹤交錯於五嶽四瀆間而百不及一亦與飲河食壤者等其於山水也能幾何歸而讀山海經奇其書四海內外山川名色諸怪誕不經之物言之鑿鑿不知何人所爲郭璞亦未言其

姓氏意三古開闢日之所傳不則周秦間託於仙者之所爲與旋取桑欽水經酈道元註互讀參証多所未合而酈註鉤玄索遠摭拾古今於敘水外復描寫山水人物城郭都邑興衰治亂之感自成一家言亦奇書也其言九州水道與禹貢間有未合而不大剌謬後之言水者多徵焉余滇人也取滇之山水証之二經多所未解豈古今名稱不同以其山川變易而不能脗合亦當日越在西南傳聞考據未能審與瀦滄分南北黑水有東西金沙弱大小昔議聞之亦道達滇博物君子亦著爲辨論然多未詳且於余所遊諸水缺焉弗備余心憾之灵癖嗜山水足跡所經察以目力目力未經窮以口力考諸古書以耳爲食摹諸舆圖以手爲食者已非一日欲作山水知音傳之好事終不敢自信輕出遺亥豕之羞會今　天子繪廣輿圖遣使四出以西洋莫法按度布格丈量踏繪其法之精從古未有適析津蔣怡軒來守路南延余至署因談山水出其所搆西洋新繪直省十五圖並外國諸圖余神遊焉披之足跡所經無不脗合其於滇之山水百不失一固取余所舊紀者詳考互証爲滇南山水綱目二卷書成客有觀者曰蛙不知井外蜉蝣不知朝夕外雖有翼者不能見垣外強弩之足奪雕婁之明展三萬六千之眼不能窮六合之山川子何言之廣也曰以五尺之八方則不足以方寸遊八方則有餘地猶可遊天可盡乎不見夫測天者聯朔弦望剞蝕躔次不爽毫髮者何道乎山一本而萬殊者也水萬殊而一本者也探本尋支窮源竟委雖問天下之山水可也滇猶一隅耳遂書卷首以俟大章豎亥之能步者

胄次之超曠識解之猶卓考据之矜慎讀此序已見其概山水綱目刋板行世久矣滇中必傳之書也

天下有未造其地未覽其勝而摭舊文以示後者皆謬也匡廬爲宇內名山予按圖記思得一遊以探其靈奥之所在久矣歲丁酉奉　命視學江西道過湓浦遵廬山之陰小憩東林寺見北香鑪峯心竊喜之已亥夏按試南康違山十里則此遊不既遂乎乃試事匆遽僅入秀峯寺而返則予造其地未覽其勝雖遊與弗遊者等今年春復試南康事竣凝暢觀玉峽廉泉寨雲寶墨諸名勝訪求神禹治水摩崖處以快其生平所未覩緣速按他郡又僅一宿秀峯寺而返凡所謂高七萬八千四百丈

延袤五百里中弗能一二指數者雖兩遊究與未嘗一遊者等甚矣予負名山約之爲陋且俗也無已博稽傳述以盡茲山大畧聞有桑吳兩志不得見而釋定爲續修者半穢雜不可爲典制今是予令心齋毛君出新纂廬山志二十卷貽予折衷前人增刪精確更廣搜衆考證以身所閱歷眉目朗列脈絡貫通俾讀者如久居此山一一親所登眺所謂陋者其地又覽其勝而詳言之不謬者昌黎子南山詩云圖解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此志可以無識矣予他日解組爲五嶽遊復從匡廬始按此志隨其所之不迷於往心齋不既導予以先路哉雖

然閱斯志不遊已無不遊矣即不必遊也亦可起手數語道盡修志之梗緒通體亦似昌黎

烏私泣集序

國家興亡之際不獨忠臣孝子俯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讀史者往往掩卷欷歔不能自已豈非情之所感有什伯於尋常悲悼者乎予髫年耳劉文季先生名人也與朝守節不仕者心頗忠之今指其爲勝國翰林八年予官京師晤先生令嗣出所著烏私泣紀示予予詳讀之悽惻欲絕更心知其爲孝子云先生以終賈之年流離瑣尾出一生於百死中逮事永明建言忠梗觸怒權奸瀕於危者數矣竟帝將出奔先生獻幸蜀策格於廷議不果於是播遷緬甸關險阻極人世所不堪先生

追隨弗懈也無何聞永曆在從狩諸臣竟血塗洲畔骨碎江皐先生徒以殘明一旅孱髯不及其魂斷神傷較文信國之在厓山目擊宋亡爲更慘伏遇　聖朝寬大先生得遂黃冠方外之請而國覆君亡孤臣何托發爲歌泣不異西臺擊竹與石俱裂時未幾亦竟從故王於九京矣嗟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今益信聞先生有狩緬紀事一卷載永明人阿瓦事最詳亦鄭所南之心史而此紀則與王紳慟哭滇南記同其愷摯而不忍再讀也余將合爲一帙以爲世之事君事親者勸

集與紀事而書久只　失傳存其序見滇中著作之散逸文且本忠孝以立言大有關繫

古京雒麐稿序

今使聚兌弓垂矢五瑚六璉莒之鼎紀之虡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魯宋之繁弱結綠吳越之純鈞湛盧陳之於五都之市莫不有真精焉以成其寶或不知其典重而爲風沙所湮蔽其光怪陸離之性卒不可掩識者咨嗟嘆爲奇絕有贋者廁乎其中鏤鈒工巧修飭完潔務以悅人人亦多工巧完潔之是悅識者又從而別之是無精者存也贋而已矣烏在可與琬琰弨璧共列諸帷詩亦然夫四方之遊士畢來　京師各挾其所爲詩曰我漢魏六朝唐不屑大歷以後君形者亡日且奔走於王

公大人之門王公大人矜容之遂高自位置不復靦然知其非者徵特素交爲福壑所染抑亦靈府之涅已久矣余友吳子復古即異是復古豪於詩客燕臺數年每當酒酣耳熱時高唱狂吟直寫其胷臆絕不屹屹焉有所臨摹而奇崛奔放出入昌黎眉山間凡夫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嫵媚迎合則不暇以爲雕琢復樸罔悉譖時而益崖然自喜不改其度以此見重於海內宗工詩名燦都下去秋復古來滇著滇海集二卷余見其皆有爲而作如坡公所云警醒乎如藥石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五穀必可以療病者既序而訂之今更示以此

更見其非復近今人之所爲縱使形體相類此反埋沒於灰飛烟燼中而靈府之益如湛如融而爲精不啻吳鴻屬猶之神之可以飛而著也曰染京洛塵也何傷乎余於詩無所得於復古詩又深喜其能獨葆其眞而不造贋器爲難及矣世有張茂先其人者乎必能知其寶撰而與上古之法物珍而襲之也夫何疑

蘇長公謂識眞者少喜僞者多從古所病蓋非心眼並到不知也得此當與貢柑者言參讀浪穹後學楊淳識

復古先生詩余少即抄而讀之其於滇也流而不寓

因其傳者少故選刊於滇詩流寓嗣得存庵太守滇海集序刻之今又得永齋太史此序並刻之以識香火因緣云

李南山遺稿序（按南山名如玉南甯人康熙戊子舉人孫鵬）

吾友曲靖李南山閉戶著書鬱鬱以老將沒之日以詩古文若干卷屬其子生元且命曰知我者鐵山也往求序焉笥之是時予客都門未歸也已而歸歸未彌月生夫抱寒星諸遺稿來予撫之淚盈盈下復謂生元曰慎藏之勿散俟余倆不暇也暇報命遲之又久仍無以報一夕假寐五華山草廬中夢南山方袍大袖揖予而坐於堂相與論新安夫子詩懽若疇昔正欲命酒而覺空堂無人明月在天窓間梅影橫斜可愛而予方據匡床卧也急披衣起呼燈作序序曰南山與予同事新

子（地少同）夫子平生殫（義名假）精竭（盡也）慮寢食於（與味同）詩古文詞（戊子鄉南舉）能於開元大歷十餘公之間落落自成一家古文酷學柳州亦有時得意疾書突入昌黎之室其教門人詩也尤嚴學唐學宋之界辨之眞確於古文頗廣其說予謂夫子詩學盛唐古文學晚唐一者皆唐之精可傳世南山之古文似亦學晚唐而詩則不能盛唐當在晚唐與宋間要之言均藹如均善學夫子者也雖然南山豈徒以詩古文名家者哉其家先生拾園老人讀書高尚以聖賢爲步趨南山率之惟謹人品高矣夫人以品貴詩若古文亦以品貴未有人品不高而詩品文品能高者有南山之人

品卽有南山之詩品文品號曰詩人也文人也奚不可之有非得新安教不至此而終有不同於詩人之詩文人之文者南山九泉矣所遺不盈一尺之集已非復有靈之物也而仁人孝子之神與其氣恍惚於殘墨敗楮之外來往於淺深開闔縱橫變化之餘忽而使人歌忽而使人泣噫此躍躍欲從字裏行間出者是何物哉其不同有以也昔丙申歲南山館昆明署適善病予數往視之見藥裹時時闖也而硯田卒不輟耕方考訂廿四孝之人與事跡而紀以詩稿成卽見示復攜時政條議過商余勞之曰君終日營營者不爲忠孝大節卽爲民

生疾苦何勤也言猶在耳宛如昨日回憶握手道故酒酣耳熱呼太盞重飲已成大夢矣幸也得讀其詩古文集中所載詩亦無多始意以夫子力絕宋派或不可違而南山亦云庭教九載屏去帖括專事古文則所自喜亦在古文而不在詩欲去詩存古文繼諷讀再四言言至性亦眞亦婉宋也而仍唐不可廢生夫其愼藏之勿使蠹焉他日稍有力卽付之梓人與海內共見斯肖子也勉哉

中一段神流氣溢字字活現從古不朽傳文大都如此非善讀古人書者不能道出

送魏龍山之官大理提標序

大理自古用兵之地金江滄江鎖其外龍首龍尾關其內倚十九峰以爲城俛西洱河以爲池昔人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可以見其形勝矣其爲地廣袤不過六七百里北近吐蕃而門戶固於鶴麗西通緬甸而藩籬衛於永騰豈非山川要害之區哉兵家之有事於滇者必先爭大理昔諸葛武侯征濮抵越嶲地遂駐師白崖而諸蠻次第就擒誠以奪其天險也至今營壘之在天威徑者歷歷可指數則此郡之不可不彈壓以重兵也明甚於是有提標卽有城守一

營復有馬步戰兵五營兵至四千八百之多自參將以下官至四十八員之備而總統乾於軍門提督重兵重臣定爲經制固已龍山奉　皇帝命充右營遊擊將之任予與龍山周旋久不可無一言以贈夫葉檢匪省會八百九十里龍山此行至營視事聯其伍兩卒旅之情習其九地九變之節職在則然吾知龍山固優爲之然而古之爲大將者皆具有大學問大見識大作用握其機於旌旗壁壘之外營一郡而天下之形勢盡在其胷臆所謂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不僅循故事已也龍山夙負才畧好談兵其亦知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與夫王公設險以保其國而險亦不可盡恃乎以往事而論大理自武侯庲定後變亂不一迄唐中葉蒙詔皮羅閣虎踞五詔數扱唐致勤中國遠伐鮮于仲通李宓先後喪師數十萬不能破果恃天險乎哉抑亦以中國之制之者失其道故也由是而趙鄭楊段四姓因中國亂相繼竊據宋人畫大渡河以畀段氏奄有茲土且三百餘年如以爲天險也則何以元兵一鼓得之迨明傅潁川侯平滇分三道進攻一由洱水東趨上關一由石門間道繞出蒼山後立旗幟一從趙州斬關直入遂拔其城擒段世並段寶一孫所謂天險者又安在是豈

非得道在中國元明遠勝於唐之駭哉龍山果鏡於前則於兵法得過半矣吾猶聞龍山能學成少保鴛鴦陣夫戚元敬武備通倫也治兵紀律嚴明學之良是但鴛鴦陣法用於剿閙破倭如破竹其在劃鎮築牆堡立車營則又別有布置非以一鴛鴦也昌亦即其在薊練兵實紀一書講辨之即憶昔尊人總鎮公每帥師凱歸輒爲予道其所以經且曰此事須語天文熟地利不泥成法斯有出奇制勝之用韓淮陰之背水囊沙豈有所師承者予聞而誌之過庭之訓是所熟習者也矣必舍而之他爲若夫蒼洱之勝覽所在多有公餘時一登眺考武侯頼川之遺蹟弔天寶戰士塚感歎流連發其清興亦儒將風流雅趣昔總鎮公每於此處把酒題詩而詩亦佳知龍山必不負此山水也就地志兵謀往事引伸觸類以進規箴其望龍山展厚君子之愛人以德也文亦雄儁非常

徐雲客先生詩序

昆明郭仲炳先生抱經濟才於世無所遇隱於滇池以舟爲屋葭菼深處飲酒長吟著有舟屋詩集至今餘韻零落碧雞金馬間言詩者必推郭隱士云雲客先生長滇池之涯於書無所不讀爲時文甚工而困於場屋者數十年抑塞之氣往往發洩於詩其登臨懷古也則多蒼涼悲壯之詞其賦物咏懷也則有幽憂悄麗之思其往來贈答也則又沈鬱頓挫纏綿悱惻不自知其意氣之深者短律長歌一唱三歎雖不與舟屋同一格而皆蘊釀於唐賢者也乃詩益工而家益貧說者謂窮而後工也於是先生抉鳳所抱負出而爲用於當時竟客蓬官彈鋏之餘輒吟哦不絕口居毋何病目久不瘥自此謝交遊鍵戸養疴老屋三間日夕坐卧惟老友張集庭朱子眉范芾如徐德操楊又仁輩時時過從作爲詩歌以相娛樂詩成屬人代書之亦時令人側誦古名家詩或諸子百家氏之書偶耳味之至燈灺燭跋而止以此閉目三十六年而學益博而詩益工與舟屋之在滇池一二老漁爲侶刻苦吟詩必爲可傳之句者將毋同而閉目則敝難以吾論之先生當爲後勁尤語言妙天下乎庚子春先生手童子爲跟蹤過予曰昨友人誦君數詩心焉折服來以訂交袖中出紙扇一遺予則見贈之作而令子曉村所書也予以先生老名宿請執弟子禮先生不可爰爲忘年交每花神月夜必呼予飲酒醉必成詩予方搆思先生一低頭立就口授書者不易一字戊申予謁選都門將別先生去先生置酒祖予於堂歌遠別離之曲莊莊百感魂黯然其欲銷彈指間忽忽十五年俯仰今昔聚散死生邈若山河欷歔乎哉繼曉村來謂予曰先人一生辛苦祇留詩數卷在篋衍中敢不勉鋟諸板素與先人交之篤而知之切者莫若先生請爲文以序之予因回思抱疾世外已極人之所不堪而先生輒而先生轉以閒歲月得優游風雅成不朽之業則天之曠先生未必非天之淬礪先生也山川生色後先輝映舟屋其不孤乎若鵬尘世居諸謾拋棄於車轍馬蹏之下憂患日多讀書日少雖而自炯炯而猷然失志學日就荒且對流水高山而滋厥也其何能知先生之詩之大哉然憶先生晴昔之爲予言者曰少與友人焉君常同學詩其詩化臭腐而烟雲徃甚以後人不振詩稿與人琴俱亡言之太息然則後人不振而湮沒其父祖之著述者豈少也哉如曉村可謂賢矣予是以感而序焉云。

雲客名翔鵬今著作零落僅從別載集錄其普安道中七律一刻入滇詩習誦此序益悄然

評確

精妙語眼前拾得絕類揚子

月斧雲斤琢肺肝

洞虛子嫵世之逸才也讀書有神悟不以書悟文以神行不規撫他文而爲之吾惜其隱於滇南而且死也使洞虛游歷及天下文當益奇或難之曰文不游歷於天下卽不能奇乎予嘗然曰誰爲文必遊歷而始奇然吾嘗觀古之人以揚子雲之好奇文能爲其奧以博以司馬子長蘇子瞻之多才文能爲其雄以放未嘗不得之於游而猶以不如鄒衍張騫之徒汎覽崑崙域外之奇觀於人世不經見之境而皆得見之於目而發爲文往往以爲憾誰謂能文不以游而益奇乎今夫山川聰明之奇也而文章之師也耳目者聰明之器也心思則聰明之府也山川終古日月光氣日新耳目終身日用而聰明日出以山川日見之器入耳目日見日用日出之器兩器相濟而大文章出焉山川日役人耳目而不知耳目亦日用山川而不知也而耳目有所不至之隱聰明至之則文章亦將至之矣持此以論洞虛之文一皆聰明之所爲而卽有所謂山川者以神乎其用則亦不必游歷天下而文已大奇矣洞虛著墨雨樓文集吾讀其太極陰陽鬼神風氣諸大篇灑灑洋洋千百言有子雲之奧博兼以子長子瞻之雄放始以爲自成一子繼而求其所以率會諸性理之精言旁達之以別義亦朱程諸子之所樂道也古人謂莊子與孟子相遇必有可觀又朱程有理學而無文章韓柳諸子有文章而無理學今讀諸篇不可合而一之矣乎吾又竊評洞虛所著文優於其詩詩則古詩優於律詩文則古文優於時文以洞虛之才如風馳電掣之逸駒非詩律與八比之制所能羈絏故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亦不爲時人所樂誦然而天下之能律詩與時文者固未嘗少也古詩與古文世以爲難焉耳洞虛如今死矣十年矣吾向與人論文介以鄧思伯之知文輒相視而笑互相賞析以爲娛乃今思伯死而吾無與爲質矣仲甥我山請予序而欲梓之吾乃復品隲之不爲苟譽洞虛有靈復掀髯而長笑也

雄以放

天啇子集應遜甘英鶯之氣先生此文亦奧以博亦

橫空排蕩起後半幅文

自謝存裴先生視學滇南人文日爭上一時名士能文者二陳尤傑出存庵高潔有矩則文孫文特奇雋一字句不苟同於人庚午以選名士通雋無虛科存庵最晚乃得第文孫遽貢卒以才尤雋以選尤屯亦文人之公恨也余少好文孫文不多得見近適得羅青堂集讀之標舉上之韻語出莊人列一運之爲時文視湯若士張小越而猶過之蓋筆墨之性生與人別也文孫從孫仁辟拔貢來成均索余序其文欲問世余因謂仁辟曰是文得之天者勝歟抑亦得之地者勝也吾滇安寧溫

泉甲天下升庵修撰品隲無虛言又楊文襄公產溫泉里發山川靈奇鍾爲名相青華未盡至今猶爲文人雕不幸不遇然後先輝暎此中有人何遽不爲山川之靈之大幸乎竊嘗比似溫泉之境文孫之筆牘也文孫之文溫泉之壑谷也有涉溫泉之境者懸巖邃壑玲瓏嵌空方十里之間冷翠幽芳耳目不暇思文孫不見忽見文孫之文焉未涉溫泉之境者讀文孫此文如彼所謂溫泉之壑一一仿象一只履閒大可臥遊而不厭也文不必涉溫泉之境也

境似奇名文以妙傳性生既別而椒橫梗自成一家法不傳者蓋而顯矣

原評
崭然而起

原評
提譜之重

原評
應重字

文章之榮且不可以言繼述何況世祿詩書實爲繼述之本

修家譜序

張　漢

吾家舊譜自一世始至十世止先端毅公暨忠介公輯之先大人纂成之且序其前手繕一册傳之後十世以上班班可考無斯譜世系幾不可識也家譜所係綦重矣顧世系秩然而每世本支間有失次傳誌亦簡畧不肖漢復蹙正而詳記之踵成一册欲刊之木以頒族族訂詞後凡十年一輯是時修家祠龕成譜亦大備上治祖宗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收族需於是係之不肖漢則慨然重有所感也攷傳所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非世祿之謂而古人稱孝之最大在

循分而繼述非徒區區炫文章之譽互相聲帨之爲榮也然以吾觀我同宗人士之子十之三農之子十之七往往追溯其所自來有與高曾與其祖幾惰然不識其名者詩書之澤之寖微安所望於繼述之大舉進而講三不朽之義乎漢於是修族譜成進我宗人而申之曰詩書之澤不可替也讀別子爲宗繼別爲小宗我忠介公小宗之初爲大夫者上之重三不朽之大又次之即世祿之不朽與爲文章以名世胥於公乎發之若無詩書族不將日替乎吾與若觀於嘉樹焉豐其本榮其枝生生者將不可量封而殖之知樹德之莫如滋也漢所

修譜又自十一世始至十五世止
一因家譜所係之重而有感於詩書之澤語長心鄭重
其意後人之意深矣

撫松吟詩序　張漢

松聲之最清者也其在於人有如其詩之聲焉陶隱居聞松欣嘯以爲快適或有得於是音處士淵明撫孤松而盤桓詩所以冲夸澹適也鴈乎此家退庵先生所以名其集之意乎先生弱冠舉於鄉不受僞官亂既平乃仕官博士四十年日日爲詩詩有唐人之遺往官吾石屏而既嘗開其教矣昨年先生積俸入例請於部得魯之濰邑當事又謂先生齒及七十餘不利治郡令以老辭李方伯劝价則謂先生昔不附僞逆有貞節不可擯棄疏請乃遂行比至濰又不及期即引退後凋之節經

老彌茂先生其殆與松爲徒者歟我思古人益亦陶隱居晉處士之流也抑先生籍滇蒙化郡家于筆松阿萬爲然數椽屋舍眞隱者所棲息先生乃喜吟詩鼓琴復工寫山水形象書法亦蒼健入古自是將終老筆松不復出矣今年春吾叔舅自濰來先生命持其詩若干什屬予爲序予誦其詩謖謖如勁松下風又于松焉得先王無言之詩與無絃之音也吾師乎吾師乎且將過筆松而問之

月槎先生有郡門送人詩慨滇南詩文失傳末云西

南文獻在筆松借君錦作採風使可知筆松阿中玉人不凡今讀此序更上一層

又關合入妙

嵩山爲五岳之長在天中爲最尊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名臣所孕毓也乃至於今文人傑士應運而出亦往往不絕嵩陽書院在玉柱峰之麓嵩山之右臂也舊聞是院爲道宮五代周時改爲書院宋至道賜名太室貯九經是歲河南守臣上言有甘露之瑞復改今名金元時又廢爲道宮明嘉靖邑令侯秦跡故址建二程祠尋亦傾燕　國朝邑令葉封改建故址之東南祀提舉勾管其內邑人耿宮詹逸庵先生復增置制益濶葢宮詹理學名儒也自學校廢而佛老熾不獨無識如婦孺崇信佛教易溺其說即學士大夫亦陽儒陰釋隱而與聖人敵非毅然明斯道之正必不能破庸陋之見使天下逃墨而歸儒道宮之易爲書院也其諧聖人之徒識之正而力之決矣乎予八嵩陽書院不禁俯仰流連而三致嘆也先是登封傅進士林宗枉顧予署謂伊主書院課諸生積課若干首欲假予序行予因至登封爲序應其命葢嵩高峻極爲文自有特拔之氣予因淡爰而論次之且進諸子于堂告以崇儒而闢佛吾道在是邪近二程故居其流風遺教至今

原評
掇唱有神
兩行併作
一句讀
筆力老健
亦有姿致

原評
書院道宅
之興廢亦
吾道絕續
之會所係
不小
崇論閎議
大氣包舉

原評
應嵩
原評
要言
原評
應二程

煥溫逸叟圖序

煥溫逸叟圖吾臨安　鄉宰鷹先生遺像諸公圖序言既詳矣予守河南時先　生令子之松來爲鞏縣令鞏于河南爲緱邑亟相見道家世特詳不數月之松解官去比行以圖序屬余余周覽前序懼複所言獨傳保孤一事甚矣先生之行既仁而且智也當殘明多難吾臨鼎沸陷城時人命如草本欲斬艾則斬艾之耳先生能脫兩兒子急難又匿族子三孤于石屏刺史輿几中遞逃入屏而卽寄養吾屏土三孤悉長成先生每言此事未嘗不唏噓於邑而泫然長流涕也雖鄒氏先德鱗褀既固

非先生不能保三孤如其萌蘖俾日夜所息雨露所潤苗長櫚枝子斧斤既伐之餘以至今日取材鄒氏有蔚然如林之日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三代而後諸葛君之謂乎先生以比葛書其櫚其易地皆然者歟至先生有道而文爲臨人矜式其生平予不殫述獨錄其大者重者并繫以詩

事爲人所難能文特借喻發揮機趣洋溢後段以諸葛作贊亦因保孤一事而言毋謂儗不於倫

原評
倒折如强弩之力

新安呂氏族譜序

張漢

新安呂氏族譜井銘誌譜牒徒以記秩則新安呂氏在中州亦稱第一張子曰譜牒不以是重也呂氏譜牒有足重者積累曰德行發皇曰專業綱維曰忠孝曰節義根柢曰理學英華曰文章大司馬忠節公以還班班可考乃至於今呂氏子孫寖析寖遠而日繁大譜詳哉其志之矣侍御敬之公忠節公之冲子也每念譜牒佚廢忠節公曾加考輯又文多缺畧不備爰是遠稽近考起例發凡凡十四册其孫孝廉揚孫次第而踵成之以問梓人印數十册班族泉井井有條列版以遺予且爲書命予曰吾寧爲之序予考呂氏四岳之裔也虞夏之際封於呂至周乃大史佾文王親且卜繇曰所蘘非龍非彪非虎非羆所蘘霸王之輔乃子淵得太公命後車載歸厥後左右武王有天下東封於齊世有其國太公姓姜氏從封姓實呂出自洪以來呂氏爲盛宋之最盛者則爲文穆起洛陽新安呂氏乃文穆第六子居簡公由新安科第爵秩與宋時比烈而所以積累所以發皇所以綱維所以根柢而英華者亦異流同源既博且厚又悠以久如此乎其光以明也嗚呼譜之所以可重也歟至諸牒所載雖述本原譜敘帙亡思深感慨則侍御與孝廉之有同情甚孝經之義也昔忠節公感十六芝之祥傳爲瑞應子孫世其學猶世其德譜有自來始於親親而尊祖而敬宗而收族無非有懷二人之意其作述也其志專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於是譜得數世

原評
氣骨拔而充沛

原評
以孝經大旨綱要

雅健深氣體古穆

十年吟序

予在館職之十年也。及今追憶。莫榮適此十年。亦莫罔蹟此十年。予嘗於詩發之。計數得一千五百十四首。集古詩四百七十首。夫古人謂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大概以成數言耳。而左思陳琳之徒。作賦皆以十年成。張子□□學基面安。以十餘年計。古人好學大概如是。追而上之。雖孔子之生知。其爲學亦十年一進。嗚呼。吾之十年。竟何如也。上之不能追孔子之聖。自十五志學以迄於成。次之又不能學張子之學。降而下之。亦不能賦左思陳琳之賦。讀書養氣十年謂何。悠悠至今乃自多其十年之詩。慥然自愧。徒吟詩之十年也。又多乎哉。自今以往。吾不知十年以後。又何事也。

簡淨直白自有道氣

菱棠吟自序

以好吟之人。忽置之劇郡。炎胥旁午。案册紛如。方有吟興。吏以他事進吟輒止。然而心無如好吟何也。夫古者學士文人。如韋應物元次山白蘇歐陽之徒。亦詎不就外郡而吟咏往往不絕。豈其時政尚簡易。殿最之例少弛歟。抑其人天才敏絕。如左書圓而右畫方。可兩兼之而豪無所難耶。予自入洛來。書史皆廢。吟咏每不暇及。往往行縣之餘。車中無事。輒偶觸而吟。遂退而書館舍。久之成集。乃名其集爲菱棠。吟蓋甘棠吾愛敬久矣。吾愛之敬之。輒欲私而有之也。夫私而有之。若在在有之。若在在有甘棠於其舍也。吾名吾舍爲私而有之若在在倚棠而吟也。在在若倚棠而吟。是無棠亦有棠也。吾名吾集爲

頓挫蘊藉一往情深

吾宗理學最著者宋橫渠南軒兩夫子宜陽家恩叔先生亦伊川高弟有明之世滻池蕢月川而後則家抱初先生距今百有餘歲矣予行縣過滻方懷想風流適有生其立途次挾册迓予前而言曰我固抱初之後也先抱初公舊有祠今廢所著洗心錄四禮述印正藁諸刻俱不存存者僅此緒本耳予授而讀卒見所論著皆發明性命之言讀年譜聞其幼小時尤異先生生而洞見五臟其尊人見而驚詫不欲舉其外祖父曰此異兒也吾聞薛文清公如是尊人始舉之自是二歲即能讀三

歲能書五歲能文字學駸駸乎日益方先生幼時與諸兒戲畫地爲城郭形狀外方而內員先生曰非也我聞天員而地方天包地之外盡員外而內方乎聞者驚異自嬉戲時已抉乾坤之奧義矣比長學成凡一言一行動中矩矱用是上嗣三張粹然有道吾將異世而師其人惜所論著記者文詞之不潔也予再過滻乃進生而語之曰先生書固可傳惜記者詞不善吾又無暇爲芟繁就潔盡待諸且建祠刊書力未逮時滻池劉令方修書院成予題曰文中書院謂文中子曾流寓予此又蘇子由曾爲滻主簿爲宋文人滻人士宜追祀而師法之示所尊也今議書院成請增置二木主月川左抱初右令朝夕講習者讀其書而師其人不愈于崇祠而特祭者乎生悅吾言乃退漢於是懷思滻士又復慨然也滻自予由主簿之世距今五百年遥想當時從其遊者必有文章特達之士興起一時乃至於今滻人文獻徵極矣祀予由而追師之伸有所蕩滌性靈力求先正振衰起敝或尚有日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月川抱初之徒計日復起也予因序抱初集欲藉以是言告之

敘事高老串捕無迹後晉廻翔容與聲情與氣味俱

永鄧陽臧陽道瀛識

滇南文畧卷三十一　終

序
國朝
孝鴻編自序
懸水山莊詩序
劉蘭谷詩序
向正存詩集序
呂宗華使黔詩序
澤州陳白村詩序
趙葭湄戒軒詩序
王子京詩序
送楊明遠任始興序
送何石明假養序
儲六雅存研樓古文序
胡襲參時文序
奚溯崙時文序
嚴章川刑鑒序
河南郡志序
續盧氏縣志序
家史傳記序
旌表李節婦詩册序
毛雲貽制義序
書目序
鼇智餘草序
杜舜夫六十序
徐子健壽序
周母壽序

萊陽初顧圖　點題渾括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落墨鄭重

金匱楊芳燦蓉裳評閱　原評
保山袁文揆接時亮　參纂　不計報應
蒙化張登瀛蘧園仝　跌宕生姿
昆明王　時際齋校訂　情致纏綿
太和李　華崇實校訂
太和胡之銓彥聖同校

國朝

序

孝鵠綿自序　張漢

人子篤親則昌。不篤親則不昌。世之爲此言以勸人者。理固有是。勿如其以報應論也。報應之說。所以誘中人。欲篤親則以昌歆之。恐不篤親。則以不昌威之。聖人不以教。聖人之敎準諸理。抑準以一氣相感之理而已。今夫上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身則親之枝也。荀子有言木落糞本。吾取其說焉。蓋木落必歸本。本卽以糞本。本厚其力。木之榮且滋。甚一氣之相感也。彼木也何心。將謂欲榮其枝。乃有養其本之爲乎。子之於親。一氣之相感也。天下篤親而不昌其身。或有之矣。不爲親而昌其身。吾未之聞也。然而人爲人子者。務篤吾親焉爾。吾之少也。嘗有志於是矣。聞古之篤親者而愛之。聞古之不篤親者而怒之。見今之篤親者而愛之。見今之不篤親者而怒之。愛怒之心不止交情引

語諸切而意微婉。自足生人孝弟之心。不止文情引人勝。

懸水山莊詩序　張漢

人生易感者無如讀亡友之詩人生所重者亦莫如讀亡友之詩讀其詩而感因以其所嘗經之地與所與游之人所閱之天時所歷之人事皆歷歷尚在目中而奇欲與賞而疑欲與析其人與其骨既朽而不可問如是則感生讀其詩而重之則交非必心深相契之友詩非必心深相許之詩亦必簡取而存之存其詩蓋以存其人後死者之責也若夫心深相契之友與其心深相許之詩則詩尤重懸水山莊諸詩所以往復洛誦而不忍釋感亦不能以自已也青陽九華之山天下稱尤物吾友吳七雲先生家其麓愛山有飛瀑之勝因名其莊生平多東崖之詩因名其集猶彼九華吾不得而見之矣見先生之詩可以天下之尤物歸之亦詩中之九華也先生與予同第　萬壽科是時同科並同館職者爲詩不下數十人而任香谷、唐赤子、萬宇兆、劉洵南、陳聖泉泊吾與先生尤善聚首言詩凡十年嗣予就外郡先生不數歲積官至宗伯予方應　詔上詞科先生不起令嗣恬齋又與吾同官史署因出其詩全集凡四冩屬予一言弁於簡予愛其詩固不得辭也恬齋還歸青陽有日矣家祭告乃翁請陳詩俎豆公冠之旁致我序詩之慨然亦有感乎言中之意且告之曰故交零落詩道日衰往與言詩僅有香谷、赤子、宇兆、洵南、聖泉泊吾此數人者至今尚在人間也

簡勁肫摯古誼古文

原評　雙題

原評　兩意束住

原評　敘九華一筆轉入詩　雋妙

原評

劉蘭谷詩序

張漢

昔人品唐人詩杜李韓鼎而三之近世罕及韓儷衡杜李詎韓子詩名以文掩乎夫韓子之詩即韓子之文也相其開闔頓挫一以浩然之氣行之詩何必不起八代之衰與杜公抗行一世特以杜集衆詩之長較韓詩尤有文采有風韻故人多誦杜而悅之而韓亦不可少也試論詩于孔門杜既聖矣韓亞聖之配也有吾與點也之意嘐嘐古之遺狂則其惟李矣乎顧或者謂詩必學杜聖不可能也李詩有才或可至吾又以爲不然後世學李詩者東坡放翁似已然蘇格終下李一等陸才又下蘇一等其他學李不至于李一流爲雄霸失詩人溫厚之旨不則入于滑稽又少大雅之度其去李將益遠甚矣神仙中人之不易得也居今之世能以杜詩爲正則循循士途苦心誼極絕不問世俗人之棄取亦不顧文采風韻而爲之直欲自成一家以名于世吾目所見亦罕矣往吾見武進劉菁函而畏之今復見宣城劉蘭谷先生亦同具此苦心也往食其名今讀其詩不大厭吾之所嗜乎蘭谷舊與江西黃靜山言詩久矣靜山詩吾未之得見觀所論之慎或亦杜韓之徒也陪靜山以吾言質之

韓子之詩即韓子之文韓詩如亞聖之配此種評論皆夏夏獨造敘蘭谷詩止或亦杜韓之徒句一點而蘭谷之身分自見

正存以憂歸成都經今垂三載吾既祥必有詩詞見於詠歌時時望寄予不果風雨之夕予思正存右詩懷之又未及得達詩蓋謂成都古形勝之國浣花溪在焉杜名人說來亦是文家烘托法此篇須玩其淡處伏案杜中照應閒處著議論寓規于頌之妙

原評 以懷正存之詩之意矣予詩於古人莊無所得輒日日好爲詩繼自今就訂正存願與扶李杜堂奧而進之學未必逮古人而志不可讓古人則吾生平之願至二公各擅其勝亦不必低昂品騭如楊升庵脩撰所謂李似史記杜似漢書兩得其平矣至謂二公互相譏彈以吟詩之苦爲諷少陵而以句似陰鏗重與細論文之言爲不足供奉亦世俗人之見恐二公家奴猶生出語世人吾主人意不如此則世何稱焉而世爲此說又紛紛久矣余因序詩附爲辨或曰東坡放翁皆學李黃山谷學杜二公之詩至宋末嘗絕吾恐學之亦買櫝還珠耳二公可學而至耶

原評 上言正存遊學李杜此言李杜興起正存兩兩傳神千古如見

原評 文有英發之氣

學未必逮古人而志不可讓古人是月槎先生一生得力處其與陳存庵書云君子用世爭窮達不爭蚤莫於出處間尤爲見道

原評 以懷正存之詩之意矣予詩於古人莊無所得輒日日好爲詩繼自今就訂正存願與扶李杜堂奧而進之學

原評 氣度岸甚

原評 者作結收拾全局煩波壯瀾却非喧客奪主

原評 以評李杜詩之苦爲諷少陵而以句似陰鏗重與細論文之言爲

原評 妙絕倒六一

謂正存之詩爲李杜之補且爲成都紀遊詎不可也詩吾樂誦之詩吾亦樂得序之吾序其詩之意又卽吾所

呂宗華使黔詩序

張淏

今天下詩人呂坦庵湯西崖兩先生吾師也其他彭禹峯程石門粘質夫丁雁水田山薑孫菽山張匪門李巨來崔梅餘史蕉飲吾亦嘗得其詩而誦之天下尚有詩人此則論入黔之有詩者乃今又得呂宗華先生入黔之詩先生吾師坦庵猶子也其尊人天益先生青要集詩亦與吾師埒以故中原呂氏有家學羣季皆能咏而先生諭黔而爲詩尤有關治理蓋宣上德意以觀風俗而格苗頑又非區區登臨嘯咏之事然而山水之靈役人而爲詩則勿怪乎其工也王陽明有言天下山莫奇於雲貴吾嘗躡之謂可破灰堆糞壤品隲黔山之言予亦嘗六過黔中屢有咏吟矣以彼關嶺盤江犀牛潭飛雲巖張三丰影壁文德關諸勝詭奇怪特彼詩人者方駭而愛之願少之乎雖然山水之靈役人而爲詩未嘗神不鍾於人而爲詩彼屈漁璜張志尹陳聖泉潘元亮王犀川諸太史者相繼起黔中吾愛誦其詩久矣先生有采風之役或未嘗不心儀其人也

簡峭跌宕尺幅中具有方丈

黔中周漁璜詹詩已有刋稿其張陳潘王諸公詩微此序世竟不知其名又如序懸水山莊詩兼及侄

原評所關者大

原詩轉入黔創轉宗華

澤州陳白村問津集詩序　張漢

予少好爲詩白首其中於詩之義辟河漢無極也陳君白村一日忽過予出其詩下問自署曰問津集予讀而好之笑語白村曰是知津矣吾以君爲異之問曾於予不知津者之問雖然吾聞之詩有源焉古者三百有五篇如黃河之水之自天上來也流而爲騷沿而爲選訖唐宋至今流彌支而彌漓爲詩者不可以數計而世之稱詩者率以唐杜甫爲淵海詩備衆美海納羣流觀之者難爲水也彼其詩曰汝瀾獨老成此一語可窺其涯涘矣而窮恐學海者不至於海終亦向若而歎問詩其

問諸水濱乎亦不必於詩問詩也白村起家在唐魏之間以彼二國在三百五篇中亦仲尼所許又況以詩屬商河以西之風教至今固殊絕也白村能爲醖雅雋逸之音而不好爲詭譎之語以及纖穠靡麗之句彼其詩自得於天也其亦有得於地耶抑白村與予同歲官中土後同歲棄官經十有二年而復會京師日南坊之南對宇而僑居以昕以夕得以商訂風雅之事此豈曩日併洛之間浮沉上下於狂波駭浪之中之所計及而猶有斯日乎閱宦海之茫茫卒有岸可登而歲年冉冉又如中流之水日逝而東而不能爲我少待予不覺悵然如流水悠悠不盡

原評
詩有源頭文氣亦有汩汩然來一往莫窮之勢

原評
感前感後感懷良深不脫流水而文氣亦

趙葭湄我軒詩序　張漢

往讀何石民詩以我堂名其集今者趙君葭湄又以我軒名其詩屬予爲序聖人無我二公之意何居若曰我自爲詩我之詩我自用我法而已而吾獨謂我之爲我葛物皆備備不僅以其詩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貴亦不徒以其詩也我有存於詩之上者予與昆明趙葭湄交垂三十稔於茲矣往悅葭湄温雅有態度味沖夸而情復懇摯落落無塵俗之風詩亦如其爲人予意吾滇才如葭湄者可使之出入禁廷以詩而鳴國家之盛亦吾里黨之光榮而天乃不置諸此歷年徒理卅先塵者不處矣而悔吾一言析與言詩之晚也記吾鄉先達

王子京詩序　張漢

吾鄉先達以其詩鳴者王疇五、謝昆皐馬宣臣、及家明遠、幼僑趙亘與李仙蟠段浴川晴川尹西民孫南軒何石民、甥何玉山予往同官在京師酬唱酣飲甚樂也予出就郡斯道遂廢十三歲復起予爲官盡諸公無一人在京師者昆明王子京先生向未與同官凫耳詩名今官在京師同注名杜下謂老成零謝得一人不孤而子京乃不輕言詩予近亦倦吟漸不理風雅事一日子京示予詩乃信於詩其最善鳴者喟然曰是可嗣響於鄉者爲詩亦各自爲家疇五似玉溪南軒似玉川昌谷名尤著子京乃不爲玉溪之綺麗玉川昌谷之奇崛味其所言似寢饋陶謝王韋之中而得味外之味者蓋疇五以其綺麗爲詩之至味南軒以其奇崛爲詩之異味於子京乃得正味焉是何沖夷淡適一再讀之而津津然其彌旨也隱知此者又往往而鮮能之矣往者予京雋丁酉出臨川李穆堂先生之門初命爲縣學官逮事滇撫江陰楊賓先生江陰知人有精鑒樂與之言安溪相國之學臨川亦以其才識卓練謂子京吾老友不以弟子夷之兩公器重皆不盡之以詞章之學吾乃郎詩

原評
皮上如聽
山陽之笛
有曲終人
不見江上
數峯青之
妙

言詩以進窺其爲人之蘊與期復有深於其詩者故序
其詩以志嘆鳴之意與之歌伐木焉回念王謝馬諸公
文不覺踏然而神愴也
文情纏綿悱惻評嘯五王公詩亦確惜昆皐諸前輩
詩多散失風流頓盡矣

揭出志字

送楊明遠任始興序

張漢

癸亥歲吳藩初平　天子以滇南阻聲教八年　詔特
科補辛酉鄉試石屏明遠楊先生高才獲雋一時稱得
人乙丑屆南宮復兩偕計吏不售官博士三十年非其
志也吾滇廣西府瀕于邊官其地三年得峻擢教授例
得知縣去歲先生引此例請部報可得粵之始興今秋
來京師謁　天子于西苑試詩文先生固能詩得　上
旨果用其志將大展今年甲子方一周髭髮黟然自謂
得官遲有不釋然者予惟士君子仕進類欲及其早而
朝廷用人則以老成多所更事之人爲家國生民之福

記云四十仕艾卽曰還而五十日服官政

老成多事之謂原評立論精宦人者爲衙蠹無悞官事

二者常相反卒之收效在此不在彼蓋年少則恃才恃才則氣矜志傲不諳生民之利病物力之艱難事事恣其所欲爲百里將不能托而老成多所更事之人久志當世不得展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譬如良醫閱人多則智慮益出謂劑合節應人必無錯悞古人謂仕宦忌于太速功名忌于太早明其所以然之故也　天子御天下五十六年聲教四訖人才蒸蒸然出菩州科第倍他郡通計九十有五人前爲郡縣已十人年來奏最入　中朝厘給諫盧先生一人外此無聞或者氣數之故抑出之人爲吾皆不能測今登仕版者又七人皆

卓以庶方　力譬氣

是何等規勒原評結志字筆弥老

時之傑物極必反當在此時予汲汲厚殖而志在進取以彙而征峻擢將不可限量而尤惓惓首望于先生以其尤老成而所志者大也臨行書以爲贈言

前半故作縮筆開出中一段議論浩氣奔騰如龍蛇捉不住慰明達正是蒭明達後以一點作結局勢疎密相稱文品當在韓歐間歐陽道濬識

送何石民假養序　張漢

往讀小雅四牡諸詩以將父將母作歌來諗上採其情而代言之也載觀北山捣羽陟岵諸章皇皇以不得歸養爲恨雖怨而不怒然而怨矣夫成周之初其臣樂爲君使上乃採其情而代之言其後臣不得養上之人率不之問也又羈縻之使勿去漢以後逢萌陶潛梅福之徒有挂冠以逃者矣至歸養吏稱李密廼請然後許豈遽不苟其行耶後世有擅離職役之條而負祿之士遂後盡忠不能盡孝自解何微於性也吾里仕而請養者平江許令文叔吾高之闢平江而起得遂昌何令石民之治遂也興利剔奸釐然有條理而不苟取於民瞑興諸生論文閒者咸折撫軍知其廉且能也命代篆宣平瑞安兩邑兩邑事煩不如遂之無累石民補掾其間不遺餘力事悉理昨歲得上考以忌者一言寢其事石民慨然曰位升與沉命也吾父年八十五矣吾亟需升斗養耶盍歸乎來上書請於　朝報可然後去始之欲請養也恐聞者撓其事吟上書撫軍久而民覺兼程赴撫軍門泣籲約二百餘人撫軍謂疏已上不悔比其去聞有扳輪以卧者治遂大善吾愈益信又恨不得

親見其事也　天子以孝治天下乞養者必得所請蓋
一子方許終養近例親齒八十雖有昆弟之子亦許乞
身而歸石民援例請奉　詔封之命以去所謂養之以
祿耶而善政噴嘖遂人士之口是乃不負父訓以不負
吾　君吾民又爲以善養者視區區升斗又多乎哉今
夫廣土衆民中天下定四海而王君子之樂不與存得
一日之養雖諸生白首持一經奉半菽於高堂亦抱至
樂而有千古矧以仕去位逮親存者石民此請北山大
夫及唐魏仕者將不能釋於其懷而苟生逢小雅之世
吾猶以作歌者徒採其情至快然使所望之克副未之
或有石民而克副其望也詎非人子之幸而　聖天子
之仁耶比秋歸有日其從弟自京還遂吾以序歸之文
叔聞吾言亦必以爲快也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九

一氣舒卷議論條達一辦香在六一先生久矣　原評
氣魄絕大鋒線極密猛讀無前中饒有紆迴之致昌
黎而後此足嗣音歐陽道瀛神洲識

儲六雅存研樓古文序

辛丑之役禮闈與分校最後得卷峻潔似先正奇之嗣
讀五策精核疎古尤不類時人所搆上之主司大激賞
卒以壓卷啓封注名姓知爲六雅一時胥噪謂是榜得
人然而有忌之者是科榜多名下士論者又謂國朝
癸丑己丑辛丑爲三名元此論興忌者口益力比殿
試不得置上第讀卷者則謂是卷歷有古音亦未嘗
不知其爲文人之杰也闈是館選未授職即有疏奏
格於當事不得上不三年遂引疾歸鄉望屢檄詔之不
肯出自分以山林著述老於世也歲甲寅冬予復遊及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十

吳越紆道義興造其廬晤語驩甚時別已十年六雅齒
七十執禮猶恭甚予曰是謂老友不當在弟子之列矣
有於是之拘也於是拳舟城陰三日夕相與揚搉文藝
上下古今所見聞多起予旁及當世之務亦未嘗迂濶
遠情事中有所抱惜不能畧行其志而措之子世也自
是別後著述日益繁常以遺我及今十年家益落耄復
善病猶嗜書史如飲食不輟昨年冬乃棄世去予心慘
戚恐沒世以後不復見斯人他無論文之人也六雅門
人夙多名下士萬編修星煒吳給練南溪名尤著淵源
誼亦最篤時奉治命劇金鏡存視樓古文自餘首將校

收拢上文一波三折音流簡外有神

原評　再振一段有氣力

遙應起筆

仍以文叔作結

從此天更無知音今同慨

星鍾來書謂及門諸子僉欲得予一言弁集首予因憶往日與六雅論文意有所契與諸子述之六雅之文欲自成一子一字一句務新雋不苟襲於時人以故經史而下旁及國語國策外傳叢書及諸子書中僻奥詭特者無不搜究以爲已文論者或以使事多而取材富爲文之類殆未達夫淮陰將兵之善也吾聞之氣之充者物畢浮氣足舉之而能勝也冶之工者物畢化冶足以鎔之而能精也六雅文不自嫌其多而出之以淮陰將兵之意以若所好似近孫樵劉蛻之所爲而以史漢八家之逸氣行之是以工與力悉敵至於醯焉而能肆六

一句宕住旋用開筆收合古文神境

逸氣二字尤有體驗

雅自成六雅之文耳譏彈何問乎今夫生人之性嗜好別則酸鹹殊雖善調味不能壹其味以調天下人之口而各得其味者則有味外之味共嘗之則共契之不以問之異者之人諸子存吾說於集中或以其同者也請質之天下同嗜六雅之文者

疎暢中自有頓挫後幅論文尤罕譬而喻

胡襲參時文序

張漢

古者鼎彝刀劍之屬與後世異製原其初亦愚夫愚婦習而識之者耳後世事淫奇尚彫飾而古製亡間有存者輒詫而異之乃有識者爲辨其欵識指而自之謂此爲誰氏之器聞者亦詫而異之究其初寔古愚夫愚婦習而識之者耳究何異也唯口亦然饜肥甘者薄太羹元酒之味惟耳亦然悅新聲者聞韶護而欲卧矣士之於文章也亦然吾門人胡子襲參往鋟其所爲時文行世集既成復續四十餘首問序於余襲參之問序也豈非襲參七應有司試俱無人薦丁酉之役予識而薦之

東土人往求東土求西天求經亦猶諸途人笑人相視大笑而各返如是

原評轉入文章

倖而中之必能道其文之所以然乎夫襲參時文古人之文也有蒼然之色如大器之不琢焉以爲味而味之有太羹元酒之味以爲聲而奏之朱絃疎越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吾評其全集較闈中制義又高一倍乃日愛玩至欲忘眠食世之人誰不同此口此耳此目乎何薦者之少也吾鄉能文之士有陳錫文孫焉文閒逸雋峭詰以襲參子往長而愛之以爲不及文孫獨不遇襲參子得而薦之倖而中之視文孫之不遇不爲尤幸乎吾乃於是恩文孫不置也今夫士人之窮通命也而文章之遭遇亦有數焉不能定然而能文之士獲薦而中

原評突出文孫

（襲參心深相契之友與襲參同心深相契之筆墨也）

（錫文一餘紀事詩忽補入）

原評往復不已

之天下人共快之能文之士不遇識者不得薦而中之天下人共憤之人心之所同也襲參吾既薦而中之聞者無不爲彼快之乃一薦而中四試春官又無人復薦之聞者無不爲彼憤之吾亦且爲彼憤之匪私襲參甚矣知己之難也安得襲參再薦而中之安得天下之士有文如襲參者盡獲薦而中之將天下有志學古之士尚知學古可爲也彼不薦襲參者乃以能薦襲參爲異耶

原評　結亦冷然

機軸氣息頗似昌黎歐陽道瀫神溯謚

原評　一東

原評　總提

原評　轉溯崙

谷士而遇知己古今快事能有幾人此先生所謂科名之隱耀固可慨然長江大河有限焉天所以限南北何地無才世乃多以方隅爭雄長陋學得聞大道南北兩地相濟而後有成自古而然溯崙矣

原評　溯崙一束

送崙時文序

張漢

僕在館職垂十年以得賞佳文爲幸。丁酉之役得胡襲參宗緒、姜賦山湘、庚子得奚溯崙源、辛丑禮闈則得儲六雅大文置第一。復得李奕夫開葉、鄭孟孚佑人、彭克家仕商薦而未售得帥宗德念祖。庚子之得溯崙也主試事屠艾山先生亟賞其文置第三。溯崙以南卷入京闈是爲南元嗣是三科不第丁未閒報則得第二人予喜而謂客曰。此溯崙不能嗣六雅而元耶客曰。其名嗣若有感焉士果名士能爲文得遇知己不必爭第一人也古之名士不獨董思白、黃葵陽、陳大士、黃陶庵諸公不以第一人傳即東坡之於歐陽文忠亦不以第二故貶聲譽其文固千古傳也因問溯崙及七子文何如。吾子何好之如是。予曰是非予一人私好也今夫文章之判南北如有限焉。晉人謂南方之學得其菁華北方之學窮其枝葉而吾師呂坦庵先生則謂司馬子長生於北踰江蹈淮而南文益奇子游起南服北學於聖人之門乃以文學得聞大道南北兩地相濟而後有成自古而然溯崙如幽巖鑿蔚然深秀刻畫欲成一子至於出神入化

常熟嚴韋川先生纂刑鑒既成屬予爲序客在予舍讀之問予曰天下可鑒亦孔之多奚獨刑之鑒也予曰嗚呼韋川先生蓋重有不忍於此故爲是鑒也昔夫子謂政刑之效淺於德禮非謂政刑可以盡廢也德維生長辟春夏而政亦載德以行禮維肅殺辟秋冬而刑亦準禮以定王道不可廢政刑所以濟德禮之用也帝舜之世以火以水以穀以教以刑五臣相因而治缺一不可乃或者謂禹稷與卨遞有三代柏翳之後秦并天下不能久最後趙宋有天下告繇之祀僅有英六國以刑之故予獨不謂然昔者于公治獄多陰德且欲自大門閭以下容駟之軺豈比告繇於酷吏以爲遜於三代之祚乎執是言之鑄刑書者羊舌肸以爲非孔子亦不以爲古之遺愛爲兒啼泣於既沒之後矣刑何累於告繇乎或者又曰告繇爲士象以典刑流鞭扑贖賊五者是已墨剿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甫刑謂苗民弗用靈制五虐之刑始淫爲剿刵椓黥即肉刑之謂帝堯用之夫苗民發聞惟腥舜方過絕之使仁必不以至仁救至不仁之事則是肉刑夏商無明文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亦出古文尚書不足據肉刑或昉於有周吾亦不能信

河南郡志序

張漢

予旣守河南郡之三載披郡志周歷名勝未及半時復歎郡志卧而遊焉所以補其缺也客有過予者時時訊郡中名勝予笑不遽答客固問予曰物有物始人有人至物亦有物至舉其詳他郡有能爭勝者罰我巨觥吾不辭客曰何謂物始予慨然曰嗟乎彼造物者何爲者乎無始之始渾渾悶悶吾不得而言之矣自有天地斯有黃河而河出龍馬圖之始也有河有洛洛乃出龜書之始也閼山采金鑄鼎象物鼎之始也金門斷竹觸孔成音律之始也陽虛象形鳥跡我師字之始也有音有

字有律諧聲採風擇謠二南冠之詩之始也他若嶕堯廣成久視長生仙之始也柱下授言道德五千道之始也白馬負經入傳中土佛之始也以問鄰郡有或之先者請巨觥從事客謝未能曰請問人至子曰嗚呼至人至矣盡矣茂以加矣生於斯都於斯仕於斯遊於斯老死於斯吾歷歷能記粤自上古下迄曉今皇也而至犠軒轅帝也而至高辛堯舜王也而至禹湯文武聖也而至周公孔子隱也而至箕山潁水忠也而至龍逢萇弘義也而至夷齊關羽臣也而至嫪人四佐稷契伊傅呂望召伯武也而至雲臺四七史也而至二班司馬賦

也而至相如及賈博也而至司空張華書也而至曰鍾曰王詩也而至曰杜曰李學也而至程朱邵張文也而至韓歐三蘇下至數也而至鬼谷袁李醫也而至盧氏扁鵲辭也而至六國蘇子壽考而至錢鏐久世幼慧而至上卿甘羅富也而至郭況石崇他如山則有嵩五岳之長也水則有河百谷之王也啓母之石世莫爭其奇名伯之棠世莫爭其名漢封之柏世莫爭其壽也金谷平原世莫爭其勝也洛陽牡丹九十餘品凡百卉木莫與爭其王也夫物亦何一非其至哉客於是嗒焉自喪嘿然歎曰有是哉斯郡之勝也予不復請矣客退予述其語書郡志且遺同志焉

排比成文如七發七啓之類亦古文變調原評

奮筆直書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湧出非此滔滔汩汩不足以形容其勝也至其排比說來絕無束縛之弊是何等氣力

續盧氏縣志序

張漢

河南郡在豫省爲多山之郡盧氏在河南郡尤多山之邑山多故席險而負固民生其地性率勁以強然山多則奇峯靈壑拔地而倚天鍾其秀者亦往往多靈特穎異之眷能讀書史爲文章較他邑爲勝夫民性勁以強當思抑之使日化於淳士能讀書史爲文章當思鼓舞而振作之如彼璞玉需追琢焉庶煥然發文章之光以上副　聖天子好文之治而向之官斯土者俱未之講漢承乏河南以來時時以二事爲心以故盧氏強者近亦浸以淳士讀書史爲文章亦日以進而又不得時時與士民接使之盡有所成就方駸駸未能已吾鄉振羽毛君以孝廉爲盧邑長與士民較親教化亦比予倍捷未一年治乃日新比予益有成效蓋盧邑有強族治以子產之刑書士有良材先以子游之學道以故訟獄衰少民安耕作之常風風乎絃歌之聲互出井邑間也今日之盧已迥然非復昔日之盧矣而毛君治盧才期年又調考城令將去盧以所續脩之邑乘屬予弁于簡是時予以解河南篆將賓車謀還吾鄉里矣而盧民之反強而化於淳盧邑中彬彬有文之士尚往來吾心不能舍盧之山予則屢遊歷一二窮以不得周覽徧歷盡發吾

留中磊砢靈奇之氣悵悵然如有失也夫盧在河南爲多山之邑向守斯郡者卒怖其險仄足跡卒不達而予行縣凡兩至時見山水而悅故爲詩有曰擱街笑語兒童喜四十年無太守來蓋親見盧之人士以太守來爲罕遇而如堵聚觀羣且爲快而吾亦不以登臨上下徒爲流連山水之樂也夫邑有人民見太守何必爲快或者以見太守如子弟之得親其父母俾人人獲近而言情爲太守者亦得面命耳提勤宣　聖天子之德威使人人畏神而服教較深居簡出徒煩文告尤親切而周悉傳聞亦易徧而盧崇山四塞壞接西陲得之按行之

餘而瞭如指掌議防議守乃益善且固亦守土者不可畧也于序邑乘存其說焉

滇南文畧　卷三　序　三

家史傳記序

張漢

家史傳記一書予追述吾先世之事所爲作也人家于先世之事吾知之矣當其時耳目聞見因循弗錄過後思之輒百無一二每見易世以後人訊及父祖之事茫然不識其所爲既不能起九原而問諸古人又不能使其先人之行垂其名於後世世遠之家不朽安在則吾不知之矣竊嘗思之物本於天人本乎祖祖辟諸水源也辟諸木本也迴其源流何長蹠其本枝何茂仁人孝子蓋惻然傷之家史傳記一書漢所爲不忍不作也記吾家先世之事漢少時嘗時時聞之聞而遺記復進而問之問而識之故吾生不逮高曾如見高曾以上之事乃至於今吾祖棄世且三十餘年矣吾父吾母及吾諸叔相繼棄世亦三十年吾祖母雖耄猶時或語言及之嗣是祖母棄世世父獨存吾宦遊京師又不得時親左右祖母棄世垂二十年世父棄世亦十一年至於今日矣每憶及先人之事老成俱罄無徵不信不禁泫然而欲泣也嗚呼數典而忘其祖傳訛其不嗣周公古稱達孝則以能追述先世之德播之詩章使人歌咏周德至今日不忘漢不肖前人亦詎敢自謂能孝而竊恐先人之澤忽焉廢墜則忘典之所訛也罪滋深矣因是追

如此收煞是書乃不徒作

敘前人一言一行蒙分纂記命兒輩錄存不憚簡陋俾吾子吾孫神明其意存所感發而興起用是寖昌寖熾明經述志事之大義以無負吾守先待後之苦心則皆此一史之所繫也

前念祖父後願子孫低徊往復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旌表李節婦詩冊序

張　漢

吾鄉江川李君九標乾隆元年　恩科舉於鄉明年舉孝廉方正抱檄入京師嘗過予揖而言曰吾母今年齒一周甲子矣母蚤歲爲　未亡人吾兄弟方飲乳而孤賴吾母以鞫以誨以有今日今年當事請於　廷以母持節幾及四十年當表其里舍同人賦詩誕日以爲祝吾子盍先之吾聞之孝百行之原也又曰士百行莫先於廉女百行莫先於貞以故國家選賢表善匪是勿舉而名稱其實則難漢世近古舉著作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已有是諺漢以後可知而吾不謂世終無其人也今日之舉母節而子賢同年表上於　朝宁是不足增人之以不義之藏亦靦然不受所謂以善養正以孝廉方倫之重爲鄉里咸黨之光榮乎於是之官復贈之以言曰吾子今者奉　天子之命得百里而子之行有日矣雖然吾聞諸曾子澹官不敬非孝也抑古之賢母子奉正者養之而況爲母貞正而固之母也又於苦今乃得其甘即其子隆遷累秩列鼎而食重茵而坐亦將淡然安之如其或有詎日甘旨羞鄉之味即易吾寠菽飲水之初歟乎敢告同人此尤可爲母信也盍賦詩張之

筆意簡潔因其母以彪其子是前輩風義

原評一段以官攝人爲孝

原評 起鄭州

原評 出雲詣

原評 出制義

牧正面祇此下筆饒有分寸

原評 仁岩

毛詩詁制義序

張漢

鄭州在仲秋時爲王畿兩地生其土率能文章一人有詞四國俱之仲尼所許爲命之善也傳記鄭七子聘享各賦一詩以見志一時風流文采照耀鄰邦至今鄉土猶傳而誦之鄭固蔚然文章之國也而吾友毛君雲詣起鄭州適當其地假令雲詣在春秋之世獲與此七子者賦詩見志斷斷其間文采風流當亦不多讓古人與爲命之役則所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亦必有以爭著其長爲人圖增重而今時取士以制義雲詣遂崛以制義顯雲詣與予同年戊進士予讀其文而愛悅之十八

年於此矣近復往來東道停軺其家因得傾筒藏所著評而次之蓋雲詣爲人恬於交抱質故其文儉練揣摩以著其潔務於酷焉而後能肆亦惴惴不失慶歷諸先正軌則辟諸草木吾臭味也雲詣之爲文吾嘗好之安知世無有同好以好吾之所好者乎是時雲詣以宜君令不遂退而家居予方免官亦計欲還歸舊里吾兩人俱恬無宦情不復仕或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出既無益於世矣尚區區鞏帨之是猶互相矜詡以競炫時人之名如畫餅焉虛而不可爲啜也如制義何予應曰然然吾觀古逸人隱士如玉善藏之誓墓不出文乃益高阿元亮歸來亦嘗好讀書若文章自娛跡其文章亦非祇可自娛而不堪持以贈人者也奇文共欣賞固即其所以自娛之具而後乃知文章不可以自娛即不可以共賞者即不可以自娛而不出者也雲詣竟隱而不出文益高矣殆有可以自娛而不出者吾乃亟序而行之使同好者胥共賞其奇而後快不使雲詣長韜諸匱中而徒自娛也

温文爾雅盧陵之遺 原評

前半蹊徑情文斐豔後半一波一折發出名論可爲吾輩無數鍼砭

予先世商曾祖父皆有積書歲久而缺予諸生時亦喜購書凡百卷有餘仕宦二十年兒子輩疎於檢視蠹蝕幾不可讀辛亥宦成又攜新所購書歸庋而置之凡三百餘種中有賜書凡五種列目而存之噫何宦之嗇也而何積書之豐乎槖槖於目亦殊可悅也竊意吾少時即愛讀書有讀書之力無讀書之貲比就外郡有讀書之貲又無讀書之時乃今歸隱謂可讀書以山林老近乃善病有讀書之時又無讀書之力過此以往或尚可賈吾餘勇或不羨貽之金而重貽之經如韋氏之教吾之所厚望也

讀吾未讀之書乎抑徒存讀書之意終不盡讀書之才未之或知也悠悠吾道傳之其人冀子若孫守而習之

是真讀書種子乃有此等見解閱歷

耄智餘草序

人亦有言老將智而耄及之諺所謂塲光稻盡之說也夫人有智或可却老不能避老惡乎用智者雖有智徒以智老人勿多用智老更何所用智哉然人之智或用之聲色貨利則損其智益速其老毋寧用之文字之中猶不負吾智是亦當務之爲急而勞心苦思亦速其老何貴用智狹册與博塞亡羊適均耳余年七十今加二矣開入以往未之或知而猶用其智於文字耄而勤行耄而倦也智其餘也用之文字又餘之餘也其餘不足觀也已

天矯似子瞥切似古箴

杜舜夫六十序

張漢

萬壽恩科。與予同登進士第。又交忠州杜舜夫先生。宰閬鄉。予亦由守河南郡。閱隸郡善也。薛正建元先生。治先生爲政務宜民。予尤重之。今上初嗣位。先生由盛京永吉州報最入覲。予亦奉名試詞科。聚首幾一年。明年丁巳長公敬溪第恩科。與予同史館。先生仍還永吉任。今年除安陸郡清軍來見。天子適歲朝春盛之期。同年六人酣唱飲屢日夕。甚歡。又念同年皆耆艾之年。不忍離去。先生旋之任。安陸記歲今年蓋彌三百有六十甲子矣。僊擘秋廿五。值先生誕日。兩世同年。約爲祝厘。予窮蹙辭以予辱世交。知已深且久。予不能辭。予窺讀詩至南山有臺之章。而喟然歎興矣。夫南山之詩。燕享通用之樂歌。非祝人壽之詩也。亦非如後世逮其人生之月日。祝人以壽而作也。前當日燕享君子必嘉其德而欲久其生。飲食焉亦祝其壽。人生百歲爲期。詩且祝日萬壽無期也。是不謂失之愚乎。吾窺有說於此。詩人之意。非必曰長生久視。欲存其身於萬斯年之後也。謂君子爲邦家之基。而弼丕基者。勤功與名。至今存可也。爲先生壽。不於是詩而通其意乎。先生宰閬鄉。廉而不純於用。能民可德化。以德化之。吾所贈言。謂民有謳歌懷杜母。東能清白比楊公。以其堙也。其治永吉。則廉而純於用能。以文教未興之區。當禁軍雜處之地。德又以威濟之。京兆吳小穎先生。以謂支撐獨有其力。而調濟良有苦心。皆實語也。蓋十有四年於斯土矣。彼於民也。父而母之。好所好而惡所惡。闢以東有憲音較。闢以西不啻有同聲焉乎。忠州杜氏在蜀中爲望族。先生弟昆父子科名競起於一庭。又文章政蹟照耀鄉邦。爲一時衣冠家盛事。延世之昌。皆先德之長也。臺萊之屬。無不有山所韜含。無盡藏如此也夫。

說經處醅深敘事處簡古有典有則卓然可傳年弟

萬承荼讀

於灑脫中見古奧。於援據處見排宕。筆力遒勁直可追踪左國。至說詩得體。尤推卓識。館侍吳應枚讀

渾灝流轉。濡染淋漓。化筆墨爲雲煙。乃有此得心應手之技

原評　杜舜夫六十序　起兩段伏下

原評　二段應上三段應上交善

原評　展一段有遠勢

原評　確解可補毛鄭所未及

原評　苦心耗力句

原評　文互關東西有情致

徐子健壽序

張漢

滇川歸氏曰生日視壽非古也古者愛其人欲永其人有岡陵壽考黃耆萬年之祝兒諸詩歌文辭不必于誕生之日生之日思我身所自來劬勞不能報鞫結于中皇皇不自釋至生不逮養則列鼎而食累茵而坐尤不能不動于中莫可禦止君子終身之慕發于性動于情不自知之也昆陽徐子健先生今年六十一其門人天柱令洪子際可適在京師未蒞任索予文爲祝先是先生年六十先人服未除有請爲先生壽者先生辭不聽以詩四章謝鄉人事乃寢胝胝懇懇有終身之慕令人讀不能竟策顧昊天罔極人子之心也門人以其未禫不請視仁人錫類之義也昔王裒問門人讀蓼莪情不能自勝門人慰其孝廢蓼莪詩不讀先生門人不視先生于未禫之時以慰其志禫則視所以愛其人欲永其人之意不大申矣乎人子思親之仁弟子愛師之意並行而不悖義與仁俱禮以義起生日視壽非古禮禮又在其中矣吾閩先生家有世德始祖由崑山家于滇其祖爲桃源令有聲太先生爲新興訓導校士子有法先生繼其學馳聲鄉校庚午薦而復落以明經老或以是爲先生惜余既然曰是何足爲先生惜哉屈曲之木蠹根錯節其爲枝也至于干雲蔽日淵渟之泉決之而東浩浩乎無有畔岸不舍晝夜放於四海詩書之報不于身必于其子孫操券得之不爽累黍徐氏計日而興也子若孫蒸蒸人文之盛先生扶杖聿觀其成矣亦近時諗然中有通論有愷惻之情不可廢也原評開首一段風發泉湧語意胝摯中間論理極細極圓末段氣亦相配後學周順年識

原評通論

君子友其人而善則登堂拜其母曷爲拜其母推其友及其母視其母亦猶諸母也故拜之吾謂不必登堂也夫人未有不欲壽其母者人未有不壽其母且時觴其母者夫壽其母而時觴其母則未有于母誕之月日不特觴其母者而不得已而宦遊四方誕之月日不及觴則寄文以爲壽不啻拜母而躬觴之此人情之大凡也而推其友及其母視其亦猶諸母情亦從同則夫寄文爲壽使觴母于其堂固已拜矣固已登堂矣桐城周介南先生于同門友也曷爲乎同門介南舊知坦庵呂

夫子之門與于先後同一師故同門也往在京師與于善比遊梁于延而館于署命三子從學介南愛而教之又如其己子一旦介南謂于曰吾母今年垂八十矣十年以前兩尊人俱在坦庵夫子有文祝于堂視齋綱文欲寄文爲壽冀吾子一言嗣出三壽文示于于考先世德家學官秩譜系歷歷可記而吾竊窺介南之意謂其母獨存較十年以前又不能無感也夫介南何感之與有于自幼二十而孤兩尊人俱不待其成十年以前見介南具慶之下徵文吾師之門竊中心耿耿謂我亦人子求一日之養如介南不得乃至于今介南有母已耄且強而猶以不具慶一堂爲恨則夫人子之情亦誰諝有厭足耶漢于是爲文歸之以寄吾推其友及其母視其母亦猶諸母之意而三壽文所載不又復述也至訛孺人出左氏爲忠毅公同族女孫忠毅又介南祖姑父介南先世遭家難得忠毅始克嗣世介南追述而及之而孺人母德母訓無怪其賢以生有自來也孺人刚忠毅以傳可以壽矣又不必于文也

開首虛講一段爲序意已盡後實寫介南妙從已身上咏歎而出文之最足移情者一結尤有江上峯青之致

接軸筆妙如圖原評至情不盡惻惻動人

原評又挽到忠毅作結

原評應上世德云云

惻隱不可少

何其哀以思也

悤耶慕耶聲之

序
國朝
吳復古滇海集序　陳沆
杜詩分韻序　陳沆
侍母弄孫圖序　陳沆
送叔甫介起任劍川學博序　陳沆
養蒙圖說序　陳沆
贈胡浩然副府序　陳沆
四書文自序　陳沆
送粟太守內轉序　夏炅
三烈紀序　夏炅
送羣學使復命序　夏炅
送同宙馬學博致仕序　夏昆
時佛山快遊詩集序　趙淯
咫遊草自序　趙淯
陳宗五遺集序　傅爲詩
平苗紀畧序　傅爲詩
陳鶴山詩序　傅爲詩
文清要語序　傅爲詩

杜公撫彝圖序　孔衍祺
送嚴明府入覲序　羅元琦
張宜軒詩序　羅元琦
屠赤文詩集序　羅元琦
脩石屏志序　羅元琦
羅青堂制義序　李因培

萊陽初頤園　丙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諸城劉　泌衛川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蒙化張登瀛翹楚仿纂
石屏賀錫綸汝欽校訂
受業澄西陳　偉同校
保山丁　杰

國朝

序

吳復古滇海集序　陳沆

前明南渡之末江南士大夫所在連兵據城邑爲明固守如金正希吳次尾黃陶庵諸先生皆起草野奮不顧身號召忠義一時應者甚衆而卒殉以死海內至今宗仰擬於陸君實文履善一流可謂烈矣予髣髴年誦諸家制義即悚然想見其人既不及從之遊又道遠不獲與其子若孫接屣往以爲恨癸未冬於學使孫夫子署得讀吳子復古問其家世則次尾先生孫也予固已驚喜過望而復古亦顧予特厚時時相與促膝談不少間而復古爲人聰明奇警無書不讀酒酣燭跋語及乃祖起兵時事與其先世交遊慷慨落動人所爲詩豪宕感激有祖風予與偕歷迤東西二千餘里車僕馬煩或入署輒思偃息而復爲次尾先生孫故也

古詩思愈壯據案呼咤越數日必成帙予觀昔之遊滇者以詩著名莫如用修楊氏其於滇中風土物產言之鑿鑿而近世則推禹舉方伯爲雄霸復古詩披奇抉奧得之目及而鏡刻矯變如鑄鼎象物一一（有目及像）酷肖至於鑿石淘金與夫鹽鐵諸利病言之有餘痛焉有用修之淹博而兼以禹舉之奇崛則即以復古詩當滇考可也復古取其自京師抵滇之作合爲一集與吾友王子疇五與予序其首予於詩無所知讀復古作歎眉山劍南之遺風未亡又喜次尾先生文章氣節之流衍於子孫者未艾也故不辭而序之以復於古焉

文亦豪宕感激歷落動人與贈胡浩然副府序同是集中雜作至所謂鑿石淘金鹽鐵諸利病之作如永平縣云衣寬緣蓋癭金盡尚淘沙點著石云孕泉酒未醒點蒼骨已碎誰云片石娛不敵千夫耒次白崖云羣徭火急爭鹽事旅客星馳覓酒兵滇南民困云索窮石室金銀氣徵盡黃童黑白鹽亦知蹈地成租稅無那貧民病莫砭耒必黃金鑄似土也知白雪定非鹽多恐君王不忍見可知隅向突無黔真有如存廉所云言之有餘痛者以此見復古之懷抱迥出尋常云

杜詩分韻序

陳沆

詩家祖少陵自宋以來詮釋推衍不啻千家虞伯生學士獨箋七言近體三百餘首用事類分卷帙口尚書口箋註古近體搜輯無遺又據史傳次第其年譜畧因歲時以參少陵立言之指虞以事口以時隱寓論世之意斯注杜之最善者而天津徐公特分以韻其全出一韻者或數首或數十首別成一册公精於學杜其爲此也既便於繙檢兼使學者知杜老胸中海涵地負同一韻而變化爲無窮益游發心源不受困於險仄之韻公於少陵之詩可謂詳且密矣公始以觀察臨吾滇不能

媚大吏棄其官緣家累留滯六七年滇人往往爲公憤悗而公方吟咏自娛暇復從容於詩史之門庭區分縷析如此韓退之稱裴楊二公唱和詩謂其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閭里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如公者亦何愧哉往余識公於京師氣貌豐偉今春以艱歸晤公昆明旅館則貌加老矣然志氣沖怡不見卑蹙之色飲予酒劇談終日出詩稿示予又以杜詩分韻索序乃知公深於風雅宜其遭遇困阨而浩然有以自適也公事久白大吏知公者方謀資公歸杜詩分韻之刻惠我一編其在京邸乎予拭目俟之矣

前半縝密後半感慨激昂此古文之極有紀律者

如此入手方不是汎作唐詩序

不汎論老杜詩祇就分韻指點幾筆而老杜全身皆露

如題而結不溢一字

侍母弄孫圖序

吾友劉子崑來屬其母太夫人七十之誕辰先期延畫工爲侍母弄孫圖縉紳士友咸爲詩若文予適與介壽未見來復屬予序其圖予聞劉氏於郡爲世閥經喪亂業盡失崑來尊人象九先生承其緒實太夫人相之幸苦機儉以振於既落而大庇其後昆願太夫人中歲善病又自象九先生即世太夫人以一身支拄家政不自暇逸而崑來初艱於嗣於此之時太夫人憂勞之感爲多及太夫人年七十所慮病不復作崑來亦舉數子諸孫訢訢然嬉戲於太夫人之前向之憂勞都爲歡愉而太夫人則亦既老矣崑來追維母氏之德幸其未甚衰憊而欲其合飴弄孫以樂天年此孝子之志也古之爲子者有長年之親必朝夕承順使忘其老或遇往辰令節子若孫以次奉觴蓋極一家之燕喜以導其親之歡心非徒文焉而已崑來得之矣予與崑來交服其才氣之過又能況溢於書史購求幾徧卷其志將卓然高世偉人入其門矣詠相隨殆無雜賓太夫人賓簡勑之如此知太夫人爾德之遐而崑來之報其親者未艾也當大第爲崑來書之

氣象和鵾

送叔甯介赴任劍川學博序

學校之官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也其位卑而祿薄世俗指爲冷官然其所職掌者文學道義之事自童經之士及垂髫後生隸於學者咸奉約束惟謹其師道果立有以變躍治之習使之成德達材以備天下之用則興賢育才之效比於循良吏治功且倍之故夫君子始仕有不願爲牧令願爲學博者非惡莞而集楛又非果不媚於刑名錢穀之務爲養安計也盡心於職掌則微員不爲負慚而以文學道義興起人才則儒者之任雖封疆大吏亦加優禮不致與丞尉冗雜同趨走其爲尊且重自在也予叔甯介學博而才贍語其品第宜爲清華之選僅以甲午鄉榜需次縣尹使其循例就職當早遷擢乃以毛義捧檄之義改就敎職淹滯二十餘年始得鶴慶之劍川劍川近麗江之中甸於西地號邊遠文風未振科第無聞以予叔之文學臨之宜若有不慊然者然於劍川之士子則可謂得師矣昔宋胡翼之敎授湖州有經義治事之條一時多所成就後當事者聞於朝以其法上之成均頒爲條式從其游者率爲文人禮部所得之士翼之弟子十居四五以此稱爲大學盛事劍川雖樸陋然鬱極而通必有起而開風會之先者今予

叔適爲之師出其胸中之富有與諸生朝夕研究嘗出
翼下從此舉於鄉升於禮部者濟濟人才之盛何遽不
半在劍川哉州牧高守村江右名家沉之故交也其才
學意氣違踰尋常聞數年來政事之暇勤勤懇懇所以
扶殖人士厚矣有良牧爲之作育又有名師爲之楷模
有不奮然而興起者乎予並爲多士慶也

交師不如經師經師不如人師總之師嚴則道尊道
尊則民知敬學此以道得民之謂也士習者化理之
基元氣者生民之命做秀才三字責望蓁重振鐸諸
君子書此交於座右應知　朝廷不設冷官也況官

也而師之不更進於父母之謂乎

重刊養蒙圖說序

明太僕卿揆宇塗先生文學治行於吾州前輩爲傑出
先生歷任中外仕不廢學所著述甚富而養蒙圖說則
守大名時所輯錄也刻成先生自爲之引其後再刻於
廣平陳尹而姚安陶贊廷先生批點之本其子仲璞重
刊以行序中畧道太僕居官行已之大概及是書所以
嘉惠後學者揭於篇首雖未能與小學幼儀等書流播
海內而後有考者無不知爲塗氏書微獨太僕苦心不
可埋沒柳亦傳述之與創始確有端緒不可誣也太僕
裔孫某某追維祖德每欲重刊先世遺書而力不及則

常以示友人而近世畸町孝廉某者素交好假本抄錄
名姓及所以得圖說之由予嘗以書規之而復書若未
見太僕圖說者及予細閱頗編視太僕原圖倒易刪節
微有更變而圖說固仍者十之六七其得之塗氏無疑
顧不識此君何以諱匿也況忝鄉里後進恨不及先生
之時親受緒言而辱與先生孫曾輩義兼親友閱先生
所著仕學膚言瀎然見先生丰采而是書則因口頭語
啓其良心固將以覺悟後學使之感奮興起原非爲一
姓之書然譬之綴珠爲偶集腋成裘可以衣被無窮顧

級者何人集者何人享其利而沒人之善亦公論之所不與也先生裔孫皆有學問以科名世其家憤前人著述之心不暴於後尋四紋其本末以慰其意且以表先生之餘烈云

刊格言以行世勸善也其心良可嘉沒前人以自炫掩善也其心不可問畢竟誠無不通僞無不破凡竊美市才者大都坐心體源頭上不曾澄澈耳然而揆宇先生亦祇欲其書之溥行而世之皆善焉已固不屑與後世爭名也

贈胡沽然副府序

生當侯萬戶殺當裹馬革忠義慷慨之士以身許國所爲一往不顧者也忠義慷慨之士能保戰之常勝哉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奚暇計利害然其忠誠奮發勢孤而氣不懾冒險乘危以鬬方張之寇則天地神祇若陰來助之以予所見胡君沽然之平賊未嘗不感激歎羨也君先任開化守備雍正十年八月吾屏猓賊謀亂竇秀汎兵失律主兵者猥猥奔城賊乘虛焚掠村寨漸逼郊關火照城之西南隅奸細潛入勢洶洶欲潰州侯羽書告急檄調三營會勦君汎地於屏最遠

獨兼程馳救越日暮夜抵東郊州侯要君止城中君以賊逼近義不可安息是夜掩旗鼓潛伺賊營壘約在城汎兵左右犄角爲兩面夾攻之計會清曉君率兵搗賊營賊敗不支而汎兵聞炮聲始出城觀望拾賊資君所部三百餘人不足包賊前後以故賊得少竄未全擒蔵然如霆擊電掃驚潰奔北而已君勦逐畧盡駐軍近郊山村焚刼之餘黎即得仗軍威收遺燼自保君又號令嚴肅秋毫不擾或得賊所擄悉還民民愈獲給足已而尾賊深入復連勝遂札菲龍散賊衆以賑難民招回附賊山寨十餘處自是賊氣漸熄而閩州四境安堵矣君

機亦宜如此
起身行伍方其提孤軍與死寇逐角目張眦裂視賊欲吞人以爲喑嗚叱咤之雄及乎功成奏凱則又循循退讓毫無矜氣自君從思宇旋師過屏所經村墟城市焚香頂接縉紳士民無老少皆向馬頭羅拜君亦下馬環衆拜深自遜抑一切羊酒饋獻辭不受乃知君有學問氣識高遠非介胄中武幹自雄者比也君尤善拊循士卒予聞其在行間解衣推食與下同辛苦所食俸不足分贍往往稱貸給人無吝色者相去遠矣大府以臨郡猺民甫定借君鎮之君謝臨鎮中營兼旉遊府君日督其標下校技角力

鄧郡氣量
爲將者不當如是乎
無學問氣識何以爲將一語兜轉筆力千鈞
補筆周匝

示廣也其用意遠矣予宦遊楚南未曾識君君平賊予借衆往謝聞君談論悚然異之而君亦相視莫逆遂訂知己予觀君智深勇沈善能以少擊衆行且伎鉞專師爲　天子銘功絕漠與麟閣動臣垂聲千載區區土城之平不足爲君道顧危在旦夕使君如他將退縮不前賊黨愈增勢且燎原不可撲滅然則君不朽之烈此亦其顯著者固不得而揜也予因書以贈君君豈以予爲容悅乎

收合起手二段亦行文細密處

歲丁卯鄞縣謝存我先生賢學滇中予始以童子試受知再試得食廩餼尤加賞鑑先生浙東名儒好士愛文不下宋之歐陽子滇中才俊之士出門墻者率取科第爲時聞人而予與焉宣臣汝爲侍几席最久先生喜向人稱說因得能文之名宣臣才本高其光氣不可抑遏予年癸未聯蜚入史館予文不諳宣臣又求深好奇失其故步屢試屢蹶亦自知其文之不工於投時弗敢怨也後授徒里中改爲顯亮明白老大婦以爲佳已丑戊戌跨學孫莪山先生名之入幕索所爲文閱之大爲賞

異以爲千將鎮鄉決不土中沉沒然自是歷數科摧折如故自顧年踰五十恥與少壯爭進取不復理筆墨久矣癸卯爲　聖主龍飛首科勉赴場屋座主鄂胡兩夫子拔諸廢卷謂華艷擺落神骨自異進謁慰勞有加蓋深憐予之困挫而自喜衡之不爽也甲辰成進士蒙　皇恩以縣令即用調武陵地衝事繁舊業日就疎澗人以其薄有文名勸刊所作予引歐陽子之言以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予方政事倥傯交又不工奈何以此求於施也謝弗爲戊申來守衡衡大郡也案牘雜沓更無休暇而地有石鼓書院爲宋明諸儒講學之

所前守常捐資火聚英俊之士講習其間人文以之興起中輟者二年守圖復之延名孝廉宋君席雲來主講席雲呈課藝並索予文刻示生童乃檢舊作文理思致稍可觀者授之計七百餘首昔唐中丞荊川以好刻文字爲恥至服官受職與書生爭文字之長其可恥尤甚顧髦年以此受謝公之知常銘心腑兼性拙無他嗜疲敝精神於制義歷有年所或有一得可以資後進之採擇亦不忍長爲秘匿也因書以志愧

靜穆之氣怡人神志非養粹未易臻斯境也

送栗太守內轉序　　吳明夏　冕冠矦

漢劉寵爲會稽太守郡大治及徵爲司空若耶山谷間五六叟齎百錢以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各選一大錢受之史稱之曰不擾嘗考其政務在勞來安集不以脩飾爲先故上下皆實意流通至臨去而民不忍舍也我公守臨五年有利必興無弊不除蓋其推誠尚質謹小慎微不矯情不徇衆殆天性固然而得之學問復卓乎有據故以慈祥愷悌之心布中正和平之政士習於庠農力於野商賈安於市至年穀屢登人文蔚起豪强無所肆風俗隱然一變也今秋奉　命內轉臨人士忍去公公又極不忘臨臨人知公之不忘臨而又不能再借公也爰繪十圖送之其修學校廣文教也建城樓重武備也築隄防興水利也清大屯輕徭賦也他如勸農賑粟除道成梁凡所施設念念爲生民造福而永難自矢遠卻餽遺其行誼風規方之劉寵何多讓焉則斯圖豈公之實政也他日於絲綸閣下從容退食之餘時一披覽瀘江煥嶺之風景宛然在公目中霖雨所施其先於斯乎此固臨人寢食所禱求而以此圖作山陰一錢公能勿攜之以壯行邑也

恬適

起得飄忽接得挺拔

三降屹立應劫不刊

一語兜轉有識岩勒

若銓若動妙義環生

於奔放中陡若矣四字頓宕截住倍有精神

推層提作收似漾實密

悲夫古今之所傳節義者何不幸遭時之窮也然非時之窮則節義安能顯予讀烈女諸書未嘗不歎巾幗中存天地之浩氣培國家之廉恥秉家庭之禮教如是其重且大也況國家鼎革之秋變出倉猝忍須臾活即至身辱行敗玷及綱常苟非見之至明決之素守未有能視死如生者予外姑祖母王氏（四川兵備道王凝命之妻）及子婦王氏（昆明庠生王永命女）楊氏（楊黼儒生王永命妻）皆清門賢媛秉性貞烈當流寇入滇大肆荼毒姑媳相依避匿猝遇賊以褓紿之而相攜抱子投水以死既然不有其身並不愛其子若孫夫亦念死生事輕而綱常之所關者重也故當其投水之際老幼六人閒者見者莫不酸心慘目且有憐其幼小之無知而相攜以死爲詬病者不知不如是則不足以全身身不全雖有子於綱常安在而後知三母以身負綱常與戀子以求生不如與子俱死也嗚呼苦矣滄桑疊變數十年來幾幾泯沒無聞嵗辛卯適昆臬師有續補郡志之舉予奉先慈命請於父師具呈入郡志均日是不可以不表揚也夫三母之貞烈豈因表揚而後著哉當明運將終即衣冠之士且有靦顏屈膝身名俱敗而弗顧者況

在婦道而一門三烈不約而同則豈非天地浩然之氣賴之常存國家廉恥之風賴以不墜而家庭禮義之教於茲益顯也哉予故手錄其實行俾採風者得有所徵又使後之人捧而讀之克自奮勉無負先烈是則予先慈之志而亦予小子之志也夫

讀書人於節義貞烈事極宜留心一以培德一以闡幽一以風世也是文簡潔矜貴亦復激昂頓挫一往情深

純是古文機神

送鞏學使復命詩圖序　夏　晃

滇爲西南奧區山川之明秀鍾爲人才頻年沐浴　聖化文風幾埒中州歲戊申我　皇上御極之六年令各直省學臣開拔萃科欲得有守有爲有猷以膺　景運而佐　休明老先生視學吾滇歲科兩試正文體拔孤寒絕苞苴斥干謁從前士習蒸然一變尤於選拔加嚴循名核實兼文行之優者得士五十有三以獻之　天子夫學使職司得人豈以是爲先生奇獨難其夙夜寅清不立異以干名不苟容以悅衆而丁甯周至二本嚴氣正性以出之復　命之日行李蕭然諸士念無以報先生各繪山川之勝爲圖作詩送行夫古人之懷人也往往借物言情因境見志若秦風於伊人托之蒹葭白露一則曰在水一方再則曰宛在中央而溯洄從之溯游從之其流連慨慕不覺言之長而意之遠也今先生秦之望也諸士不忘先生當於山巔水涯瞻華嶽終南之峻於水望涇渭灞滻之遥如茲一卷奚足當先生顧盼而不知先生精神畢聚所拳拳不能暫釋者惟此數十士而此數十士又南中清淑所萃皆羅而致之則先生已罄南中之山川而攜之几席也斯圖之爲先生作宜矣而未已也諸士將從先生爲萬里遊升太學之堂講理學經濟之原相與勉爲有守有爲有猷以膺　景運而佐　休明先生乃按圖而嘉之此寸某郡某邑所拔尤而升者今得藉手仰答　聖天子旁求俊乂至意而後於先生無負也斯乃所以報先生也抑山川且爲耀耀云

根之深者其蕤茂膏之沃者其光華文境至此殆兼昌黎送温石二處士序之勝

沉鬱頓挫　浩氣空行　文家力爭上流往往如此

就詩圖以規勉諸士

揚學使以現勉士文境

須即諸緑

送同寅馬學博致仕序　夏　晃

絕妙起句

物各有味而知者絕少麴蘗味之甘者也用之足以戕順手帶出

生連蘗味之苦者也用之足以清心人未有不甘麴蘗麴蘗連蘗罕嘗而愉而苦連蘗者仕宦人世之麴蘗也甘之而得喪分於瞬通篇關鍵息恬退人世之連蘗也苦之而優游可以永年此可爲知味者道耳予同官馬君路跋人也高才夙學甫十歲補弟子員二十五歲食餼於庠闔二十年而鄉貢又亡十三年乃分訓臨安夫廣文一命耳乃得則忻忻失則戚戚推之而老而病汲汲於升斗之祿甚之屏斥勒休猶瞻顧咨嗟憾不與此生同盡者世情大抵然也而亦

首蓿齋中確有此一種情態冠侯盡情抉發不顧唐突大致耶麴蘗餘味四字妙絕今古

時佛山先生快遊集後序　趙　淯

遊可易言快也哉無論醯雞井蛙輩不足與言遊即諸宦行商蹤蹟幾遍海內而詢其所經宛若無覩此無他中無可遊之具行無紀遊之筆斯靜不能與化遊宜乎司馬子長之絕倫而難繼也吾師佛山先生性情超邁雅好游咏擊鉢成章良由其讀書時如入名山大川通都巨邑及其登臨覽勝恒如温故知新是以當爲諸生時即以仙槎名草遊順雲遊苴蘭遊眴町諸山自鄉薦後始得由黔楚遊歷兩河抵幽燕及其落第遂慨然借訪宗親故走汴梁越江甯蘇杭常鎮泛九江旋從王學使衡文三楚又閱歷武昌荆襄長沙諸郡而後歸凡騷人學士所想望而不得至者如西湖洞庭赤壁黃鶴岳陽諸勝蹟莫不從容收覽觴而咏之歌以送之噫非先生教澤之深識見之遠品行之潔烏能動人如是哉先生行矣從此脩然世外心跡雙清德雖驪背霜天蓬窗雪夜弗輟也歸而息心教子養性存真者數年詩文一變而至道康熙庚寅復有川東分巡之命永知必扶履優游登臨不輟倘言念故人攜此卷於松風水月間流連展玩麾韻敲詩將煥嶺瀘江宛然在目其趣味爲何如也以視夫卿相之榮得喪瞬息求通永甯重慶內江而至成都訪浣花堂復由合江過眉州嘉定叙州又得詩千餘首全前錄之成帖各手叙之雅有龍門筆意而先生遂閣筆江天長辭人世矣憶淯自己卯始受業於鳳山書院有傳衣之目後遂與世兄

游賞難學步者勞勞耳

語意創卻是真實理

言徒鬧情

麟川鳳川先後提南宮而公車兩上薄宦三遷遙溯師之風嶽得詩亦數千首顧遊歷之不逮遠甚則詩才之超邁敏捷真遜謝不敏又可知但以詩教道脈倡自吾師而淵幸得步其後塵悟其宗旨則辨香有在亦庶幾不負期許纘承之意而可與語遊即可與語道也今老矣世兄猶持全集索序於淵展卷之際復覩鬚眉如聞謦欬不啻追隨卧遊焉其爲快之淺深可想而知也姑述數語於後

江山助人性靈亦惟本有性靈者而後能得江山之助龍溪先生謂中無可遊之具行無紀遊之筆斯靜

可發一笑

極浩瀚極

演融

前說得龐

處後看得

如詩濶大

則陸子所

謂戶廷已

悠天地則

通也

浩氣如見

杯水坳堂

蟻喜得芥

之遊蟻之徙不過咫尺已自以爲極生平之力盡山水之勝無他量有所止也禹涉九州距四海司馬子長周行天下其他或窮河源使絕域遍名山大川能有所不能已也非然則山海之經何由以作龍門筆意何藉以傳西征遠遊之賦亦且無因叙述矣甚哉時之不可已也莊子曰我決起而飛枋榆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焉已矣是非不欲九萬里而南也無其時也無其時則雖咫尺之遊而且若量有所止也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然而兀處一堂遊心八極固嘗思吞雲夢於胸中搖五嶽於筆下則雖力有未及時有未通固何妨以寸管尺規而料天地之大蛙行蟻步而當四海之遥也隨筆紀之豈曰蠖之鳴冏顧蜩鷽之笑

態縱馳騁蒙莊之遺人但知吾師恬雅而不知其豪邁英偉之氣有時不能自抑愛受業許意謹識

豪氣達觀閒情冷趣

吾故友武陵宗五才人也亦君子人也人知宗五爲才人不知宗五爲君子人不知其所以爲君子之實若知其所以爲君子之實則知宗五之才非若王楊盧駱之但以才見也知宗五不若王楊盧駱之但以才見則知宗五之詩之文之有見於道而爲君子之詩之文不但爲才人之詩之文也夫詩文之有見於道者晉則淵明唐則韓杜宋則歐曾雖見道之分數不同而諸子之詩之文之可傳於今則同也宗五有見於道則詩文之與諸子可傳於後無疑也宗五於

一篇骨于

一意推出數層如抽繭絲如剝蕉心

其人已不可及

學無所不窺而才足以濟之於人無所臧否而是非邪正之間渾然不露亦犖犖然不淆官翰林時王公大人同館諸名士及四方來京師者耳宗五之名成樂與之遊宗五視之淡如也故人亦不得窺其涯涘惜乎宗五遭太夫人艱而痛哭以至於歿宗五之死於孝也如此宗五之至性至情遠過於人也如此予交宗五十年相契獨深才學不逮宗五何能知宗五之詩之文今勉從季弟長鈞之請而序宗五之詩之文則如莊周所云不知乃真知知乃不知也宗五之詩源出離騷參以于建之雄昌谷之奇不苟爲炳炳烺烺者文則力追昌黎而不

至行如此則無詩文亦足以傳

至此方重見道詩文而歸

反掉更帶定至

從地方川生情人以爲作餘波

襲其貌平處造險險處故平下筆洒洒千言不加點竄要皆不戾於道焉嗟乎宗五本孝弟之衷性情之摯才氣之博經術之深發而爲言則詩文皆其精華非如揚子雲所云繡鞶帨而忘性命之源也惜不得竟其用而嘔血以死也予嘗謂人物與山川相爲表裏荆楚雄視六合山厚水深其博大幽遠險峻之概罕有其比若九嶷三湘洞庭衡嶽岳陽巴陵以至德山朗水桃源諸勝皆在湖以南杜於皇所謂鬱積憤盈勢必代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者惟吾故友宗五當之使天假之年則其樹立者自別有在不僅區區詩文傳世而已讀宗五

詩文者要當賞其見道而爲立言之君子勿但以才人目我宗五可也因序

硬語盤空妥帖排奡如秋空下鷹隼眼光甚疾（熊鶴齋）氣疏以達逼真六一一派其相許以道處無溢語無浮詞尤足見性情之古（吳香亭）

思風發而言泉流難得縱橫奥衍別具大觀

平苗紀畧序

傅爲詭

天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經綸雷雨之才撥亂底定俾乂萬邦如舜之五臣湯之伊尹仲虺周之十夫漢之三傑又王十八將唐之二十四功臣是也天欲開闢邊疆則必生文武才畧之人坐言起行發蹤指示龍驤麟振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如　國朝之鄂相國方中丞是也當是時　憲皇帝廟精圖治功宏棟石業壯斷鼇相國總制滇黔專征省申丞公爲鎮遠郡守相國有意甄定九股清江苗疆獨決於申丞公之一言遂以其事屬中丞公而中丞公毅然擔荷歷九死而不移其自任以苗疆之重如此觀夫提兵深入神機妙合勦撫並用戰守符法歷有六載仁恩洽於異種威聲振乎殊俗至今三十餘年佩刀雕齒之徒靡不安生而樂化戶誦而家祝與中國編民等而古州遂爲黔中重鎮要非定識與定力兼到者也嗚呼豈偶然哉

公之子蘭友爲吾臨賢太守持平苗三編授予曰請先生一言弁首因序

局度閎力皆從昌黎淘洗出來其樸茂淵懿氣息直逼西京　謹按雍正年間以思州守調黎平佐鄂相國戡定九股苗後奉　命西征復以七省經畧銜督師卒成平苗之功者張公廣泗也今文云方公豈方即張歟抑張之外又有一方與是文當與袁檢齋鄂公遺事參看

陳鶴山詩序

粵東陳君鶴山樸茂君子也哀所爲詩屬予序之今海內爲詩者古體則宗漢魏近體則宗三唐予謂詩無漢唐惟真性情爲貴耳山有朽則崩木有朽則折無真氣以貫之也物久則必敗惟真性情爲不敗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故予論詩必先觀其人鶴山以詩名久矣壬戌予入都居比鄰而得其性情之真讀其詩而得其性情之言夫三百篇亦詩之極至矣而征夫里婦皆能之不假學問而工者性情真也否則繡其鞶帨已耳聞鶴山在刑曹久同輩皆以擢去鶴山獨恬然安之吟咏不輟噫鶴山之詩可知矣

論確而詞簡儁有頓挫跌蕩　雷翠庭

瀟疎澹遠中有至理存焉此爲畫工逸品　吳齊亭

拖定真性情爲貴故論詩必先觀其人迫叙其人却從極閒冷處著寥寥數語有呼之欲出神氣一結收到詩只八字更覺悠然不盡

文清要語序

要語者語之要也書云體要孝經云要道要者簡而當約而該也繫之文清何文清者薛子也薛子者續朱子之傳者也其爲續朱子之傳何薛子生有明中葉去朱子二百餘載理學微茫之會薛子讀六經四子書及周程張朱諸儒書悅心研慮豁然有得以其身體力行者著爲讀書錄始則苦心力索繼而從容游泳之味洽焉天地之化萬物之賾性命之理鬼神之德人倫事物之著凡見見聞聞者罔不貫通而會於一老守程朱家法如高曾規矩瞭然一代儒宗故曰續朱子之傳也要語

者誰纂之祿君纂之也祿君胡爲纂之讀讀書錄心有所開即便錄記用爲省身寡過之資故曰要語也同年王愚存謂予曰祿君者吾友也請序要語弁首可乎予曰可哉細爲尋繹分類者三曰存心養性曰窮理致知曰克治力行總其章句共一百六十餘條嗟乎可謂要矣或曰朱子纂近思忠憲纂節要分類十四讀書錄明道之書也祿君所纂十無二三焉無乃太簡乎予曰不然姬公云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朱子亦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先儒之言在體認不在多寡譬如荊山岸玉桂林一枝皆可寶也考前賢名齋或以果或

以勉頑以成或以敬即薛子亦以敬名軒奉一字爲嚴師做成名儒又多乎哉祿君之纂豈有見於斯與抑鑒此以朝夕考驗而不暇及其餘與書以問祿君所心得者何在悉以語我并語愚存相與鞭近裏著已之功洗未免鄉人之恥不然有愧衾影即讀書數萬卷名位赫然皆文清公之罪人也因序

樸實言理如真西山論性文字　熊鶴齋

在體認不在多寡真大儒見道之言末段可爲僞學棒喝吳香亭

簡而當約而該即不須讀書數萬卷矣先寫文清之能要次寫祿君之知要中藏無數鞭策語末段插入自己交相勉勵用反筆作收通篇皆筋搖脈動只覺語錄爲煩

本州杜公撫彝圖序

烏蒙古寶地句屬群舸烏蠻芒部所居西南夷種類之一也與滇黔楚蜀接壤山峭水飛溪壑幽險蠻獠盤踞其中不習王化滇黔邊境受其焚剝久矣雖威戡惠輯外托羈縻之名而狡獷自若永善隸屬烏蒙地與險遠萬山攢結道路難通較之烏蒙尤稱難治方其建邑永善大哉　王言命名之意蓋深遠矣夫地新闢急需保治之人民新聚更慇撫循之道惟忠信可以化疑惟惠鮮可以定亂於是總制鄂公暨諸大僚以爲非公不可會疏特題由廣通令調永善蓋以公前治路南及廣通仁聲善教在在有成績也公承調單車叱馭不避險危以雍正六年戊申抵任蠕蠕蠢衆不過數十家公多方招徠撫慰安輯等薑田畝樹藝廬舍諸大端免糧賦去差徭深山窮谷之中無不周歷省視且爲之立防維儆強暴因地制宜因人施政夷衆始而畏既而愛久且尊而親之咸慶其來而惜其晚也及入年庚戌烏蒙叛大師進剿羽檄飛馳輓運絡繹公調度有方民安事治當烏蒙之倡亂也蒙轄諸夷無不從風獨永善帖然謂非公政教所至得民心如是哉及兵威所加烏蒙之逃歸永善者幾數千百在諸當路以爲醜類欲盡殄之公再

四申詳轅留更親身赴轅哀泣請命諸當路鑒其至誠爲民命尤公加意安輯使無失所迄今飽煖安居各遂其生公之德也子產之相鄭也誰嗣興歌召伯恕方也甘棠詠由是嘉乃丕績克奏民庸旋補霑益而公之冒膺適中措施各當緩急次第之開所請盤根錯節者亦勤勞厥心矣夫由路南廣通至永善抵霑益治行遍兩邁隨在謳歌如出一轍蓋公蕭書有得至性過人故其經理變化有非尋常之所可及者敬列圖繪上之天子願採輿歌播之管弦垂示於無窮也茲拾其大畧以爲之序

送嚴明府因公入覲給假定省序　羅元琦

逃歸千百人中未嘗無叛民也安知非難民乎請命安輯一舉藹然好生之意永善不可不建杜母祠也杜公名思賢遵義人倪蛻翁亦有撫彝圖記尤詳贍然此文酣潔均足以表揚杜公之賢也

送嚴明府因公入覲給假定省序　羅元琦

嘗博觀載籍歷徵古名臣碩彥類皆有過人之識拔俗之操舉一切嗜好攻取澹然無所攖其心而忠愛根於性生每飯不忘君父其稟於天者既淳且厚又必馳驅鞅掌悉杜其居息燕燕之思以遏閟乎九州之蕃變紛綸而識以諳練而充守以閱歷而定然後初終一節有以鍊其材於有用故能流鴻樹駿爲國家柱石生霖雨者蓋非偶然也邑侯嚴霑如幼嶺異夙成未弱冠魁於鄉旋對策蜺坳受　聖天子簡畀之隆捷膺民社涖滇之羅次見者咸驚訝之顧侯獨厚重謹飭以簡靜爲恥卓哉古循良遺軌也今夫仕宦之溺人也士即矯然自好濡染其間鮮不從風而靡彼熟覩夫競能鬬捷者日攘攘於喧閧烜赫之場依附攀緣善爲趨避極彌縫投合之工洪涇骫骳以伺承意旨而其實借寵憑權徒恣意於玩好聲色以快耳目之欲往往畏遠道之役而樂衽席之安躭軒闥之逸而苦征途之儻語晏游則邑飛遺艱鉅而神沮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侯蒞任四紀政平以肆風和以廉無赫赫之名而邑陰受其福

乃泊然無所覬於中而亦無所營於外可不謂卓識特操歟今年秋董理銅運入京往還二萬餘里泛舟檝涉風濤有畏其險者侯怡然喜於色謂得藉茲役入覲稍慰傾葵向日之誠事竣兼獲展假定省一親子舍毗帖深情油然意往蓋其所懷若此至語及山川憑眺之美都會游覽之勝則又抑然遜謝謂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也予於是訟侯之志實有超軼於尋常萬萬者蓋將以其識之卓守之定而鍊其才爲大用地也茲行也更廣其谷諏咨詢深體乎古三事大夫夙夜之意以閱歷於蜀楚荆揚雍豫之間知異日流鴻樹駿與古名臣相頡頏者非侯莫與屬也然睹三城諸父老惓惓若離慈母而念切景行又不禁悵然於秋水長天之外矣

天骨卓立浩氣流行劍石渠

興會淋漓每到寫忠孝處極唱歎流連之妙此之謂文心賽筆山

浩氣流行與蘇長公堪爲伯仲楊鏡湖

張宜軒詩序

羅元琦

予同年友張君宜軒素豪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迨壯遊京洛所遇勝跡名區探討不倦往往觸景聯吟長篇短什流播旗亭郵舍間其野意樓諸集膾炙騷壇爲同人擊賞者久矣已卯冬與予偕計吏舟次沅芷日踢蹴於蘆蓬士鉏中君乃倚棹微吟所得篇什甚夥滇南山水固奇直以尺幅取之每伸紙拈毫頃刻立就境愈富詩亦愈工昔人謂得江山之助非虛語也憶昔年過君齋案頭卷帙縱橫皆手自摘錄悉唐人精萃既出所爲集唐諸詩讀之一氣渾成如天衣無縫酒半相與揚搉古今撫絃高唱發公子之哀吟感美人之遲暮甚矣君固有詩癖興致不減曩者酒闌燈炧翰墨淋漓顧余曰詩以道性情者也晚唐始尚雕鏤琢鍊雖工而意致蕩然矣長慶集令老嫗能解而白傅之精神固在也詩固以即景抒情自然流盪爲真三百篇其權輿也何以鏤肝刻腎爲哉君以學之富才之敏興之豪而復濟以力之勤宜其不假繩削深入堂奥也予幼嗜爲詩而性嬾不自收拾吟成如斷雲落葉杳然無跡讀君詩輒恧然滋愧勉

屠赤文青野詩集序

乾隆戊寅詔鄉會場改試五言律詩於是操觚懷槧之流莫不選韻諧聲思入唐賢之閫域顧嘗披閱唐人試帖應制諸作工者絕少即求之開元天寶名人集中亦寥寥寡覯豈非範才思於尺蔆不無窮縮且貌爲堂皇瑋麗之詞以希弋獲而作者之性情不出故無可傳即傳亦絕少乎而寡識者動謂詩有語識不敢爲幽憂寂寞之音競尚鋪張汩沒性靈而詩道愈寖微矣屠公赤文幼工於詩顧屢躓場屋不得已博升斗之祿以養而中遭艱軻既乃補秦之廣鄉其侘傺無聊怫鬱不平之氣悉於詩發之繁音促節如雁唳寒空猿啼幽壑舉世俗所咋愕不肯道者君揮灑弗計也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每涉於境而根於心觴豫者不必顰眉紆鬱者不能舒懣其性然也君抱卓犖瑰異之才使獲謁金門排玉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豈出當代作者下哉顧偃蹇陸沉值咀華含英之會挾其技不獲一試又復坎壈多端備閱巇嶮豈天老其材以阨其遇耶抑何數之奇而運之蹇也然君之觸境攄情緣情摘藻皆以自道厥真令讀者把卷欷歔唾壺擊碎蓋惟不束縛於帖括以疏淪性靈故所作波屬雲委妙造自然是真擅風騷

之遺旨矣予代庖茲邑獲資佐理公餘相與揚搉風雅因得讀生平所爲詩而窺其旨趣時當于役因述其梗概以弁其端

以妙筆寫奇情痛快淋漓幾於唾壺欲碎而篇中前後照應一氣呵成文法極密極老

一篇眼目來歷入語

擬修石屏志序

羅元琦

石屏本臨郡望邑前明以來文物聲名爲兩迤最志乘由來舊矣　國初一修於石門程公再修於江陵張公迄今歷年滋多寖虞濡漫時殊事異有待增修顧操觚之難也煩則蕪簡則漏旁參則多狗獨斷則多誣是以著述寥寥非特案牘糾棼亦實慮三長未兼貽訾於博雅也匪人弗任匪時弗成今乃得以躬遘其盛焉安敢以修明爲己任蒐羅舊聞捃摭遺籍公餘手自校正冏閒寒暑恭值　聖朝累洽重熙覩人文以化成天下部檄下所司徵四方文獻而公志適成夫志史之流也昔江文通言史之難無出於志而李吉甫輯元和郡國志及國計簿謂爲政初不外是然則緩急難易之故大較可覩矣公於人所難者襄之裕如不繁不畧無築室之譏而握臨民之要蓋其敎養有年一切經理措置之宜興除損益之具咸若燭照數計實以驗之躬行者廬爲典則舉例發凡具有深心其志版圖沿革必概然思邊徼保障之難綢繆未雨永杜鴟張而潛化豕突也志選舉風俗則殷然念治道升降之原刻華務實追其盛以維其衰也志賦役儲蓄則惻然念地窄人稠寓撫

此亦通篇點睛處

字於催科使戶有蓋藏野無星留也志官表人物則卓然著循司牧之型景前蹟開來哲使家狙豆而人尸祝也此則公之備以自鏡以垂鑑於後之深意與嘗聞之政澤一世敎澤百年公之斯舉殆合政典敎典勒爲一書者乎余撫跡幽居未獲一效筆墨之役得樂觀厥成以挂名簡端可不謂厚幸與

繁則蕪簡則漏勞參則多狗獨斷則多誣四語不惟脩志爲然即揆之頁輯滇南詩文不可告人苦心亦被此四語道盡是文前半醞潔後半簡括雖不能出申溪通志序範圍然已見工心苦矣

羅青堂制義序

羅青先生始終以淳澹幽潔之文不過於世而卒至於傳也論者比諸前朝徐思曠謂其文之高妙相埒不遇亦相等豈物之相絕者世固不得而用耶劉舍人有言味之則甘腴之則芬芳其品勝也司空表聖詩云落花無言人澹如菊以韻勝也品與韻之間得其性靈所自流而各詣其至物莫由易焉則亦莫由識焉脩所謂言隱榮華故耶先生襟懷灑落天趣橫溢於書無不讀而未始有書者存其爲文且日妙知先生文者日益希任達自高脩然埃壒之表其視千秋萬古若一彈指間寄

青崙李因培題

壁爲紹介於張月槎先生而亟授梓氏者則趙亘與前輩力云

吾輩學識到得視千秋萬古如一彈指間自能以真氣毓爲元精元精淵澄靈光煥發德也功也言也畢竟一貫只分週不週耳惟此靈光愈久愈皎隱隆牛斗間炯炯不息斯傳矣要是不息纔得不朽傳何容易也因讀羅青堂文並鶴峯先生序推論之

序
國朝
送勉序
送江荀舡罷試歸養序
伯兄仲兄壽言
張氏族譜序
張翠屏先生文集序
阿迤伍公崇祀鄉賢序
重刻關夫子聖蹟圖置序
周於禮
周於禮
周於鬯
劉佸
萬友正
尹均
錢灃

夏網庵詩集序
涂二餘靜宿紀事詩序
孫鶴齋重燕鹿鳴序
常熟趙氏復兒牋序
襄平周制軍西征草序
晉寧凌牧事梅花百詠序
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讀書記序
鄧氏家譜序
舒氏族譜小序
彌勒舒煖新婚序
五溪詩序
含山顧元素詩序
甘忠果公傳後序
錢灃
錢灃
錢灃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萊陽初頤園　楚雄趙呈祥參訂
吳縣潘芝軒　雨先生鑒定
善化蕭大經雲巢評閱　蒙化張登藏魏岱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南甯夏鎮奎應霖校訂
保山袁文揆時嘉
愛業保山張金質韋希賢同校

國朝

序

送勉序

周於禮

乾隆甲午、余分校京兆試。得南北士十有三人。吾宗勉與焉。比來謁知爲故中書舍人諱際虞之孫。而余門人也。已卯奉　命典試蜀中。舍人時宰德陽。屬眉宿齒謁道旁。余心異之。時遵例引嫌。僅通一刺。過其郊。雞犬相聞。炊烟相接。竹籬茆舍。謳吟聲出戶外。征人弓衣緩轡碧樹濃陰中。有如身入畫圖。偶憩小庵。進咿嗄問長官治狀。競曰吾使君賢。能馭吏訟。獄無擾。禮士人。勤誦讀。吾儕小人安哄鑿。六年於茲矣。聞當代去奈何。余曰噫。老氏所謂守其清靜。民以寧。二者與。已試竣。輒以狀白制府。開兆新先生先生曰。孝子循吏也。已列薦牘。尋肅然起曰。先生察吏。乃得孝子。即途叙宗誼。登堂拜母。舍人見其長子士輸。士輸者。即生父也。計生時三齡耳。舍人曰。尋官此東西南北。唯所任。又喪偶留長子代甘旨耳。次子士拔赴試矣。尋益肅然知兆新先生得人於其大也。越八年而士拔乃遊。尋門時。舍人以憂歸。補黔。之桐梓令。甫內召。而歿於黔。蓋尋與生祖若父交兩世矣。而乃今得於生講三世交。抑尋尤願生之無以一第畫也。昔謁尋師李積齋先生。先生爲說坎升二卦。尋無以益生也。謹詞所聞。坎之卦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蓋言所以倘有習也。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常德行習教事。聖人於坎示心學之源矣。在五曰坎不盈。祇既平。而象以爲中未大則其不自滿之意也。柳子之送澥曰。不爲山而爲川。蓋取諸坎。尋於生亦云。升之象曰。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生之祖父以孝聞。地道也。順德也。始基之矣。而生父承之。報試事。奉祖母。廉吏子也。宜顯而晦。以耑以教其子若弟。其所積抑何如耶。于尋之木始於

二葉高大先業其在生矣初六之升以允九二之升以
孚既信且孚升階得志慶甫征之吉何疑然而必以柔
矣必以時矣於三寓果進之戒於四得順事之占斯升
之義備矣生勉矣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其佩予言思祖
德無騁聲華無忘遠到以允吾宗之北者

前半叙事疎古即埋伏後半投後半解經精粹即照
應前半無一字不肫摯無一句不深厚歐會之遺也

送江菊舫罷試歸養序

歲甲午余忝與分校既撤棘過石畫軒訪余友王平甫
角射留飲平甫指座客曰江君菊舫南中名宿也試而
蹉薦而不售奈何乃出所作四錢詩讀之長喻隱諷盡
態極妍舉座爲之失聲歎息顧予實不好也他日與平
甫偕來坐石寄齋摩挲米老遺蹟酒酣作長歌豪宕奇
崛格在韓退之東坡居士間余心折久之蓋君兄弟與
余老友史笠亭結詩社主盟東南三十餘年矣歲二吾
君解館事余私心喜爲兒子蓄得名師潛曰識江先生
讀先生文久矣得請業幸甚乃過平甫達余父子傾慕

願承教意菊舫曰毋將歸養母予曰噫君困諸生五十
年矣爲君計孰急於歸養者余將招同人治祖筵作爲
詩歌寵君行耳何館爲菊舫曰固也願有言予曰君以
謀養歸也啜菽飲水歡跬拾芥青紫萬萬矣尚何言且余
聞笠亭罷養梧分郡東歸子舍余萱鬯茂又且十年君
於笠亭爲志年交窮達小異至性本同講舊短篇聊吟
江渚研曰筆籠相視怡然補南陔而賡白華將使大江
南北羣起諸賢於二君得所矜式焉君歸矣予亦將挈
眷而西買棹南來重話蘆廬風雨展拜北堂其無嫌叛
我肚槃出等身著作商留名山更攜手訪我笠亭傳老

主新詩讀壯少陵玉溪生補註索酒潤枯腸觀我友吐
肺肝作枚坿竹石使十餘年塵土氣一洗滌於鷗波浩
蕩中斯不亦暢然意滿也哉抑予又思之君以詩文鳴
於世久矣韓子云物不得其平則鳴六一居士之序聖
俞曰詩窮而後工君以謀養歸也尚何窮達之念之足
攖其中也然予嘗聞古人之交矣相贈以言相期以道
士君子修身立命正當於坎壈失志之餘益貞其不磷
不緇之素檢點筆墨無使費亦敬身之大畧也收束心
思無使溢斯艮止之大歸也養晦潛光樂天知命又何
有不平之鳴爲平甫曰是也乃書以遺葯舡併即示我

笠亭道相念云

君因諸生五十年爲君計孰急於歸養爲葯舡頂門
一鍼中一段以笠亭歸養自己將歸灰寫有情以平
其抑鬱無聊之氣末段乃正教之古誼良箴委宛深
至其筆墨總在數提唱頓岩處

伯兄仲兄六十壽言

禮七齡侍先君子講席先君子詔云吾家入樾以來雖
無科甲聯綿而文章行誼不居人後夫文抑末已自吾
高曾祖父孝友敦睦三世撫遺孤邑故老能言之先君
子懼禮等之墜而失也童而詔之俾謹識不忘訓詞如
新而禮年五十伯兄六十有二仲兄又週甲子矣兩兄
聞緒論早所得力爲深茲屆壽辰禮請一言以侑觴兩
兄弱冠同遊泮宮次年同食餼又次年壬子仲兄舉於
鄉壬戌成進士歷官四省所居有績而伯兄困場屋屢
薦屢蹶年五十始以明經貢成均出處之際命也夫然

要各有本末易二二爲外人言也仲兄五上公車得
一第維艱家故貧二親老禮及季弟和幼伯兄授經自
活負米營養教兩弟迄成立一門之內愉愉如也季弟
悔悔有文采就童子試冠吾邑壬戌與禮同受知於宣
城楊大宗先生先生器之而故乙其名恐其少而逸也
禮故不敢爲諸生啖，廢學仲兄課之督責惟謹伯兄
見之或泣涕不食懼二親之聞也辛未禮幸叨一第授
館職玷清班且二十年微二兄教其不至背先訓即於
匪彝者幾矣方仲兄之初令博陵也先君子以書訓云
吾家傳清白女初登仕版在山左積歉之區當轡

皇上子憲元之意存活疲民無使溝於溝壑毋貪財
毋徇刑若專封殖爲子孫敗之資父父不願也仲兄
勗而行之哉行篋自官宰牧郡守屢膺卓薦擢觀察開
歸陳許一稟先訓無斁仲兄沉毅有大畧不以才見而
遇事無不理事上官接寮屬未嘗先人然有問必以誠
告一二語必中事會生平無矯激之色而取與必嚴
介理訟獄必得其情屢辨冤濫不阿上官意上官卒以
此重之仲兄既久於外禮亦直　禁廷伯兄及季弟承
顏膝下且十年兩姊往來無間脩滌必供母氏多病湯
藥必親嘗癸酉先君子無疾終母氏亦相繼歿仲兄時

守宣化備禮歸兩兄盡喪禮及季弟營葬事季弟有
至性哀毀甚隆冬居廬氷雪侵肌膚不覺也既葬竟以
羸疾致不起有才行而夭殤已丙子冬禮還直次仲兄
補翰林太守伯兄獨操家政兄弟子女十六人營婚配
盡心力撫同堂諸孤以養以教令皆成立視季兩孤爲
尤謹長深與伯兄子涪先後就試皆第一列邑庠涪及
深及仲兄子大洽又生孫矣伯兄於是有中州之遊自
首相聚子姓森列日前怡伯兄實長育之姻兩兄可謂
能闡先業光大家聲者矣禮既得一言侑觴亦以詔吾
家子姪俾悉誌諸父已事以勗以戒以無忘先祖之遺

乾隆辛未冬、予客滕、有編志之役、得交於南溪張君君孝謹人、朝夕者久、其德行文章益悉、臨別以其譜序屬予、予不文、然重其先人之請、不獲辭、因詢其畧、君曰、予族微者也、明初自樂陵徙膠、卜築河崇、社業於耕、後稍就學域中、六世而始大、遂詩書不絕、聞登仕版、壬於我朝、族益繁、於是作譜藏之、又積祀田之餘、立家廟爲合、敬、仝愛之所、婚喪必告、孤獨必恤、父兄愛憐其子弟而時謹其不率者、故綴恣絕少、迄今兢兢奉之、罔敢墜予竊見夫世家鉅族、其勢足以相庇、而力可以徧及、當

其赫奕顯灼、人人得篤其情好、不必出之有本、未施之有次、第秦越之人、可爲一家、一旦隙開釁起、至戚疎於陌路矣、是勢位顯、厚適以啓之、貧賤之薄而速其尤也、然則予家之所全者、不已多乎、數百年來、雖無位高多金者、被潤澤大豐美爲族人光、而幸免乖違之風、守家法如一、自來始不由乎此、茲復集族人之力、議續前譜、誠懼夫遠而愈疏、遂衰世德也、予聞而嘉之、曰是固足以序矣、予奚容贅、蘇子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使之無至忽忘焉、可也、若張子者、吾知免矣、續譜之作、懼其派至於塗人、此則子之所以交於張子也夫

補刊翠屏張先生文集序　阿桂　萬友正

憶少時涉獵紀錄彙編見翠屏張學士以元朝遺老受知明太祖冊封安南親著詩序以褒之及浸於王事詔護樞歸里優給家小俸祿三年竭歎其遭際之隆而忘其爲古田人壬辰春補官是邑誌載學士遺事視昔所見爲悉學士後裔式微無可與語兼以簿書衙驛未暇求其著作而讀之會　皇上纂修四庫全書集經史子集之大成甚盛典也館編定名爲四庫全書集經史子集之大成甚盛典也諸臺徵檄頻仍無以應命蓋文獻殘缺久矣學士文集自明初宋劉諸公爲之序成化中其嗣孫名淮者復鋟板以行泊　國初後人不能存舉而質諸丁生銘鼎之祖庋於閭閻且百年其板一卷缺二頁二卷缺八頁三卷缺六頁四卷缺四頁已同廢物不燬棄之而藏惜之猶有先民遺思則亦學士精神心血所寄以不朽今春上元展學士墓其後人進抄錄壙志傳牒鼠啄餘篇殘簡斷不復成句讀乃命丁生由其所質殘板復於大治令國樑林君家得所抄殘本與板缺數適符集諸生余生長瀚等繕校補刊以成全璧即板裝潢呈諸大府上應　聖天子之求學士文集於是嗨而復顯缺而復全亦如學士遭逢之奇之盛若曰守土之責余則曰此古田之光也時乾隆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十九日古人文字晦而復照寘寘中原有主宰之者若俟而復全則十無一二斯更爲奇虛舟一行作吏而有事於表章遺文其亦異於忘筌號者矣

阿迷伍公崇祀鄉賢序　尹均

均字佐平蒙白人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內閣中書生平諳謹厚重德稱於鄉今上卽位之初年首重記典命在廷大臣封疆吏慎舉鄉賢惟時先大夫以兵曹入祀踰三十三年而阿迷郷賢宦曹伍公士琪復膺休享蓋距公之歿已五十年矣憶昔先大父與公雅相契重知公最深而余又授室於公之門故聞公懿行爲尤悉公天性純篤事繼母以孝聞撫諸弟以友聞披覽六籍必彷許子躬行之意登賢書初令湖南平江政肅化洽膺卓異牧桂陽攝巴陵

從自己先人引入本立道生不鄉賢宦曹伍公士琪復膺休享蓋距公之歿已五十年而阿迷矣憶昔先大父與公雅相契重知公最深而余又授室於公之門故聞公懿行爲尤悉公天性純篤事繼母以孝聞撫諸弟以友聞披覽六籍必彷許子躬行之意登賢書初令湖南平江政肅化洽膺卓異牧桂陽攝巴陵

敎事簡古

祁陽護衡永二守再牧山西保德所至潔己愛民政蹟炳炳故於平江有生祠於岳州入名宦祠蓋公之得民心類如此及以戶曹歸里建宗祠遷學宮立朱子祠創鄉會田修橋濬渠次第舉行迄今阿迷人士輒嘖嘖道公軼事夫士當伏處抱守一經孤介以高其鄉人治朱丹其敎又徙深已養望無所溝於天下而世論猶亟稱之如公學術精醇經猷宏遠處則利濟於鄉出則惠及蒼黎宜鄉人重愛之而俎豆輝煌也昔朱文公作近思錄伊洛淵源錄蓋紀濂洛諸先生言行以開後學余故於公敘敎其顚末以爲仰止景行者特標一鑑

從對面振起逆折而入唱數作收通體皆覺動

忠義關夫子聖跡圖重刻遷置序　錢灃

是圖本流傳宇內久矣宜黃陳永齡自江南得善本歸翻刻藏於其邑聖廟旣以地偏流播者鮮移於會城三義廟印行乃滋多又慮自始刻以暨遷置所有助力諸君子姓名或湮屬灃爲之序灃曰好德之心人所同也耳聞一賢輒欲悉其里居暨終身出處行事在婦人孺子猶有然者其佈之廣狹久近有不可以齊一則非人之好德有異其德之致乎人者有異也若夫浩然塞兩間炳然齊二曜旁無所爲垠來無所爲竟如夫子者宜其逾廣而人逾若覩之切逾久而人逾若聞之新又況

在天之靈代昭靈異呼吸可通斯人畏之敬之愛之慕之曰述不盡筆之於書參伍會萃以成是圖實夫子之德之所自致也世咸怪陳壽蜀人又嘗仕蜀其志三國於蜀偏畧侫當時事蹟十不存一或又追求其故以爲武侯作相不置史官致壽無注記可據憑窩以爲人亦爾卽夫子否耳如夫子固無陳壽何患且使壽志夫子事蹟及其世系至該至悉亦不過近炎興之世止耳甚而迄晉泰始之世亦止耳今披是圖歷唐宋元明以及昭代由晦而之顯由畧而之詳野乘所蒐光於信史於戲此豈壽之所得而知卽唯夫子之德之所致好德之

人從而致之耳即以武侯而較當日光輔二君楚吳蜀桑之地雍岐雍甯時盡碧事蹟之傳有固然者至於南征曾不數時而吾洛山陬水澨迄於今服敎畏神奇文異記聞見壘出正苗人所謂庸夫庸婦所共傳稱上聖不得而識者是不勝屈亦豈當日史官所得而注記之者耶由斯以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不能如夫子求爲夫子之徒亦可也陳氏爲此澧樂其好德之誠而宜良及吾邑助力諸君子同其所好亦可樂也

理實氣充絕不涉稗官家一語而卓識崇論自足千古

滇南文畧　卷首　序　六

在外十數年再馮下世久矣深媿所業較之從前不過唯之與阿特取他人所棄以觀微能辨其高下淺深厚薄同道之士不恥下問亦間就所見爲之貢直大抵以其年少於澧雖多掎摭不以自怪也南甯夏網庵五兄吾先達也年長於澧凡十餘歲自擢牧欽州時相見都下輒不惜忘年下交然未一與談詩也及亡友彭南池筮仕粵海久之走書稱網庵政事之餘蓋無日不事於此心實儀之不幸以大故還里而網庵亦以疾歸出篋中諸稿備使閱之大體質實無浮藻率胸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氣體自成事親交友忠　主庇民之恢

與所處之地咸使人可一望而知其餘流連光景諸作大抵亦各有一綑庵在非徒然者比也熟閱久之敬還其稿旋來詢曰深知子肯爲同人猗攄利病故以相屬不謂竟於我不甫豈謂我老不足與語敬謝之曰非敢然非敢然也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自庶誠不能有加於吾兄故耳雖然此道固天下古今公理之所存檀梨橘柚味不同而皆可於口者此不必知味者乃知之但能味味者知之矣無已請爲吾兄別其不甚可於口者而標其可於口者試持以質海內宗工與後來之哲當不以爲大謬不付之可矣

質實無浮藻率胸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氣體自成亦惟先生文足以當之

然也計去者十三存者十七凡古近體五七言若干首賢梓鎮奎亦用功此道有所得者幸即擇剞劂氏之善

川百神度無不深恫而思假手以効靈特以人謀不臧往往欲福爲功耳靜甯之事恒也無足異也今讀其詩心非素日有深所信乎於民者其至是耶推斯所爲則乃知二餘正非偶然者其於禍之始萌也料之明禍將及也備之豫而慮之周故其既及也處之從容而不擾此猶人所能也其能率邑諸父老子弟惟己之從一乃雖兵窮食竭猶足合衆氣以食賊神之佑之誠非偶然而澧始乃視之易易也澧今年五十有五念吾鄉交遊中鬱屈無所於試者不少其當百里之任亦牽不遇盤錯無以章其利器而二餘以是章於西後數年、彭南洲

甲寅長夏、涂二餘來京師出近作示澧卷中靜甯紀事一篇千八百字讀竟愕然自咎前失始是甲辰之冬、客過湖湘言二餘守靜甯賊勢甚逼城故有炮而無丸銀之不就倉黃間有十餘歲兒持三丸進因以擊賊城獲全求賞其兒不可得咸異以爲神助澧曰此恒事也何異之有二餘官是土者也神則血食是土者不亦念城存與存乎況者城存與存血食是土者乃知之但能味味者知之聖人御宇仁昭義立德博化廣率土人民自其祖父以來世沐太平之福而逆囘田五敢踵蘇四十三作孽山

徵有所以竟於東二餘長澧二歲體貌魁梧人望生畏南池少澧二歲則清羸如不勝衣乃憤海賊病民地方交吏僅僅幸其出境得免咎因卒丁壯親執桴鼓窮追出洋幾及千里力戰鯨浪之間卒梟渠魁與二餘後先俾受　帝知今不幸南池已矣澧嘗爲志其墓以爲生平所抱未施十一使天下後世僅僅以擊賊一節知我南池是南池之不幸也二餘擢刺肅州亦復蹉跎顓墅主惜其前績使得收之桑榆今而後不澤事而安之鴻其一誠變化萬有其待紀者夫豈有量而僅僅靜甯守城一節耶或讀二餘是詩激賞之勒其付梓澧亦爲

滇南文畧　卷首　序　三

然者獅子王搏象用全力者也其搏兎亦用全力者也觀二餘是舉可以律其平日之處事並可以律其後來之處事又一一皆身所歷與掉弄筆墨爲人作照多所塗澤者不啻徑庭誠不應秘之篋中若其詩之才力法度與其所淵源則從事於詩者自能品之不待贅言也

二餘南池皆爲人所難能南園敘二餘詩甫傷南池之死孰知南園亦未竟所施而繼南池以死又孰知二餘復繼南池南園而死令人長歎此三人之均未竟所施耶

滇南文畧　卷首　序　四

孫鶴齋重晏鹿鳴序

士舉於鄉歌鹿鳴而上禮部也三年一科合直省蓋千百餘人歷三百六十五甲子加科不計計二十科當二萬四千餘人爲數不可謂不多其間賢相名卿暨良守令師儒或以德以功或以文章政事懿行嘉言著者皆出其中未嘗不肩差踵接彰　國家得人之盛惟是始（開）與斯晏繼而重與斯晏者則不數僂指而盡焉豈非閒（下中三段）氣所鍾保期顧耄耄之瑞不可多得乎雖然猶非語於躬履極盛者也（後二段）我

滇南文畧　卷首　序　五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柔兆執徐沿故事命直省開恩科先生舉於鄉當是之時年二十有餘耳槐黃得意灑然以遊然未嘗不疑忌後時或十年二十年人事遷流勿論其髮齒齠齔售於暮年即其與先生年相上下自負去日少而意氣甚盛者敢自定爲何若耶乃閱時稍久同譜故人多已先踣仕路而先生及中歲驥足屈於百里宰閩之甯陽數年歸然甯陽人至今尸祝奉之而賢子亦舉於鄉凡修之已而推施者效可畧識已今年旃蒙單閼爲

滇南文畧　卷首　序　六

皇上御極之六十年明年柔兆執徐將大寶爲

嗣皇帝之元年是以旃蒙單閼之正科特命先一年舉行而以今秋爲柔兆執徐之加科

聖聖相授敷天率土慶喜無疆

嘉惠士林特設之鄉科凡幸而獲與者踴躍濟濟聽笙瑟之奏承幣帛之賜猶將三百六十五甲子之前黃髮齯齒與諸新進至止鳳將九雛曾何足喻顧直省之中惟聞滇水有馮孟亭先生一人吾滇則先生一人而已　國家設科實沿明制而有明一代未始加科至我　朝始加科相望而　皇上以八旬有六之年益慎憲而懷永圖以是年　御極以是年　授之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聖子還稽史冊所傳實千古之所未有而士大夫以是年舉於鄉復於是年重憂鹿鳴者又豈非千古極盛之遇乎哉澧爲先生兄子之同年亦先生子弟行也方扈蹕瀼陽去鄉萬里先生與憂時不獲追從奉侍凡杖惟謀之同里諸君子之造京師者作爲詩歌以鳴其盛復援筆而僭爲敘

華而不縟直而不俚約而能賅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南圖侍御以是秋卒於京此文其絕筆也鶴齋先生越今數載白髮童顏動履尤健宛然地行仙云

常熟趙氏復兒毓敘

歲戊申秋湘潭令趙韓軒告澧言父者庭先生、持翁前輩蓴溪詩詣曲阜顏氏求其先文毅兒毓屬澧爲之敘澧言是可必得兒毓於顏氏者然侯既得而敘之未晚比冬果以得告按潁陽贈文毅兒毓史不載其事得毋以潁陽執政後頗與文毅諸君子牾遂並其前美畧之耶文毅卒以兒毓予顏氏得毋亦以潁陽與牾之故心輕其物不復貽子孫世守耶然澧竊觀此一節爲文毅諸君子固難而潁陽亦不易易事固論所係何如也江陵自以才足屈伸天下所爲不郎人言亦孔多矣一時

與之持者公私得失或不無參半獨聞父喪不郎去位萬萬無可解於人心文毅諸君子爭之豈誠所謂意氣感激將欲借之爲不再之節耶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此而可忍將孰不可以忍以故拜疏愛杖頗於死而不計者所以挽爲人子者無死其愛親之心也而心悅是舉贈物見意者所以獎爲人臣者各盡其弼時之義也其不共禍幸矣由是言之兒毓之在趙氏亦文毅腊肉之亞文毅之靈不沒兒毓雖流傳百年卒應趙氏是歸其不先不後自者庭先生得之者庶後有故焉文毅嘗仿宋范文正爲義田貽後人矣久之漸減十九

英英者何
蔣生氣追
之琢之永
成器蓋吳
出江陵門
下言外規
其過激也
其贈文毅
犀杯詞曰
爲君子壽
者庭官山左積常俸所入復之過半春秋享祠愾然如
見文毅兒觥不於者庭歸而誰歸此又足以示爲人後
者奉先之孝矣澧故不耶舍陋作敍以應華軒復系之
詩曰
短喪之說下愚所諱始禍何人流毒無既父喪廿七遽
起視事彼哉方進謬託漢制胡明居正變且加厲竟難
一日釋此權位宋所由弱羣狂助吠不有君子誰挽頹
潰炯然者心浩乎其氣以帝民彝物則萬世有孫繩武
青簡並熾宜會宜元孝思無匱兒觥既得梧檟等賓眷
莚秋几薦香達昧頻陽銘刻應留天地我作詩歌用彰
則美之至也袁檢薦云銘兒觥取神羊蓋取神羊一角觸邪之義後流傳數易其主五世孫玉槐採知在山左顏衛齋家乃製玉觥銀船託翁覃溪先生作詩補易之

氣類

原始要終忠孝之義藹然言下惟南園先生之風節乃稱爲此題文也按贈兒觥係歙縣許文穆國後柄政以丁此呂事語侵文毅而大倉王文肅亦曾偕詞臣輩詣江陵爭廷杖復獨造喪次切言爭莫挽杖畢文肅等持五人大慟迨文毅起復因論並封忤文肅罷歸敘中頻陽殆有憾與又文毅孫士春官編修劾南園謂得虹玉觥與此序本一事也

傳譜出兒觥既新樂府壓倒米家南園冊文毅心輕其物不復貽子孫未見者庭卒始無所見之顏氏又能歸之又兩賢矣此

標也說者以爲賞禍之始云

文得之趙氏摹南圖書絕類顏侍公坐位摹合之尊淚先生詩不可謂非已絕乎

襄平周制軍西征草序

倪蛻

杜少陵題諸葛忠武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讀者悲之後朱　南渡宗忠簡將殁時亦誦此二語以爲長憾古大臣抱匡時之畧奉命督師志平禍亂而天限之以年使不得終成大功往往有之如襄平周公亦其一也雖然忠武居偏安之朝忠簡屬奔播之際運會斯然人亡邦瘁公則遭逢　聖明恭奉師出命有寘之征三苗高宗之伐鬼方不是過也奏疏內所稱逆賊四犯廣元一侵二郎關俱以從容暇豫禦之有餘五獲全勝而督師天水二次撫叛其大雨連旬詩云共言

天意通　皇意將與羣生廣好生是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公又不以殺爲威者也及奉　詔移治滇黔會兵常德而遽卒於軍或者　旨誦出師未捷之句以爲公恨孰知其大有不然者夫公於粵於蜀於秦俱有大功於楚雖未出師而公沒之後逆賊漸次俱平焉知公不於其初有奇謨偉畧豫定於中踵而行者遂奏其成公即在亦必謙不自居莊子曰棄功與名而還與衆人抑亦公之微志也乎此實與忠武忠簡之事全不相類自不得舉師未捷以爲公恨也公之愛增楊副使天眷往往言公臨戰陣必身先士卒立鋒鏑間鎗矢交前畧不動

容曾被箭血沾漬證衣甲不恤也至於平時與將吏知交談說又照照如偏生讀書賦詩悠然自得嗟乎伊呂方召大臣之風度如此矣公奏疏英快清簡詩沈雄俊爽悉如其爲人惜只見泰罰諸篇而不得窺其全然而片言單辭足照萬古君子多乎哉公有仁德有勇功有謨言是之爲三不朽公亦可以無憾矣

氣浩瀚而音疎越寫周公處亦自當行出色

晉甯凌牧導先生海花百詠序　倪蛻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蓋言人物之貴得乎時也故當通泰之時以和名和萬物各得其應樸楠杞梓無不出爲世用即以梅之高潔自持者亦必不肯自廢於山巔水涯此無他運際其盛也乃若蹇逢厄會世道阽危陰陽之消息乖違君子之安貞斯吉苟非謹其所守儉德避難則傷我行者豈獨遜陽蒙其穢者不無施蓁又安望廣平一賦尚存鐵石之概於不朽也哉吾讀凌牧事先生之梅花百詠而有感也先生躬秉特操與古爲徒淵淵德心養和靖躁不幸遇逆藩之變晦跡林園乃忽爲僞臣所薦纊帛將次及閭幸而早覺得以挈家潛遁鴻飛冥冥網羅未逮及輾轉久得至鎮南又爲賊帥叔之去旋計脫尋獲妻子同入深山採枳自給不勝其困先生怡然曰風霜節概冰雪襟期梅花我師也於是有所感興一寓於詠梅之作然先生雖經歷險難數瀕於死而雅懷高致不廢嘯歌以故諸詩皆沖夷淡遠即其寄托亦微而不顯雖使褊心之人讀之亦足消其躁戾之衷而歸於平正也先生寓深山數年賊滅始還故鄉居益貧教授里中以著述自娛時雲貴總督廣甯王公諱繼文者聞先生名強而見之諮諏

治道先生對曰迂生何知然以總制尊嚴民所瞻仰而
日事遊燕無乃非盛德事乎王公默然不樂既退人或
咎先生以爲不當遽觸其忌也者先生曰心以爲非而
不知告鄰負吾心矣敢辨姉以求合於世乎其陵直也
如此梅花詩凡九十七首云百詠舉成數也余高先生
之節愛先生之詩故爲之序

文品亦清而韻可以彷彿梅花

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昔孔子作孝經成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
虹自上下化爲黃玉此緯書言未足深信然孝者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自生民以來德靡有盛於孝者以是六
經紛綸無不以是爲重而開宗明義特著爲成書則自
夫子始於是而動天地感符瑞微緯書言吾有以知其
必至也且夫孝之道大矣凡世所稱昏定晨省冬温夏
清皆末節耳論語懿武游夏之問夫子答之各有所指
而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也後世日趨簡薄大本漸
墮即其小者鮮克能盡又復知天經地義之爲何事乎

此君子有慨於斯而爲二十四孝之書也相傳南宋時
是書甫出與于家詩百家姓及上大人引本並行皆是
便蒙之作今觀所列至黃庭堅而止則出自南宋無疑
余幼在鄉塾與諸童子各有一本而塾師於午後必爲
句解字釋諸童環立拱聽若有觀感嗚呼蒙以養正聖
功也此亦知事之所重而爲教之所先者乃今則俱鄙
之而不用矣曲靖李孝廉如玉純誠至性人也讀其書
而各賦一詩曰咏歌古人寄我慨慕然豈唯獨寄其慨
慕而已哉亦將以斯道覺斯民而扶大倫於千古之後
耳其子立根爲之繪圖列說刋行於世抑亦繼志之一

謝可尚也余嘗遊曲靖與張子我元交曾一識孝廉去今三十六年而孝廉歸世已十有八載張子亦化爲異物矣立根來請序欲孝廉之懿行而歎孝廉之有子且顯世之爲師者仍以此爲先務而使人受是書如我東吳之舊而不鄙夷之則孝之爲言倣也倣天下以百行之本不亦仰承聖人之微意者乎是爲序

李孝廉有心人乃其名其詩寂寂無聞得蛻翁此序孝廉爲不死矣

讀書記序

倪蛻

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洞同天地渾沌爲樸無憎惡無嗜好此性之天也及知覺開而物欲勝則爲物所牽而好惡紛然漸矣其性命之原矣雖然水流濕火就燥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有不物而物物者故物物者忘乎萬物之中已出乎中所爲各異功名之士榮官貪鄙之營狗利知好色則慕少艾恃勇力則忘軀命以至虛無空有弔詭支離無一非嗜好爲之災也郎復三旬不舉火歌聲若出金石指爲好學窮年寓於無竟可矣又安見非有所偏而爲物所制者乎雖然好惛之情雖同其所以爲好惛亦有分矣吾自孩而無他好惟好讀書家窶鮮藏本紬思傭觀率未有托節褐糊敝腕指集得數十百卷自韜暴富撐腸拄腹仍爲饑驅棄而遠游時也購之又得若干卷歸視前者鏽縢並失藏舟於壑有物負之始知原於無形於有復歸於無不可指無以爲有亦不可執有以儻無如是也然自後且亦三聚三散我物物而不物於物蓋好讀非好聚也老滯西南食古不厭好事者不我遐遺往往持贈今裒然盈數架鴟夷子皮爲陶富人其愚不可及也吾聞齊桓公抱婦人以登朔騶心勝氣廢足以當古人者讀書堂上寄焉耳故宜

序

前半篇曠達者有精警後半篇精警中有曠達是真讀書種子安得起斯人而與風雨連床乎

讀書記

為斷輪翁所誚不然聖人往矣糟粕存焉吾鋪其糟而餟其醨何靳而人善不善之耶故吾讀書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惽適性情則理道通矣淮南子曰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惽則不貪無用適性情則欲不過節求於外弗假於人中也養不中詔書者求乎中而已矣然吾之得書而讀也甚難矣後之人不可不知故敘吾書之所由來作讀書記

魯氏家譜序

白虎通曰姓者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氏者貴功德賤伎力所以勉人為善也族者湊也聚也恩愛相流湊也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自戰國以下以氏為姓而五帝以來之姓或亡至姓氏之稱則自太史公紀秦始皇漢高祖始遂混而為一矣然氏族對文為別散文則通郎姓之與氏散亦得通也然魯氏之族未得其本類族者以為姬姓以國為氏是矣但古者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則以王父字為氏適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庶子則以二十字為氏若異姓則以祖父官及所食之邑為氏此賜氏族自為氏族之大畧也若亡國及出奔者乃有以國為氏春秋載魯出奔之子亦未聞有以國為氏者則魯氏自亡國後始為氏者信矣然魯未亡有魯仲連則不得謂以國為氏也按御龍氏遷魯縣郎魯陽也時有魯陽公揮戈返日焉知非御龍氏之後以魯仲為氏者耶蓋姓之相渾而失據非一日矣氏書姓譜往往多附會曲說不獨魯也今魯於紹興為最繁多顯者相傳是宋魯宗道族然也今魯於紹興為最繁多顯者相傳是宋魯宗道後隨高宗南渡居紹者長子而居江西南豐縣者為次

子亦稱盛族滇南楊林所一支有魯子綍緒其先本江甯人以軍官從征南副將軍沐平滇爲楊林所鎮守世襲遂家焉後子孫失官耕讀自業其族亦零替不振綍緒稍稍能自立每念先世自江南從戎經今三百餘年秋雨墜幕孤蓬不飛況滄桑屢變兵火游臻遂并譜系而盡失之卽欲生相親愛死相哀痛以敦會聚其道奚從因自高祖而下敘其可知者求余爲之譜余喟然曰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此歐陽公譜例也綍緒幼孤不得備聞先世之遺而能悼念於前譜之亡莫知所本欲從高曾而下以爲之譜庶幾述於前者廢可復追載於後者可爲世守是誠暗合於歐陽之例矣余故爲損益其例而譜之嗚呼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古人有姓皆爲重人倫也族譜之設無非聯絡會聚以率孝弟之道於弗衰非苟焉牽異侈華而不顧其實宗誣祖者也故於曾之得姓非有疑詞雖然芝草醴泉根原有自暢其根而濬其原使世世稱爲善族要在仁義本於躬行子孫永爲觀法我於綍緒有厚望焉矣

探本窮源追厥受姓之始亦是作譜序一法難得朗

舒氏族譜小序　　祝　蛻

昔吾家道川先生爲從遊汪子跋族譜云族之有譜固所以序昭穆紀親疎使同譜者知所自出尤在乎因此而篤親親之仁盡敬長之義焉盡篤親親之仁則親疎雖殊而彼此之恩常洽盡敬長之義則貴賤罔知而尊卑之分必嚴苟能如是則一族猶一家而人倫厚矣懿乎言哉世之無譜者其可不思所以有有譜者其可不思所以繼哉一日彌勒州舒生煖持其祖所書世系來謁曰舒氏自明初戍滇傳有十一代而未有譜竊恐同族之人不識則疎相視如途人而吾仁義之所推或有遺也惟先生於寒家交四代既親聆音徽敬承德教用敢奉祖命以祈君子之餘潤而爲宗族光豈惟小子輩之感抑舒氏本支百世皆藉之不朽矣余從而慨然曰先生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非譜無以知其悉而欲行我親親敬長之義其道無由然後世之不講於譜久矣今舒翁命其孫以譜爲請是誠不蹈於流俗而欲以厚於人倫者故爲之倣歐陽氏體例編次成譜其先世之孝弟可傳者皆據其所述而附於譜中譜成隨呼舒生而告之曰譜之作不徒然也惟能篤親親之仁盡敬長之義斯無負於譜也苟其汩於流俗爲匪僻挾宗

長而凌廐支縞微榮而倣單寒以私廢公以小加大不
崇令德而徒侈然自貴以爲宗黨羞則是此譜爲徒作
而視先世之孝弟足尚者爲何如也舒生勉乎哉吾因
誦先祖道川先生之言而弁于其首
不圄於老泉譜記而自能標質立幹懇欵動人後段
尤足以鍼砭末俗之病

彌勒舒煖新婚序

古者男子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三十而有
室漸理男事修世冠禮廢墜而婚娶往往在成童舞象
之年於是童子名蹤等不率彙則高者藉微知小識詡
詡然若有不可一世之概卑者狎溺婦孺之愛并孝弟
而盡忘之以是知先王創制立法無非教也而後世或
不盡從則風義之衰有由然矣舒生煖年未二十亦循
世俗例於秋八月授室僕辱與生之曾祖祖若父叔二
十年相從顧憨涼德不足當丈人行然生於總角時嘗
遠僕之膝而嬉不啻武夷鄉里也故不以賀而以勉夫

舒生之年正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厭時而居然有
室則博學無方遊友視志當兼三十之事而行之如禮
經所云者方爲克盡男事苟徒繡其盤帨佩韘自喜此
於鄉曲之中不得爲善士況望其他日之遠大哉僕不
見舒生久昨一相接眉睫間不無飛揚色舉者或可無
之正欲於其高處下一緘艾耳舒生勉之矣

古禮古誼藹然句裏行間顧以告之凡爲人母者

天地人三才並立各有精神所聚天之日月地之山川人之文章皆是也日月以大而神故蟠天地亘古今極遠近容光必照出入晦明有不可得而測者山川則以奇而神矣峩然而高上尋雲霄淵然而深渺無所底龍跳虎卧蛟呿鼉翻或聯屬萬里手攜碣石足踏崑崙或始于涯篽洩于尾閭望洋向若止水鯢桓蓋亦無所不奇者矣若夫文章之神在變極其詣能使日月增光山川動色泣鬼神驚風雨興謨訓誥不襲不因藻繪係驌驦而櫬楠杞梓悉產於鄧林則無怪乎三吳兩浙會一統三吳兩浙之士來者亦多無不翛翛然自以爲捃和氏之璧握靈蛇之珠究之周腊鄭璞識者自知陳琳曰此地率少於文章易爲雄霸但必謂冀北之馬俱

聖賢稟受然則人以文章參天兩地亦大矣哉亦奇矣哉昔我游五溪之境知此境爲山川奇之奇今讀五溪之詩知此詩爲文章變之變蓋非文章之極變不足以象山川之極奇非文章之極奇又豈可以盡山川之極變奇莫能名變無定體此五溪之境與五溪之詩有上下數億萬千年而相需相值于今日者嗚乎豈偶然也哉作五溪者吾友四明林子南滇也

非文章之極變極奇不足以盡山川之奇變數語探驪得珠錢密庵曾爲揆言親見蛻翁五溪詩是天地間極靈奇文字今乃知爲林南滇作惜乎未之見也

雲南爲西南最遠之區故名公鉅儒至其地者絕少漢太史公少年北遊曾過昆明載其自敘中甚明世乃云司馬相如奉使至此非矣後數百年唐賈浪仙客滇相傳除夕以酒脯祭詩是在滇事迨於今又數百年矣文章光焰與彩雲五色同其湮沒可慨也然　今天下車書一統三吳兩浙之士來者亦多無不翛翛然自以爲捃摭和氏之璧握靈蛇之珠究之周腊鄭璞識者自知陳琳曰此地率少於文章易爲雄霸但必謂冀北之馬俱係驌驦而櫬楠杞梓悉產於鄧林則無怪乎三吳兩浙

之於滇者時有過差之矜也甲辰冬甘子鑑平示我詩一卷舍山顧元素先生之作篝燈讀之是引我於萬仞山頭盡洗人間塵壒梅花失香霜月不皎自我客滇不見此作二十餘年荊山片玉希世之寶苟不遇李上蔡則頑金鈍鐵安能試其鋒鋩而或者欲勒先生以詩干今之士大夫謂或有知其苦心者余曰不然錢婆留能識羅江東而重之故非俗物且江東遭逢亂世不得不依栖自活而又遇婆留爲能敬事則其所處境地有不得不然者若先生名將家不至困頓貧賤此其來滇以仲方爲右軍於曲靖故不惜萬里而一臨覩似非有千

於世者昔季西平諸子惟聽愿憨以功名世其家而愿獨隱盤谷以文章自豪今先生兄弟四人仲建立功績爲時名臣然則盤谷之隱非先生其誰當之先生詩鏤心鉥骨而又出之以自然無縫天衣不作人間鍼黹此於雲南應向浪仙後特置一座故不必與三吳兩浙較短長者也僕本吳人流落於此悲夫餘子之碌碌而不自知而歎先生之詩爲不可及因題其卷首而歸之天下惟苦不自知之人偏會自大其失不止過差之矜蚋翁因詩言詩不以方隅論人其存心較之近日選詩家尤爲公普

一起如驚風巨浪排山倒海而來足令觀者目眩心駭

此處始入題

總括一筆何等嚴重

滇南文畧　卷首　序　墨

甘忠果公傳後序

倪蛻

古今禍亂之所由起其伏機常深而大奸巨逆無不閉藏邃密不示人以可疑故其發也每致潰藩而難制然當其時亦必有先機燭哲之君子早窺其隱而爲之防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有陰受其福而不知者矣其如習安守常之徒泄泄不察以爲權不可以預議變不可以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而不知養癰縱虎緣循偃仰一旦痏疾決爪牙恣夫然後治之以藥石猶之以弓矢雖終收平治之功曷不徙薪於曲突之言之爲愈乎余游滇黔久父老往往爲余言甘忠果遺事心竊悲之。

當吳逆潛謀不軌之時諸方鎮大臣皆燕雀啁啁耳及公至燭其奸凡所以收人心而備竊發者靡不至而吳逆亦嚴憚之卒不能遽動迨既平凱里公思拔一二勇奮智謀之士以爲腹心備緩急之用乃議者每拘成例不聽從於是要鎮重藩胥逆羽翼公鬱鬱不得行其志告養親疏頻上不許既太夫人病殂請終制又不許僅准給假歸葬及墨縗抵黔而吳逆反心決矣嗚呼公制軍四年而吳逆弭耳帖尾受縛轉旋甫去數月禍亂遂成然則公之繫於封疆何如哉吳逆反形既著公移書提督李本深曰虎狼盤踞搖動民心揣茲事勢禍亂已

此一段夾敘原文精神奕奕足驚風雨而泣鬼神非是則稱不在首段矣

霹靂之聲白虹之氣

提唱入神蒲覺蒼涼滿目

收束嚴密文亦可與日月爭光

到底不懈

熾期與聯鑣並轡勦滅妖氛本忠孝真性建英雄事業鐘鼓式靈共勤王事正不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共著祖鞭即或寇孽猖獗孤城受困惟有効張睢陽南霽雲以身殉國願即日興師禦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爲聲援不然者惴惴無從三三其德瞻顧家室思附前驅遺臭遺聲毫釐千里是公於此時以睢陽自許而亦以霽雲望之本深孰知本深業已投欵不爲公用矣同城者猶撫曹申吉又復密圖應賊無一人可與謀者乃按劍而起疾趨鎮遠猶思守黔門戶以待大師鎮將乃復抗顏逆命此則非公之所豫料者矣嗚乎天既錫公以智勇而不使之奮迅振揚蕩滅賊氛顧反令抱此孤忠扼其成策自殉於荒江寂歷之濱亦可哀也已雖然臣死忠子死孝妾髮死節佐史死義正氣英風魂魄猶毅公豈不凜然千古如生者哉昔裴晉公將伐蔡入對延英殿曰生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其言甚爲悲憤後竟成功彪炳史册聞公歸葬太夫人時曾有密奏雖其言秘不可知要之意在必死意與晉公同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豈能自必哉即裴晉公亦豈能自必哉

余讀忠果公傳悲其志故爲書之如此

沉鬱頓挫亦復渾灝蒼涼不減昌黎張中丞傳後序

蛻翁有言文章者天下之公器子孫不能守則凡後死者與有責焉岷窩誦其言而感之夫不能守固子孫之罪守之而不能傳獨非後死者之過歟然藏舟於壑不遇有力者又何能負之而走也憶翁以高才博學不欲習舉子業攜筆墨遨遊當代公卿間足迹幾遍天下其詩與文蓋有江山之助焉嘗從鄧太守其文至臨安以太守調任故弗樂僧往遇暑臨之東林禪院是時先大父諱昌宇西白號正甲辰鄉貢與同郡黃魯巖李景異緒先輩郎寺結詩文會獲與翁交一時飲酒談詩揮毫寫興性情契洽有韓昌黎孟東野之遺風則先大父已下世久矣暨後先子諱維翰字右黃號隆西辰鄉貢歷任永昌府教授讀書西林書舍時時登翁之堂翁以故人子飲食教誨勤勤懇懇開出其詩集仗語相授先子筆而藏之志欲刊行公請好學知古之士而一稽坐終所存不遂況如岷者貧賤坎壈無所肖似又復何望守之而不能傳其過固有不容辭者矣今保山袁蘇亭先生秉發微闡幽雅志不惜出大力以成南中美事一吐碧雞金馬之奇徵刻滇詩爰及流寓岷因得以翁之詩集六卷併仗語二卷進質蘇亭閱歲蘇亭悅

拔其詩之尤者付諸剞劂傳於當世復選刊其仗語發揚潛迹甚盛舉也毗何幸而躬遇之夫翁之詩及文不拘一體亦不規規於一時其以仗語名蓋爲語中駢體古文長篇短章一一皆具如翁所自識者毗不材無能窺見涯涘不敢妄綴一詞惟述其三世欽慕之情足見翁文之必傳且明毗守而不能傳之過幾與子孫不能守者等遠求正蘇亭以贅於仗語後焉耳趙水後學會毗識

滇南文畧卷三十四終

碑」

晉

晉故振威將軍建甯太守縣寶子墓碑　蘇道慶

宋

宋甯州刺史爨君碑　鄭回

唐

德化碑　楊一清

明

單縣遷城碑　張志淳

驃騎將軍沐公神道碑　王廷表

江川關索嶺廟碑　李元陽

巡撫鄢應龍平寇碑　趙汝濂

雲南平諸夷碑　萬文彩

選兵靖寇碑　王元翰

王太守革甯州鄉兵碑　王元翰

郭夫人虛墓碑　王元翰

貳守袁公德政碑　楊春震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曾沂　小浮山人

曲阜桂　馥雪門評閱　昆明文鍾　建子斌參訂

保山袁文揆　時寬　同纂

蒙化張登瀛　慧修　同纂

石屏任澍時　沛田　校訂

楚雄周錫齡　夢九　同校

樊鍾英　特生　同校

晉

碑

晉故振威將軍建甯太守縣寶子墓碑

君諱寶子字寶子、建甯同樂人也。君少稟瓌偉之質。長挺高邁之操。通曠清恪。發自天然。冰潔簡靜。道集行尊。淳粹之德戒晉歸仁。九皋唱於名嚮來帛集於閨庭。抽簪〇鴛朝野詠歌。州主簿治中別駕舉秀才。本郡太守。甯撫垠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五。寢疾喪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情慟發中。相與銘誄。休揚令終。永顯勿剪。其辭曰。山嶽吐精。海誕〇光。穆穆君侯。震嚮璀璨。弱冠稱仁。詠歌朝廊。在陰嘉和。處淵流芳。宮守數仞。循得其牆。馨隨風烈。耀與雲揚。鴻漸羽儀。龍騰鳳翔。矯翮淩霄。將賓乎王。鳴鶯紫閨。濯纓滄浪。庶民子來。勲維同嚮。周遵絆馬。易能赦放。位才之緒。遂居本邦。志鄴方熙。道隆黃裳。當保南岳。不騫不崩。享年不永。一厝始倡。如何不弔。

殘我眞良。回抱聖姿。影命不長。自非金石。榮枯有常。幽潛玄宵。携手顏張。至人無想。江湖相忘。於穆不已。肅雍顯相。永惟平素。感慟傷腸。林壑泯矣。令名遐彰。爰銘斯誄。庶存甘棠。嗚呼哀哉。太亭四年歲在乙巳四月上旬。立一主簿楊磐　錄事孟愼　西曹陳勃　都督文禮　都督董徹　省事楊賢　書佐李伋　書佐劉兒　軒吏任升　軒吏毛禮　小吏楊禮

咸儀主

碑在郡南七十里楊旗田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載而不詳。近重修南甯縣志掇輯金石遺文。始獲焉。

遂移置城中武侯祠。考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改元太亭。次年仍耕元興。三年乙巳改義熙。碑稱太亭四年乙巳。殆不知太亭年號未行。故仍遵用之耳。儀徵阮文達師見爨龍顏碑。訂爲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數十年。而不爲師所見。惜哉。掊物之顯晦。固有時歟。晉碑存世者已鮮。茲則字畫尤完好。願與邑之人共寶貴之。咸豐三年秋七月。金陵鄧爾恒識。

識茲弗贅。俞元羅瑞圖誌

宋甯州刺史寧君碑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甯同樂□□□

在三二語
明湖碑之
由

奄然早終嗣孫碩子等及乎哀感仰尋口訓永慕高蹤
挖勒在三伸決七日登由采石樹立立碑表殊勳於當
世流芳風於千代故記之

附文未七十一字缺口八　宿州長子驎弘早終次
弟驎紹次弟驎暄次弟驎崇等建樹此碑　大明二
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口嗣孫口口口口碩口
碩萬碩思碩口碩羅碩口碩俗等立　近碑府主簿
益州杜長予　文建宿縣道慶作　又碑額二十四
字　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宿州刺史邛都縣
侯縣使君之碑　以上皆正碑所載其碑陰復列官

職人名上中下八排共二百八十九字又缺字口二
十五不備載

右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宿州刺史邛都縣侯
縣使君之碑在雲南陸涼州蔡家堡縣君墓前碑高
丈餘有穿有陰額在穿上大明二年故吏趙文之杜
長子等所立文爲縣道慶作正書兼用隸法饒有樸
拙之趣縣君名龍碩字仕德建甯同樂州人近祖盧
仕魏爲尚書僕射河南尹君於晉義熙十年舉秀才
除郎中遷南蠻府參軍試守建甯太守歸朝除散騎
侍郎試守晉甯太守遷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

宿州刺史邛都縣侯卒於丙戌案縣本縱夷唐書所
稱東縣爲蠻西縣白蠻是也碑敘世系遠舉楚之子
文漢之班固風俗通云班姓楚令尹鬬班之後案班
爲子文之子左傳作般猶公輸般一作班碑雖傅會
亦有典据縣氏見於載記者李雄以縣深爲交州刺
史梁武帝以縣驤爲宿州刺史瓚有二子曰震曰衍
隋開皇十七年瓚反史萬歲征討請降明年入朝被
戮其子弘達唐武德中爲昆州刺史南詔碑有南甯
州都督縣歸王昆州刺史縣日進梨州刺史縣祺螺
山大鬼主縣彥昌南甯州大鬼主縣崇道至後晉有

縣判借與段思平兵以敗楊干貞是縣氏自魏歷十
數代未衰也碑中多假借及別體字如紹蹤作紹縱
鉞斧作越斧轡纓作振纓九列作九例采石作菜石
幢蓋作幢幰班作珊瑚作耀匪作運匠作近淵作淵
騏作騏驥作驥兩顯字並作顯集古錄云漢綏民校
尉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爲顯莫曉其義馥案濕水禹
貢孟子漢書地理志並作溼字蓋隸變黑爲累也證
從益不從盆與魯峻碑同戴侗謂唐本說文有證無
證是從益爲正體可證徐本說文之誤碑陰幹部幹
字漢碑陰亦有洪氏皆據續言之詳矣其頌以闕誤校

與遠外會褒爲韻案唐韻殺所界切禮器不豐不殺
即此音曹棟貴帝贊以哲韻制王粲誄以閻韻又是
也又以霜藏傷與融躩躍功爲韻案東方朔七誄以
當韻功陳琳大荒賦以遑韻躬陸雲陸府君誄以章
韻蹤可爲比照也曲阜桂馥雩門跋
滇文惟呂陽遷謫檄最古次即此碑杜藐庄刺
史久爲子言恨未之見遠張春田太守命匠摹搨桂
雩門明府從而釋文跋尾且謂尚有魏晉風規囑發
入選三君子者亦可謂汲古情深矣固並誌之

唐
鄧同德化碑

同不唐臣階南詔遂仕爲清平官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
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聲普鍾蒙國
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朝宜撫衆退不負
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
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
日角標奇龍文表貴茹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
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
再揚標指歷敘功績
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
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鄙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
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珍兕醜加左領軍
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
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
朝廷悉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
宅五詔已平南國止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賸
特鐸翰驅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
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
征志在掃平梟于賸之穴鐸稍盡獲寶物

絕妙花樣
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禍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
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
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
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
常撫虐生變初節度韋仇兼瑣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
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
人弊被南甯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
史爨祺求州爨守慈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甯州大鬼
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甯天恩降中使孫希莊
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
遣安甯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證務求進官榮
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
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
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甯再和諸蠻而李宓矯僞居
心尙行反閒更令崇道謀煞日進東爨諸酋竝皆驚恐
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
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一百我同討李宓外
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斯妄陳我違背賴師慶鄰
虛已仁敷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
又越嶲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
奏請爲都督而反誣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
遂與陰謀擬其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
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閒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
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警我三也應與我惡者
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
藏器甲練兵窖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
無度務欲做我六也於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
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暨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

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歎曰嗟我無事上
著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
之害卽差軍將楊羅顏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
點盛聲雖不腹心不蒙矜察管內曾渠等皆曰主辱臣
死我實當之自可竭心效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
坐招傾敗於是差大軍將王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
罪府城自秋舉冬故延時序尙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
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
從會同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
不可守卽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

卓錬
承上起下
關鍵

推尊皇上
更得體

又自占地
步
該之諸會
以見公惡

先責李宓

有言可執
如此撫馭
眞是失策

又掩飾得妙

氣靜神閒詞令極妙

賈仲通

加一倍寫困躓前倒天歎日云云天然湊拍

竟是誓師舉動

回護處亦說出理來

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夢全拔虔陀飲馘察焦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爲後圖卽便就安甯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違拒請遣大軍將李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與雲南錄事參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往固張鄭讒搆遂令番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儻若蚌鷸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二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劫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忽吐發唯言屠戮行

使皆被誅呵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墠叩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至無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霈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卽吾讐也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擲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卽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

古雅

穩是說唐

首取

恰好頓挫

背啓事吐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蕃大酋望趙佺子不欲多上人況敢淩天子乎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鄧楊傳磨倖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馳馬牛輜等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册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戊被山河

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等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秉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軀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遞慫慂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壩廣布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邆川時神州

了却李宓

此龍尾關外天寶戰士冢所由來也禍始怨終二語亦見德量

又有功於唐

唐又無信

肯徑敎戰功至此處始鋪張揚厲以與唐絕故也

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蹄山我命大軍進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衡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然夜郎自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塞水三軍潰衄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賛普差御史詧郎羅於恙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嶲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命卽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等附於望羅遷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於蕃從昆明路及宰相倘祥葉樂二詔佐鎭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然聲教所不及褒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刋木通道造舟爲梁糧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且安甯雄鎭諸蠻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鹹掌利及牂牁城邑綿延勢連戎棘乃置城監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居

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鴻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爵敘皁位分九等闡三敎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尼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桑國貯九年之業易貧成富徒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廩蕩濊之恩累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

憑險起堅城之固靈津鋼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賊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祚郵出麗水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琛琛之寶南荒洽湊稽詔願爲外臣東襲惡踏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於墨紫之鄉候隙省方駕憩於洞庭之野蓋蘇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邇無剿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樂乃能曠首邛南平睇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亡册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王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記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家世滿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世賴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政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効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實曰鴻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

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孕瑞應匪虛正祥必信聖主分憂遐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璟秉節貪榮擣亂開路安南攻殘西巂竹倩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懷柔伏叛靡不乏賢先猷是繼郡守詭隨貶身遐裔禍連虔陀亂深豎孌殃告匪他塗豕自殪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相守謀用不臧逃師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興師命將置府晉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羣夷馳檄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孤糧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繇故設贊普仁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兵戎攻彼郡縣越嶲有征會同無戰雄雄嫡嗣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邛瀘一掃軍羣雙滅觀

兵尋傳舉國來賓烈羊東襲懷德歸仁碧海效祉金穴鷹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煙塵載寢載擊羣坑緝熙摯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臺舍貯九年之廩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稱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魚澗深瑤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可久

氣息雖沿六朝其骨格却全從左氏呂相絕秦出來自是一篇大文可爲鎮邊烱鑒○阮陷南詔不能死節故書其仕蒙氏之官爵而削其里居

碑在蒙舍南大理府城南太和村即南詔太和城北門舊址今地漫滅俗呼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布政使王昶訪得之今就通志府志參錄其文如右通志稱鄭回撰杜光庭書案通鑑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志稱光庭以文學教蒙氏既卒蒙學士爨泰埜於玉局峰麓築點蒼山十九峰玉局其一也碑言天寶七載先王郎世皇上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訖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唐書南詔傳天寶初

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案天寶七載詔改巂州爲陽瓜州以鳳迦異爲刺史其先世遷盛會爲巂州刺史巂州即今之蒙化南有巂山州因山得名碑言越析詔特鐸矟云云南詔傳鐸矟者猶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案吐蕃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夷人寶貴月以血祭之又云越析詔曾長孟其王波衝妾因殺波衝兄子于賙持王所寶鐸矟邑於龍佉河使部曾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賙不克閣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賙授瀘死得鐸矟

闡得琛琛百斤康者傳柘析城西南有藥殺水大中國謂之珍珠河東南有大山生琛琛拂林傳其國以琛琛爲殿柱是也碑言遂收七將等屍祭而葬之謂李宓戰歿之兵唐書以爲鮮于仲通兵敗閣羅鳳飲戰裔築京觀誤也碑言設險防非懲隘起堅城之固謂築龍首龍尾二關也又言靈津鎖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謂鄧川出溫泉也唐書言天寶九載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死之即碑所云虔陀飲酖也唐書言領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自將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款至於再三仲通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呵也唐書言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即碑所云王天運懸首軹門中丞誰師夜遁也唐書言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即碑所云三軍潰衂元帥沈江也唐書言鷹德初鳳邇異築柘東城即碑命長男鳳邇異於昆川置柘東城也唐書言鄯鮮山之西多瘴歊即碑鄯鮮望風而至也唐書言越睒之西

產善馬世稱駿即碑越睒天馬生郊也唐書言麗水多金麩仔西開尋傳祿卿出麗水之金也唐書言尋傳西有裸蠻即碑爰有尋傳疇壤沃饒又云裸形不討自來也唐書言自殫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即碑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景也唐書言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萬州會同軍即碑所云詔親率太子潘圍逼會同越巂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也碑言列尊敘卑位分九等案九等詔九爽幕爽主兵琛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即碑陰所列段忠國等受吐蕃封賞者忠國本名儉魏以戰功封清平官賜名忠國碑陰亦多漫滅今不敢曲阜桂馥老蒼跋

宜起自老
紱次疏古

單邑城成於時山東藩臬諸君子以書來言曰夫單父古呂邑也東瞻泰嶽則徂徠新甫伯禽之曲阜也側望臨淄則琅琊渤海呂望之營邱也邇接邾鄫則龜蒙嶧繹滕薛之故疆也迺聯鄰費則泗沂汶濟兗之支派也單父三面帶河元至正甲申河決曹州梁山鉅野俱爲巨浸我明洪武己巳河又大決正德己巳又決楊晉口己卯亦如之辛巳又決八里灣嘉靖癸未霖雨大注漂民屋廬堤民禾稼蕩析離居邦人大恐至乙酉迺撫

都御史王公堯封嘆歎曰於戲單父之民其爲魚乎夫有人有土有財有用乃今高岸爲谷田卒汙萊是無土矣老稚溝壑壯者散徙是無人矣府庫空竭室如懸罄是無財用矣非予溺之而誰乃謂方伯郭君韶曰維茲城以衛民經之營之汝實總之乃謂廉使潘君貞曰綏善良遏淫慝以爲民保障惟汝力乃謂亞參侯君位劉君淑佃曰汝惟職嵩茲役往視予民毋貽民憂乃謂僉使陳君德鳴曰汝往督之以昭汝憲乃謂兵備副使王君言曰飭汝師以防姦宄乃謂克守喻君智曰弗城盤庚遷而民咨怨單父遷而民樂康何也蓋河之患同過之時異也且春秋城郿城郎城楚即大書不一而城韓城齊城朔方詩必稱之又以武人宗子譬之王公設

此段寫王公留心民瘼精神勃發

平淮西碑亦是摹倣書毋謂文襄定效擬昌黎也

故城之陰陵衍而平土燥而剛卜之其吉終焉允臧明年春龍見而雩土功伊始時乃餘懽倚乃杵斲斲斫土物乃謀章程相其陰陽則筮人獻吉蓍氏貢龜定其方位則水泉以縣規影以測晷其廣狹則野度以步塗度以軌揆其經制則宮隅一雉城隅九雉埒之陝陝築之登登百工惟和罔不用勤越三月城成又三月庠宮祠宇成逖方有臺監司有署置郵有舍醫歷有肆巷有閭閭里有塾序疆有埃望大師監療水師監濯民趨如市賓至如歸鴈翔鵠平原留睨清流遠涵天碧通廷野翠而向之爲民患者舉爲民利矣單父之民

相與歎曰於戲微王公吾其魚乎是役也鎮守太監王公思竟逖按御史張君英李君美王君正宗咸與力焉綜理於內則右布政潘君埙參政常君道江君曉王君潮副使錢君宏左君浩余君本念事邊君甯董其役者則同知俞君鼐縣主簿王懷禮經歷宋澤也又越明年王公出巡東兗覩於新邑喜曰單父之民自是其有寥乎又令陶甓敷百萬環而甃之曰斯可久矣予聞而歎曰盤庚遷而民咨怨單父遷而民樂康何也蓋河之患同過之時異也且春秋城郿城郎城楚即大書不一而城韓城齊城朔方詩必稱之又以武人宗子譬之王公設

此段引一古城古蹟以紓下文

映前啖後段並開

嚴密、

險聖人域民而豈徒哉今單土在昔爲周王子臻邑觀單襄公之聘楚靖公之出晉穆公之事周施澤於民久矣乃若宏子賤彈琴而治巫馬期戴星而理雖勞逸則殊其勤于單者不亦遠乎總自今其無忘三公之烈與二賢之勤也已爾乃繫之辭曰

於維東土上應虛危泰山爲鎮大河爲池維茲單父姬之封邑襄公康之靖穆攸立魯至定哀子賤實來尚德若人爰有琴臺巫馬繼之星言夙駕寤寐匪躬不遑啚夜百千餘年以迄於元河流漲溢蛟龍吐吞民廬漂沒宮宇爲沼蕪藻交加烟濤浩渺下迨於今城復于墮民

患滋深幸額彼耆中丞蒞止乃新百雉迺左迺右迺疆迺理役者協力贊都人孫喜者協謀崇墉修舉傑觀飛樓載笑載語以藝穉黍以寂士女自茲伊始既樂且康援之衽席登我高岡我覩民牧誰其作者召伯勞之民猶於野禮稱築郭書戒勤塘維茲單父中丞之功克成有終王臣之節矢詩不多以告來哲

樸茂淵雅碑銘文字正宗

辭亦宏逸古雅

結四句更有分寸見此等事非王臣分外也

明宝功臣惟沐氏子孫多賢良出昭靖諸王贻謀善也

大字得爲大臣之體

此節總大防處天下惟不貪功只功人乃能成功

驃騎將軍沐公神道碑

公諱詳字擇明別號靜軒黔甯昭靖王之五世孫也昭靖季子諱昂官至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鎮雲南卒贈定邊伯謚武襄子諱僖官南京錦衣衛千戶卒次子諱瓚天順間入京師襲千戶睿皇帝見而偉之值兵部以雲南缺守臣請有詔即授公右軍都督府同知佩征南將軍印鎮雲南後移鎮金騰尋卒公其第三子也兄曰誠曰謙弟曰諫成化壬寅誠由指揮擢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右參將蓋成化甲辰歲事也初公兄弟皆爲都督公所鍾愛公惟共子職畧不矜蓄於承蔭世祿懾然無所

慨俄兄弟皆故公悲哀之餘亦澹然無所與左右以爲言漠然若無所聞識者已覘其有隱德陰功已而果然在鎮八年率由先軌不事誇詡不求榮遂好惟質之任慮中貴犯不與校更或下之政總大防弗事苛細久之滇曾莽印倡亂雲南守臣遣布政使周正都指揮趙晟帥師道永平進攻期以必獲而別以公守西岸防突逸左右謂任不專且彼兵逕進是少我也姑緩之公曰疆場之事急病讓夷何少之校既而彼師不能克公即遣聞使誘之由印遂就擒左右謂勞師不克我坐獲之可張是功以報其軋公曰我世守此土夷故我信非戰克

也何功之張其御物臨政多若是而地復僻遠故殊無所聞暨宏治辛未罷政歸雲南軍府之事糾紛旁午始思之曰使公在鎮政之授有是乎哉既而守此土者秩政滋甚人益思之曰使公在鎮政之弊有是乎哉則相與記其善而冀其復也暨訃來自滇而守者益橫逆不道人又益思之曰使公百年以至今諳練朝綜守益堅定亡其抵是乎哉既而不可冀矣則又相與涕洟於悒而不已焉夫事久而後論平勢息而後論顯故曰觀諸前不若揆諸後求諸存不若窺諸亡方公少年當閫寄人習其先烈而厚望之則容有不足及公既歸人苦於後弊而徐計之則恒若有餘非異情也豈視於末然雖智者猶難之況齊民乎及夫事定論評契度參伍夫然後隱可彰善可察隱彰而善察則惠所及者昭而賢於人者著惠所及者昭賢於人者著則驗之天道而符徵之後嗣而信矣然則公可少哉公生於天順甲申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卒於宏治乙卯十二月八日享年三十有三配吳氏封太夫人子曰嶽曰嶽女一歸都指揮劉璽嶽出貳室劉氏初襲雲南左衛指揮僉事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一見奇之正德丁卯以尉薦進錦衣衛署鎮金騰再遷右衛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右參將鎮金騰再遷右衛都督府署都督僉

爽信難諛功更難

此段虛寫靜齋公善政全從對面看出

總發一段議論文情委婉深至

的真樟文

銘曰洒洒驃騎奕世承休素亮是循榮問罔求靡姦於功靡施於才人趨我尼人智我愚若曛委順無適爲謀天鑒不爽提兵之符開府西南佯古諸侯孰綦而驕孰危而憂率任有常罔譽以尤坐平寇亂式安疆陲馬騰而嘶士飽而嗥惠惟無惠有惟無有我惟自忘爾於何寄理定有論曰惟多詩氣數汨駁興茂乏久莫永厥年景竟厥施追維黎庶靡不我悲悲感於天報施匪棋孰

銘語古韻悉用然之聲

久遠若淳厚念爲舉人時固嘗辱都督公顧視爲進士爲主事時又辱驃騎公宥愛於其世系行蹟知之實深乃爲作銘

擇其大節測其深惟其不有責裕厥後惟其不愚覆露爾胄爾胄之興如雲之蒸如日之升執戎之樞爲國之
[illegible]光煇燦豈直爾享倚鵠峙委祀子孫子孫之繁
成世之宗或華於文或華於德克昌克類孰匪公植植
之伊何弗功弗名弗驕弗盈曰惟本實曰惟篤誠世臣
勳裔溺於過償窮乃心力於後何望習蒙踵貂爰公灼
之灼之綽之惟以樂之詞以約之嗣其廓之

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此文可謂善學昌黎矣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碑　三十

江川關索嶺廟碑

江川逼嶺有將軍關索廟圮甚嘉靖壬子年兵備虹泉蔣公過帔曰功禁不戢有功者之祠以報戢也若此其何以报之吾馭岡區振武合索耆耈而神也佐漢梟噪烈非可崇者乎命新之祖益之中奉神后奉姒氏左右繪布戰旗祝以司之侍雉以享之多子等人莫不禮之歷磯如對鎧衝趫如聽鼙暮觀采畫如飄幟覽燎架如虛茅鳴風如奔馬落葉如奔炮號烏聲如伏起垣枝如槃操激江如砦頓址如鶴翼島節如洗遠卉如兵距高岸則億賈達撫多移則想包順守成則感龐勛緣[illegible]

滇南文畧　卷三十三　碑　三十一

怒黃賊皆忠赤之所奮索神之所幻動焉者也按關王二子長平與王喪於臨沮幼興即索從諸葛亮南征亮由越嶲索何不與偕而自翔此地耶蓋與亮分往而會於南中耶康降都督孛恢領交州刺史亦從亮按道向建甯追殺南人於盤江胖祠之間與亮聲相連索蓋同恢耶雍闓反於建甯恢建甯人今索廟在建甯路蓋其所擊者耶抑索父子威名蓋世誘充者畏其駐居者喜其來如入公山草木及靖州鑼灘耶代遠史湮莫可詳訂虹泉公新其廟而崇之大參直齋汪公敘事明山歐公俾從碑之索之功不泐矣虹泉公蒞政清肅地寧人

故設疑陣　覺以養局　亦因當日情事不能臆斷合該如此下筆　此論最正　夾用韻語古文中往往言之　片語居要

巡撫鄒應龍平寇碑

李元陽

萬歷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關西蘭谷鄒公奉命剿除山寇公恪恭祇懼閉閤思繹以謂雲南賊寇西有鐵索箐赤石巖東有獍獌怙險負固戕害生靈在昔置衛以防之設營以戍之又命監司以董之而隨宅隨叛迄無成功豈紀綱有缺與抑威權勿專之故也今日之事非身任之而誰任乃集在位監司而告之曰聖人在上萬方有衆罔敢肆志乃小醜勿靖兇寇滋張人民生業罔能自保及今弗底天罰後將何極唯執事大夫臣予之不速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於是密調兵糧指屬所往冬十月辛未公單騎行升赤石巖出賊巢之背飛檄分兵刻期動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時維飭戎使副則新都湯君仰紀功僉使則上海屠君寬也十一月壬午公躬擐甲冑鞚駿巔金鼓聞天旌旗蟠地壯士爭先戎卒競起炮聲雷鈎矢鋒雨集林莽之箐飛火燭空金沙之江波濤起立巇厥渠魁脅從罔治十二月丁卯賊平先是巖寨壁立陟之無從賊有儲食恃以爲固公令將士密道而斷之於是困敵糧資版築設戍守作城垣建署宇成杠梁二百年梟獍之域一變而爲耕耨之場矣初公之誓也申訓有曰人爲萬物之靈寇亦人

太和 趙汝濂雪屏

汝濂字敦夫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侃謂有大臣風其官考功時值京察總憲欲調某御史濂曰考察摘過不宜調無過之官及上疏趙文華在黔中冢宰難之濂曰文華不黔則無可黔之官矣其剛直不阿類如此致仕家居敦內行不置產業嘗一草庵匾曰覺推所積俸與親族共之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府雲南之又明年爲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叛劫

殺白恣惡殘蕩偏公召羣公而諮之曰賊祖驥亂國經往者務爲姑息以致諸夷做做漸不可長於是奏聞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既備師徒既簡鵝蘇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聲雷鎮百里之內原草爲赤公乃協于元戎參於臺史躬蒞大軍親壓敵境蕃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闔帥闖如虓虎熊羆十萬縱橫轇轕兵鋒箭束行伍篦密飛鳥不過蟣蝨不通賊乃計窮奔逸泳江入蜀衆謂賊既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迹可攻公力排羣議定策造舟羽檄星

馳戒令速發憲臣聳聽將士誓死金砲掀天旌旗蔽日
履險如夷直趨姜堡招徠鄉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
賊不遠公運籌遙授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介胄是
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
追逐墜巖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
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
有伏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毀賊營千餘間
斬伐林箐一十三處縣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
迹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綫罅逆賊繼祖與惡黨下
大才阿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欽鈞

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爲禍階公以通幽洞寘
窮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即縛姚鈞兵功初
成隨斬一新四兒旣除諸夷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
凱歌而旋萬姓讙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飲
至論功粤稽往事元江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
我功遂使氓裘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
公蒞止申明國法誅削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
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於祿納冬擒者索於
新化州乙丑誅虧遮於蒋旬昔之蜂屯蝟集者旣一掃
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宁無南顧

又用襯法

收束緊密

奇語

風發泉

韓碑柳

之遺無

于筆不

作碑銘

重流雅此可文

魄既褫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其地彼酋既藏我師如蕩越歷再旬檢蒐畢至賊冒萬死奮其蠭臂欲當我車千駭莊棄橐彼二酋獻馘於轅大憝既除餘兇雜豚俘鈞姚安斬新易門西南頑梗獨征夷半途而散綱紀爲弛無垠洞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屆國勢斯尊往者漢天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繼之通幽親化神算無遺重泉匿敖九地非疑凡所指授動中機宜聿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體道文章之師我公遠猷虎臣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無讓可無詠詩列都安

枕人孰不思吾儕士著桑梓於斯勒詞山石永鎮諸夷

嚴整密栗似昌黎其根柢實從史漢得來

選兵靖寇碑

文彩字國華號湾南建水人嘉靖戊戌進士知富順成安兩縣老成練達祛弊節冗擢南戶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疏剔壅塞馬市皆切中邊計出爲四川參議賑饑民擒妖賊陞四川威茂兵備道退吐蕃之寇邊賴以安告歸淡泊寡營日娛書史卒後崇祀鄉賢

臨屬建屏逃蒙通嶲之間有狪雞獷猲獠僰等夷種丁苴白改栗灣喬甸等夷寨雜居散處不事耕織刼以爲利禁馭稍弛即滋蔓爲患所在被刼莫敢誰何釀成鴟

張之勢隆慶戊辰年歪刼印殺官直薄城下如入無人之境而地方官且微文巧請以苟幸目前卒未有曲突樹防振揚威武以少挫狐豕之鋒而綏遠播之衆者國家何賴焉辛未秋七月巡臺侍御安肅許公按部臨安嚴持六察外尤留心民瘼政暇進文武屬諭之曰諸兇弄猾獗固以我將士爲怯今不預爲之計仍蹈故習坐視民患莫之恤縱自愛惜如百姓何且諸夷與倘寇異憑依險阻去來無期是必扼其要地纔以精兵邊其出而截其歸庶地方或可稍靖於是僉使蹇公請於撫軍曹公乃奉璽書檄下州縣召募精壯五百名官軍土軍

二千餘名用搗巢穴器械饋糧郡守侯公任之兵備西充張公敉洙以弭盜爲已任首執縱賊寫賊土賊百餘人戮之揚聲進剿攻其堅寨數處旦晚反覆數回出其不意擒寇以爲自天降也不寒而慄受撫恐後至於嘗詗申明調度周密忠誠任事前未之見旬月之間民皆安堵賊知畏懷後司馬鄒公繼之與侍御公同志至今蒙利所謂馭夥有要匪徒撫之亦貴威之治盜有方不在勝之而在靖之也咸願勒石以詔來茲

紋次簡潔馭夥治盜六語尤爲要言不煩

是挽强用長射馬捻王手段

守慘

王太守革甯州鄉兵碑

王元翰

甯原無鄉兵也有之則自先任徐守御私送土司扛擡始甯鄉兵原不甚苦也苦甚則自萬歷初年征調滅七十名加至四百名始夫滇流土並設滇夷兩兵夷兵即今各土司奉調兵是也滇兵即今參遊招募兵是也若驅糧差百姓門戶流民使之供夷兵輜重鞭策之役蓋全省所無甯實何堪問之占籍者曰吾差已繁賦已厚茲復哀石五稅糧而僱兵一名則資產盡而繼以死徒耳問之流寓者曰吾有民徭有軍差茲復以門戶而僉派爲兵則徭外加徭軍外加軍無可復之其命已耳而不敢發舒一言三道弗聞弗見也再臺弗白弗知也匪一朝夕之故也萬歷己未州紳士號訴撫按批行王守王頓易初盟坐以激變中當事先入之言下辣手偏護之力甯之士民愈驚惶罔措恐前此私派鄉夫不因此舉遂成戎籍定額乎乃理窮數極感我太府黔清平王公諱鎖者以宣府卓異來刺吾府洞曉民瘼振翻弊藪持州守鄧公汰革之交首青曰兵以衛民奈何毒民況夷民不徭與鄉民不兵所從來矣若土司應調而復牽

制勝處亦在此

引民兵亦惡用土司爲遂一力擔當請詳必華一時撫軍沈公儆价臺使楊公某守巡張公某閻公某各稱善允行盡數裁革勒石通衢垂諸永久嫠嫠蔑爾富民以苦累之鄉兵沿之數十餘年有加無已一有呈請則指爲生事然則皆草菅民命者爲行所無事乎哉公蒞任未幾斯寶首政使兵歸兵民歸民夷漢不相擾則洞垣徭役減捐嚴凌盡化二十餘年而刑措圄空四郊無壘夫豈非夷孥全民命不致橫亡鋒鏑則植德之隱也公雖復不夜詮伏山林不問戶外事咸公此舉有激於中而士子曰就事處事而已而富之德公尸祝者不世世乎子孫

反掉念緊

吁聯而下

官止神行

銘誄亦似吾山

紳民衆不謀同口建碑誦公遂爲之記

銘曰爰有兵兮兵率抵爰有抵兮抵苦兵徵檄一下勢猶追呼四出雞犬驚募生補亡資產傾跋前憲後歸鮑鯨誰爲沈蕩解酣醒投刀佩犢歸耘耡樓山青蒼瓜水盈億萬斯年載令名

鄧夫人虛墓碑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洧水單父之間至今尸祝之河西於甯爲鄴邑地僻賦繁民不聊生天順間粵全州蔣公良來令廉明愷悌有國僑宓子風始至郎滌煩苛與民休息有訟者輒慰而遣之徭役減捐嚴凌盡化二十餘年而刑措圄空四郊無壘夫不夜驚民不見吏桑麻遍野衣穗興歌真河西之召父杜母也始以厥配鄧夫人至生一子曰昇夫人卒厝於縣治西山之陽娶通海陳夫人生二龍後果並掇巍科嶸

聯臺省爲盛代名臣勳業爛然公之流澤遠矣先是公九年報滿將去百姓莊然如喪其所親留之不獲夫人柩亦隨歸遺虛墓在焉空山荒寂狐狸之所悲吟樵牧口之所上下而邑人每過之未嘗不肅然生敬依依不忍去也夫周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夫人墓儼然在乎思令尹而不得見見厥配之墓猶見令尹也閭閻父老時往剪其蒿萊去其荆棘戶而祝之不忘公也歷二百年厥裔名一清字臨安廉明剛斷有乃祖之遺按部河西遂興營葺之愚河民即率其子弟荷畚鍤操杖鋤羣衆以往并力而作高其垣墻表其封植石柱嵯峩

工緻不踰月而成蓋有不待發徵期會約束而然者雖令尹之遺愛在邑而河西之人心風俗藹然獨厚視洧水單父之民不少讓焉寔盛事也宁嘉令尹之遺愛且泣可歌者故垂之堅珉以誌不朽焉

百姓忠愛之心惟父母斯民者養而成之彼懷襓不盡皆頑民也

宛然一篇歐文真令人可泣可歌

貳守袁公德政碑

春震武定府和曲人萬歷庚子舉人知湖廣夷陵州力鋤豪强風節凜然性孝友聞父病告歸侍藥累月衣不解帶守器哀毀骨立不用浮屠士論重之又友愛庶母弟春霖春霽事庶母敬謹蓋祭以禮霖霽相繼卒震哀悼廢寢食霽妻辛氏守節遺一女震憐恤倍已出焉

治之大要有二曰識曰斷惟識遍通惟斷遍成郡司馬袁公之蒞任也天性仁惠凡有病於民者必亟爲剔除而親變宜民期於心安而止我豫勦變後流移荒蕪惟

土召等二十三馬尤甚率皆有田無人有人無力每歲逋負正徵銀二百七十兩併徵則民病停徵則國病於是當事者率爲折補之謀往往淩民以賠償而株及無辜升合者累及擔石擔石者必至傾家即家無卓錐尚之守寓亦罹幫貼之慘以至血流兩觀罪盈糞狂民惟棄其田里鄉黨而操瓢走耳嗟嗟宵育之疾土下愛之其果何時瘳乎我公異事惻然念曰孰是司民牧者忍令如此哉遂進郡之父老而商之有議請蠲者公曰額徵何可廢也有議攤平者公曰不欲安可施也有議加派於暫復額於後者曰倒懸何堪久也無已可議者

見得到行得出彼口是心非者固可端倪之何如

其在叛産乎計租歲該一千一百三十石零實徵僅五百石足餘皆荆棘無從責賦也存之徒有其名委之竟歸於廢乃議五百石實徵暫變價以充賠累其六百餘石拋荒給殘傷等馬通事領種以補不足則荒蕪貝人耨而熟國稅以得助而完是舉也催科而兼理餉之法恤困而寓開荒之圖既不病民亦不病國貧者歸畊流者復業誠哀多益少之方而平定安集之計也議上公以安危決之再議公以去就爭之乃得如議行而閩郡再闢莞天矣夫以公綸審昆明而人頌神明署篆滋江而人稱渾厚再移政楚雄而政通人和借寇姚安景東

而行清節著所至洽均非識與斷不及此并書之誌公歷政之善云公名國藩江南蘇州府人萬歷間選貢、

敗政病民疾中肯肓因循不治是名養癰癱疽潰則大命隨之此民死而官不獨生自古然也縱逃國憲必伏冥誅冥誅幻矣怨詛昭然況國憲終不可逃乎嗟嗟以數萬人身家性命自顧渺然一身並思及子若孫歷億劫果能償否此翁叛產抵賠一舉大有識力然決以安危爭以去就用意良苦矣

滇南文略卷二十五終

碑

明

光祿少卿張公忠烈祠碑 楊春震
參政彭公平叛碑 潘一柱
祿勸錢公惠政碑 傅宗龍
兵憲節公祠堂碑 王錫袞
張公巡北衙陋規碑 李大受
司李彭公去思碑 楊祜

本朝
郡伯盧公去思碑 陳士驥
關夫子廟碑 闔禎兆
雲龍山導提閣碑 闔禎兆
開建水蔵洞碑 王立憲
趙總兵援屏事畧紀功碑 何其偉
呂坦庵少司農神道碑 張一漢
通海重建三節祠碑 趙城
重修忠節祠碑 陳沆
武定甘忠果公祠碑 倪蛻
朱忠壯公崇祀忠孝祠碑 倪蛻
馬烈女碑 倪蛻

襄陽初顗圓　吳縣潘芝軒兩先生鑒定
臨汾張允樞春帆評閱　全集
保山袁文典節菴雜論大　蒙化張登鰲翼修
甯州劉書勳元功校訂
太姚劉榮麟春林
廣通胡天培四之全校

明碑

追祿寺少卿張公忠烈祠碑　楊春震

有升沈而無明昧春日月也即有時昧而明者自在也。有古今而無興廢者思烈也即有時晦而顯者昔在也。

元祿亞卿張公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禋祀未樹貞珉誠缺典也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直指公按滇核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顛末鄭重特至檄下屬震紀事之役謹按羅婆那乘及父老曾耳目者傳聞甚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擢異材晉雲南僉使因武定鳳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祖受節鉞進剿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絕督兵由尋甸進時同事者失期公以百計突圍莫出公乃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雖陽作厲鬼殺賊此孤臣萬一之報乎祝畢欲自裁祖率鐵騎蜘入叩首請曰自非上下千古看破世界直窺聖域賢關那能具此識力

作不靖國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公願少緩須臾倘徼恩招撫以保數世餘榮公亦無不利公乃厲聲叱曰狗猺犯順天討不容奉令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烏知其他偵聞當事者咸欲姑許為出公計公乃密揭司馬其畧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陷圍辱命罪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賊惟恐職之死者乃賊之自為計也豕性難馴狼心叵測如為職故招撫之燎原燄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是曰縱寇抑或陽許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曰挾詐縱寇者不武挾詐者非誠堂堂天朝安可蹈此惟懇置職膜外一意進剿永除滇南噬臍之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當是時繼祖求撫不已公罵愈厲乃及於難呂公進剿之計始決四道並進寇持久糧盡計窮走匿青雞羅山我師圍之兼以陰雲霾霧說者謂張公之靈顯云賊黨懼甚斬祖首乞降遂平司馬公以公死節事聞上哀悼贈公光祿寺少卿勅守臣建廟立主合前後死事者凡七人每春秋郡守祀之專享者惟公同知袁俸知州秦健次之知事高心照磨張成吏目劉瑀巡檢俞伯官又次之招安舊賊而死者諸生楊忠惠教官常存仁附焉丁未克舉之夔一燬再燬廟主寢失其故惟時祝籙貳守袁君及和衆協力

總發一段議論作收其精神全在提唱贊歎處

守葛君擇善地移廟而新之方議具實表揚以璧來諏時兵備王公奉直指公之檄適至乃知忠義在人根於秉彝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被圍也朝而允撫夕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塞責哉若曰除他寇十不如除鳳寇一以他寇遠而易與鳳寇近而難制他寇之患在皮膚鳳寇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深根固蒂之強寇犁庭掃穴則公之一死重於千鈞矣故爲記千古不刊之人必得千古不刊之文傳之張光祿以一死成呂司馬破賊之功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裼夷陵以龍門寫生之筆爲之傳神阿堵間光祿真可以死矣光祿轉不死矣

一起如封禪書新天子即位尤重鬼神之句以下便勢如破竹結處將忠烈所見大處發爲議論郎收合中一段其筆仗氣息全從三傳得來昔人云讀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吾於此文亦云然 後學阿迷李培垣謹識

分守金滄道參政彭公平叛碑

一柱保山人萬歷甲辰進士官御史粵稽雲南實漢郡縣慨唐政不經封疆之吏弗諳始而滋萌既乃偵機一挫弗振遂舉職方版圖委而棄之自唐終宋蒙段篡據元興再拓我明高皇帝蕩以神武漸以文敎平甯熙洽二百年於茲邇者雲龍州逆寇段進忠故段酋別部恃其强固數加凌暴旋謀篡奪驟襲嘉龍殺之殘裂肢體僭據矯命寬之勿誅猶弗悛弗戢反謀益急治械儲餱刼戮橫肆厥來屢去爲大永諸郡憂萬歷庚申歲我萬載彭公以參知銜命守金滄兼

攝分巡密受指畫於今撫軍吳興沈公倣炎前直指南海潘公潛既抵鎮廣詢謀諮聚米畫地得其險扼所在進兵所由計非五萬衆不可公曰么麽狡寇急之則困獸必且爲逸虎惟計致之則一龍鳥耳廉諸郡僚得其精練警敏威信素著者永昌陳郡丞大理陸司理麗江陳倅雲龍州牧各授方畧或揚我皇威或昭我大信或攜其腹心或離其儔黨左提右挈前犄後角舉逆寇所恃爲常策而萬無一危者我盡得其要領而襯其神魄須臾且以跋扈故態擁衛强兵逼城而陣名爲待命將

出於不意以得志因率逆衆由永平間道驟抵大理乃
公之分布已定賊衆入發中命薛中軍陳周二撣使一
鼓擒縛諸酋從周治諭而遣之不遺一鎧不傷一人隨
撫餘民則鏟巖濬壑險歷百盤猿攀猱接窮其巢窟
獲藏鏃數斗儲械無數議者乃服公成算云竊惟滇
徼諸彝世以爵土爲我外藩巨藪深山易於伏莽所貴
牯角獶牙得機早制弧張阱設相地施防則搏噬之兇
自勿及熾乃蟊爾小醜寬以恩而勿格倒以柄而愈恣
若養癰疣不忍割決尤而效者觀望踵起非公沉幾妙
算及諸大夫宣勞運奇必勦大舉滇西蔺郡雲龍生霾

豈能安枕乎夫張吾三軍以斬馘奏功末始非聲罪致
討之宜也然在仁人不忍言而智者尤在萬全之慮焉
若天寶故事可鑒已孰有兵不試而威震費不殫而功
全殄積年之大憝貽列郡以永謐斯民之爰止是土者
食平定生全之福其祠廟以時尸祝當億萬禩何紀極耶周
守首奉公密計躬履危險備極勞瘁知公功最詳載公
德最厚謂不可無紀以貽後世乃屬一杜爲之頌其敢
以不文辭謹志其畧如此公名自新號祖銘壬辰進士
江西萬載縣人陳丞錫爵廣東南海縣人陸司理德龍
貴州都勻府人程倅文弼貴州新貴縣人周知州憲章

祿勸自逆祖受誅而後不四十年克舉之叛繼之未幾而壬戌之變復相踵焉議者率以祿勸之彝狡而悍與東川七州錯繡而窟穴可恃故其動最易也是不然人情不甚相遠彝雖叵測亦有父母矣亦有妻子矣亦有生畜田產之可戀矣獨何心而甘爲叛逆至身戮家亡而不顧而不知其有所激之也激之則自通把代徵夫通把之立不過設流之初謂彝與官不相習擇通彝者而代其徵庶幾便於彝云耳孰知立一通把隨加一狼虎正額未已也而火耗數倍之火耗未已也而雜派重科之而且爲下程之例而且爲拜見之規一牛一馬之值兼併者假府州之所用而吞噬之一田一地之膏腴者以些須之債利而准折之生畜圖產不空不已兒女妻子不鬻不休彝至此而精枯髓竭矣故一夫首倡而衆心響應則與死於管馬之酷虐無甯甘心一逞耳此亂之所由釀也官茲土者類以傳舍視官贅疣視事從未拘見而大創之者此管馬一節遂成積重難反之勢而錢侯以癸亥夏代政祿勸亂之所以相狗而未有已也

祿性慈和才具敏達甫下車即與衆矢諸神曰敢有狗于私拂於公利不興害不除者有如誓厥後均賦役省供億戢强暴安善良賑窮乏興禮教種種惠政悉爲推行惟管馬一事鬱鬱然朝夕不釋仍之而劍膚之漸既深入他頗等界月餘遍歷各馬悉得其狀嚴諭各馬彝目一應糧稅親身認役盡革去通把輩不令復入有一票而沿途遞傳每一馬而互相保結迨及秋徵而各馬彝目疾趨輸將先者獎勵之不踰月而二十七馬無一逋負者豈彝之有所私耶避橫徵而供惟正情翕然也是冬點首囚保甲之嚴身無所匿遂受掄焉嗟嗟催科不擾而爭輸子來苞苴一清而奸究斂迹此孰非以彝治彝之良法哉宜合州士民尸而祝之感不容口更慮後之射利者出久而或更相謀爲不朽計乃遮道鳴諸直指羅公撫軍閔公兵備莊公各嘉賞之准令鐫石紀政自是而芙意良法炳如日星雖狡獪舞文之徒不得越成規而復害茲邑矣幸哉祿勸之患於是始杜患杜而祿勸甯祿勸甯則武陽固武陽固而全滇始安父母之惠豈曰小補之哉爰爲之記以誌不朽云

寫通把頒苛曲曲如繪近時差役亦復如是所望於父母斯民者之留心整飭耳

段參節公祠堂碑　祿豐　王錫袞　昆華

昭忠祠者聖天子爲巴縣令賜謚恭節段公特崇褒錫以風勵後人者也祠成制備有司循典例歲脩祀事罔敢或渝越十有四年公長君大金吾特蒞滿於朝奉其母太恭人以合祔而索記於王子王子曰儒者泥舊聞謬托長臣忠臣之願才人恪艱步猥分死事成事之蹊豈知性匪孤行聿求厥是理無踈設唯變攸宜三日雖陽完節終歸於天付一泓止水初心適獲於我思如段公巴江之役授命臨危輕身闔室上自廷輦下逮婁童莫不式舞且歌繼以漣涕吁嗟甚哉識者於斯又爲之惜其才而悲其遇何也蠢茲逆蔀實逼處巴裔異狡窺匪伊朝夕豈有所愛而不肯發趙瑤出虎鍾離化鳩公用兼之故足恃耳自公捧檄入省闔而曾謀決又中丞氏移鎮點察有易曾心而曾謀益堅迨及公歸是云無所向使公不離巴有以待賊未至議備既至議防網繆密而巴郡安公可不死又使難發公尚未歸泣廷糾師聞道設伏出其膺議一舉而禍靖會魂并安會城公亦可不死又使公言彙獲行於撫道操縱有法不即決裂以俟公歸猶徐議收拾而將吏仍安公又可不死之三者不能得之於當日故曰公遇之悲有如此遏公所以

死則處之有其道矣聞變入境在戈戟漫漫之日輕車博帶詩云委蛇其神閒甚且大義規賊首以國恩國法爲言其辭安甚卒之賊亦相顧貽聘動色戒以無傷我公而公終不以此小屈其氣又浩甚嘗摧椿折不懈匪石之貞鶴唳鵑啼共解同仇之憤惟其誠合所以義生故曰公才足惜又如此閒嘗爲之卦衡今昔俯仰天人嘗謂國家不幸而多死節臣使人致疑於造化又大不幸而鮮死節臣使人隱痛於人心人心者造化之根柢本固則基凝本濁則流洞是故諒於不問古善問者有若漢高之於丁固唐宗之於宇文周主之於樊愛能等或披其隱曲或斥其生平或并屏其黨與而要之不如我高皇帝之於危素老臣冷冷輕輕直以三字香名洗損萬年遺臭自是而往遜國虎爭應朝豹變莫不隨時隨地霞舉雲蒸所謂廉恥立而理道明捷於影響教化行而奸邪正濂彼隄防如茲今日顯有昭揭聖天子於公其猶是行古之道與若乃吉凶惑誅甘蹙不才之木初終易慮遂成中變之絲泡影豈孚金石爲裂瞻拜祠下有餘泚泚矣祠在創治西金華麓下賜塋不數里而遥湖嶽日星周環映帶考其始築

歷己未進士父汝元封如公官繼慈太孺人劉氏如恭人徐氏子暘女泥金及小姐義僕段黑子以闔門靖義今奉詔全祀焉例廼備紀爰繫以辭

辭曰聞公降夕之庭前有神紳笏端且虔載舞載揚緣緤縴人疑香鼓或生天招引吾家李鄴仙須臾影隱衆忻然頭角崢嶸日異年紅綾光罩蒨盤鮮百丈錦纏芙蓉川突來狼豕蹂花筵哀鴻駢雁眠鳥焉乘風羽化翩衙丹雞犬逐紫烟鳳書層疊破重元下指蒼松與古樓千秋圍繞白雲邊碧梧春勁氣纏綿者至情閎卓者識力文與事稱辭

温嶠燃犀幽怪畢現大開却描寫到張公間振筆疾書其勢如迅雷不及掩耳絕妙文

張公革北衙陋規碑

李大受

大受鶴慶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公之卻北衙金也大有造於北衙也然豈但一北衙哉北衙於鶴利什三害什七蓋礦硐盛衰相倚伏而課額無增減其盛也祗足以敷額其衰也衆爲取盈困矣當神宗朝權使四出課數倍常額而鑛產日微問諸爐爐無以應問諸硐硐亦無以應於是行稅畝法舉郡隸編戶中稅糧若干石派課若干金夫鶴土瘠生希縣官惟正供且虞不給何以代北衙輸復重之課役辦納富人驛騷罔甯宇而窮簷無以聊生繪監門圖畫青苗法

不慘於是矣會山陰祁公與上官力言不便至以去爭之而額始浸縮其法寬閭閻迺薄有生藝至今尸祝弗絕比來山日益空硐口益遠日產幾何而額反日益增積逋者日益衆識者方慮胥肖之甫愈而漸作焉迺復有無藝如郡伯崴按部諸爐硐咸釀金以獻習也相沿不可破張公來視鶴害滌利興首計輯甯休養苞苴有禁羨耗有禁贖鍰有禁惟日酌鶴水而已民一年往廉厥賦諸爐硐循故事以進亦山陰父老爲使君報耳公愀然曰此推車敗政也余不獲爲若請蠲愧憫交甚若之何因之爲利重爲若累辭弗受再進之益辭弗受曰

苟有二心有如日且下令曰自今伊始垂舉此者一切法無赦諸人懼而止於是盡塲之人歡呼手額得以公之所卻者償逋負矣此例一釐永釐歲歲得償積逋皆公賜也逋償而課足無慮若鬻者害之移編戶矣所謂體恤北衙實以體恤全鶉非與徵公之察標見本防微杜漸亦烏能若斯之仁且斷哉昔王端毅公撫滇時而監錢能開督南衙誅求無厭公彈而去之今我公釐剔前弊後先一轍鶴民利賴豈在端毅下耶嗚乎天下一（副墨坤結穴此處）北衙也聞公之風咸以冰蘗操恤民隱民命復而征輸（下古名言通編全）不止爲朋季說法）易善撫字未始非善儥科國家其永有賴哉吳生及父老謀以畏壘祁公伐石而謁余爲之記公謝不敏曰不肖碌碌行耳安足貞珉但借此著爲令嘉與後之君子約毋胥與毋胥取未必無小補爾公名耀虢融我秦之三原人與王端毅公同里云

射肥密網也仁者禁之木蠹緣腐也知者剔之穫蜂社鼠牢籠也勇者捕之向讀子書不乘推車句嘗論及之今於張公却北衙金亦云

署郡州篆司李彭公去思碑　祜

祜武定人春震子以副榜官趙州學正端方醇謹卓有長者風工古文詞博通典要淡志聲華孫可望據滇廸以官力拒不就士論重之著作多遺失僅存此篇

公以司李借寇和曲考滿績最賢聲益著擬秦之臨洮郡丞父老泣請當道疏留期年而銓部謂公異才天授當移重地爲當宁作萬里長城也弗之許公曰吾有以謝黎民矣將戒行士民度轍之不能卧而又不能釋然於公也相與立祠以祀之更謀於通衢之南去城十

已而攝州篆州故久缺官事體廢弛人情玩惕奸弊叢
生公洞若觀火從而振刷之釐剔之數月之內百廢更
新諸上司以公留心吏治晰然于府務之利害大小輕
重緩急也委權守焉至是公益振奮凡所興革悉中肯
綮如令元牧曲時規模加宏而政亦成方公之守婺也
七州反側黎庶倉皇燎原之勢未可縷邇而巨盜渠魁
狡焉思啓公卒以談笑制勝得之是其平危靖亂又古
循良吏中不多見者試觀昔日之婺若何今日之婺若
何安枕即如楚姚比鄰鄉落無桴鼓之虞市城絕
採丸之警者非公之賜與然則公於民爲慈母於國爲

長城矣婺士民佥其功而飲其澤當其去也愛慕流連
祠祀石有出於不自已動於不自知者皆由心之誠
然也公諱再祖號孩若黔之思南籍蜀之墊江人舉天
啓丁卯鄉薦云

疎爽可喜中二段結搆嚴密

國朝

碑

郡伯盧公去思碑

士驥字未詳南安州人順治辛丑舉人

古今之天下所恃以相維於不敝者惟此忠孝之氣常
存天壤文章事業其表見者也然歷考前史如渤海頡
川循良卓越矣而著作不彰嘉州蘇州輩出風雅絕倫
矣而治績不稱於後世則兼之者難也我郡伯盧公景
陵華胄世以忠孝傳家太先生亨一公樹幟詞林才名
藉甚嘉謨讜論顯燦人耳目間及廵撫湖南清德著於

當時豐功垂於奕世迄今讀長沙奏疏與悅安堂詩草
忠孝至情溢於言外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爲人可謂光
前烈而裕後昆矣公爲亨一先生家嗣幼承家訓不以
門第驕人雖世襲軒冕而布衣韋帶處之泰然澹泊寧
靜概可知矣故筮仕幾輔若交河若清苑若畿西捕盜
司馬以迄新安刺史所至興利除害卓卓著功業如古
人可紀而碓乎不拔之操初終一致可謂克世其家矣
歲丙戌公奉　命來守威楚當西地衝要地瘠民貧日
奔走於車塵馬迹且兵燹地震之餘瘡痍未息所期望
於賢守者以其能欽恤我殘黎無胥戕胥虐務德化而

進用無數以其能三字掛盤而下而不覺堆垛由於理實氣充也

一語轉筆力千鈞趣勢先下又小作

刑不黷也以其能念田家作苦輕賦斂禁科派俾相安於耕鑿而婦子甯也以其能輕車減從夫馬悉皆自僱不累民間郎往來差役不徇情面濫給夫馬柴草鄉總無由借事生風而蠶食我下戶也以其能除計口授鹽之害捐月規減鹽價而窮鄉僻壤陰受其賜也以其能矜商恤賈稅課從輕往來之行李不解途不嗟而市不擾也以其能取才生童而敎誨之作育之建義學脩書院置義田以爲肄業之需月課有資而蒙養攸賴也以其能維持風氣不借歲科兩試爲射利之媒情分不干而真才務拔也以其能重賓興大典捐清俸慨給各屬科舉并遺才亦沾其惠心公而澤溥也以其能念切痌瘝置義田於六屬以賑困之而孤寒不致歎於仳離也以其能協和同城將佐上不諂下不瀆兵民相安於無事而枹鼓不驚也以其能表正僚屬剛不吐柔不茹官箴肅而庶事康也以其能闡幽發微敦節孝崇正學黜異端明倫講讓躬行之化潛孚於鄉國也以其能聽訟明允寬不失於縱嚴不近於苛事至立判吏胥奉法惟謹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也乃以我公拊循之一一皆有以愜其願用能使荒殘之黎庶喁喁向化而治績迄於有成又潔清自治一介不取疏食菜羹泰然自適懸魚

頓挫山似不喜

公留矣六字傳神之筆此句喜

字映前後

痤鹿何多讓焉此尤德之基而敷政甯人之本也其他實政未易更僕數公政餘能爲文章善書法含英咀華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風雅清俊雄健往往出人意表置諸開元大歷間未易低昂也至操觚遒腕鐵畫銀鉤而風姿搖曳更當於晉代中求之惟公忠孝根於至性隱微獨知之地惟恐一念稍疎一事偶忽無以報聖朝簡畀之重嚮家聲而遺先大中丞羞其植根者厚矣故發於文章聲大而遠見於事業澤溥而悠要皆忠孝之誠所蓄而彰焉者也宜其名譽播於當路而閭閻佩德不忘也戊子夏督撫知公賢能交章特薦移守廣西以廣邊關重地鎖鑰非公不可報甫至闔郡倉皇莫措士罷業賈罷市工罷肆農輟耕於野各屬不期而集者數千人環府衙而泣持土甎闔其門復將各城門塞閉羣聚相守時聞嗟痛聲若嬰兒離慈母狀卽三營武士不遑甯處恐莫我肯留也旣而督撫檄方伯劉公別駕楊君縣令徐君星夜赴楚士民攀轅雨君再三安慰及得藩司檄述督撫念民情有留公意不禁幡然喜曰公留矣公留矣越三日聞速赴省士民擁公車前往抵會城擁街塞巷匍匐督撫轅門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兩臺洞悉輿情以薦章去遠借寇

一年復溫語遣歸。是舉也不謀而合於此見直道在人心三代無殊也。居數月閩廣西　命下。諸父老仰天泣歎聚而謀曰公飲水三載心勞撫字惠我羣黎而與人之頌德若是詵嘉德於草莽也是佩德不忘而有遲心也公嘗與賢士大夫登高覽勝問民間疾苦晴嵐翠壁之下公所慮也因謀諸紳士勒石峨峰之陽以媲甘棠遺愛屬余紀其事余謂公之奇才偉績已見知於聖天子行將膺不次之遷維屏維翰著績旂常垂休光而照後世片石之勒寧足爲公重矧公視天下民猶楚民也譬諸雷雨潤物隨地而施不自以爲功也民雖頌

禱公何慰焉迺楚民猶愛之深而慕之切。惓惓不能已者蓋將謂炎荒萬里至於後人耳目所不及睹茲石也（此方是真正之生祠非俸所可比）莫不低徊仰想流風餘烈頌美不衰俾聞風興起者紹芳規弘駿業續遺愛於無窮庶幾楚民厚幸哉庶幾楚民厚幸哉

莊雅可誦　敘事業用架空說而無字不實敘文章用按實說而無筆不空統歸之忠孝至性尤爲得體繪四民遮留狀亦殊奇警

寫去思寫溯石歸結到閩風興起其機括一一絕肖也

闢夫子廟碑

夫子身未征南而滇之廟祀所在豐崇以人心之忠義未之或息也迺邑爲臨安門戶臨東迤上游也控元開接交趾一徑通塞茲邑最重其路從大橋南入舊有土城車馬旌節往來駐焉兵燹後秦僧海澄者雅愛湖山之勝慨錫於通一日詣余曰大橋一區爲此邑要害惟夫子鎮之可以輔衰爲盛余曰然僧於是走請當路滇之文武慨然捐金成僧願力僧購污池周遭六十餘丈運土填實築臺高丈許建大殿三楹祀夫子像兩廡各五楹前造觀音樓三楹大門稱是卷棚式高與樓等南枕山

北帶湖氣象巍峩樓臺森肅內之丹堊極寬敞樹以松柏匝以花卉前道長三丈伐石莊嚴起工於癸丑之冬落成於己巳之秋約費二千餘金十七年來滄桑互異僧心與力不少怠逸亦有志者事竟成也僧性任俠鬚眉奕奕猛然回頭便能向上意者夫子之靈默相始終耳余因感夫千載而上人心之忠義夫子開之千載而下夫子之忠義人心留之雖地異時殊其揆一也況夫子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如水在地中無往不在而僧信之深崇之至又擇要地以奉祀之譬之作井得泉矣嗟乎爲臨鄙守與通邑令者當深思長計即此地俎豆衡承

年則綢繆於未雨方變必不撓於利害一邑安而全郡皆安會城得恃以無恐瞻拜夫子或者興起而知所師乎

普天下在在皆夫子廟即在在記廟碑普天下記廟碑者或論史或贊功或頌德幾於莫能着筆此亦天不可言聖不可名耳千載而上大心之忠義夫子開之千載而下夫子之忠義人心留之數語足以函蓋一切

重脩事數語已完

重脩雲龍山準提閣碑

臨安佳山水雲龍其一蒼秀挺拔蜿蜒郡之西北分派甚長其上碧瓦丹檐照耀霄漢而茲山之最其在準提閣乎倣不侵風幽不蔽景泉水通廚花香匝徑鮮白老人淨潔方丈五十餘年與嗣法孫如岱重脩舊蹟前之樓擴其覽者若干丈後之殿增其高者又若干丈客堂左祖庭右僧寮香積整而翼也考創閣之師圓純圓池時前明嘉廟初也弓少壯登臨偶留題詠老而知其概矣天地之所以不息驗之山川山川之所以長靈驗之人物靡靜敦樸之氣積而日茂巧纖浮競之習盤而日

不粘不脫以下皆借題發揮

議論何等正大

可當暮鼓晨鐘

淵故其發之盡不如其蓄之深也眉山蘇氏記妙觀堂以妙事則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舉天下事都歸幻相得無賢智之過耶聖人之道昭若日星朝廟行之而雍穆草野行之而和平士大夫行之而彝倫敘方外侶行之而作息安一日無聖人之道不可以一日一人無聖人之道不可以爲人鮮自徙衆之於準提閣抑亦以道中人行道中事者也特是籍流出世間別夫君臣父子之懿聲名文物之溢入世間之道有什伯於出世間者而乃聽其

廢墜可乎哉則坊表前脩扶植名教所望於有如鮮曰之堅心恒力者

大意亦自昌黎送文暢敘化出而蹊徑各別頗有醖儒氣象凡佞佛者可以悟矣即不佞者益當自奮矣

開建水巖洞碑

立憲字法之康熙丙子舉人任廣甯令革總理苛派免三供役值水患鄰屬告饑大府檄立憲司賑因條陳救災策及興革事宜皆中窾要廣邑故掘地爲窖貯官穀派民守之壞則責以償立憲亟請建倉格於例不允乃以諸寺之不載祀典者改貯倉穀民累以除又嘗雪殺人冤獄踰日正犯自首曰不忍令賢君爲我受劾也

世廟在潛邸奉使祭告

扁陵道由廣甯特書百里甘棠四字賜之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也覩三省如其家雖邊方異域事有涉於民不爲不已爲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矧其託諸宇下者臨安古晌町國也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而能利民亦能害民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也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場沖象沖暨六河九流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水雲門也瀘水從眾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入盤江以爲歸宿此其性也而石磴嶙峋縱橫巖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滿波

語絕類
古蹟銘

四潰復多石埂梳中流十有三重唯伐石鑿埂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息矣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濾水之患溢臨境巖洞之障厥宜屏刋乃石斷乃埂民害除農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儆屬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之動一拳石輒大風驟起烟霞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久不鑿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無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奉少保公疏河命甫至令伐巨石錐不能入强入之未寸許而風起石飛擊工人手落一指衆驚散諸

君子相顧錯愕聞於少保公公曰神庶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神不許謂神何唯予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以文通以誠神必許我太守乃齋文以祭祭畢天大晴霽於是督工鑿石而向之剛者柔堅者脆觸手而劃經旬拔十三重埂自此水湧沙流無復避礙下流疏則上流得肆其力於是溯衆水所經按一江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易浮沙以芳興湮淤淖於鹵莽又復伐木爲樁編竹爲篾爲兩岸障壅如壁平如削堅如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功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地不三萬丈

歌詞與內述少保兩番話遙遙相

竊敗干樁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無惰志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而沿流循堵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相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請書以泐石貽我子孫使後之飲若水服若嚮者咸識平惠焉爰爲之記又歌曰

雲門鑿瀘川濤龍湖來阿迷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穀豐潤恬河伯熙田畯囷倉盈鱗介物億萬歡百神順官弁廉吏治振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誰維公儁

載文端語二段足徵作者之學養過人處前一段平

地鴻然饑弱之懷後一段對天凜然積誠之學古禹稷之頌非諛也

總兵趙得勝援屏事畧紀功碑　何其偉

順治十六年大師平定雲南隨地設鎮援剿總兵趙得勝劉傅最驍勇知名康熙三年貴州土酋安坤反上命吳三桂討之諸帥皆從時滇鎮空虛各土司潛通煽亂比聞坤負固未能猝拔傅且敗沒於是各酋猖獗李日芳叛蒙自祿昌祚叛甯州王克猷叛新興王朔叛開化新平嶍峩所在騷然臨鎮總兵閻興邦與日芳戰敗退雞街僅以身免龍韜者屏酋也欲取屏城爲巢穴使其黨龍飛揚扼海東以絕聲援三月十六日率衆來攻呼噪動地礮聲日夜不絕紳士孫光祚謝君符倡率居民城中亦能悉力拒守從城上飛矢石傷賊甚衆賊益憤日治攻具必得城而甘心焉警至水西三桂趣得勝赴援迺簡壯士五百人偕其將平雲艾介馬疾馳凡十日抵通海瀋韜聞救至遣趙有才伏山谷擊之以軍旅嚴整不敢近遂先馳還報韜攻益急於四月八日試呂公車高與城平往來如飛蒙以葦矢石不能入守城者皆失色先得勝恐城陷晝夜兼行將抵屏城尚無一知者是夜二鼓兩騎貫賊營趨城下大呼趙總兵救至城中聞之大喜亟縋上具食食頃果見石赭坡旌旗隱隱蔽山而下須臾呼知賊在滙提閣趨圍之我軍置壘於垣賊從垣上抵禦得勝拔刀叱其衆踰垣而入爭相砍殺賊大潰城中亦開門鼓噪奪馬牛器械無算韜遁走追及阿泥山斬之俘龍袞龍圖以獻於是父老爭拜馬前曰趙公活我遂爲立石東門外當賊酋之羣起也郡邑爲墟水西之師不能遽返臨鎮即已敗衂獨屏城困守彌月援無蟻子賊日滋蔓危在呼吸而提兵三千里外旬日馳赴以五百勢勁之卒當蜂聚方張之寇出其不意夜半驀然而至黎明遂以破賊解重圍而救急難使屏人安全保聚以有今日者伊誰之力哉

屏可矣乃河山帶礪不以銘勳而平巒片石又爲利數弓地者竊去志乘紀事亦不詳其姓名可傷也余爲詢諸父老目見其事者遂追書之

筆力健舉章法嚴密如讀五代史諸名將列傳原泐之石即不被竊去想亦無此高文故編入碑版一門

少司農坦庵夫子神道碑　張漢

吾師坦庵先生卒已亥越六載漢出守河南先生之舊里也新安謁墓既拜且泣乙巳先生長子憲曾乃礲石道上屬漢言表墓門夫洛陽歷代之故都邙山以南古名臣墓顯鼎在焉漢備員斯土方欲徵史册別欵識大封厝兆使人聞風而興起先生漢所親炙也墓在新安城西不數里乃荒岡斷壠行人不識坦庵先生遺墓莫禁蘇樵匪惟子孫魄且戚亦門下士不章師行志師阡以致斯極也尚何言哉攷洛陽郡志有宋賢相呂文穆公墓舉自文穆以還三世宰相勛業炳著于當時漢往

文相公庄歷覽陶室流風隱隱不墜先生上世實文穆第六子少司馬居簡公出有宋之世既代有顯人先生自明及我　朝德行文章事功名節亦繩繩相繼又崇高富貴連四世六進士諸子弟舉孝廉凡七人是何深根固蒂光華進然庭庇如此其厚以長也今夫部棗無松柏崇岡峻嶺則巨木生焉託根者固也先生自忠節公之世孕毓已厚發生亦已奇一傳而敬芝公嗣起鋤奸摘伏歷官復有能名至先生則凝結已成光華畢萃又以進士起家積官少司農魁壘瓌奇爲一代名臣不負時望主滇南江南試事尤得人天下之士歸之至比

韓東部歐陽少師可謂榮矣先生一生嗜書史爲文務期到古人詩文一以盛唐爲師絕口斥宋元人不道宋詩又特愛朱子夢月巖詩治古堂文及四書時文海內爭誦皆謂可傳至夢寐考亭作心銘數言尤得理學之正世德如此宜富貴而文爲中州冠如此乎不可方物也善乎陳季方之言其父也曰吾家君辟桂林生泰山之阿上有千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止爲甘露所霑下爲灝泉所潤當此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漢謂是語可以況先生矣先生王父諱維祺前癸丑進士積官南大司馬流寓陷洛陽殉

難周公廟贈太傅謚忠節考諱兆琳順治己丑進士歷官御史妣王氏孟津大宗伯文安公諱鐸女舉丈夫子四仲卽先生諱履恒字元素號坦庵康熙戊午舉人甲戌成進士由山西甯鄉令行取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歷奉天府府丞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萬壽覃恩誥授中憲大夫壁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倉場戶部侍郎轉戶部右侍郎以讒降故去康熙五十六年己亥五月十九日卒於家距順治七年庚寅九月十一日生春秋垂七十元配孟津王氏由東濟東道參議諱無寤女無出贈恭人繼寵池徐氏江

又開一段也
前有松柏此言桂樹
亦映帶多姿

西德興令諱叔雅女繼洛陽王氏。歲貢生諱用儉女繼新安王氏。處士諱養林女。封恭人。副室孟津王氏子三人。女孫四人。爰嫁皆名族。詳墓志。漢敘遂先生大節。間往來新安墓下。慨想生平。爲邑宰傳。便于民。則多不便于民。兩言爲侍御。則有劾安溪李相國。交貞公秋審一疏。在會憲判宗四緣姦害許氏子母五命一案。不受賂。卒寘于法。在副憲則徐侍御樹庸。曾建言直指先生先生毫無怨。卒薦其賢。在倉場在司農。則經畫會計。多體國而便民。與同曹武進趙文毅公儀。封張宗伯孝先先

前序交行此敘治行又從墓下啄歎出之。儻有神韻。

生。清峻無二。暇亦寄情詩酒。嘗酒酣嘯咏。審音律。嘗酒酣嘯咏。若無人。蘭謂漢曰。晉時風流太傅有謝安石。大清風流司農有呂元素。高致又如此。是皆漢所親炙而默記者。乃至于今。高山仰止。典刑猶在。坦庵先生蓋未嘗亡也。

碑陰之文。要於真實清峻。此乃不愧其言。有提有束。夾敘夾議。俱自古人門逕來。其行文跌宕紆餘。令人百讀不厭。貝由書味在胸也。南陵楊元豫

通海重建二節祠碑

通海趙城县興

二節者。倘東氏云爾也。東氏者。倘河南光山縣人也。光山縣人。何以謫於通海。東氏有婦曰盧氏。死於通海也。盧氏何以死通海。從其夫之謫所也。夫何以謫。以其烈烈丈夫。不肯屈於權奸。權奸者。劉瑾也。瑾既誅。通海亦坐逆瑾。謫戍通海也。旭何以謫戍。旭與瑾同鄉。瑾之妻妾。旭奉母以行。未至戍所。

亦冷亦熱。

大書特書。

立等見影。

交與事並。

特堅卓。

重修忠節祠碑

陳沆

李忠節公諱芾宋季以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守孤城抗元簡知勇俱竭闔門殉義事具郡志公衡陽人也元時舊公宅故址建祠後移石鼓山對峙諸葛忠武祠列於祖與然而岩土關淑扈宇僅蔽風雨寺每謁公祠恒然瞻宵窮念興起敎化莫如表章前哲矧衡陽又公桑梓宅地雁峰石鼓近在履舄皆公平生卧遊處公雖血花化碧垣墟無歸而英風浩氣與三閭忠魂翱遊於沅湘灌注閒者安知不眷戀故山往來棲託於此而廟貌不肅非所以妥神靈脩祼觀瞻也辛亥春鳩工度材撤去舊屋與忠武祠規制相等閱兩月而落成夫公之鞠躬盡瘁以死殉國不顧成敗利鈍與忠武同其俎豆茲土揖讓忠武不俟今日然必作而新之者非獨誌予景慕之意亦欲使衡之人士瞻公祠宇知易代數百年忠義之氣耿耿在天地間不可磨滅相與感奮興起勉爲忠藎則斯役也固亦振風化培人材之一端也已勒於石以志之

表章前哲以興敎化可想見守衡時政治之大端也

一篇公穀得意文字

歲在丁巳也

大清乾隆二年

筆大如椽

到底不懈

作金石聲

隱地可

月爭光不

段當與日

總收束一

秋之義也

死書日春

武定忠果祠碑

忠果甘公之祠於武定。蓋本邦人士之心而創焉者也。昔公鎮滇黔。撫吳逆之變。殉節封疆。朝廷酬忠之典。靡所不崇。而鎮遠、貴陽、雲南俱有專祠。妥侑至武定、滇省支郡耳。似無庸復創是祠矣。然此邦之人之心思慕感歎。四五十年間未嘗有一日而能自釋者。何哉。當夫吳逆守藩時。意在固位。以爲邊隅不警。位或不安。於是毒瘕索癥。日與諸邊蠻搆釁。隣近郡縣。騷然不甯。武定與東川一江之隔。撒甸諸夸。又素稱桀黠。吳逆陰授撒甸計。使挑烏蒙。又令康佟開禍西番。烽火四起。雲南勢岌岌。武定以孤城不敢肆。又二年吳逆始爲變。公於鎮遠殉難死。是凡武定之得以保其田廬妻子者。皆公之力而開復之後。至今雞犬桑麻熙熙皞皞。共享太平之樂。亦無一非公之所遺者也。公雖節制兩省。忍待死而已。公既得信。提師親來。固逆折其奸謀。而陰亦以鎮撫斯民也。吳逆遂慚阻。境以晏安。公乃託遊獅山。巡歷武定。撒甸亦懾公威不敢肆。又二年吳逆始爲變。公手書高風苦節四字。在指顧間。百姓無可控訴。呼天發岌。武定之蹂躪蘼粉。所從亡諸君子多往來其間。昔公弗衰。武定之祀公。其即此意也。夫獅山爲明建文遁跡。君子之心。形於筆墨。可見也。諸君子守身制行。俱足爲人師表。而祠祀無聞。非有司所以風世而範俗者。范刺史乃推公尚友之雅志。而列祀於祠之後堂。公其與十一先生雲旗風馬。逍遥於若水之濱。笑撫青猊。一聲長嘯。其爲武定人之福者。正未有艾也已。

傳後序激昂慷慨奇氣縱橫此文雍容倘徉和氣靜神結得精神勃發神采飛揚正如一派仙樂繚繞雲霄非復人間奏伎矣

鳩工庀材。建祠於郡內。成前後兩大楹。未竣厥事。而以卓薦入覲。當事檄知和曲州范刺史護郡篆。遂踵而舉之。仍另搆一樓。以爲春秋薦饗。禮終。登眺之所焉。嗚呼。能捍大患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公剛方正直。預折奸凶。而俾危壞獲安。登於祖席。則此邦之人。必欲祀公以爲報也。固宜。唐時安祿山叛。惟睢陽以彈丸邑。爲張巡守死。卒以保全江淮。今江淮遍祀張巡。千餘年所從亡諸君子。多往來其間。昔公手書高風苦節四字。弗衰。武定之祀公。其即此意也。夫獅山爲明建文遁跡。

朱忠壯公崇祀忠孝祠碑

皇上御極之七年詔天下郡邑各創祠堂一所以祀古今之忠孝義烈貞順之臣爲世法式於是莆田縣朱忠壯公與斯盛典製主入祠其子武定府太守源淯乃裒集公之遺事求名公碩卿作爲誌傳序銘并徵詩歌以顯揚弗替仍乞予爲文以記之余惟聖人之制祭祀也施法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王充論衡曰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一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今公之祀於

聖祖仁皇帝賜祭葬於前報功也

今上勅建忠孝祠以與祀修先也太守昔以　特旨子蔭入官昨歲奉

今上報功崇恩之典隆於萬禩矣昔余與劍川彭使君銘交君故莆人往往爲余言忠壯公事奇偉忠烈與周孝侯等嗣余遊閩於制使臺署舊牒中見姚少保題報公澎湖血戰殉忠遂因以克臺灣功爲最烈其疏中語慟哭哀激感動聖衷娩少保於諸文武將吏少許可有以知公之才氣雄畧足以當少保之悼惜者也洎余又時時往來興化泉州兩郡間父老尚能道公生平遺事讀莆人牧志傳公戰沒端緒猶爲疎簡蓋識其大而畧其細考其實而闕其疑志體然耳按史梁將軍程靈銑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井唐越國公汪華隋末起兵拒亂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宣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袁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與女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鳴坷未婚今月今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殞絕既甦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紿弟岀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兄不獲而泣鄰媼聞聲往視元姐在經窗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免旌非紬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以偏激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稷雖汪錡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閨人以綱常名義爲念而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以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墓新安倪蛻爲之銘

銘曰大者爲綱小者爲紀人道整齊上下彝理經乎天地幡幡既將琴瑟是叶胡辜於人胡辜於天我儕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以禮既曰行止曷其更止一與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焉同歸嗟乎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齊之北宮宋之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卬墳百爾君子覩此貞珉

古而質嚴而潔

記

明

楊氏二孝三節記　楊一清
新建尋甸府城記　張志淳
新建趙州城記　張志淳
重修蒙化儒學記　張志淳
重修騰衝司學記　張志淳
臨安崇正書院記　張紳
修龍川江橋記　張含
萬松堂記　張含
建木氏勳祠記　木公
梧岡書院記　李元陽
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楊士雲
新建會講堂記　楊士雲
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李元陽
鶴慶府進士題名記　楊士雲
鶴慶府南供河記　楊士雲
八蜡廟記　楊士雲
大理府重修儒學增置學田記　李元陽
大理府名宦祠記　李元陽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武甯王子音心韓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昆明僊士元魁孟籛訂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蒙化張登瀛翹岱　全纂
阿迷李汝誠復齋校訂
受業滇西朱景保山章成邁同校

明

記

楊氏二孝三節記　楊一清

江陰縣簿太和楊鋌既致仕將歸其鄉詣予求記其家二孝三節予曰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理大理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則吾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可得聞乎鋌曰鋌叔祖諱甯時謐其字痛父明輔翁早逝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三年爲從父弘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旦必歸省省畢不入私室即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沒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慈烏白鶴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周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司先後以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

二孝三節雖奇行却是人情所難

先於此處特著三節母之名有手法

章法照應

此段聚精會神激昂頓挫純乎大家

提唱入神

休哉孝乎三節云何曰鋌伯祖母施氏早喪夫時薙於官邸扶柩歸治喪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親戚以其少無子慫恿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孤尚幼汝死誰爲鞠之乃悟矢心無他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殂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得不死撫嗣孤以成即宗白也有司上其事詔旌楊氏三節之門予聞而歎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敎衰民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月未寒而傾首他人者皆是也

用筆周匝

大文械樸

衆曰休哉

二語同映

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就本人口中立案分敘整潔斷處只著一語何等嚴
重末以議論咏歎之詩亦排奡可謂奇而法文襲詩
品與茶陵伯仲昔人論之詳矣惟文品未經人道演
中只覩獲一疏二序三碑記雖吉光片羽亦韓歐之
流亞也

滇南文略　卷三十　記　三

新建尋甸府城記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命布政使胡君范君具幣以按察僉事劉張二字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滇俾記諸石按狀城在舊治之起狀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甓漸殺與土準以丈計周其如此訖五百三十有奇尺計崇一十有九厚二十有五下石厚五尺各一開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堞門及睥睨馬面敵臺皆稱之右玉各有居爲一段城在舊治東南二門尤地卑而汨洳工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隧扶土乃椓木木豎乃涸石石實乃滴灰以沃俾久不陷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衝置府所與學中因舊衝以通於以泄水而注之池池即澗水爲之也城內通衝四縱一西北二門後一衝列行臺與守郤之署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三百四十楹徙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十人軍二百四十人士軍二百四十人攝官軍舍餘共四千四十有奇官皆授地宅軍皆授宅屋於城內宅田之軍授田如制民間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又不足則償之以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二百里外接四川內鄰武定實益諸夷宋無紀元仁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攷厥時領

爲美歸厚二縣我朝洪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氏世襲知府統之成化丙申革職流官癸卯築土爲垣嘉靖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入之遂剿嵩明鐘楊林嶍木密腰馬龍搆武定鳳朝文直逼雲南西門市舍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徵兵四集始殲之時按察使徐君集議謂築城復縣立千戶所以兵守之總兵黔國沐公泊前巡撫薄臬皆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所於舊治之左何見村爲宜遂以疏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事段

此一段見無城所以致寇也

此處記築城之始議

以下至恶以開爲一段

專敘度地尋民胥怨謂村地苦磽嘔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乃羣

之艱幾番勘驗兩次疏聞禮以便民爲主

學法

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也可拂民乎遽命公卽以憂歸自是寢不復議者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僉事周君撫都御史顧公至閱之卽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老子弟往質之皆實再引示所擇今地皆懌又別遣參議朱君往覘之益符遂以歸報則又有持異說以搖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僉事周君撫都御史顧公至閱之卽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老子弟往質之皆實再引示所擇今地皆懌又別遣參議朱君往覘之益符遂以歸報則又有持異說以搖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僉事周君撫都御史顧公至閱之卽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老子弟往質之皆實再引示所擇今地皆懌又別遣參議朱君往覘之益符遂以歸報則又有持異說以搖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僉事周君撫都御史顧公至閱之卽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兄子弟已數百人迎伏道左曰今生我也乃陟山降原過歷舊地與何見村與新所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乃增

給以廩餼四語記撫都御史工也斬木而一段記庀材也

於是至周不力一氣

爲一段記奉役經營也

三語見在上之部署得體

自是故至此爲一段

者執尋引而審面曲直者治者墁者勘者堅者施丹漆而設色者取材之肩者負者舁者駢牛而車曳者筏而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旆而巡視者罔不力而主地之官復聯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穉之宜定以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久旱饑而始有年役者請穫稻未返適御史楊公至下令趣之民趨歸如流城樓竝作公私咸備前所命都指揮金章馮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癸巳二月甃城訖工金湯言言兵衙嚴嚴物類嗛嗛民心杅杅婦人懊懊老穉訢訢蠻夷雖雖士庶修修大山長谷離湯之氓趨觀仰歎者弼弼

而馮馮矣計役日二千人歷一年又一月共人八十萬
米一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茲惟顧公始之中之終之
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裴君參政祝君謝君副使
初君諱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地爲政觀人爲更
新夷爲蠻服治爲興起郡爲增重而氣化人事交孚以
升也非之所具如此志滇第撮其要以書而於其敘功
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爲國之蘊
尙弗克盡也獨念成化丁酉志滇試場屋策恩撫選極
名臣而隆其任亂本始拔今未五十年而產禍滋大顧
如此無亦是務乎夫恃斯城者怯忽斯役者慆遠斯土
者盤夷斯民者荒均非所以久之也鑒往而懼承今而
惕心爲民之心而不渝於久此則諸公所同願尋民所
同仰亦天人所同歸矣高朗顯融令聞長世奚翅光昭
於茲石

大文字大手筆有學兩詰處有學大雅厥初生民什
處有學內則處經緯組織美無弗備足以垂示來茲
非經術湛深者不辦

新建趙州城記

張志浩

成天下事不難於近而難於遠不難於述而難於作不
難於功之立而難於功之所以立者有以澤斯民而遺
後世誠創作於一時而功又足以及諸民垂諸遠至於
久而不替是雖竭民財與力以爲之猶不失於義又況
處之有道而不致於傷財病民者乎於戲此城趙之舉
所以有功於民而其所謂功者又非尋常建立修爲者
之所能企也趙之地舊名驗驗自蒙氏以封趙氏而始
有趙之名自段氏改天水而始有郡之名自元乃主中
國而始有州之名自我聖朝遷州治於里仁鄉之東面

乃慎簡有司之堪是任者分守指揮馬紘楚雄府同知陳寶鶴慶府推官薄滔以董工役視經紀而千戶桑夢百戶顧經與夫州人之子來趨事者亦有以激勸鼓舞之上下和會百技奏能以弘治己酉季冬朔日經始庚戌季夏望日告成周以丈計凡八百四十有奇高以尺計凡一十有三厚視高之半下廣而上銳基以石甃以石環繞以堦堂以金飾凡甎甋堅楹咸斲而舊之加密石焉日用夏皆豎楼於上又別爲二門以通水於下備計踰十萬而無逮於民財計踰四千而無與於官望之巖巖足以聳諸舜之選愧而禓盜賊之窺覬閱月盜作賓居

白巖之間衆罔莫定而州獨救甯逃難而入城者魚而貫鳥而趨趾踵摩接用益誦諸君子之功有以被人人而垂遐遠請紀成績志滇則告之曰春秋美城邢之舉昌黎誦水門之績夫土木之興固未能舍勞費而爲之然義取捍患雖聖賢不遑計矧斯城之建其捍患爲尤切而又能無傷財病民以樹厥偉功其爲可美可頌何如也庸列石以紀

氣厚瀚筆詳密

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曩蒙守正嘗遣使來問樂則賢之曰訓導振之復遣弟子登仕持狀來告學校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狀學建永樂中時蒙尚爲州向震景泰改元始陞府成化改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倉姜公龍始關門於左守尊關門於右請不舉學事是故殿則弗楹刻龍擘以金飾凡甎甋堅楹咸斲而舊之加密石焉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金工繪工綵工邑工罔弗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廡隅欄楯率增崇而殺密有等兩廡廊廡大矣而服鬟服圬服石服采繡而衷華

而軌罔弗稱故櫺星之門以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三穩則曰廚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穩而置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廣池橋益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有禁左闕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闕之道更頓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門俾與左道下至周線之垣罔弗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禮樂諸器皆考經定制軌物章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素王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鯤化之屬皆守舊

趣不敢忽心盡於是乎虔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申七月告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歲而振之帥弟子能勤之不遑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興工儲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不勞工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閒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簫編磬於予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著其有循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用心衷衷則循而整豐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殆其未已今覩斯舉於

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咸勤見仕於畢務戒事致用而咸罔不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基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哉則知卬而幾浦矣猶末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左氏蒙產國初遠鎮郡守率用所產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以教興近見蒙所出士假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滇之士之仕者於戲是豈無所自哉

細密周匝中仍自閎深肅括氣象萬千

天下莫遠於滇滇莫遠於騰其去中國遐絕矣入我朝百年始有學是騰學所極遠而所以表孔子之道大與我朝教化之無外其重於天下之學與學以指揮陳鑑得請於成化辛卯廵按御史常山樊瑩肇營於庚午鎮守太監王舉參將沐誠暨相與考成於壬寅癸卯間其設官以教選材以養則乙巳乃備而舉於鄉者不乏則始弘治己酉也顧初無文記而地以遠遠凡任興舉之寄者艱至其所廟學用是日頹敝辛未冬今鎮守卬綬監丞朱奉廵行至騰詮於衆曰某平生於佛老之說無

為廣大不可究極之說誕也畏其難而卑語之誣也謂死孝死忠而言足以盡其蘊盡也惟夫篤信孔子之書而求諸性分與之契其庶乎廟記文也建學文也誦其書亦文也設科之教科舉之選又文之大者也然離文以求之不可也而溺於文以汨之此又方今天下之通弊有識之深憂而士習之大患也於此有辨焉其庶乎不失朝廷所以崇極孔子以為教於天下之本意而勝學所謂重於天下者殆不以地而以人而漢之蜀唐之閭皆淺乎其為功莊乎其為教矣此則志滇竊附以言之意也

前半敘事堅潔後半用筆清矯

臨安崇正書院碑記

繹字恩紹建水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貴州兵備副使初知南溪縣擒劇賊韓積德勘永甯納溪軍民爭殺陳案人咸心服陞四川僉事藍賊之亂多所招降添拍林遞運減巴州解銀宜民稱便致仕歸著有東巖錄諸稿今失傳

臨安之有書院憲副王公之所作也嘉靖癸未公以分巡監督學兵備來駐臨安視學雖甚獨少將圖廣之得西郭外僧寺一區峻拔爽塏公躬畫部署擇任能官撤寺而更置焉遂鐫崇正為名蓋以聖

賢正學端習尚也聖賢之學原於天命具於人心見於綱常倫理日用事物而達於政治郎經書所載之道先儒之所發明而書院之所講求者也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君子小人義利之辨過欲存理明善誠身凡皆正學之所有事也乃若心術幾微邪正之未判名利之牽引矯拂欺偽其為行詖淫邪遁其為言援上陵下由徑入室而淪諛詭秘有畔於道凡皆正學之所深戒也由前之學則習尚端心術正處以正家出以正國守其正於居常而不失於應變聖賢立體達用之道庶幾近之由後之學則剿竊浮華逐時好以捷

科名取容悅而苟利祿甚非王公所以培養意也夫天
施正氣之發不以遠而有間滇之先亦有宦學節義名
志載籍者矣況被聖化百五十餘年之久學校舉額益
增又安可無所自振哉吾願邦人士深自砥礪交相勸
勉將見正學崇而正人君子之興起必有超乎前者出
焉外史曰含烏辭潛不敏酒敢不唯苟否則抗烏
烏可逭紀厥初州人於郡郡人於

修龍川江橋記

張　含

嘉靖廿五年六月十有二日永昌守過禹山外史廬徵辭以龍川江橋記訊合害辭辭不敏橋規制閎廣延袤備創載烏復紀橋驗遠準塗控羣賢貢賦昌越衝波喉襟江迅湍奔漲水石差戕突鼇洪濤悍激駕岸橋烏可弗葺況厥高畀霄越水千尺欄楯空覆極木工石工甓工鐵工費苟圮倚甯病於涉乃斲形勝勉封疆葺烏可逶騰越牧廬萌敝於郡是以微辭請紀業以昭事焉外史曰含烏辭潛不敏酒敢不唯苟否則抗烏烏可逶紀厥初州人於郡郡人於

巡撫巡按都御史御史府咸允若辭弗幷牧迺鳩工庀材市甓鐵財給帑積鑛所募迺復俾騰衛衛萬戶同牧督理乃俾牧判衛泰董程監事役羣事事事協衷惟公財罔毫髮乾沒趨勞弗倦凡工般庸惠惕剛明威悅以遵事弗逾歷時將迄工乃復敝於上迺庶蒙迺傳守弼感所勘校守由昌及越行三百里經驛傳凡三宿守恐費侈傷夷萌米糗足濟饑肉不重味凡從咸抑弗擾遠厥地昔經守感所雄索痛微暴迫無厭迺過江則勢橫臣此呿蜮錢僉不可破況無名巧索猶滋迺今守歷所廉靜肅慎遘往越倒潞茵耄稚拱手呼天歡聲撼地

咸曰天地覆載父母生養恩烏異是豈歷所勘校凡事靡弗備迄若州瞰於郡辭弗爽迺般曰是庶無愆在上憯惛注概台於是何憾迺復曰傳曰橋覆弗脩刺史過也又曰傳曰無云尺五後補則難台於是恒懋迺謂牧曰哉厥功惟汝賢然厥功女弗伐良哉良哉謂萬戶曰惟女才故將牧協力不忒成厥功懋哉懋哉迺謂判參曰匪女能烏績厥功昌哉昌哉外史曰於戲業若茲吾守展矣大矣惠矣杜稱赤旨僑濟乘輿烏以語此夫橋匪守宿洞於廉惠牧宿勵於操履萬戶宿跋於慎敏判參宿庶於恭修烏以若此功若茲功於戲含聞

諸誰昔有云人性惡勞迺今悅以趨弗惡勞夫人性猶水水性弗順則阻順則逸是事事以順民民烏弗悅迺今觀之厥守超矣牧將萬戶參判弗順民於宿安卒事成厥功而民悅若是夫橋匪創乃葺維肖規準制第閎固跋恒峙弗朽譬李代郭軍一麾精神勃勃迺若此守意君紫正袞劉君恒萬戶明君照判舒君顯富參張君洞和迺將守同理橋事同迺外史處徵辭則貳郡戴公希顏判郡唐公天壽推郡黃公爵迺崇守廉介剛特正定不阿凡檢身發政咸軍典型若此橋所以濟由政所以成也政成則遠人安遠人安則賦稅足賦稅足則琛

貢通琛貢通則葺橋之功亦大矣葺橋之功亦大矣

富而又麗金石之文也絕佳絕佳 升庵先生原評

貌似艱深句亦詰曲然古氣磅礴中段落分明兼有至味咀之彌永

禹山先生熟精史漢故其爲文無字無句不拗折雋永非貌古者比近世江右張布衣望宇閎楊著作竟似得禹山衣鉢之傳明眼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耳

萬松堂記　張含

雪山大夫以萬松名堂告說於禺山外史外史曰大夫奚松之貴也曰性真而其體固立身永年之道也曰大夫何萬之取也曰植茂袞遠多不可知故舉盈數焉曰奚以名爲堂也曰郡多山山多松巖堂皆松夫是以名曰有是哉大夫之樂松殆仁智者之樂山水也夫君子思松之貞以篤志則可以砥節獨行焉思松之固以樹德則可以居業修身焉是故膺烈嶠森咸君子之凝德而徵祥也含與大夫游知大夫性靜而晏體溫而暢雖翊輯藩徼而般懷幽藪其殆所謂邱壑蘧龍衣冠巢許者乎古昔太守秩二千石以亂世而專城萬里外搆宇於萬松之間策奔萬卷畫開萬圖則謂大夫爲二千石可也謂大夫爲萬石可也況大夫乘精繹思遊神於紫書丹寵之間騁墨馳翰窮妙於沉綠碧水之圖或橫槊賦詩或雅歌投壺或擣鼓東山或開樽北海獨對長松掀髯箕踞靜觀乎物窮探乎事其樂松之樂甯有既乎厥堂展矣大矣弘矣美矣君乎松乎松哉堂哉堂在雪山之下雪山故麗鎮也遐覩龍堆而氣發崑崙近間雞足而風馳點蒼嶪峭嵚崟峻巖巖然獨尊連接霄漢霽雪光天四時不變日夕有烟雲霞霰而光浮不掩或時熒煌燿燦陸離眩目與平時殊狀猿鳴鶴唳山谷傳響泠泠不絕舉瀑天懸秀寥霄舉所謂望之若飛幅練信然矣若夫夏則凝氷冬則霄寒百獸不能於巖而遊百禽不能於山而棲百草不能於嶺而生則又山之殊邁與滇會諸山迥絕者也木氏世守其地歲克慎守固封威頑格悍得以永衛諸夏有以也乃國初聖祖以誠心報國帶賜之乃嘉靖聖天子以輯甯邊境宇賜之於戲木氏誠於報國國家極於表忠偉矣夫古君臣之相與也乃今大夫居是堂也茲以報國於誠懋於忠罔弗滋則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壽蓁永哉內外薙哉訓翼從哉慶澤遐哉則厥堂展矣大矣弘矣美矣歷禩無窮而恒有光矣若其規創輪奐廣稅黝堊朱綠雕峻之祥惡庸備紀紀其大也傳曰渠堰所以制水檃括所以制木言君子檢身之道也又曰毋云我貴雕梲是遂毋云我武莫或予侮言君子慎微之道也乃含也於堂之說頌諸初規諸終此亦古朋友表聲振匡之道也大夫惡庸聽我於規惡庸弗聽我於頌頌有規之道規有頌之道二道備而堂說盡矣則厥堂褒然尊然嶷然屭然而釋然恒有光矣

先生古文多奇字鑿句爲空洞一派此記則婉蜒排

建木氏勳祠記

吾麗江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爲越巂郡。居六詔之一。郡北有山曰玉龍。吾鼻祖世居其下。蓋世守其郡也。祖葉古年已上十一代。雖有俗老口傳名諱而無譜牒。不敢據信。自漢唐宋元迄今明朝。其間爲詔爲公爲侯爲節度使爲宣慰使司爲參政爲知府。皆出自國家優典而先代建功立業之顯。官世授祿世享政世出。譜世系土地人民世有得之。祖宗而延及後之子孫者。非無本也。於是募工始創本氏勳祠於黃山之陽。以妥祖宗之神。俾克享春秋祭祀。嗚呼。報本反始。生民之常。矧公賴祖宗餘蔭。蓋嘗歷職而敢有怠志。後之子孫。念祖宗之艱。述我所爲。善固不可。耽於酒色。外不可荒於犬馬。惟立身行己。克恭克敬。勿褻爾神。勿怠爾心。學書學禮。思君至懇。孝親至勤。愛民至尊祀神至誠。訓子至要。此者蓄諸內而行諸外。垂諸子孫。庶幾永久無替。且惟感朝恩賜優與屬。代有加。嗣我大明天子。錫以誠心報國之區。虎符金牌。世襲三品誥命。俾領一府五州縣之民。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我始祖因然翁歸附有功。命授世官。及公之身。今已八代。兢兢業業。敢失墜。左念我祖

太父本安讀書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隆愈備木氏之盛未有加於此者凡我子孫受朝廷世襲美官拓守邊城不可有動搖患以遺天子憂遵祖宗世傳之訓不可紊淆變亂以敗壞木氏家箴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我子孫其亦有慶哉雖然本源有由而無文以紀之恐泯淪不顯因求永昌張司徒翁先序宦譜後記動嗣以傳悠遠翁之文章爲海內三昧其土木磚石采繪之類乃其理巧工楊得和氏成之若詩篆匾額皆公所製也嗚呼我世世子孫繩繩相繼成立如登天覆敗如燎毛克家相賢臨深履薄尚其念之哉

本邑諸誠想見啓家規模

梧岡書院記

木密城北有老子之宮居人以爲媚神歲時會賽雜糅成風隳弊也久矣皇帝改元嘉靖百度咸貞雲南布政司參政劉公來守是道得其狀歎曰邪慝弗祛曷宣化理正學弗迪曷興善類非吾徒之責歟吾知之弗任任且弗力其謂之何既曰是宮也可毀俾無兇毀之重勞楊易爲書院因增飭之費不寡功不即乎斯所也未能興學其子弟惡忍無教由茲誘奬俾克鄰慕俗可革滅可勸抑不有俊秀嗣起與庠序之士丕升爲朝家之用者乎遂下令撤老子之額去諸像投諸水移諸其徒而

大之且白於巡撫都御史柏山王公巡按御史羅公咨曰可哉公乃下所司營畫基可廣者若干材可仍者若干不足取具於免役贖刑贓罰者若干中爲堂三楹左右爲齋房各三楹前爲儀門一楹又前爲大門三楹堂之後爲藏修游息書房三楹工以備匪逮於民財以法匪預於官舉以時匪羸於詘句三浹而告成名曰梧岡書院守禦千戶魏鑾書來徵記余惟書院之制肇於唐宋其最著若嶽麓石鼓白鹿洞是已蓋庠序未修士學無所輟依林藪之精廬聚徒講業爲政者或因而褒之皇明文教熙洽學校徧海宇滇雖遐服亦寖與中州齒

木密爲滇扼塞武人守關儻然冤罝中林姬化弗遺在上者何可無風厲化導之衙耶肆公斯舉其嘉惠一方之意篤矣規珍厥頹風復之大道凜然孔孟闢異端距楊墨家法其衛翼斯道之功偉矣學於此者必仰體公之心無負必僅循白鹿洞之規併服嶽麓石鼓諸先正之訓無斁養之靜察之明守之確居則復性惇倫以淑身範俗出則推所有以利物無弗可者斯其可尚也已不則脩喬誕焉啡道凌德而人罔攸禦焉斯其可恥也已不亦大孤夫今茲之創舉即維新蜀之巴人兩參滇藩其經畧邊壤康濟軍氓剔蠹

夷姦率先大體固弗止此者而此其一云

邪慝弗祛四語立片言以居要擅一篇之警策　未密志無考按張南園建尋甸府城記言安銓作亂錢楊林醜木密殆近尋甸之地與

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楊士雲

我祖宗以經書頒布學宮以樹教於天下與成周詩書禮樂皆在庠序者越宇宙而同符故環海之內學皆有書書多有閣閣以尊經名示慎重亦張伯玉意也太和供武乙亥建學維時草創藏書無所閱百三十年循舊就簡經書散逸掛有存者士窮病之嘉靖壬午憲副夷陵鄧公元以提學至請於巡撫都憲黃巖王公檄購經史子集若干卷櫝之堂左士咸感奮明年癸未冬憲副太倉姜公龍以兵備至謂郡守李侯楫曰書緝矣必蘄於久盍閣乎既曰度位築基因基選材費不廣功不殷成修廣三尋崇損五一四阿重檐四旁夾窗閎爽有度質文相鈞陛櫝於中列帙如序士益咸感奮既成之明日公率文武屬吏落之廼進諸生曰國朝以經術造士所以重稽古求道真圖弘治理匪爲文具焉耳頒書之訓有之高皇帝曰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必本於此文皇帝曰此學者之本根聖賢精義悉具矣學而弗勉是自棄也大哉皇言萬代如見惠我後之人篤矣茲書之完閣之

作將以祇承聖謨夙用保惠於無窮俾勿壞諸生必服膺聖訓必求道於精義易得絜靜精微焉書得疏通知遠焉詩得溫柔敦厚焉春秋得屬辭比事焉禮樂得恭儉莊敬廣博易良焉如孔子之所云者得之心潤之身行之家效之鄉國天下庶於祖宗教養罔極之恩爲不負矣脫曰以青紫明經甚而畔經豈所望於士哉念之哉咸再拜受教益加感奮教諭郝鳳朝列其事來告且曰惟王公暨鄭公克存厥始惟公克永厥終曠於往昔肇自今茲可書已矧公風飭舊聞保釐遐土珍寇以輯黎人崇化以正頹俗戎威之表增修德焉憲度

之中函振敎焉多此類者而此其先又可書已願記之以告來者士雲方爲吾黨慶幸矣可以謝陋辭遂記之尙永觀於後祀

淵雅肅穆古文中堂堂之陣

新建會講堂記

楊士雲

嘉靖九年冬大參巴蜀劉公鶴年來守金滄至大理謁廟之日登堂課諸生進學官知講堂闕狀號舍有樓亦莽焉舊矣相故址淺隘弗宜且密邇廟殿時或譁聞非所以妥神也遁得隙地於學之西高爽溥長並學而隆適龍尾關有淫祠焉妖巫假神放尤河伯公亟命夷之撤其材材茲堂舍舍爲八號號爲三區左扁爲格至識正右扁爲修齊治平圜門列垣翼學而起貳守陳君魁其事屬某爲記某無似曷能爲役然公嚴明方正所至崇正闢邪緊弘化理茲舉實惠吾黨曷容以默惟孔子

以學之不講爲憂以朋友講習爲麗澤之象學貴於講講資於會也允矣按說文講爲論爲謀爲解夫論必稽之衆謀必詢之同究必精之極解必說之詳夫論之衆必博學已謀之同必審問已究之極必愼思已解之詳必明辨已講之事舉矣凡以明吾善也夫善吾之性天之元也經之訓也稟而弗學是棄穀也學而弗講種弗耨也講焉止矣弗體於已弗澤諸物蓩弗穫穫弗食弗肥也嗚呼此學之貴於行也不則雖多識之學攻堅之問通徹之思解頤之辨祇爲繫章條穿巖穴藻繪聲帨世儒之學已矣於吾善也何不若夫羣居飽食

如聖門所嘗者又何望焉嗚呼此公建堂扁舍義也實古人全體大用之實學也亦國家建學造士之本意也。吾黨盍共繹之。

樸茂中有疎古之致其引禮運處亦恰當

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楊士雲

威楚城西有阜隆起曰臥龍岡。舊傳漢諸葛武侯南征嘗屯兵於此故名。嘉靖癸未、祝子以戶部郎中來知郡事。閱郡乘參史志歎曰武侯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昔人議其列侍聖門夫亦何歉故隆中以寓居既祠之且爲書院以養士矣茲惟過化之地名並隆中固弗可表厥風烈以視後之人那廼兵淫祠五顯廟者因增飾之中爲堂三楹肖侯之像扁曰人龍左右爲齋舍各六楹前爲中門三楹又爲大門爲綽楔扁曰龍岡書院庖湢廩饍凡席膏火之具咸備焉拔四庠弟子講習於中時躬督課學者爭自奮礪鎮南州守何思司教年緝分教樊相以是舉宜有傳書來徵記於虖龍靈物也聖人作易始於乾而爻象皆取於龍蓋乾之德猶龍之德乾道變化猶龍之變化也體用隱顯惟時焉爾故爻言於初九有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由三而上則曰龍德正中焉進德修業且及時焉聖人作而萬物覩焉動有悔焉此龍之見也惕也躍而飛且亢也說者以伊傅當之顏子龍德而隱者也嗚呼豈獨數聖賢然哉君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後世若武侯者殆亦近之者耶當時謂之臥龍袁宏亦以初九龍蟠贊之其

果知侯已乎迹其躬耕壟畝不求聞達抱膝長吟寓意深遠自比管樂蓋亦謙詞其志操如此者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研精理性惜歲與時其學術有如此者三顧阮勃幡然而起明漢賊之大義以復興爲已任草廬定計終身不易受遺託孤出師上表卒皆不食其言雖功業未就而復皇極正人心挽周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齊光可也其出處忠義經綸事業有如此者嗚呼侯豈惟近於初九潛龍者邪然則祝子建院像侯而所以揭名者非有見於斯乎其素切於慕侯者乎亦欲學者慕侯而興起乎學者能弗感而已矣

從武侯南征屯兵過化之地命名立義說非附會義極精深語無泛設至文之跌宕雄奇在集中另是一體

夫士名學也始籍於學有名其進也始錄於鄉有名又錄於禮部有名進錄於大廷有名既立石於太學又有名書於鄉之士已至名於大甚而又名於太學名石不啻以天下士望之也夫士至於名石不亦後世豈易得哉名不易得實之難副也名足榮也亦足憂也其端可恃者安在哉亦求其實已矣叔孫豹論不朽以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孔門教人亦以躬德爲基礎實存說也夫士苟善實體諸物也辭實行諸德也由顏閔諸賢而往之地人將

勞公堂以大理少卿來知郡事壹意風教偕同知張君廷俊通判彭君蘭推官戴君時既新廟學砌碧石題名登者之名且竢將來欲始籍於學者知所觀因名求實以進於天下士之列曉自礪又因礪後之人也

足榮足憂自礪礪後之人從題名說出許大作用極有關係文字

鶴慶府南供河記

楊士雲

南供河在府治西南二十里發源山神啃至白楊塲俗稱龍泉者三穴搖澜噴出膜旱弗縮下流恒用泓演東入濛共江南甸田咸仰溉焉故名蓋瀕河左爲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爲大溝引水而南者三因各爲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爲畝餘五萬賦爲石餘五百戶爲數百居爲千餘室河之利溥矣而恃以爲利者龍泉耳龍泉逃南爲高阜曠土可若干畝勢家闢利欲橫截泉水而用之在正統中爲土酋成化中爲守禦弘治中爲豪民某某長康民以遏我上流輒訟之諸弗得逞正德庚辰有豪民者踵故智詭辭於府勘得賂報可遂給印帖登版册民泣愬者相屬也豪民乞壅田輸賦里中老承者復詭辭於藩司誣衆傾已下府覆之太守王君甫下車得其情歎曰此地此水果可利昔人當先爲之矣奚忍一夫以咸衆庶奚可哉迺追帖削册咸伏其辜民讙呼相謂曰微我公南甸其萊矣夫人效尤者亦永有懲乎謀於鄉貢士趙德宏國子生楊懷玉郡學生李紹綸輩紀事於石請予記於戲民非穀弗生穀非土弗殖土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水居先而後世河渠之書溝洫之志加詳

矣蓋善爲民者所以興水利也涸也爲之畜引溢也爲之分泄廢也爲之修復又患民之爭也則爲之禁令所以禁其爭也抑彊暴而已矣杜侯奪而已矣昔關中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磽利奪農用李栖筠請皆徹毀唐史書之輝映簡策南供之利鄭白渠之類也龍泉之遏上游之壅也高阜之地百磽之類也惡可以小而妨大君之意固李君也是宜書然李以高才擢給事方挺不屈出刺常州治行最卓君亦以給事言事補外稍遷臺省茲守鶴多惠政其風節治績亦李若也又宜書君名昂字仲容廣安人起弘治乙丑進士

八蜡廟記

李元陽

記曰蜡祭古禮也歲夕大舉萬物而享之曰蜡今兩河山陝皆有廟吾南中獨無長沙江侯一州佐大理郡之三年政通人和乃行郭課農農人以田鼠告侯惻然曰祭蜡可舉也遂建廟于北郭浮屠之原原上舊有分巡僉使葉公應麟種松千株原下有蓮池二區擇地攸宜而建廟焉郡之紳士謂余宜記之余曰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爲蜡祭以報穀也其神八故曰八蜡一曰先穡神農也二曰司稷后稷也三曰農田畯也此神聖開穀之原者也其曰郵表畷曰水防曰水墉此利於穀所當謹者也曰貓虎以祛豕鼠曰昆蟲以息蟊賊此害於穀所當祓者也蓋莫不有神以司之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物息老休農人各宴會其祝曰土返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澤其樂則歟豳雅擊土鼓是爲蜡也昔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謹宴會之費也國家制爲迎春之典有尸貓尸虎之戲其蜡之遺意乎夫古之人致力於民者盡故致力於神者詳叔季之世有貳刺如江君豈易得哉宜書以爲後人告

精實朴緻處不可及

大理府重脩儒學置學田記　李元陽

南中名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爲最而太和爲邑實附之郡邑之爲子弟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庠合祀孔子與配享之賢曰文廟於當廬之外又置都養田學田學則開於漢衍於蜀漢閉於宋復於元盛於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而田則自國朝正德以來守常相繼乃漸有置焉然廟久則圮田久則湮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迎之事日繁以窮庠序講讀之法難良有司有不暇顧者其圮其湮匪直不顧甚或未嘗知焉按部御史督學使至望之于之飾其外而已而圮自若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湮自若也隆慶壬申分巡長樂陳公應春太守永新史公朔惠加百姓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見棟未傾而礎柱未摧而蛀堂則寢且爲墟廟則檻而不洋惕然相顧曰天下之事固有可瞢而不必久者苟窶目前可也若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爲峙流國家庠序之典與山河同爲帶礪此豈可以苟塞爲哉況蒼山巖巖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之士生於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相與咨謀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不用其錢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出牛輓

之木貧者鼠穴之居於是隘者以闢涸者以源樑棟雲興筑欒山積岳無何廟貌巍巍堂寢秩秩泮源混混振楔跋跋昔所未有者乃今具備而昔所具者無弗嚴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徙者若干畝者若干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又若干命縣官主其租入以贍貧士婚葬俾得肆其力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誌不忘予謂二公之德固不可忘二公爲己之學其二三子之所當勉乎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然而隨葺隨隳隨成隨壞者何也爲人故也因御史督學而後脩之葺之故鄉史

此許魯齋之設教勸學最近人情也

原評

揭出爲己二字一面頌修學者

一面規進學者

原評

筆力遒勁

督學去而隨亦隳壞無怪也今二公爲之於閒暇之日求此心安之而已豈願二三子之勤珉耶與其勒珉不若勉而學之之爲久而廣也今夫務詞章以媒應舉科第者爲人而學也夫苟無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何有於道德性命之誌乎二三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自二公之爲已始既知爲已則二公之惠與蒼山同久洱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與書之以竢

每一頓宕神味雋永後學詩宜識

文局如陣前茅中權後勁左右翼埋伏衝擊策應無一不布置周妥無懈可攻

有物固結乎民心而民不能忘此名宦之所爲有祠也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口諼兮夫民之所以不能諼由其有君子之德又有斐然之文也昔何武所至無赫赫之名然去而人思之是果何道哉蓋其至誠惻怛根於中而施於有政即不暴著於民之耳目久而自不可忘方其在時不知其爲德及其去後乃惕然覺而追思之矣夫仁心者君子之德也仁政者斐然之文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兼是二者而後稱有斐君子然則名宦豈易稱哉大理舊有祠在明倫堂之

背春秋有司展祀然位置陰陋儀文亦淪嘉靖己未內江高公鏞以御史左遷詩補府貳下車之日求祠而拜焉一見惻然顧諸生曰是尚可以爲典禮乎乃謀於太守貴陽周公魯改祠於夫子宮牆之側與鄉賢並建廟額既明宗承所著環橋門而來觀者有指某公之主而拜焉有望某主而舉手加額焉然主皆近代守令而前史所載有功斯土者尚爾缺如二公乃進郡之紳士考論沿革而撫其勳伐在漢爲益州得三人在蜀漢爲建寧郡爲雲南郡得三人在晉隋爲寧州得三人在唐爲大理路得六人國朝使臣有功德在人而可繹思者不可無書又得十一人與令守師儒並爲主以祀焉於是典禮軌則音容儼然若存逸史李元陽曰寓物於舍隔宿已有遺忘至誠惻怛之爲物一入民心歷千祺而如在震雷激電憧心駭目曾不一瞬影響消沉至誠惻怛之爲物滋乎其官官雖去而此物不與之俱去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至誠惻怛無近利而有遠功也夫名宦云者其夫子所與之善人非耶然則附其祠於夫子之宮牆誰曰不宜

至誠惻怛之爲物兩段古節古音接出善人爲邦百年先揩名宦確論

滇南文畧卷二十七終

記

明

胥杜祠堂記
遷建大理府治記
南薰橋記
大理府學田記
大理府學洋池記
大理府鄉賢祠記
昆陽州儒學記

白龍潭記
城隍廟記
建尊經閣記
臨安修學記
蒙自謙白渠記
北勝州題名記
永思樓記
梧州義田記
甯州修學記
甯州鄧侯華鄉夫記

孫繼魯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趙汝濂
高耜
嚴清
殷尚雲
許鏡
逯時相
包見捷
包見捷
黃科
唐堯官
陳鑑
王元翰
王元翰

新建重關記

施堯化

萊陽初願園　雨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石屏陳履和海樓參訂
城固李治重月梧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仙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楚雄陳嘉言心齋校訂
保山王士煌全校　受業盧西周永安

明記

習社祠堂記

昆明孫繼魯清愍

余校士襄陽望隆中慕諸葛孔明為人怪陳壽以父子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餘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湮滅弗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僞孔明焉耳矣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愍以蜀正魏纂漢亡晉興心荷壯之及考杜甫詩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所賦咏若曰窺吳曰幸三峽曰崩年曰永安宮曰翠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明視習先後一轍郎漢氏居正統不待綱目後明也翊王風而扶世教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齒以史名晉為能裁正桓溫而杜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齒之博雅自少已然甫之感蔣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畧同夫齒能裁正桓溫則心晉心晉則帝漢帝漢則篡魏諸溫非望在於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刺安刺安則誅史在於詩其於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之則君父之道著見奸雄如魏既成倘誅況如溫之蓄非望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追乎則二公之史之詩誠深遠矣石南憲副江公有見乎此推尚二公即峴首習池祀之報功風教也祠成公參浙藩政屬寰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炯推官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如彼若夫習杜世家齒甫定事暨峴首習池佳勝與祠之規制則翰墨煥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公名澐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

此先清愍提學湖廣時作也先清愍學博才高作為詩古文詞雄古遒勁迥絕逕蹊為楊升庵李中溪諸名公所屈服著有松山文集佚碗集以叠經兵火隻字無有偶於他書得此急錄之以存先澤六世孫鵬識記

遷建大理郡治記　李元陽

古者建侯置守必依名山大川阨塞以爲固復審向背之勢辨陰陽之宜測景正方用昭宣達易垂設險詩咏攸宇畧可覩矣大理西據蒼山東踞洱河山水交於其外城邑奠乎其中此非所謂固而可守者乎然山延其麓河流其震枕山麓而居枕既戾山麓亦失水始拘法制之小得終虧輿地之大觀識者每以爲言吏事委之循習隆慶己巳內江劉公翬以監察御史巡滇按部所經思存大體謂茲郡乃居南中之要處據彝夏之大方氣得中和土號沃衍而府堂垂墜廨宇傾漱必欲革彼因循蓋亦圖維久遠乃檄監司太守長慮僉謀涉降山原法爾規畫卜占協吉事在必行維時巡撫都御史江甯陳公大賓聞而善之方伯錢塘陳公蓬長樂陳公時範贊而決之於是議日興工伐木輦石明其位置差其先後正堂儀門有嚴有翼乃治衙廨乃作庶守長貳佐屬以位差列視事燕休各適其宜庫藏圄圄深謀嚴固吏舍案牘關鎖惟稽戒石有亭禮賓有館工程乘集作樓於門更漏貯焉府額榜焉所以統率諸邑表正典常望之巖巖即之秩秩山光水色蔚乎其相輝也庶乎其相扶也所乎其相輝也庚午始事

南薰橋記

李元陽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子、賓川州知州安莊朱君作橋於城之南門。三月朔、橋成。明日丙午、州之賓僚生儒合酌於橋、祝爵於侯。維時凱風景明、其爲士者歌薰風之詩。賓曰、曷以南薰名橋。侯之惠和其永於吾土乎。乃馳龍津何邦憲書、徵靈鷲山人李逸民爲之記。其詞曰、維大羅城一水南環、流潦暴會、駛爲怒瀾。走石如馬、其聲轟雷、驚我居人兒童喧咫。嶂巇巇兮、崩墉以梁。激悍莫支、旋梁旋壞。孰究孰思、歷載以來。嗇言登圮。時維朱君、慎彼官守。爰自溫江、蒞我龜阜。察其安危、分其禾莠。剪植並作、燕及黃耆。神應以和、民生日厚。既庶而豐、民力以充。人士是咨、陟降是躬。乃布王政、杜梁是攻。城凡四門、維南稱雄。上表奉制、闕庭是通。旬宣勞來、旗幟臨戎。不有橋梁、安不尊崇。敝守陋易、稱在公爰。在虹跨以讓洟濛爰、屋於橋以飾修葺。殺水迂流、排濤走石。既免傍城之浸、潰亦無作墩之剝激。去危就安、濟盈濡軌。利用永成、罷Fl視修。於戲維塘言、寇盜是樊。維梁平平、惠施以存。天子萬祝、侯多受祉。薰風自來、法茲水後來其覩、毋替厥美。

古質奧衍是極力摹昌黎者

大理府學田記

李元陽

國朝以庠序養士。升其俊而廩餼之。郡多於州。州多於縣。皆以十人爲差。縣最小、亦得二十人。夫其始也非不欲盡餼以資其肄力。顧賦之民者有限。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此盡一之法所由設也。有能於常法之外不加賦。不奪民而貧士有資。固法家之所不禁也。嘉靖乙巳、天台鶴田蔡公、以儀藻風望副外臺來董學政。校藝考德。克明厥績。又慮貧士之無以自資也。惠不啻已。比至大理有司以湮田告。公曰、此非所謂惠而不費乎。遂檄郡守黃巖蔡公紹科、廉而籍之。果得田百五十六畝於鄧川歲使弟子四人主其租入。與公帑並貯諸生之貧不給養不婚喪不葬者。四孟月朔、師生爲之告於郡守。命主者發庫給之。不市惠不留積。蓋與歲俱足焉。由是貧士之未餼及餼而未足者。或將有養以肆力於本業。宦師其人。既旺其胙。亦薙之草。以佃以輸。緻細具張。又懼其久而復湮也。將壽之珉。以問記於郡人李子。李子曰、昔者樊遲請學稼。夫子曰、吾不如老農。童子下帷講誦。弟子轉相授業三年不窺園。大聖大儒之賤樹藝而貴學術。其嚴有如此者。今學之有田矣。取乎吾知之矣。夫食稻茹蔌。聖賢固不能異於人。然吾而刈之。則人將以

功求我吾而穫之則人將以利求我矣是故聖賢有所不爲也然李固而下嘗爲弟子都養而卒稱大儒此又何哉蓋不稼不圃者嚴乎其分也周之而受者順乎其命也知其分而後有所不取故學也者士之所以奉其身也養也者上之所以體其下也晉蔡洪稱洛中舊姓有曰以鴻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靜默爲稼穡以禮義爲豐年此其說與董李之志同乎異乎吾弗知之矣善乎夏侯勝有曰學不明經不如歸耕請爲諸生誦之

前半經畫詳明如讀錢公輔義田記後半別取蹊徑

諷詠雅切如讀抱朴子勸學篇

大理府學泮池記

嘉靖庚申郡丞高公既於文廟之側建名宦鄉賢二祠乃睠而顧則泮池隘涸焦沙聚之其水不瀦出樞星門循除有渠漱滅東注駛疾如弦乃集衆謀曰爲下必因川澤穴茲渠以爲泮顧不可乎師生曰自昔守長每以爲言輒憚勞費而中止公曰制度也惡可闕如於是諮於太守貴陽周公度地相宜圖維久遠析俸入出贖金買民址數丈拓之以嚮其離徙坊表三楹升之以隆其臂伐石以嚴池之周出土以埤衢之四旁隙必治纖細畢舉亭膏蓄黛宛然半璧川渠之勢如顧而復如往而留議者以謂不徒制度始備蓋風氣攸鈐地靈人文將相須以顯榮焉公乃大書魁字鐫石揭屏以協考兆一時環橋門而觀者罔不欣快居然復見思樂之遺風矣茲役垂成會公膺南職方之命行且有日教授施道隆、司訓鄒章莊采諸生邵希堯、蘇湖嚴淮李崇輩狀列其事請紀諸石按誌云漢章帝朝滇池出龍馬白烏因詔列郡建學立師大理之有學實肇於此唐之中葉南詔據之而文軌之同實遵大統學猶不廢宋祖棄大渡以西土壤中斷學乃寖淪元世祖親駐六師特命鎮臣卜地建學在漢學址西三百餘步我明因之正德十四年、

地大震廟圮堂廡修葺姑復毀廡省像而已嘉靖間用
輔臣張孚敬議始撤像自是廟貌日墟歲祀之典祗存
其名耳公來佐郡首嚴祭祀飭籩籩程樂舞備品物別
章采事無巨細唯躬唯親期無晨昏必敬必誠然後禮
樂名物燦然其可覩焉
前半密栗後半推開說寫歷朝建學有本有元讀至
元代建學在漢學址西三百餘步前明因之數語如
鼎彝在望古色斑爛

高　封

鄉賢祠記

封太和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監察御史視巡
兩浙巡按入閩風裁凜然豪強斂迹以直忤時
謫州倅歷參議政尚整肅清操始終如一
今天下郡邑學宮皆祀鄉賢即一統志所載人物是已
大理郡學有祠始於郡守祁門汪公標嘉靖乙未秋郡
貳內江高公鏞以御史移莅謂名宦鄉賢風敎攸弊厥
祠狹隘弗稱爰圖遷謀於郡守貴筑周公魯曰可寅恭
經畫遂捐俸掄材鳩工新作於賢宮側如期落成二祠
並峙煥然改觀乃囑石屬封爲記封繹曰分野即冀疆

域攸殊士之鍾英毓秀生於其鄉道德積躬是以可法
可傳斯謂之賢賢之尤者則祀之所謂鄉先生沒可祭
於社此則自社而升者與大理古梁州域漢置郡建學
張叔從司馬相如授經歸教鄉人而鄉獻自此始晉唐
宋元間有若麗遺輩載諸志可考已我朝治化漸被道
德一風俗同滇鴨雖泥聲敎暨訖麗藻咀華者亦濟濟
也賢而祠祀者僅千百之什一以其精厥評嚴厥褒必
實勝名副者乎按舊祠庶吉士楊公榮以下若而人據
舊志采輿論今評覈所當續祀者若而人或行潔端方
或孝友盡倫或文學功業或忠義正直或仁惠循良或

弘毅高節制行雖殊其賢則一故儀型乎於閭里公論定於窀穸固宜也亦禮之不可已者也然則鄉賢之名何昉乎大道爲公之世人人皆賢自虞貴德夏貴爵殷貴富周貴親而皆尚齒故其名始著況鄉飲以先孝弟鄉射以觀德行厥有由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顧在上作之何如耳良師帥教本厚俗舉其特異者以附於孔廟之側彰往哲以風後學斯亦維世之綱也志道迪德思與之齊因以化民成俗俾皆里仁則古行其庶幾乎孔子曰吾親於其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卽一鄉可以推諸天下靈湫高公風持風紀今也加意于橫舍弘芙於名教與桂蘆周公共成師帥之實豈特風我邦人乎哉先是公巖君戶部侍郎三峯高翁公韶曾亦以御史遷守吾郡振興風教執轍尚存士民甘棠之思久矣生祠名宦今公乃新厥賢祠以宣化理亦可謂善繼述者矣大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二公以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士類其勖諸

滇實似漢文

昆陽州儒學記

嚴一清

維明御宇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陽界在滇池之濱密邇省會建學逾二百禩科名不滿十堪輿家委咎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惑焉乙酉冬杪侍御李公攬轡至郡教官楊廷舉率諸生投牒言學當遷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頃吾廟謁見此學制隘罔稱前此雖遷之已再卽更遷之未爲過也僉曰幸甚參僉范文兩公時同在郡力爲贊之侍御公廼命紀守汝中相宜惟郡北郭勝費不給以贖鍰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措董率之勞益屬於守守達督撫劉公與藩臬及府皆報可遂庀材鳩工以丙戌仲春興事閱五月而告成廟小爲大上自殿廡下逮庖湢靡不畢備煌煌乎鉅觀矣侍御公曰典制也宜托貞石以垂永久守廼過予問記予卧痾不能應三至予勉應之曰大夫爲諸士厚矣不知諸士之自爲直爲科名乎抑否也夫搏風之鳥可偶運於扈霄羣彼罍斯總不離乎蒿艾多寡奚所謂哉昔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爲問子游以子羽對武城魯下邑千載下因子羽遂以傳大小亦非所論也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不尚捷徑兩者而已文辭不少概見也謂非所重在此不在彼即堪輿家以

利達言取必於學我以事理言屬望於人諸士自決擇之可也予鄉人也爲鄉人語安敢侈爲高論守曰太宰之言雖爲鄉人語然道不外是古之君子處思所以立己出思所以及人及人必先於立已非兩截也子羽見取於子游獨取其鄉里自好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千駟萬鍾有用之者百里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問哉郡乘稱此邦士性緒雅澹外誘不遷豈無試而云然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君此新遷之學不須外慕且法子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無青雲事業耶如或蹈足公門苟徒沾丐憂心未路

固或永羞縱此枝葉之辭倖博一第膺一命半生溫飽於世要無賴也國家建學儲材之意謂何吾滇郡兩年熟視諸士終必免此但期無負侍御公美意益効忠告詎如疣而贅附耶予曰大夫之言發予所未發亦善發侍御公不言之旨由此昆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絃歌之化其聞愈遠此學之永不啻如靈光矣科名何足計耶

修學之文人皆知以敦倫重本希賢希聖立言恭肅獨提出子羽非公不至一曾爲士人下頂門一鍼此猶鞭辟近裏爲已工夫亦盡人皆能學者非此則敦倫重本希賢希聖亦虛言耳

白龍潭記

段尚雲

尚雲字未詳呈貢人嘉靖甲子舉人官知縣

呈貢距城十里許有白龍潭出羅藏山山形岷曲石勢參差而案琴橫兩臂分抱自成堂局山腰洞開狀類龍扇而寥遠莫窺底止惟見苔蘚蒼翠滴乳離奇左流泉右沙渚鄉人嘗有從石室入者潛行百二十步壁間石鯨鱗甲風氣清冷心怖而返洞口封石敲危上可五六人趺坐俯瞰遊魚投飯飯之羣然競至聞語聲則逝頃之復來令人悠然起莊周興矣躡路憩小亭山水之間真可寓醉翁幽意若夫曉光鑿翠晚照沉金夏木含雲秋巖掛月此則龍潭勝概也源泉混混晝夜弗停大則渠細則澗分支別派滋潤田園殆不知其幾千萬頃折旋二十餘里放乎滇池澤之所被又如此舊立廟肖神每歲三月邑侯往祀萬歷癸未以後日漸傾圮久之蕩然丁亥春任軒聶侯如期脩享見而咨嗟謂茲潭也以龍名而利溥一方龍之爲神不誣矣苟屬意於民必崇祀之近雨澤不時民憂滋甚貴者神其未妥與於是割俸倡捐鳩工命材揆日興作若堂若門若廊以四楹堅繪如舊而加擴焉雨閱月幸覩厥成夫五嶽四瀆聖王有祠凡境內龍潭守令例得祀之侯茲舉既報功且祈年不但利泉已也是歲秋大熟神之惠也侯之功也然民知樂其樂而不知侯之憂其憂侯知憂其憂而不知民之樂其樂也侯襟宇軒豁每明禋畢與賓僚把酒臨流沖潛如仙然而澤潤生民隨處充滿繄我士民之思如源水之行地豈有涯哉

前半摹郁後半慕歐雅潔娛人

郡丞蔣公來署白屏州循例首謁城隍廟已而東作方
殷霍雨未零公乃詣廟致禱神遂默契甘澍應期四郊
霑足盡屢禱屢驗故人有蘇公隨車甘雨之號焉納更
山上司有狱其曾者不誅無以令全省誅之而箐深巖
懲兵難卜利公主於設機密捕隨甘太公以祟禱於城
隍甫畢適有擎二傘者出於前甘公喜耳語於公曰賊
在掌握中矣公亦潛計曰是執十人之兆也因捧臺司
檄深入其阻果獲楊紀等十人以歸以此兩事公感神
最切而舊廟僅矮屋三楹湫溢頹圮風雨莫蔽大無以

稱報答意乃捐俸蒲出罰鍰以更目冉向易警敏可用
遂命撤而新之一時紳屬蒸黎景從響應加以郡人楊
少參首助白金二十兩以是財裕人集率作容易不兩
浹月而前堂後寢門廡神楔垣繚庖湢像設儀衛煥然
一新蓋棟幹之隆工作之精真足以洗二百年拙棘拔
荆之陋而猶以有廟以來無一碑碣致前迹無稽因徵
寺言補其闕寺方懼舊殖荒落無能執筆適少參楊公
海潮寺成邀寺陪公登覽見有隻雞斗酒賽於田間者
使僕夫問之含糵應曰往年禾一莖一穗耳今一莖有
司牧者地方民生之元氣也雨若邊當嘉禾鬼神往
往爲賢牧昭瑞應一氣感之而已

先反擊一筆太阿在手劇劇自如

失落墨

缺若

頓筆矜貴鄭重總抱定經字作脊上下文氣皆筋搖脈動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則堂以明倫至矣而閣曰尊經豈明倫之外復有所謂經之可尊者哉蓋維皇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元后作民父母克綏厥猷粤自羲農紹作圖書易畫啓賾開祥迄於虞夏殷周帝典王謨目張綱舉考厥宗旨無非脩人紀而植天常宣聖於周末又刪述而贊修之是以六籍明備垂憲無窮此誠萬世之常經亦天下之大倫也然則經閣之建詎曰崇高偉麗壯時人之耳目哉其什襲珍藏所謂尊之者固有在矣士之尊經者抑豈徒佔畢咿吟家傳戶誦藉以博科

第之浮榮已哉其躬行實踐必有所以尊之者矣是故仰思精意於作者而敬信於神明反觀實理於身心而奉若如著蔡時當潛伏則視躬厲志行比一鄉遵際登庸則行道濟時澤周寰宇不幸而生逢陽九則見幾以明智仗節以成仁以一身維兩間之名節不於經大有光乎嘗因是而尚論古昔三代而下崇尚經術無如漢之西京然正誼明道直諫敢言江都淮陽而外指不多屈他若致位平津未免曲學阿世授經太子不過稽古侈榮及其弊也腐章不振而社稷與俱風斯靡矣一變爲東漢之節義建武永平之後危言激論博爲名高俊

及振全局

及顧厨互相標榜遂至黨錮成獄流毒薦紳邦國因之殄瘁試思經何負人國爲禍一至此極乎蓋所以爲明經者有未精徹也有如髫齡倘首徒攻鑽於文字弗體驗於倫常異時登進便悅紛華委質服宮即圖肥潤舉其生平而倣帚棄之不知所學何事所尊何經而卑卑若是問一馳騁稱奇者此正冀其表樹迴出恒流則又自負寸長聊睨一世與拂經等此古今經學是非之辨而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予即不類願與諸學士大夫遊於聖人之門者相觀而勉强學問藉以仰副建閣作人之意後之觀者其尚有感於斯文庶幾斯閣之不朽也

兩層夾寫
此中正包
羅無限文
氣亦自頓
挫淋漓

倪倪而談似陳同甫

臨安建學在府治西山秀而水清蓋自我高皇帝平定南荒首以庠序爲務設郡學於茲已二百餘禩圮者興闕者補蓋屢矣萬歷丙午冬梁君桂茂來守是邦甫三日郡地大震壞公私廨舍無算即於露寢旰食中捐循究民衆志已定因條奏復修學宮狀上於督學范公允臨轉聞蓋穆然有鍾離甘棠之感焉已侍御周公懋相按部臨郡祗謁先聖愀然動容謂風俗之道養士爲先而廟學陊敝若此提衡即有司存廼使者奉璽書實綱紀之作人謂何遂慨然以葺新爲已任而監司庾公夢相復相贊決謀之大中丞陳公用賓適與保釐右文之意叶僉發贖鍰希錙合之得一千三百有奇廼下所司權材計程鳩工撥日董之以經歷袁鴻漸千戶王繼志而守梁君躬爲督視倅宣化許君理句曲許君暨州守資陽馮君時勸課之於是廟廡堂齋門庫祠閣號舍緯楔射圃以次更作而敝一亭五楹尤增所未有兵備龔公雲致新其綽楔曰盛世人文熙朝道化而廟學落成是役也肇始於秋八月迄冬十二月而竣易材如其市氣公如其私大小樂從於農隙經費無煩於公帑斯亦事之難也已梁君以侍御公命屬予爲記予惟學之制

詐於虞夏殷周道尊於孔子然要在教之德行道藝以興其賢者能者故曰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者莫先於學又曰學者殖也自世遠道湮經生學子競矜瀾老成藻工鞶帨唯功利是圖究使論世者以庠序爲虛器師正喻夾寫長太息焉臨安故晌町國遭際聖明道化翔洽人文蔚起韓蘇家法一時稱爲滇南鄒魯斯亦荛荆棘以逼遠燭窾以十字綰合白日也頃自地震告災一郡國之學致諸大夫嵩目而然則諸公規畫殫心而指據於今棟宇有伉丹雘適新禮器在陳不以先聖爲要名具矣

金絲可聽青衿之士靡不忻忻色喜以獲遊其學爲幸則豈一趨蹌一絃誦之爲蔚哉無亦祓濯施策之以自新其學緝程范兩大儒之籩以仰體皇祖敬一之心法敦倫以範俗宗經以證聖一洗輓近之陋習處爲真儒出爲名臣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而所稱謂聖賢者是孔氏之徒也雖謂處夏殷周之心註今存可也斯無負興學意軼之盛舉也哉

通體於慎簡重猶饒酣暢疎宕之致

蒙自白謙堂記

包見捷

去臨郡之百八十里爲邑曰蒙自。枕轕蓮灘與日南界。蓋重地云然瓊郭以外極目藩茅無川澤陂塘之饒田作者仰天雨而舉趾稍旱則櫟桔靡施綆汲亦涸識微之士控擊而談水利計無復之萬歷丁未王侯爲政明年政和民乂以其閒名三老楊德弘等謂之曰吾閭邑東上游白謙泉者以林谷蒙翳細民未知其利棄爲漏流已耳奈何溶鑿之是憚而不以溉鴻鹵爲若導予予往視之乃郊行三十里援蘿披棘上下原坂得水所從來蓋兩山夾峙泉流溢溢中有三嶺峻起皆大石廣輪數丈如布埴庶者可三里許侯笑曰是天作之渠也穀然損俸首倡其事始於戊申春三月集工畫程築爲隄高十餘丈廣三倍深四十餘丈長三倍之鑄整三嶺幾什之七功竣緒費頗浩繁侯始以聞於部使監司請借積穀若干石咸報可更檄助賑鏹二十金於是衆心競勸里人楊德弘來以土夷舍補者習知白謙水源通塞處侯聞色喜命賞勸使導果得洞口不二里而近乃乘瑕攻堅蓧蔬決淤陸省蠶之半澤省堤之半平水穿腹始涓涓流已而滂湃如輪甕盎以入轉車轂以出順流而下直達縣郭注之洋池環如盤帶壅閘灌

郡邑長官暨石題名所在有之北勝不然缺典也北勝居滇西北在古荒服元始建爲府我朝混一寰宇誕敷文教籍其地而郡邑之洪武十有七年改府爲州設流官知州握篆襲封土官府同知督理副同知佐治同寅協恭藩屏內外隸布政使司以大一統嗚呼休哉嘉靖己酉冬同知張君像來攝是任蒞政之後百務修擧於是囑石謀建題名屬余追爲記未就張君歸政遂襲繼署事徐君允德高君協嵓終其事復以文見屬余

觀夫君子之仕惟名與實而已實以成名政之所由立也名以副實攀之所由彰也二者相須猶影隨形形端而影必正形顯而影不亂者也名本虛器待人實之是州土流並設土則世守不移緣先世有顯功故予之榮秩重責知所以榮之重之之道守斯得矣若夫流官民社是寄時或遷轉想方而任國家開基以來百八十年設學養士有取之科貢懸賞待士而布之郡邑蓋將以窮養達施望之亦甚厚也士之居職行義豈不思自奮發勵廉恥重名節求無負於使仕者乎明道有言曰二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劃從政於茲豈

往高祿重忠君愛民循理守正立業建功名當其實則立法於世將無窮矣反此賢不賢後人皆得指而議之必有如諫院記之所云者其可畏可戒又何如耶是故記其歷官姓氏勒之貞珉用垂不朽於以見此舉之不爲無益也敢敬襄其事爲將來考告

愛名非求名也知其可畏可戒則不得不愛耳

永思樓記

唐堯官

蓋先大父之卽窆同坪山也維堪輿家之所指授然亦其自卜地爾越四十年先宜人卒先大夫命窆於右而虛厥左曰遲余其歸茲哉曷忍離吾親而別爲之兆也又五年先大夫卒奉治命亦窆於此而山下隰地前後有樓六楹乃先大夫所建每春秋上塚庖羞藏息處也歲久且敝官因撤其故而易之新益軒然爽塏可坐可眺云一日兒懇請樓名余命以永思因記之曰夫親生則事歿則思事惟誠匪誠曷事思惟永匪永曷思余親在不能事事而不能誠今背親久矣音容邈矣幽明隔

矣痛哉此可弗思乎然匪僅僅謂貽謀燕翼怙恃而養育者也有可思思之有可永永之爾先大父敦詩書而篤行誼博大有容賚予能濟里中補德禮長者此可弗思乎官孤子先大夫舉之最晚然先大夫逾載在子舍中亦最久其生平有不曉然目之哉楚淮閫貴宦游四省飲冰餐蘗隨在頌德政而碑之者可思也篤於親懽於友洽於鄉周貧振急人人代命者可思也莊謹之容老而弗替卽不肯以髫齔庸賤而廢磬折者可思也游戲翰墨壹軌於古名家謂必藍田腕必吳興者可思也獨立趨庭義方爲訓規之以忠孝大節甯爲樸儒不爲

文士者可思也亡論二父即先大母先宜人貞叔儉勤嗣音趾美閩範肅然至今在也此又可弗思乎夫思也匪一時以也終身慕之夫永也匪一人以也子若孫繼之矣翔南原盤紆衍沃目觸心悲有舊墅焉有新栈焉屋可休矣築之者誰與曲陌直阡以湖以蒔田可力矣闢之者誰與芃若松荷若竹槃若果實園可采矣樹之者誰與奈何其弗思與思之而弗永耶或有讓余者曰詩稱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夫所謂則者尊顯之謂也即孟氏所稱舜大孝是矣今子斤斤守博士家言弗圖紓組以光榮厥親惡乎則惡乎永余聞之嘿舌汗下不

敢出一言已乃應之曰是官之罪也夫馳驅揚名思之寄也焚麻松即思之碩也余豈一日而忘是第時且後焉髮種種焉逾四十無聞矣胡能為也即望尊顯卒付之兒輩爾然豈終恕之哉故聞或人之言而思益甚於是作永思樓記

亦不免絮冗以其孝思油然可助感發故登之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則有常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蒞梧之冬水西坊火為賑其焦屋者舉菜召鳩結蔑居十七怵然有感於衷因徧索城內外不贍授衣者踰百周之鰥獨倍昇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嫡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伊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斯民者而誰余為冬計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籃粥置田若而畝藉其入為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

曠災眚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曰惠病於小弗病惠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索顛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甯詎車塵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之中有粵粵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之為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八宇昭蘇萬有并異類於同體引一夫為已辜則梧之外有天下此其為無告也不可量數奚翅十萬戶云乎余茹及其可暨云爾或又曰常平預備社倉其可廢乎余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廩穀近千積各州縣穀累千為賑備有出無收即預倉義也若社倉易散

難收其弊滋多惟常平倉則魏李悝平糴法漢耿壽昌
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專主糴本
常存惠以不費爲千古不易良法第綜理非其人更增
閭閻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子

按廣西通志名宦鑑於萬歷四十五年知梧州府甫
再月梧城大火城內外公私廬舍俱盡鑑徒步周詢
所賑以千餘計皆出橐中及借公帑時有乘機夜掠
者捕獲以軍令狥民乃安是年粵西復大祲柳慶橫
邕潯梧稻盡槁諸郡殍死相藉鑑發倉粟平糴盡則
以價轉糴東省接濟民食闢梧陽書院以教士屬生

徒修護堤浚鯉魚池瀦蓄其水爲學宮後龍在任四
年陞潯州觀察惠政尤多至今梧潯人士尸祝之
政績可紀文筆亦高潔
虛白先生在官有惠政在鄉有捐築義舉出處均不
朽矣

白漢通滇富爲牂牁郡地其後啓塞不常而學亦時興
時廢不可考鏡惟我高皇帝削平僭亂四海一家即雕
題鑿齒之醜靡不格心向化於是窮陬僻壤在在建學
文治之所翔洽過漢唐宋遠矣甯學建於國初二百年
漸被教化開人相望崛起不貽宮牆羞而士風之醇恬
樸實耜無嵩陵儇捷者亦足爲諸庠序之望焉唯是學
宮歲久傾圮蓁蕪滿目每春秋朔望幾無可托足簿書
俗吏以傳舍視之曾不一顧也麗陽王公來守茲土撤
然日治狀有急於此乎乃鳩工筮日仆者起之缺者葺

之朽者易之污者塗之若殿若廡若櫺星門若泮池咸
作而新之夫公以便民爲政者也茲舉於神有甯宇於
民不擾於功不日厥施良亦偉矣學博范君感公美政
請余數言以識歲月予惟古者育才於鄉有俊士造士
貢士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曾之今民間子弟一入
其門得稱爲士而名公碩輔舍是途無所出則士之名
美矣亦知士之實乎孔子定士之品曰行已有恥不辱
君命其次則稱孝稱弟硜硜信果亦在所取爲其恥也
若失身孝弟悖德信果則喪已矣聖人奚取焉孟子曰
士尚志聖人又思狂狷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蓋

滇南文鞏　卷貳　記　三

尚潔則知恥知恥則不爲不爲則有爲命曰天下士誠哉夫南中乃諸葛武侯過化之地當其抱膝隆中不求聞達卽昭烈三顧乃奉身而出豎光明俊偉之業彼昆弟具在且有吳虎魏狗之謠今觀侯淡泊之衷甯靜之識其視曹孫苟彧張昭輩何如人哉而秋風星殞內無徐粟以負知遇恥乎不恥乎潔乎不潔乎卽列之四科當與閔冉並矣三代而降行已之有恥君命之不辱孰有加於武侯哉予不佞不能言性命之學惟以恥之一言共相提醒當從淡泊甯靜入此真士真學也斯足以仰答聖天子作人之意而於賢父母作學之心學師請記之念庶無負矣

雍正二年

世宗命儒臣詳議增祀進諸葛武侯於兩廡而聚洲先生當前明時已持此議足徵識之特見之卓云

甯州鄒侯華鄉夫記

天下事最忌乎徇人情戕民命其啓端微流毒烈而狥情之人不及睹乎流毒之烈也天下事莫難於歸久假之更也滇之有甯一黑子耳所隸三鄉糧賦重於他郡而四山夷砦專隸土司以應兵役一切差徭征呼流官不得而與焉蓋鄉民之不兵與夷民之專兵流土之設所從來矣嘉靖間有徐君者來守茲土以監軍武定計糧派夫數十名自衛隨以其夫送土司作扛擡益軍中偶爾私情已也不虞相仍至今數拾名不已增至於百百名不已增至四百徵檄一下追呼四出僱募騷擾初爲有田而軍田已盡而軍不休初爲寄寓而軍寄有差而軍不免剜肉醫瘡孑捐募驅鋤耕負販之民供夷人鞭鐙之役井用之以荷戈執殳也非借之以摧鋒陷陣也既不奉乎朝廷之命也又不准之上官之文也是不可以已乎況有功則土司獨當其賞劒敗則鄉民先受其戮黃沙白草枯骨青燐盡是無辜冤鬼不知此輩胡不羣噪而卻訴之於上帝也萬歷末年王君麗陽以滿考左遷嘗餂及於是乃端未發以意鉤之反邀之以必不可從之事坐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概郡士民之公

舉壽闔以他勝而一筆抹殺矣嗟嗟當鼓窮勢迫之秋何堪此助焰生波之慘幸有鄒公來繼王君吾州士民咸號訴之而鄉紳之在京在鎗不謀同詞獨鄉兵等反禁不敢出一言苦可知矣公曰吾固知此爲傷手之割也第前人弗爲而我爲之則彰前失即吾爲之而有人不樂爲之必掣吾肘然吾知吾民而已天下有理理窮則必變清夜有心心切則能動何可以成敗利鈍較哉一旦呼集漢夷多人廷折是非毅然詳請盡數裁革於時撫按守巡太府諸公各善之批行具如公指裁云公牓幅無華沖約自奉而事關民生利害士氣綱紀則

奮身任之大節凜凜毫不假借甯之君子小人惡能一日忘公也或者曰土兵兵也鄉夫兵於兵也總之爲王事何分夷漢今裁兵於未用兵之日恐復兵於再徵兵之時予曰不然土兵別無差役只有出兵一事以爲王民舍此則化外矣鄉民則差繁賦重已不堪命安能更派之爲兵且全滇所無獨甯有之既已拂乎人矣況上帝好生民命至重必欲强其非分而使之傾蕩死徙則又違乎天矣拂人不義違天不祥不義不祥曷其底止吾不知其他矣公西粵宣化人名一繡號心月甲午科

親民官最不可狥人情況兵民命以狥情乎拂人不義違天不祥垂誠凜然

堯化號泰維昆明人萬歷甲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初知湘潭有巨猾善邪術按治如法後知長葛地褊賦繁盡革耗羨以甦民困調光山廉得主盜者治之崔苻以清俗多健訟片言而折郡大吏左右袒不徇也又修城池葺學宮不盡時奏功民忘其勞及在吏部悉心延訪善甄別我明令於瑩使者巡行郡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便宜擧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閱歲激濁揚清威惠漸洽先是有金稜河石閘之役與河流於濤險奪民命於波臣焚石安瀾歲免衝齧滇之被大美而日食其力者惟公之賜已歌明德矣頃相繼持斧者復奉簡書計旦暮可弛擔負而公則念滇介遐服首郡巨會勢尤居重取輕城故無外羽亦惟相沿以至今日也前需之後復視之前異日者警在門庭莫救堂奧之安藩籬不固隨名腹心之悔豈非築舍道旁三宿而成耶庶幾慈梦民難慮始乎通者鳳昏猶突至蹦而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轍所司其議地可保障城守者必役舟罷鳩庀工材甯縻公帑規度遠近務廣崇墉上下和悅百堵皆興計捐金錢三千餘緡鼎建戍樓凡八楨斡奇築丹堊塗塹陴匠努穴巍然井然經始於歲之三月落成於歲之九月時郡伯大夫相與經營指據嘉賴成績屬詣其事余因遡成周盛時肅慎貢其楛矢越裳重譯獻雉尤以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動召相戒下迨列國楚人伐莒莒潰公鄆春秋譏其無備公惟亟申畫謹修備以有茲役也險固既設我之神氣常張於以銷亂無形則保邦要道也雉堞星羅守望棊布居平不啓戎心猝有窺關者亦可折箠而笞實禦夷長策也貿遷輻輳半處市廛蔽扞森嚴歸者雲集蓁蓁閭閻之物力寓招來之遠圖邦又通商惠民便計也萬

里炎荒每憂鞭長不及一鵬無纍動邊陲奠安用拓國家全盛則尤車書無外大願也洵一舉而衆善集矣說者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未睹於設險守國之義乎故重門擊柝蓋取諸豫支傾持危擿際大盡鳴豫凶而裕豐者分介葑薇而維挽從之愚暗從事智睹未萌所從來矣夫人臣任事惟患無銳然必往之心耳以委御涖因循成頹廢莫戶不塞風雨飄搖天下大率近是公於滇既爲河防而隄之又爲牖戶以衛之豐穰登於南畝守備日壯於金湯其所爲計安一方者孳孳不遑雖治先慮近務廣崇墉上下和悅百堵皆興計捐金錢三千餘緡

覆也行見廢者興仆者起衆劝匡襄底定之畧邦羣磐石帶礪之基滇民尚亦永利哉爰直書之以告來者公諱濱廣東南海人中萬歷辛丑科進士其按部諸善政已皆頌之曰碑紀之郡乘茲不具載是役也中丞沈公儆炯以後時至謀斷同心共宏遠畧其經理則右轄施公爾志程督則副使曾公守身楊公爲棟趙公性粹都閫君公啓易暨廣南守邰君建封昆明令汪君從龍咸與有勞焉法得並書

說得有關係筆亦凝重

記

新建玉皇閣記　晉高提
重修法明寺記　傅宗龍
普照庵記　傅宗龍

國朝

新置雲南會館記　王弘祚
郡學明倫堂記　劉庞
建水重修義倉記　劉庞
峴峰城隍祠記　王肅
峴峰土主廟記　王謀
拒逋聘記　楊培
修普應溪記　許賀來
重修九天靈堰水利記　嵐炳
趙平二公援屏建閣記　何其偉
二忠祠記　何其偉
重修城隍祠記　何其偉
三賢祠記　何其偉
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田碑記　曾晉

東軒記　趙元祚
鎮沅雙澤泉記　孫鵬
瞻泰亭記　張漢
景忠祠記　張漢
甘忠果公祠記　張漢
改署三皇閣記　張漢
靜虛齋記　張漢
代武城縣脩學記　張漢

萊陽初頤周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趙州訓導德清參訂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瀋陽李景浩養濟評閱　蒙化張燈灝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建水蔣　勳煥峰校訂

受業保山劉采珩　潘毓德同校

明

記

新建玉皇閣記

安南蔣公剌賓既二載政清民和。歎然快也。惟不懌文運之久湮。日人才阨塞。抑基極矣。當爲諸士振之。然吾睠矚滇南文略　卷壹　記　一　資川曾高捷雲馭　亦脫稿而閣記亦閒造

山阿。皆蒼蒼鬱鬱。而西嶽尤傑然。是宜鍾靈特後。隴甄屏弱耳。若爲閣以壯之。士其當有興者乎。乃躬自營視。陟巇降原。從州土里許。得基維良。遂議建閣於其上。議者以爲工重且大。資當取給於富豪。公曰。允若茲。是厲民也。善者從民心之所欲。而奈何其強之。於是首自捐俸。士民感公誼。亦競相勸勉。不三閱月而棟宇大就。於是豁之平沙漫流。與夫周隴壇埠。皆出於履舄之下。其環而四時者。左右虯而蛟龍走者。若跪若立。若趨若仰。皆有環拱揖讓之狀。而揖峭嶺亦儼然趨迎。從城中仰盼。則屹然增一屏障也。州人士王子御乾。果以是年秋舉於鄉。衆競頌公之神。請爲文祝之。予曰。子知閣成而王子應奇矣。然遥延綠野。遠混碧天。登覽之勝。爾諸士亦常領其概也乎。予嘗從閣下盼州城。有若赤子在抱。而戰足之農與行儈之女。以及斧樵之無日不出於其下。後有憧憬君子見此。將曰。是皆上帝赤子也。其思有以字之。彼夫志士文人翔步凝眸。見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寧攬萬類俯若示掌。煙景變幻。謀目謀心。其感憤思興。當有不可勝紀者矣。至若端人正士。抒誠王家。環顧此閣之巍然崛立。不騫不欹。其亦有特立不撓爲王扉翰之想焉。是皆仁人無窮之賜。然則閣成而隹氣蓄

鬱山川教靈甫獨秀發於王子而已乎。美哉蔣公明德遠矣。夫當文運久湮之秋。而銳然爲士子更始。公之篤於士也。又不因是以厲衆。公之仁於民也。又不以春興士以秋捷。公之神於識也。至偉登覽者。生慈祥愷悌之意。激忠君愛上之心。則愈見公之宏於錫類矣。是宜爲記。若下逮士民。不假勤詩。而列諸碑陰。

胸中有物故宜獨處洞然。從閣下盼州城一段胗然胞與之懷也。尋繹再四。覺大地山河。茲非隔膜

重修法明寺記

昆明傅宗龍忠壯

嘗觀運氣畢張人心靈動賢士大夫帥先董正以敎者英碩彥信服景從以善在上善政在下美俗考風者所嘉與也余自解組歸杜門却軌閉討三聖一燈之旨間從一二衲子屈指梵天名勝維昆左笮篔峯高幾與碧雞爭麗東望夢葱意將有人起於其中而未敢定其候也適有蜀僧圓慧者以重修宜良法明禪寺巧言於余詰其由知爲祝釐重地詳其事則經始於丙寅落成於丙子其捐俸引導者邑侯楊公述明溫公調元宋公啓吉實尸之邑子弟率謹唯命者半邑中夫是刹稔聞創自漢興於唐興寔僧再興焉復漸就圮茲者鐘樓增壯雲堂爭麗大士有閣伊蒲有饌門闢西折而北望鍾靈蓬萊諸峯心目灑然一變此之構宇恢局及丹堊元黝悉慧勤其緣遡其鳩工庀材之日正邑士卜遷鬯序伊始之年也今聖宮盤翟乎上斯刹峙於右洪鐘戒曉高呼振嶽飛甍齊雲浮圖干霄舍利映文章蕭爽豈非洋洋巨觀也哉然而捨心殫力可謂勤矣宜良人士何以得斯蓋聖人隱發人清夜之思因以神其教塵勞紛夢中自非因明覺悟且求一念應幾於道而不可得又誰能割蜨豫逐之垢以成茲淨正緣乎如宜良人士者我是知其難矣於焉人文蔚起後先焜燿詎非以般若心應宰官身爲得度歟至若祝延萬壽遠賜錫福又其大焉者矣余於是役重有慶焉在昔戒公迴脫元契大蘇千古傳宗門佳話通三大夫名世三巴遞長匡嶽高風因應嗣響眉山而慧上人更復飛錫自錦水來或亦三生緣契耶彼邑子弟於大夫戴福星於斯剏植福田其所荷已云修矣尚欲進之三輪體空罪福雙泯乎是在上人與諸君子畢竟真參耳

可想見忠壯之識解超卓氣度閒適處

普照庵記　傅宗龍

郡城東二十里許地名的名。之環村皆山也峰翠萬重泉流九曲誠哉武陽奇觀。其西曰南一山峭壁蒼松。別是壺天巖懸一洞佳氣隱見洞前林壑尤美望之慈雲碧映慧日光浮者普照庵也作庵者誰山之僧性用、性寬、儒貧、三僧來自賧詔卜築此山結茅而居時檀越星安董君耳目其戒行不訾雅重之遂爲倡募創建殿堂廂廡法界維新金塗顯煥一時好施之士相與有成置常住田畝爲普照庵永久計夫照以普言無所不照也佛氏一切皆空照且渾之普於何有雖然惟始於空而能

無所照能無所照而能無所不照彼夫照古今而不尸其名照世宙而不耀其采照醜良而善根愈權照黨邪而匪萌頓消城狐社鼠之匿影也南畝酉疇之大稔也山林澤藪之咸若也洵無所不照而又莫得其所爲照也則空矣惟空故照惟一切皆空故普照其是庵命名之意乎即以爲是庵碑記也可

後幅就釋氏幻言而以儒者正論出之故佳

國朝　新置雲南會館記　王弘祚

本朝冀鼎燕都雲南舊會館在宣武門內者有二已圮入鳳城余偕虞山捐俸修葺者正陽門外一館其詳載在重修碑記庚戌三月初旬同鄉計偕諸君謁余曰舊館三今僅存其一館舍十五楹校他省一州縣之館耳能爲一省都居乎且館垣傾圮地雜市肆其將不堪請售此易地而更新之余曰不然是鄉先生之所搆也前人九而營之後人從而廢之成不可毀舊不可棄地不可遷毋爲口實以守此宇也諸君復請曰公所持者經

遷也梁某之所董其成也賦梧桐之萋萋生羽儀上國之思折楊柳之依依深縣緲鄉土之慮庶不失作者意乎會館既遷并將重修碑移置新廡示不忘前賢葛藟之庇也於是復爲之記

此從端簡集中抄出用著前輩締造會館苦心云

郡學明倫堂記

劉虎

學之名昉於三代而堂必以明倫名者所以明聖人之教一學者之趨明倫而後風俗正教化行治道於焉備矣惟創者有人繼者有人乃歷世遠而不廢晌叮爲滇雲上游舊有明倫堂自丁亥兵燹蕩爲邱墟者二十餘年肥鄉程公簡授吾郡惻然念毅然任曰此司是邦者事也堂不遑教何由興風何由一乎爰闔荆榛除瓦礫相度遺址諏吉鳩工凡木石瓴甓不動公帑不資衆力悉以俸捐且朝夕督視建正堂三楹頭門儀門各三楹左右翼以齋房十四楹經始於壬子之冬告成於癸丑之夏閱月而尊經閣名宦鄉賢祠亦次第告竣今蹟其堂規模雄偉俾人動崇儒重道之思焉體制崇閎俾人懷槭樸作人之盛焉觀儀炳耀俾人仰思皇蔚起之休焉自茲以往臨之孝友嫻睦有此堂以揚之忠孝廉節有此堂以褒之鄉飲燕射有此堂以舉之論秀登良榮名膺仕以及薄檢越閑移郊移遂者莫不於此堂是紀是罰風俗自公而勵教化自公而廣非由此堂自公而建哉嗚呼世之蒞治體者視學校政事爲兩途以興賢育才之事爲漠不相涉之務其視公爲何如耶郡人士慶創之已成而又慮來者之不繼也嘱予爲記用鐫諸

建水重修義倉記

劉　慤

臨安義倉之設始於鴻紳先輩樂善好施者捐置義田建倉廒所以備凶荒濟餬寡法至善也自流寇之亂世變滄桑五倉沒爲灰燼而義田亦屬蒿萊矣康熙丁未淮南李公來守建水凡有裨於民生者皆振興焉於是疆理義田定其額租照畝繪圖列之印冊期垂永久仍捐金營倉於然燈寺側以貯租穀歲以紳士四五人司出入焉除納賦課外所有贏餘年終易米用濟貧乏又捐俸備鹽菜並給之而賣令鄉耆每歲關報餘寡孤獨之數務均平無弊其用意甚周其爲惠甚溥也說者謂義倉之設原以備荒茲獨歲賑貧者無乃與古殊乎不知吾臨風土平和無大豐歉且貯穀於倉出陳易新未免久而生變公神明於古法之中其識更遠可謂留心民瘼者矣夫窮民無告王政所先義倉一設使煢煢無依者不致委身溝壑此爲政之本務要非具經世偉畧者不能行也郡人感公之德懼其名久而弗傳也屬予碑而銘之并記其田畝之數俾後來者可考焉公諱漁字來紫吳興化人

條貫詳明是記體老手

嶍峨城隍祠記

嶍峨人順治辛丑補行庚子舉人任姚安教授文行孝友師表一時

滇古荒服多崇佛敬蒙氏先始建土主祠以修社事而祀典所重猶有缺焉弗舉明洪武十五年平滇悉改郡邑詔有司立城隍祠春秋有望燎之典朔望有謁拜之儀凡以默贊治功陰扶元氣貧金湯而司保障神與守民之居不滿百其中屹然竝峙者惟聽治堂與城隍祠相望稱峻迨後增雉淺隍而神祠不加修宜其久而就敝也夫天下府州縣有山川社稷即有城郭溝池惟神是主而統其祭者謂城隍神有禍福人有賞罰神以禍福爲賞罰人以賞罰爲禍福其理一也然人日事於賞而或不知勸日事於罰而或不知畏治諭以禍福之說即惕然若有所糾者使人盡喻於降災降祥之理而咸起其遷善悔過之心則毋敢干神譴自毋敢犯吏紀而易與爲治是神之與吏其權實相資神固有裨於治者而曷可不爰其居哉康熙七年秋邑士民因祠將傾圮合力鳩工毅然重新之落成日欲一言以記予即以神人之相依與祀典至重者告之必有謂余言之不誣者是爲記

通體氣局古質

嵧蔵土主廟記

謀嵧蔵人康熙癸卯舉人官尋甸州學正

吾滇多祀土主郡縣鄉邑皆立祠以奉之予不詳其所自然必先世有功於土俗而祠之祀之耳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祀之所以報本反始也古者自天子至郡縣下及庶人莫不主社其在官曰官社其在民曰民社仍別立祠以妥之立主以象之由來遠矣是以年穀屢登水旱不作以神之能致福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以卜來歲之稼禮行而百貨殖焉滇之有土主其亦崇報土功之義乎洎初起禱豐因治杉檜社高祖四年詔天下立靈星祠郊祀志云龍星在角曰天田則農祥也今滇之土主其像類龍星焉吾聞共工有子是曰勾龍功著后土而民各祀之上古之人其像多異土主或亦上古有功之神耶然亦沒而可祭於社者或以孝行而配食或以有功而崇祀如甄子然之配社於北海陸雲之配社於淩儀叔陽之配社於潁川其足徵也以此觀之則土主之神滇之郡邑皆祠而奉之者非上古有功於滇之人即滇人先世可祭於社之人也或立石或建祠旱潦則禱之其血食此一方也固宜嵧治東有土主祠曩歲旱魃爲災有司步禱余隨而拜之每見邑之人以

仲春之日擊土鼓具牲牷享於神之堂釀酒爲歡折俎分胙有古者吹豳逛神之風焉因其歲久祠圮羣捐所有以新之予因述所聞而告之曰昔張公琮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祠而不立社公乃下教曰社本於農廢而不立則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於是始建祀民悅從之夫社之廢尚欲其立之也豈立之久而可聽其廢乎予雖無司土之責然亦重報本反始之義而樂爲之記

卽以土主爲民社識見老確其典核處亦有史漢氣息

拒逆聘記

楊培

明末寇難深矣天下皆苦之滇距中原最遠阿迷去滇四百餘里爲臨郡東藩自崇正初普酋倡亂沙賊繼之蜀寇餘黨橫肆屠毒孑遺幾盡士大夫俱不自保余家近苴沙二賊巢穴得全於萬死一生中而流離辛苦且歷三十餘年至我　朝定鼎掃靖妖氛出斯民於水火復覩天日方幸永享昇平樂遊蕩蕩詎意逆藩拒命暴茲遺黎妖焰復起故曰寇難在滇爲甚阿迷尤甚也逆藩者故明山海總兵平西伯我　清晉爵平西王吳三桂也方季自成犯京師時詔天下勤王而三桂不至京城陷率衆歸我　大清及大師闢滇遂留以鎮滇旋據滇黔蜀楚以叛康熙二年癸丑三桂叛羅致知名之士余名亦在聘中客有勸駕者余不應力以病廢辭率子弟隱於南園山房課耕課讀不與世事客怪之未幾三桂死其孫世璠復僭位號　大師復滇闔族殲滅其黨郭壯圖等俱正刑誅客乃詣余曰子何見之審而計之決也余曰嗚呼人生出處其可苟耶余名既達　天府即是朝廷臣子委身事人言何容易況三桂提重兵守山海莊烈方倚以爲安故復寵以伯爵賊陷京師遲留不援陷君於死不容誅斯時即更死國難尚難自解而擁衆歸款我朝又陷其父襲於賊庭不能救此豈復有人理者迨我　朝晉爵藩王厚之至矣爲三桂者又當上報　洪恩奉揚德意以救一方赤子顧乃包藏禍心徵兵調餉漁獵生民失父老心　天地鬼神其能容耶方三桂據楚時余恨不得操尺寸搗彼巢墟殲諸兇黨以襯逆魄上爲兩朝除巨寇下爲蒼生除暴殘而優息林泉甘放廢亦以窮而在下末如何耳子倘欲余蹇蹇以從之耶逆桂之必敗固不待熟計審處而可知者子特未之思也客唯唯退遂援筆記之

義正詞嚴即此一端可以爲人師表其崇祀鄉賢也固宜

連提城邑以清眼目

喫緊

鄭重

有溪流於河西普應山下附城而東水不甚巨而上流地高多石每漲發水石相擊其聲砰砰然澎湃洶湧上岸當之輒潰自崇禎辛巳邑大水螺髻山崩盡洩田廬溪沒爲壑深谷大陵嵓岈破壞浸以日久不及城者丈餘耳邑人日夜旁皇憂之而束手無可如何夫城壞矣漸及廬舍吏民何所棲倉庫何所備邑將潰於廢棄至於水行地上一望砂礫蕪穢不治又其餘也歲辛卯邑令周君甫下車環視城郭喟然而歎曰奉　天子命吏於此土奈何令至是於是相度經營鑿琉璃山麓引水北行南爲高堤障之不使近城復疏其下流築堤衛水南人於湖縣父老子弟歡呼感激走二百里丐予爲記予曰治一水之微耳何大功德而稱頌若是人曰昔我邑無城爲山寇憑陵虐不可言明撫軍蔡直指姜檄我司李周公築石城乃得安處我邑至今永賴之今公之治水捍城使城不墮壞平水患卽以平寇患也公其我邑之金城乎予曰美哉前有所爲以遺其後後人因而守之勿使墜失由此道也唐虞之制雖至今存可也且夫事創始甚難因其成而保護之庶用力不多而爲功甚巨此古良有司之作也可以書矣河西與石屏爲鄰

一句開後半篇支局

曲折頓挫其音琅琅富擊竹如意歌之

邑俱界萬山中明末屢當寇盜而河邑無城愛禍獨慘今河民之感公也其創於昔者深矣天下事有以殃之者而乃益見福之者之澤甚哉君子之不可以不爲善也公諱天任字克亮蜀之富順人由癸酉科舉人任河西令甫下車蓋河西陋例革除殆盡日疏食怡然甘之此君子而介者也而又能盡心民事勇以爲之如此他日之勵精以圖終循良以報主已於此可見矣因書此爲公左券

官府稱曰守土山川城社本宜悉心講究者至近邊各郡資捍衛壯觀瞻視內地州縣尤爲先務近日守

土者乃獨緩其所急異哉

重修九天觀堰水利記　盧炳

炳字子陽石屏人康熙戊辰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條奏皆中機宜分校禮闈典試山左所得盡知名士卒於官其知南昌縣時清勤明練剔弊除奸及陞文選郎澄敘官方人稱藻鑑云

水利之關於民者重矣自古賢守往往脩堤堰濬蓄洩經畫盡善爲百世計軍民永賴焉州西有水出自甕秀滙於九天觀塘潴中小嶼一區舊屬觀址植園以供香火嶼麓之田屬軍屯勳莊者昔年官戶捐數畝以爲聚水池用其田之屯糧予粒詳請蠲免明初蜀浩會公築詳在舊志曰久傾圮過半蓄瀦較少民無望焉郡侯張公下車咨民疾苦以興利除弊爲己任有裨民生者行之不遺餘力一日郊巡目擊茲堰喟然曰脩廢舉墜事在牧民是予之責也遂集村農莘畚鍤監舂運土悍以注石改舊堰增高數尺而堅厚宏厥過之不傷財不費工歷旬而功告成積水汪洋東下亢旱之田數千畝皆借其灌溉歲歌大稔云公之爲民其用心深且至矣昔樂天刺杭州浚西湖水入河灌田幾萬頃暇則吟咏其中有松排山面月點波心之句歷宋廢而不理至東坡守杭復舉廢築堤以爲湖水蓄洩之限雖流連景物一如樂天而杭人德之號曰蘇堤公之築茲堰也不亦後先合轍乎州民欲立石以永其傳郵寄手札道公盛德難泯問記於余余曰儲水興利爲循良第一善政屏堰數處惟此淨蓄廣深引激經旬不竭利賴非他堰比公此舉澤流百世矣矧公善政種種美不勝書耶爰紀其事以鐫之石

其氣恬適其筆秀潔

趙平二公援屏建閣記　何其偉

總兵趙公諱得勝，遊擊平公諱雲艾俱山右人順治十六年隨師入滇爲援勦康熙二年征水西三年土司煽亂龍韜叛攻石屏二公奉令馳援屏人德之余嘗書其事入滇志乾隆四年余友陳君平侯濟治喜客池獲骨骼無算出而瘞之因相與太息追念二公援屏時此地爲血戰之區其功誠不可沒遂使余復爲文記之余觀斯池在城西數武鞜以勁旅遍營其中所製衝車火器駭人心目奚賊狡猾兇悍習於戰陣固非烏合可比二公星馳赴救迅疾如神偵賊所在麾兵直壓其壘踏垣

踰壍併力急攻紛紛應手而仆一時奔潰逃逸戶解倒懸之憂人有更生之慶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及功成事定又復捐建佛閣若欲使屏人永叨庇蔭者二公誠過人遠矣夫國家日以高爵厚祿養赳桓之士曾寵赫奕數殫上方銀帑之賜誠欲得其死力而忠義出於人心宜其講之有素顧用武之際往往畏縮觀望求其奮勇前驅克敵制勝如二公者何少也是宜褒錄以爲立功者勸使後之人感激嚮慕興起其摧堅陷陣爲國報効之心非獨私於二公也嗟乎二公之風英義烈照耀當時惜見者不能詳記其事迄今七十餘年欲就其摭生

天外

斬馘之處想見其督容遑不可得而歲月如流有日遠日忘之嘆是亦吾輩之責也故舉其梗概而并記之。

深情逸致中一段可長太息

事畧記以敘事勝此作以議論勝非各出面目則重床疊被矣

屏故蠻夷猾夏之卿也北山下有祠一區像祀二人甲胄持兵若戰鬬狀父老相傳以爲故元都尉得斯地而守之後復戰歿於此楊李姓也佚其名祠即故元所旌者方元世祖之入滇也破大理攻善闡擒段興智而下諸蠻二子相從萬里提戈轉戰威震蠻夷未聞風欵附一時意氣豈不壯哉及蠻酋煽亂又能慷慨自誓誓不顧軀同殉以死此其志殆與偷生苟活者異矣昔歐陽公治滑過鐵槍寺得王彥章畫像拜之而其面目不忍見其壞若二子者又曷可少耶余嘗過其祠見夫古

柏森森靈旗飄灑若挾風雨之勢而人民走集叩其下者不絕因嘆自元至今五百餘年中富貴而磨滅何可勝道獨二子之祠得以不廢豈非忠義之感發於天性之固然實有以合人心而動後世乎余是以記之使後世之過其祠者有考也

俊逸似六一

重修城隍祠記

城隍祠莫詳其始先儒謂有社不應復有城隍唐李陽冰縉雲記以爲吳越始有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社牧黃州有祭城隍文不獨吳越然也宋興其祀遂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各指一人爲神名姓如鎮江寇國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是也明初命禮官集議興風雲雷雨嶽瀆山川共爲一壇凡有民社之責者率以是爲重意者考室立家先列竈戶聚人開邑首起城池分設官司以職斯土幽明相資理或然與則水旱疾疫之災昆蟲鼠豕之害有祈有報尊而用之可也如

謂受命上元與人共治生殺禍福之柄人所不能主者惟神司之彼世之所爲神其忍見且聞之耶雖然逞兇暴者害人狥嗜慾者滅理人道垂盡神不應漠然弗恤借非發見昭著使人有所畏懼則宇道循理之士遭世洶洶幾何而不滅絕矣石屏東關城隍祠舊故湫隘紳士大而新之廊廡像畢具廈成之日有貨石奸欺而譁於廟者飛石下破其腦於是郡人大駭以爲靈應如響也假令神常以此施於恃德之人將膏肓沈錮積年而不返者數石挽之而有餘也書此垈勒祠下終望神之著其靈驗焉

前牛立言有體後半寄恨遥深

朱寫蕭公

合寫顧陳兩公

總論

引史以咏嘆

三賢祠記

何其偉

乾隆四年冬平侯陳君倡率屏人即作報功祠於喜客也左顧其右地復言於衆曰屏在前明二百年樸僿未開社中不繼萬歷丙申蕭公莅治慈愛拊循政無不舉而改建城門豫決三解握造化於掌中使文風埒於上邑其福於屏人不小天啟中吳江顧公以通判來署州事知伏莽可慮蒿目憂之其時虛白陳公捐金二千首倡築城之議用是顧公留屏八載成屏垻而去其後沙普諸賊屢次攻圍屏卒賴以無虞實合古者有功德於民之義即此創爲專祠宜也問者是其言遂踴躍鳩工不日而三賢祠成將升其主復謂麗牲之石不當無文相率詣余乞辭余謂屏自開設以來其爲循良搢紳者衆矣獨蕭顧二公惠澤在人後世永賴而虛白先生芥視千金卒能保障其鄉里迄今百五十年言言崇墉用資固蔭其不泯於人心千百年如一日也當考西漢循吏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至鄉先生歿而祀於社者史不絕書今以三公絜之無愧焉昔魯人爲閟宮則頌禱之爲其當作而作也然則陳君斯祠誠不可以不作其作也所以美三公又將以勸後之繼三公者

樸實老成

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穀義銀記　倉廒

浙建水人康熙庚辰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肆力古學與弟曦昌俱以文名

國家宅保無外凡於疆域要地不惜糜費鉅萬設鎮列閫復慎簡帥臣重其權以振作捐循之宜獨固吾圉哉凡以爲民耳夫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此通義也臨居滇東山多田少納十歲惟正之供不足敷四季所支之糧間遇雨暘偶愆舟車罔濟商賈鮮通兵民交困戊子歲大都督張公以　天子心膂出鎮臨元初下車勤求疾苦詳允屬協濟本色米概運府倉於糧道輕齎招買項清俸分發三營乘時市穀冊抑冊勒營各五百石貯公所名曰義穀夏秋之交聽兵支領照所入價平糶之計一年之餉漸次抵除羅糶以爲常經而人大悅又恐其離於餞而愆於禮也捐置義銀若干婚嫁喪葬量酌相資亦計以數抵除如穀價例而今而後臨之軍士殆養生喪死無憾矣經事者感軍民禱祝之忱思垂諸石以子悉善政而問記焉子曰昔者晦翁出守以常平之制上之朝而天下後世蒙其利此宰相事也韋皐鎮蜀燈

妳者給錦衣喪楚者與櫬痊此良將事也公蓋兼將相之才而行之實政數年來兵婦於伍民歌於市雖遇荒歉無慮也其澤之所暨宜有窮哉是爲記

起訖議議崇閎敘事處亦極有手策

東軒記　趙元祚

中丞撫黔之明年。於射圃東構小軒。爲藏息所宜。大可二丈。餘南北不及二丈。窓開三面。借射亭之東窓爲西向。中設一榻。傍列几案。堆文史及諸所用器具。日與賓客講論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指畫天下形勢山川人民風土之異。話閭閻疾苦。凡桑麻樹畜家室纖細之事。無不周知而曲體更抱案牘來。橫几據案手目並下。決斷如流。左對賓客。右答箋書。與海內卿大夫往復辨論數千言立就。議宜夏軒所著及梧垣諫草撫黔奏疏。經濟文章煌煌炳炳也。撫黔未二載。政和德洽。年豐人樂。澤水盤江數千里烟消霧淨。公日坐其中而潛移默運若此。非其本領有大過人者哉。世之擁高爵厚祿者。於世事漫無短長。刻肌民間脂血。積四方珍奇玩好之物。狗馬在廄。聲色在庭。窮口腹之欲。縱耳目之奢。以爲快樂。其足以病民而誤國者豈少乎。夫有位之所患者。莫大乎居高堂。廣室中上下隔絕。門以內予聖予智。門以外呼籲無靈。甚而目短心粗。志揚氣滿。以天下之才用之。黔之人歌功頌德。食澤無窮。其得於東軒也。不既多乎。若夫庾樓清興。安石風流。賞花看鶴。醉月吟風。則又東軒之餘事耳。

東軒何以記。記其人也。何記乎人。記其政也。中一段慨乎言之。善學昌黎。

筆端嚴正。不可作記序體讀。耦唐汪庚識。

從不肖一邊對面寫。照令人毛髮欲豎。

又正言之。雖是爲贊。刻公地步。然足以作官箴。

雙澤泉在新建石城之東門內。去郡署數十武。湛然一泓鏡山之坳。而活活云。郡易土而流官。自雍正五年始。其時有土牆自山頂圍下。半圮。無所謂石城。且無水飲。城以內人飲者。必出城走一二里。就河掬之。或以杓側承而起。注於木桶。擔之來家。去來不絕於路。先是城基甫定。偶與李公資圍登眺。其巔慨然有感於曩叔。因論兵家攻守之道。至耿伯宗以戊己校尉引兵據疏勒城。爲匈奴所困。絕其水源。未嘗不危伯宗之窮於支敵也。若非整衣一拜。則飛泉何在。其城不爲敵人立破者幾希。李公曰。冥漠之際。其理不可測。其說不可執爲常。幸而精誠可通。已絕之水源。隨念而轉。若握在手然。萬一天道茫茫。感而不應。應或不如此之速。城中豈能十日不汲。與敵人相持哉。此地即可城。如無水。何舍此又無可城之地。余曰。城之哉。姑徐以計泉。而資圍司馬亦若遊知泉之不難得也。惟城之是急。工未竣。郡太守易齋張公來受代。即始議建城者也。計歲已一周。而灰石磚瓦工匠之營僅過半。方斤斤督工不遑暇逸。一日忽指井之不數尺深。已若牛溲更深至數丈。得其源。涓涓出不止。淵然而深。澄然而碧。時時汲湲。灌不少減。不汲亦不溢。其味甘。其氣清冽。自是城中不復擔河水。嗟乎。城工人力可爲者也。泉豈人力也哉。泉若爲此城出者。天秘此不竭之源。以待李公揭於今日不偶也。李公曰。得泉之日。爲張公到郡之七日。其與渭川之飛泉隨刺史馬足湧出者無以異。是爲張公之泉。張公曰。李公之所得者也。其誠於求泉。泉亦已久矣。吾與兵若民俱德之。請爲亭其上。而以李公名二公推讓久之。余因題曰雙澤泉二公相視而笑。屬余爲文記之。

得泉其事大奇。雙澤其名絕佳。文亦明淨。情致悉臻。似柳州收煞處映極老橘細唱嘆作收。貌是六一東坡神趣。古人最能讓名。若今人不據爲己有。則忌而以他事中之矣。

引據切當。文氣亦自疎古。

上下關鍵。

補筆亦是伏筆。

曾大父愛竹號菜君漢生不同時見其竹見曾大父焉蓋竹之爲物文采風流遐于塵俗又節孤特應歲寒而不敗士君子多重之有明之末歲寒之時也曾大父以先朝之遺愍愍君國卒悲憤而卒其有似竹乎吾家在西湖杭山爲宅修竹之中先人廬在焉竹數本先人所手植今亦幾百年猶有存者余欲造一亭望曾大父墓種竹臨其前題曰瞻菜以志不忘其在詩曰瞻彼淇澳菜竹猗猗思君子也余瞻其竹獨無顧祖之思乎顧思其祖思述其事也思其祖不欲述其事雖日瞻其竹不

徒然已乎蓋天下無地無竹無竹不可瞻瞻其竹無時不可思其祖思其祖無時不可述其事托之于竹亦寓焉而得其似也推斯意也即無竹亦可

宝靈天矯與召伯甘棠記同一機杼而用筆不同

思祖而思述其事是爲善思

又

燕京愍忠寺爲謝疊山殉節之地吾鄉趙侍御輦寺西不數十武噫得死所矣前明甲申之變侍御巡中城城既破侍御率其民戰白帽衙衙力盡中賊刃而死其僕某負屍葬於是鄉後學擬諡曰忠烈文文山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侍御殆不負所學者矣冢前舊有碑石材扁薄久而中斷謝諭德昆皐率鄉後學劇金眞石署其名冢前有祠又日久而圮鄉後學約劇金修之王檢討疇五亦捐金董其成奉木主而祀題其楣曰景忠甚矣爲人臣子無問常變胥不可失

其爲忠也昔者文文山死於燕鄉後學跡其地爲會館顏曰懷忠天下之士至今想見風節幾五百載不墜吾鄉祀侍御雖不逮文山而懷忠一也公諱誤字鎮所雲南昆明石虎岡人前明熹宗丁卯科舉人嘗宰黔之龍泉有白蓮黨教通苗賊爲亂上元夜誘而擊之緣是卓異爲侍御事在明史及滇志不悉記

援引作襯精切不庸中間不負所學一語尤能激厲後學

原評　論奇而法

天地休嘉之氣鍾爲孝子忠臣忠孝國家之祥端也世人不察以全生爲吉殺身爲凶將勿求生害仁老以牖下死爲吉而成仁取義誓不忘在溝壑喪其元者不得爲吉乎易曰過涉滅頂凶死咎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孟子謂盡其道而死爲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忠臣之死以桎梏爲正命順受其正也今有人患難迫於前戀戀於富貴壽考則生凶矣何如死之十年瀋陽甘忠果公由北直撫軍總制滇黔有善政在史乘不具逆歲癸丑逆藩吳三桂以滇叛脅公不從

上下廿一史可嘅歎有何限

儒染大筆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記　三

守關引楚師爲援逆必可殲除先是公問卜錄曰一路凶讖也嗚呼詎知死所以爲公之吉祥耶昔文天祥生時日者相之謂此子忠良可大位然不利於家嗟夫不利凶占也天祥死以一身係三百年綱常之重豈非所以利之耶甚矣吉凶之正非人世生死禍福之見所能測識於公益信也公殁垂四十年第六子大中承立斬

亦見經濟

提督李本深帥師襲貴陽公出走鎮遠謂是滇黔險地公不得脫公知勢不可爲北面稽首再拜曰人臣死封疆義也乃自殺及其幼子是爲吉祥寺始信吉祥之卜

一句頓住開下議論

滇南文畧　卷三十九　記　四

功名到吉祥公喜無處也至鎮遠神將姜義夙怨公執

一結神掉尾

龍亭全冷清清以爲爲臣而二其主即謂爲不祥之人可也

亦斬截風韵

結亦春秋之筆　原評

從吉祥立論亦新亦奇亦平亦正　原評

從吉祥字得開而入妙借生凶襯出死吉以石破天驚之論扶翼綱常足令小儒咋舌　治東後學樓錫裘謹識

所見者大故言之恢宏有關世教之文不徒賞其貌似左傳

原評　久博到忠

落脈緊

昆明西南郭外有閣蹐然俗名文昌樓其南橫一帶水西入滇池去上有石橋行旅便之其北直俯通衢可二三里左右人家對門而居衢中間左右橫通二小巷以達寺(原名昭元寺今名昭化寺南部弄楝開慶隆寺)寺即曰西街以有東寺(原名慶隆寺南部弄楝開慶隆寺)中各一浮圖如雙峰對峙並插雲漢之表南則遙望五華蒼翠如橫案四面周覽左碧雞右金馬以及南北諸山如一大環乾隆乙亥夏五予直登最上臺飄飄乎欲凌雲而去大人民都會偉矣大觀而睇觀其閣中所祀無所謂文昌者乃奉太古三皇尸而祝之大準人身予禮拜而怪之

以問主閣者曰此乃某氏祀于其家者人謂不宜乃移置于此予不禁喟然而興感也謂主閣者曰嗟乎佛氏之重象教遍天下久矣一邨一邑所在多有昆明尤盛昆明西南此一隅尤盛琳宮梵宇幾半民居而雜處以膏腴日多獻供彼游食之僧徒逸而享諸其室若固有之并不識梵唄鼓鐘爲何物即差勤者晨鐘暮鼓粗通梵唄而誦習焉于佛何濟于世道人心何補萬一乎若彼僧者徒以輪迴報應誘人貲財欺人以善報恐人以惡報(報應之說中於心報本之義何怪焉不講先生苦心孤詣倡爲此言喚醒世人不少翼經扶傳足與原道篇並傳)有利而爲之耳三皇氏大有功于生民祠思之乎宜義一飡以資民食故曰庖犧神農氏教民播百穀資民粒食天立極實爲普天下萬世不祧之祖今寢不一拜服而冠裳之講兵法戰陳甚奇而法後世凡百姓氏攻之上世又皆三皇所出盡其裔孫凡所創制又後人衣食則當知衣之食之昉自何人功亦不細即借醫卜以給其生亦嘗百草治爻畫者餘波之所及不孝不祥之咎其可逭乎即曰歷世帝王天子則祭之庶民不敢再逼再黷嚴

提唱有神主閣者曰嗟乎佛氏之重象教遍天下久矣一邨一邑所在多有昆明尤盛昆明西南此一隅尤盛琳宮梵宇幾半民居而雜處以膏腴日多獻供彼游食之僧徒逸而享諸其室若固有之并不識梵唄鼓鐘爲何物即差勤者晨鐘暮鼓粗通梵唄而誦習焉于佛何濟于世道人心何補萬一乎若彼僧者徒以輪迴報應誘人貲財欺人以善報恐人以惡報(報應之說中於心報本之義何怪焉不講先生苦心孤詣倡爲此言喚醒世人不少翼經扶傳足與原道篇並傳)有利而爲之耳三皇氏大有功于生民祠思之乎宜義一飡以資民食故曰庖犧神農氏教民播百穀資民粒食天立極實爲普天下萬世不祧之祖且嘗百草以欽民療民疾病黃帝素問益精其說且易卉服而冠裳之講兵法戰陳甚奇而法後世凡百姓氏攻之上世又皆三皇所出盡其裔孫凡所創制又後人衣食則當知衣之食之昉自何人功亦不細即借醫卜以給其生亦嘗百草治爻畫者餘波之所及不孝不祥之咎其可逭乎即曰歷世帝王天子則祭之庶民不敢再逼再黷嚴

僭又曰人不酬恩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奚爲祀之然酬謝實不敢言寫像而禮事之詎謂不合于禮乎彼郊社非天子不祭凡百小民載天履地之衆獨不一拜禱乎以萬世最大之功且淵源之有自者愚夫愚婦問之猶不識其名以西域之人有背聖人之道者(註問得諭)日率天下人而拜禱之吾祖乎吾師乎抑亦報應之有效乎爲聖人之徒者思之思之當不以吾言爲謬悠也謂此樓

改署閣名只用一點極

同年韋子文所寓之館舍以靜虛署其楣于亟過之得飲酒堂上酒半子文指靜虛齋示予曰此吾志也吾名吾齋吾子爲之記予惟人心之好動也動則囚悔吝居三吉一焉耳又謙受益滿招損也子文之志其進于道乎顧象山之學一于靜則偏莊子惟道集虛虛生白及老子谷神玄牝之義吾儒亦取焉而至虛中有至實者存匪盡崇尚玄虛之謂異學之與吾儒一問耳子文曰無欲斯靜至善者虛也宋儒言之矣夫澹然無欲粹然至善子靜虛也精矣因引周子之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甚矣無欲之爲貴也無欲非即至善無欲而精之于道也止至善矣子文非有寡欲之學損之又損以祈于無必不能處囂塵浩穰之衝閉門宴然課其子講道讀書如入深山無人之境視一時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直蟲宣鸝雀過其前而毫不爲動也而達之于所爲吾又知其中立不倚周徧而不毘矣以吾所見世類不靜不虛者不靜不虛必不明不通者不明不通吾又知其動不直必不公不溥者不明不通不公不溥中皆不能無欲皆子文所棄也我願遵斯人于子文之堂以靜虛之義告之

解靜虛二字理窟湛深體用俱備學宋儒而得其精者

代武城縣學修學記

南武城言子游所宰地在兗之嘉祥武城專其名爲東武城別嘉祥地言子游廟在焉武城既專其名又其地祀子游則文學遺風慨然即可想見所謂大道不擇地行學道者亦不必拘拘其地以實之也某承乏武城其地敦詩書說禮樂風教固殊焉既下車之二日謁聖人廟會生徒講學其堂旋墉宇榱桷亦浸尋蕪廢俯仰久之竊謂武城近聖人之居學宮茂草有司者之恥也不鼎新無以爲人文光目無以妥先聖之靈使郡人士充耳目之觀激昂奮發其志氣此捐俸爲一郡先身董其事子所爲皇皇是役而必盡其成也某束髮授書時知武城兩著論語中聞夫子是子游愛人易使兩言以前言爲戲戲者何割雞牛刀之說也何言乎牛刀以邑人弦歌故而即以聞所聞知夫子曾至其邑而子於是邑又非一至已也邑中有人焉曰滅明托子游得人之對而行傳於此見道無地不可學又明聖人無地不以得賢爲心賢亦無地不有兩賢相與有成久矣非子游不能成滅明之高非滅明亦不爲子游重也至孟子所記武城則以曾子爲師其地比於宰予與父兄等假令曾子爲宰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治不在弦歌下易子游爲師亦必能以聖人之道傳諸其人吾得推孟子意隊曾子子游易地皆然也豈非其道從同耶日者聖廟既成某瞻拜其下如見聖與賢相對儼然聚斯堂也講斯業也弦歌之聲與曳履而出金石者鐘鼓琴瑟之間不如今日事乎愛人學道我未之逮也心嚮往之矣某於是復進諸生而告之曰敦詩書說禮樂其俗固然然我朝以科第求士士應斯選當有其人是役也發科第之先爲　國家副得人之用吾爲諸君子所勿負子望焉至子游舊有專祠因其地重其人典不可廢事固有因時而舉者子游以文學之賢其嫡子孫不得五經博士人士謀焉成某復董其事

魚魚雅雅風骨如仙確是作武城子游祠記筆墨不必高談道學不必貪用經史只就四子書點綴成文而聖賢相與一段眞情千載如見此龍眠白描手也南豐後學周熊識

原評　化易地皆然熟意更足

原評　水荇牽風帶長怡好寫出自己身分

原評　屏倦收合入手一段章法極細

原評　活相

原評　看其承上起下不緩不迫脈絡分明即伏後段文字

原評　通化魯論以倒出見手法

原評　段落入古

記

國朝

河南府修崇聖殿記　張漢
修洛陽上清宮記　張漢
冉伯牛墓記　張漢
會忠祠記　張漢
修南軒天子宗祠記　張漢
修洛陽關帝塚廟記　張漢
嵩陽書院教思碑記　張漢
留硯堂記　張漢
建杜工部祠記　張漢
召伯甘棠記　張漢
吹臺記　張漢
次巴縣記　張漢
祀二忠記　張漢
廣濟橋記　張漢
通海修洋池記　余中允
東隣墳記　趙城
羅次題名記　余應祥

隴西修學記　羅元琦
納谿三灘捲埽永行勿替碑記　石峰
育嬰堂記　石峰
重修官濬棺會記　石峰
兩事臺記　石峰
報恩慈悲院記　周於禮
留植園記　周於禮

國朝

記

河南府修崇聖殿記　張漢

上世河出圖。宓犧則之。畫易。洛出書。禹演爲九疇。說在書洪範一篇。周詩十五風首周南。周南卽今河南郡。文王化存焉。爲一點。周家語載孔子入周問禮樂。歸魯。弟子彌進。蓋三千人。道不行。乃有刪定纂修之事。脩春秋則重天王。天王固在東周。聖心時愍愍于此。孔子沒而微言絕。漢興。立東觀。集諸儒校書其中。蔡邕復書五經于石。爲石經。立太學門外。四方學者。錄傳講誦。卽河南郡之太學也。顧漢儒明經。未盡明道。宋二程子起河南。毅然以道爲己責。邵子康節亦以洛爲天地中。卜居于此。講易。著皇極經世諸書。河洛之間。蓋斯道源流之會也。河南有學宮舊矣。甲辰春。漢奉　天子命。以內翰守河南。竭學舉

原評起宏遠井井源流

原評有關係

河西趙宏幹參訂

棗陽初顯圖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丙

臨汾樊士鑑菱川評閱

保山袁文揆時亮　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石屏丁應鑾仙坡校訂

太和李楙茗禹門　同校

浪穹楊元灤鳴謙

原評起從頭說起倒切洛中

漢又以河圖洛書是邦之勝迹也。天不愛道。假神物于聖人。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奉若。大道胥出其中。而數聖人者。聖作而明述。大河以南。尤爲過化存神之地。聞風興起。當亦無異親炙。於是伐石龍門。肖厥形。對道載門外。尋書朱于圖書兩贊。立石其旁。俾洛中八士。圖橋拱。摩穆然如遊上古之世也。至宓犧神禹周成王漢光武宋藝祖諸廟。及伊尹賈誼二程子朱子邵子。范文正公祠。咸次第修葺。丕煥斯文。極一時之盛。獨周公廟丹蔴華然。與學宮并峙。予不復修也。

繼收此崇論閎精光發異采

段議爲

波遙

整

原評是文餘却與上應

原評結局完

修洛陽上清宮記

張漢

老氏之學。吾儒罕言之。夫老氏亦深見於道。然律以中庸之義。殆亦孔子所謂賢知之過者耳。雖然。入周問禮。孔子亦禮事之。則夫天下後世。俎豆於賢人之間。固其宜也。詎直老氏之徒。私之而已。而祝之者哉。善乎呂坦庵先生之題老子臺也。有曰。總爲觀周曰。猶龍一語傳。又曰。重是先師問禮人。歷階升堂三肅揖。蓋謂老子當以孔子重。而成周故壞。尤兩聖人聚而言禮之地。則上清建在北邙山之麓。祀亦烏可廢哉。攷上清宮之始。吾不知自何時。郡史傳其地爲老子修煉故處。以故昔人於此爲其形而顯祀之。其楹棟椽瓦諸具。胥範鐵成其質。棟楹則鏤錯交龍蜿蜒其上。至今完好無缺蝕。而唐書則載高宗乾封元年追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天寶二年上親祀之。勅改西京廟爲上清宮。卽此有杜甫謁廟詩可考讀其詩。可想規撫之壯闊。詩亦稱是。予嘗欲采石鐫詩於其庭。不果。洛陽人士恐其廟久而廢也。乃募金若干萬。其成斷手。雍正六年之十月乞予爲之記。予謂老子修煉于此。其說爲無徵。不足信矣。唐之世奉爲已所出而祖之。不尤誕妄乎。廟不以是故存也。予存其廟則以問禮於老子。爲孔子所重。廟又托杜甫一詩以

尤不可緩記中語語精切足以興起後進功與文俱足千古

一句斷定原評仍以孔子重故祀不可廢

精神融洽

原評應上二段

雙收作結望力透過紙背卻有逸致

傳因附錦全詩其上庶好古之士得稽而考也

杜結俱重孔子得全題之法確是洛陽上清宮不可移易　男中熊識

絕妙証據絕妙論斷粹然無疵似本天成

杜工部爭元皇帝廟詩端莊流麗隱隱寫出唐代崇奉之過爲本朝人寫本朝事不得斥言也　國初汪東山有一絕云仙李蟠根天上栽爭元皇帝廟崔嵬神仙不作兒孫計一任張巡慟哭來曲而有意體亦妙若月樵先生之特養聖胎年八十爲存周室禮三千吾師杜史勢相間不比固關啟太元與此記自是正論

再伯牛墓記

聖門列德行者四人顏子之仁閔子之孝伸弓之敬而簡魯論最著冉伯牛言與行俱無傳爲詢所記獨孔子問疾一飭唏乎孔子重嘆斯人至比喪予蓋爲道痛也吾讀王耘渠制義則謂牛之德行無徵而足重不在事實又況善言德行具體而微昔賢之所亟稱尤在顏閔之先乎予往過臨洛閒行再伯牛祠入堂瞻拜見碑石有文摹讀未半疑不類時人所爲讀卒知爲茅鹿門先生手誤文詞古可誦至今憶之當是時疑牛惑崖於斯地抑流寓卒葬於此故尸而祝之未及考入洛以來閱郡志牛墓在盟津及考廣輿圖記亦如是牛生平不唯言與行無一傳鄉里居年齒少孔子若干歲亦俱無証一抔土傳在盟津復何所据乎予訪其遺墓在盟津白鶴鎮之耕子瀍無片石識其墓爲之慨然爰題碑石封大厥兆嗚呼是非後死之責而誰責歟過其地者而令而後庶知所欽仰也夫

數千年荒墟孤冢人不經意先生出而表章之其功與片石俱永矣誰非同志能不聞風興起耶

羅羅清疎

予往表周大夫萇弘墓謂上古無所謂忠叛忠自關龍逢始忠人臣之不幸也而忠亦有幸有不幸以彼比干諸忠臣何祠墓之巍然乎龍逢萇弘何祠墓寥寥不彰於世也漢守茲土欲崇祠祭之久矣既而思之與崇祠而祭之勿宜會祠而祭之亦禮也所謂禮可義起者歟今夫會之爲言合也準宗廟合祭之義以議忠臣之禮遂當爲不祧之宗其次以下諸忠臣殆如昭穆以世次者耳攷古忠臣夏曰關龍逢商曰比干曰伯夷叔齊周曰萇弘漢曰關羽唐曰許遠曰顏杲卿顏真卿宋曰岳飛墓多在河南郡比干則墓在汲縣而武王所封銅盤銘碣石得之偃師土中岳飛則行師會過其郡二公精神通如在焉祖而豆之當無吐也漢於是改置祠三楹在周公廟後書其楣曰會忠祠祭祀以時甚矣夫忠義之感於人心也世人崇尚佛老溺淫祀而薄聖賢往往古忠臣義士俎豆缺然而漢不之恤所在皆然予一旦特舉而俎豆之浩然之氣塞天地而橫四海慨然想見於日星河岳之餘抑且旁及于陟降在庭之際所謂千載上人凜凜有生氣也不已合乎人心之同然乎漢又謂周公之忠幸得其正者也龍逢諸公之忠不幸而遭其變者也然而臣無問正其變同期於忠則一且周公亦幸流言卒得白耳設不幸流言卒不白亦將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公亦復何戚微之憾而不快然於一死乎大抵忠臣之盛率在亡國之餘公則際聖明之初氣數值其盛者耳至兩廡配食曰王長肩曰呂維祺肩由河南郡守除本省僉事道祺以進士起家予告南京大司馬爲郡屬之新安人俱明末殉難而祺死周公廟中尤宜招魂而祀之嗚呼此二公者不愧於古之忠臣者歟

先生發微闡幽見於集中者指不勝屈而忠孝兩節尤大較也比祠既成而以王呂配食義氣之感不隔形骸身分正自難及

認作儒先余少讀宋儒諸子書謂有得孔孟之傳吾宗有二人橫渠南軒是也每恨不及師其人又不得與其子若孫游舉遙遙華胄者迥別

脩南軒夫子宗祠記

張漢

文殿脩撰至三世諱原明初始遷於濟寧家疃里山之陽世傳清禮族益繁十一世諱文乙由孝廉任蒲州有聲十二世諱賛元以歲貢生爲鄒縣教諭　國初徙鉅野縣而家焉則十四世諱剛也剛生三子長諱義龍以貲爲太學生龍每念祖德之長思所以妥其靈者因與族人約金若干粟若干建祠三楹有不贍佐以已貲不復問族人命長子淑澍董其事五年事乃竣孟子之言如此余於是服義龍之孝而有禮因想南軒之貽源遠流長而不可窮極也夫祖功宗德追遠以報其先此常人之情亦有然者以大儒之後聚族而處列俎豆而祀之祠不因人益重乎滇謂南軒從事於聖人天下之公義也子若孫春秋而奠之張氏之孝思也著述在天下讀其書如見其人者學者好賢之義也頌於在廟以功德被之登歌者張氏祖述之心也脩明大儒之統其族且日昌其子孫仕顯爲　國家之用不於廟成卜之乎若夫祀有典家有訓所以上治祖宗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興仁而教讓被禽而愛親吾宗先世自有家傳且鉅野近聖人之居尼山泗水習禮其家者尚有其人相觀而化余不復贅也

疏通質直是程朱之文僕初閱意未大快及爲細繹脈絡既精且貫以是知文之正者必不庸庸者必非正也世好奇者爲以鄙言告之　坦庵呂先生評

原評 岳陽起爲下較論張本

原評 爲上等人說與下等人論二意俱到

落到本面仍用虛寫而氣勢自厲悍非常

再振再轉意圓而筆勢遒

文轉一筆隨發議論歸之於天不使小人得以長志自足爲千古正人吐氣

修洛陽關家廟碑記 張漢

自古死以忠傳者多矣。往予所道會忠祠俱以保河南郡者始。與於祀。其中關岳名尤著。關較岳尤烈。今試言人語婦孺以古忠臣如逢比夸齊岳忠武文文山之事。憯然不知何許人。試語之以關侯幼即圖其像而祀之。無不知者。語孟子輿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而橫四海。故凡有血氣以生無不知愛而且畏。與抑世俗道書所傳侯死爲帝赫赫濯濯之聲靈用以警折夫羣魔。足以震當時而興起後世。故愚夫愚婦。咸圖像而賽祀之。且以資其福利也。設有人告以關侯

奉詔追封關侯先三世。王其爵。頒之天下。凡關廟後寢。胥置木主而祀。春秋如其禮。而以洛陽關家爲正。予已修治其廟。如禮而祀之。洛生董宗孟襄其成。屬予記其事。遂伐石書之。若夫家前複二石坊。甚隘。議撤其一坊。甃石家前。爲騁拜展其地。未竟其事。宜次第舉之。竣夫

題予而守斯邦者。

中一段言之慨然而舉而歸之天。尤爲正論。君子不與小人以權也

前三段純用淺筆托出機神流暢中幅議論橫生並使讀者得以揚眉吐氣。具此識力。太史公何得尚美于前

嵩陽書院教思碑記

張漢

嵩山之麓有三古柏焉相傳漢孝武所封樹孝武之世距今二千年後人就柏置嵩陽書院其一在後庭一在前庭俱完好無恙一在門以外毀於國初而根株絕矣予手撫兩柏喟然歎曰天下惟無形之思爲可久耳有形者不可久也柏之壽又久乎哉況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者蓋去人滋久感人滋深故無形之思較有形尤久於世登封之邑有少宮詹焉曰耿逸庵　國朝壬辰科進士也去先生之世今三十年相傳先生入史館有聲旋以憂歸登不起湯宗伯潛庵特表薦先生復授少詹職上方大用先生以老辭退主嵩陽書院教課胥有法先生家固貧乃傾產若干入于院俾諸生肄業館粥俱無缺漢聞之慨然長歎息曰甚矣先生之大也夫天下人所客惟財與名人之情未有不謀子孫乃謀他人者竊見富人之子水碓田園備天下談施與掩耳而不欲聽矣又其愚者感福田報應之說不惜傾家貲以崇浮屠豢養游食亂教之狂僧若犬疏而不戶其德而閭里寒儁之士欲乞絲粟以濟窮乏又口吃面赤不以出囊先生而傾家以入于院也視范文正義田之見猶私於一家一族而巍巍乎公天下而不有之盛心推之即堯舜氣象朱子所以許曾晳也夫亦豈謂斯言過哉以此高風興起後世古者大道之行旦暮遇之而區區一章一句以爲訓課又不足多矣抑聞先生出夏峰孫鍾元先生之門學得其正先生與潛庵尤夏峰高第弟子至先生講學嵩陽一時上蔡張起庵中牟太史冉蟬庵柘城太史竇靜庵襄城李職方諸先生咸會嵩陽道學之盛與夏峰壇坫後先比隆亦中州近世得未曾有矣酉先生卒諸君子來會葬葬畢奉木主麗澤堂相向失聲凡數百輩于今去人滋久感人滋深誠謂先生竟未嘗死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先生以之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諸生曰撫兩柏流風不睹嗚呼是即先生之甘棠耶諸生以其思焉聖賢論人每於一節見全體先生具此識力嵩陽書院中於以有義士矣少詹固令人思先生之文亦豈可磨滅耶

陡發議論
其神獨遠
原評
從柏轉少詹

原評
文一歎大字提起

極力贊揚
故用賠襯
作波跌宕
多姿

原評
照映
古柏

原評
議論
軒濶

金玉鬻於市光熊熊照人顏色賈高其價觀者譁然闢視其間塊然頑石富人掉首去不顧察其產處第其品質文理別其真贋在學士文人盡硯之爲物上下千古人文所自出吾意文人所重故石坊先爲輪囷蟠結函蓋其上輝山而媚澤硯生於谷亦必有精神見於山川如紫氣在斗牛間人眩逃金玉不能識以故人家祖授之物每重硯薄金玉謂硯如田可耕穫子孫食報無已家無衣速之寒家無粟速之饑家無硯速之愚愚又饑寒之源而富厚不盡硯之用亦愚與饑寒之間不感既者善於取徑至性人之賜也

硯本爲文人所重故石坊先爲輪囷蟠結函蓋其上輝山而媚澤硯生於谷亦必有精神見於山川如紫氣在斗牛間人眩逃金玉不能識以故人家祖授之物每重硯薄金玉謂硯如田可耕穫子孫食報無已家無衣速之寒家無粟速之饑家無硯速之愚愚又饑寒之源而富厚不盡硯之用亦愚與饑寒之間不感既者善於取徑至性人之賜也

是箴是銘是嘲是議者辨之

點留字何等委折鄭重

原評妙

原評就勢折出一段感慨

余拜受之有他山之石可爲攻錯之好年來日用有不周盥器物貨市上余所欠佩時去留於室登其堂吾硯在焉以值賤不供俗人用質不得錢故常留吾側吾無事日日爲詩文輒拂硯書投諸笥硯不能質錢爲硯之幸吾亦日夕不忍與離嚢之東近置一堂書留硯其楣年來自爲詩文即名集以志吾好私賀硯與吾之得所遭也抑天有以命之耶抑聞范喬幼時其祖悵不見其祖悵涕泣余慨然感悼念

硯爲主金玉爲賓文人爲主富人爲賓留硯爲主質器物衣佩爲賓友賜則主中之賓祖授則賓中之主質范喬泣硯是賓中之賓月槎書楣是主中之主經緯分明針線細密而上下關鍵全在人家祖授之物一段故此處先極意刻劃發出名論非神明變化於古文者不能

原評閑筆

先生生於鞏。歸葬於鞏。而世稱先生不舉鞏。何哉。蓋先生猶出楚而卒楚。故稱襄陽。仕秦稱少陵。流寓於蜀。稱成都之浣花溪。故詩在秦楚蜀獨多。洛中絕少。即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亦無詩。世故不識先生爲鞏人。嗚呼。詩小技也。有時亦係其地之顯晦。豈小焉者哉。漢守河南郡。五載於茲矣。每過鞏邑洛汭之閒。先生之故里。有神存焉。古人謂歿而可祀。於其鄉者。先生定無媿。乃聞其冢在鞏之土樓村。祠則無有。喟然嘆曰。是非後死者之責歟。又況先生之詩。漢願學焉。如子輿氏之於先師孔子者哉。漢於是下車之東站。爲先生置祠三楹。以慰吾生平願學之意。而後訪求後裔。置奉祀生一人。自是人人知先生之爲鞏人矣。而漢竊有未慊於其心者。蜀中山水奇險雄傑甲天下。形狀不可名言。得先生詩。表而傳之。工力與山川匹敵。往往經歷其地者至掀髯叫絕。謂山川之勝。與先生之詩。皆有造物者爲之。故如是。即未游於蜀者。得先生詩臥而遊焉。亦可不必親至其地。而可厭其瞠奇之心。洛陽則天地之中。雖山水畧讓於蜀。而自抱義有熊氏以來。其名跡最多。亦復最奇。所係又重。以大令先生嘗曰。老死其鄉。於洛中名勝。一

原評應前知爲鞏人

百忙中偏有閒情逸致

原評應上無限往情深

一據其遺跡見之。吟咏而道其所以然。論著必奇且確。惜先生竟未之及。吹臺慷慨。所懷幾何。是不能不爲洛中之慽。雖山川題咏。代不乏人。如集大成者之無其人也。豈造物者不欲盡發其奇哉。漢一拜先生每懷此憾。因置先生祠並及之。

置祠永祀兄徵願學至意而篇中情致纏綿有爲之洗連不自釋者先生之景仰前哲類如此云

世稱甘棠者徧天下所在皆借其名耳其實甘棠在吾治河南之宜陽相傳召伯巡南國布文王之政或舍其下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乃至于今棠已不存矣宜陽令郭朝鼎跡其故處欲立石志不忘問記于余余喟然興嘆遺書郭令而謂之曰孔子有言子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予往讀詩而嘗甚敬甘棠也夫古有召伯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其人以德其民而不忍傷乎君子之行仁也屬物而不必執物而存我苟行仁即地無甘棠仁固存也不然甘棠亦世間所在多有之物而召伯世不少概見雖有甘棠不能保民之不翦伐也

前半靠實溯其原後幅推開廣其意抑揚有致宛轉關生令人不厭十回吟

原評　通論　宛轉關生一結尤覺冷峭

人生非無懷氏之民也人既生即有懷人與人各有懷古人與今人亦遞有懷矣古與今旦暮也而生人所懷遞存今古之間而非爾其境懷亦不動於戲此杜甫李白高適過汴登吹臺慷慨懷古人不能測也乎考臺爲晉師曠鼓琴舊地故曰吹臺歷後梁孝王有其國與諸名士賦詩於是名繁臺班史作平臺又後謝惠連於此爲雪賦曰雪臺或曰孝王於兎苑作翻臺即是後人跡其址爲祠祀神禹嵩名禹王臺予入汴遊此俯仰憑眺慨然嘆曰是臺也猶古之遺乎抑古有臺名後人跡其地仍爲臺而六易其名者耶嗟乎古與今旦暮也古人不作其人與骨而既腐朽矣古之人能長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乎古人不能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後人懷古人將有我不見古人與古人不我見之恨夫誰謂人也自古而無死乎慿是臺者一瞻之聰而死孝王之貴而死惠連李杜高適之文而死等而隆之禹王之聖有功萬世而亦竟死長在古今者名焉耳後死者聞其名將謂冥無所懷不古人若乎古人懷古人今人又懷古人浸假令人爲古人後人復懷其人自今以始我又不知斯人有懷於何終極也是臺也直千古存矣子登臺爲

會巍舉地　涔淋漓　當浮數大白擊竹如意歌之　齊景公牛山灑淚陳伯玉幽州放歌皆是苦境惟月樣先生吹臺記於蒼涼中自具鵬達胸懷

記志吾懷也且志古今人之懷焉

亦自南華脫胎却無一字一句抄襲南華是脫胎而得其神者原評

以韓蘇之筆寫莊惠之徒一氣呵成天衣無縫寔可千古文亦千古湘筠百九機讀

妙筆凌空一片神行想登臺時固已飄飄乎其欲仙矣文從何處染些子塵埃後學周兆祥謹識

汝巴縣記

張漢

漢先世蜀之巴縣人。明洪武初，□明威公遷石屏。今十有五世。少聞先人言及巴縣瓢時時憶之。往歲辛亥，漢自洛陽還滇中，道經蜀棧。棧上巴數百里，又未及至巴而還。今年復自楚還滇，黔苗爲寇，咽路不得達，乃假道入蜀中，買舟西行，以問舟人，謂溯涪而巴，即臨水驛。予聞之喜甚，謂吾此行乃天假吾以其緣也。舟人又言巴縣重慶之附邑，人烟稠聚，商估雲集，渝水曲折帶城陰，即其天塹。上據巖爲城，郭不假捄築，金湯之勢，險出天造。爲三蜀之奧宅，靈卑人民，一小都會也。比至巴，形勝良然。予乃艤舟朝天口，就訪族人。或徙居他縣，亦有復還巴地，聚族至今者。族尚百其人。巴中同姓人亦繁，彊半秦楚，間人，國初占籍于是。過訪大河口故居，宅兆井疆不可復識。欲刑牲作奠，又以始祖所自出之祖庶人不得祭，瞻拜其間，精神如在桑梓。聿依之慕，尚如近出父母之世也。嗟乎！數典而忘其祖，昔人所譏。鄉子來朝，告仲尼以紀官，則曰顓頊。吾祖我能知之，古者神明之胄，其于上世越在數千年以前，猶兢兢乎念其所傳，罔敢失墜，淵源之始如此。其鄉以重也。張氏出黃帝之後，已宗有自來，我嘗陟彼軒

巴縣自舟人口中寫出妙妙

一峰突起插霄漢原評托出一段更深切

流風迴雪
遯此態度

此意境爲
靜者傳

轅之正歷涿鹿之源與其橋陵鼎湖清河諸名郡猶式
其里而依慕之況夫明威之世去今不過三百六十餘
年之內乎又滇與蜀隣壤不二千餘里如此其未遠也
先河峻海之義可循其委而忘其原乎適發舟而西徘
徊難去爰據觴而書歸語吾宗人謂吾得親先人之舊
居而神遊其世亦平生之厚幸也記雍正乙卯夏五十
八日至巴越三日溯渝及滇川達綿州而去

輕宕旋折往復有神

排闥而入
軒軒霞舉

不落卡丈
窠

記二忠記　張漢

二忠之傳以忠不傳以名也二忠之不幸也二忠之祀
不以名也而祀以忠也二忠之幸也然而祀不必傳其
名也蓋忠義在人心久矣方元師之取滇也二忠率其
師從事欲得石屏而城之卒與酋衆戰且沒於此當是
時蠻荒初啟無文人學士書其事因佚其名亦並不識
生何里而死何歲幾不知有是二人然猶幸傳其姓而
祀之屏雖婦孺亦無不知所謂楊李二都尉者是豈非
忠義之氣足以感耳目所不及之人心如是其靈且足
以來村民之祈報致歲時不絕其祀事乎予嘗過其廟

此意境爲
靜者傳

有生氣也或曰佚其名而祀其人意乎曰吳公治行史
佚其名田橫義士五百人亦未嘗傳其名氏而日月爭
光民到於今猶傳述無替彼二忠者即無名而祀之其
吐之乎若夫祀當以木主不以像始祀之時人未之識
蓋二忠佚其名無從而像更不必以其像也

發前人所未發

廣橋記　鄭子產興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子產爲治善政孔多豈其獨暗於此或當晉楚多事之秋衆罷而慵徒杠輿梁之成力有不暇及也嵩明甸頭民素貧瘠然知勤於力作歷任賢君子體而恤之俾各安恆業庚寅仲冬家出一人爲橋於黃泥田右以便往來縱橫寬長可以丈計其土石金木之工皆村民所自爲力董事則某某以及排長某某二十餘衆辛卯孟春望六日告成是役也夫豈民之喜事哉由上之休養滋息裕之有年故得然服田力穡之外有暇日而爲之可知能惠民

百鍊則化焉磽指柔

於平日者其效堪立竝也名其橋曰廣濟於以觀君子之政焉

雍容不迫之言聞者足以爲戒

吾邑學宮經邑侯魏君重修於庚申已巳年櫺星門以內泮池則深濬丙既棟隆宇峻輪美翬飛矣櫺星門以外泮池則淺狹之屏牆則始基之規模亦畧備焉後有邑侯郭君者因屏牆舊基築而高之橫垣數十丈泮池之側建金聲玉振江漢秋陽兩坊外又建忠孝節義牌坊東西蓋已鉅細畢舉矣雍正丙午邑侯顧君公務之餘徘徊宮墻間慨然曰泮則有池矣池之岸泮不爲石砌齒久侵圮屏墻且危於是鳩工下石營修泮池而責其成於廣文張君何君余時以子假省親歸里耳聞斯議不禁穆然有懷也夫詩載泮水小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毛傳云泮水半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泮宮諸侯之學也康成謂泮之言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明堂位云頖宮周學也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蓋名生於形而又因名立義所從來遠矣余讀此詩其咏采芹采藻采菽則思樂泮水者也其稱淑問如皐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則在泮獻功者也其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魯侯之德之見於泮宮者也其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又多士之在泮宮薰於魯侯之德者也至於克明其德懷我好音南金象齒來

道盡古今迎病於本文亦得不粘不脫之妙

文情綿邈六一得意之筆有此收束通體皆覺空靈

獻其琛亦皆在既作泮宮之後蓋古者鄉射養老受成告克皆於泮宮惟茲泮水又泮宮之所由名所係豈不重歟顧君營而修之殆有見於此乎其意念可不謂深遠者哉未幾余以假滿還京而顧君亦以特擢去通邑吾方懼此事之成難必也今歲之冬余讀禮歸來經營文何君以泮池功成來告旦曰成舊令新令尹李君力也嗟乎天下之事一二而已則事由之而隳者多矣一二振作因循者見以爲可已則事因之而舉者且將不可勝數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患無任事之人信夫使爲令者而

脉引詩周

皆如顧李兩君也其有裨於天下者宜有量耶廣文何君請余爲記余之固陋何能出辭記之但念昔者余之歌采芹也年在弱冠先君子戒其幼志勉以成人迄於今二十有八年矣髮已種種雖竊祿於朝而不能無寤於古成人之士追維先訓感慨係之自茲以往吾邑之歌采芹者敦孝弟崇禮讓以聖賢爲必可學如詩所稱濟濟多士克明其德而來涖吾邑者亦皆敬慎威儀班政敷教俾士民是則是傚如魯侯之可頌焉是則先君子之素志也與言及此烏可以無記顧君名濟美江南長洲人李君名應國湖廣潛江人張君名敬義嵩明人

何君名宗美南宣人

明暢眞樸宛似東漢文

東郊墳記

余應祥

生毋黃太孺人塋兆之東舊有古墳二不知其爲誰氏也某年春祭見其地將平予異之詢之村民高某某所爲予召而叱之其人意予之利其地而故爲此態也曰請薄值而售之君以廣君地可乎客以爲然余曰嗚呼去人墳以廣吾地忍乎哉令其復修原塚如彼舊式並爲窶窮士之功厚與以歷小人之私更責之券使無再毀焉客又有說予者曰既已修其塚何不折君之東垣以通之則不去人之墳而君之地亦濶非兩美之道哉予曰不然之二墳者不知爲男爲婦也譬之比鄰之家有去其垣墉而男女襍居不分彼此者乎死生一道不可瀆也修之仍隔於吾地之外即令吾之守墓者守之春秋致祭吾毋亦與奠焉嗚呼此亦古睦鄰之道也歟事不必大而仁與禮行乎其間

羅次題名記

羅元琦

昔唐韋肇登第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競倣之遂沿爲故事　國家三年一制科臚唱後鐫禮闈獲雋名於太學泐石規制宏整永式來茲視昔之紅箋姓字者異矣其在郡邑則彙鄉之預選舉者豎匾於明倫堂蓋以重科目而顯人才風勵激勸之思於是而寓其典盍可闕哉夫士人束髮咿唔寢食蟫篇蠹簡中竭畢生之智慮局促於寸晷風簷以就有司之繩尺猶或困於境奇於數限於額其間積學攻苦而潦倒青衿者曷可勝道幸拔一第綰半綸捷獲者喜通仕籍需次者半困蒿萊往往

徃雲泥顛隔飛沉迥絕不數十稔而韜光埋照聲塵茂如卒與庸庸者同歸澌滅不亦隳儒林之心而短詩書之氣也哉此余於羅次題名必汲汲焉而章明之也羅邑舊與富民共學垂懼兵燹選舉較他邑爲隘然自有明迄今科名接踵多卓然可紀余秉鐸斯地喜士風駸駸又慮其力農懈學窄思進取思所以鼓舞而激勵之念題名所關綦重謀之紳士咸忻然慫恿襄厥事爰是稽之志乘詢諸耆舊且博採鄉評自有制科來貢舉凡若干人悉爲次其先後凡官爵世系及有懿嫩爲模楷者皆核實備書不缺不濫舉四百餘年人物一旦

煥然維新丕映楨題瞻矚之下人人得指而目之曰某
某者是矯然崛起擎開風氣膺竹符樹隼旗爲良二千
石懋績循良者也某某者是下帷探篋言規行矩爲後
學領袖造就鄉人可祀於社者也某某者是世學淵源
象賢繼序不隕詩禮之傳者也或薦芳馨於俎豆或標
鴻譽於鼎鐘即間有名與實違不無遺行亦得因毀覩
以瑕議訶一流覽間剔晦光潛勸懲畢寓惟人足爲科
名重斯科名益足重人也可以鑑往昔即可以開來葉
豈僅風流炫赫留跡琳宮者可同日語哉詩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後髦可以
奮然興矣

序次中有規勉有志者眞當奮興

隴西修學記

羅元琦

縣治之有學也自太守王公漢周始繼以縣尹魯公廷
炎規模始具然明倫堂暨名宦鄉賢祠缺焉未備閱今
三十餘年矣夫聖教首重彝倫而前事可爲師法君子
如欲化民成俗端賴於學顧乃貽譏闕畧非所以崇學
校敦教化也況隴西自漢唐迄今爲衣冠文物淵藪古
名臣擁旄分符史不勝書而人物接踵照耀寰區其發
爲勳業文章炳炳麟麟較他邑爲獨盛茲且祠宇闕如
春秋肹蠁莫由蕭蒸嘗以薦馨香千百世後風流歇絕
其何以覩感興起紹徽音於勿替也然則修廢舉墜非
後起者之責歟

余自壬午秋涖任即有志修舉因地方
僅被災祲竭蹶未遑今夏賑務既竣念斯役不可緩爰
捐俸購材諏吉鳩工延紳士幹練者董之明倫堂暨鄉
賢名宦次第並舉即忠孝節義兩祠亦鼎新之而學之
規模少備於是矣締造之難而隳頹之易竊願與游斯
學者相期於有成也溯舊學自兵燹後於雍正己酉經
始越七載迄乙卯工竣猶未底於成今雖規模少備究
於聖域之美富未能慊然無遺憾焉倘經理無人不時
修葺而芟夷之則初有茂草之傷終不無頹落之患而
前功盡撫矣夫士之讀學砥行與君子之服官涖政寔

有一理哉。卽銳志經營。補苴罅漏。而或勤於始而忘於終。務其大而遺其細。雖有垣墉弗缺。卽做矣。有基勿壞。茲學可借鑒也。若夫哲模具在。先達可師。瞻廟貌。陟階盆當觀法於禔身進德宜民善俗之前。撤以講求乎經世宰物端軌垂型之鉅矩。而要莫先於勑紀敎倫。以實致力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斯則余之願與牖人士交相勗。以期於有成者。

從大處起議論氣力雄厚是子朱子學會南豐文集筆山

排算建得敵人之國也。埋魂委骨。嗚呼。曷歸。周禮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瞻其衣服任器。有親舊矣。沒我　皇朝愛惜生靈。遠遵往古。設救生之舟於險灘溺者。賞金撈瘞。恩至渥也。納谿治故瀘江東面。硉矹礎碼。如猛獸奇鬼。森欲搏人。而蜿蜒綿亘。橫截大江。習坎有險。如是者三。舊名繼梁三灘。殊可愕矣。灘上之沱。廻波轉浪。上游之溺而漂者。每入不能出。於是朽骨橫江。臭腥噴野。風悽月苦。鬼哭聲悲。閻永福溪有鬼吟曰。隨波逐浪。滯孤魂。曰骨沉沙。泳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絕曰。亂烏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與一卮。屬纊襲戴土生春草。嗚呼。當此之時。而弗加垂憐救拯。多方撈瘞。則漂沒者骨無所歸。終必變爲厲氣。時

心有實政斯有至言

飭瘥之必祭之亦見周匝

善後慮亦周毫無矜張氣尤爲善言

一氣盤旋筆則天矯空靈意極沉滴脫摯

總收全局滴滴歸源章法尤爲細密

不和而年不豐疵癘天札之患將繼而作古有之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況　國家不惜貲費設斯仁政煌煌鉅典責在有司敢勿殫厥心力而奉之而江岸殘魂荒阡寥飯每以血食嗟其餒而是又守土者祀事所必及也峰比年瘞而祭三灘之上新鬼故鬼悄然無聲上聞大府慰誨懇懇並錫金以資永行士大夫亦多所佽助遂置田百餘畝俾後之尹茲郊者得裕所行焉夫力惡其不出於身也若此者當出力於身而爲之使惡出力於身而不爲與謂不必出力於身而不爲及雖爲之而以不必出力於身因而爲之不專不久者皆不仁也

皆吾君吾民之罪人也嗚呼可不懼哉

三灘掩骼乃丹厓先生惠政之一端文亦充暢結處

摹昌黎尤肖

紫陽夫子云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故知生也者天地之大德而明道夫子言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天地以心普乎萬物人遂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心天地之心則其心亦以生爲主納邑濱大江余自癸巳六月之望蒞斯邑至辛丑七月之望罹憂解組統計灘上收瘞溺骼三千一百有六嬰孩五百一十有三噫嘻碧水無情造物多慨獨與乘輿也稽之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暴骸以夏后之壁周葬

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然生未三月不爲殤是灘所收瘞多未得爲殤者豈以是爲隘巷寒泳之置及夢中清水河之棄乃拘亦不能自存不能自食而遂不存之食之耶我　國家郡邑有育嬰堂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茲于養濟院之東置數屋以育嬰取濟棺會之房租十緡以爲乳哺資用斯義也以收之于三灘者感之也以三灘感其好生之心遂以知人之心默乎天地之心又何以爲心爰爲育嬰堂記

西銘之理老泉之筆

縱橫恣肆酣嬉淋漓總爲欲逼出棺必不苟無一言耳是文家善於取勢處

昔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齊侯哭倣無存蓋以人之喪也雖至尊如君亦動其忏惋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故衣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于槨孔子中都之制棺四寸槨五寸嚮大塊宇人載以形勞以生佚以老息以死善其生亦欲善其死誰則能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循環以萬物爲賓送葬奈何僞哉貧也死無以爲禮也然欲手足形遑葬而無也並其棺而無之身體髮膚直暴露於天地日月星辰之下其何以藏體魄而封若堂矜焉嗚呼噫嘻誰非乾父而坤母者誰非一體而同胞者心之悲矣傷如之何吾聞路馬死埋之以帷孔子以敝帷敝蓋爲狗馬之用豈以人也而裸以天地乎彼玉棺是降石槨未成亦胡爲者若夫貍首斑然女手卷然以沐槨而全其親故誰人謂之禹曰不可夫土以窆窮而得委命得正而斃豈非人之所猶是也經卿此意

玄羊見影最按軸如驚爲浮龍

吾師李肖庵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宰吾滇之太和政成擢山東沂州守未履任改一命湖州六年報天子方向用矣而先生乃陳情歸奉兩親色笑且十餘年既終志思所以塞生平未竟者已復掀髯笑曰老矣復何爲遂不起時先生年六十五矣乃築層臺構精室奉先人影其中如事生焉懸兩世誥辭於上曰君恩也吾無以報示世世子孫永無忘噫斯兩事臺之所由名與禮於丁酉冬謁新堤里第公子職穀列拜臺下舟次鄂渚得覲先生於分潤齋留侍五日先生乃命

見賢思齊自反靜無是處眞讀書種子

論題鄭重

書額且記其末禮聞命慚汗不能對蓋既乏懷管無以爲盛德光抑亦內省所事闕如也先生曰徐之抵都後作楷法寄我於義其可已亥春王觀察鑾以先生書來獎勵之餘寓以督過蓋遲報命者又年餘矣仰惟先生內行醇備邑養終身迄今讀採芝諸作油然生孝子仁人之感焉其宰吾滇也政尚嚴明吏胥搧伏理訟獄片言得其情至守吳興則易以寬簡與物淡然詩卷自娛而已禮過吳興展拜後六客圖與宋賢七百載更相輝映治大國若烹小鮮斯酋參所以禮蓋公也而要先生本懷惟是作育人材培養士氣以庶幾菁莪棫樸之盛

此後虛虛實實文敘自己在內情眞語摯

於滇於浙不易素心如禮濫竽無足言今錢光祿士雲清節著楚北王觀察巒邊畧靖逾南已試之效者也而愛山諸及門後起者蒸蒸日上斯亦先生所爲藉手以報所事者與人生立身無過忠孝兩大端然各人所處之境地不同惟有隨時盡職乃歸實在斯文之不修陳所事正其克盡所事者與

報恩慈悲院記

周於禮

西山僧曰來琳卓錫潭柘有年矣一旦發大願力創慈悲院於阜成門西聳諸檀施聚錢物糜粥以活貧民其寒無衣死無棺者目之所遇則取給焉今　賀邸既嘉其成事而錫之額矣來琳乃介余友朱君文震來請曰願有言將以垂諸久也余曰異哉來琳學佛者也佛之教尚虛無學佛者方櫌食惡衣瘠其身以售其教至其身之合散且付之太空冥冥耳而於人乎何有來琳之爲茲舉也何與其諸墨名而儒行者與斯惻隱之見端也噫豈非仁心爲質者與抑余嘗聞之闕尹子矣水可

拆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薪神無我也今來琳觀人之無如我無人相也分人之有濟無無我相也人我之相空而全精抱神以與衆生者接而生有與爲寄死有與爲歸也則所謂無衆生無壽者也吾徒學聖人之學以濟物爲仁則來琳茲舉其曷可以不書抑尤願來琳之勤而不已而廣其事以及於其徒也則佛之教通於儒矣朱君曰可也遂記之

絕類昌黎

神龍狸尾亦借以規錢王二君

立甽先生文總能以少許勝人多許其在省字鈔句清眞樸老耳

留槾園記

槾梓也爾雅曰椅梓郭云卽楸埤雅云今俗呼爲木王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昭其良也而余以名園有說焉先君子之言曰爾祖善琴能手製閒材曰梓爲最其文疎而理白優於桐定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並用也乃樹之梓歲庚午距先祖之歿六十有五年先君子呼而詔曰禮茲樹合抱矣南屋北檐風雨飄搖可虞盍伐之製爲器俾爾小子其承永無忘栝斧斤伐而其根轉盛蘗生其旁先君子灌之藝之載芟而條之今又二十六年其勃然順而俯者如故也余

葺西圃而泫然手兩世手澤之猶幸存焉乃作亭於其側而以槾名圃或曰古有之矣孔叢子云西壓梓圃是也余曰孔圃余不知何義也而余圃則可念也故記之

筆致歷落入古是善學檀弓文字動人處正不在多

記
國朝
皤臧周氏宗祠記　周於禮
武宣普育兩堂記　萬友正
馬巷廳三忠宮記　萬友正
捐置書籍存留晴川驛舍記　楊魁榜
重建宋三將軍祠記　涂躍龍
長沙縣修學記　錢澧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錢澧

王象山廣宣政蹟記　倪蛻
杜使君撫夷圖記　倪蛻
適齋記　張含
石門山記　李元陽
遊花甸記　李元陽
遊雞足山記　李元陽
浩然閣記　李元陽
雞足山寶蒼閣記　李元陽
清溪三潭記　李元陽
翠屏草堂記　李元陽
晉寧州風土記　唐堯官
鏡湖洞記　晉偉
石屏州名勝記　楊忠亮

萊陽初頤園　邵陽譚士綸輯　參訂
吳縣潘芝軒　丙先生鑒定
武進惲　燮星階評閱　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雲龍楊名颺實伯校訂
騰越江　鑑濟占　鑑彰廷宣同校

國朝記

嚼峨周氏宗祠記　代兄於仁撰　嚼峨周於禮立崖

皇上御極之十有九年。嚼陽周氏。始建祠堂於故宅之西隅。修祀事案祠成諏吉虔奉先世主於內而合饗之。爲記曰。嗚乎仁輩衰絰之身。百爲俱廢矣。稽諸禮。居喪不祭。明乎祭有受福之義。禮主吉。非所敢安也。顧於是祠乎汲汲何也。嗚乎此固吾先大夫未竟之志也。夫吾宗之廢祠久矣。自吾先世祖始自江左入滇。占籍新興州之黃官營。時則武功相繼。瓜瓞延綿。經營祠祀於河之干。椽題丹堊。煥焉爛焉。子孫習禮其中。祭祀以時。聯祖考之精神。敦子弟之常經。孝友姻睦。人有水源木本之思。至今棋以西猶嘖嘖人口曰。周氏可謂能子也。厥後嗣沒於水手澤颺零。其不及見吾宗祀事之隆者。閟

自始祖以來。籍嚼者無昭穆悉與。齋孫乃再拜稽首而爲記曰。嗚乎仁輩衰絰之身。百爲俱廢矣。稽諸禮。居喪不祭。明乎祭有受福之義。禮主吉。非所敢安也。顧於是祠乎汲汲何也。嗚乎此固吾先大夫未竟之志也。夫吾宗之廢祠久矣。自吾先世祖始自江左入滇。占籍新興州之黃官營。時則武功相繼。瓜瓞延綿。經營祠祀於河之干。椽題丹堊。煥焉爛焉。子孫習禮其中。祭祀以時。聯祖考之精神。敦子弟之常經。孝友姻睦。人有水源木本之思。至今棋以西猶嘖嘖人口曰。周氏可謂能子也。厥後嗣沒於水手澤颺零。其不及見吾宗祀事之隆者。閟

依仁人孝子之心也。且吾宗固未有別祠也。微論祔廟合饗所以安旁親之無後者。昭以祔昭穆以祔穆。皆得與祠祀之列。義使旁祖精魂有所棲依。仁人孝子之心也。且吾宗固未有別祠也。微論祔廟合饗所以安旁親之無後者。昭以祔昭穆以祔穆。皆得與祠祀之列。義使旁祖精魂有所棲依。仁人孝子之心也。且吾宗固未有別祠也。微論祔廟合饗所以安旁親之無後者。昭以祔昭穆以祔穆。皆得與祠祀之列。義使旁祖精魂有所棲依。仁人孝子之心也。且吾宗固未有別祠也。微論祔廟合饗所以安旁親之無後者。昭以祔昭穆以祔穆。皆得與祠祀之列。義使旁祖精魂有所棲

提唱頗宕純乎古文

一句煞住即開後半文字

精透

又輕頗一筆步驟自

引禮辨禮總是仁孝之守經達權處

聚精會神總束上文毫無參漏

重頓

到底纏綿排側六一子而外未見其匹

今幾十世矣。四世祖再遷嚼陽別爲小宗。中間迭經兵火。祀事之修亦未遑及。先大夫所爲每一念及而輒爲於邑也。仁等爰遵治命。經營斯祠也。肇始於四月。落成於五月。閱四十有五日。而中構三楹以奉主。旁列副室。爲祭畢燕私之所。制從其簡。承先志也。經於宅西。相地宜也。然則是祠也。其視棋西舊制大較相懸。而纘前人之遺緒。啓後人踵事增華之心者。將於是乎在。要以少完先大夫未竟之志云爾。或曰。祠之設。固已聞之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附太祖而三。又古人立四世龕以奉先世神主。則自高曾以逮祖禰。今合主祔廟。於義或未

武宣普育二堂碑記　萬友正

先王生民之術莫善於鰥寡孤獨者得其所濂溪周子曰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恤孤弱所以幼其幼普濟育嬰二堂之設法良意美矣未秋大中丞明公檄飭議建適予宰武宣之期年考舊志無普濟僅載育嬰堂於康熙丙申洪水入城沒其舍今之社倉舊址也東水關內有東倉空基自潛米臨河便兌遂成閑土規其方隅向背可以建置二堂乃進紳士耆老而謀之倡議捐輸先後詳定九鄉十二里陸續書捐以襄斯舉糾工庀材經始於甲申九秋再閱月訖工計費五百七十六兩有奇

周圍平屋二十四間繚垣式廓門闢東新市設大堂以區別之前爲普濟後爲育嬰得其所矣先是邑士民以孟家灣洲土爲縣城下砂宜培護也有業者悉捐入二堂以助經費其未捐者以捐貲買之得田地一百四十畝零所餘捐貲盡以置田堂既成欲急舉吾民之老者幼幼無告者而普育之願善事非旦夕可竟而于雙親廬舍遠在彩雲深處每一回顧此心怦怦曷能自已是未能善成時予之疚而殆於陳情……可如何耳所望後之君子區畫調劑俾規模經費益恢今日予雖不獲覩老老幼幼之分集斯堂也而宛在目中矣是爲記

馬巷廳三忠宮記　萬友正

三忠者何宋文丞相天祥陸丞相秀夫越國公張世傑也里人築宮而祀之且以名保欽其忠也考幼主南奔於此駐蹕文丞相方在贛州乃忠義感人不必繭足重趼同時經過成仁取義同日捐軀而轟轟烈烈彪炳青史論者比於殷之三仁焉乾隆四十年割同邑三里隸馬巷通判宮右小溪乃分界所余適承乏屢過其地瞻眺徘徊題詠滿壁皆過客景仰之作而明李蘇一詩戰塵何事問中原萬里艱辛奉至尊海若不神終叛宋江湖失信早通元天心如此成仇敵人事都窮賸烈魂颯

事既有關名教文亦歷落動人

捐置書籍存留晴川學舍記　楊魁榜

我　國家車書一統著作大備書籍之廣從古未有但滇南遠在荒服爲天下極邊永北僻處江外又爲滇省極邊諸生肄習自四書五經而外竟有終身不及旁覽一書者聞見如此又安望其淹貫古今以羽翼聖賢也哉雍正甲寅秋郡司馬江公署太守篆深有慨於斯爰建立晴川學舍廣置書籍捐貲印刷　御製及各憲頒發書文若干部又於坊間購買若干部其於聖賢典籍古今文章蒐積居多矣榜等竊念書卷無窮一人積之尤難人人共積之因而謀及同志高君曜湯君良臣劉君美王君祚位胡君國琳楊君文奇關君杜馬君麟之劉君瑞十一人各以綿力置書數十餘部存學舍凡遠近生童有願誦習者任其目披手錄且併請於署府江公置立印簿三本一存府一存儒學一存學舍每歲以肄業生一人專出入稽查任庶置之百年可存之百年古人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何若積書以遺一郡俾郡之人士皆得而誦之其所積更無窮哉至若董事培華備所未備尤深有望於後之同志者深思力學之士其無負司馬公之遺愛與同鄉諸君之義舉也夫

此舉絕佳彼藏書之家當以爲法

伏筆

奇事

奇功

一筆點睛

隨手頓住

據有精神

誰氏子時同在圍城門猶未啟也於戲異矣聞考州志

埋伏事証

今仍參活

柄

追敘三將軍功烈落落

到蓋庇桑梓識見筆力俱覺矯

補筆以爲

重建宋三將軍祠記

隴千宋德順軍地吳涪王玠信王璘劉武穆公琦三將軍故里也州城東闉外舊建有三將軍祠春秋享祀已非一日乾隆甲辰春余以榆中令權州篆下車日瞻遺像而展祀焉越四月海城匪逆蔓延隴郊五月之二十五日竟逼州城據南山巔意在昏夜犯城余與邵廣文麟德暨州尉某營弁某臨堞審視距賊營僅數百步以礮攻之必克爰遣舊礮巫命製丸適有童子以三鐵九獻與礮口分寸脗合遂燃礮直轟賊營賊駭且怒攀薄城下維時軍民奮力矢石並發殲賊大半不日

終而賊已竄逸因德是童子挨戶訪之無獲竟莫知爲誰氏子時同在圍城門猶未啟也於戲異矣聞考州志順治三年叛將武大定等圍犯州城忽大霧四塞遂瀹濘去咸云霧自將軍祠出茲童子殆亦將軍所使歟夫宋當南播之餘偏安吳會賴三王昆季保全蜀漢以重上游之勢至順昌之役劉武穆以寡勝衆橫扼江淮是三將軍之精忠壯志久已炳日星而昭河岳乃千餘年後其英靈猶能蔭庇桑梓一再示異非所謂浩氣常存亘古今而不息者耶初賊之犯境也遇星隕焚三將軍祠亦爲所燬城既平余捐俸重葺之相其陰陽向離負

坎祠宇廊廡悉如其舊州民咸踴躍趨事逾月落成三將軍之靈爽庶幾其式憑之恫憶逆回犯城時若非三將軍威靈默為保障焉得全城安堵無恙哉是闔州億萬姓所宜馨香而頂祝之者也謹為之記

可與平苗神異記並讀

氣厚渾是漢初人手筆

以仁義二字為遊篇骨子拓開一筆振起文局此指與仁義相反者

積弊

聖聖相承立法日詳惟正之供外悉令民得自厚其私寄或煩其一手一足即發帑金一如直予之是何也夫古者無役不出民力也人受百畝公旬三日民力又視地力惟聖人不忍盡用之期於必不得已聖人之仁也必不得已則受役者若無役民之義也魯僖作泮宮春秋不書說者以為是非得已而不已者也自聖人道微井田破壞役民乃率亡度民亦因之自惜其力不願受役于公屢代不墾其轍我　國家龍興乃一切悉掃除

食足而後可望其興行也三代盛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非由異道也是故嚴以繩官司不使毫毛或縱累吾邨下之仁寬以養民使各俯仰自足堅其戴上之義義堅且熟自有不待號令而能扞其情於立法之外者也迄于今百有餘年有見事之當為而不為者必非民也其民之翹然秀異號為士而收之學者而視必不可已事不亟起倡之斷宜無有也邑之學邑之風教所根人材所以陶冶而成之地也長沙縣學前□年迄今□□年必不可已於修者也學之士曰是誠在我奈何欲上請帑又一士曰古人恥獨為君子是宜公之於衆又一

士曰我士也我之先則民也凡若民也安見其子若孫不爲士也公之衆不必限於士又一士曰若然宜各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差又一士曰若然則莫若藉其地之所入然地籍掌於吏不白官司不可以得籍且無所統以核吾成於是合辭上請官司以爲義也闔邑之士與凡有田之民咸欣欣然樂觀其速成乃未幾而有敗其成者出控于大府曰　朝廷之法惟正之供外毫毛不以及民茲且稽地以取貫千禁請亟懲治蓋是時凡士民所樂輸數已逾千吏之奸者度可攫取也又有儼然號爲士者與吏之奸者比也非其父兄即其姻黨廉恥之不顧出死力與好義者相難也實知此踰千之數按戶以還之彼慕義必不願復受此鴆工庀材雖亟欲事之成然既畏義又必不敢索取可以分而有也嗚呼若邑被　化之已久何以猶若是之多敗類也而學之修卒以觀成於是又簒此無良者詘無以搖吾士氣而使之廉益見　國家之化之入人者深也當是之時大府既洞燭羣奸方將窮治以申諸士之義諸士則曰本圖修學故善不敢以一二人尸也不敢歧民於士之外故籍地以爲均也然國家實無此例而私舉之謂之干禁亦宜也始實授以可乘之隙而因使陷于不義而復視其罹于辟尤有所大不忍者也于是盡棄前謀力任後功大府嘉之曰是誠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也既落成請記于督學使者使者乃詳書之不沒其實首事之士曰左本選王章周晴溪屈世甲易文煥柳文炳曹味書黃鼇吳桐解震楚鄭玉堂及凡于是役所有助力者悉令刋名碑陰所以爲後時之踵斯事者勸且懲也

極稱旋之至盡挾摘入微尤妙在以瘦削筆寫直白語而健氣足以達之無一語不生造無一語不堅卓

難是行文取勢養局亦是善於記敘

步驟自然總見行之難

沈鬱頓挫說來亦是義蘊

轉筆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

以下是補敘之筆仍用諸士則曰云照應前段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錢澧

事為衆情所利未有不宜亟興者也亟興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成以此見興事之難洞庭天下巨浸南滙衆水北輸之江至巴陵城下兩階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荊河腦招舟而濟日僅千餘人以非通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業貧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為苦又未嘗不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洶湧重舟絕流一再簸蕩輒同沉沒春冬涸淺僅然風颱不時重舟之患亦復如之巴陵趙氏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死力撓其成至訟於督撫各憲司予膺　簡命來覩學非有地方之責投牒訴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也且衆怒難焉今冬予來按試岳州闔屬諸生以事既成請為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登模嘗官於浙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基置屋又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義且衆情利之然操者脅

無多人必至今而厭始熄彼其利在已立心專而黨徒之志盡也義渡之設獲濟者衆然所利者在人也賢者造事終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產置渡者之心為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惡勞役役然終日為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多載為便必先堅緻其舟帆檣篙槍之屬亦必完好而後求濟者不敢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良然操之者以為非已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敝又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為患又豈小小哉事創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以為姑盡吾之所為餘以付之來者於君子造事之哲或猶有所未盡也夫利人之心誠專又必與我為徒者亦無不壹其志斯永永無敝之道矣雖然又豈可為後來者寬哉前人美意所存視其力所可致即無不致其力君子人與

筆極鐫刻如鎚險鑿幽無堅不入意極周密如蘭絲牛毛無微不至

王象山廣盆政蹟記　憲臬山名立象水人　倪蛻

遼東城凡十有八而廣盆爲首屬衞二十五而廣盆爲綱廣盆古木葉山也有虞氏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盆以西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盆以東地故廣盆爲遼東樞機要地自

太祖龍翔陞遼東爲盛京奉天府而廣盆爲畿輔赤縣地當衝要差使駢蕃且旗民錯居姦弊滋集令斯邑者非有精明强幹之才則猾豪恣睢無以攝其心而奪之氣卽才矣苟不有慈祥惻怛之衷以濟之或矯飾外貌似是而非雖悅耳於人事每傷化於陰陽難以言乎月計力穡以各安其生焉又察知差徭下鄉多煩擾凡於諸訟鞫賦役立法傳呼人皆響應是年也有水災九屬告饑時喬安朱相公方尹奉天素知先生檄赴胡家窩查荒因卽定救災策且遂條陳地方因革事宜皆關緊要高安深許之時廣盆貯穀十五萬石俱無倉窟地爲三十九寄以民踐更守視有損濕則責民償補蓋質劑爲抵者纍纍也先生曰積穀爲民乃爲累若此乎當思有以紓而救之明年春饑益甚於是發寄借民食且減糶時各屬俱告饑而有司恐負累不發倉獨聞廣盆行仁政乃相率來求貸議者以爲借他屬無例且恐異時徵收不便卽有虞比於侵冒禍且不測先生曰獨廣盆爲吾民乎自　朝廷視之一也遂無論遠近皆應之來者無不嘆再生而去旣而兵部借黑豆而旗人之貧乏者亦視民例而借焉廣而至於城守官兵義州駐防及庄頭蔣得貴等圍頭汪洪臣等閻陽驛羊場河白旗堡巨流河邊門彰武臺清沙河兵民無不俱至大抵九屬無慮數萬人皆得借口食以濟饑而廣盆之窖穀以空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先生自若也是年也三月雨梁生蟲禱而驅之立盡五月苗又生蚜蚘復禱於神逾夜皆自死滿道中已而大旱步禱二十餘日得甘霖霑足於是借民食借兵食至窖當一空當事一宵臨在都可見諸實用建倉是象山惠政之大者數語足見仁人用心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主腦筆意跌宕多姿

作兩層處籠拓開爻局趁勢提出有德之才爲通篇

振衰挈領

廬列諸善政有漢初文章意

特筆

寫建倉足見象山明敏能斷無非仁心所發

廣盆獨書大有蓋精誠所至天人洽應若此會署并檄催所借穀豆悉限十日內完全以俟盤察洎聞將有欽差户部親臨各屬盤倉乃廣盆借項多勢必殿遠近百姓無不曰仁君活我其可負乎大者牛車小者擔負相率俱來償及奉盤時廣盆穀俱滿足甲於各屬反稱最因是具文請蓋倉以儲當事格於例不允先生曰不於此時謀而仍委之於窘民累終不紓矣乃以諸寺廟不奉勅建不合祀典者盡改而爲倉得數百間穀豆胥貯即盡銷毀歷年百姓之認欠認賠各結狀而大害遂永除焉先是有旗員白爾閣圖於廣盆爲臺石佔奪田

此等關鍵尤爲吳繫

象山穀然理先生曰昔以無倉故廣盆穀多窖藏土蒸雨濕累民實深今百姓甫離湯火而又委之以庄穀他日之累於民者盆有旣耶乃投具無倉可貯印結於內務府乞其奏免初甚難之以陳請之力不得已轉奏勅部議令巴顏蓋倉收貯而各屬所有分貯之議俱停矣論者尤

轉折收然一嘖一醒

舉大如椽

圖把持行市商民受害莫之敢攖先生初下車卽以法制之雖居章京如故而欽迹不敢妄爲心甚卑之適有毘羅庵亦在改倉中遂率甲兵糾僧黨搆造毀 龍亭大題誣訴鎮守將軍會訊京兆事以得白倉用是成而白爾閣圖之舊佔鎮廟地畝仍責令退出還僧領首帖尾不敢復張然則先生誠所謂不畏强禦者哉蓋惟先生立心行政一主於誠是以遇事敢爲而物亦無不以誠應者他日有趙現玉殺人而逃以疑似捕山西客民馬化甲於獄先生至廉得其寃狀顧正兇未獲執憲者不肯據出之一日趙現玉忽自到案盡自陳其殺人無

這舉最難此等處亦見朱高安身分

隱且曰我不忍賢令君以逃犯之故受劾也馬化甲遂出於獄嗣有關三昌認義州民劉項全家爲奴先生聞而力申救之關三亦感化自首服焉易曰孚及豚魚此之謂也先生於倉儲旣蓋藏出易法遠近咸稱之內務府欲遂以巨流河以西庄穀數十萬石請交廣盆縣管理先生曰昔以無倉故廣盆穀多窖藏土蒸雨濕累民實深今百姓甫離湯火而又委之以庄穀他日之累於民者盆有旣耶乃投具無倉可貯印結於內務府乞其奏免初甚難之以陳請之力不得已轉奏勅部議令巴顏蓋倉收貯而各屬所有分貯之議俱停矣論者尤

韙之先生之治也善政甚多不能俱載載其大者庶幾士人君子秉鞭作牧者有所觀感云

鎮密樸茂中其神自澄泓淵廣如讀西漢循吏各傳

○揆總角時聞先君子言昔年永昌米價騰貴民之食饑餓死者日衆太守四明董雯請發粟未報遽開倉賑饑坐是免官先君子倡率闔郡士民先繳還所借穀復釀金贈行董公旋亦開復臨別握先君子手口占一詩中四云感君意氣投交晚笑我生涯歸路賾記益信民之易於感孚之名之甚寥寥也何感孚之名之甚寥寥也

杜使君撫夸圖記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之生民固不以中外異民之秉彝亦不以華戎別也以今而見古由往以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吾於烏蒙見五年三變而慨然矣烏蒙於漢屬牂牁郡自元後始置土府隸四川知本朝皆相承弗替吳逆亦無如之何九年吳逆亦無如之何守如故初祿萬鍾之父奪之襲嫂不從諸夸亦不義其所爲坤乃紿川帥劉受叛獨能不受僞命抱印堅拒者也既而蕩平朝議嘉其節令世鼎乾死其弟鼎坤欲盡其嫂而嫂提耳諸彝不平欲攻坤坤乃率其黨數百人而逃時東川府方歸轄雲南文武會勘疆界對江卽烏蒙境也坤遥呼東川迅兵曰我將往梁卹之者也川帥以祿萬鍾方守郡而使屬目披猖至此卹贊曲鎮劉帥遂遣官納之既二土司者俱削秩遷豫章地悉歸雲南當是時夸民之死者不啻數千而坤又將風昔所嗛之人盡疏於主讞者靡得脫其族子祿永孝與焉其妻祿氏伯米貼末襲副將郭

命法立而夷民無孑遺武夫之肆虐如此中天一柱此中大有經綸非同煦煦孑孑大旱得雲霓鎮帥官吏暨華民亦受泡魚之欵矣懿德此楹舉動勞過周處使君亦自信得過懿德仁心爲質

卫域率兵百人往捕勿戒盡殲焉乃發大兵勦之鶴鎮張帥憤甚亢沈命法無少長皆死匿而獲者鋼手鋸足固不足貴華腹竿屍其不敢出而自死於厓箐間者又不可勝數於是以來貼爲永善縣調廣通記死者不下三四萬人於烏蒙本仁守信體寬移斷招徠撫綏不遺餘力導其蒙過其淫不示之以聰明而民不迷不拘之以禁錮而民不困夫然永善之遺民俱知有賢父母矣祿鼎坤留雲南意常怏怏及奉　內召不知所爲其黨欲刼之不果然禍芽已萌矣會劉鎮移節於烏羊粟不謹民甚苦之坤當因而生變殺鎮帥並諸官吏而東川迅兵百人往捕勿戒盡殲焉乃發大兵勦之鶴鎮帥憤甚亢沈命法無少長皆死匿而獲者鋼手鋸足而夷民無孑遺武夫之肆虐如此中天一柱

將上下連成一片

多福又一年使君秩滿遷知霑益州去之日永民泣血相送者十餘日不絕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初大理陸公亦可人文筆犀利亦有餘韻歟語可作官箴

府陸公世宜守烏蒙仁惠人也與使君實同心至陸公去而民始叛是可以察其情知其故矣杜使君近作撫夸圖若曰均是夸也撫之則我民虐之則我寇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嗚呼觀此圖者可以悲其志矣便君名思賢遵義府人

敘事詳贍而不闕冗所謂叅之太史以著其潔也至其善寓勸戒處總在用筆若詮若動間所謂觀此圖者可以悲其志矣

杜使君當夷疆初定之際旋值禍亂能乂安百姓使人居富去思宜乎文人之不沒其善也揆自弱冠迄今三十餘年見守吾滇者惟福山王公呆金匱周公際清於永昌長白本公著於太理能令民畏且懷滇行攀轅臥轍者塞道今方伯海鹽陳公雲巖之出永昌也亦然又武功張公玉樹守睒安除弊愛民口碑載道卒官之日臨士民及深山窮谷夷獠無不哀號奠醊白衣冠以送之士人爲作攀柩圖詩以誌哀慕醵金爲瞌民任扶襯之役遠送至武功者數十人之數公者非私於民與沽名也然而民之愛之已如此矣

精語

滇父篇以真字爲亦爲

適齋記

雲薄黎伯子朱子以適名齋命記於禺山外史張合曰古之君子適其所適不適所不適衆人適所不適適其所適然吾不知夫適之爲適也不適之爲適也適之爲是而不適之爲非也適之爲非而不適之爲是也適乎己之爲適也適乎人之爲適也惡乎其適而不適也惡乎其不適而適也乎其所不適也惡乎其適而不適也惡乎其不適而適也然吾亦不知夫適乎天之爲適乎人之爲適也孰爲適也孰爲非適也孰爲非適之道也孰爲適之道也孰爲非適之道也適乎己之爲適也適乎己也忘乎天適乎己也忘乎天適乎天也忘乎人適乎人也忘乎適乎己也忘乎其至人之適其適而復其性者乎適之道皇皇樸樸渾渾闇闇適乎天已無不適也適乎人已無不適也適乎已已無不適也適乎已已無不適也適得而天而人惡能適其適吾之所以適其適者乃吾忘乎適而自無不適其適者耳君子何耶嘗聞古之至人天而不人適而不適所以之天也適而適之所以之人也夫適而不忘非迹也乃漆乎橐橐乎綏綏乎夫何適夫何適適全其真者也真精之至者也真詩於內而後神動於外無適而不忘也無忘而不適也適乎忘乎適乎忘之極也匪忘其適也併忘其身

也身忘而後適至也是乃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勞也非運行不息考載成歲陰陽往來生生不窮矣弗勞夫勞者道也逸者事也譬諸君垂拱而治逸也一日萬幾不勞乎故曰勞者逸者事也天道君道固若是則子朱子適乎忘乎勞乎逸乎必洞於一矣或者曰子之言適也渾而閒也充而遽也凝而神也吾恐予朱子之所以適其適者弗若是亡其莊周然乎曰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曰子朱子苟若或者言如其適如其適莊周者貴沖虛寂寞之道偏而固者也子朱子悅周公孔子之道通而介者也苟適人之適適也自適其適適也忘其適適也不忘其適適也無往而非適也無適而非道也是道也勞而逸逸而勞者也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不固也不膠也此適之無所不極至焉者之道也苟執一求適適愈不適傳曰執藥治病藥亦是病此之謂與失子朱子學也嘽然哲之人也高也渾然粹之邵也必喻於是必喻於是

此文有莊列機軸最爲奇儁朱公名方字良矩浙之永康人在官清介有古風而急流勇退固不虛之贈也升庵先生原評

如讀南華之漁父篇

石門山記

石門山在點蒼山之背嘉靖甲寅春子約雪屏趙中丞史城楊江津遵洱河歷天橋出宿漾濞村翌午至金牛屯飯當孔道有石如牛村因得名騎向石門亂石荆榛至則兩崖壁立青蒼萬仞有若門焉予窺其中萬松叅天高巖蔽日陰森窈窕淩十餘里窄處如鐵硤廣如桃源兩岸石苔不可著足南岸峻削石髮碧蒨北岸亦斗絕然石上負土松堵之際可亭可廬流泉穿石往往成渠有堰但聞水聲淙淙如鳴琴珮玉林際鳥語素所未聞令人起絕粒之想東一峯尖削積雪未消正臨壑上

李元陽

時日亭午蒼翠之中植一玉筍窺忽有驚飇從空飛墜聲如鉤雷凜乎與壑中水石相爲照耀而出有野老來告曰壑底少人行須從高處俯瞰則壑中景物不能遁藏矣予三人乃折東北緣坂而升數里至一寺汲泉淪茗少憩又東一里大石四面如削村人搆亭其上今廢矣又東南升三里至仙真閣閣南有石洞洞前石檻可凭則見嚮之石門在其西下視數千尺或窪如盎或方如槽黛蓄膏淳不可名狀微風度壑如怒濤擊撞卽嚮之雷鉤處也因坐洞中賦詩小酌二道士獻盤蕨不知其名嘗之甘食盡二公曰開此山有石

嚴侵曉騎行三十里過見一物如白蓮擎出翠微中僮僕皆譁譁騎者加策與若努挽至則佛宮倚巖而搆以地里計之當在點蒼垂達場之背四望空濶心目豁然便有御長風凌倒景之意雪屏曰昔者聾於大壑則思守獨乃今觀於綿渺則思遠遊二者將何取哀哉史城曰昔所見者奧故思深今所見者曠故志大勢使然也予曰境變則體殊情生則志隔皆有乖於聖人之常者也得其常者安而能遷與曠遊守非一非二矣二公首肯遂下山由捷路行至繩橋為漢求茹醬之路至湍溪為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地今失其處矣比入漾濞

已黃昏秉炬行八九里宿尹氏村舍明日早發途次見巖滿怪石輒停與坐玩薄暮復至中丞宅留飲乃別

參謀亦自夾運從滇於舞寧至此來

遊花甸記

李元陽

花甸在點蒼山西北溪谿中距城七十里一日楊子壽過予道花甸之勝予因治暑雨之具明日庚申肩輿出郭北行十餘里時海色山光殊覺健人乃舍輿乘馬又十餘里吾弟元和輩尾焉而來日欲晡投聖元寺炊則楊黎軍春江已載酒寺樓遂相與嘯歌月下聯榻而宿辛酉偕春江山行十里入萬花溪羣卉誠不可名辨云又五里至風吼門皆綠翠微而行夷則騎敢則輿險則徒步至元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龜水如蛇盍少坐以息僕夫湯絲濕衣頓覺涼冷復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茂曠平甸二十里淨綠如拭至此則騎者驟弧者射步者躍倦者歌如起塵世而登雲天也甸之東西皆連岡西岡層疊如雲梯東岡崖立如掛榜萬木陰森千重碧翠奇花濃郁綴秀垂纓廣甸之中水竹區列游人來往度竹穿花既過一扈復見一與既度一與又見廣原曠而奧奧而曠如此者四五乃達白鹿岡下世傳白鹿仙去岡因得名岡東里許兩山如壁中夾一川袤十餘里廣近百十武其間襍花秀木丰葺蔵蘞石苔蘚翠窈窕修迴有若門焉其北谷則與人境隔絕矣按野史謂此中古有四村曰黃能

窩曰狻香曰杉樹曰乳牛墩當世高蹈者居之在晉時爲吐蕃畧地遂無居人北行里許至銅屏山山下有南渭水如帶盤其深莫測岸有蒲草軟厚可坐方解鞍樹陰見子壽與一道士擎壺漿來僕夫吹笳與樵吟牧籟遥應互答諸人擊節相悅頃之潭陰雲起衆愀然向白鹿岡下誅茅圍火而臥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東岡之跡曰羅漢堂曰禮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伏猿巖曰寶光石曰洞簫巖曰所年石西岡之名曰望海曰香桁嶺曰石鼓巖曰分水嶺分水嶺則觀音大士替巨石臨水西注鳳羽鄉灌田百餘頃改無益就有益波瀰焉月出客浩歌行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之句予疊而和之乘月下坡度溪與春江別託張氏莊宿焉癸亥過遺教寺村老携酒杉菟拾松毬煮鐏肇間讀古碑字有鐵畫銀鈎法書也僧曰夜來搶放光今日客至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文亦爽而曠曠而奧也瘦削處則逼真柳州矣

遊雞足山記

李元陽

雞足佛書鷲嶺也鎮西洱河之東北隅孤聳天表南向頂平其下小分三葉榆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由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由洗心橋以路迂也福緣一名接待由此上傳衣寺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因以傳衣名寺世有高僧天機創於前海慧葺於後故鉅麗不衰也曩先君與僧徹空建庵名淨雲院結構清幽娛人遂與舊僧刼空夜話恐從遊者衆有妨靜實屏去大半由傳衣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圓有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北行里許至龍祥寺又西南過放光寺約四里皆由岡脊左行磵谷春涼巖壁在望相洮右路低陷無此景物乃知前途之肩脅矣舊有嘉靖丙午余與婿吳階州懋來遊從大頂下臨見之因謀於山僧圓惺以田金與之閱十年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垂遠余三度來遊值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當六月擬廣玻籲神觀海市故事

詣嚴殿致禱俄頃見兜羅綿雲縮平如掌漸次大地作碧琉璃狀浮大圓光外疊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觀者於鏡中各見自身毛髮可數故作舞蹈而影亦如之及詢其何以各不相見則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其景如虹其圓如暈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即收同遊有老者云昨平雲上現二銀船檣柁皆具往來江村沙浦中如人掉之但不見人然則光非一狀也寺西北六里有化麓等七寺皆大梵剎游人罕至余昔歲曾遊今仿佛在目不復往遂登袈裟殿其神迦藍甚靈異余初年來遊單騎入山僧故不識是夜殿鐘自鳴者三僧起視廳門皆閉謂其徒曰土主報鐘必有異曙色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爲余述之殿北巖龕爲楊升庵行僧萊關主建集僧燦魔今繕修行處又西上兜率庵北石下出冽泉上下諸庵皆賴道月居之不失其舊庵僧圓成所建殿後有袈裟石青之以食久上鐵瓦殿主僧石白泖果如傳衣制云高僧圓清卓庵於其側余玩坐至夕臥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然蓋雖無雞漏然四望沈黑東方未明之時已見紅光流焰假寐有頃而紅日徑丈許躍然以起須臾即漸減小矣此

此種伯所謂江山無故景生也

敬山情

與衡岳日觀峰相似凌晨脫鞾著履上御獅梯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其攀躋而上也膝嘗點胸後人之帽觸前人之履然有快欣而無勞苦也梯盡處爲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荊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未即登仙亦足豪矣既至大頂普光殿工作精好大愜予懷俯仰今昨追維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參簡卓庵王僉使惟賢高泉謝大參東山野庭羅部使瑤賓嚴何大參鏜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合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

非明眼人則雖遇洞天福地猶身在地獄耳

中画一坂彷彿城門狀以今觀之則岩峭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訇然中開入已復閉語雖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間非明眼不識也嘉靖間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殿宇金碧門上各有金字聯惟正殿金鎖不開右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厨設供謂僧曰汝無去得乎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今尚未得住也言已而寤猶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向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曰竹林寺廊

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旛竿歷歷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巖半有泉僅容一盌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有人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金雞泉爾不宜見擾明日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草坐茶罷遂遵舊路至玉皇閣一名聖峰寺寺僧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光寺千佛閣乃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旁庵院十餘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鐘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缽盂寺北行里許爲五

華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武爲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皆名迦葉洞一在山麓三月士人作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主人指示不得其處二洞各深百餘步中多奇石雕鏤巧妙絕類鬼工不可名狀余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里而造焉觀於此洞則昔之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爲鄧川界遂由此趨上關而回路人云初入洞由河子孔上一路至石洞林樾雄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余倦不能往假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慿不能往益不

慿不能往益不

慿不能往益不

原評此記可與唐宋名賢閣樓記序並傳不朽而變幻出沒得自天然卓乎入古文之堂奧矣

浩然閣記

李元陽

天下郡國以山水爲甚。然必山有異狀。與羣山不侔。水有洪濤。與衆水迥異。乃可得稱名山水焉。大理爲郡。山曰點蒼。漢書名其狀。如扶風太乙者是也。聳列十九峰。橫亘一百餘里。如郡之枕屏然。水曰葉榆。水經謂自縣北而來。遶縣西南而出者是也。碧瀾萬頃。浩浩蕩蕩。如郡之襟帶然。嘉靖九年庚寅太守洪雅楊公仲瓊始於水上建此高閣。題曰浩然。落成之日。招成都謫史楊修撰慎與陽同來登閣而望。則見羣峰洗翠。叠嶂吐雲。夾澗之泉垂虹噴玉而浮屠紺寺。掩映於松杉之表。溪槃霞構參差隱見。疑有隱君子在焉。可望而不可即也。既而授几而酌。把酒臨風。滿帆與島嶼縈迴。漁艇共鷺鷗上下。白濤風起。綠野烟橫。鴛孤鶴於長空。覩飛仙於彷彿。蓋不知身之在人世也。太守作而言曰。興者廢之端也。今日之遊。以茲閣而盛。而茲閣之永。將不在於二公乎。豫章之滕閣。九江之庾閣。巴陵之岳陽。吳興之消暑。宣城之叠嶂。彼亦樓也。獨能馳聲於宇宙。不爲風雨所摧剝。不爲歲月所消亡者。以韓吏部白太傅范文正王子安諸名賢各爲記述而取重於千古耳。以今浩然之在葉榆。視彼五樓。曾不多讓。然則修記述以壽茲閣者。微二公其誰與歸。於是修撰作海風行陽爲閣記鋪排不減前賢。樓閣記敘結處。樓老不可及。楊慎識。

雞足山賓蒼閣記

李元陽

雞足遊觀之勝在華首一壁。然遊者往往並壁而行。視壁於壁得其十之一。而不見壁之全勝也。大頂南行里許。有盤石出於絕壁之上。可以坐嘯。又名拜佛臺。一登此石則華首千仞蒼然起於東北。令人意動神悚。全壁之盛舉在目中。遊觀之塊無有出其右者。因出貲授僧命建一閣。讀書其中。頃之閣成。雪屏趙中丞題曰賓蒼。言閣爲壁主也。徐而物色之。橫絕地維。如細柳淮泥之陣。示我以勇。其頡挫起伏千態萬貌。如上林長門之賦。示我以文。其峻拔不可逕而造。又如陳蕃之榻。李膺之命。建一閣讀書其中。頃之閣成。雪屏趙中丞題曰賓蒼。言閣爲壁主也。徐而物色之。橫絕地維。如細柳淮泥之陣。示我以勇。其頡挫起伏千態萬貌。如上林長門之賦。示我以文。其峻拔不可逕而造。又如陳蕃之榻。李膺之

原評　雞足遊觀之勝在華首一壁。然遊者往往並壁而行。視壁於壁得其十之一。而不見壁之全勝也。大頂南行里許。有盤石出於絕壁之上。可以坐嘯。又名拜佛臺。一登此石則華首千仞蒼然起於東北。令人意動神悚。全壁之盛舉在目中。遊觀之塊無有出其右者。因出貲授僧

清溪三潭記

李元陽

溪在點蒼山馬龍峯之南。水出山石間。湧沸爲潭。潭溪丈許。明瑩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纍纍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如霞綺。上有墜葉鳥隨啣去。潭三面石崖。其淨如拭。觀玩久之。乃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瞰潭水。更互傳杯。不覺盡醉。右崖有禹穴二字。太守楊卬睞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泉。漸廓成渠。最滑。不可著足。中潭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之。不知其叵測也。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鴉碧色。上潭鸚綠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緣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賦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停以賞其趣焉。余每至溪上。轂紋壁影。印心來神。雖出溪而幽光在目。樵唱在耳。累月不能忘。此溪四時不竭。灌潤千畝。人稱爲德溪云。

峭潔突過子厚

原評　溪在點蒼山馬龍峯之南。水出山石間。湧沸爲潭。潭溪丈許。明瑩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纍纍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如霞綺。上有墜葉鳥隨啣去。潭三面石崖。其淨如拭。觀玩久之。乃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瞰潭水。更互傳杯。不覺盡醉。右崖有禹穴二字。太守楊卬睞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泉。漸廓成渠。最滑。不可著足。中潭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之。不知其叵測也。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鴉碧色。上潭鸚綠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緣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賦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停以賞其趣焉。余每至溪上。轂紋壁影。印心來神。雖出溪而幽光在目。樵唱在耳。累月不能忘。此溪四時不竭。灌潤千畝。人稱爲德溪云。

原評　不能樂此樂也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此人間天上境也然非其人不能有此境非其人亦不文竹賦心不讓庾蘭城小園獨勝也靜者心多妙實有此情景非徒介瞻注記

李氏中谿畏自嘉靖壬寅葺崇聖寺垂三十年始得竣工乃枕峰腋寺作室以居名曰翠屏草堂蓋蒼山十九峰列幛凝翠四時不改堂實當之得山之勝於是乎最延庚作樓俯瞰洱河碧光奪目題曰檻湖延壬作榭望見川源野色入簾題曰綠野前作一亭以停杖履題曰艷雪又有水月方丈蒼曲肱後作一臺以舒眺望題曰觀瀾別館梅塢桃畦而竹坡松逕迤邐交錯不可端倪開東牖以納旭做南甍以受和木無丹漆之華墻無丹堊之飾素屏木榻瓦缶陶甕隨力而增卒稱是焉樓上置

梅藏儒釋老莊之書約三百餘卷香一爐琴一張酒一壺登樓開窓岸幘解帶碧波在望青甸如拭取琴作商聲三五弄小童進酒無量微醉而止步自樓背升臺看山雪壑鏤銀朱夏猶在山腰白雲宛如束帶斯時心曠神怡不覺放歌聲滿天地老衲羽人白眉垂頰出自竹烟香靄之間持茗來餉相與茵草枕籍如夢如寐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中谿叟今年八十有四耳目四體未至衰頹宅邊有默遊園風雨沍寒頗堪遊息年及首夏即出北郭追涼風濯流濶蒼山諸溪澗泉石勝處背琴攜酒日以為常或有客無客鑒泉坐石悠

落而起或乘月乃歸歸至草堂過千松岡出芙蓉池修柯戛雲低枝拂沼鳶鸛駢織灌木陰森佇立奇禽閒窺潭影惟意所適期在無眠夜半樓棲溪聲遞響如有鳴鶴天籟蕭蕭令人悚然起聽目冥境寂天地之情了然元會乃知死不相干矣唐人詩有之此身只合僧中老于嘗三復此言清泉白石實鑒我心

與會飜舉景致俱超性天之樂在此非高談元妙者也原評

一路金堂玉室何啻仙人所都此等文是借居遊以誇身分者非唐正庾識

晉寧州風土記　唐堯宮

按晉寧古滇池也今爲雲南支郡在晉名寧州在唐名昆州蒙氏名陽城堡元初晉寧我明興仍之不易云山川融結秀甲西南左盤龍右望鶴玉案前拱滇池後縈平原莽蒨田疇相接說者謂風景大類江南即蒼洱非其儷也大堡大壩龍江三水合於西城外二里許透迤入海若正練然因橋其上曰四通倚柱而望之蜃氣隱見黃雲萬頃縱觀寥廓豈真民無病涉已哉盤龍山故有梵刹乃元僧崇然至正時所創建者草樹蔥蒨泉谷

軀跣坐塔中儼乎若生緇流稱之爲蓮峰禪師云云盤龍而寺者若萬松若羅漢殿滇池而寺者若海寶若金砂或以岩嶂取勝或以淚渤壯觀而海谿山麓金精神馬蹄迹與異人牧牛滇池牛飲而化爲石者又其特異者爾蓋晉寧編戶漢夷相雜自國朝修治學宮而奮迹制科通籍朝著者代不乏人然亦有雅操鉛槧抗志肥遯以博名高者余太史學夔記云文行特起之士間見迭出信矣遹緣徭役日重棄儒習而克掾吏者一倡羣和欲其闔闔詩書難矣即舊所稱俗澆訟簡務本力穡者奈何不因刀筆舞文之徒而染之一稍變邪梁山石

門之間曩多烏合之衆而緜石魚以逮大堡三營獷賊往往出沒其間迄今二十餘年烽候不警而民獲安枕者二哨防禦之力也郡去會城僅百里商估陸行者少暮掛帆而朝達雲津可省負擔之勞焉滇故饒象貝文犀金寶諸珍奇之物然亦非郡產若蔬果魚鰕之利遠遜咸仰給之而每值春明景熙花卉殷繁繞郭而遊者絫若霞錦眩目楊太史慎詩云雲連呈貢雨花發晉寧蓋亟賞之也所深慮者瀕海而田非不衍沃其灌溉率取給於堡壩二河然源遠而流細若天旱雨少即歉淤野亡生稼矣以翼涓滴能哉郡自成城後數十里一

望山赭萌蘖不生亡論工師嘉於取材即寸薪若炊桂耳然則豫濬鑿以渚水廣種植以畜材誠百世居民之大利今日之所當亟講者矣

可備風土觀覽文亦健舉

山川風俗景物歷歷如繪而敘風俗則重念詩書敘景物則隱憂田廬末以濬水蓄材結之尤爲得體

倬建水人嘉靖甲子舉人瀘溪縣知縣

愚性頑鈍且癖山水久梗香林山中僧衆遠指石屏東二十里許裘玉峰有石洞垂山腹云愚喜往觀之洞口藤蘿大石錯雜封之衆扶愚緣腰而下不數武一竅通天萬象森然織毫無弗辨也會初昏太陰從虛透入相傳湍下三四更尚依依斜照愚曰月何多情至是真幽壑主人與又數武陰暝深窈對面罔識非炬光莫可措足乃磬折而入坐久炬盡眼亦明晝晝章章可讀士若肺腑懸乳兩壁之仙龕佛幢種種不可名狀列坐可百

人旁有小竅三四所可炊可榻烟從突出石不浸肌洞盡處升而上亦可列坐童子或擊磨或敲鐘泠然中清商可聽疑有神工鬼斧莫之能測每榻其上燃一燈寢而視之光明烱烱夜氣如存遂命石工啟戶坦然通路始免緣腰上下洞門俯瞰異湖天光一碧恍然身作鏡湖仙洞署其後曰虛竅通天一中人也乃署其前曰鏡湖仙洞署其後曰虛竅通天一旦天風蠭邊從谷底起漁舟似滅沒於驚濤巨浪間不知垂竿穩釣蓋操之熟而忘於水也五爪山勢急如奔馬飲河洞外山石立者如壁平者如砥可爲亭臺似有所待地寬且腴可麻可桑一泉甘冽可飲境勝若此使

人塵心殆盡愚數棲乾陽高空飛瀑過之未若此洞奥而曠曠而奥可藏脩也

文亦奥曠

吾滇之敘遊覽者莫若中溪聚洲此文當與黃飛月徐石公張退庵諸公並稱學柳州而得其神似者

石屏州名勝記

滇之石屏四山環匝中無空缺西峯鬱葆蒼翠迴翔盤舞東南一帶清森縹緲羣巒如貫珠北只乾陽一山崇巖綿亘不作縱橫而體勢雄壯州治之東有異龍湖映帶城郭周迴百五十里湖之中流三島浮峙東南山有九曲每一曲湖水斜入山出一岡以逆抱之其中層巒疊嶂屈蟻相向主峯蜿蜒而來駐於山麓所謂長虹飲澗大率類此余每扁舟湖上把酒誦赤壁賦固自可人漁翁舉網一捕得四十九枚雙腮牙呷有發剌欲飛之狀因起而浩歌輒浮數大白人世塵想滌洗殆盡乾陽古洞居山之最上仙宮花梵不甚華麗而倚檻足供延賞登者芒鞋而進約十里許至則山川城市如列畫圖煙霞吞吐在隱現明滅中飄飄凌虛御風可俯視八極矣夫宇內不乏名山勝水求湖島之峙秀洞壑之開朗恐不可兼即兼之未必具美石屏越在南服山水曾不得擬於峴山鏡湖之勝限於僻也倘遇騷人墨客以吐發其幽異安知不身隱而文著乎由此以觀名都巨邑雖有山水必藉其人而後傳若騷人墨客又巨靈河伯之曹邱生詎可少也兩者藉之則雙美畸之則孤芳揭之則色闇雖山水亦有幸有不幸焉嗟乎幸不幸不足為山水輕重有幸有不幸不得不為山水發一慨也古今英雄升沉顯晦倘亦山水之有幸有不幸者乎余屏人也屏有佳山水懼不表於世竊比於曹邱生以俟後之探奇者

奇峭清拔

記
明
阿迷南遊洞記　王元翰
孤山遊記　王元翰
峨眉遊記　王元翰
普陀遊記　王元翰
遊兗州城南桃花源記　黃麟趾
國朝
遊浪穹九氣臺記　徐崇岳
遊火井記　李崇階
遊乾陽山記畧　張端亮
我山記　趙元祚
坐冰車小記　趙元祚
叢山石泉記　李倬雲
巖洞記　張漢
貪山記　張漢
西五縣紀行　張漢
藝園記　陳綸
借蔭軒記　傅爲詩

遊小孤山記　傅爲詩
仙人洞記　王宇謨
襄陽隆中臥龍岡記　楊鯤
彩虹山記　倪蛻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興甯傅翰邦翼亭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國朝

記

阿迷南遊洞記

王元翰

煙湖釣客性喜遊披勝往同宗生心盤相語曰迷之南洞也姑不悉其概然有待焉久矣予唯唯王戌冬率兩

弟取道盤江抵阿迷既畢禮墓謁冰泉放轡南行日向暮至洞少焉楊若來伍鰲眉楊文彥諸君暨仰山坤來恩龍恩詔諸弟姪具乘款段到矣相與秉燭沿流而入浦數武見石穿三竅復貫爲一其中垂乳堆雲蹲獅踞象乍闔乍開倏霽倏怒盡石之狀而潺潺一水吼穴而出如躍淵神龍斷金鎖劈雲粉石勢不可遏令人欣賞駭愕而曲折隱顯清泚喧寂又盡水之狀乃深不没頂廣可容舟以故遊洞者可遊洞中之湖遊湖者可遊洞中之洞予時倉迫未暇辦此假令担溪頭一葉置於中隨花卉而入安知不與避秦諸公盤桓共道今日之天下乎洞口藤如蒼蛇巨蟒橫亘其門游人撫之則動有挾煙霏搏漠漢之勢蓋數百年物也丹巖翠壁色色可人烏音魚泳塵慮都汰較之臨安閣洞雖高敞處少讓然閣洞之水任納不遠而出茲洞之水任出莫窮其源而洞內外俱可泛舟靡石不宜棋觴靡亭不宜嘯咏則閣洞當退舍焉去此百餘武即綠漪亭萬竹迷離羣峰環拱相與布地爲席萌弱畢陳予見若來文彥眉宇間有詩意暢然曰快哉不圖爲洞之至於斯也

境境皆實筆筆皆空

剖解妙談
亦逆知明季大亂將作矣

巍姑縱約

孤山注一巒于銀鏡中或沈或浮乍明乍滅特爲而無與助者直指鄧壺邱公偶陟其巔嘆曰彼金焦安得獨美于長江乎遂更名環玉山賦長篇以紀之而山益重已今秋余張順帆三宿精舍見其澄湖凝綠真與瀟湘鬬色而金蓮王筍撫仙諸峯飛眠掩映繞碧呈黛始信環玉之名逼肖又恍然此身如坐西湖南北兩高峯閒也少焉鐘動月上波光月彩自相摩盪則金紫閃爍狀不可名生平看月自洞庭秋霽以外此爲大快耳吁佳哉然猶恨山巔固平平無奇也或曰茲山之勝不在頂而在麓于是晨興飲罷爰命小艇三繞山麓凡一水一石一壑無不傾會森奇古怪都非塵世中品因謂游環王者非破巨浪乘駿月周遭其麓烏足以窮此山之勝乎他日誅茅容滕斯亦佞投老之菟裘矣

極頓挫起伏之妙

遊法

興復不淺

簡而逸

戴眉遊記

乙丑四月初二日抵嘉定、覽淩雲棄快嘆蜀之佳山水果在嘉州因自諗三戴名勝甲天下茲儼在咫尺顧却步而放流得無貽笑于山靈乎爰與陸懷溪孔自成訂遊期而開兒在傍口不言眉宇有躍躍色余知是子遊興倍乃翁雖稚弱不任勞然當乘其知識未張時使胸中貯此一段邱壑他日鄙吝俗腸亦可消阻八九則先人者爲政耳遂挈之往斷肉禁酒于初五日入峩眉縣西路桑禾蔽野清流界道步步與峩山揖讓彼令茲土者非仙吏乎興甚勃勃初六出縣南郊鐘吼處聖積寺

僧整衆出迎則登峩之發軔也行十里至光明寺會大雨止寺中懷溪自成有趣趙意余曰于此有山緣必不中止一食頃天霽各踴躍登輿馬上解脫坡坡斗峻盡處爲橋橋下水潺潺飛躍登橋木坪即純陽殿石上刻呂仙祖筆詩聞其劍畫紫芝洞三字在二峩不知何祠于此東北乃故宋皇觀即黃帝問道處今廢蒲家村在觀右尚有名濮時蒲公階白象而拔道場遂家焉過華嚴寺二三僧執香跪迎余謂遊名山令僧匍伏跪道何異花開喝道大殺風景亟止之途中僧夫遥指石船浮澗水中首尾俱出菩薩以願行爲海慈悲爲楫茲豈

其慈航默稍下至歸雲寺殿高殿旋螺結頂相傳般巧所建不數里見大栽石歸然道右清泉鑿石隙中出瀉爲池甘洌可愛昔智者老人於玉泉臥病思栽石神水感龍君供送智者疑莫能致指錫杖鉢盂爲驗隨順水流出始信本朝信天和尚常住錫于此後遊汴河漲師一喝水分今稱性天喝退黃河石鐫福壽二字命名甚俗爲佳石蒼頑傳希夷筆無據磴邊新篁萬竿翠染衣裙拂之不去登閣見羣峯拱揖各各獻奇是秀令人心目雙豁神骨俱爽嘆曰此勝峯最勝處也因扁之曰栽峯聚秀題其柱曰松呼萬樹俱低影雲破千峯盡點頭

僧暨謝以爲偏景下數武乃楚狂陸通歌鳳臺臺負石而亭石刻皆蘚剝莫辨升其階閣松聲竹韻猶覺歌音在林谷間接輿不願爲楚王宰官願爲大士脊屬乎扎折至中峯寺乃明果禪師化道處山水環讓亦勝地也出寺未幾僧候于石橋暇駐輿見雙溪建瓴而奔各貫一橋吼如雷濺如雪若雨龍鬬于穴中怒聲不可嚮邇余左挽自成右把開兒連僮觀之惴惴猶恐其或隕越也真宇內一大奇觀哉士大夫題識甚富而雙橋二字非篆非隸筆法駿逸問之知爲子房手書水合處卽牛心石形亦奇異蓀此至白龍洞古德林楠木十萬八千株葱青可蔭天行僧剏傳手植人呼爲木涼傘直上望白水寺落山凹隱隱松檜間如畫會天向暮至則宿于海會菴回顧竹烟松靄中往往農家與佛刹勞翠微而居固日用而不知者此去縣五十餘里輿騎可到酒肉可至也次早僧出頒賜銀粉華嚴經書造極精架上堆八十八祖影象展數軸生氣咄咄而眼稜皆帶出世色丁南羽白描畫爲有明第一乃徽人丁南羽筆也次早禮佛乞請觀佛牙去袱諦視大如斗金玉色約重十五六觔本寬末窄上有直道如膩起下截作水浪斜紋紋間容生舍利昔世尊茶毘帝釋視取而供之天宮者意卽此也伺閱者靡不生歡喜

想懷溪向余曰此果佛牙也耶余曰凡人以目所見者作是目不經見者生疑局于見也佛世尊視千丈那身眼如四海水廣長舌覆三千大千世界則此牙猶現眇身中物耳可以尋常耳目思議哉曩者吾等在聖水閣所見牙較之小豈此固釋迦文而彼固辟支佛者耶僧以黃翰林慎軒贊相示求續一贊余許以登頂旋當如所求冒雨而進皆舍馬就筍與觀無梁殿渾磚所成範銅作大士騎白象王高大奇特冠一山上觀心坡陡絕棒夫挽曳而升頭反在下足反在上過初殿趙大洲學士題額于時雪不盡酹猥籍于道行者膚粟稍平至木

伏筆

應筆

皮殿古有聖僧阿婆多尊者來禮我眉以山水環合形同西域化城寺依此建殿苦無瓦忽空降木皮故得名自白水至此才二十里而天雨地濘夫痛力竭遂止宿禪榻圍爐燎衣徹夜雨滴不休軀雖倦而睫不交不知上方極頂之作何狀也與邊恨不能挂蘇釀一壺以解岑寂侵晨薰衣而起飯畢出門大霧四塞僅現眼前一幾路冷嵐撲鼻寒霧沁骨已知去人世迥絕亟加半臂披氅衣忍凍而前懷溪自成楫向吐舌竊悔挈開兒冒險開兒方色笑自若初生犢不畏虎哉竝經小菴別剎以雨不便槩覽雷動坪在山脊蜿蜒處寬不容二丈巖

穴中皆雷神所居上下無路非習翰飛不能入過者多屏息禁聲恐招雨雹而涉羅花大盈抱高數丈鬬麗競丹來路不斷如珊瑚樹他山莫比其盛雷神殿而上棧道石磴相間錯行如鴿鎖天蛇倒退梅子坡皆峻極虛險難於登天稍左右望骨戰毛豎足心酸澁幸雲迷樹密不見底納心而行再轉三倒灣則八十四盤盡而太平坪見千高原忽焉雨霽雲平大頂孤懸眉睫心神踴躍恨不能一蹴而詣頂以故所歷太子坪圓彎菴天仙橋文殊閣俱一茶而過老僧樹槎牙當路有僧枯化其中今樹榮皮合不可見望天門石方廣斬然二等中分

恰是登峯造極時高興奇想

身世遺逸俱在言外

存斧鑿痕使米顛過此當復再拜花陰中新亭翼然孤樹衲師候板橋曲澗邊曰此去頂不過一牛吼地少留無妨余曰知師有道者當再晤晴明難得機緣難偶吾其登頂乎一揖而別趣與夫行不里許而至頂妙峯僧滲金殿莊嚴輝煌置絕頂處他殿皆以銅鐵錫或板代瓦因詢古寺何在僧曰金殿左鐵殿即古光相寺也肅入五體三投參普賢大士畢即出睹佛臺而十方僧俗業已喧噪候光是日四月八日浴佛期也日正中碧空掃翳赤曜近人蓋自入山以來時時雨步步霧咫尺不相睹如在甕中暗中過半生茲若有人焉垂巨手提之

九天之上而在高明廣大之境矣俯是白雲布滿下方平如砥白如銀廣濶如玉海凝定如堅氷雪山高昌國多多嶺諸峯排玉笋于霎外曉經臺瓦屋諸山裁青案於掌中萬里一色儘日熟玩不覺舞蹈叫呼曰吾將插羽騎氣翻翻而來往乎抑將駕鵬縱翬出沒于雲海乎吾將鞭霆駕風剏人世之坎壈乎抑乘槎遡斗問彼支機石乎經云鋪設兜羅綿成銀色界豈欺我哉少頃小鳥嗟鳴若報佛現衆俱歡呼彼闔下視見羲馭斜輪赤炎射景紅光冉冉大如呂覺升自谷底浮于雲面絢爛五色初猶模糊漸近分明攝入人身唯各見已動搖相

應不代見他人影而企橋光則如白虹垂天金梁亘海拓紅光而十之雖借日影而起滅然世之高山不少山之興雲亦不少他山無而此獨現吁亦奇矣衆皆曰異哉吾儕守候半月餘並無是日何甫上山而遽遇此光景也懷溪自成皆蘇人向余曰真與山靈有緣安得攜善畫師描寫一幅昕夕臥遊余曰境大矣丹青曷易貌之是夜月色雲光交注射目星斗歷歷偏人寒如氷天不能久立下臺宿于臥雲菴次日再觀亦復如是而雲色少變矣金殿僧索書余扁曰勝峯銀界曰願海妙光聯曰光燦碧天七九雲鋪銀海三千書竟命輿走白龍潭泓然一泉世所傳龍長三寸許黑身白點有四爪如蜴蜥狀能致風雨夫水性從下此山去地不知幾千萬丈水胡爲來哉龍靈依止何疑隨搜訪諸靜室皆箭筈分途莎羅交逕樹皮爲屋一室只一人而淨土菴較大普賢作出山老比丘像鬚髮古碩象王石行僧數椽綴孤石僅容三四人破衲百結火種幾斷贈之以截句斗米盤桓無幾再走鳳林菴與孤樹譚法華從地涌出品知事理雙顯亦占一絕贈之聯曰平翻素浪瞻心海剪盡繁枝見樹王孤樹首肯小食畢草菴教宗相邀甫見曰王法見乎佛法見乎余曰豈有名山可以世法拘者

一揖而坐譚之移時多醒發處以菴奉勅建有通天和尚肉身書皇家佛地四大字付之兩僧皆解山之龍象也從者皆倦又恐雨復回宿巷中且辭菩薩下山返至太子坪僧邀之菴素饌潔精飽食訖離言出單傍因書山遊鐵饅頭得以諷之而下月之十有一日也險倍于上烟湖釣客曰嗟乎茲山固震旦之仙都佛區也一曰大光明山一曰熾然天一曰凌靈太妙之天一曰勝峯山周遭二千餘里錄趾至頂高一百餘里有七十二洞乃軒皇與七十二君論道桑真之處在四大中獨擅其大山有六異日白雲鋪世曰佛光攝身曰明少陰霧多若上下共陰晴月不二三日故士大夫遊者或望雨而却或中途而止至頂者蓋亦寡矣余不佞足跡幾半天下所遊岱華嵩衡雞足武當廬阜洛少室三茆九蓮鐵壁銀山紅螺巉峯無並其高等其奇者適有天緣得三天色雨睹光意匪山之生客乎燈必晦朔始見雪必春冬始奇未之逮也然遊僅五六日目擊之外如洪春坪之僧海黑水寺之虎渡二嵎峯之仙蹟九老洞之幽奥淙漏者尚多曷問其小者姑俟之異日

凡遊記寫幽細之景易寫濶大之景難寫玄聖燈夜朝日貅吼陀佛曰烏報佛現曰雪景玉樹同一之景担夷之景難今聚洲先生此記讀王有解脫法有自在法是無滓禪中之力開廣大法門者

有悔山不斷

往余在蜀眉放光臺上見東南一派氣鬱勃而起問之有海上僧應曰此南海水色星河澄霽故其氣上蒸於天耳余此心飄飄又在普陀之洋矣明日下山繇嘉定放舟穿三峽下荊楚秋半始抵金焦聞丙寅正月杪王西湖于時相約浮海者不乏余歌招招舟子人涉卯否以見志四月初郭少伯副使攜滇僧九峯道人還陽玉奏余曰此卯須友也少伯郡鄂人致官長齋多年余欲藉其力以冒險遂定盟買舟後先渡錢塘於西興驛晤焉爰走山陰道山鏡水屏以囁嚅爲應對十八日至定

海有艤舟相待儲偫麤具者索值不多于是五六人同舟探韻設蓆唯不置葷酒惟其舟底作魚脊形絕不類泛江湖者問之便于破浪也發舟後雖不苦石尤然亦不能順風張帆側處舟因以側時或以舷爲底而凡案局皆傾倒不常余有怖色一不知名僧曰海上風如此方可行等之無風然闖之差解嚴十四日薄暮達岸肩輿岡行三四里松竹夾道波紋盪空松針篩月神骨森爽真非塵世行也蓮漏未沈昏鐘報罷遂宿于普陀方丈質明詣大士作禮曰於惟觀世音尊多劫已證明法如來退位權居普薩闡教猶聲隨類伏願加被指歸

覺路坐斷凡情視舉灶香三爇五投出寺門周觀普陀形勝見氣聚風藏山環海抱真釋王之奧都人天之福地不知何至有唐梵僧始闢其靈元龜茲盛熙明乃品其盛也而滇海寺則大智僧所建大智具手眼人縻金錢巨萬乃成此剎規模壯麗次于普陀不二十載付于蓼伎雖興滅其常而以形家準之沙水飛竄今其徒尚數百人揭厝爲殿余讀其殘碑戒詞厲嚴繼之以咒詛凜不可犯益見此老之實載不浮普陀亦以丙戌災大士香像三軀端坐烈焰中無恙此豈思議所及乎去寺三里度旃檀巖潮音洞石甚巉巖四顧無涯沙皆金

色上有穴如天牕瞰下尋丈而深窅不可測波面一礁石宛作善財童子參禮狀水名菩薩泉可療眼疾此洞菩薩示現之所靈迹甚著而凡以虔誠至者或見瓔珞端相或見白鸚鵡或見燈光上下不一而足余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不見之爲真見也西折而上竹烟紛藹中爲梅福菴即其煉丹處丹井尚存水味清洌意子真攻苓一擊不中故變爲吳市刁以棲迹海嶠而終英雄氣節自是神仙家風想大士千二百眷屬中又添一直諒之高足矣其上爲盤陀石石圓廣可容百人上大本小不着地拳石承之作小級升之似有浮動意前

何等眼界何等氣次處處起伏不盡

後數十石如禽龜環拱傳云大士跌蹤說法處僧云鶴欲號時燭龍初駕見扶桑一派金紫萬狀坐此觀之俯山祝融日觀不足奇者沿磴北麓就石三休登茶山巔蓋普陀絕頂也振衣四望皆石山盤踞海中周迴百里百千靜室如蜂房甌脫互相隱見遠近諸峯大者如拳小者如菽三韓日本甌閩溫台浩淼依希幾點射目而安期村蓬萊鄉直欲褰裳赴之奇觀哉天向暮尋千步沙怒浪轟雷不敢迫視復緣振海寺而下過勝國所見太子塔蓋以太湖石觚鑿而成三百餘年石不剝落像皆生動信非今手所能縱步再詣潮音所見如前上有

菴傾圮已久一石柱臥洞中作溝斷問之故有石橋橫亘以便往來者十八日復向大士作禮辭行并偪白華菴下菴係昱光僧別業余以委蛇竹木爲勝茶罷繼其雅緻不忍捨去昱光時有訟事寓甯郡不及面留一詩以別末云上人無個事也自滯王城諷之也舟師敦迫上船是晚猶回至定海於是乎登招寶山謁曹娥廟拜禹王陵望蘭亭勝蹟及問曹江船可貫天台石梁復與少伯約卒不果行今爲欠事廿三日旋湖上因酌一卮與少伯從容曰昔唐王子安泛海省親竟溺不起而所製洛伽觀音讚至今傳誦僧俗則身與文俱不朽蘇子瞻一代文豪絕無海上之迹以此吾輩寶不可渡子瞻一代文豪絕無海上之迹以此吾輩寶不二十餘日安然往還其處子愚與不愚之間乎

文亦神骨森爽

遊充州城南桃花園記　晉衛　黃麟趾飛月

飄然而來乘陣緬而南眺蒼然爾擷菁華於平楚則水木烏有或其妙轉在迷離惝恍間應是遊仙夢境曰漆園不足千古耶蝶仙邈矣何處訪消遥陳迹園有桃在洵之濱疑是赤城標可涉也予囅然曰異哉誰昔夢武陵源黃道真匪劉郎後身那得暗水流花岩乎踔蠟屐從事而升菴拉顯吾寔黎先發三人步南郭門出時清明後一日融意既暄風光轉蕙行里許皆平沙夾道黃柳綠烟中色色可人但鳥歌猶澀耳折而東委蛇仄徑數從桃柳隙中度草色嵐光悠然野趣行沙障而南凹折更里許始郎園地面面皆天桃土人云憶成蹊

寫桃花亦極生動

達觀中却有道氣

巍六七年餘適樽罍遲花開而飲興姑不及乃遂沿流欣賞大約步計之可十畝花爛漫遲千樹花蔭間疎間密半含半開者類櫻唇一點嫣然欲破又若閨秀見人羞澁却步玉肌生潮開者若朝雲一片蠶起海東將欲變霞之狀其淡泊故不減貌姑仙人而滲紅浮豔又若靚妝素膚輕緋一帔宛送酒納衣歌淡染胭脂時也夫境惟偶最適有意邀芳風雨或從而妬之造化惜清福非其人不屑享壽今夕何夕安可負此花下一壺因解衣斫幘步茵莎行高陽酒徒觴政以指屈信射覆不勝者飲時顯吾屢勝升菴半之予多負笑謂花神欲酬

聞耳所聞如是

醉眼所見如是

頽已巳三月十四日也

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文境彷彿似之

通首都無凡艷時粧另是六朝衣裙　簡　唐汪庚識

國朝　保山徐崇岳石公

遊九氣臺茈碧湖記

老氣無敵

人曰浪穹九氣臺爲小西湖丙寅秋過浪穹始覽其勝臺在城東里許出東門卽草湖湖心一綫堤沿以古柳映水同碧跨石梁四風致雖小不減六橋湖中有地可半頃人匝居之復有怪石如龜蛇狀高丈餘相傳與水相上下亦鎭石也搆眞武閣鎭焉石竇中溫泉有九瀫瀫湧出如濕沸不可試以指朝望氣蒸然分九道故名九瀫汲泉入茗卽可飲僧人點以椒鹽少許謂能寬胸胃沽酒置漫中鞠熱坐石上飲煖如重裀土人引湯爲浴池

寫溫泉得未曾有

溫熱隨其高下以議論作文之法也諸洩沿罷登閣覽平湖中十樹一村五樹一塢水面人家以蒲柳疎密爲隱現時見小舟人影縹碧而葦藻荇頻閒鷗鷺出沒久之鼓棹尋諸水村大約烟從樹出水與增平可濯足床下可垂鈎枕上殘荷數十頗淡而艷至海口澄然一碧如綠玉無復湖中荇藻惟此碧花生寫花清香如錦蓮而小葉覩初生荷錢其蒂長可數丈湖之得名以此山海經謂龍谷之山洱水出焉昔人以爲卽其地也谷源在望擬尋躍珠處以日夕風濤不果然亦觀止矣遂同舟因西顧標山之林麓東仰赤壁之巉巖如迎如送而九氣臺忽亦入望氣縷縷

閣成小園點不得壇美

考據

回顧

如青烟柳堤盡處樹拖山城西峯寺觀倒影湖中溯碧山紅組織如畫人知浪穹之勝在九氣臺而不知其勝尤在茈碧湖楊用修謂新蒲細柳似江南信然惜未經點染故茈碧湖之名未振人之抱奇負異名湮沒而不彰何以異此然苟以青泉白石化爲粉地糟邱則失真面目矣湖名未振而得全是又不可不爲茈碧湖幸也

七月旣望因記所遊於李象岳之止舫

如畫而纔纔雲烟亦從腕下出也

直起自老

開處著筆似新修滕王閣記蹊徑

收次詳贍而無堆垛之迹

相傳蜀中山水多奇觀。而火井爲最。博物志載臨邛有火井。以筒盛火。竹木投之輒然。桓靈時漸微。孔明窺而復盛。至景曜間。有以家火投之者。遂滅而不復起。每奇其事而竊竊焉疑之。丙辰秋。余令釜水。始知井去城僅百里許。詢之父老。與紀載畧同。疑少釋。然爲吏事所羈。不得一至新羅之僊。丁巳冬。奉上檄有自流之役。問之土人。云火井有五。曰新羅。曰鷄公。曰桐梓坳。曰牛心灘。其二全火。其三半火。而新羅爲最。諸井皆距自流不遠。適萬子襄文、折柬相招。取道新羅作歸路。因得觀所謂火井者。取火于井。以之煎鹽。井之深不可以丈計。近鹽竈四五尺。以拱圍竹筒斜伏地中。引火入竈。筒去竈五寸許。以土爲竅。接之傍。復中立一竹筒。爲起滅關鍵。其火在筒。以手捫之不炙手。及其出也。如擔薪之焰。勃發猛烈。與家火無異。特其光稍綠。土人備陳起滅狀。謂鹽成時宜停火。則以泥水撲置洞口。卽止。其聲入地。如雷鳴然。及取鹽水貯釜內。去其所蓋泥。以紙然火。向筒口。卽勃發。當其甫然時。須數人以大木極力按釜。否則火勢衝釜起。屋且焚。其焰之烈如此。入夜不須燈燭。但取竹竿通其節。捕而引之。火且上騰。一室朗然。不息。竹亦不燬。此自然之火。不假寸薪。所謂全火也。若鷄公桐梓坳牛心灘諸井。須薪少許佐之。而焰乃盛。此新羅之所以爲最也。余飽目移時。且聆其所以起滅之說。始信紀載與人傳不謬。而反惜當日博物志之所載未詳。甚哉聞之不及見也。如此夫。去井不十五里。抵萬子居。因述火井之奇。萬子謂余曰。流濕就燥。炎上就下。勢殊也。今井中出火而燥濕之位易。火不然。木而生尅之理乖。此得毋爲燧人氏之所不及察。與司爟氏之所不能辨乎。余曰。子奚此之疑。天地之大。一氣翕之。水之與火。陰陽餘氣。獨不見夫南荒之中有火山。南海之中有火穴。其地產木。燒之不損。有火浣布。然之不傷。淮南子謂飯得火而浮。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彼火之不焚。乎筒。其始出乎地。蓋氣耳。見風斯火。於以見五行之互用。而二氣之不相離也。明矣。故值時之陽。則孔明窺而盛。值時之陰。則王桓靈而微。景曜而墮。夫亦山川之氣與時而移耳。子奚此之疑。萬子聞而笑曰。審若是。子於陰陽消長之故。瞭若觀火矣。因筆所見而爲之記。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觀此知東方朔所記郭景純所注未盡誣也

議論挺爲正大

收束緊密

丙戌春三月州刺史劉公挈予往祀龍祠五里至萊玉山麓有淵潭淨影迴波遠混天碧下注於田溉千畝禾民利賴焉故祠之旁左爲龍泉書院僅廢墟相傳州人士讀書其間兆飛騰者甚夥龍之爲靈昭昭也刺史歸予小憩龍樹下盼乾陽洞未遠遂勃然動遊興命從者辦濟勝具邀孫子儀籍咸輩童冠與俱旣行且止至三天門怪石林立馬不能進裹札而陟二里至梅棚亭亭肖眞武入山像奉之亭右僧舍爲滇兔所擊僧不堪畏而遁入山益深廓然而敞老樹屈鐵蒼藤舞蛟細草蒙茸幽花嫵媚洞奇觀也中奉大士係石窟間錯置羅漢亦雅洞之右鑿石磴數十丈爲靈官殿殿左突垂崖壁捫壁而過則老君閣也地僅十笏架屋於空直等危巢矣聖像冶金爲之數十人難舉傳有樵者負而置之龕中稍側更不能移真神異哉階下鑱石作七星導泉環流暗洩於太極池由池而洩於洞口泠泠碎玉戛擊有聲其高絕險絕如此余心怦股慄不克久持復止於洞與諸子酌甚歡無何夕陽在山促我歸步過磨砧亭仰視石刻已模糊難辨徐至山

里許始到飛甍畫棟曲隄迴廊皆在藤蘿之上下視城郭東帶異湖特蜉蝣一邱耳主者進杯茗澆余快甚良久孫子謂予曰茲山拘折險阻未易窮盡易努力焉折而東爲雷神殿踞大石四虛無倚俯臨巨壑天風所激隱隱動霹靂聲靡直心者同居不可又折而上爲三元宮宮後爲淩霄殿昔燬於野燒今易土木嵌磚石規制堅偉嵩山之石室也至此更無上矣取路而下益陡削逼仄夾道之石若獅怒猿蹲虎鬬厥狀不一有片石印仙人履迹長尺深寸左趾宛然僞爲者配以右殊不類轉至佑聖宮風急加矣惟闔戶默坐而已越百餘步始至乾陽洞儼萊玉山膂也窅然而深廓然而敞老樹屈鐵蒼藤舞蛟細草蒙茸幽花嫵媚洞奇觀也中奉大士係石窟間錯置羅漢亦雅洞之右鑿石磴數十丈爲靈官殿殿左突垂崖壁捫壁而過則老君閣也地僅十笏架屋於空直等危巢矣聖像冶金爲之數十人難舉傳有樵者負而置之龕中稍側更不能移真神異哉階下鑱石作七星導泉環流暗洩於太極池由池而洩於洞口泠泠碎玉戛擊有聲其高絕險絕如此余心怦股慄不克久持復止於洞與諸子酌甚歡無何夕陽在山促我歸步過磨砧亭仰視石刻已模糊難辨徐至山麓僕夫整鞍候矣抵署而心之沖沖殷之慄慄未已客有問之者曰乾陽之遊樂乎答曰樂則樂矣若茲遊也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以雄健之筆寫奇險之境

一路筆致以簡峭勝

跌宕

一路頓挫入妙

前路蜿蜒至此

句奇警

我山記

趙元祚

此我山之字滙括全篇何等識力

我山僅寸勢分兩界變態非一側看成四峰兩峰左前參差互出中一澗直瀉雙峰下兩峰右退一則高聳峰頂峻峭瀑布從天而落懸流萬丈一則旁出銳而小僅當高峰之半另開瀑口噴而怒放橫看爲巖爲壁巖綳亘於前右昂二峰斜拖山脚於左谷口出焉由谷循山徑而右得石室居中上有少室望之若規無路可至過峰下一月窟通峰之陰橫上石室則安樂二窩矣直抵峰後稍左斷而復起與前二峰天池深不可測壁端立巖後踏峙一橫一豎竝氣象萬千更轉而看之兩山劃然迤邐屈平卜居無此奔放

運用值看橫看轉看愈轉看眉扮折世間果有洞天福地亦不過如此

姿態橫生波瀾疊起轉恐五岳四瀆未必有此奇觀

之築巖夷齊之薇山周尙父嚴子陵釣魚之梁甯戚百里奚牧牛之地巢父許由沮溺丈人輩飲水洗耳養高藏拙之區安期羨門王子喬諸仙人採藥煉丹長生久視之窟與吟風弄月之所嘯歌憂讒畏譏之所寄託蔬食飲水簞瓢陋巷之所浮雲柰何子獨私之吾畫不能移夜半且負之去我軒子曰公果愚移山就公不若移公就山愚公恍然大悟躍然下巖尋之不知其處徬徨四顧爲之歌曰我有山兮不知隱愚公逃入心安穩出來出來平半分與子同心結芳隣

水經註耶柳州記耶極巉削極離迷水淨沙明變態非一讀竟亦不知身在何處大奇大奇此我軒集中第一絕作

坐氷車小記

趙元祚

氷車長不過五尺。濶三尺許。二木板爲邊。中橫三橛。邊底包二鐵條。其形似床。俗曰氷床。北地氷堅。日載人物往來。余向於長安道傍見而笑之。甲寅臘月奉委查看水淀。爭地輿馬俱不能至。自邑抵劉家莊。覓氷床坐而行。行不數武。見婦孺踏氷面走。夷猶自若。爲之危而不知余亦在氷上矣。拽如牽車撐如刺船。其行甚疾。有聲轔轔鏗鏗錚錚。如鐵騎之馳驅。閒有氷花橫梗。如銅墻鐵壁。鑿而後過之。已而走大淀中。似到水晶宮一片光明。全無障碍。憶昔之月波風濤景界。全非顧而樂之。縣幅不過數武。華意趣工于敘述。至此乃見。擊舌之利戒心爲之記。

有理趣論奇而峭看似天外飛來却只眼前拾得

叢山石泉記

劉慶李倬雲

山之盛得水而益奇。或峭壁千尋。根插水底。噌吰鐘磬。浸薄春撞。或垂紳飛瀑。下注懸巖。又如幽澗清泉。涓涓細流。漸瀝林谷之間。雖未極耳目之觀。亦殊增遊眺之興也。叢山爲雲龍形勝第一。而水絕少。惟山麓有泉。止而不流。騷人墨客。每以是爲恨。壬申秋。余偕學人段嵩如。飲於叢山絕頂。箕踞古栢下。睇覽既久。以酣欲歸。忽聞水聲淙淙。出林樹間。因步尋之。東南數十武。果得泉焉。其源在亂石中。下流倏伏倏現。從巖上跌入谷中。勢急而咽。沸而爲沫。激而有聲。有巨石橫其衝。分爲二道。至谷口仍滙爲一渠。旁多栒杞冬青之屬。側垂曲映。實纍纍赤黑異質。錯落披拂。中爲小邱。可容三五人。與段子左顧右盼。欣然忘返。不覺酒力忽解也。遂移具重酌。且謂段子曰。水動似智。而靜似仁。玉其質。而堅似義。流衝激不爲巖石之所撓。則勇。甚泉之德。殆不可及也。惜也僻處山陬。而餘波之潤未廣。世莫有知之者。

幽僻錯落處真不減柳州繪影繪聲之筆也

巖洞記

巖洞在臨安郡東二千里。余未嘗得至。讀明督學楊師孔記。益貪之。惜伊記不潔而且陋。余撫拾大畧代記之。亦余之臥遊也。聞洞爲瀘江塌沖象沖歸墟之地。境特靈奇。遊人至山椒石壁中得一門。當門一巨石如幛。水至此分流。若龍門之積石然。巖上垂古籐一本。紛如羽蓋。影搖搖浪花之上。顏曰雲門。蓋洞口雲浪屢見屢伏。俱於此乎問津也。折而左。一磴曲盤。陟小嶺三里許。如入桃花源。邱壑宛在。又里許。折而左。望石壁在亂雲間。小有綿楔。嵌石隙中。則達洞之門戶也。左盤而下。凡千磴。石華潭影。與天光相盪。眩人心目。僚屬從者將千人。語笑沸騰。競入洞。隔水忽礮發。聲如霹靂。入地殷殷。食頃不絕。瀉潭而走。岸突出層臺。上綴綵爲樓。有赤城霞起之狀。乃易野服就几。席酒數行。午飯具。厨傳音樂。各據數石隙中。望雲壑如室。如廡如門。如戶。各張燈及松火。熒熒如星。遊者意觀且止。僚屬笑應曰。此特入洞第一門戶也。仰觀巖垂如怒雲。中橫石壁百尺餘。如榜懸天半。題曰雲藏七十二天。自晒遊行至此。猶門以外人也。問雲門所歸之水。至此初見。左旋而入千玉柱撝水。聞水亦黎洞平沙。無奔濤駭浪之勢。臺下有百尺橋。對

高深廣遠。目窮於火。火窮於象。惟撫掌叫絕爾。中一峰突起。萬朶青蓮。橫簇而上。舉火高視之。不窮於頂。以花火自峰頭噴下。如萬斛明珠出巉巖奧竅中。俱成天花倒下。火樹之觀。無奇於此。題曰象森天。對岸即補陀巖。下流小爲深廣。僚屬謂成橋之難。鼓督學遊。必竟督學乃上肩輿。前進到岸。則蘿選石。見盤石如蓋。清流繞膝。客不覺有釣意。以無影釣。題其石。於是拂衣前進。平沙數畝。火光盡處。俱無邊際。至此益覺輿甚百步外。偶語俱聞。微笑成晌。沙邊有物。雌雄相偶。纍纍而下。首足蠕動。濕如濡。以爲生龜叩之。則鏗然石也。雲津至此凡三

見成橋莫難想飛仙或可渡以弱流題其石叱火導行兩岸峭拔少費登陟中湧一島高丈餘大士與文殊普賢位置天然相向鏤塑不能及再陟高敞又一洞天較象森稍闊峭峻過之仰視垂石如亂雲不能悉狀遄日鬱林天少下當門一柱大可十圍上楮洞天行人左避題曰擎天再進有一仙人足垂空中膝與雲齊稍上石田橫縱如畝感田而上壁間忽開數小龕方平如榻榻可支許各爲一門中亦貫串如洞房各張一燈遊人各據一榻坐酒數行不能醉題曰無夢榻榻左進數十武有柱輪囷大十數圍上下生成齒齒印合中復空寸許

隔火相向四面瑩徹不圖天工乃至斯極也因題石曰乾坤蟻磨左旋行怪石砢砑中步步躡雲而上更開洞天四壁峭起圓蓋高懸幢幡華纓垂壁上萬縷千絲灑灑欲滴題曰雨花天至此逶迤無窮左爲峭壁穹窿上覆左右路少平岸脊稍展宛然函蓋之狀虛無俱莫可窮人氣火光結成虛白一片如天將曙以複雲廡名之路長里許谷就肩輿石盡有沙堤一帶粲如新築下輿且酌且行以恒沙名其隄遊尚有餘勇輿夫告曰水深莫測從來遊人未嘗至是此夫尚有水七渡末漸通明亦未經行意揣如是自郡城至此洞凡有三一南明二

萬象此爲攝洞奇甲二洞餘不足觀矣乃各肩輿歸出洞月已過午影在松林間入署就睡夢猶繞雲壑中而東方白矣督學所記大畧如是予因記而存之俟他日按記而遊一一歷覽名勝不使山靈笑爲逋客也

直敘洞中之景不著一閒字極峭潔復極分明記體之最高者　年弟萬承蒼讀

滉瀁鎪奇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幽崖奧區非此妙筆不傳也其結體峭勁極似柳河東　年晚夏之蓉讀

窈而深廓其有容綠而曲如往而復似此文境何止十日臥遊石先機讀

以繚曲之思寫幽邃之景爺形盡象筆力直可通神

朗口便奇

水甯盧氏之麥山聚族而處罕有平地官斯土者惴焉險故中無郡守車轍馬跡尋幽探勝之士其地萬山皆雪忘其寒今夏五歲冬杪以公事行縣至其暑也寒暑之又炎風烈日在茂林修竹中快然不知其暑也寒暑無所避又兼以不問而況險乎予於是自謂予有濟勝情得托公事以行殊快人意計從來之守此郡者當爲予讓其勇也考郡志軒轅取竹吹律洎倉史造字臺在是洛出神龜禹演爲九疇亦在此予遊歷其地涉然深思謂太古獸跡鳥跡交徧之世路尚無識而軒轅倉史即遊歷於是有不爲也夫滇黔閩粵之人生而覓山而生而惴山者又豈尠耶

奇峭廉悍有一往莫遏之勢迥出尋常遊覽筆墨蹊徑之外登之集亦以賀盧氏之遺也

朗口便奇　峭折　老氣橫秋　敘來歷極古極大　原評健句　心花怒發　姿態橫生　直奇子厚之席　原評一轉更矯健　生出餘波作收層層

是予則又以爲非也夫吾於公事寒暑無所避又兼以濟勝之情驅我而前是以貪人之所惴而辭險而服易有不爲也夫滇黔閩粵之人生而覓山而生而惴山者又豈尠耶

奇峭廉悍有一往莫遏之勢迥出尋常遊覽筆墨蹊徑之外登之集亦以賀盧氏之遺也

是月十四日歸自鳴皐又奉檄行西五縣按視倉儲驛傳
哉生魄車騎復西出是日次新安宿銕門又次日次澠
池宿土壕鎮土壕郤杜甫所咏石壕吏地又次日次硤
石驛宿磁鍾暗函之間吾舊游不復記且累日大風作
塞雌兀坐閒與夫謂車馬皆退行僅所謂六鷁退飛此
可信也午餉次陝州風少定時靈寶多令署陝事寶儀
有禮又風日晴好館署軒豁且得賢主人陝州之役曩
凡四至俱與州牧忤以故不懌此行差快人意耳午後
過曲沃宿靈寶風日亦
平書靈閿兩郡予下車來未至

其境今日之遊得未曾有朝晨出郭三里過弘農澗入
函谷關關中數里有夏首臣關龍逢墓石午後次稠桑
宿閿鄉明日廿一遵例於閿館鍊家曉發次舊閿鄉縣
直抵潼關接壤西望關城在高岡蹕然雄鎮北俯黃河
平流如掌自關回後宿
舊閿鄉予歷潼關至閿鄉諸山
皆土阜壁立中劃一徑人如行委巷中往來兩車闢無
讓所時南統閒道行地
平行西南望泰山靈秀有佳色
與人曰此山石也太華與此山連有奏頭虢尾之諺放
韓昌黎詩雲橫秦嶺家何在即此是日過盤豆鎮達紫
荊桐桑請池宿靈寶時將至稠桑日盡暝火行三十里

原詩序中忽注此一段亦關平政之端何得目過

至函谷澗已二刻子有詩曰不是關門無戍守此行那
會學鳴雞蓋自嘲也遂渡弘農澗達靈寶宿焉記予睡
自靈寶西往時渡此澗澗可
袖記
涉今水里許水石淙錯雖冬澗
中有長流奔湍急瀨馬不善行行人濡足凍流中甚苦
兩人掖於馬危坐而渡乃達岸因念守土之官失覩塗
之義子一人不足慮往來者如織如蝟如病涉何多令因予
危渡故歸而梁成明日復次陝州宿磁鍾自潼關至此
郡志所載女媧陵黃帝鑄鼎
古柄楊伯起棱原漢高帝
書堂鸛衙三鱓處及漢孝文帝枉駕訪河上公雞足山
皆近驛道未暇遊是夕屬令命人走二百里迎予有歲

石爲地頗僻且僻計陝州至澠池百四十餘里昔於此
設縣久廢計此地縣當復置是日山行路崎嶇歷落又
平濶石夾道如迎逕回顧
原詩注有脫字
回谷以西有麓無秀此爲佳
絕獨惜午後風作微霰霏霏迎人因謂從者去風自西
來風自東不便行人不知風伯何心不似朝南暮北之
隨人意也頃雪霽日未晡宿土壕次澠池宿鍊門曉發
鍊門雪霽霏順西風東下予詩有不盡雲中回首望鍊
門關是玉門關之句宛然圖畫朗如玉山上行少頃

雪霽日出至新安還洛陽暑歷三日歲除
洋洋灑灑中頗有筋節不徒爲記遊覽也

藝圃記

陳綸

予客濱西南千里。宜若風景物色。與中土殊。余昔覽遍
嶔稱其人有江左風。喜遊玩奥區勝地。挈榼攜壺。佳時
僊徃觀焉。心嘗誠之。舊有荷花池。在城東隅。爲前都督
偏公所建。闢而廓之。者榆楊段公中饒花木亭臺四時
掩映。濱水濱池。紅藻秀吐。斯園以此得名。嗣余庚申歲
承乏是邦。重爲葺治。地歲加補葺。復於西偏卑濕處再
浚小池。履是圃也。楊柳依依。棠梨映也。鳥鳴嚶嚶。蓮香遠也。霏露濃濃。蘭桂芳也。甫雪霏霏。松竹韻也。登高東望。則羣山峻嶺。一掌平舒。漁浦烟村。農桑遍野。回眸西

眺則寶峰聳秀。遠嶂飛青。鱗次樓臺。萬家烟火。四圍不
隔。盡在目前。求之城市中之山林。在所未有。予猶惜斯
地之僅以荷著也。因顏曰藝圃。觀德之餘。偕賓休憩。風
來月到。魚躍鳶飛。會心不遠。藝也。不更進於道乎。夫幽
深靜遠。勝地不必在山林也。從來艷稱者。金谷習池當
日才人學士。往往見之篇章。曾幾何時。而雲散風流。徒
以供後人之欷歔憑弔而已。斯圃孤懸天末。興廢而
興。今且駸駸乎大觀焉。客是邦者。詩歌嘯咏。郡之人士。
絡繹恬遊。相爲輝映。共會心於觀德與道之中。可不幸
哉。語曰。地以人傳。余固不能重是圃也。而能無望於後

之者是爲記
今圃池又均廢矣存此文以誌勝槩

借蔭軒記

蔭者何。槐也。曷爲乎借之。借槐之蔭也。何借乎槐之蔭。槐東鄰之槐也。東鄰之槐何爲借之。槐生於東而蔭及於西。西有軒焉。嚴溪子旅京之寓也。槐非己有而蔭爲己有。未嘗假之而若假之。故曰借也。每歲夏秋。綠陰貼庭。黃雪飛香。逍遥乎寢處其下。幾忘日之暑矣。興至取琴鼓之。或倚楹而咏。或圍棋。或啜茗。時有微風弄影。禽鳥上下。與吟聲相答。月從東來。碎水滿身。荇藻橫錯。情景逸趣。無不借而得之。適人之適。因以自適。其適焉。或曰天地逆旅也。形骸塵垢也。無之而非借也。奚獨蔭哉。

嚴溪子曰。有是夫。子之言也。彼得失榮辱。與一切是非毀譽。蓋可知矣。是不可以不記。時乾隆丁卯秋七月二十有六日也。

傳爲記

情真景真。興趣真。則信筆抒寫。自成佳文。不從在公穀檀莊間也。趙亘與先生

其味儁永。其態幽逸。古人小品中極有意致文字。胡稚威

落落大意。與會自達。雷翠庭

瀟洒出塵。玩之外。張健夫

註題妙義。獨手紛披。自我抒軸。非貌爲公穀殆與之俱化耶。李鶴峯

秋山平遠。別有會心。吳香亭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境似之

文境得此不平

乾隆癸亥春舟抵彭澤風日恬和波淨如鏡浩淼中一峰亭亭聳石骨予曰山之奇特至此乎舟子曰小孤山也欲以舟就之舟子曰水急石磯廉利易小舟共可徘徊久之適僧自山溢小舟來予曰天假之緣也遂附舟抵山麓危磴百餘級扳鐵鎖而上焉稍憩入石門足隨路轉殿閣在望有僧揖予而進散步縱遊右眄宿松左顧馬當遥聞吳楚山川如錯繡因憶小孤特奇麗丹翠凌雲起非放翁詩乎吟咏流連不覺心目豁天半旁有樓飛臨無地雲窓四闢僧曰此中碑記乃彭澤令滇人

任公士茂撰也閱之頗與景神仰觀峰頂有亭翼然予欲扳僧同登而石磴陡起足不任心目眩眩然耳颯颯然凜乎不可以上也時日已下春尋故道入舟迴望峰頂不能至而心輒悠然與之俱遠

清迴縈紆　劉蘭谷

序次簡潔末幅變幻不測正以不得登形容出山之峻削　雷翠庭

脫胎赤壁而疎宕過之江上數峰青於結尾一處彷彿可見　吳香亭

諸評足盡此文之妙予謂中引放翁詩二句更妙

黃河停曲九折取勝

宇謨字嘉言霑益人璨孫育仁子乾隆壬申舉人官江西宜春縣知縣

州舊有仙人洞在天生壩上覆瀑泉下臨綠陰塘中一蓬崖約寬三丈有石床石棹石墩等物好奇者架空過之取瀑布作珠簾坐其中水聲潺湲盈耳若置身蓬島間乾隆六年刺史高公伯兄弢與學博李松巖師訪於土人又得上村左之仙人洞洞高峻如門宇東北向烈炬久之約半里有天牖焉日光透石似東方欲曙石床茶灶器具二公飲酒賦詩其下自以爲仙境然亦至是

止耳未嘗深入閱三日陳生國政楊生先發邀予往自天牖入洞門低小曲折僅容一身洞左路尺許下臨大淵深不可測側身傍崖駭然者久之由是登石樓行閣道見有巍然如大雄寶殿者高七八丈寬十餘丈懸崖壁石俱成仙佛像水聲璁瑽作金石聲實乳流成石笋大若銅柱小若玉管析而視之中空外朗晶瑩可愛數前沙二堆以火照之作金銀色殿中獅象錯列無完整活潑如生鸞有取其象焉出者視之朱色白點宛然佛殿中物殿後有田三區旁立石象潛傳爲仙人耕處過數武復一洞門有小石牌牓門半閉其風若剡澄

火逢之即識遊人至此毛骨俱悚不可復入矣仙人不可得晤而於洞天福地已歷歷在人心目間二生告予遊覽處殿後當屬密石不未然言亦近似歸告二公二公欣然復往卒以曲徑偪仄至天牕而止因命即所見記之取以娛目適情且以待後之有事乎遊者

第一關蓬崖水簾已奇第二關天牕透日又奇由天牕入則花雨繽紛氣象萬千覩止矣奇極矣而殿後之田畝石象復奇石門半啟之小洞更奇前數境必以深入為奇至此洞更不入為奇

直起自老
見得到
有手撥開
前路處寫
出陽之勝
後面伏
案

只此已足
彼疑

寫山川之
勝如柳州
小記映前
自然

洵高人棲
隱句又伏
一筆

惜明藩瘞
壙句用開
筆若開次
尚深疹沂

襄陽隆中臥龍岡記

臥龍岡有二一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一在襄陽府城西二十餘里從來稱臥龍岡者但知南陽而不知襄陽此據武侯自言躬耕南陽之說耳論其碑題之多廟宇之輝煌南陽居勝至於山環水抱幽秀奇絕天然佳境則襄陽之隆中為最焉余於乾隆甲戌丁丑庚辰三過南陽登臥龍岡閱碑記見兩地之人有相爭辨者楚人曰在吾襄者是余遂以未獲登隆中臥龍岡為恨洎乙酉歲復過襄陽詢之都人士果然因思先主三至隆中

武侯有隆中之對司馬徽所居去隆中不遠徐庶薦先生云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隆中之名只在襄陽而不在南陽則臥龍岡在隆中即在襄陽矣丙戌仲夏余自都門歸仍經襄陽紆道訪隆中沿途樹林陰翳禾稼連雲溝塍繡錯寵重熏人跡罕至約行二十里許望之蔚然深秀有山隆焉中起意其必隆中也踰數武倏登岡阜山勢蜿蜒起伏窈然而深悠然而靜枕漢江凭溪水虬枝盤石白雲為籍洵高人棲隱處也進謁祠宇茅廬非舊故址猶存惜為明季藩王所奪而來塚於上焉然先生高風名蹟何容泯滅也祠前有抱膝行吟二圖碑云襄陽城西二十里有山隆然中起因

轉倍覺精神

名曰隆中。此諸葛先生隱居學道處也。凡此皆與三國志符合。又壁間有古詩云。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情境宛然。若南陽臥龍岡。乃在城西南七里許。一帶平岡。面環白水。未始非佳境。特與此詩所咏殊不類。且地屬來往通衢。當兵戈擾攘時。戰場逼近之區。亦非棲隱之所。則臥龍岡之稱。在南陽府也。但本出師表一言而云然耳。或曰。先生家居南陽。躬耕已久。後因四方兵起。難以安處。故移於襄陽隆中。以隱。是說也。余姑存之。天抵名山勝地。原爲高人所托跡。而地以人傳。人傑則後世之居其地者。皆欲爭而有之。比比皆是。況武侯名遍天壤。南陽與襄陽相距僅二百五十餘里。即以臥龍岡爲在南陽也。奚不可哉。故記之。

此論更醒文亦神完氣足照應

又岩開總收一段曲盡人情筆歌墨舞

伏筆

總挈老到

亦見緒論造詣

苦心已伏文字

彩虹山記

倪蛻

昆明之里二十六。高曉最大。高曉之鄉以百計。客郎爲大。客郎之村九。廟村又其大者。廟村在彩虹山下。山故無名。泉州周廣文續緒卜築時。適虹見。因以名之。自是開鴻濛。闢林莽。啟窈窕。立臺榭。洞壑泉流。靡不發露。經營五載。始成歲庚戌。余乃得登焉。自普坪走岡阪溪澗中。幾二十里。達廟村。山隱不見。從田塍溝水間穿棘數步。一折。村樹忽開。乃得尋麓而上。不百步。有亭翼然。名韻玉。表泉德以名之也。泉不一而於此滙爲池。號浣雲。登亭而望。烟村歷歷如畫。小折數步。爲虹山書屋。崇臺廣檻。所見諸山。若濤青海雲。氣成龍而村舂落落。僅聆微響於下方而已。時亭午日影乍移。彩虹忽見。客曰。此山靈示應。非偶然也。曲廊南繞。有樓五楹。顏曰山堂。清簟疎簾。可以坐隱。從傍軒出。拾級數盤。稍平。乃得月蟆巖。老蟾蜍拔磉礴衣。銜真珠雹。何年下天而隱於此。又稍北。有亭。署聽楸。靜對碁盤山。云是王質爛柯處也。由亭攝衣而上。南行夾路。皆波羅樹。世稱西域傳來之優曇花。即木本不材。山中爨下物也。歷石磴而下。有亭方。以長蒼然遠色。平瞰無際。余曰。亭可名爲蒼遠矣。扶杖取路。曲折下得一巖泉。流出焉。地與景俱幽清而以

山名亭名堂名藏名泉名坡閣名無語不妙

靈鷲有草蛇灰線馬跡蛛絲之妙

近庖厨不假濯治字以蒙泉亦山果行育德功在養正耳由山堂而北廣文於此築歸宅焉是山竟體陡峻築宅處始爲敦邱倚一峰形如魚立尖山在立魚之東閒其上多奇觀老不克登猶之弱海返風云還書屋望東南坡異之至其處環視益樂乃謂廣文曰此坡沉埋久矣然未始非幸而爲今日之徘徊宜於此結草閣綴以荔墻荆柵則遥望山堂雲巒隱見若蓬壺之在滄瀛而爲神仙羽客之所徘徊坡耶閣耶俱以徘徊名之可矣廣文曰然且求爲記以徵之故爲述其大畧如此廣文爲吾友能靜周翁之子也翁與余交二十餘年最契故

翁諸子皆以尊行見事余亦不之辭也方廣文治虹山時人或笑其糜遺資與土木此亦然矣但翁暮年志切居山每欲與予結隣築室當余買山時翁爲相基僕僕無虛日迫余基甫定而翁歿矣今廣文將拂影堂寓翁之貌而奉之是欲成翁之志於既化之後者也人亦毋徒以土木之侈而訾之哉

通體神似柳州小品而斂透過之　錢塘汪庚識

亦飄颻欲仙迴映翠濤青海一段倍有情致

得此乃不徒侈遊息周翁亦藉以不朽

滇南文畧卷三十二終

傳
明
顯貞傳　張　含
存誠道人楊翀傳　李元陽
陶公別駕傳　唐堯官
石淙楊文襄公傳　雷躍龍
劉太僕傳　傅宗龍
明方伯朱家民傳畧　失名
國朝
周烈婦傳　趙士麟
瞿唐來矣鮮先生本傳　高奣映
楊玕雲先生傳　閻禎兆
啞兒傳　趙璧炤

萊陽初頤園　山陰李宏信柯溪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臨桂許　霖濟堂評閱
保山袁文揆時亮　蒙化張登瀛翹階仝纂

明

傳

顯貞傳

盧陵彭貞毋者、處士公之配。封御史公之母。新塘侍御公之大母也。父曰敬庵王先生。嘗仕爲訓導。與彭同邑。故貞毋踹處士公貞毋温靜勤恪。至性夙成。爲女克處。爲婦克嬪。粹如也。年甫二十四。而處士公卒。遺腹七月。乃生男子。是爲封御史公。時奪逝章。終家無先後所與。偕者惟庶姑雒而已。豪族有利其產者。將謀不利於孤。貞毋泣語雒曰。兒之存亡。彭之存亡也。視吾與若力不能固其存。宅脩王君疆執有力。可託六尺者。於是託封御史公于其家。貞毋屬嫗節守。後撫臣細弗荷。羅亦同心。貞毋共節協操。及封御史公壯。可有室。爲受室於王君之弟。是爲王孺人。新塘侍御公之母也。始封御史公之既婚也。豪族謀猶未已。復欲侵其世業之田。貞毋謂

石屏周順年兆祥　任慶芝庚園同校

羅曰肇謀可忍孰不可忍其訟之乎羅曰諺謂訟事無天曷終忍焉貞母曰福莫美於中穆禍莫重於內搆古之訓也訟無天矣利見大人豈無天乎及訟逾七禩而莫之能決時新塘公亦漸長矣嶄然見頭角衆謂彭氏有令子矣豪族始寤其謀而訟由是底貞母乃恆語封御史公曰往吾之生若也離家多難若今有子矣其勿忘於茲艱乎又恆語新塘侍御公曰往吾之生若艾也離家多難今若艾又生若矣其勿忘於茲艱乎抑若艾其子子已乎若母其婦婦已乎若其懋於孫孫已乎用是封御史及新塘侍御公奉貞母之教以周旋無懈無忽庶姑羅先貞母而卒貞母嘗謂王孺人曰羅與吾同心吕禦侮者也故王孺人於羅有疾侍視如嫡既卒則殯殮以禮孺人之賢貞母之教也正德癸酉三月貞母壽開七秩封御史公率新塘侍御公徵言於士肆筵於堂以爲貞母壽越四月而貞母考終無戀心無分命益存順而歿甯矣始新塘侍御公産士時常稟命於封御史公以貞母之貞聞諸郡邑郡邑不嘗核其實至於三矣部使者不遜爲達貞母聞之曰噫過矣守身者婦之則存孤者母之分吾率則履分以盡吾之實而已而何以名求爲封御史公新塘侍御公終以母貞未顯每三

大文彌朴以其意摯而情真也此六經四子書所以獨有千古理法細密

萬派朝於海觀者但覺日賞心不能測深廣

點題作老極

率則履分即是中庸不可能

言及輒歎息流涕嘉靖丙申新塘侍御公作縣脩仁著有殊政天子徵入爲監察御史戊戌天子霈元艮之慶於是封御史公封孺人同拜封勅新塘侍御公復痛貞母之未有所獲也乃具疏其貞聞于天子時御史蒲郡景公按部江西既得堂劄作而言曰廬陵貞母吾有聞久矣而尚稽於顯乎乃稽實于臺牘徵言于學宮疏覆于朝下議禮部天子允禮部之議詔表其門大夫士之知侍御公者乃胥爲貞節傳以敘貞母之貞爲眉壽齊封卷以昭封御史口公封孺人之顯御史比虞謝公來按雲貴覽傳與卷喟然而嘆曰大哉彭母之貞也以顯其身則節成而受表宅之典以顯其子則善積而享脩封之榮曰顯其孫則道昌而遠宦履之業母之貞非特自顯而已襼自今母之子之孫之曾之元受顯無數母之貞實基之易曰家人利女貞家人之利女貞之致也岐而言之者其或未達於母貞之大乎新塘侍御公再拜徵言曰徵吾子之言吾知吾大母之貞之顯之大之至於斯也按部永昌命舍爲傳故舍之爲傳也不繫名於彭母而繫名於顯貞矣部使者不遜爲達貞母聞之曰噫過矣守身者婦之則存孤者母之分吾率則履分以盡吾之實而已而何以名求爲封御史公新塘侍御公終以母貞未顯每三

宗瀾敘而其

收

舟羌篇安節燿繇非貞烈無以顯其義也且貞之爲義

制性之本也所以明丹青而規竹素光譽無窮哉含觀彭毋貞以自衛克化庶姑撫遺孤於危難孑然之際而豪族不得以遂操戈之圖婦道母道屹屹峻整鄉里稱須效法旌顯于上歌詠于時豈不綽綽然女中丈夫也哉況封御史公封孺人齊壽以沐崇典天道昭昭赫赫報德不爽若是哉今侍御公孝友於鄉則若張仲氏廉忠於國則若季文子率是道也其顯甯有既乎貞之顯之可傳者將不特如今日而已

斷制如左氏議論大蘇積健爲雄是不作掙掙細者

存誠道人楊黼傳

李元陽

楊黼太和下羊溪村人也世稱存誠道人云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兼好釋典口絕葷味工書善篆獨人勸其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咏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十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過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塗遇一老僧問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當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卽是佛也遂回沿途無所遇暮夜抵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卽披衣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益竭心力不稍懈坐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旣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秃筆盈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銘以誌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爲備以營葬舉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八十于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時

欲見佛先見僧佛不須捧喝已深故趣佛桂樓禪不迫人門見佛已證無上乘果註又現身說法也孝經又現佞佛者愚闢佛者迂人皆知

佛則可以不求佛不求佛皆可以成佛

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大笑。入曰楊補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遂不見下羊溪距城北約四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

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途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其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沖舉。顧非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下羊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與明史隱逸傳小有同異。或曰據中溪傳則楊桂樓仙乎曰仙矣。或曰中溪精博二氏何以不著其丹學與曰奚爲不著也。躬耕養親。卽性命基至註孝經數萬餘言。則九轉丹成矣。試問伊古真仙誰非孝子忠臣乎

別駕陶公傳

陶公名庚字子明。別號星子。君士。其先金陵人。四世祖澤、移戍滇。今籍昆明。公生時母匡夢長庚星墮於懷。遂命名。而父琮、故篤厚長者。見公童牙時聰慧絕倫。更莊嚴簡默。不作恆兒態。因曰。昌陶氏者必此子也。年十三督學瓊山唐公試奇之。補郡博士弟子員。甫冠。卽與計偕。戊戌會試同考試官。吏部郎隆昌張公業取中。偶遺之。公既負才而志堅於一第。嗣是九上春官。皆不第。始謁選授武隆令。已復量移承天倏。公之在楚蜀也。奉公守正。不媕阿取容。而利民惠政甚多。民無不戴之者。嘗

曰楊震暮夜辭金。及時苗留犢。前史稱之。不知此尋常事爾。惡足奇也。觀此則足以覘公守矣。居鄧未二年。公幡然曰。夫仕以行志爾。今郡邑吏遝遝制於上官。志惡得行也。柰何戀升斗粟以自潤哉。遂乞骸歸。當是時。鄧郡守北平何公才名籍甚。雖重公留之。不得。因泣而送之。嘆曰。夫鴻鵠已翔於寥廓。豈網羅之所得施哉。先是滇城諸縉紳在世廟初最盛。然皆節名節自愛。邇來稍變矣。自嚴太宰、郭方伯、而下。僅臺省郎數人。及它郡邑吏爾然皆相競奔謁。諸當路往來欵結。以爲閭里榮。又家乞恆產。羅而後爨。而薪且桂也。乃奢靡相沿。豐厨

洽醞朝紱暮歌鮮衣怒馬以洽觀遊童稚綺繡冠裳蒲博談奕清稽揶揄相戲此其澆風下注不啻波流公恥之故足跡不入城闉姓名不通公府葢三十年卽賓客且謝絕而閉門掃軌自若也構別業於西寺之傍課僕耕時與二三知厚禪滇池登眺金馬碧雞諸山而於世塗一切亡染直指使暨藩臬大夫廉其高聞一造廬往候之而郡太守合浦鍾公安縣易公咸敦請鄉飲大賓力辭之不得乃始一再入城其養高自重類如此公僅一子舜臣不謂俺得而愛之也朝夕誨訓之論經史卽導之渠瘼戒以節約卷卷焉葢父而嚴師者也舜臣當不負所教爾齒既載而自爲志其銘曰生也如斯死也如斯榮枯萬億造化亡私三公九卿何榮何卑黃屋青冢何喜何悲人我人孎妍妍孎昆侖旁礴覆之載之眞達者之言古黔婁楊王孫不是過矣年七十八卒所著有星子稿十卷藏於家

唐堯官曰葢晉有陶潛者爲彭澤令不肯爲五斗米折腰遂賦歸去來以見志迨宋有陶弘景爲諸王侍讀已乃脫朝服掛神武門表辭隱於華陽洞公豈其苗裔邪何出處之類兩公也然潛溺於詩酒公少飲而詩興到始作多憤世嫉俗之語弘景癖於神僊導引之術而公

閎斥二氏論諡一宗周孔總之各遂其高不相軒輊爾然古今而有三陶成鼎足之勢矣

中幅癡指時獘處有關世教末後論斷語引据恰合是謂頰上三毫耦唐汪庚識

子明別駕著有星子稿十卷而所存惟舉鄉飲時自嘲一詩卽五龍山人集以十千分編卷次今所見者亦僅甲之一峽無怪乎滇南文獻之不足徵也

劉太僕傳　傅宗龍

太僕卿劉公文徵字懋學雲南後衛人父體仁嘉靖中仕蜀新繁令遷保甯別駕所至清約惠愛衛齋種蔬自給蜀人稱劉青菜云以勤瘁卒於官家赤貧子七人皆刻勵尚學公其季也幼從諸兄讀書即能灑然貧困中又從旰江羅公汝芳遊聞聖學益懍懍闇修弱冠舉孝廉絕迹公府萬歷癸未登甲第爲新都令邑當天府孔道達官貴人冠蓋相望里甲疲於奔命公力行條編法悉令歸農時有清丈之役躬歷阡陌九則維均丹書其籍藏諸庫至今經界敕承無絲髮僭差三賤肇興取材於蜀邑當辦大木三公獨任其勞三入蘭炉得美材以獻民聞若不聞采木之令者賦租手爲較量稍溢鏹銖即還畀民聽訟則令訟者持檄呼被訟者片語解紛終日不扶一人累月不罰一金茅茨千家與長吏相依爲命每以公役至成都兒童望手爭覩其面曰是新都劉侯耶人爲比部主事光廟位未定一夕有旨封待嬪之旨與同官六人伏蒲固爭首事者欲沐浴庶蘗公曰此舉不過各辦臣忱幾主上知舉朝有同心耳甚無自標質也時稱西曹六君子焉累遷郎中出知廣西梧州府以內艱奔歸服闋補浙江紹興府約已裕民一矢破的天德王道兼該以之治天下有餘康熙間有陸涼俞恕庵卿出守紹興亦以

使燎鳴揚曰雨而獲雨曰暘而獲暘吾民固無知乃爾動容蒼向惟虞歙收茲乃憂無箱明年大述職聖人處明堂太師采聲詩聽我三賢章又曰古循良之政多得諸資具非關學也於公乃見學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記辦也遷按察副使分守浙右三府郡民焚香遮送數十里郡之龍山有祠祀漢太守劉祖榮宋太守范祁文遂即其旁創公生祠肖像祀焉初山陰朱閣學家居悉公治郡狀至是當國有汲引意公一日行部嚴州與同官閱中李開

廉能者經
人至今尸
祝之
人情所難

尤賢者所
難
實本領

此種經濟
何減趙營
平

先聲奪人

慈期士不宿飽東路羊峒生番跨連千里素不受廉漳
屬有土職數千火落赤之部落也往時鎮守納其棄駝
名馬許駐牧內地生齒漸繁窺伺叵測公首重本色又
括茶稅糴青棵麥數千石濟其不給多皆軍仗火器轉
輸不絕番人偵於墩卒墩卒曰兵使者積糗如山治兵
甲如林將出師特未知所向耳會建南兵事竣公受臺
使者檄覆所屬金銀之數歸而申儆將吏曰番虜二嬴
負固久不討今糧械已足又建南所儲需甚多不日
禍將及其秣厲以俟羊峒生番震恐乞命因熟番以請降
者六十餘寨土職聞風徙幕北去一夕而盡凡積貽錢

如此舉動
覺留犒者
猶有意近
名

行事適機
宜

他人處此
未有不應
詔而起者

燒閃二公
亦可謂成
人之美

數百緡貯之別駕之廨後代公者爲某君盡攫以去臺
使者勅某君乃暴其狀不然世不知公有留贖鍰事也
巡廉使總皋全蜀狷急自隴右流執會雨臺諸司一時俱乏入公便宜發鎮遠營兵勦之賊
匿山中月餘無所見乃露機撤兵密有指授賊聞兵退
果出重牛途伏兵起盡殪之事聞賚白鍰紀錄於是選
聰敏治政擬以京卿召公公聞之曰寧朝詘貴近廉蔣
豈卑乎君恩到處重如餘生無宦情何乃上書幕府遂
封印登舟撫軍饒景暉力挽之不可移書令藩臬大吏
詣衙齋勉留又不可乃以狀聞謂公崇雅黜浮素節一

曲折頓挫神似史遷劉太僕爲當時天下第一人傳亦忠壯公遺稿中第一文字

悟初終乖舛情緣雜肋色動豆羹欲以砥障流靡豈不難哉余家城南與劉氏比屋而居者屢世而太僕公夫人爲先慈姨母以是知公最真每望晨窻不烟知公瓶中無粟家人甚病而公泊然若將終身以余耳目所覩記公蓋天下一人而已使公入秉衡軸以夙廟天下卽毛玠楊綰何多讓焉惜乎强半謝病所用於世者十僅二三然范丹爲令以塵甑稱劉寵爲守以一錢聞趙清獻鎭蜀以琴鶴名公可謂兼之公不朽矣

嘗讀黃貞父先生所輯廉吏傳有清而峭刻者清而疎逸者清而矯激者大要以有幹濟者爲上清節性也幹濟學也如劉太僕可謂清而幹矣

呂柟字仲木前明理學六經俱有說疏尤精尚書

石淙楊文襄公傳

公諱一清字應甯號遂庵先世爲滇之安甯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寓居巴陵少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之與李文正東陽前後出庶子黎淳門年十五登壯闈鄉試卽以經魁爲人師十九成進士明年父喪解官卜葬京口遂卽丹徒家壽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凡遷公指授者皆取高第顯名朝廷久之遷督學政力祛宿弊凡請託一以嚴絕之士大夫始有譁者久而服其公且明也丁母憂歸服除改督陝西學政尋遷副使公

乃益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識李夢陽康海呂柟暨馬理張璹輩皆與焉公之詩文與書多效李西涯其功力差相伯仲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畧材猷足法以是聲譽藉甚用超晉太常少卿尋晉南太常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秦中馬政西蕃故饒馬必仰給中國茶飲去羶酪疾先是高帝著爲令以蜀茶易蕃馬資軍久而寖弛茶多閼出爲姦人利而蕃馬不時至公乃請重行太僕苑馬官嚴私通禁茶掌於官以服致諸蕃馬馬大集牧政用脩給軍者口益稱足時李文正當國劉公大夏爲大司馬皆善公而才之會

聞公經畧邊務時每與帳下老兵談論塞上要害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屯糧及虜出沒踪跡一得其情即輕騎親往相視以故深悉凝情使稍

邊陲告警陝議遣將劉公言兵難遥度即遣將以不時往楊中丞在彼可用也勅公巡撫陝西兼理經畧邊務公益選練士卒創築二城以爲固援又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諸校尉數人去之適吐蕃數萬騎入寇夏乘勝直趨固原烽火逼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公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趨之衆爲公危請勿往公不聽星馳抵雄軍爲之調度復張疑兵以脅吐蕃吐蕃移犯隆德會伏炮夜發響應山谷吐蕃以爲大兵至宵遁塞外邊人士以郭汾陽比之大司馬復議延綏甘肅寧夏等鎮兵散無統請設都御史總制之上報可遂命公總制諸邊開府固原尋晉右都御史公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脩濬牆壍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緝韋州以遏外侵悉許之公督諸鎮士馬鴈鴈每接部旌旗戈甲耀原野間吐蕃不敢駐牧近地公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逼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請因險而濶之聯絡相應可制敵而障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題之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公治築工未竟爲權閹劉瑾陰阻以是移疾乞歸里工亦罷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耳邊人至今賴之公既歸瑾復入讒語坐公冒餉逮下詔獄李文正及王文恪力爭之始得致仕歸公歸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舊址圃之以詩奕飲酒自娛顧名聲日益盛適慶藩寘鐇叛詔起公提督軍務合總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以中貴人張永監其軍公馳至關密諭公故部將仇鉞時亦被劫事叛者俾乘閒捕執之遂悉誅縛其首逆何錦周昂等永亦旋抵壁上見公奇之公見永軍政之嚴相得歡甚初永與逆瑾侍潛邸爭寵不相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瑾之姻族毫不見與公固勸之始勉給一二乃顧謂公曰公無慮吾豈畏瑾者哉公曰固也第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上

誠重公保無中變乎永曰然則柰何公曰公宜亟歸乘上之見嚮聲瑾罪而誅之此千載一時也永悟歸卽密疏發瑾諸謀反狀蓋公草也瑾伏誅上因進永柄司禮焉方永之入也留公節制諸軍陝之軍吏詢士額首頌公勿臨顧朝議之趨召且殆也遂馳赴詔拜公戶部尚書論平叛功晉太子少保賜白金彩幣尋晉吏部尚書公於時政最稱通練而性廓大不飾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卽登薦以是門生故吏徧寰宇嘗再卽關中廬下自偏裨起爲大將封侯佩印者纍纍也時大盜起蹦中原公調悉機宜疏前後凡數上復

自貴倨安有遠圖耶故爲將者當與士卒同苦樂也

經緯緯胆識過人乃有此種名論

薦用副使吳廷舉等力討平之再晉少保兼太子太保陰上子錦衣千戶中貴谷大用陸閭援張永例請封其弟姪伯爵詔報可公力疏止之不報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公有所摘上爲謫昂公力請寬之給事中竇明及御史孟津等或以言事或以鎮守中貴忤諸繫詔獄者公上書求釋上亦聞有所寬也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至指及乘輿出無定期止無常所且置番僧戎種於宮廷諸千戚法事因自劾乞罷歸上爲溫旨慰留以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會災異公復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語甚激切上弗省是時張永坐閒廢江彬

錢甯方倖用聞公疏弗善也於是使所私優人臧賢輩詬語上前譏刺公又嗾故諸生朱大周誣訐公公乃上書乞骸骨疏至再四上始賜勅褒諭累數百言給夫廩餼逾常格以歸公歸其客日益進凡所摹畫朝事億度無爽時目之爲智囊云宸濠之變公度鎮江扼江南諸鎮之吭能備可禦三吳失茲要害吳越潰莫支矣於是捐資募諸壯士復遣促臺使者調金山鎮海諸衛軍環備內外無慮數十萬武宗南征聞其備禦有策特幸公第顧問歡宴逾兩日且暮賡詠篇什古今無儷焉時左右有導上幸浙江者公從容諷諫乃不果行世宗嗣大位

廷臣爭言公可大用詔遷官賜金帛存問久之三邊總制缺詔公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涖之溫詔褒諭以古吉甫方召唐之裴郭宋之韓范稱美之故相行邊蓋自公始也公之鎮凡諸軍吏幸公再涖愈自勑勵壁壘爲新上以舊勳凡有所條請靡不報居未二載復詔入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既陛見即晉少師兼官如故又以獻皇帝實錄成晉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時首輔費文憲宏也會張文忠孚敬桂文襄萼以議大禮得上意驟貴爲宮詹兼學士而諸詞臣皆心鄙之以故詞林諸榮秩如講幄典試教習

庶常皆不得與張桂於是深恨費文憲屢疏攻之去公復薦起宏治中故輔謝文正遷居首輔文正至則公已用陝捷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秩居文正上矣公猶疏讓文正願居其次上弗許以是公居首輔文正亦旋謝病歸公既以敬練見知一時士大夫皆崇仰之上益禮重公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復賜銀印記二一曰耆德忠正一曰繩愆糾謬所言邊務國計事無大小上悉傾聽之顯陵之不果遷則公力諍功居多也是時張桂益貴倖入內閣上之傾嚮且過於公會

夔構王文成守仁亦與字敬相讎隙上以王文成論公

欲知其人公謂其有精忠大節可大用皆聞而銜之於是孚敬遂疏謂三楊以後參人日輕勢日重乞下嚴諭俾勿詭隨便已意如往昔蓋指公也公亦奏辨乞歸上兩爲温旨以解之於公尤厚張桂於是益思構公矣先是公議散館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植而一清成之勿留便於是陸粲等爲給事中公弗聞也粲給事省中時有建白公輒擊節稱歎謂而家敬寘不可也粲已感公國士知禮部侍郎徐縉以文崔柄用素謹事公又爲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謂厭張桂粲思有所論列

未發也會武定侯郭勛帥營務頗貪橫公奏對常盈庫出入計語頗侵之因薦用故中貴人張永同爲提督永遂發勛貪污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勛毒言路遂擊勛勛故以大獄事感孚敬每嚴事之於桂不爾桂亦密疏攻勛且謂張寶死之上於是下諸給事御史擊勛氣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勛必曲救令勿聽公偶泄之縉紹亦語粲也給事孫應奎疏論張桂亦及公上是其論公上疏辭優詔勉慰至張桂疏各有策勵語公優上辭章謂今之持論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粲於是果疏劾張桂罔上行私諸罪狀上乃責張孚敬桂奪俸以尚書致仕而罪粲孚敬以原職回家創悔貪後用薦復榜示朝堂明張桂政罪且令中外勿得更加齮齕孚敬陛辭止勿遽論公謂孚敬可還之閣否公言上欲還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廷而遽改之非所以示天下信少遲乎敬至家而後召之便孚敬益憾公且疑粲疏公所授也於是張桂同事詹事霍文敏韜有齒寒之懼上疏力攻公公

疏辯乞歸上温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孚敬至天津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公遂乞休益切上未許也張桂見公愈偃然自負且謂公若吾在韜必不敢有是言公笑頷之霍文敏以省母給假因復爲桂辯寃攻公益力上報韜遂切責公非大臣體公謝以不職自陳上乃俞致仕子金帛令馳驛歸既而霍文敏亦私心悔之矣公踰會進大學衍義不與公名上覽之不悅謂脩是書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可獨遺乎命補列名仍遣官齎賜金帛於其家羣議祀禮不一上復念公顧謂左右朕悞放楊一清歸若在彼能無決乎諸仇公者懼公復用

乃嗾永門下之怨永及公者誣奏公嘗受永金玉及永死復以百金乞公爲誌銘乃詔奪公官命巡按御史追公所受永金如所誣數尋亦罷追或請公奏辯公則謂大當自白奚辯爲及公終又四年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五年及贈太保謚文襄則公所謂久而自白也公所著詩文有獻納稿及綸扉奏議玉堂前後集行於世凡所撰述則以石淙繫之蓋不忍忘先世故居也李文正費文憲霍文敏諸公皆爲石淙賦以頌美之故世稱公石淙先生云

升庵贊公云入相出將文德武功此傳亦大段分兩邊讀如相機啓沃預禍除奸大事以鎮靜小事以敏捷汲引人才守法省事得相體矣薦謝文正於費文憲既去之日以陰制張桂尤有深識不獨善用張永也至於葉私儲邊築城扼險舉能勵軍設奇壯威於守觀其豫於戰觀其殺則知勇仁將也爲明中葉第一流人物信哉卒之疑謗交集以憂鬱終功名之際君臣之間蓋其難與

滇賢庶炳明史者公與傅忠壯公爲最他若孫清慤嚴恭肅包少宰王給諫清風亮節至今猶在人間而當年皆不免於讒忌意者艱難困阨天之所以玉成

明方伯朱家民傳畧　野史原稿　失名

公諱家民字同人號天民南直江都人籍於滇之曲陽幼穎異日誦萬言人以神童目之補諸生第一中萬歷丙午鄉試赴京考選涪州知州值三殿門工公起運異材萬計未常病民巡方使特薦其能又清戶口興學校剪豪強諸善政人歌朱父癸丑轉潮州府防海備倭戊午卓異旋丁內艱除服補真定以才守推第一壬戌舉邊才改貴陽知府時安酋叛省會城圍公叱馭前或有請暫還里者公曰吾受國恩業以身許惟一死報君遂召兵梁楚嵩洛間電掣星馳貴圍以解陞安普監軍副使大小百戰爲士卒先通上六衛直抵盤江漢官威儀復震盤故滇黔衝壁立千仞水深無際闊三十六丈公議建鐵橋乃鎔鐵成扣鋪以木幹來往若天馬行空復建連雲等城十一前此狼奔豕突之區至是覩安瀾獲甯宇水西不敢南向牧馬由按察使遷左布政皆以廉惠稱釐奸剔蠹計餘銀六萬兩籍入報部天子嘉其能平臺召對賜宴光祿優禮倍至以敉平黔功加俸一級給誥張鏡心曹代之交疏薦公邊才爲延綏巡撫再四乞休公忠孝性成操履純潔生平以范文正王文成爲法與人交不市恩不修郤政政行義修山路數百里置學田數十頃以贍貧儒粒歿椁死不可勝計自奉儉約食勿甘衣必浣濯著有端俗約言訓世嘗曰吾以一介寒儒登朝食祿當思樹立仰報國恩毋使身後有遺玉理名言非徒鑒象曲之論貴上眷君父下累子孫歷任三十年萊蕪之塵幾滿而才周四應臨戎決策迅若發機會入覲值保安陷圍宣城大司馬留題恢復不三月而邦人大靖詠有詩云白髮平番人尚舊丹綸留朔姓傳香其爲時推重如此崇禎壬午十二月卒於家年七十四贈榮祿大夫四世一品如其官

雅健峻潔似王公明史藁

烈婦姓徐氏。有儀容。年十七。適都城周天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於鄉。亟其家覘慰曰。兒何痛之深耶。吾僻處一夫。有死而已。語畢。號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痛。徐爲寬圓。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曰。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兒宜成其名。不聽。越歲父潛擇火給烈婦曰。按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幣至。黍父家一面。父強之。終不肯往。至

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窺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臾母至。烈婦拭淚迎謂曰。母真不欲兒死守也。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卽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黯然。若無可爲。待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迎娶者至。諸婦竄下作食。其姑方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後姑卽來飾粧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已閉。聞依依有聲。斬門而入。死矣。

論曰。徐烈婦不幸遇所天。折衷取義。不啻泰山之重。

視其身若毫毛之輕。一死而理得心安。彼人臣事君之懷二心。或反面事仇。與夫受人國家之委棄若土植者。寧不愧死哉。又視夫人子之敢於恃其親。或妻子具而不孝衰於親者。豈非雖生猶死哉。甚矣烈婦之所關至大也。徐烈婦之所全足傳也。

叙事老健。論亦波瀾老成。

瞿唐來矣僎先生本傳　高奇映

先生諱知德字矣僎原籍越之蕭山徙楚麻城元末祖泰入蜀卜居梁山先生喜瞿唐瀼溪之勝遂號稱焉生均受均受生晁富晁富生志清俱潛隱未仕志清生昭令宜良以廉謹稱昭生尚廉好施予尚廉生朝選遷金郎先生父也母丁孺人幽嫻茹苦娠甘夢藍衣人駕鶴至檐楹鶴將鳴藍衣拊頂曰不不不先生生岐嶷然數遘顛疾在襁褓有掾馮庚者齎册入覲夢朝命翰林院來某月得祿米三石鹽拾觔歸語先生父答之曰吾兒多病得長齡足矣安敢望此先生八歲成誦九歲即能爲長短句嘗夢獨立巫峰顛疾遂瘳故以十二峰爲道號徵毋夢又稱不不子學使毛君較試覘其不凡歲壬子明倫堂砌生五色靈芝先生於是秋以禮經魁賢辭坊金曰餔生無纖毫神益維桑而以坊金累閭里義所不安請辭杜史喻君嘉其志而許之凡諸作興皆卻不受杜史矣移檄縣令曰來某鳳毛麟角他日非名卿即是名賢始進如此服官可知乃令學使以弟子員古之賢戴高等三十八茂才送門下俾朝夕與遊庶耳濡目染自成君子先生少家居嘗讀書石磴寺每詩酒遨翔三峽之間第後杜門謝客窮研經史治心于極物恥

爲出口入耳之學離無書不讀然皆反約以求至其極由其靈根湛然故　涵養邃深也楊雨洲語友人曰瞿唐不杜見有司高談仁義孟子再生矣丙辰不第歸先生益以遁自任戊午遵父命住京師壬戌先生復夢立巫嶽默曰巫峽乃川水滙歸峽多秀拔文章之徵非富貴之徵也果又不第適聞親疾毅然焚引而題詩曰莫遣紅塵客子知愆勤謝爾夜題詩雨衍黑字催人老一幅烏絲覺我痴萬里鵬程何足論雙親鶴髮已多乖此中有路尋究辟東海宣尼是引師聞者無不駭異密友周親甚至垂涕相戒謂本朝重科目若焚引則別無出路先生曰有聖賢之學斷斷科目一條腸聖賢因我做因取尺綃大書願學路做聖賢不要命窮貴賤皆可爲孔子固守縛於禹抵家二人以其志願超軼弥極爲稱許云過斯而往鎮日默坐靜齋悟太極圖象無我無人之理自謂從前因作下泡歌以自勉後二年頗知太極之理自謂從前倘落禪學是皆杜史喻公啟景仰先生往往造其廬至則設蔬二盤言笑自若謂曰汝腹中一肚子錢乃以菜羹款御史耶先生曰不妨四時八節無錢能令半夜三更有客可乎譚曰願學孔子成矣先生吳遊歸未數月即丁父艱服將闋繼丁母艱哀毀廬墓几几忘年者六

載不冠御車不茹葷酒不御琴瑟日夕悲號先是先生在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遑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足不入城心無匿圖居惟一室而砥節尤清人咸謂充養純粹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不是過也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玉十夜不寐數日忘飡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柱史尉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糞見文於墻其厲將於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閒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皆居川觀之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儕逾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徒而揚子老蘇之除僅一再見疏上奉旨以先生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先生閩命恬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遑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足不入城心無匿圖居惟一室而砥節尤清人咸謂充養純粹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不是過也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玉十夜不寐數日忘飡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柱史尉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糞見文於墻其厲將於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閒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皆居川觀之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儕逾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徒而揚子老蘇之除僅一再見疏上奉旨以先生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先生閩命恬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遑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足不入城心無匿圖居惟一室而砥節尤清人咸謂充養純粹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不是過也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玉十夜不寐數日忘飡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柱史尉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糞見文於墻其厲將於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閒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皆居川觀之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儕逾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徒而揚子老蘇之除僅一再見疏上奉旨以先生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先生閩命恬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遑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足不入城心無匿圖居惟一室而砥節尤清人咸謂充養純粹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不是過也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玉十夜不寐數日忘飡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柱史尉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糞見文於墻其厲將於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閒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皆居川觀之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儕逾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徒而揚子老蘇之除僅一再見疏上

奉旨以先生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先生閩命恬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遑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足不入城心無匿圖居惟一室而砥節尤清人咸謂充養純粹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不是過也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玉十夜不寐數日忘飡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柱史尉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糞見文於墻其厲將於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閒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皆居川觀之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儕逾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徒而揚子老蘇之除僅一再見疏上奉旨以先生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先生閩命恬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遑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足不入城心無匿圖居惟一室而砥節尤清人咸謂充養純粹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不是過也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玉十夜不寐數日忘飡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曰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頒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柱史尉薦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糞見文於墻其厲將於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閒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皆居川觀之節踐乎嚴邵之蹤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儕逾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焉儼若神仙叩之徒而揚子老蘇之除僅一再見疏上

見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違不及諸儒但思易乃五經之首象既失傳則自仲尼十翼之後四聖微言秘旨已經三千餘年矣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徒以謂之明經經既不明何以爲主所係世道匪輕臣遂遠客萬縣求溪深山中反覆探索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年而悟四聖之象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數年而悟卦變非始於隆慶庚午成於萬歷己亥計二十九年而後成書書既成臣亦自知祖宗以來列聖相承善我樸域之化皇上繼照豐芑熙洽之仁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

代之經術天意不借才於異代故臣得窺易於一斑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辟之鳥鳴於春蟬鳴於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不然鳥蟬天地間亡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於春秋哉臣自易註成後四旬罷黜萬念灰冷不復人閒事矣詎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東部題覆奉聖旨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儒樗櫟弱植未嘗不講學而學慙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猶鄉人至於翰林乃名賢待從之地待詔尤儒臣極榮之選豈何人也敢覬於此且臣之齒今年七十有九青

天蜀道白首龍鍾雖犬馬之戀不敢忘於江湖而廩祿之性終難馳於廊廟伏望皇上憫臣之老不能出戶庭矜臣之病不能登舟與臣未嘗效一日之勞於陛下終不得虛冒榮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臣於舜日堯天之下得遂鳶飛魚躍之性生爲聖世之逸民老非明主之棄物臣之榮踰於三接九遷臣之感誓於魏草楊環矣疏上部議謂先生脫履塵蹤採珠理窟早歲證榮志已超於凡近終身純慕孝可通乎鬼神剖易象之玄機發錯綜之妙義淵深莫測符合易知舞蹈俱忘神帖自得豈天爲明朝興易教乎故爲庖經生哲人也今

者周鷹而興木天酬功非過陳情而安布素秉志尤真委以杖朝之齡似非出疆之日所有疏乞相應允從仍以原授翰林院待詔職銜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以示優渥先生旋具疏辭米中丞弗許於是知夢幻杳然而驗若符節先生殆天授特託馮庚一老蛩先以開其徵歟當時鉅望如首揆沈歸德都諫王希泉司馬王霽宇諸名卿或薦于朝或旌以額爭爲表章隆名藉甚而先生安貧樂道泊如也所爲詩絕無一愁字臥九嘉榻飲快活春使人望而自化教族黨子弟贍衣食且善誘循循助葬濟急恤人猶已事兄尤謹篤置屋入必侍食必

偕宴會或遺其兄先生堅不獨赴即草具糲食無不盡歡年至七十禮儀不苟如一日客京時拒鄰婦之自獻醉後有紿妓錦爲旅舍者先生瘖覺夜分即馳歸以書詬詆先生者先生輒焚之絕無慍色子孫將覓視先生曰汝曹涵養未到見之未免有無在心居金山雖夜不扃戶以盛德之相感而盜未嘗犯之先生手自栽松竹因夢買月而照肺肝瑩如又作買月亭築洪園蝸室以自警先生所著有金山求溪、麟鳳、買月亭八關四樂、白帝諸稿、紀遊則有華山、峨嵋、泰山、鞋山、太和、廬山遊草、請集理學則有大學古本章句省事省覺日錄內篇外

篇弄九篇悟賊功夫條目心學晦明解河圖洛書理學辨自省則有謹言功夫條目醉箴言箴刑子箴九德箴貽燕則有家訓禮約皆言著理字字印心不下數十萬言先生生於嘉靖乙酉梁山沙河舖之釜山卒於萬歷甲辰享年八十元配倪氏子二長昔敏蜀藩典儀次時升邑廩生孫三人曾孫十五人崇禎癸未杜史劉君安劉疏請從祀祀不果然西川夫子已有定論易在蜀中其信然也夫其信然也夫

古人本傳須分讀合讀分讀以詳其敦倫慎獨行已接物處在皆心所貫合讀以觀其此志一立自少至老不移不奪畢竟做到成處乃於吾心吾身有長進也

起勢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極渾瀾極流轉下面橫說豎說分說合說正說反說虛虛實實皆不外星宿海一源其下筆之先緊有一部經營慘淡

國家盛衰在用人君子小人氣運使之也有一二小人釀禍即不可救況名君子而不免小人之行也者宜惕國不淺矣詠奸

楊玕雲先生傳

嗚呼明朝二百七十餘年間士大夫之流弊滔滔若江河日下積而至於亥晚陛防盡潰彌烈矣求其挺身當天下事畧一己之成敗利鈍於不顧者伊何人哉臨安楊玕雲先生以易經登天啟辛酉賢書四上春官不第崇禎辛未銓曹循例除新甯令甫七月丁內艱服闋補晉之沁水沁遭流賊焚劫後百弊叢生邑中張某憑顯官每年逋正賦九百餘石前之令沁者接踵被罷先生直抉其事聲明臺使疏聞奉旨切責奪張某官通行各直省嚴著爲令先生廉直之聲遂聞朝野詎知忌先生者己不獨張某一人矣蓋是時門戶競起宵小之黨無足論卽所稱君子者往往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實行各持意見互相傾軋傾軋不止轉爲調停雖有一二端人正士限於郎署偶試鋒鋩一發便摧由是豪傑寒心結舌箝口率皆隱忍以就功名不則甘心肥遯其登朝柄用者惟是居官則滑臨事則靡不復顧所謂廉恥且時事日非而侵削如故袖手如故傾陷黨附如故宜乎國勢之終於不振也先生治沁數載庚辰舉卓異尋爲張某媚黨南京御史某誣不謹去官及其賦歸來

也鬚髮尚黑每與所知論列時事至徵兵措餉之難忠佞不分之失門戶紛爭之惡任勳撫而無功以朝廷爲孥豪宕激楚變徵之聲孤注未嘗不感慨悲憤涕泗橫流家居七年蕭然如寒士不交權門當事者罕得望見顏色日以著書爲務兼善書法精兩王屬文下筆輒千言不加點窴如自知樓點易集所以發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亦云盡矣向使國事可爲起先生於朝易文章而政事破調停疏壅蔽排門戶重事權轉情面爲擔當則危可圖安敗可圖存其設施當何如也嗚呼先生竟以著書老且死而國家亦已覆亡矣吾郡之不幸國家之不幸也先生死於丁亥年六月廿二日流賊以五月廿二日屠臨安城相距一月先生之亢思大節屹然天壤間不可謂無物焉以主之先是五月十九日流賊率萬衆圍城先生知守者不力城必破破必不免遂集家人曉以分義擊賊使各求自盡廿二日城陷舉家如先生教惟一幼孫逸出先生肅衣冠望闕九首將自盡賊已斬門入遂被執先生危言正論不少挫其帥壯之與同郡刑曹主政黃公天秩廣信郡丞祁公上合拘之賊營爲授監紀官先生厲聲曰君上安在官從何來與黃祁兩公終不屈賊帥憤而兵之嗚呼士大夫之禍至此而烈極矣頑於先生獨有感焉先生之爲諸生也讀書制行志在三代以前及爲孝廉也絕不蹈頹風求溫飽至今蜀而以孝歸今沁而以忠罷生平抱負畧引其端居鄉時則卷用世之經綸著書立說而遭賊之亂樹己之節雖千百世後與日月爭光可也先生諱應桂字靈實號玗雲其孫訒卷名中原今上康熙癸卯科與頑同薦於鄉頑於先生孫行也訒奉命作傳不敢辭先生著有文集十二卷書變三卜卷自知樓點易集三卷玉壺冰一卷玉鵑巷稿撫居草心如堂集若干卷後之有志者讀先生之書而先生之爲人亦可知也頑不敏謹書其概云

遺體議論夾敘事極嚴峻雄博而以大氣運掉之頗得史遷昌黎遺意先生大漁集中最矜慎之作

啞兒傳

璧焰字未詳馬龍人

城西村把氏子生而啞且貧成凶父子傭以自活會父力作山中啞兒饋食道遇賊擊死奪其糗糧並揭取上下衣拾草樹葉癈之去已而復甦心頗識其人而口不能名狀也越五載獲諸市僅令償所刼財物值釋之先是啞兒艱於擇配父母常以把氏一綫緒無託是憂適雅戶村段氏女生二日母病不能乳育置之啞兒母遇語塗懷以歸自幸得女兒有婦矣此其作合得非天意哉兩姓相聞旋聯秦晉歡而把氏母出於葉葉與段瓜葛為姻婭段氏有喪再葉與把偕往弔悉循姻戚祭奠儀又間通以財把氏母故啞兒與父常外出女無依葉氏窺女長可屬事以舅氏呼任襁褓役食其家愛女淑欲即是計為子媳也於是指赴段氏弔及所遍財詐作結褵符媒妁則誣稱兩有夫之婦口以對女知之號哭求歸不得把氏以其事鳴南甯令王公核而得實令為夫婦如初人皆為把氏慶安雖然使此女而或厭把之貧且恥為啞兒婦即脅奪其志脫不執婦道其若之何何有婦之幸也而豈知女固食於葉而鬱鬱久居此者也女固曰以不得歸把為怏怏者也女固耿耿以活我之恩為不可忘而常泣涕逃歸於把數數者也女也如是今而後啞兒真有婦矣南甯令王公賜以俸為合巹資同邑士大夫莫不高邑侯之義而憫啞兒之困頓也醵金助之事在康熙己亥十月

學古而得其修潔處

傳
國朝
范貞女傳　趙節
何母趙孺人傳　張惠可
馬孝婦傳　何其偉
秉燭子傳　趙元祚
傅恵壯公傳　趙元祚
黔國公傳　趙元祚
林啓俊傳　趙元祚
李孝子傳　趙元祚
季氏雙節傳　趙元祚
熊元仲傳　王思訓
李孝子傳　王思訓
卯親成傳　孫鵬
孫筆峰傳　張漢
房東璧傳　張漢
麗烈女傳　張漢
韓烈婦傳　張漢
馬烈婦傳　張漢

馬節婦傳　袁琪

萊陽初頤園　蒙化李　珍竹居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典儀雅　同纂
金堂伍禮彬鐵泉評閱　蒙化張鎣灋齋覆　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鶴慶趙之卿象平校訂
河陽張　葵觀華　施化麟應瑞　同校

國朝傳

建水范貞女傳

趙　節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樸素。不御脂粉。父可望故業儒。弟恪出就外傅。歸則可望教之誦讀。貞女從旁記憶。一字不遺。暇則臨池學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燈呼恪讀書。恪意稍怠。即正色切責曰。子當孝。爾年幼何能孝父母。讀書即所以爲孝也。可望遊閒化。染病。貞女日夜哭泣。及抵家。侍湯藥。無少懈。藥經他手多不效。惟貞女所進飲之即愈。人以是異之。五歲時許字方禮秘。禮秘父良佐死。妻鄧氏贅蕭伸入門。伸暴戾無人理。方氏產業耗費無遺。又遣良佐長子聯生遠出。染瘴死。未及禮秘及其妹。意誠。亦相繼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數日。遣近鄉鄰素知貞女爭來議婚。父母欲改字他氏。貞女尋自縊。解救獲免。復哀求歸方氏守志。父母知其堅不可奪也。乃許之。初貞女入方氏門。以爲夫實病死。居久之。微聞鄧氏詬罵伸。知夫不得其死。因聞之鄧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懼禍及已。終秘之而不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証佐。且不得實。獨時時號痛。切齒恨伸。伸憚貞女而心知其賢。欲以婚其姪。百方強之。終不從。且出惡言罵伸。伸怒以手指貞女額仆之地。貞女憤甚。罵曰奴汙吾首矣。以刀割去其所指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憐也。先是方氏有屋九楹。伸賣其大。復欲盡賣。又引匪人日夕窺伺。欲以敗貞女名。貞女以死拒之。終不可犯。弟恪訟之官。建水牧高君右旌表事。尚有待。顧其矢志之堅。歷久不渝者。可信不疑也。

氏嘯佛之於范貞女是也

何毋趙太孺人傳

鵝麓張惠可　初稿

孺人劒川趙族。明太僕少卿何公繼宦也。太僕捐館時。嫡庶長嗣俱膂力強仕。孺人春秋纔三十餘。孤子甚盛。甫就外傅。基熾尚未識方名。一女始孩。毋子煢孑無援。亡良輩窺笥發�almost。或指良產興訟。見奪戶外紛然。日無寧晷。孺人慮先業蕩覆。遺孽廢棄。挺身捍患。不遺餘力。雖日受凌暴而內課兩孤。進業不倦。會兵亂。鄉人多不免。孺人微服率婢僕。負其孤。遁深山數年。兩孤成長。遂為孤畢婚嫁。笄席故業。嘗語其孤曰。吾一生飲冰茹蘗。不求人知。並不求若知。要勞他時九原可對太僕耳。若

宜厚自砥礪。善承宗祧。則我瞑目矣。闔訓之嚴如此。既而兩男補弟子員。鎩於庠。屢試冠軍。孺人斑白。猶勤紉織。理蘋蘩。庀家事。不曳裳。齋莊勤儉。始終如一。壽七十二。兩男皆成明經。諸孫林立。孫濬領鄉薦。昂昂奮起。孺人造何氏豈眇哉。向使孺人非丈夫才。蒙難而靡。雖有佳兒。其成立未可知也。烏覩厥後之繁昌哉。余嘗盱衡孟陶諸賢母。曼哉靡遇。若斯之棘矣也。孺人才與節俱屯而克濟。卽與諸賢母比肩何歉焉。異時太史採風詣而無徵。爲之立傳。

有疎有密不枝不蔓。韻挫處尤見風神。是柳州老境

馬孝婦傳

孝婦姓馬氏蓋孝廉賽君璵之母而故儒士象德之配也父母世爲建水望族孝婦生有至性言動不苟年十四歸象德以孝聞先是賽氏自咸陽王後凡十四輩家道衰落數爲人所侵侮象德煢煢少孤困於徭役不免風雨飄零之患卒能擔持門戶始則馬太君苦節之難繼則孝婦克相之力爲多孝婦佐象德事姑盡禮晨昏問視以及甘脆之供無不曲當老人意姑倚之如左右手一日孝婦暴死至冥司見主者曰此孝婦也遣還而甦其冥感如此象德早世家益困孝婦紡績紉以養姑姑畧如象德時未幾姑老病坐卧床褥中家無婢媪孝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撮抓下咽澣濯溲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者垂十餘年艱苦備至無怨言無怠色曰婦道宜如是也姑殁號慟幾絶一切祭葬如禮丙申歲學使蔣公督旌之年七十一而卒至今屏人親識語孝行者無不交口嘖嘖首稱孝婦而孝婦尤有不可及者賽氏自鶴鳴先生以來幾於不振而孝婦諸子悉能守其家法少子璵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舉於鄉才名甚熾行將乘君子之車輿而蔭庇其眾璵恐毋德之湮也爲次生平而乞予傳之余維孝之大也雖聖人

之德無以加自王教衰卽秉禮之士尤難言之況婦人婉娩順從而所行乃能與儀禮諸篇相默契不尤甚難者與夫國家創鳥頭綽楔之制所以旌此者蓋將以勸彼也苟彼旌者或不足以勸而至行卓卓可傳如孝婦者又僅獲學使之一旌此瑮之所以痛也予故傳孝婦訖而因並論之

通體老潔後二段低徊唱歎別具風神

孝婦本無死法不幸而死心必不死心不死則自宜生其生也不待冥司之譴也然不見冥司無以知其死冥司不遣無以見孝之感格每見談部多載冏生

之事疑爲抱恨之忠臣孝婦而發耶氣令觀孝婦始信非盡無稽蓋亦鬼神欲顯孝婦故必令其生而死死而生以見孝之篤也但亦奇矣哉　竹居李珍識

秉燭子傳

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少以豪傑自命讀書恥爲章句儒舉康熙丙辰進士初授蘭陽令邑濱河舊設巡河夫重爲民困公至裁減之平訟安民振興文教凡邑當興革者力請諸大吏至侃侃爭於前有封駁數次不易者始或以爲強項後乃益重公邑大治盜賊風不敢犯其境以最擢刑科給事中丰采重朝端旋丁內艱去服闋補梧垣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大計詳見梧垣奏疏中至疏豫秦兩事　上覽奏大悅翼日召至乾清門復令條晰其事

公諱對不失一言每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一一奏對不失一言每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如議楚省攤糧事公恐遺千百人子孫累委婉開陳九卿乃奏免楚人至今德之有某以例驟至方伯欲保舉保者由是直聲振於朝未幾外轉豫南道開示屬吏以其人者以公故不敢發言咸目視公公默然遂無敢言愛民爲忠諸屬知公在朝風裁奉法惟謹豫俗健訟公下車無慮千百紙一日夜爲平決訖曲直不少差久之訟寢少數微出察民間疾苦顧有城門稅久爲民害蓋鎮將沿之以營利也公陰遣一人攜布南門出東門入復遣一人挑麥兩門出南門入囑曰門欲稅以布麥爲

鉅惜仁心曲盡稱出斯爲寫生手

質。已而門者果皆止之。取其應得稅錢。公乃設席邀鎮將者過飲。守令皆在前。二人者席之前跪曰。奉市布麥。門者欲稅無錢。今尚質在門。公勃然作色曰。若何言曰。門稅公曰。門稅爲暴監司買物尚如此。如小民何。吾不能爲民全鎮帥面也。拂衣起。守令不知所爲。鎮帥慚退。翼日。卽下令革去。公乃具觴迓之至。署登堂未定。先疾趨下拜曰。帥能如此。小民福也。敢不拜。又有米行者。額課若干。牙人緣之爲奸。凡民載米至河邊。取其錢。勿得私糴者。牙課一。而取者不止十倍。民苦之。公故問其日徵若干。牙故減報其數。公分遣人卒至。盡取諸牙者記

簿。會其數。則大駭。於是賣其欺狀。另委收之。收不數日。得銀若干。爲易曰。約其租值。可以抵額課。遂勒石勉之。聽糴米者自便。撫軍以其廉明。使署臬篆。南昌故多訟師。與少年遊棍。公至。則皆遁去。地方肅清。方思大有所建白。未數月。會獄案督撫各持一見。公弗能兩全。遂以彈章罷去。或謂公剛直爲人所譖。公寓匡廬。事結。瀟然以歸。怡如也。韓城南有河。爲縣治要會。自古無橋。每雨漲。病涉。人畜多溺死。公爲諸生日。慨然有建橋意。然水急厓闊。人多訑之。至是遂銳意倡建。家居三載。經營是事。假卻謀里中子弟以自適。癸未歲。鑾輿西巡。公

以民服。至潼關迎駕。上熟視之。指曰。此劉鬍子。胡不官服。以削職對。公美鬚。偉軀幹。直聲震垣中。人莫不知有劉鬍子。上數召對。稱旨。故常記憶。頃卽見賜還原品。駕回。復召至行宮。霽顏垂問。奏對良久。上命中侍掖之起。出卽傳旨滇。數微行。採滇利病。先是各屬坐省者多豪橫。與遊棍爲非。公重懲之。嚴飭各屬。違近聞風。無不帖然。於是訟冤抑者悉平決。如流有造蜚語謀反者。公執其渠首數人。論如法。餘不株連。旋陞粵藩。督撫特疏留滇。昆明故有書院。迤東西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卽進士而課之。

著乃塑其像於近華浦巖巘山多田少苗狪雜處淇蜀楚粵交錯其間四民多客籍前劉安播之亂　國初永西之擾號稱難治公至黔調和文武撫綏漢苗輕徭溝賊絕餉送以安靜爲務往者三江及苗狪仇殺諸案有未結者首清積案釋無辜數十人戒有司無生事賂隋課士勸農訓兵化苗通工惠商黔道高山峻嶺人馬艱行公開脩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餘里黔故多陰雨自是時和年豐迄公之任皆大熟凡所條奏皆關大計先是蜀遭義民苦加派聞公直皆匍匐來言狀哀祈題達公密疏以聞　上遣使會川撫勘其事削郡以下數十人蜀困盡蘇草奏日或曰公不避嫌怨乎公曰有分土無分民孰非朝廷赤子知而不言是欺以事君也何避嫌爲又以黔省錢糧課稅僅十餘萬每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兵士懸領以待於籌餉疏內請另發銀二十萬存貯藩庫爲未雨綢繆之計疏凡三上俱格於部議撫黔既五年疏請　陛見以老乞歸　上溫旨慰留癸巳　覃恩晉階榮祿大夫祖父母同蓋一子明年復拜疏告老疏已發軍民罷市道遮驛使不得去會烏蒙土酋與威寧土舍隙殺川撫委道員至烏蒙問故土酋匿不出遂題請以兵臨之　欽差會滇黔黔督撫提臣至畢飾勘其事苗民驚駭不知所爲多避去公肩輿就道沿路諭無恐苗衆見公皤皤然簡從來咸喜相率出迎爭以物來市公先至畢飾吏爲設館公曰畢小邑諸大人皆欲飾館將何以應乃就荒寺中恐諸執事者踩躪與之約曰邑小供薄勿怪若所令不嚴老漢非畏人者衆皆肅然公曰此一小吏可了公等勿慮於是發標下千戎一人走土酋所招之來先是威寧土舍已出而烏蒙土酋恃險且聞諸大帥咸集愈驚疑訾不出千戎至傳公諭曰若出質活汝若抗命卽滅汝老漢言無多且重失信土酋某曰老劉公恩威素著以誠信待

大人雖死敢不出遂與俱來公方與客圍碁報至卽會諸大人共訊二酋咸服罪願釋仇永不搆隙叩頭去謂人曰我今方得見老劉公真盛德人也遂具　奏聞各大人聞公簡從來咸撤其從人大半於他所以故畢節勿擾公復肩輿歸老幼道傍曰不絕爭來覩其丰采所至慰勞使安業明年乙未澤亡阿剌蒲坦擾哈密大兵出大漠討之兵既行捐餉馬者各省皆起公得抄報密疏曰澤亡阿剌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云云語太切直而公以黔疆瘠薄復不能助餉又自念受知　主上起自田間恩獨深重明年且入十無以報於是具疏

考成議論謀深慮遠文亦如治安策

告老復密條奏六事畧曰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政冒死以言從來與聖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畧請息怒慎用人核名實重國本云云草既就客曰願公少緩密奏而拜告老疏公忠形於色曰老臣且告退矣他日死不能言於是朝拜密摺隨拜告老疏發復為官民遮留不得去遠近苗民皆趨省環轅蹈隙者地方得宥即不得已願公少留須臾明年上告不得命衆不敢起公不得已揮泣勉諾而密疏已行　上

一生四字中承即此

載有　旨休致來京公即拜疏行黔人如失所怙已而下刑部部議以阻撓軍務擬絞援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俟大軍凱旋另行治罪有　旨著發往傅爾丹處種地時公年已八十一矣自黔進京曰其子以公年老涕泣請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無異汝自歸耕田讀書吾之身君身也勿我慮公鬚髮久白自塞外同忽有變黑者齒落者復生二童牙監臨擬程文十作一日夜而成筆示諸生稿不加點日書忠孝仁恕等大字一閱四五尺許遒勁過於少年所為蓋非常人也著有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制義文錄一卷皆見道之言德州孫勤板以行世其雜劇數本則又恢諧多風為人豁達剛方而不苛細好行其德人有過面叱之即過而不留與人言多規勸引掖後進不倦學者稱龍門先生晚年自號秉燭子蓋取古人為學少如朝行壯如晝行老如夜行其進德不敢少懈如此在喀爾喀四年復取進京還其職

聖祖召見老臣年七十以上者賜之食　賜公首座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仍留之京

上登基召之見曰卿

先帝老臣朕欲用汝以年太老召其子臧進扶之出賞賜御視朝珠白金若干令其還鄉鄉人榮之卒於家年八十七歲

有本領有操持有學術有經濟文亦老筆紛披○我軒先生眷主喬南中丞西席爲課其二子見集巾故敘次如斯詳盡云

文須密結繩鼎瓦非密也文須潔島瘦郊寒非潔也此灑灑數千言有草蛇灰線處有劍拔弩張處有斬釘截鐵處有一唱三歎處文之能事盡矣在馬曰密在班曰潔如此好傳安得三十萬錢贈之竹居李珍

忠壯之不者多矣忠壯之不死于奸而死于賊亦忠流之報也

避忠諱痛哭陳書亦疾風知勁如椒山幸免椒山之禍者以內奸尚未敢肆虐耳卒之再起再蹶終是邪正不兩立有明一代誅而獲罪草稜蕩讒忠臣

傳忠壯公傳

趙元祚

傳宗龍昆明人號括蒼萬歷庚戌進士任巴縣負能名擢侍御巡鹽於浙都羨金四萬兩光宗服紅丸晏駕抗疏請誅崔文昇出按貴州監貴撫王三善軍三善爲賊黨陳其愚所害計擒誅之以征安逆功晉太僕寺卿既而撫畿條奏興革悉協時宜旋陞薊遼總督轉戶部侍郎五十萬予之宗龍以民窮財盡指畫上前上不悅時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高起潛又揭肇基不堪將下部議不即覆上以違旨抗藐革職下獄及李自成入洛陽醢福王復移兵攻汴勢甚張秦撫丁啓睿不敢擊上素識宗龍忠誠可用出之於獄拜兵部侍郎爲陝西總督專辦自成宗龍受命入關與秦撫汪喬年謀所以平賊謀報賊將入關喬年卒將士馳至商雒宗龍與之會欲搜兵括餉而關中早蝗閭左調發殫盡無以應僅賀人龍李國奇二將之卒隸焉保督楊文岳卒虎大成一軍與之會兩軍次新蔡渡河趨項城甫至龍口

過賊公身先卒李國奇等擊退之自成伏精銳林莽間
陽驅諸賊西渡諜者報賊渡河趨汝寧矣二督夜召諸
將謀邀擊師至孟莊賊伏發賀人龍之卒先奔賊合殷
大至虎大威及國奇陳監軍不能敵俱奔沈邱兩督僅
以親軍與賊持宗龍營西南文岳營西北迨夜文岳所
部潰張副將挾文岳馬上馳去（文岳之去非本心然負國之罪無可逭矣）宗龍謂任監軍陳副將
曰宗龍當死久矣今惟決命死戰不能效他人捲甲走
也乃召裨校所將六千人即文岳置壁處重穿塹結壘
拒守密書招陳監軍李賀俱不應受圍十日兵糧盡殺
馬騾食馬騾亦盡夜身先突圍出馬蹶宗龍徒步且戰

是傷心語不是激烈語睢陽城之烹愛妾同聲一哭

碧血飲黃泉丹心照青史

且走凡二日夜未至項城入里被執賊擁之至項城賺
守門者宗龍大呼之曰我傅督也不幸為賊執城上速
用礮擊我死耳勿墮賊計賊揮刀中腦後大罵不絕賊
復斫左脇抉目削鼻死之礮聲起賊退家人盧三負之
入城事聞上悼惜之贈宮保兵部尚書賜祭葬予世廕
謚忠烈後避烈皇帝謚改謚忠壯

忠壯公英風烈氣塞滿乾坤文亦簡淨惜敘平安遜
功較明史轉畧豈以當時傳聞異詞耶

黔國公傳

趙元祚

沐天波字玉液年十二襲黔國公爵事母孝凡事必稟
命乃行鎮滇十餘年恪守其先代成法崇禎末流寇猖
獗滇土司亦各懷覬覦吾必奎反調各土司協討沙定
洲蓄異謀師故久不進必奎平定洲始至檄止不聽先
賂用事者于錫朋為奧援陰結都司余廷珍參將張國
用僉書阮韻嘉袁四弘等為密黨至是托言僻歸衷甲
入府遂襲天波變起倉卒參隨司慎力拒門外為所殺
賊焚府門天波調兵不及毀垣出登西城樓賊黨已遍
布街衢天波思變計左右以存身滅賊為請討既定武

舉陳大經諫留疑其黨賊手刃之遂奔楚雄士民擁衛
太夫人陳氏至朝陽庵夫人焦氏至金井庵焦曰我命
婦宜死且使公得一意殺賊乃遣三子從天波後抱幼
女自焚死陳氏亦自焚死天波至楚雄與副使楊畏知
畫策固守賊重圍累攻年餘遣其黨陷蒙化大理諸郡
天波撤土官木懿以兵援之而與畏知擊死防守士民
皆激於義郡縣得檄多應之者城得不陷無何孫可望
等入滇詐稱焦夫人弟來援賊撤精銳赴曲靖圍稍解
天波畏知追之不及定洲遁去可望兵至省旋逼迤西
畏知禦之被執不屈約以雪仇恢復更遣人招天波如

與畏知約天波遣其子來會可望厚遇之遣回使劉文秀以兵迎之至省仍佩黔國舊印及可望往黔遂與李定國謀迎粵藩圖恢復粵藩故明裔也欲以故艾能奇從入緬正也

妻妻之使將其衆天波以義力辭後　王師平滇同李定國奉之西行磨盤山之潰與定國相失遂從粵藩入緬緬酋來迎請勿佩戎器馬吉翔墮其計從之而緬酋執禮甚謹無善意天波憤其兇狡與諸從官集大樹下會議走孟眞難得

民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走者梗即大鵬鵠城舊址結草爲宇以居從官多傚慢至有碎其符者天波執禮甚謹會緬人殺其酋長謀獻粵藩欲先除從臣乃詛盟分氣作山河

地而居天波固止曰緬賊狡險不可往死則主臣同死耳馬吉翔李國泰謂蠻人敬鬼重誓往之便於是天波等四十二人松滋王蒲纓王維恭鄧士廉楊在鄔昌期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鄧居詔潘璜齊應選馬雄飛魏豹王起隆王有金安朝柱王昇陳謙王盛隆龔勳吳承爵林啟俊張伯宗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宋國柱劉廣盈兄弟丁調鼎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馬吉翔誘至木城天波窺有變囊石爲流星錘與王起隆王起隆王昇魏豹等大呼奮擊各格殺數十人遂遇害四十二人同日盡死其子忠亮先遁跡爲僧被執不食死黔國自古皆有死似此盡烈者幾人

沐氏始終所稱忠孝大畧

沐英傳至天波凡十三世天波更殉難以死竟與明運相終始焉

天波一門殉難不愧黔國後裔其四十二人則又沐氏有以作之氣也楊副使保全楚雄至今祠祀之此文一一表章俾皆烈烈如生嗟乎沙吾搆逆之時死難者多矣其間有傳有不傳彼四十二人者非得此文不亦湮沒無聞哉大姚劉榮黼識

沐忠節信用僉壬謾藏誨盜流毒滇南比及出奔永昌又爲孫可望所餌若非楊畏知樹鵠於前劉廷標王運開激勵於後從亡死難尚未可知也然天實佑

林啟俊傳

趙元祚

林啟俊字桂伯崇禎癸酉武元授僉書管黔國公旗鼓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李大贊率兵屯會川防金沙江啓俊率兵屯雷益防可渡橋吾必奎反沭公檄官土軍以啓俊統領會大贊遏勦平之師還而沙定洲始至逗留不即去啓俊倘未同汎跡其所爲叵測憂之詣于錫朋曰定洲兵強多詭譎恐有變俊兵在汎數百里宜人言請以兵伏第左右備不虞時錫朋用事定洲厚賂之反以爲多慮及變啓俊僅以親旅數十人巷戰於五華山側殺金盈賊首一人並餘賊十餘賊不得遽

入府門焚沭公乘間出走賊盤踞會城劫巡撫吳兆元啓俊避跡畔山丁亥援兵至定洲遁去會城無主滇人憤殺從賊者指爲沙黨立棓死不問啓俊分別全活甚衆同擒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等送沭公正法後沭公奉粤藩西行啓俊從之行益遠從沭氏者多亡去惟啓俊與朱縉兩人沭公執手泣曰汝二人從我患難中二十餘年我爲重臣殉國固宜如汝二人何解所佩黃金盒分贈命之去啓俊伏地泣不忍去後緝被獲啓俊從入緬與沭公同死木城

論曰明末忠臣義士多矣不幸而湮沒不彰者豈少哉

粤藩入緬沭黔國諸人同死木城據也是錄吾邑林桂伯在焉而志乘缺之豈無表其事者耶三綱洞成補入之因爲傳

觀啓俊行事智仁勇兼備非特介胄之夫也辱在僚當危難之時而卒能全義又多乎哉傳頗密粟惜論覽鬆不稱

孝庸德也
愈庸愈篤
寫孝子之
孝全是孩
提孺慕真
傳神之筆

描寫小户
人家舉動
如畫即寫
孝子入畫

事繼母尤
難得

冷雋

反跌緊醒

李孝子傳

趙元祚

李孝子諱應麒昆明西莊人郡庠生李元潔元配之子也五歲失母即能哀毀髫年遇亂父子相失爲敗兵擄去至迤西乘間走同乞食於途夜或露宿悲號問路惟恐不得見其父已而父子歡會則大哭時年已弱冠讀書未成遂學日者術自念伶仃勸父續娶繼母來恆不得於心應麒事之惟謹家貧不能具聘人憐其孝授以室然無他術養贍惟以推卜錢供其親一日出無所得炊米不繼責其遲則跪受箠楚不敢怨後被逐事之愈謹每奉酒果承歡月必赴舍躬爲毋浣濯一朝晨起攜揣籠入隣村人見其疾走不知所爲蓋其父生旦也惟恐不足以稱觴適問卜者出鷄米招之應麒大喜急持爲父壽不失其候佃人出方舂耕已僱牛矣開毋病入城三十餘里求藥輟耕具不顧繼毋生三子皆友愛之不少間如是者三十餘年父毋感其誠終得其歡心父毋相繼亡竭力兩喪哀毀特甚老而孺慕刻不忘親行年七十猶以日者術交於人人皆稱爲李孝子其繼毋弟亦云我軒曰孝之道大矣人子必不自以爲孝而當其變則若見其孝矣俗之偷也父毋百端愛子而子且不孝矧不得於親而在子若李應麒者乎可以風也

雙節者昆明季氏之姑媳也姑李氏適郡庠士季捷元吳藩亂捷元隨父瑞麟挈家避宜良山中捷元死避兵所李年方二十六歲不欲生以一子一女在翁姑且老隨忍不死亂既定瑞麟攜子女歸始葬捷元故土而李父家鹽饒人恐易其志氏志節彌堅翁姑愈重之撫其子女成立女適孝廉黃廷相乎大亨年十九補郡弟子員大亨先娶趙氏生子天佑甫三歲趙亡乃娶劉氏歸未踰月而夫病劉侍湯藥唯謹大亨竟不起距婚之日不及三月太翁姑與其節姑憐之服闋慮其少且子非

已出恐重語劉潛語其父母採其志劉痛哭誓以死如是數四言卽大哭於是集諸姻婭以前所慮者爲言劉且泣且言曰妾心已死子雖非已出吾夫子也願教育成立以見吾夫地下於是其太翁姑年且八十其姑苦節將三十年乃相持大哭聽者咸嘆息泣下未幾太翁逝其節姑亦逝太翁故豪爽生平揮霍不少悋及殁家道剝落劉與祖姑幼子佾行相依祖姑又殁毋子益形影相弔矣甲午歲荒瓶無儲粟劉紡絡織紝每至夜分不絕親隣聞者曰此節婦機杼聲也聞讀書聲則又曰此節婦撫其夫前妻之子書聲也垂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子今應童子試節婦尙待年例節婦之姑李殁之日其子先死孫幼故均未旌表然人莫不知季門有雙節婦者

我軒曰婦人不幸以節見更不幸一家以雙節見節難雙節尤難守其子之節難至以未踰月之身守其夫前妻之子則難而更難者也季門雙節李固不可多得劉尤加人一等矣

傳情深文明論亦確當

女心古井水波瀾誓不足可爲節婦所之

凄切之音讀之淚涔涔欲下

從四鄰聞聲兩兩寫出節毋情況善於燃犀

熊元仲先生傳

王崑訓

公諱才、叅伯字、元仲其號也。先世楚之江夏縣人始祖興一明洪武朝御史以建言謫雲南隸籍昆明數傳至祖昇貢士官禮部司務父應吉、郡諸生卜南關外之南塝家焉公生而穎敏好學博古弱冠有聲庠序間居家孝友志圖經濟以節義自期許時流氛猖獗西南多故公志不克遂甲申冠陷京師懷宗殉社稷公聞變慟哭號泣會永明王駐粤西李定國迎之入滇知者以閩名為禮部主客司首上疏復之策不納值僞永宣侯劉孽監蜀軍公兼程至蜀距永宣三百餘里是夕與諸總師決

者計曰兵貴神速惟出其不意敵可擒也乃戒師中夜疾馳至一堺即圍一堺之偵諜者而後發達旦肆市不改兵已入永宣矣捷上永明王高之蜀新破緝綏必得其人廷議無出公右者命署嘉定峨嵋夔民如子蜀撫萬仁徵兵動以千計公曰民甫離鋒刃恐更驚之湯火乎遂與萬交劾去官我　朝大師平滇永明王走緬甸公安人謂投龍江死公大喜曰真吾婦也未幾明亡公亦自放廢隱居授徒絕口不言時事癸丑吳逆竊據欲辱以僞命力拒乃免辛酉我師復滇公策陳數十事大抵謂兵四出賊必乘機民遠遁糧難自運惟加意招徠

人民聚集則兵能捍禦民樂輸輸交相得矣且營中有雜民數千人公籲當事者薙送出境不為戰場蹂躪滇平當道高其義加徵辟焉公曰吾籌滇非籌身也仍隱居教授丁卯遘疾為詩示家人曰吾將逝矣病數日而卒年六十有八子五曰男魁男俅男望男良男賢以文學世其家公天性忠孝與人交坦白和易胥次洒落興至高歌呼朋脫畧世故家居愛客客至未嘗不留飲飲未嘗不醉暇則與幽人逸士遨遊山水間說有明遺事往往泣數行下工詩效白樂天間作山水竹石孤潔有致肖其生平善品隲人擇壻當幼稚時即決為大

器後竟如其言他多類此文章不自收拾頗多散佚至今滇人士皆稱南壩熊參伯先生云

太史氏曰南壩者盤龍江之所經也先生家在東岸前通大橋橋下水深莫測湍激往往覆舟匈安人為兵所迫盡節於此越六日亂定家人沿江求之不可得仍探故處則卓立水底衣裝修整予聞之泗水人黃選功云北有別業先生隱居時築久廢其子維占維諸昆季與予友陳卣臣攜茅舍讀書其中占維乙酉舉於鄉卣臣丁卯省元先生愛壻也與余同官京師余於是重有感也當明運既改節義多在南中而滅沒不可勝道如

生。二則又其心至苦者矣。嗚乎豈不悲哉

授似魯齋從容似叠山司安人慷慨赴水固天性

之貞亦公平日義理有以養成之也六日江心卓立

修整則四維之亘天地砥江河必然之理耳

昆陽州李孝子傳

王思訓

李孝子澄字仲澜號果峯私謚孝穆。先世浙之蘭谿人。元末宦於滇。爲巨橋今之昆陽州也。明初三將軍平滇。始祖慶以歸誠功。世襲武德將軍。遂隸今籍。傳至父兆旂。明季歲貢。授盧江訓導。會張獻忠急攻廬江。兆旂固守北門七晝夜。城陷不屈。與幼子澄死之。澄聞難奔赴。孤行數千里。爾劍鋒鏑間。瀕於危者數數矣。卒能收父骨歸葬。復以父死事狀白有司。上告得祀典。特祠曰靖忠。澄痛父之死。每晨必詣祠哭拜。慘動路人。丁亥流賊入滇。奉母洪避山谷中。母疾革曰。我不欲

去言罪止其魁一州獲免及　本朝闢滇滇使者以賦
簿散帙將履畝定其額澄憮然曰西南故瘴土況在逆
亡後乎不辨是遺吾鄉累且未已也剴切開陳事得寬
平其自造於州類如此澄以選拔例得爲令而痛父死
王事絕意仕進日徜徉山水間手一經教子若孫又性
忠恕與物無忤積行敦義族里咸引重焉

孝子臨危厲矣卒能履險而夷非冥冥中呵護之耶名教爭光甘月之人得此傳豁

太史氏曰余嘗過巨橋之石嘴椿有唐河東州刺史王仁求及其子善寶墓桓碑在焉仁求忠於唐善寶繼之至今滇中人猶有能道者而史不傳又城西有靖忠廟祀滇州人李兆旂盧江死朝廷從其子澄之所請也兆旂忠憩孝與王氏父子後先爭烈矣史册有能紀其軼事者乎嗟乎南中義烈以荒遠而滅沒弗彰者可勝道哉

紋事嚴整似漢書傳論則歐陽之學龍門而得其逸氣者永齋先生文中矜慎之作亦必傳之作也

較韓慕廬先生作尤遒緊韓作中敘事首尾議論風生淋漓頓挫無限感慨其末云余又聞公先有尚友者以滇處天末少書籍來江南購萬餘卷歸而公之已如此其孟子所謂親親長長不學而能者歟

高祖雯巖以南京刑部郎守銅仁課第一訖罷官亦賜書萬餘卷自號一粟居士後訓導死於忠而孝穆繼以孝毋亦其讀書之助耶數語可補此傳之缺

為文慕金以成觀成之孝南村義舉尤不可及文亦老潔可傳

卯觀成傳

卯觀成者昭通禁卒也父漢人娶夷婦家於夷今平夷置郡縣觀成爲恩安人父以烏蒙之卻死母被掠鬻於威寧耿家屯爲耿家婢觀成年十九亂定無所依遂充禁卒其舅氏亦同縣復農業先是父母爲觀成聘瀘河某家女未歸舅氏爲觀成迎而畱之觀成以舅氏命不敢違出而泣曰吾母爲人婢不能歸養忍有家室乎於是同室不與婚者三年事聞於舅氏舅責之不從也有詢之者乃告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將嫁吾未婚之妻取所匿歸吾母與之婚情不能割義亦不可出也言竟復淚下予詔而反覆詰之得其事甚詳爲文募於在襚之士大夫得金六十以三十金歸其母三十金爲營廬舍成婚仍爲禁卒以養其母

論曰自古忠臣孝子多出亂離之際使觀成不値喪亂予毋散失卽克供子職何至因毋棄妻感動一郡哉夫以夷地一禁卒而猶慕之誠於萬難兩全之時纏綿無已如此其孟子所謂親親長長不學而能者歟

文中子晉書且不傳年五十一去先生之世今垂三十年死之日先大人泣非香辭後人則修德於鄉者亦寡泯沒無聞矣上下千古可爲一痛

文學孫肇峯先生漢之伯舅也漢七歲受業先生之門凡十有四歲先生卒距生順治己丑年卒康熙己卯得年五十一去先生之世今垂三十年死之日先大人泣然曰嗟乎肇峯有學不得第命也積行如此并不及中壽造物者吾不知之矣三十年以來漢欲彰先生之行自愧不文無爲世言然信今傳後後死者之責也謹按漢親炙之事一一記之先生爲人重德行先孝友擇言謹行又丰儀峻凝有難犯之色而接人盎然如在春風中人無智愚晉悅服聞訃之日無問知不知無不痛悼者又先生工行草書性善飲一人每欲乞字輒酒延於家後生小子得片紙書寶愛爲師式手不欲釋楷書勻健清和較歐陽率更有生氣行書則醉後信筆縱橫無範蕭懷素張顛之遺也而漢尤爲先生重者先生承歷世顯貴之後恂恂無亢容年十四補學官弟子試輒冠其曹是時我外王父嵰岳公以名孝廉不利於仕老於家人情叵測無論親族率以田宅奴隸細故動肆競侮先生恬不爲憂輒有義讓而孝廉公望先生得第尤切雖年五十猶較課時藝不少輟後先九試鄉貢不獲舊方應貢士一夕忽不起嗟乎造物者吾真不知謂之何矣先生素有文望屏人士多從之遊教授三十年先後無慮數百人率多成就屏中及門得科第之盛未有過者蓋教澤至今未嘗替也先生諱顯字也喬號肇峯一號竹山晚號蛻禪取蘇晉逃禪意以酒爲跡也子三人長上鳳邑增生仲士鶴萬壽科鄉試第一人季士麟主仲舅硯峯先生後女三皆娶嫁著族門人張漢曰漢欲古者博學積行之士不必以貴顯傳而既志用世不獲遂亦經身遁憾也唐韋莊疏奏方干李賀陸龜蒙之徒十五人生有文名不遇乞追爵以榮其魂雖身後之名無補生受然憐才至矣先大人洎我叔父並應貢士不終先後棄世伯舅又如此乎後死者當何如也

如讀一行傳低徊不能去風神在六一間也蒙化李珍識

孝廉房東璧傳　東璧名諱

今之制科古之孝廉也孝廉遍天下副其實爲難諺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漢時已有是言然而漢之世人才猶近古所言非盡然也吾友房東璧當於古人中求之者乎東璧爲人素清嶷寡言笑罕交游鄉曲之士以爲迂濶多畧之稍有識者亦僅見其好讀書志功名言行恂恂無所肆而不知其爲人之大經在孝而且廉也予未交東璧時嘗見其遭毋喪衰絰準古制日不離體而時時有戚容不事佛事心嘗敬之及廉其取與然諾又復不苟淡然不知所謂勢與利也戊子與予舉於鄉鄉之人皆曰是不愧孝廉者賢哉東璧至是可厭時人之望矣顧東璧嶷且貧上公車戚友憐愛之沮者再四東璧巍然曰君沮我患我不供奔馳耳萬一公車死於道亦愜吾生平之願無悔沮者乃不言卒上公車與予並轡往返萬八百餘里中反健而善飯每嚴寒凍雪苦不可支東璧忽吟聲出馬上甚壯凡地之名勝與儒先遺跡卽紆道二三里未嘗不涉行與予偕閒虞和成詩詩與文不矜尚才氣而馴雅有則固藹然有道之言也是歲不第歸戊戌又上春官復不第閱二年卒嗚呼使今日有如東璧者倘得一令亦可以廉平報最必不至負吾君與民而天乃速之死予嘗弔之詩曰性僻生平不識炎十年養氣最清恬直教童子能忘關任有頑夫亦解廉無愧科名光辟聘艱持風教重幽潛號天豈爲私吾友鄧少斯人失斗瞻人傳詞之亦未嘗以爲譽也嗚呼東璧殆郭有道黃叔度之流矣東璧諱書號芝山卒歲熙辛丑歲距生之年丙午春秋五十六配蘇氏繼謝氏子三燦瑤、燦璇、燦衡、能世其學蘇孺人出燦衡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舉於鄉亦未仕不克永壽吾不知天之報施又何如也

文氣清恬而提唱孝廉尤足振聾起聵所謂有關士習之作

烈女之名幾為阿堵物不得彰矣

不得已不忍不立傳

筆輕而意極重

原評烏得無罪

烈女龐氏小字忙姐洛陽油房庄人年方笄偶采桷張氏之原張氏子見而貪之逼烈女不從烈女兩女弟年可七八號而走張氏子恐人聞即逸去烈女得脫歸且泣其母駭問視其裾且裂數爪痕殷然劃脅上默知其情烈女羞且泣是夕乃潛入張氏之原經於樹而斃張氏之子其父掾吏也謀賄烈女之夫翁及其父祈無訟父得賄乃藁葬烈女訟竟寢予聞其事洛陽令鄧植聞于廉知其事也乃急捕掾吏及其子庭訊三刑掾吏卒不吐情實閱月餘掾吏以刑創故求出獄死大中丞以鄭令之濫刑也痛斥鄭令又以掾為子株累非禦死於獄乃宥張氏子以爭棺故省釋謂張氏子死其父可償烈女命烈女有靈亦相釋於地下矣然義不受辱貞操不白於世張月查曰甚矣龐氏之烈也往洛中歲饑田間之婦棄夫再醮者不可勝數蓋訟牒如山矣較龐氏何如也然受辱不受汚不死何病人或亦以過議之而貞操鬱然則不可沒也吾尤惜格於旌表紀其行使傳世至烈女父與夫翁不書名以故不為女理屈恐以藁葬失為人父之道也

一面善善一面惡惡善善則特書字惡惡則隱其名猶是忠厚之心有關風化之文

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聖人以爲諒。謂不得其死也。得其死者匹夫不可奪勇於三軍匹婦亦然。洛陽張景齡之妻烈婦也。可謂得其死者矣。烈婦韓氏年十八痛不欲生。乃噎夫衣拋歸齡三歲而齡死。烈婦其吭氣幾斷。鄰親力爲捄哉。其衣幾墮。當門齒少蹉。舅姑從容諭烈婦曰。人生以孝爲先。孝以有後爲大。爾今且有身。萬一免身得雄。爲張氏綿一綫之祀。不愈於碎孤乏飾乎。烈婦乃從舅姑命。期月果得遺腹子。小字長路。路氏撫孤奉高堂。意差解。方期年。毋家以烈婦子幼小。欲奪志。烈婦悲泣幾欲絕。拒毋家誓不往來。後憤極咯血至升餘。七日絕粒。竟絕命。得年十有九。嗚呼。烈婦果得其死者矣。假令烈婦當夫死噎衣時一痛而絕。雖殉一身之飾。無補逝者。且以一死纔二命。亦不異經于溝瀆而今而後。烈婦餓七日。張氏之鬼不餒也。將千百餘世矣。尚徒誦之諒已乎。烈婦幼即孝。十四歲爲祖母吮癰。于歸甫二日。會姑患痢禁口不食。烈婦爲易濕就燥。七日夜不就寢。用嚙戮虫爲粥食其姑。痢乃止。翁病疫且狂。醫言需蚯蚓和藥。時隆冬虫蟄伏不能得。乃禱於神明。日鄰婦沈氏來言。夢汝家瓮底有蚓捆之而信。乃和藥療其疫而愈。又鄰人曾自清久出不歸。妻沈氏獨守經年。烈婦每勸姑舅姒其乏。及沈病死。無歸三日不成殯。烈婦乃出簪珥助殯事。則尤可傳者也。子張璐即長路。爲予道其詳。予因達上官表奏勅旌其烈。予且最璐曰。一綫之緒。垂將爲綸。爾當勿負毋志。爲張氏起其宗也。

不事鋪張自然豁露

先生平好表章節義守洛則尤其分所應爲也按全集尚有澠池張烈女香姐以聞改適自經死洛陽司馬烈女太湖王烈婦均不爲强暴所汚被殺死又聶其子亦是循吏所應有

補敘烈婦生平得法

昆明能節婦梁氏能撫孤皆爲之立傳其亦維持風化之一助歟

原評　老到

高處一呼　隨手補出　波瀾皆爲　精光異采　原評　句亦俊妙　原評　應上諒字

論立

掌爲

原評
忽出黃河一段亦有如潮海之

觀

補敘有法

敘三錫弟兄亦見勇略

黃河岸南圪塔磧相傳馬烈婦投死故處明季流寇犯洛陽騷及孟津虞交陳司南璠妻馬氏從司南父子避亂小狼底日無定所一日傳孫都司敗兵至掠民間婦女馬氏忽不見司南父子跡之至河壖不獲或告之曰昨見一婦人以其女來望空拜且泣相援而入於河矣二子急掖父往視遥見河洲隱隱若兩阜墳起恍惚無所見驚爲神異繼以泣求遺骸不得至今陳氏孫會三易世臨河猶悲焉爲予述其事予亦嘗北望黃河喟然長太息矣今夫黃河濁流也亦有時而清昏亂之世世

且濁矣何有於黃河而均忠臣義士烈婦女挺生其間創投之濁流亦可當千年一清之瑞爲其瞶然不汙於他氏也馬氏毋女當之矣先是司南籍洛陽後徙家孟津娶千戶馬氏女舉丈夫子二伯三錫仲九錫女子子一以流寇故復徙郡城之北門壬午十月五日流寇陷洛陽寇虜三錫置東關司南與九錫寇俱執史氏宅內逼司南曰與我兵器生爾父子司南閭糞壤中舊匿有兵器命九錫發之無獲莫救父命於是號天大哭聲聞于三錫三錫詐爲寇黨人縱令出來省其父兄弟以曰寇操刃急、與寇格而鬬格殺其渠

原評
春秋之筆

一論遥深極得比事屬辭之義

魁擊餘黨數人得脫忽羣寇又至環而縛司南奇其貌欲官之司南堅不從遂自刎頸未斷寇棄之走二子尾而至司南口已不能言以指畫地述爲寇堅逼之莫弟兄相與謀欲避難小狼底小狼底者地少僻多崇山峻嶺茂林菉樹避匿其間或可稍定喘息也二子于是肩父挾其毋挈其家衆夜繞城而出各尋避地忽會忽離如是者多日是以馬氏投死司南父子竟未之得知也子今垂九十年矣陳氏子孫屬予記其事予既採入郡志茲復詳記之

論曰甚矣夫死節之難也以王衍爲父有其女惠風以

荀爽爲父有其女荀采父晉有愧其女馬氏毋與女交無愧也有光於陳氏多矣吾故特表而出之若夫陳氏爲孟津著姓司南與羣從兄弟皆以位顯兩朝間其家牒詳之吾不及論

陳氏仕兩朝鄉人少之故論有微詞原評

讀詩畧王疇五先生金井庵行與此事相類彼死於火此死於水也而其後或有不同沐天波以兜水死無愧其毋與妻焉惟馬夫人之節爲獨苦耳噫南甯趙棠識

馬節婦傳

璵字琢庵石屏人雍正己酉舉人官琪縣知縣

乾隆己酉重與鹿鳴燕　恩賞進士

節婦莊馬氏麗士馬公元忠女毋林氏節婦幼敦慎寡言語生十餘年族黨罕見其面年十七歸馬有齡其舅騰高早喪遺姑李氏煢煢一寡毋節婦善事之能得其歡心家赤貧安之若素癸未有齡年二十四貿易客死節婦年二十三生子萬元匝一月節婦聞之哀慟欲絕其父毋慰止之曰兒何至於是覩此呱呱者安所托也予兩人倘存必不以衣食靡吾兒憂節婦曰兒失所天惟節婦之能成其節賴父毋之得所依歸且家素未習詩書而卒能狥志苦守無背聖賢之訓又其子克自樹立惓惓於毋氏劬勞誠有可嘉者余為節婦比鄰知之最悉不敢以不文辭節婦生於康熙庚申卒於乾隆乙丑高年六十有六子一萬元孫四人曾孫三人

贊曰余讀歸震川先生陶節婦諸傳而嘆天下惟節婦之志為獨苦士大夫之表揚不宜後也在富饒者猶易託於有力之口而貧窶者往往泯滅而不彰今觀馬節婦生孫始一月家無擔石而能矢志氷霜若此以視夫家有贏餘克自守者其志不更苦歟余故特著之

節孝清事

平遠賢語切中舉節孝清事

滇南文畧卷三十五　目錄　一

傳
國朝
菱湖公家傳　傅爲詩
劉楗　周於智
周於禮　周於禮
周於禮　錢澧
楊履寬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錢青選
錢青選

滇南文畧卷三十五　傳　一

國朝傳

菱湖公家傳　傅爲詩

先公諱琳字玉良號菱湖不忘所自也初先會王父自江西高安之菱湖入滇家建水娶先會王母張太孺人生先伯祖暨先王父先王父以勤儉起家先王母吳太恭人克襄內治子五人先公其次也生康熙丁巳年十二月四日先王父母特鍾愛七齡出就外傅舉動若成大塾師器之年十八補臨安府博士弟子員試即冠軍食餼二十而冠娶吾母李太恭人相敬如賓越四年生詩又三年生譽一切家政先王父主之先公得肆力於學焉慮城闉不靜約族人讀書雲龍山是時詩方五歲隨侍山中當雞鳴風雨之夕水石雲林之間手批口吟聲出金石課程無間寒暑如是者屢年詩雖幼猶髣髴記之康熙癸巳年恭遇

聖祖仁皇帝六十萬壽特開恩科先公舉於鄉是歲先王父六十壽先王母五十六壽報至先公曰可以慰親心矣視禮閭歸里先王父猶主家政先公不預外事庭訓暇手不釋卷嘗諭詒曰繼志莫如讀書得失聽之天命又曰范文正公晝粥力學終成名儒爾侍重闈膝下不憂饑寒能遜志以希前賢卽此是孝詒志之不敢忘或有過督責不貸稍離側必詢其由詒年二十充元江府學弟子員又五年舉雍正丙午鄉試公車歸吾母嬰疾病常在床褥先公憂之常以語詒詒是時先公尚健也孰知吾母病起至今壽七十有三康健勝昔而先公

竟於是歲捐館舍耶嗚呼痛哉時戊申八月初八日計年五十有二越明年葬城北寶山先塋之次詒子卽詒次謇出繼世父女五是時吾長妹適茫餘俱幼孫三人孫女二人會孫一人先公之將卒也無他言惟以不獲終事先王父母爲恨因泣詒謇亦泣嗚呼痛哉先王父性孝友好善如不及鴒於宗誼待人不設城府先公似之蓋得於觀法者深矣其事先王父母也曲盡順承惟恐稍拂其意待諸昆友愛彌至始終無間言凡族人親黨有婚喪不能舉者請命先王父助之聞人有慶樂事孜孜然色喜襄助不遺餘力平生不爲豁刻之行至於

達人見道言

孝子之心千古同悲

蚓竅得之六一請命而行不循義所當然亦善則歸親之義若范堯夫麥舟之助在外故也

義忿之言

榮家鄰解不過如是

何法酷似禮弓

日夜不倦嘗言吾幼時讀書苦不能記三十後覺不費力蓋用心久則明膚自生矣許於先公之卒也無述於墓也無誌及今乃得滴淚和墨紀其始終不敢溢詞取誣親之罪嗚呼可勝痛哉先公卒之六年雍正癸丑科許成進士入詞館改貴州道監察御史遷奉天府丞恭逢乾隆元年 覃恩贈先公文林郎翰林院檢討例贈中憲大夫吾母封太孺人例封恭人 勑封先王父母承先公志也乾隆辛未秋七月男爲許敬撰

君鄉服官立朝是一串事當處里閈時樂預外務自非立品者所宜而稍知自好之士遇人緩急及有關

利害者輒避匿不敢近亦未有聞於體用之說也菱湖先生辦孚堂一節便具許多擔荷力量識者恨其未竟所用自是實錄顧息存

濟族人必稟命而行立言亦須得如此憤孝直劉一段寫得賢眉皆動

歐陽瀧岡阡表得來南宮楹揭

觀縷世德惙惻真切從歐陽

節婦阮氏傳畧

故節婦阮氏岸生袁佩環之妻也袁自洪武初調衛來滇遂居永北清水驛以詩禮世其家阮與袁相爲姻婭氏父啓昌醇謹長者氏幼年鍾愛特甚年二十適佩環夫妻相莊蕭雍有度生子眼及瞬甫數歲佩環染瘵疾氏調理藥餌日夜弗稍懈每含淚飲血不欲傷厥夫心逆佩環沒氏哀號幾絕粒米不入口者幾日勉力營葬家故貧親又老二子零丁孑立孤寡相對幾難自成親申於服除後以温語勸改節氏盟心矢志欲自縊嚴正之氣見於詞色各斂容退由此堅貞不移端莊靜默庭

以外罕接其言笑歷三十餘年如一日方姑曹氏年逾六旬每需甘旨氏勤績紡針黹備物奉養必得歡心壽晚歸必叩其讀何書作何文答之稱意則喜否則涕泗鞭責以故眼進學成名律身謹飭次瞬幼有目疾然亦未竟所用自是實錄顧息存

業醫濟人今其孫或食餼遊庠或力農務本俱爲鄉里

醇良輩會孫叠出蔚起崢嶸頭角天之報於節孝亦厚矣哉氏於康熙五十七年通岸以公舉旌表 上聞

命下賜金建坊嗚呼氏苦節忍死養姑教子力持其志

寫孝子至今認謝尚有生氣

序中夾議得更遷之體

入手寫盡節婦氣概

低徊唱歎宛傳閣生

於艱難險阻中非以爲名也而發微闡幽永享祀典維持綱常名教幾與日月爭光矣抑又聞氏處姻婭隣族（綱事補缺有法）閒一以和藹相接弗屑爭較且或出其餘以周困乏後人遵其教亦能長幼無忤然子不暇論論其大者史官劉愷曰余纂修一統志時凡節婦中卽無畸行異狀概不忍輕置亦以見節之之難也憶余王母彭氏大節炳著遭時變亂未獲表彰今兩世邀封食報未嘗不偉余於氏屬姻親知甚悉其孝眼能繼先志修族譜索余爲序復以氏傳委余余謂氏之守節猶不足奇獨以貧苦身事姑孝謹撫子成立百折不回有爲當世之所甚難者故直書其略如此

節孝中庸也匹婦之與知與能者也無畸行異狀不忍輕置介亭先生不獨居心之厚卽亦見道之明

李珍識

昭峨姜孝子傳

昭峨姜孝子曰姜璐字美玉其先江南人愛昭峨山水築圃於南河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昭峨有姜詩之稱璐父文柄詩人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璐甫毋蚤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黨嘖嘖稱孝內外無閒言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闃寂璐甚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爲養先儘父酒資餘薦家晨出採樵必挈壺置肆閒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家庭聚順融融然樂也閒或因事倘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爲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紿衣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矣自苦爲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勸酬飲嗣日習以爲常及親歿哀毀骨立喪葬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嘗飲壺薦酒哀慟墓側壺至今猶存楊氏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先力圖謹事璐璐五十壽終令人過南河稱其圃爲孝子圃賀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釀者深哉

世俗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文筆老潔有先秦兩漢氣味

姜之事親一舉一動皆就其力所能爲爲之無大過人者然皆出於自然不待勉強是其無大過人處正人所不能及處一時稱爲孝子稱姜詩稱孝子固亦是天良不昧處愚溪先生爲之立傳入手即云滇有孝子曰姜珞舂秋善善之意也合通篇讀之風世之意自在言外　建水曾紀識

梁鶴圖傳

周於禮

梁鶴圖名兆榜廣東順德人乾隆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奉旨外用得鹽山縣知縣鹽山故畿南疲邑逋賦積十餘年胥吏盤互其中侵漁過半而二三豪猾大族依倚吏勢凌暴莫敢誰何鶴圖既抵任即密捕胥吏易庫銀者因隨事壞其機牙奸不得發於是勸民自入常賦無假手胥役數月民與官習竟益失氣歲蝗太守行部鶴圖以病不能謁守故稔鶴而賢屬左右善視而自往督捕鶴圖病中時問蝗何如捕已盡未或曰未也則據席作勢起曰吾當親往止之不得則約鶴圖與中行見蝗飛蔽野千夫駭逐禾稼蹂躪溝塍間無復生意雨泣曰蝗災如此捕不盡稼盡於蝗矣捕之盡稼盡於捕者矣令之不德天降大喪禍令宜胡毒吾民爲邑民環而觀者數千人亦泣見有祠立祭臺問之乃所稱劉猛將軍者也曰是主治蝗冥而登既入廟長揖曰神是馨禋祀今蝗災稼盡令爲神羞之今請與神約三日驅蝗盡否則令圄宜以身塞無狀者神亦不得享有血食越翼日報蝗少閒又翼日則報蝗猶屏息嶽峙不興斷死四一人則引問曰忽乎曰無乃至誠感神非以戚戚懾與殷文昌所雨相似即我求其

坐而不得
死者於我
無怨之意

給以棺新守某墨而恣鶴圃以清白吏聞守弗善也廉之無所得則固以事大吏有爲鶴圃解者反以詰守守愈益憤會公讌語侵鶴圃鶴圃拂然曰士不可辱也守慚陽謝持之愈急而鶴圃入已爲主省司主事守卒以墨敗在獄曹鄰山民走數百里謁京師無虛月巢盤麵袋盂酒豚蹄歡若家人婦子都人士異之則執而詰曰吾使君也是能役神驅蝗以活吾邑民者也吾使君善病今固無恙也其出而爲天子活萬民也於是都人士悉鹽山治狀鶴圃遇事持大體宗伯倚以集事嗣以京察異等出觀察長寶道值征緬師走過湖南吳加鶴

照應前文
涉筆成趣

圃力也有控茶陵牧戴保豫城工不實者撫軍委勘鶴圃稔戴牧賢不之往控者走訴京師　特命少師冦某中丞某往會勘時保豫已調靖州牧歿於靖吳棻陵數千人束香呼佛號謁馬首言州主賢奈何一妄男子汗吾清白刺史會勘工果實而鶴圃終以未經親勘被罪效力軍臺竟歿臺所

（惜哉）

論曰鶴圃之祝神驅蝗也盧山民人人言之其事應經義非迂怪也昔漢循吏之治蝗不入境於鶴圃其益信乎抑必有以致此者矣語曰厚棟任重如鶴圃者惜未竟其用云

李侯小傳

李侯名敬躋字翼茲滇之馬龍州人中乾隆丁丑進士需次得將樂知縣（敬躋字翼茲）卒於官父盛唐由庠戊進士歷官松（敬躋字翼茲）茂道觀察使以所部有犯坐監臨官獲譴戊卜魁卜魁距滇萬四千餘里敬躋三省覲焉飽風霜涉霧瘴遭暴水卒至僕逃馬喪飄沒十餘里附枯木得活行于沙磧間衣履結穿無人色哀感行路服食之遽引而達戍所而父責以歸養祖毋不容朝夕蓋觀察久戍倚閭之望（敬躋字翼茲）不得於子而冀以孫慰也敬躋殷憂兩結呼天搶地謀父生還祈身代不可冀　恩赦不得再歸而祖毋亡三（敬躋字翼茲）省父而父老急就一官計納贖而父死敬躋亦以塞上書絕致心疾日嗚嗚作兒啼未幾死范杰者卜魁人也時年八十餘隸旂籍自觀察抵戍結生死交風雨晨夕時其饑寒垂二十年至以觀察視歸京師而閩人吳阿玉者爲余司閽十餘年矣敬躋之任將樂約隨官以事不果及敬躋死而觀察訃亦聞日促余書致范翁歸觀之嚴君云乾隆癸酉鄉試遇先生號舍載庵身偉岸得尾號與穢難堪嚴君讓號與居是科先生領鄉薦闈聞其出塞省親事心敬之然終其身不復晤因致禮於太夫人比卒爲之卜葬臨穴其子芬清貧力學士信友一意孤行之九死而不移其素者也悲哉李君其志不遂其目不瞑矣至若范翁之於觀察生則周其困歿則歸其骨其於君家巨卿夫何多讓抑豈有所感發而然耶而吳阿玉者循循僕隸之中無它異人其於李君亦未正主僕之分非有恩意之結也乃一官相訂若已身許至殷殷於其死父萬里跋涉力歸嚴襯斯其樸誠亦有足多者焉嗚乎天其藉以伸孝子之志也乎

敘筆密栗嚴潔論則純是六一風神也

載庵先生文素遒者無閒言既令人可感可泣文亦極激昂頓挫之神每讀一過不忍釋手與郭節婦傳同爲立厓廷尉集中是一是二傑作　建水曾貽識

御覽因歸班而未卒呈者也字體端勁有晉人法詩亦纏綿悱惻令人讀之淚下因歎生也晚未覩其面聞之巖君云乾隆癸酉鄉試遇先生號舍載庵身偉岸得尾號與穢難堪巖君讓號與居是科先生領鄉薦闈聞其出塞省親事心敬之然終其身不復晤因致禮於太夫人比卒爲之卜葬臨穴其子芬清貧力學

通篇眼目無限艱辛困苦以數語盡之非深得力於左國史漢者不能

是父是子爲觀察處孤半現全身矣

落落六十餘字爲得敬躋賢省舉魂活畫出一個孝子來階似龍門爲生手筆

敘次飲波句法字法亦色色研鍊純是史筆

補邑諸生云南當湯楹識

郭節婦傳

節婦姓錢氏、原瑞州太守郭公聯奎長子庠生畸妻。今光緒少卿、錢公士雲次女也。幼警敏。喜讀書。父授以孝經列女傳。能背誦。通其大意。年十二字郭氏。十七郭子就婚京師。結褵半載。而郭子歿。婦矢志身殉。父母知之。防衛尤謹。得不死。時太守違宦蜀中。未及迎婦。而光緒由西曹出守楚之施南。婦既無歸。乃隨父之楚。然已遘羸疾。飲食減於平日。父母憂之。乳媪有微言相慰者。婦變色起曰。噫。汚我耳。吾幼讀書。知有從一之義而已。況父母舅姑。皆詩禮名家。胡汚我耳為。自是戚黨過者輒引避。家人罕見其面。已而郭遣仲子迎喪歸。旋擢守粵西。梧郡未即報聞。婦得耗。飲泣曰。舅姑棄我耶。何喪歸而不吾聞也。白父母欲奔赴哭夫墓。父以大義思即遣之。母泣曰。病骨支離。僅屬氣息。就道死矣。何歸云。婦泣曰。兒當死久矣。即道路側。母執不忍。乃泣從慈命。太守不數月而罷梧郡。走京師。旋歸省覲。乃書報錢云。以叔子子某。立冢子婦嗣。將迎歸奉祖姑。婦色慰曰。舅姑歸奉祖姑。撫嗣子慰吾夫泉下幸矣。乃進飲食。疾減於前。密製衣為祖姑壽。為嗣子製衣帽鞋韈藏之。日望郭使來。而太守起復瑞州履任一月以憂歸。婦賢哉婦乎。當與背令女並傳。彼據權勢而待人反復者能勿愧然

兩泣曰吾爲人婦而不及一日養祖姑更何以生爲矣母曰嗣子在歸有日也郭使未果來而錢以少鴻臚內召計無可任送歸事者攜婦北戍戍春太守猶子晉與計偕入都私語婦兄衡曰嗣子殤婦既未得郭耗心固疑甚探得之痛哭嘔血數月無復人色一日侵晨語母曰壻遲我我不得復活乃屏參藥疆之不可後數日死初光祿與余及太守同遊五華二姓之好余實通一言婦未歿之前三日白父曰願得周叔視兒欲有言余往視則泣曰兒之適郭叔知之夫死兒蹉跎十餘年不得歸嗣子復喪兒命也幸叔寄語舅氏歸兒骨萬里埋

夫旁以完同穴之義語嗚咽不能成聲余哀焉爲傳以寄太守並以備邑乘採擇云

爲婦節孝處處精誉處處慘惻今讀之猶令人聲淚俱下

文西浦小傳

西浦名泰運字健齋西浦其別號又號陶廬年十九中己卯鄉試庚辰下第留京師辛巳再試不利歸故麻城令同邑楊夢舫永芳工詩主西崑體處士旋竹田炯詩格頗與之類夢舫時方下第竹田遊京師亦倦先後歸西浦數從遊處肆力歌咏又布衣孫髯故三原人也詩名著稱尤早記覽亦博夢舫竹田皆輕之西浦不謂然亦數過從講論丙戌會試復不利辛卯再上又黜落寓京師城南龍泉僧寺今香山令蒙化彭南池翥長樂令丁憂同邑王宜泉運昌南寧教諭今在告石屏羅有亭慶恩弟安寧學正今在告際叔會恩暨予六人昕夕砥礪易衣而出故大理寺少卿嘗崧周立厓先生雅重西浦折節與交楊夢舫故與立厓同學友善時將次得官亦至寓立厓聽雨樓每佳勝輒邀西浦予及宜泉有亭亦數數與俱歡諧沈醉竟夜達旦明年會試復見遺與大挑例得二等羅氏兄弟亦二等或爲惜之西浦怡然曰親老正便我養也且得專故業再上不猶愈於遂廢此事者乎借補南安訓導乙未復不遇歲謂人曰吾如楊昭五有問之者亦將數馬對矣楊昭五名啓先晉寧人今宮東川教授　朝廷恩例凡雲貴會試往來皆得

乘驛自邑之滇陽驛至兵部皇華驛凡九十有七楊故廣上不遇爲此言自朝也明年丁父艱歸悉以家事任仲弟率餘弟讀書恂恂皆著時譽服闋補騰越學正丁嫡母艱起復補元江學正毋老欲留侍不許不得已行聞艱奔歸哀毀骨立尋中喉風一夕卒年四十四性和雅於交遊若泛愛無崖岸然生平稱拔分者無幾嘗從三羅先人隴西令用璞先生受業故與有亭際叔視若同氣其次則予此外可屈指盡矣所遺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岱幼弟鍾運亦與予善

論曰修短數也然才矣而不竟用生之亦奚益乎予年十八與西浦同補諸生西浦猶少予一歲學使者則令侍讀學士閩葉裁庵師也拔同邑二十七人七人入郡庠猶無恙邑庠二十人楊潮最早死次李枚次陳再馮再馮名琦一字琢齋久困童試邑令嘗拔置第一仍不遇祖母邑先正王永齋遺書力學同產也家頗有永齋遺書力學欲追之旁及星經藥方金石篆刻窮年考究嘗教予作詩法度詰以窮死余作詩哭之西浦取覽未嘗不悲悼竟日也豈料身亦爾耶西浦死後祿勸教諭錢徵廬汝嘉又死再馮最刻苦徵廬嘵嘵不隨人俯仰嗚呼豈易得耶豈易得耶

惟其情摯是以語眞本傳載入友不及再馮論內與徵廬並附而於再馮特詳南園交誼之篤可想見矣

王賓尹先生傳

辛卯冬賓尹先生卒於家其子孝廉子靜走狀索銘子既爲之銘因思子靜於雖始末備具而未盡先生之生平俟稍暇當別立傳誌余所聞見於先生而有當於古人者卒不果今年又三月余偶過江村宿及門楊大才中酒夜分不寐樓外雨聲琅琅遶屋溪流作怒濤聲枕上構思粗成歸而旋病病愈索曩日所搆杳不復得初秋因題天峯楊思虞先生像念余獲交子靜先於望古先生又余父執不可寢其事乃畧次梗概如左計余初見先生蓋在壬申歲先是辛未余與子靜受知邑侯沔陽李公旋同補郡弟子員時子靜才名籍甚余方毀齒謬附驥尾先君子携余試院前遍拜諸同袍子靜以弟視余明年李公陞任湖州先君子祖道南塘客既去偕同人飲驛後僧舍其地鄰先生宅先生聞先君子至特過相視適座有狂生放言迕先生先生面斥之伊不服先生怒欲批其頰賴先君子以免當是時先生髮上指目如電聲如雷余心懾焉歸塗先君子爲余道先生行甚悉已而曰此非近世所有殆古之人也比余年漸長屢與子靜戰鎖闈子靜輒書上考余亦時弋獲以意氣相許時過從先生遊先生門無雜賓以課農教子爲理親一切勢利淡如獨余輩至必命酒酒酣慷慨論史事旁及稗官野乘人地顧縷不遺或抗聲歌唐宋人詩音節高亮不作兒女子語又或談近事追憶父兄師友感念存沒輒哽咽泣數行下其天性然也先生性亢直負氣多面摘人過人咸憚之雖余素爲所契時不相中動見訶責自非責己而不自是者不能一朝與居嗟乎風之下也士大夫習於軟熟競以容悅相高而惡聞其過不自今日始往余讀史記竊悲灌將軍以酒失爲武安所陷厥後馬文淵遺書戒兄子今讀其書意念深矣而亦以此嬰梁松之譖蓼莪城西此古之人所以有缄口之銘屬垣之懼也雖然天下事尚借一二强有力者相支持庶幾朝有司直野留正氣不至相隨以俱靡鄭伯之言曰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冠反奄奄不振朋好往來噤不敢發余每誦斯言爲之氣結士當伏處明（閣本無明字）一語一旦立乎明廷尚望其埋輪折角哉余鄉風氣近古以余所聞若抱真宮培諸先生不畏强禦至今有能道之者然率士氣之盛同聲相助是以獲免於當世近則少衰矣先生暮年以使酒罵坐爲一二褊衷者所切齒幾罹於羅僅而獲免而先生亦用知世之不可以莊言乃深自閉匿一放於酒其氣尚悻悻欲動也先生稟

入手或先寫景所謂文無死法也

伏案

冷語亦是伏案

想見高致

序次純學更冷

陡起一波身在寰中神遊象外

原評頓挫流轉淋漓盡致

原評斷後夾序史家正法

此老倘强猶昔

嵇叔夜亦有坐氣

氣厚至老精神不衰曩壬午秋闈後余與子靜昌雨衡泥歸潯三下始抵其家先生已卧聞余聲披衣起把酒相對時余氣餒甚有塞色先生翛然曰壯夫奈何若是吾雖老尚能從風雪中走數百里自古英雄豈有老死牖下者乎因爲詠雨三點露不爲雨七八個星尚在天之句及先君子見背余小地大井以先生習青烏家書邀同往方出門雨淋漓先生迅步行犖确中余與子靜蹶蹼追弗及時先生已餘七秦云今泚筆爲先生傳猶想見曹景宗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時也先生生年卒葬及其孝友大節備載前銘茲不復贅

余亦偕子靜同入鄉校所見聞於先生者與裕如大概畧同前會葬時亦勉爲公祭文然爲駢體所拘不能彷彿萬一終屬憾事乃裕如復立此傳筆筆寫生使先生精神躍躍紙上如見解衣槃礴大聲怠呵時非胎息肓傳腐史未易到此 丹山許憲識

文亦傳中變體殆借酒杯以澆壘塊耳

明賜指揮使貞義儲公傳

公名福姓儲氏無錫縣新安鄉人燕山戍卒也以孝義稱母韓妻范當燕兵起公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永樂薄錄亡卒入伍公在錄中帝怒其亡也成極邊曲靖衛公奉母挈妻以行仰天哭曰福雖賤義不爲從逆之臣日夜泣竟不食死於舟中明制以罪謫戍者本人後逃不得一個纂宇逃死其屬仍須到戍故公死母韓妻范爲營葬之而行崎嶇至曲靖時范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蓋不欲開之姑傷老人心也有以其少而寡欲娶之已知其純孝苦節不可干乃止一日范澣衣見

澗邊生草可爲蓆因取織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卒營畢廬墓終身年六十餘卒後蓆草不生土人義之就其居葺爲庵集尼奉祀名崇孝庵至明之季年始賜公指揮使謚貞義范賜淑人謚孝節余讀明司空何喬遠名山藏李卓吾先生續藏書皆載儲公福死節事幾等於首陽之餓而兩書繁畧互見近見本朝王大司空鴻緒所雕明史稿內所書又稍詳焉夫忠孝節義天之賦畀於人者皆所固有要在克盡耳儲揮使范淑人歿已四百年而國史野史所載俱同照耀萬古獨是孝節淑人號山織蓆廬墓而終皆在曲靖戍所當時就

王碩人傳　倪蛻

此篇與趙蛻園剩史曰昔孔子語葉公子高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子天地之間竊嘗論之以爲子臣之忠孝婦女之節烈皆受正氣於天而一以義命爲歸故曰知其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否則悅生惡死人之常情又孰能行事之義而忘其身乎嗚呼亦綦難矣王碩人者陝西鞏昌府蘭州人年十五歸于海寧查又李先生先是秦中大儉　天子勑司農出帑金數十萬賑之然慮白姓之不得盡歸而終飽

先反樸一筆寄而花

也乃下招民入粟令以奔走天下之豪傑先生應招首先入秦遨遊公卿間聲名藉甚捐貲捐官是趨先生之門者麇至麕集無不各當其意而後止當是時也長安城中軒車摩轂而東方司馬蹀躞御溝其武相接乃先生澹然獨與文史居既年齒漸高始娶碩人爲副室而或者猶然笑之雖然彼其于世有別矣枯楊之稊寔將稺春花以自艷乎娶五年歸里又五年先生卒碩人索焉出涕曰嗚呼其誰侍先生子九京者乎越三十五日取先生之詩文筆札授之先生之子歸小童婢于其家出諸子繡幃條脫釵梁遺諸親屬設榻于

此篇與趙蛻園剩史後序而先人傳論贊之是效後漢書體裁

效史記以提筆爲伏筆

奇師得龍門寫生之令筆傳之令人每讀一

避爲之起
敬

常寢之側置飲具焉時家人環視驚駭不知所以而碩
人面發赤兩拳握固若不能勝但云我死願附先生墓
旁一抔土也至殯所再拜而泣曰嗚呼我其終侍先生
于九京矣痛而絕嗟乎碩人之死碩人之報也先生之
門固有知報焉如碩人者乎方其干于先生也靡不慊
慨指天矢日真若可信一旦翱翔仕路漿酒臛肉肥其
妻孥而先生抱空券困里閭漠然付之不知者比比也
可以慨矣

剩史曰我嘗遊蘭州黃河縈帶山川蟠蟄意必有靈秀
鍾于其間而地苦磽瘠羌氏雜居頗其人弗甚重節義

是豈邊風之鄙因陋以成俗者耶今觀碩人之節烈乃
知河山正氣有不泛泛以畀人者生乎百世之下志乎
百世之上坊靡式頹儀型巾幗宜若匹婦之諒白經溝
瀆僅僅以明乎一身之潔者哉

蕭碩人以嘅查先生交遊而碩人不朽矣

末段抑揚頓挫得韓歐之神湯楹識

亡友傳

吳茂才名挺字題仙吳江人幼孤出繼從父之無子者
事所後毋以孝聞慷慨有大志慕古游俠風尚氣節重
然諾好援引人遇不當意事卽拂衣起雖貴育不能奪
性華侈好飾冠劒衣服麗都無書生寒儉氣發爲文章
亦清綺如露灌芙蓉先客卞忭察所延尉之門崔可羅
矣茂才獨不去旣又受知於高撫軍寶嬰失職復爲灌
夫嘗自感嘆以爲丈夫不得志於時惟此一付肝膽可
對[一]耳[二]勃鬱陽之鳥向火之兒乞人不屑也於是依高
於[一]數年竟以怪病卒年五十五子女各一人蛻人

曰茂才與予交二十年極相契見則各非刺其所短長
別去則又念念不能刻忘然茂才性通予性介予不能
引茂才於介茂才亦不強予以通也嗟乎茂才而今死
矣夫使茂才而能自上雲霄致身通顯或遇有力者引
而登於廊廟則所謂磊落軒天地者當不在文章筆墨
之間不幸處困窖死畧無所表見於時千尋之松乃與
弱蔕同腐不亦悲哉

葉廣文名淶字肇沇建水州人明工部水心先生之孫
生而顙翼弱冠中副車率不得第遂一意博綜諸子百
家靡不周覽一日方暴書客雜取試之應口成誦詩文

奧古而於儷體尤長六朝不足言勿論唐宋宏性慵嬾長見人不事修飾衣釦或上下參差不齊不自知也然聲名藉甚郡邑守令時時延訪每敬其真而笑其疎廣交濬然自若不以爲意興至則懷餅餌獨入山野墟墓斷碑寺觀殘碣一事之微一言之美必錄以歸臨安文獻惟廣文爲得其要授南宮教諭到官年餘卒年四十五子三蛻人曰吾昔遊臨安其間多博學好古人洵足稱西南文獻邦也而廣文文品乃絕不同蓋諸君子文足達時品能邁俗如瑚璉圭瓚堂不用亦見珍于世獨廣文不衫不履若遊于物之初

華沈先生如此留心而今日滇南遺文輒難收拾則迻辟之士少也

英雄不得志每每落此却與狐羣狗黨別

即此舉動豈庸流所能

畫出烈士純孝眉宇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十

昔商矱周鼎出土斑剝苟識古無人豈能入于時哏也哉

鍾都督名寶初無字自言生于香山縣淇澳所居朝海幼時游釣在焉因自稱朝海先世耕漁爲生都督不能承其業乃鼓刀而屠繼以海氛故奉文遷界都督失業遂操舟行刼會姚少保爲香山令招降之少保創籍都督納同撫二十餘輩送之渡嶺時方征反閩者少保投劾體當見同輩不免此戒對陣即死傷隨之因益自勉並以勉人夫三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今都督之功如彼都督之言如此不亦有可以傳者在乎

姚熙止宮保圖是奇人即有朝聞之如失左右手遣牙將賫檄赴香山令縣長吏敦促就道不得已復來而少保已病召入寢室好言慰留相對泣下已而少保薨都督送其喪歸會稽叩首靈前曰吾事畢矣歸數年部議以遊擊用論營田功加一等爲澄關參將秩滿陞靖邊協副將所至俱有仁愛聲兵民感之呼鍾佛子年六十三卒于官子二蛻人曰文太樹立自有不同未可以屠狗羣盜而少之都督少時隱屠肆欣欣然終身矣豈有他志欲用戰功爲鎮將哉一旦知已死可無憾也是以碎火遶身不致爲盜緣此起家位至一品封及四代嗚呼榮矣我

是傳有序凡七人今收其三以文不以事也然其餘四人皆有畸行一爲上海朱虛舟之炎當明末時守貞終其身一爲松江高容亭鉉以孝聞即蛻翁所致亡友書者也一爲慈谿王孝雄于揆名象治蛻翁稱爲真孝廉一爲曲靖同知崇仁鄧次盧其文以治行聞

黃隱君傳

倪蛻

隱君黃氏名德昌字爾熾其先江南土元人也明初黔寧王征南從入滇著籍臨安府建水州遂爲州人世以武功顯至君曾祖天來始由明經授郡倅不赴三傳而至君曾明亡其祖若父皆死于丁亥之難是時臨入三十萬同日殉義君以髫齔奉母曾太孺人於烈焰中得勿死而遁天也亂小平歸無棲止曾太孺人榮苦萬狀卒教君以成名共姜程嬰母兼之矣而君亦天性最孝徐君極登明之千戶侯有女許配君而因病以盲其家審色承歡未嘗離恃晷刻六十年猶一日也君父故人

通篇以天字作眼目

隱君附隱者傳以德

二十萬人死

按軸疑以事傳寫

來儒娶嘗女不意後世尚有同捨者

兩事在隱君爲善最樂却是恆情所難

入字寫盡隱君處已接物

禮請辭婚君慨然曰吾則聘矣盲而棄之非義也母太孺人亦云然未幾異人治以靈藥雙目復明忠孝節義之字應若此亦天也君有表妹爲賊戕其耳鼻成廢人君承母意撫爲己妹有同志高君義卒聘娶焉會有酋變君攜微貲將痊之適得先藏者百餘金途并痊而密識其處事定適求其人悉還之君之至誠不苟亦天性然也初君以丁世難故治生爲急經學而外旁及醫術以養母業既益精刀圭之餘施惠貧者勿取值平生以古道自持嚴於律已和以待人故士君子多樂從之遊性不喜撈蒲戲遇爲之者君則湛然凝坐不一寓目

融括隱君事蹟足使頑廉懦立

總收好義

惟純孝人然後能行義不衰當誼曰孝義隱君

數語直抉出隱君心事非徒作行文波瀾

大凡流芳千古人小時便自不同

又一女董采可敬

烈女能孝能節皆在未笄之年觀其舉動直是大士化身指點人破除一切煩惱苦厄作清淨道場成極樂世界乃閨士積聖業障已深

孫烈女傳

倪蛻

烈女孫氏名秀姑杭之錢塘編戶女也幼失父十歲時以母病日夜憂泣杭俗信佛好遊尤崇天竺大士故烈女亦往禱焉既返道遇楊鼎元妻侯氏問其由絕憐愛之侯氏有子文龍（娟媚）亦（娟媚）故心獨喜以為得匹此女乃天挚會官司以民間多暴棺不葬者下令督埋瘞甚迫而烈女父亦家貧在殯母病且憂不能為計烈女愴然待鬻斗以襄事侯氏聞之來議婚以白金數兩為聘既葬烈女乃歸楊為養媳云養媳者待年於夫家者也楊之鄰閭士積舊隸卒伍行無賴其黨胡起龍變童也見烈女心動告士積相與窺而目挑之又令伶人掇傀儡雜劇當其戶思誘以出而烈女深自匿不可見一日姑病思食筍適室無人烈女乃入竈下戲之以手障烈女口噤不得聲烈女急齧其指遂逃去烈女以姑疾竟隱忍然心甚悲懼楊父子販帽纓為業將同適衢烈女微言于姑使不俱去楊故市井人逐什一不聽卒偕行士積與起龍謀日益深穴墻趾伺烈女過而搴其裾或以財賄納穴外意烈女來拾烈女每不顧而走後不勝其侮乃白之姑姑乃遍訴里鄰多不直之士積大恚揚言曰是區區者而不余從乎不辱之不止也初烈女恐傷老姑心又毋貧老不能忘故聊自守冀楊父子歸或得保無恙既見士積勢張甚度難以自全夜縫其衣至履飲鹹面面殞將戊寅六月十九日也是日聞於官士積畏事露令其黨為賺背者謀以殺媳文致侯氏未發氏聲冤於錢塘令而里中亦憤憤多公言令乃達之臺憲竟其奸實士積等于極典這近快之烈女殉節時年十五酷暑尸不變香達閭巷士君子會葬于葛嶺與岳墳鄰而所得旌典亦即建綽楔于墓前

君子曰岳之精忠孫之孝烈皆立千古綱常之大節是宜並永湖山於不朽以為斯世法式而或者以旌表樹芳為烈女榮不知表節誄奸主持風化者事也烈女苦心慘節亦自完其天地之正而已豈覬幸於此而為之哉

烈女不壞之女厲叔不壞之文

王母趙孺人傳

昔魯語載公甫文伯之母之事凡八而孔子稱之者四夫春秋所記二百四十二年中事而賢母不少概見豈舍章內美坤道之常固不足以煩其記載者乎新安倪曉先生曰世之節婦賢母皆以不幸而稱者也借使穆伯不早世則敬姜內子命婦寢門之內治其業焉而已不幸而以賢母稱者穆伯殁而文伯以童子備官也嗟乎敬姜之賢稱敬姜之心苦矣山陰王子光翼篤行人也述其母趙孺人生平以求傳而入于家乘焉曰吾母姓趙氏同邑吳縣尉趙公諱禮之女公之配吾祖姑也故吾母踰吾父逮事吾祖父母孝和勤慎宗黨稱之生子三長光翼次光裕光禮今存者翼與禮二人不幸吾父早捐館家替且有夙遘母悉賣鬻以償之曰勿令下泉有所恨也時光翼纔數歲吾母每撫而泣曰汝父骸體不諧十俗志業未就而殞甚冀汝之克紹而爲述者光汝之不才吾何賴哉輒聲與淚交下而或者猶然笑之以爲躬耕石田而希有秋卒餒焉而已母曰讀書猶耕石田而希有秋卒餒焉而已母曰讀書則流入市儈矣未亡人其敢任遺孤以市儈哉以織紝供饘粥淚濕梭箐間聞兒輩書聲琅琅則稍自慰戚里無不聞而悲者貧既日益甚門祚單弱外侮時乘翼稍長心不平母曰在冬夏青青惟松栢獨也汝何容心哉既數載有從祖宦秦者章內美坤道之常固不足以煩其記載者乎新安倪曉先生曰世之節婦賢母皆以不幸而稱者也借使穆伯不早世則敬姜內子命婦寢門之內治其業焉而已不幸而以賢母稱者穆伯殁而文伯以童子備官也嗟乎敬姜之賢稱敬姜之心苦矣山陰王子光翼篤行人也述其母趙孺人生平以求傳而入于家乘焉曰吾母姓趙氏同邑吳縣尉趙公諱禮之女公之配吾祖姑也故吾母踰吾父逮事吾祖父母孝和勤慎宗黨稱之生子三長光翼次光裕光禮今存者翼與禮二人不幸吾父早捐館家替且有夙遘母悉賣鬻以償之曰勿令下泉有所恨也時光翼纔數歲吾母每撫而泣曰汝父骸體不諧十俗志業未就而殞甚冀汝之克紹而爲述者光汝之不才吾何賴哉輒聲與淚交下而或者猶然笑之以爲躬耕石田而希有秋卒餒焉而已母曰讀書猶耕石田而希有秋卒餒焉而已母曰讀書則流入市儈矣未亡人其敢任遺孤以市儈哉以織紝供饘粥淚濕梭箐間聞兒輩書聲琅琅則稍自慰戚里無不聞而悲者貧既日益甚門祚單弱外侮時乘翼稍長心不平母曰在冬夏青青惟松栢獨也汝何容心哉既數載有從祖宦秦者章內美坤道之常固不足以煩其記載者乎新安倪曉先生曰世之節婦賢母皆以不幸而稱者也借使穆伯不早世則敬姜內子命婦寢門之內治其業焉而已不幸而以賢母稱者穆伯殁而文伯以童子備官也嗟乎敬姜之賢稱敬姜之心苦矣山陰王子光翼篤行人也述其母趙孺人生平以求傳而入于家乘焉曰吾母姓趙氏同邑吳縣尉趙公諱禮之女公之配吾祖姑也

孟子言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古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準此以推則難易自見而況婦人勉光翼以爲論贊文非徒作此而不淫心舍力固亦甚難乃較之貧家婦中道而寡恤緯攜雛卒能不匱不墜以成厥先人之志者雖無奇節異行不過如敬姜守禮義之常夫亦有集枯處莞比其境而獨苦者與光翼勤敏於學思所以上慰賢母之心者其可一刻而忘諸吾以爲公父文伯猶未明其令德者也光翼尚深勉之哉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毋道也亦子道也

通篇只敘述毋言而精神已現與楊宏山張冢婦墓碑同

前後援古議論中間敘事述孺人訓子竟似一道學先生語達甚快甚

濮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三六

貓民二字伏後不再娶愚孝處

類頓一筆伏後晨出臥呼一段

呼妹屬毋伏後不再娶

與曾子負薪心痛相參透人情之言然未免太執所以爲愚孝

類有蛇當前事愈奇

針線細密章法渾成

起說老到

方孝子傳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盛祖雲南黑鹽井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呼之曰方孝子云盛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毋純孝凡起居寒燠飲食事奉必躬自親之無少懈毋亦甚安之非盛祖不適也盛祖業販無弟兄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視出則呼其妹以毋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盛祖如是者以爲常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盛祖嘗晨出貿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却頃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許則蛇又在焉盛祖懼愀然曰是必吾毋病喚我矣急歸則毋果病臥方喚盛祖也自是遂不復出及

毋卒哀毀逾常人一日晨哭頓絕鄰里驚救之始嗚咽（補筆）而甦衆咸感嘆比葬手躬土石焉初盛祖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勸之盛祖慨然曰娶婦以事親也願賢者實難脫其不賢將戾吾毋吾能安乎且吾常見吾里中之（有此一波乃不平）婦矣操貨帶恣炊爨作苦克家者猶往往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顏疾痛疴癢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奉吾親出則有妹以代吾役使吾毋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爲終不復娶未幾亦病卒竟無子包學海云

贊曰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矯矯驚俗之行

沈鬱頓挫上下關鍵　機調神氣純乎古文　勁接省却無數閒文

烈婦楊氏傳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顯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既而自榮以病痲目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再伏筆提挈倒插補出勤於力也。相與嘉嘆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或稍資給之。蓋有借於氏之傭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商嫁之。氏不應。既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尚少無子女。今即自存。將何所終託乎。

陽湖　流寓錢青選漱石

予老矣。恐不能恃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合淚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蓋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既然而尚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爲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粧。氏方磨腐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哭曰。兒有夫也。寧殘廢。願卒守之。奈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於河。救者攬其裾。氏頓絕。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井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

論曰。婦人多輕生。然死得其正。則生輕而死重矣。烈婦之以烈見也。蓋其過爲之。孟子云。所惡有甚於死者。氏

鍊字鍊句
間耳
帶出盧二
姑是史家
附傳體不
是閒文

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於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哉抑又聞氏之死也去盧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今既悲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興嘆爲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已也

敘事似司馬遷
刪繁就簡以重馭輕繩尺皆深合古人是之謂射雕手憶余丁巳居黑井聞人道楊節婦與盧二姑事津津不置合之吾鄉錢烈女可稱三不朽茲讀是傳益增慨然 南甯湯楹識

滇南文畧 卷三十五 傳 畢

滇南文畧卷三十五終

雜體題跋
明
周侯誅林養中冰
丁亥紀畧
國朝
徐石公事畧
記王子京始生事
矢賊造叛事畧
太湖王氏傳
草木中人傳
段豹子傳
平瘡獄書事
毛穎後傳
兩河志
明
禹碑跋
跋楊太史郡鄽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華燭引跋
馬山癸卯詩跋
范滂攬轡圖跋
書待漏院後
書啾鳴集後
題南巡紀畧
題述書賦後
書投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書湛然僧卷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王元翰
王元翰

趙惟精
李思拯
李崇階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李治民
馮於智
張翼
何其傑
張含
張含
張含
胡廷祿

萊陽初頤園 南甯趙 棠憲南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連州李連城汝和評閱 蒙化張登瀛魁岱 同纂
保山袁文揆時亮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東川劉 城方山校訂
昆明施 銳耀南 張發 潛見五 仝校

明

雜體題跋

周侯 誅林養中狀

趙惟精

惟精太和人萬歷庚子舉人少孤事母至孝母歿築風木亭以居不謁貴游嘯咏山水怡然以終

周侯之平段進忠也林養中者故阿猖孽生而魁梧猛鷙有膂力善用弩可敵數十人進忠猖獗時防護瀾滄渡保障蕞溪鋪偵探出戰甚效力及進忠既擒養忠特其粗勇謂莫與爲敵漸露跋扈霸官田阻清艾抗賦稅聲言復州免賦以要結其亂黨時時刼殺數傳悖慢語屢撼周侯侯弗爲動以恩信諭降其黨前後數十人擒其弟養節賊所向輒挫之復遷還州治於其地築城建治賊見勢逼望風逃遁渡瀘江之茶山日治兵招羣黨圖潛襲州治遠近畏恐亦如進忠變聞當路急欲索之收其父兄妻妾賊終不出侯謂此不當急圖可徐餌而致也賊忍悔安知有父兄獨知有妻妾耳乃釋其妻季氏妾女息歸使甯家而密購其隣使潛伺擒之外若付之不復治者然賊戀其妾潛往往輒阻會其寨內食盡亦見我不與治遂於三月十三夜潛回抵妾所欲裹糧挾妾走則侯所購李正芳李直喇武等已知之十四日夜急令其屬報州求援而各藏兵刃密分布前後與段紹言段早成併進共格殺之侯出示曉其黨以脇從宥弗治衆心俱安潛解散數年大害盡除事在天啟四年三月方段逆之叛亂也林寇首効順弗任林弗可以軋段及段既擒則林自以獨雄恣螳臂矣弟姑釋一纍婢以縻之賊竟戀戀入樊籠也使其時以欲速責成則僨機乃滋大矣事之濟功之成甯爭遲速哉周侯平段殊類此詳潘待徵平寇碑

周公可 稱智囊文亦故作智囊補也

周侯惟深知羣性故能發能收此兵家所謂知己知彼也急圖則僨事矣作者有所鑒夫竇李密等事欲撫羣者在先識其性耳

丁亥紀畧

予讀史至紅丸擬擊事未嘗不拍案太息因思黨錮之不立則國未必亡闖獻之不分則身未必喪僞君子之誣人與真盜賊之殺人總一也當甲申國事之覆一變而至江南再變而至八閩三變而至百粵其間是非蓋棺論定原論之猶夫人之一身腹心潰爛肢體任人分裂不能救亦無可救也痛我曲陽為人滇門戶人民稠雜世稱煩劇丁亥之變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以張獻忠之餘孽荼毒生靈李劉艾順明者也孫逆明者也逆明者殺明之民順明者亦殺明之民城陷之日死者塡街委卷不可勝紀畧紀其表表者則有知府宋文旦掌印指揮張英生員向上貴從下城死蓋賊紿我以救援沭國公兵也按院羅國嶽聞宗室朱壽鍬死自焚道署死推官夏衍雲知縣陳六奇死於署鄉宦兵部阮近賢死於洗耳亭題壁云讀書眼欲穿千古生死心無愧兩閒副使伯承恩與叔伯定國死於學宮聖位下管衛採政指揮王壽彭見賊不跪賊欲窺官之大罵我是天朝命官豈肯反面事人遂死其尸月餘不變舉人史司衡夫婦抱兒死於井通判余蕃慶舉人林之翰指揮蔣懋勳

大言炎炎切中利病

準時度勢確鑿不易

敘事先著賊名以著萬世之惡

歷敘與難諸人同一死而情狀各異莫非正氣筆法亦老

二語鐵案

以下皆女媳死姊一輩婦迎翁

並余嘉慶子孫死於街貢生朱服遠勵于不食死生員錢中選死於母柩旁伯世藩呂元氣吳希賢合室閉戶自焚死朱廷誥同婦子女死於家陸涼馬裕庾同妻趙氏自縊死舉人顧愷死婦施氏斷足死伯世閥繆從繩繆宗旦鄒宗魯桑喬林張閻施霖沛劉興漢劉漢正耿元勳伯承寵伯世輔李盛唐王壽期伯承緒伯世勛傅千戶毛九苞等十八人整冠束帶死莊淑陶以禮金九鼎朱廷諫史良衡史文衡等勸賊止殺死丁推仁莊元陽喬健孫光先梁文耀無言餓死方鑑說天文不聽死呂奏經投井死方應奎投河死朱家彥朱家璟伯九統

其聲大而遠

三月二十九日之事也朝廷三百年養士之報於此可

此中不知埋沒何限

窺見一斑矣甚至不知名字之男子凜凜之氣要使我

必死賊不知姓氏之女士豔豔之質要使賊必殺我如

此之類尤屬種種惜無從得而掛籍奈之何哉嗚呼是

日也城無淨土郭有豐屍無貴無賤同爲枯骨晝日火

餘焰

炎崑崗玉石俱焚可勝悼哉若乃六月廿一日以一姦

總收克振全局

盜小人之故又復斷數千人之兩手然而死者且過半

矣嗟乎人臣事君有死無二此天地之大經也今觀忠

臣烈婦之死蓋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在節

於死不貴幸而免推此志也浩氣直存千古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

鶴胎公斷手後以筆縛肘抄書六十萬餘言想見奮

筆疾書時賊髮皆裂劘此一册便可抵十萬餘言矣

當沙賊之亂他郡屠戮尤慘未有如鶴胎一紀者故

忠義姓名多湮沒不彰夫筆墨人不於此際作書胥

以存正氣於兩間當非缺陷是又不得不爲不斷手

諸前輩惜也

國朝

徐石公同年事畧　李崇踏

記秋風榜三十有二人其合志同方未有如吾石公者

也石公負才名擅著作拔同譜萃時炳文者謬賞予後

場之淹通遂相善與語恨相見晚石公家保山予家浪

穹兩人苦爲鐵橋所隔迺天假之便予任保山教諭石

公入城必館於齋籌燈夜話高語破心曠懷空物至酒

酣耳熱譬攘髯張輒露其義俠豪爽之氣其欲大有爲

於世者不可掩也會吳逆草竊遂不樂仕進癸丑之變

以禮幣遠來欲其草檄石公侃侃示大義毅然不許後

僞留守再備儀物力聘石公自申不可用狀其於名節

去就閒可謂明且決矣人弟且石公爲曠達人而不知

其謹飭敦欵肝膽如雪故人之稍近狂狷者即相投特

不喜鄙俗猜僞每謂學問本領不越人品心術若恃才

傲物雖載籍極博倚馬萬言無當也石公生平嗜古於

書無所不讀左史尤爲精熟詩則寢食少陵所爲詩文

高古沉雄自謂其詩簡遠近高達夫故以造適名集然

鄙俗猶僞四字說破世人情態

撇開即勒住下接孝友云云會見石公身

終不以此見長至性孝友母年期頤不肯旦夕去左右

每食必躬調三世共爨弟若子姪輩無私蓄隔屏聞聲

欵即起立非品行之眞性情之眞能如是耶蓋其所造

者大而其所養者深也予乙卯歸自保山石公依依不忍別迨丙寅石公過滇寄遇諸塗予拜伏於地泣下不能起留兩日盤桓湖山石公詩有云只道今生會面難誰知此日共魚竿茫茫湖一晤千秋事淚灑杯中酒亦丹以此思公交情其深矣予不忍釋猶記其一牘末云邇者專有所願欲於匡廬台宕間人影重獸絕迹處化作冷石一片受日月雲烟供養豈有於因果輪迴哉以此思石公見地其見地何如也此後石公老不能作字遂無由再接手教前王門增有保山之役遣候起居聞其尚善飯然已艱於動履

摩蒼雞黍之約徒切停雲不意人傳石公逝矣傷哉同譜三十二人半登鬼錄石公今怛化是吾榜之梁木壞矣予老且衰既不能敦古誼哭於寢門又不能命范車疑於路側冥冥之中負吾良友甚矣雖然死生異路此特爲平流言也若石公孝友灝氣騷雅精英其神無所不之彼颯颯而來冉冉而至者當非鶴庄之主人耶

此文亦有高語破心曠懷空物之概

象岳先生少富詞章晚精理學其正勉齋詩文集及儒宗正統諸書以家貧未付梓今逢盛舉得壽棗梨雖全豹未窺而一斑畧見矣　同里後學楊元豫謹識

書人顧世世無作有情之物石公此願更奇

孝友灝氣騷雅精英加之以不汚僞命之節其人允足千古

記王子京始生事　張漢

前後身之說聖人不以教即有之而又託離倫別類之徒爲其身後或亦聖人所不言而古來貴公巨卿以及能文名世之輩每借以自神其說或者離倫別類之徒不飲酒茹葷心齋而坐忘是亦得造物者潔清之氣而資氣化生亦能遠別于倫類未始非理之所有而以予所聞王子京先生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聞先生未誕母夫人被無子禮北斗有年一夕禮拜蒲伏如見大士授以菽一抔有身後歸甯母氏其父中宵禮上帝忽於前見老僧拄杖至驚入室而呱聲出先生數月啼莫

止乃詣永豐寺乞寓名僧籍禳之偶憩諸栢有比丘尼者一見矍然視其左耳下輪缺若蝕尤驚怪問之尼曰我粵西戚藩之女孫也明季遭亂與同產弟入滇予祝髮曲靖之南甯山弟從軍不利乃入昆明永豐寺爲僧名曰本實音書久不聞一夕夢弟謂我曰我怛化去矣我叱之曰事不能由已他日會栢下我急走昆明弟尸解且數月弟晚居蟠龍寺一日村衆皆見僧來辭別曰欲歸永豐忽舁龕者來謂僧已尸解龕未封舁之永豐衆開龕拜有碧鼈巨如狸餘左耳下輪匿去此子可謂非吾弟乎弟生時粗通禪理嘗缺舌上血手寫華嚴經

高尾建氛
是文家爭
上流法
原評一道
是或姑妄
言之

今藏寺尙在于是珥先生以玉環啃竟絕自是或啗以肉輒吐又久乃肉食又先生童子時嘗夢至一古殿登樓甫及梯有仙妃者迓謂之曰吾與子夙有眷屬子故物在我處何不省識頃有女侍者持繡襦如比丘藉經物授之方回視見靑蓮出曲池遂驚寤噫是非所謂童子誦法華吉端之夙慧乎何與鉏舌寫華嚴隱然若復有證也先生比長鄉舉丁酉科積官御史亟屬子記其事適先生有從孫曰覺蓮字夢白初入庶常居與同邸第問所命名亦有夢與曲池同然則夢白者亦遠公社中十八賢之一降而再世可先後與先生若遥爲證乎

原評　要語

原評　又引夢白爲餘波

或曰太原上世出周太子晉世多仙釋古者是嘗首佛大法護僧綽僧虔僧彌僧達僧祐僧遠及摩詰皆取以命字又陽明守溪皆釋氏再來人王文正生夢會參覺斯生夢蔡襄亦有異以先生證之胥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

原評　坐失事機

原評　又引古王氏爲餘波并妙証

天下大矣事亦多矣三生石畔豈謂無人乎然非得此妙文記足增人遐想

滇南文略　卷三十六　記　十一　張漢

平賊造叛事畧

石屏不可置土司載在州志鑒祿龍二酋之禍也雍正甲辰總兵孫以夷賊矣立勛隨征檄檄擢謂有微勞給劉付爲土千總勛卽驕縱拓阿花砦故居僭爲官廨威福及於漢民上與流官抗禮知州事龍爲霖患之力請削其職且發勛淫掠彭蒲諸路事欲按其罪有代乞宥者公嘆曰此石屏之禍胎也若爲乞宥姑聽之勛緣是觖望快快不能懌而勛有數子執中時中尤驍黠執中充保長應官日陰與弟兄等謀亂無由發會壬子普洱府亂新平楊昌鳳諸寇亦猖獗蔓及屏土執中兄弟結業黨等應之以叛而陽以巡邏爲名詐乞金貲及火礮二具禦寇去勢成以賊不可支爲辭求退居大水城不許又乞以父立勛與其家屬質入城愚州人使無疑已叛州人知其愚亦愚之卽紿勛與其屬且謀誘殺執中令伊以其衆來將重犒使禦寇執中果以其黨三十餘人來又不果殺縱之留執中於獄中是賊益肆竟以夷收王劉達州侯而勢成矣時昭通遊擊李世祿駐師寶秀跡賊與之戰悞以賊黨爲道引師老巴善爲伏草賊所擊把總高成死之世祿以賊奪火礮三具怯難與鬬急走城村民亦驚走賊卽入寶秀諸砦大肆焚掠延燒

及於城下州人日登城西望烟火屬天無可如何賊屯楊善坡世祿祇率兵堅守殺勛與子執中等七人以快民意賊勢日益烈八月晦日開化守備胡大勇以其師四百人來夜屯化龍橋次早紆道自北行陰由符家營自西擊之時賊未及食而潰有溺死者是時世祿提臨安兵出合戰按兵不前賊得南路遁去嗣是各鎮遞大屍分勦諸路大勇尤跡賊菲龍間復捷兼有招撫賊亦感服而退餘賊率聚江外不解時中不知何在業竜與賊數人前使兵襲繼武誘入城械赴臬司事未決方執中之以其衆來也三十餘人皆精悍之冠倘立殲於市

胡守備知兵

原評 畢世祿

左氏筆法

議論警透筆勢廉悍惟李臨淮治兵有此森嚴

庸人悞事往往如此

賊勢必不成世祿之敗老凹箐也令退而堅壁竇秀必不失事大勇擊賊之日臨安兵如斷其南路賊必殲無遺卒人謀不競自貽之戚賊勢至今乃炎炎而不可撲滅誰之咎乎追溯從來龍州候果殺矣立勛不率於乞宥則禍胎絕孫總戎不授勛以舊目則禍萌淨吾將拔本塞源而論之因思吾滇昆池水逆行山溪陡絕易雄霸或曰形勢之爲亦非人謀所能靖也賊貪且暴怒漢民即立殛其生漢民屏且仁又苦不許藏兵每束手爲賊斃強弱之不敵也賊負斗絕之區素諳險隘而兵不善險且冒瘴師老則死又賊狡鷙莫測營壘亦易合漢民

無買長沙徒存涕泪也 原評

通篇分四大段首段敘禍所由萌層層抓要見得賊勢之成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次段敘禦寇情形孰功孰過已不待斷而自明矣三段指陳得失而歸咎於給劄赦宥之人與起筆遙遙相應末段按切時勢發出偉論以勦撫兼行望之有司良爲提防要策其行文突起突落夾敘夾議直合史記之三國爲一手 鄧陽歐陽道源識

原評
以孝提綱

原評
見得孝意

太湖王氏傳

太湖王氏小字勉歸爲劉生田舍妻事繼姑盡孝姑老且淫私商人商以氏有姿色欲淫氏以激氏其姑氏以他言諫姑怒其諷已屢撻氏幾死其夫劉憐之私語氏曰吾母今若此諫必不回爾不如適他氏我甯以鰥終以全爾命氏不允曰吾願偕爾以貧老姑卽撻以死死以姑又何怨姑復撻氏幾死氏父母怒奪氏歸近一載其夫亦出貿他縣氏泣謂父母曰吾出嫁一歲不能順姑猶戀戀父母家非婦道也望父母許兒歸計養姑勿長遣姑怨父母許之遂復歸姑家時夫劉猶他出姑日與商飲見氏歸商驚其姿色異甚是夕商與姑謀送商入氏室隨扃氏門謂從則已不從撻以死商人遂入氏室姑隨扃門商遂逼氏氏呼額甚厲聲達戶外姑懼亦入室以巾勒氏頸氏一痛而絕商逃去路爲蛇螫死虎狼噬之氏死時年十九死數日顏色如生其夫劉自外歸痛哭欲絕然以母故不敢言嗣後氏常見夢于夫劉夢中泣訴哀怨不能爲情吟詩六章詩曰妾死可憐郎不知夜臺冷落苦相思妾意模糊郎念否那堪有夢亦凄其劉郎猶是舊劉郎妾立西風怨北邙楓葉青霜和淚下絲絲滴在舊香床恨深至死敢歸姑默默啼冤一

字無大義未虧清有夢獨隱落月出冥都夢到陰房淚作泉寒山草木綠芊芊殘生化作梧桐葉尙擲西風問紫烟防奸妾敢惜餘生願洗身汚不願名掘地埋冤深五尺孤魂到底不分明寂寞家園路欲逃至今幽恨尙成羨霜風千里還家夢一樹饑烏鴨鴨啼吟畢其夫驚寤詩皆記憶不忘一字事畧聞公卿間多有弔以詩者舊吏張蟄存曰女不幸有色信哉而王氏何不幸之甚也死而見夢奇夢而有詩亦奇氏不聞素能詩何夢中之詩情辭惻惻可誦也其夫盡能記憶之又一奇矣同邑石龍曾爲傳予讀而悲之因少加潤飾復爲傳其事

考氏死于康熙庚午六月望予今以乾隆庚午七月之望爲傳記之適一週甲子矣噫亦奇也

從來帷薄不脩莫甚於春秋之不諱文姜之惡者欲以正萬世之凡爲母者也今所以觀春秋所以論謀殺定罪月旦先生此傳不書其姓與其夫子之凡名可諱隱惡矣至其子以母故不敢言得爲親者諱之義說者以夢中之詩傳播人間責劉安知非好事者爲之乎抑劉慘烈婦死不瞑目而偶洩夢中語乎然不必責劉於事敗後之必當曲爲容隱也文言釋坤履霜堅冰之漸義與春秋實相表裏聖人已爲處人倫之變者言之劉之罪在逆防閑其母迫其妻復歸而又貿其妻以出致陷其妻於禮不能以禮死耳余欲伸烈婦之氣故選是傳以出其妻以貿其妻以禮不能以禮死耳余欲伸烈婦之氣故選是傳傳頗近稗官家言之變者入之雜體故編入

草木中人姓茶氏出周禮茶人之後至晉世而顯象形會意析茶字號草木中人唐世有盧仝者與友善飲食必與隨嘗作七歌潛之謂茶有清德飲之者習習清風生兩腋間其先晉世有陸羽亦喜與茶游陸羽者生不知自出自笤得漸之上九因姓陸名羽號曰鴻漸一號桑苧子嘗著茶經三篇每與茶會必理竈具鼎盂親執箠以從又剪紙爲神置煬突間祀之以水辟諸草木吾臭味如是篤嗜歟意茶生於陸漸之以水辟諸草木吾臭味也故不與羌通歟闢是王濛李約倦志崇之徒亦友善

原評　原評　原評
清是骨　借綰染　無中生有　起自周公　中引朱子　是大眼目　是或一道　領下二段　有奇趣

陸龜蒙挾之游苕霅間自爲評隲書一册不愁述產於武夷者萃九曲之秀朱晦翁亦善之有一清足稱讀書者之句由是名益烈噫茶其聖之清者歟自世人溺於言味戀戀於醇酒膾炙多得疾疾茶出其清德藥之得無病以故窮荒外裔諸郡國往往具馬僊珠貝遣使延致之倚重尤甚語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惟淡如水酒可抹如醴之甘也其諸君子變化小人之道歟而茶性又善鬬每以茗戰必克昔王無功遊醉鄉所謂醉鄉侯者素破愁城有奇功茶以偏師攻之其國舍春王歡伯謝部尚書百杯元帥泊酒泉太守之

原評　又轉到　挽同上　愈出愈　清意奇

屬悉斂手斑師而還又睡鄉古渾沌之國也嘗冀荒於政茶爲水攻之術大戰如鼎沸其國人民終日夜不敢安枕席醉者以醒迷者以寤煩燥者以甯釋渴者以澄滯者以達茶之功固如是烈也而溯其爲德獨以清勝其諸諸葛君淡泊明志而出其奇才爲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有不可方物者歟夫人惟清故無欲無欲故剛剛故無敵於天下茶其有得於此乎玉其支屬曰芽曰茗曉出者尤飲香名其產處不一產於蒙頂、武夷、顧渚、陽羨、武陵、陽坡、六安及滇之普洱太華諸山尤傳於世

（寫出身分）

清德爲綱功名爲目中有寄託不爲小品

原評

以清字作骨如蠶抽一絲繞成章玉茗風流別饒同味擬之五柳先生傳殆異曲同工者石先機讀

段豹子傳

李治民

治民字立人號維時一號稜翁晉寧人因培之父康熙癸巳舉人官廣東清遠縣知縣以文學著年逾耆作僅存

晉甯段豹子者名定輿字正芳生而剛方勇決力敵數人性嗜酒飲無常量不醉不止生平語言舉動動輒駭人善殺豹故人呼段豹子云鄉人有以豹告者定輿揮拳擊掌喜動顏色若欲須臾擒之下噬者家蓄十餘犬各命以名夜則豪飲巨觥戴笠披簑持一木叉攜其女（女男外孫句法變化古）及女男外孫并十數犬俱入山中命一犬覓豹處得之則分人犬環列以俟下令曰各守一方務戒嚴我入而搯之合力進功必成擒矣乃潛窺熟視猝起以木叉叉豹頸項呼人及犬籠噬并下豹無不立斃者一日入山擒豹豹避荊棘中木叉誤中荊棘豹突出抓其面右睛迸出絲縷縷掛腮上血湧如泉身盡赤見者酸鼻定輿方肩豹遍示城中徐徐歸斂睛綳之眶中烹豹痛飲歡笑如常閱數日目無恙人怪問之笑應曰吾睛傷於豹凡三出矣是何足怪嘻亦雄矣哉又善嗾大蛇四壁纍纍懸乾肉非豹即蛇時或出以饗客終席乃內呼曰將實物來則皆豹蛇皮骨之類四座大驚每出入雖往來城市必提一長梃自隨犬爭吠之則左驅右逐絕不憚煩曰吾以清理街市耳道遇鄉里爭鬬者倚梃旁觀脫有不平分人直入痛毆而散雖親故不避焉其剛方勇決多類此先是流寇入滇州民紛紛逃匿定輿時方少徃據梁王山洞頂爲親故入掃除適一豹在中張口徑取定輿定輿急擊腋間短刀捶豹喉不移時豹死或曰此定輿初試殺豹手也年既老蓄犬如故每耕耘暇調習諸犬令各依名次聽用左右進退推所使則喜不自勝嘗語人曰豹毒物也吾誓盡除之勢不能耶計某生平甫殺二十有九必再殺一豹以足三十之數未幾鄉人

有苦豹見告者定輿撫掌大笑曰數足矣吾志遂矣呼酒劇飲率人與犬果殺其豹負之而走鄉人驚且賀送歸將逼大河河橋僅架一木鄉人曰翁老且勞矣請扶而過之定輿怒曰若以吾老爲無用耶尚能懸一足雀行而趍過未中橋失足溺水鄉人救之至岸則豹猶在肩髭鬚倒豎不可逼視而定輿已死時年益七十餘矣定輿長九尺餘狼目鷹視猿臂蛇身無子一女至今人呼其女之子猶曰段豹子外孫云

贊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所不與吾何取於段豹子哉然跡其生平語言舉動皆有深意非徒區區使

終身三語是作傳本意

氣者比吾特喜其終身一轍不矯拂其天性不詭隨於流俗奇形怪狀有可傳者故述其梗概如此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若段豹子者其近之與

與武風子同爲滇中畸人也

頓挫沈鬱古音古節其妙尤在處處先著閒筆

岳武穆好野戰一知兵法便突過頗牧如段豹子者使得而用之定能斬將搴旗爲爪牙名將太平無用與草木同腐可慨已然用武之際誠有段豹子其人者亦無用何也權既不屬功於何有則不如逍遥牖下銷耗英雄反勝馬革裹屍鴻夷沉骨也文寫得勃勃生處是從龍門間不疑等傳得衰太姚劉榮簡識

如生妙手爲生妙手

獲盜取贓追贓亦智甚

片言斷疑獄安得爲吾盡如楊君乎

平猺獄書事

周於智

猺者某姓梓其業有年所矣積金錢若干衣物小具旦出傭工有肖人者乘其隙悉所有以去猺者歸拊毋靈痛甚晨驟而起拉隣軍某出南城追東狂走遇鐵工某急箸之執以詣曾典史楊某問則張目裂眥叩頭出血納尺許繩於案軍曰猺者也乃者被竊侵晨拉某出若追尋者然遇工執之意其疑爲竊乎繩尺許得自工囊底某未測所以也楊熟視且久訊鐵工曰若竊猺者物矣此繩証也其承之衆咸驚且駭楊曰此易明也市繩數二猺獨四縷頃觀其狀得之矣押往工家金故在衣物存什一錢無矣一訊而服讞如法周生曰昔之讞獄者曰色聽詞聽氣聽茲其聽於色乎非悉厥悃欵細而與民相求矣以故其然焉於戲若楊者足以法矣或曰猺故孝賊之得也其母告之矣理或然歟

爲瑣屑事如生筆力堅凝結處尤妙

得柳州之廉峭 南甯湯蛟識

吳守九學蒙化諸生本姓龐幼爲戚張毋范鞠育其父賢感范氏苦節命贅於張因易姓焉性純孝於兩姓間委曲盡所事友愛同母弟甚篤博覽經書過目成誦四試鄉闈不售遂棄舉業潛心理學居鄉黨樂善好施人無閒言子登瀛爲范求旌得請坊成而先生卒權司馬張春帆感而爲之立傳

秦皇以中書君老禿不任用封歸邑終於管城其子二長毛瑤次毛申能繼父業漢與高帝大封建於神明之後召三子而用之孺子世博士秬申子世刺史孺子所性皆唐虞三代幾見擯於時惠帝四年三月除挾書律孺子稍自顯濟南伏生資其匡扶尤多後子孫謹循吏申子蕭何之故人也幼學於兄好清淨家及爲刺史綸法令善刑律出入禁闥頗關輕重每謂孺子迂腐無他能久久恣睢殺淮陰侯信梁王越共簫相國權衡大政與孺子乃扞格不相入別爲一族

外史贊曰毛氏兩仲伯之先也志同道合其後獨毛孺子力軋于正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知其賢而不能用申子遂赫赫功名顯當時施後世矣

寄意遙深用筆老潔確是先秦初漢氣味此必傳之作也盧鳳村先生

是言刀筆之可畏耳其古潔處直追史遷精深處突過昌黎正不可以爲文人遊戲言也○揆於先生未遂覩止毋與令子登瀛論文喜其有根柢今讀此傳知其淵源遠矣

屏治週四里一石盤結而城其上北枕三台隆岡傑出南望鍾秀玉屏諸山如幛帳列戟東南環以異湖又東北二十里則建水之煥泮諸山蒼靄拔出於湖東南之上其東南繚湖之山稍下於煥山而視煥山之在其上者如羣老之排闥而請謁焉西三十里則秀山柴嶺橫峙其上秀湖之水自西匝於城北東注於異湖又東出於海門北百二十里則爲曲江南北五十里元江界焉

二江東注屏之南北山水納於二江者則州之兩河逆之又自東而西合流而南注於元江實盼町之上遊滇以南之奧區也

北河起少沖之陰石坎之右腋也左右二里合諸澗之洑北走爲澗一里東滙夏家莊之右澗又二里而北流於路冤恪十里而西入於河頭疊作之水入焉水經石洞洞朗然可坐百夫山蘇多熊羆三里而東會於牛期旦之水三里又東納石坎之水流旋如磨而西趨於灣子寨河流濬窈皆高瀉瀨鳴土田火耨焉灣子之南斷壁幽藤經涯子截河而仰取道疊作諸蠻出剽之一途也河又三里而入於腊左寨北滙新河而入於阿泥寨故寨臨河今徙於山北之麓矣又五里西出於阿烏寨南吞長嶺之水南北之山互河爲折而少東并杉木之箐水復西流三里而至於長德寨折河者龍朋道之所由經也產鱖類小鱓朱尾而廣頰居人淘石得焉河以西咸有之又五里並長德之瀲而西奔於大田母仰箐山出亦龍朋之西道也五里入於乙白勒四里達馬鞍山六谷之水出焉山當谷口中坦而前後銳似鞍形也又西入於磨鴻沖五里而三岔河之水入焉三岔河者龍朋諸水會而入流也發於巴阿疊作東至河頭關嶺緣龍朋之土城木瓜車下甸尾六十里而入於谷谷磴有洞去水百尺磴腰可徑而入土官龍世榮嘗結宇其內當滇土擾亂黔國公天波死緬甸天波子忠顯世榮匿置洞中忠顯世榮女贅也生子神保後土司叛欲以爲主事敗送京師今庖榻廚廁宛然在也自洞谷行二十里阿夏隴之水滙於三岔東入於河河又西出衙家沖之桑朵抹朵抹故冶鐵處也入谷如入甕然又五里而阿夏隴之水出焉西出於偎河磨古寨兩山夾其洩口鬼穹惡立若呵之過其洑東則白得園山之水出焉西入於橋頭土田之沃壤甲於他所西則昌明之水入

焉水奔出石間春雪怒流土人謂之雄河凡聲陽也澎湃震谷謂之雄宜焉河又攜其雄而達撒坡堤養十里入於白得南北山間之積澱底澤濘濫咸怒而趨於河二十里入於小魯奎之下季母白坡頭甸之水出焉兩岩壁立河不怒而默流小魯奎若卒律千仞多亂石茂松楸四起中陷瀦潭千丈近潭竦然土人謂有神駒其中震電或見之河又五里出於大魯奎扒泥之水出焉水倍於北河其源出新平之樂里鄉山石壁立有河曲巨鱗居之居民入窟捕鯉窟橫徑二丈縱不知其修值巨魚以手捫之山動洞隘不能回旋其人驚遁幾爲若啖云予至其處人告之如此眞妄未之審也河又西而南過龜樞十里至撒科鹽沖倘壩之水出焉達於張林又二十里而泡竹之水並其黑石之水而西入於河涯鹵撮科居人蛟河涸竭汲而煮焉河溢則鹵沒矣河又十里而至小河底又十里而盧柴溝水西入於河又十里而大小哨之水東注於河涯鷺多竹箭河亦西折而少東又二十里北岩之水出其南阿溪諸水出其北二水南北相望而下哈糯以注於河哈糯者往順治邑治又十里而東滙於南河以南入於元江那氏作叛平西吳三桂之掩師所由濟河而上也

南河者五郎溝之總號也不知其得郎之謂其源東出於暖耳山而附於山南之北者源有五焉一出於假巴一發於三家一發於淤沖一發於白龍潭合暖耳則五河也五河異派而皆會於雞街自暖耳而西注於他克母又出於者那假巴之水入焉河五並而四矣由假巴五里而出於牛屎寨三家之水入焉河四並而三矣又五里而出於舍母糯崇岡之箐瀏多入之產飛鼠類小犬飛樹稍而啖松實多獐河又西出於舊寨五里車家城城一斗大耳車故龍氏兵目酋其民而築之者產橘柑又三里而出磨厝結二里而出雞街乾沖之水出焉乾沖者卽溫湯之河上並白龍潭之水而下則五河自此而一矣乾沖北嶺卽巽龍湖之白浪也水南奔十里而至於黃沙有廠焉石金星而火色又五里而至熱水塘水可熟雞子春時人爭浴之以爲可療疾也池左有石洞竅上而虛中中有積石浴人求子者意禱之納手其中以探石得石而別男女此猶夷教之尚鬼而好怪者河又三里而響水洞之水出焉泉發玉屏之右腋山陰暗少人至者水出於大寨合冠子之澗水而入於雙箐奔響泉懸瀑百尺有灘勐黑土人言水怪伏其中狀如小貔然著

河又二里而至於温湯之河走亂石三里而至於雞街此五河之所并也又二十里而至於糯五經胖別砦過正陰砦下紅牙齒又十里而至普通又五里而達於金竹林河岩二里有蝦洞居人以留置其口蝦緣河入洞得之蝦朱色長鬚身可六寸非河所能産或由南海派流尋江而上者然獨見於此洞豈水之氣召之耶南河又十里而大會於北河以南入於江南河之派雖五計其流自屏治東南而西至於西南幾五六十里源短而勢下北河數倍於南河自屏治之東北而旋至於西南勢最高而漸下然兩河南北各去治二十四里西去百里環而逆流於外如磨之有擔然而皆合於西南以入於江

洞虛子曰余聞此兩河之入江也其實甚怪嘗偕友人載德三往觀之見水劃山石而下者瀑湍奔放怒波礫石有撼峰披嶽之勢瀑鳴岩動則蛟舞龍泣雲飛雪走雷聲而地折使人驚神駭目而摧心者五六十里自今思之魄夢渺然猶冀其一觀惜當日之駭焉不終日而即去也

胎息醇古曲塁旁達不減酈道元注水經　汪庚識

月槎謂洞虛子之文甚奇讀此始信

題跋

禹碑跋

張含

予戲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海永戴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鏤夏鼎藏包得之蝦朱色長鬚身可六寸非河所能産或由南海派流尋江而上者然獨見於此洞豈水之氣召之耶南河又十里而大會於北河以南入於江南河之派雖五計其流自屏治東南而西至於西南幾五六十里源短而勢下北河數倍於南河自屏治之東北而旋至於西南勢最高而漸下然兩河南北各去治二十四里西去百里環而逆流於外如磨之有擔然而皆合於西南以入於江

洞虛子曰余聞此兩河之入江也其實甚怪嘗偕友人載德三往觀之見水劃山石而下者瀑湍奔放怒波礫石有撼峰披嶽之勢瀑鳴岩動則蛟舞龍泣雲飛雪走雷聲而地折使人驚神駭目而摧心者五六十里自今思之魄夢渺然猶冀其一觀惜當日之駭焉不終日而即去也

胎息醇古曲塁旁達不減酈道元注水經　汪庚識

月槎謂洞虛子之文甚奇讀此始信

禹碑跋

張含

予戲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海永戴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鏤夏鼎藏包得之蝦朱色長鬚身可六寸非河所能産或由南海派流尋江而上者然獨見於此洞豈水之氣召之耶南河又十里而大會於北河以南入於江南河之派雖五計其流自屏治東南而西至於西南幾五六十里源短而勢下北河數倍於南河自屏治之東北而旋至於西南勢最高而漸下然兩河南北各去治二十四里西去百里環而逆流於外如磨之有擔然而皆合於西南以入於江

洞虛子曰余聞此兩河之入江也其實甚怪嘗偕友人載德三往觀之見水劃山石而下者瀑湍奔放怒波礫石有撼峰披嶽之勢瀑鳴岩動則蛟舞龍泣雲飛雪走雷聲而地折使人驚神駭目而摧心者五六十里自今思之魄夢渺然猶冀其一觀惜當日之駭焉不終日而即去也

胎息醇古曲塁旁達不減酈道元注水經　汪庚識

月槎謂洞虛子之文甚奇讀此始信

跋楊太史郡鄞才人嫁爲厮夫學詩惟其神不於其形詩騷曰經何則於古故詩必自成其家而後可傳也苟徒體規矩以畫方圓則貌象雖符同而性情咸隱矣奚詩之云故全乎神而後經外經不可以言詩矣予讀用修郡鄞才人樂府嘈而言曰於乎朝不采風史不昭變而治道衰辭不當情體不肇則而詩道亡詩亡而後治衰辭亦大矣用修之有此作也辭至繁而不可減故若簡而實古學極博而不可增故若雜而實要以壯見則若觀江海之濤層擁疊汎駭目而悸心矣以險見則若陟嵩華之巔凌霄俯漢驚膽

而喪魄矣以嚴見則若近廟堂之上鳴鸞佩玉斂手而愼足矣信矣哉滅一文則義闕增一事則辭妨其可以言詩矣乎予昔論詩於仲默彼曰行空之馬必服銜控高才之詩必準古則予曰九方堙之識馬不知毛色牝牡得其神而已詩貴於神奚貴於古體之同乎今用修之有此作也神全乎內形見於外無媿前修荷較體而遺神亦惑矣宋人轉移機軸言自成家何和於古而人有言曰宋無詩觀此則體與古同異奚計　故同其所同者勢丁於同非故於同也異其所異者勞丁於異非故於異也同異果奚計也是以襲句而擬有盜抽字而

字說書時下自負作家一流

前極

飾者巧盜之與巧其曷可乎用脩性靈而識邁才鎔而學引實今之按轡文場者故其言溫麗無遠不失古道所謂採皮毛極族理蓋綽然而其大於是者事君而極身投荒而守道夫惟執建可倚故其見於篇製者乃溫乃麗乃雄乃遠視務采誇聲以爲言者殆姬姜之於燕環奚惜仲默旌鴈早導不得見此以同時聯服使鶩洞如含者見之乃題梓於吟遂卷後以識予之翱翔之願焉

詩道必則騷雅最能導性情通治理于樂府題跋尤

當耦唐汪庚識

華燭引跋

六朝初唐之作絕響久矣往年吾友何仲默嘗云三百篇首睢鳩六義首乎風唐初四子音節往往可歌而病子美鉄風人之義蓋名言也故作明月流螢諸篇擬之然微有累句未能醇肖也升庵楊子增損梁簡文對燭賦爲華燭引一篇又別擬一篇此二篇幽情發乎藻繪天機遠於靈聰宛焉永明大同之聲調不雜乖拱景雲以後之語言外史小子含緩諷七八過飄飄然有凌雲之思灑然獨醒不覺骨戛青玉身坐紫府也噫吾與古人交久矣吾與仙人遊久矣安得起仲默於九原而共

賞之耶

緩諷

庚識

入過飄然有凌雲之思此文卢謂也

張舍

耦唐汪

永昌禹山子作繼前能名在九牧猶病思老學忘喧寂以孤鶱蓋由初服本奇亶乎神胄陸海所向賴風牧爲之後先則其經緯六漠出入萬象日且不足知時之過老之至哉予讀其結交出郭等近帙郎何徐薛鄭不多也明年春以懋觀小宰北強兄與俱及滇病六十餘日愈復謝吾徒還永昌噫亦蹇矣於是謀梓其所藁癸卯詩續舊梓以畣同心而亦升庵太史選且序謂錄其我跋云緊若後旅厥級光矣昔大梁李子坎壈一世垂不朽之業爲六籍翼今天下宰同書是已禹山師空同而

友升菴者也正德中李子起江西提學官亦顯矣其發大梁章有甚於執殳前驅何也自古懷寶多艱仲尼且旅況蹇蹇如三閭者乎昨畏禹山發永昌乃亦黯然銷凝爲風塵蹈蹬麒麟老之句夫孰不高其尚也能禹山也哉此殆鬬水於其瀾耳若皆泥此以讀禹山又高與也夫醯雞於岐嵴蛣蜣於卷阿者鳳之常也道窮而麟以狩出則鳳其夷於海乎然則讀離騷而遺九辯二招又能

此范孟博攬轡圖也余讀本傳未嘗不嘆其風力之勁而惜其去就之可議也方其拔盜冀州守令望風解去是雖登車一念之烈震疆境內亦少厲清節之聲有以先之也挽汙濁之風而清明于一旦孰謂無所自哉然孟博於此即當不復仕矣應詔舉謚言尚書且疑之已投劾去矣使遂懷可卷之道體如愚之哲不其邵歟未幾復就宗資之辟竟罹黨獄斯可惜矣雖然當時與孟齊同清風者有掃除天下之志如蕃有董正天下之志蟬蛻濁穢物色落莫久矣今此圖凜然獨存豈非孤標遺

烈卓爾不羣者乎朱零仰服其清裁王甫敗客於獄對鄉人候迎士夫侍立詔使閒傳之泣豈易得者嗚呼此圖之所以傳也或者以元禮蘊義生風鼓動流俗天下士波蕩從之然則孟博有所激而然歟嗚呼孟博與李壯齊名者也雖無元禮猶與余因是而辨之

胸有特識筆亦森嚴蘇之凍快歐之風神兼而有之

大落墨另翻議論作結固是文波亦見孟博身分

書待漏院後

楊士雲

愚讀待漏院記至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所思乎其思之云云其效至於皇風清夷蒼生富庶其思之云云其弊遂至於政柄竊帝室危矣嗚呼何思之善而利之溥何思之不善而害之廣若是耶根於一念之微而肇乎理亂安危之大發於斯須之近而被於海宇民物之遠分舜蹠於鷄鳴判皐共於夙夜其皆職於此乎試觀往牒思日贊贊者百工奏底績之功思日孜孜者萬邦成作乂之效思如假月則福人家國者豈小乎信矣哉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不可以不慎也慎之之道亦惟去其思不善者而就其思之善者如是而已矣尚何禹皐之足讓而世道不登三咸五也哉嗚呼斯固元

書啾鳴集後

楊士雲

啾鳴集者東洱張子詩集也何名啾鳴謙也何謙傚和鳴而自爲小鳴也何爲和鳴東洱閱歷多變發之聲詩者和平厚温和鳴而自爲小鳴也何爲多變和鳴爲廷尉評以忤出爲秋官郎又以忤出及判江州又以藩郡累始雖人勝終則天定人勝者變也天定者常也東洱可常可變弗激弗沮發之聲詩者一寫情性之正斯多變而和鳴也和鳴則其鳴也大矣而自名啾鳴非小鳴也謙也昔孔子論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皆言和鳴者也孟子亦謂聞樂知德若季札所觀是已覽是集者以是求之庶矣乎

朱子謂離騷爲國風小雅之遺以其得性情之正耳此集惜乎無傳文頗有古趣非徒襲取公穀之須者

題南巡紀畧　楊士雲

宋歐陽文忠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官夷陵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何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大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蘇明允父子嘗聞此語余每誦之未嘗不感嘆焉比憲僉卓峰王公以書來視啓槭則南巡紀畧也閱之終篇則按部興革之大者也於戲滇之荒遠猶夷陵也郡邑褊小猶夷陵也宜公之不敢忽猶歐陽公也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寧惟愼厥終

題述書賦後　楊士雲

衛巨山四體書勢自沮誊以迄魏晉王簡穆論書自張韋以迄宋齊沿革高下咸有定論載在史策千古下人獲觀焉竇員外述書賦自周史籀迄唐乾元之初評品興喻猶魏王也書評而下亦咸有議厥兄司業稱其精窮要旨詳辯秘義信矣而唐史不載希得見之然司業所叢書畫拾遺亦列于志此賦弗列史之遺歟書之顯晦有遇有不遇歟時川先生近得寫本梓之蓋欲與魏王之論並傳於世云爾

可爲考古之一助

書段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王元翰

此吾友段幻然之筆疏也。幻然以正氣剛腸爲一時鳴鳳。與余南北相望。未幾遭蹶。次第歸田。計五稔矣。予惟顒頊度日。且時以子女戚。不能精進而楚水滇雲相距六千餘里。聞問杳然。戊午秋。幻然遣兩僧之滇。寒溫感慨外。以募鍋笵像見屬。附二書。予轉一焚一。重違其初意。耳因哂曰。佛開四面高十丈。閣之高又加之。費鍋且巨萬焉。此不亦猛烈手所爲哉。回視曩者。簪筆都門上一紙書。發密揭。墮巨奸。解翻天覆地之謀。破入鬼出神之秘。天子改容。中外稱快。與此手策。是異是同。若以爲異此手眼方是現丈六金身度一切苦厄。悉從裝嚴七寶者耳。能作如是觀。其中具無上法乘。

小題目姿態橫溢。片以奇氣溢之。

書湛然僧卷　王元翰

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刹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贍養之腴則又十邊儲而三之故十方緇流咸輻輳于是若水之東歸勢使然耳僧湛然者雞足之脫白也頃欲走京師必欲得余一言以壯其往余曰子萬里之行固也第今之走京師者有三我知之矣上者榮宿訪者證明大事次者抱本挾單文字潤澤下者覓舊宰官營辦衣食湛然自度于三者何居吾知上或不及下又不屑中焉者縱得一言半何不過廚傳中汁瀋市拂上洼氣決不能敵生死計惟有淨土一途單刀直入中何取出家行脚爲因漫戲書于燈下

誠諦中自芒寒色正

世間惟俗不可醫豈惟黎然則何以處之曰當頭一棒

題跋
國朝
虞山寄園帖跋 王弘祚
讀冰如劉先生崇祀鄉賢錄書後 趙士蘭
書孔子七十二子像贊後 張漢
記孔子手書後 張漢
書范獻子退愧不學後 張漢
書曾子固集後 張漢
書閻孝子傳後 張漢
書殉節王內監傳後 張漢
書嚴韋州刑鑒後 張漢
書沈紹衣十六箴後二則 張漢
書杜子美徐卿二子歌後 張漢
書輞川圖眞蹟後 張漢
雞栖吟自跋 張漢
書盜母屍祔父事後 張漢
題門人山陰羅二峰琴鶴倚松圖 張漢
題淵明觀菊圖 張漢
羅青堂題辭 趙城

題滇遊紀程集 陳沆
題張忠定傳後 陳沆
題董文敏蹟後 陳沆
題薇天集後 余應祥
書周岐山孝義傳後 余應祥
可以自閒軒跋 余應祥
題朱排山先生所藏陳生香臨浩翁大書後 周於禮
書太守米公育賢館志後 杜宗甫
題楊林魯氏先塋志 倪蛻
昆山徐在川先生疏稿跋 倪蛻
書黃九烟先生唐詩快選本 倪蛻
書程鏐江詩後 倪蛻

萊陽初頤園　趙嗣李　纘元章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楚雄倪　憲東平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仝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昆明梁州彥士美枝訂
國朝　建水李天壽如山　武應衡崇鄒　同校

虞山寄園帖跋　王弘祚

李更坐臥碑下友正僦居染鄰古人學書類有奇癖然覃精歷歲成一家而止未有淹貫諸家形模神肖如吾同梓虞山者虞山舞象時即好字學得殘碑片碣如獲拱璧蓋其天性然也壯遊四方風塵之暇臨摹古人法書上自元常下迄徵仲手溯之石而揚以自携名曰寄園十帖寄園者虞山所自爲名也夫鬬蛇舞劒寓悟有神垂露懸針淺學難狀苟得其髣髴安在不擅海鴻之譽蕾雲鶴之聲而虞山曰寄也余觀其所爲書貌骨得骨貌筋得筋良由意在筆先神游畫表亡論元常於蔡逸少於衞淵源易尊創古今數十百家疇不出虞山腕下而先之十帖是虞山之所爲寄也今虞山以善臨池受　天子　詔給事　內庭造徵入妙行將自爲館帖如淳化故事雖武岡臨江不克津逮秃筆十篋磨墨萬

鋌余方謂虞山不朽者在是焉而虞山猶曰寄也

天矯蘊藉無限風神　葉榆楊虹孫詩話虞山以書法受知
世祖擢光祿署正康熙間累官通政司參議年八十六乞休　賜銀幣馳驛歸新城王尚書漁洋送以詩云
兩朝黃髮承　恩久萬里青蛉擁傳歸驛路近南梅
信早家山向日鷓鴣飛劫灰歷後昆明在華表重來
故舊非檢點賜衣頻灑淚　孝陵松栢已成圍詩意
極纏綿温厚附錄以見虞山之獲　恩遇最深焉又
聞故老傳聞昆明趙士英鼎望工楷法登康熙丙戌

進士改庶常曾蒙
聖祖命書前赤壁賦於象牙筆筒士英求
授筆硯即於　御前跪書進呈大蒙
嘉賞揆嘗見鼎望與馬宣臣太史趙玉峰少宰遺書楷行法皆本右軍並虞山可稱四傑此外如闕東白李厚居皆善十七帖懷素近年來如周立厓廷尉劉公御進士錢南園侍御陳孝廉源文學博泰運皆稱書家亦一時之選也

讀冰如劉先生崇祀鄉賢錄書後　趙士麟

乾隆庚申夏五月嶓峨諭劉君方平赴撫軍選試將之任奉尊公冰如先生鄉賢錄質余要余爲之言余受而讀之康熙己卯先生以能經魁於鄉闈其同里姻家劉子徽亮典同下第過余相弔因稱道先生不置甲申余貲垣井周雝司慕予徽尊公毅菴先生來遊余得就拜久執親遜朝夕多所考質毅菴先生最喜獎進後學於行誼學術之純必舉冰如今之讀是錄也何闇焉夫士修於家而獻於廷先生宰懷省刑減羨釐逋革陋築堤鑿溝設塾修廟策荒建橋政教次第興舉即寄之封

疆規爲無過於是毋謂先生未及三年未可觀治道之成也然銳於退者又每散放自樂漢之陸賈班嗣楊王孫晉之張季鷹王逸少陶元亮唐之賀監李愿白香山楊少尹類然而傾囊出金培學校植人材贍貧乏則未暇也即疏廣歸里捐東宮賜予日與親故晏樂外未嘗勤教善俗補救世艱有若先生之迹之爲當事論定謂先生處有守而出有爲固然而余且謂出尤有守而處正有爲也嗚呼先生之賢可概見矣徃讀韓昌黎送楊少尹序謂古之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則古之社祭鄉賢之起事歟祠即立大

成門右重風厲也

宗憲皇帝慎重鄉賢　特允臺臣之奏凡請祠者　令督撫學臣核實彙題下部覆議先生於雍正十三年張大中丞特疏具題奉　旨崇祀是姓名達於　御覽實行載在秩宗於徃賢有光焉先生之際會亦何盛也余乙酉登賢書私得快睹先生計偕乃丙戌之役先生未與丁亥余謁本房於劍川路經威楚訪先生之廬挹光霽接言論益膺服毅菴先生之稱道爲不虛加今錄中所紀先生履難居常篤孝友慎言行俯仰之無所愧怍不但毅菴先生言之威楚人人言之先生之無聞於人

言豈待讀其錄而始信哉吾聞之爲善者其後必昌先生令嗣四人優行特舉伯君也明經歲擢仲君也由拔貢中壬子科舉人丙辰會試明通預授嶓峨教諭叔君也由拔貢膺薦發貴州現任定番州州同季君也孫八人遊泮者五食廩餼者二賢哉敦厚退讓萬石之風翹首再見又其爲善之迹之著於後人者也他年繩繩振振吾安能窮先生錫類之所至哉先生以身教家教鄉教國率其性而已祠祀非先生意也

學術只身心兩事行誼惟出處兩途士患不能積誠耳懿好自在人心也讀此可以勉矣

書孔子七十二賢像贊後　張漢

唐李龍眠寫孔子七十二子像宋高宗益以論贊摹寫揭石立太學秦檜爲之記洛陽范廣文百順家有藏本子索觀之像贊具存逸檜記孔子像不及吳道子手筆七十二子像疑亦未必肖贊詞不古漢喟然曰高宗其重聖人者乎重貌耳未重聖人之道也今夫聖人之道親賢而遠姦而人主用人之得失則治亂興亡之本也令爲高宗者毅然行聖人之道起衰振弱恢復中原直蹻斯世於唐虞三代之世何有於南渡之役而高宗昏弱而不能振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可言乎況太學岳武穆故第也高宗勅奸檜爲記附立於庭勿論大兒罪於聖門即以賛武穆而罪益不可逭亦豈高宗所以安檜者乎明御史吳訥削檜記世猶恨其遲也而訥引檜數言謂孔子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違背於儒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於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名大旨皆斥言尚功利之輩噫何檜之戾與朱子則謂檜倡邪說以悞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雖萬死不足贖於戲是不足誅檜之心乎今夫立言聖朱子雖聖人復起必不可易矣往讀宋儒周程張邵司馬諸賛詞善言可知當與其人爲可傳知難名固莫賛一詞假使七十子之徒朱子仿像而述其行各爲論賛吾不知世之寶貴當何如也

原評　先斷煞高宗　親賢遠姦四字是此篇大樞紐

原評　亦有關係

原評　過在高宗

吳訥可人千古快事

原評　上引朱子語卽欲朱子賛諸賢

朱子雖不賛諸子然四書註中詳記諸賢已可想見與書并傳至七十子中無事與言傳者史記亦傳其名朱子亦不能求其事以實之　原評

總是病斥奸檜不許其筆墨汚聖賢遺蹟耳引朱子語是正欲朱子賛是餘意

記孔子手書後

孔子不徒以書傳也而世傳孔子手書有殷比干墓有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俗謂十字碑或曰比干墓在衛輝子三適衛故追書之季子雖與孔子友善史獨記季子葬子於嬴博孔子使其徒觀之以爲達於禮季子老死於吳孔子未至吳何以書墓秦少遊疑爲僞託夫人即至愚妄詎有敢託聖人者楊升菴曰考陶潛季札讃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即謂題碑且爲誄君字非季字是固信爲眞書也比干一片石吾得親瞻之已揚存歸篋中三十五年季子碑在丹陽之七里嘗三購之莫至同年金鼎錫宰斯邑予遺書購得之因與比干墓字裝潢成帖乃敬志諸其尾漢思天下文人講書法者多矣好事者爰求魏晉以來名人書別其眞贋手摩而心識所在多有而購孔子書無聞何歟抑孔子眞有此書無存後人仿摹爲之歟吾向得禹碑眞本於衡山縣得周鼓於國學以爲不貲之寶今乃不意復得此二書笥中之寶三矣其次朱子書吾少好之嘗得其二二間書多鐫匡廬武夷岩壁屢購之不即得念至輒悵然也

樸老正大

書范獻子退愧不學後

予曩讀制義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有云莫辨二山之對說不曉以問諸友人友曰而未聞夫國語乎范獻子之說也他日讀國語喟然曰吾愧獻子所愧乎夫人必知愧然後能學不愧不學吾猶幸有問不知出國語問於學尤捷若曰借獻子以文其陋與於無恥之甚也學無日矣吾志之以勸吾問以勵吾學以月槎先生之才而猶欲因愧勸問勵學問學之不可以已也若是獨怪今人胷無半卷遇人送難輒以忘記同覆此又與於無恥之尤甚者也

原評　引起

八家有文章無理學五子有理學無文章古有爲是言者其盡然歟而未盡然也往讀朱子集其理學不待言彼其爲文波瀾意度動中繩尺如風行水上自成文章原評　如二股排比然

實粹然有道之言今讀曾子固集其文章不待言彼其於理觸事有會洞見本原如月映萬川處處皆員亦蔚駢岩

然儒者之宗也生程朱未起之先而理已詣極如是朱子亦極爲賞重嘗學其體爲文倘亦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歟子謂八家不純於理而子固理近朱子五子不盡精於文而韻者輒不工古有爲詩以學聖爲賞詩文皆餘力也

掩理學之名也或者又謂杜子美詩妙天下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文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古有爲是言者其盡然歟而又未必不然也往讀子美集詩不待言文如課伐木詩小序之類幾無文理他文亦頗雜排體無渾成之氣今讀子固集文不待言詩則理至意亦復至而直率而少風雅無淵淵金石之遺彼其爲詩殆亦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歟子固又不可因文而許以詩之名也子因論詩如韓退之詩亦以爲文之浩氣大力行於排比上可配杜而世亦謂文起八代之衰其詩猶在半解噫是不知詩者也他如柳子歐陽三

知廉勇藝亦係各取一長焉能

詳論諸家亦皆的當

推尊朱子語有分寸以宋詩自以蘇黃范陸四家爲貴東坡其尤裴表者乎

蘇荊公詩亦各臻一家東坡則工雋流逸過于固蘊藉讓杜氣力亦讓韓獨朱子詩觸物見道托興遥深却無腐詞讒語生平亦喜杜詩謂其中時復有理朱子古體類文選近體類王孟較程子殆於過之又非子固可及愚謂理文與詩三者難相兼者也古之學者得其一或絀其二得其二或絀其一天限之也朱子兼之乎

前幅似二比大陣包小陣每比有起有結中又分二小比孟子書中有之王唐學之爲八股時人未之考也學之爲古文豈得謂似八股體乎後幅論詩叅錯諸子語亦的當而歸本朱子亦不易之語原評

當考古今人物聖人以下類少全才若相業將才氣節理學詩文皆備者惟諸葛武侯一人明之王陽明其庶幾乎

以逮養不逮養立論無限天理人情

千迴百折發出不忍二字

帆隨湘轉

言爾質而情彌深

書閻孝子傳後　張漢

人生幸而逮養。不幸不逮養。思其所嗜。則有不忍之心。曾子之于羊棗。可謂孝矣。而傳稱屈到薦芰之事。論者少之。以爲人子以繼述爲大。無取區區之小物。然則曾子將不得爲孝乎。夫孝子之於親。雖繼述爲大。而思其所嗜。卽區區之小物。亦時觸之。不忘於其親。亦有所不忍爲爾。冉太史蟫菴閻孝子傳。吾讀之而竊喟然也。傳載沐梁孝子閻舜公名理。父沒後。觸蘑菇必泣。至家人諱其物。不以饌。雖童子亦不名其物。卽里中讌會。孝子與讌。或相戒不登於俎。里人因名孝思菜。王修玉爲賦

歸之。蓋其始孝子父病作。隆冬求蘑菇不得而歿。以是故痛。吾於是蓋重有感也。記先大人在日。喜食鮎。旣沒。吾傷不逮養。嘗爲感鮎吟。示家弟曰。見棗。亦何悲。見芰亦何痛。物在忽人亡。孝子心尤動。嗟余父食鮎擊鮎常入供。有親喜鮎多。親死鮎何用。遺冢不成廬。遺書不成誦。所嗜永言思。薦鮎心轉恫。殷勤戒漁師。見鮎毋設纓。吾之不膾鮎也。垂三十年於今矣。亦不忍之心觸之戚戚耳。詎以是博孝名乎哉。抑攷蘑菇蓋菌屬。不知晦朔生也促矣。人貪其味。羹而食。然名不甚著。今得孝子而傳。蘑菇之幸也。又久乎哉。至傳載孝子游吳之袁浦日暮遥見鄰人王邦政。語岸上曰。父病曷歸。孝子卽趣舟歸。父果病。詣謝政。政不省。傳以爲神。毋乃而泣。遇道士授之象筋。謂磨此可療目。而明果應。餘筋試他目不愈。開封郡守管竭忠曰。此孝之感也。信夫。子以古蔡順噬指。梁彥先紫石瑛解叔謙丁公籛徵之尤信。

持論必本於天理人情。蘇長公隨柳子之非子木撤芰。謂子木違父命爲藥石於理。於情均有未安。近時袁檢齋論駁之。亦引禮思其所嗜。謂子木當抑其禮於廟。申其情於寢。月槎先生此文入手數行。固已先得檢齋之心。其先後敘閻公之孝。中間插入自己亦是不儹錫類同一仁孝之思。文之頓宕老潔處。尤不易得

書殉節王內監傳後　張漢

有明之天下閹寺之天下也高帝始興禁用閹寺易世漸用事而閹禍烈土木之役以其君殉彼其君猶追而祭之自是以還忠臣義士纍纍慘斃於刑餘之手彼熹宗之暗懦不足言矣以莊烈之明討寇必用以監師此輩忌功無膽畧往往牽制坐戰敗流寇日彌熾及寇薄城下啟鑰迎寇入其君危極乃有煤山殉國之痛此毒之力實致之盡有明一代纍纍諸閹寺寸磔其體銅狗讋猶不足以蔽厥辜而償天下忠臣義士之恨不料垂亡之日有王承恩一人也討承恩此時逃則與俱逃耳

原評　史傳敘次之筆

原評　筆鋒犀利可泣鬼神

聲滿天地

而乃親附龍髯直奉其靈升而至於九天之上較二十倪論公二人之殉國不尤快以烈乎以故我　朝世廟即位　勅祭遺墓而諡之被以華袞不足以方其榮也若夫魏閹墓石竟留多年　聖廟中葉乃　允堪諫辟其石而夷之是即不誅其身亦春秋之義也夫亦大可以慰忠臣義士之恨而厭天下萬世好惡之人心矣

短小精悍不下半山老人風評

楊文襄說張永千古惟呂疆張永鄒亞公而三若王內監則又突過前人同時如呂疆之死就金侍御亦若輩中之錚錚皦皦者

書歐陽川刑鑑後　張漢

書皐陶謨甫刑周禮大司徒大司寇禮記月令言刑詳矣然禮嚴如律非禮者刑是禮在刑先春秋聖人之刑書不僇其人身詩列美刺而刺即當刑不必言刑矣易噬嗑賁解豐旅中孚六卦聖人取象即象刑之義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殆三致意焉

置卑五經刑典具備經是律史是例豈不信然　原評老氣無敵

書沈紹衣十六箴後　張漢

正心誠意上之所厭聞也而子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子程子兄弟學聖人者敬也而蘇子瞻則謂欲打破敬字不得今有人焉羣居燕昵一人執程朱而繩之鮮不厭其迂矣雖然士君子宜爲其迂者沈君紹衣十六箴吾有取也沈君令子叔良遊洛中與予交有年適在汴出其箴示予命予書其後予受而肅誦且報之曰是贈人以言也拜吾子之賜亦孔多矣賜吾鐘鼓以震之賜吾史監以佐之賜吾蓍龜以奉之賜吾金鑑以鑒之賜吾鍼砭以藥之賜吾斧鉞以斷之賜吾繩尺以從之賜吾冰淵以凜之賜吾康莊以履之賜吾韋弦以佩之賜吾匏爵以酌之賜吾鼎彝以重之賜吾珙璧以珍之吾生乃不見紹衣紹衣吾之畏友也敬聞命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叔良之孝其先也以有則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叔良鐫諸石而廣其訓吾尤有取焉

又跋

人誰無過而貴能悔悔者出幽谷而遷喬木之路也叔良出家箴以賜人吾尤有說焉請先與其人約彼其人不立根本不正倫理不勤學問不謹儀度而竟欲翻然

悔則賜之其人不慎言語不端思慮不擇交友不嚴取與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崇節儉不懲忿怒不寡色慾不戒酣醉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禁博奕不做因循不時起居不檢細微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不悔勿賜吾甫韞諸櫝而藏焉不然恐其委嘉貺於草莽也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叔貝之賜我亦孔厚矣吾以悔之意報之冀他日徧賜諸其人人勿忽吾一字之報也

二跋簡肅流動左國之遺一字報尤奇

書杜子美徐卿二子歌後

賀人生子詩雖杜子美未能免俗人家生子豈有孔子至聖親抱送之之理釋氏亦豈能送人以子不免後身再世祈佛保佑之見勤苦讀書可得富貴亦婦人孺子之陋識嘗讀杜詩而疑之今讀家禹山詩實獲我心豁然而發吾覆也禹山賀升菴元郎長歌有徐家二雛誰云奇名位應慚杜老詩獨教孔子親抱送釋氏侏儒何所知末云天教爾出大賢後風流王謝徒文章公侯衮衮易事耳要從游夏窺宮墻又讀書二絶句則云五車讀盡欲富貴堪笑窮愁老杜詩已誣碧山柏學士又誤

徐卿兩少兒且云韓愈城南勸讀書只誇玉帶與金魚升堂游夏須相並避世夷齊好共居此言加杜與韓一等然吾於禹山又不能無遺議也既知王謝徒文章即進游夏而升堂亦未離文學之見何勿進顏閔德行之科謂公侯爲易易何勿期伯仲伊呂爲名世之器謂夷齊與共居亦君子所不由也願學者當在聖人矣期以孔子親抱送鄭重如此舍斯人誰與歸乎夫聖人豈易學而至然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焉斯可矣亦期以讀書學孔子之道也至蘇子瞻洗兒詞謂雖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似期以公卿書可不讀兒又出杜公

之下矣雖然此子瞻亦有激而言不可爲訓也

亦是看書得閒之作中一段身分頗高　原評　杜陪起

書輞川圖眞蹟後

唐詩有杜甫畫有王維可以無議矣兩人皆集秦中是邦山水之幸也顧詩經傳寫累之可至萬千年畫經傳寫往往失其神好古者不之信紙之壽以百餘年計縑之壽以三五百年計造物者力無如何故畫之壽不爭詩之壽修短有差焉有唐以來至今九百餘年耳一時諸名人所爲畫留傳者吾見亦罕矣洛陽家礪山所藏輞川圖卷相傳爲王維眞蹟吾覽之而信貌人不能以求貌竹樹倍之相其位置渲染不類宋元明人手筆縑幅間有龜圻尙無磨滅托強紙而壽往讀其詩如見其

名傳語　原評

遥遥遠神　原評

出筆墨之外

轉杜甫自然樞紐　原評

妙解　原評

求其本論更高　原評

仍以杜甫結　原評

天假之緣不當豫爲輞川約也竊攷唐人名畫杜甫多題詠往往傳其神不見其畫讀其詩如或見之輞川此圖杜甫無一題詠詎畫中有詩不需杜傳邪抑或有遺議也今夫名士風流詩畫亦小技耳而君子知人論世嘗進而深求其本唐有王維元有趙孟頫皆以詩畫傳惜不以節重孟頫畫卽元人題詠亦議之王維畫無聞詎疑碧池頭之句可謂忠乎求忠於其詩世重杜甫過於王維遠矣

書之壽不加詩技之名不加節自是篤論是以昔賢審所處也

雞栖吟自跋

豫州之役奉使介補賑輶車以行二日次保定太宰史鐵崖先生時攝總制出郊視途謂予車曰何飾之弗華也予曰車如雞栖先生曰正需此時用肅揖而別自是以還日坐雞栖中耳目所屬時有咨問倦輒假寐而間亦爲詩兩匝月入京得詩五十四首彼雞栖者不負吾行亦不負吾詩也吾亦自計不負彼雞栖而竊恐有負所使以負太宰期許之意惡用是區區爲哉奉使之難也使誦詩三百之士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無濟仲尼所譏而世亦有使能專對不必誦詩者此存之朱伯厚何人乎我思古人竊愧有不逮也

重使非重詩立言得體恐負所使想見先生之盡職處

原評 筆力崛然

書盜母屍祔父事後 張漢

孝有於情有餘于禮不足者人不幸遭此安於情尤求安於禮禮情之則也過於情而不安於禮則情亦不安亦不得爲孝宋孫唐卿之判陝州也民有寡母適他人比其死盜其屍歸祔於父者事覺有司論以法唐卿宥之士亦自有理吾謂秦松封五大夫亦松之累也故東坡謂燒煮爲薪而供燒煮焉噫鶴琴松必得眞賞其人乎林和靖之鶴孫登嵇叔夜之琴陶隱居之松則其人矣趙清獻一鶴一琴陶元亮撫琴撫松則兼有二野鶴巢邊松最老主其閒者莫聞也二者不可得兼況乃三乎吾子三者兼之矣或曰畫也非眞也吾曰有眞賞在托諸形畫不必不卽眞也有眞賞在忘乎形眞何必不如畫那

原評 極無關要題目經指點有無限雲可知下正自同

原評 是乃善處之法又一折

原評 二語斷定爲子者何辭又轉情字

原評 筆力崛然

題門人山陰羅二峯琴鶴倚松圖 張漢

衛懿公之鶴房次律之琴鶴琴之累也故東坡謂燒煮之士亦自有理吾謂秦松封五大夫亦松之累無甯伐爲薪而供燒煮焉噫鶴琴松必得眞賞其人乎林和靖之鶴孫登嵇叔夜之琴陶隱居之松則其人矣趙清獻一鶴一琴陶元亮撫琴撫松則兼有二野鶴巢邊松最老主其閒者莫聞也二者不可得兼況乃三乎吾子三者兼之矣或曰畫也非眞也吾曰有眞賞在托諸形畫不必不卽眞也有眞賞在忘乎形眞何必不如畫那

首言三者之理次言三者難兼末言畫卽眞眞亦畫語妙入神總要眞賞其人

原評 奇想天開其文亦偉

題淵明觀菊圖

晉世有淵明如秋之有菊也晉猶秋也又陶詩外枯而中腴亦如餐菊之英有遺味者矣所謂辟諸草木吾臭焉永之味也而不差池者乎再之時春當在桃花源中淵明寓言作桃花源記意其中別有天地有懷春之意焉降而五季則冬矣淵明肯仕宋乎終其身爲晉處士則歲寒之松也歸去來詞惓惓於松菊之猶存良有以耶乃至於今淵明不存矣有松菊存焉淵明至今存可也三王如秋晉猶不可以秋比春在桃花源中則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菊公已自言之栗里松菊何必非桃花乎

題蔵青堂文集題辭

大海之中有國焉碧玉爲宇藥珠爲宮衣則綺羅器則貝犀然皆天造非人力也蔬茹盡蒭苗奇葩異卉交秀敷芳邱峭壑幽都非恆境而跬步之下璣珠球琳彼三品貢金粟如土也遥望孤峯積雪皚白與曦光月華互爲照耀曲檻回廊閒嫣然明媚亦有絲竹激爲商羽雜以宮韻悠揚珍禽鳴弄嘗或喧闐寂然之頃法鼓風鐸一聲兩聲而已於戲人生百年苟得一睹斯境死可無憾惜乎無有問津者邈矣羅青夫復何言

吾邑閣堯夫先生與安甯陳文孫先生姻誼陳先生嘗寄以制義約二十首先季父見而欣賞細加評衡余因得窮繹時康熙癸未年也比余至昆明先生已下世年餘余拜其靈爲墮淚焉聞及門莫君子美藏先生文甚夥亟爲叩門以數十首見示余手自鈔錄置笥中並題數語於卷首乙酉歲事也距今四十年矣乾隆甲子孟秋月先生嗣孫仁壁從都門寄字至汴欲鐫先生遺文行世謂同鄉許少司空瞻魯先生曾有約付剞劂不幸司空下世此舉不果侍御月查張先生已爲批點且以余素好先生文語之故爾相商並徵言於余嗟乎文之難言也久矣世之有盛名

掇巍科者則文出而人購之更得二三有盛名文集行世者爲之表揚則言出而人信之余之生平未敢出一字問世固無事徵言於余而先生亦未嘗掇巍科籍巍相賞之孤也雖然先生之文具在峭潔超逸自成一家海寓之廣必有知音因憶昔年所題數語隱約可記差足狀先生之文品錄寄仁壁以誌今昔存亡之感嗟乎文之難言也久矣通海趙玉輿書於大梁藩署

滇南文略　卷三十七　題跋　三八

題滇遊紀程集

自京師抵吾滇水陸之行幾萬餘里歷豫楚通道轉踰黃陽窮險數月然後至名都大邑山川之勝至於故宮危橋殘碑斷碣前人之遺趾不可以一二計蓋宇宙之觀備焉余困諸生未獲至也則具以問鄉人之試禮部者惟吾友王子疇五言之甚詳能寫之以詩其餘有再三至而不能道其概者矣然後知非有心人縱遊萬里其爲封固而狹隘如故也東園孫君濟南名家子於今司寇新城先生爲中表幼行以癸未從吾師菊思先生來滇余與偕處久其爲人樸質而恭謹心許之最後出

囊中紀程一卷請余序余觀東園所紀固吾鄉人所當往來而東園之行又與使節俱驛遽星飛路無停轍其於奇勝宜不暇以詳乃能窮搜博探盡之篋笥雖以潛深伏奧足迹不足數百里如子者涉於日如與東園同驅策上下彷彿想見其處蓋東園之有心採奇如此亦異矣哉新城先生海內風雅宗主蜀道南海諸集於焉弔古人刻畫物狀奕如也東園歸解所得質之先生邀騷人之題咏以傳之閭人好事者之口則遊也庶乎其不虛矣

凡作遊記遊詩須令讀者如同驅策上下彷彿想見

其處要惟有心人乃寫得情景逼眞耳

題張忠定傳後

陳沆

張忠定復之宋之偉人也其歷中外卓有聲績而清名亮節尤爲一時之冠韓魏公墓表及朱子言行錄所載均非尋常所及雖以寇忠愍之賢亦且服其規切希夷先生稱其於名利澹然洵不虛矣南豐作傳不見表揚而未復有營産浸淩之訾豈韓朱之言不足據耶宋世小人喜造無端之謗忠定曾上書欲斬丁謂王欽若之徒安知非此輩之媒蘗也史臣據之以立言夫亦誤矣讀史者知人之學也馬班而降史較難讀亦立言之多悞耳存菴先生于張忠定反覆參証可謂善讀史而示人以讀史法矣

題董文敏蹟後

董文敏在天啟初爲宗伯首善書院碑文係公書丹計其年已老而御史方之翰榮封勅命在懷宗六年亦出公手諒公之壽必極高而前後幾載元黃交戰之際曾無纖毫掛議或者容默自全無矯矯風節故曰文墨雖高所由與技藝等矣子昂之在元亦然豈文墨之士類如此也可訝也夫

尺幅中極層折頓挫之妙茫茫六合遙遙千年畢竟是氣節監得起耳

史列文敏於文苑於其官南禮書後則曰時政在奄不及雅贍則過之恐從前作者均未之逮也姚則薇天集二卷倪則代言集二卷余於都門市肆殘帙中覓得珍惜之不啻球圖矣

似史公合傳論贊尊亦奇崛古健

宋人制誥以曾子固蘇子瞻爲最明人之作所見惟姚孟長倪鴻寶兩先生倪之奇崛古健語語驚人亦多晦澀不可解處就中光怪陸離驚心動魄者如周忠介順昌魏忠節大中數篇眞奕奕有生氣至姚則高華典貴中時有天眞爛漫沁人肌骨之語畧之倪公奇古處似不及雅贍則過之恐從前作者均未之逮也姚則薇天集二卷倪則代言集二卷余於都門市肆殘帙中覓得珍惜之不啻球圖矣

似史公合傳論贊尊亦奇崛古健

春秋責備賢者之意香光復生亦當折服他人特怵于盛名而不敢議耳作者因文墨之士暴同故以松雪爲証非竟將香光下等之松雪也讀者當辨之

不昧古人其眞公

方能讀古人書先生方許讀姚倪二知已

書周岐山先生孝義傳後

岐山昆明人傳之大畧言岐山父某偕妻嚴氏避兵而南爲賊逼嚴氏囑其夫保身爲嗣云云遂投嚴死其夫至滇復娶袁氏生岐山遂死袁氏撫之傳中所言岐山事袁母孝行及他立身制行之善累數百言論曰有子云孝爲行仁之本岐山先生事母其仁胞胎如是立身制行閒挹而注之有餘也方嚴母之臨難屬其夫以保身爲嗣者成其志也岐山之事袁母卽所以事嚴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嚴母錫之與峭拔謹嚴結處一語萬鈞孟堅以下不能也

題跋　三三

可以自問軒跋

乾隆丙寅搆小室於定南署內西偏以爲公餘宴息之所桐山方君爲子署其額曰可以自問者公能問予於明廷而不能問予於爾室子且兢兢焉自問於處心積慮之微而未能以自質也子且惕惕焉自問於立身制行之際而未能以自知也子且汲汲焉自問夫所以答此四境之中老者長者幼者士者農者商者賈者鰥寡孤獨廢疾者其果家給而人足家喻而戶曉焉而未能以自慊也問之人則可欺問之已則不可欺也嗚呼自問難哉惟知自問之難此公之可以自問也公任定南六稔並攝篆石城龍南刻刻以愛民爲心力勤庶務爲同寅輩輩推此子之所以顏其室也而公且歉然則公誠可以自問哉寅愚弟桐山方求義識

題跋　三四

定南隸贛州治距郡四百餘里萬山叢雜界連粵東險瘠之區夙稱難治乾隆四十一年閒因改縣爲廳移駐同知專理時予承乏其後蓋距公幾三十年矣父老猶頌公德政娓娓不輟鄉社閒歲時伏臘且有爆牲雞小以羞公觴者噫何修而得此及讀公可以自問軒跋知公之所以答四民而衰此殽獨者其經

營措注必能有以自慊故遺愛至今存也而其兢兢惕惕可自質於處心積慮能自如於立身制行者不更可識哉鄉先達中如公者眞令人與有榮施心折而志爲之勵也已乾隆四十四年已亥新秋月定南廳同知朱昕謹識

題朱排山先生所藏陳生香臨涪翁大書後

周於禮

余以末學從生香先生遊舊矣庚辰後先生客汴余玷塵京師得前人斷簡餘墨郵筒商訂無虛月日憶先生主腦商訂斷簡餘墨寄余詩云誰知古人意恨不見今人其尤極引掖之盛遠山一角心者矣武林朱排山先生生香先生齊年老友也垂白次序排山與生香交訂交唱酬十載讀排山小集生香實序簡端情深而文與排山交明詩人之旨如斯而已歲丁酉余假滿入都道浮光山情又序已情以叩金石文字句青泉同譜仆牧茲郡先生就養郡齋因得執年家子禮修謁先生時年八十有三矣一刺甫通扶杖攜幼孫出

相勞苦訖命酒心遠堂語不及世俗間一字叩金石文字余以孤陋所見聞對則爲辨析疑義有歐陽永叔黃伯思趙明誠諸公所不及者更語余云漢唐殘碑埋西嶽金天廟敗垣茅茨間者不少近聞　諭旨重修得一好事者梳洗而出之亦千秋快事也時余門人張生邦伸亦惻末席余顧而語曰如先生所謂大雅扶輪耄而不倦匪獨後生小子宜增景行抑亦上壽之徵視此矣

清歎未闌剪燭話舊乃出生香臨涪翁大書命題余於生香幸託末契所收不啻盈篋今再入仙源終歎凡骨而生香下世已六年同念平生風義淚益盈欲下而未

為優孟衣冠痛下針砭

敢懽重觸先生故八之感也至此卷臨摹古人與自運小別正惜其太似耳余籥有一言曰於似與不似之間見古人昔書生香卷後云能以我法行顏法又云不爲法用而用法均此意也唯先生進而教之

敘次諸人諸細瑣事及題跋書法有經經緯緯之妙而精神聚在出生香臨書命題一段惟性情眞摯故見其佳

落筆嚴重正爲寫米公德政張本

先就順郡時勢虛寫一段立竿見影

營中樓閣即爲後出館志張本

運實於虛綴以唱嘆取神

書太守米公喜賢館志後

宗甫字未詳順甯人歲貢

米使君聰字三岳隸順天籍原陝西安化人順治十六年平滇後　簡守順甯蓋當千戈甫定　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爲萬里天末蒲蠻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二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其柰節遭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蒞此邦安望男耕女織戶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年士民知戴其德而不能紀其事前太守范公舊志亦不爲立傳然殘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塵封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細讀之始知公當建館之初經營完善細大畢舉延西蜀陳瑗無爲館師所爲躬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即瑗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故老傳聞約畧指陳

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茲乃見其實績可爲百年來一大快事按瑕無爲蜀中名孝廉官粉署郎當勝國之末放浪遠遊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揚以屈其就也又肯以閒雲野鶴之身爲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此邦者固可於瑕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瑕無之必無溢美於公者卽可以瑕無之品望而昭其信也爰以館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蒲門人士取而讀之亦可感公遺愛於世遠年湮之後矣

如讀永叔崇文總目序

題楊林魯氏先塋志

周禮春官墓大夫使有司掌地域孟子曰死徙無出鄉是古人各於附井之區給日葬地所謂邦墓之地也者固死而卽葬無有陰陽之忌吉凶之擇是以古無不葬之人也逮邪說興而不仁不孝者充其貪慳慘謬妄之心挾此術以求食者又皆冒昧陰賊愚人以禍患一切取未來不可知之數用以搆人骨月駕爲妨礙黨援索賄苟有以中其慾則利害祥妖出向日辰惟其無稽之言是逞否則煽惑出之睿人疑畏生於暗識而天下遂有停喪覓地或殯於堂厝於野朽蠹飄零數十年不歸淺土竟致水摧火燬終於不得葬者有之矣嗚呼仁義之道微邪慝之心作忍欲舉父母之遺骸博子孫之休蔭藉令有之亦已獲罪於天矣況其必不然者乎譬此不特鄙陋無識之人若此卽素稱讀書明理而亦篤信是事殆靈偶焉軒蓋充衢費且不貲矣乃竟引而歸於僧廬道舍中懸床附壁曰我以待善地之來也山向之利也是何異舉而委之於壑然而其顙不泚者世俗之溺人深也魯子幼孤露自歸宗卽紀理其先世塋墓頹者加之以木土而已無敢以陰陽向背而有所改易也其未有石者皆遇勒之冀垂永久又作先塋志

錄其地名山名以及基址丈尺並錄所葬者生卒年月官位名諱都爲一圖俾子孫奉之以爲法守不亦甚懿矣哉新安倪先生曰魯子所爲彰祖澤也廣孝思也循古道也無溺志也今之賢者囊橐小裕輒狹小前人制度而於房宇墳墓不能無所動作而魯子不然抑亦可以爲賢矣但我於言論之際竊聆其緒於口吻者猶有風水之惑存焉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恐其逐流而不返也故歷陳世風之弊如前所云者而深勉之

詞嚴義正足破羣蒙有功世道不淺韓蘇之遺也

近世惑于青鳥家言而停柩不葬者東南大省爲尤甚地方大吏不能禁仁人君子不能勸頹風惡習最爲可恨安得蛻翁先生此作以風喻激發之 耦唐注

消網上交更進箴規極樸極厚古香益然

崑山徐在川先生疏稿跋

有吳君子曰在川徐先生明世宗時以明經薦隨上計車入京師館嚴侍讀訥所時朔鳥交訌而東南尤劇歲又歉不登百姓饑困從賊苟活倭以溢多顧上下無敢一言者先生代侍讀作疏上之世宗爲免江南本年漕米四十萬石民用再生世皆功侍讀勿衰云竊嘗考侍讀在元撰侍從之班與份芳諸公旅進退非所稱能言之士郎世宗亦非聽言之主不知此疏之何以轉旋如此之速也壬子夏五月先生七世孫用晦爲和曲州刺史奉先生手稿踈予受而卒讀乃憮然曰先生之立言有道矣當是時也世宗方從元任叅觸其忌者死徙立至又趙文華正視師吳越民益困制撫大吏俱屏息不敢出聲苟其疏稿中一字或及則侍讀必不敢上郎上矣事必不行先生乃故迂廻延緩漸而至於慘惻悲傷而終以和平懇欵出之歷數已被之恩而不必猜之於元祐亦悉陳師徒之橫暴而不必斥主帥之非人遊其樊而無感其名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以是侍讀遽上世宗聽不浹日而恩膏徧於列郡矣于是知先生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者也能以饑溺爲已任者也而惜乎先生之不遇也嗟乎士君子抱道賫志亦欲效尺寸之

岩陜處卽開後段文字

大手一段

可當春秋左傳讀

沉鬱頓挫

中風騷雨騷純是一片神行

此進說於人君之要不獨敘在川先生之能文也

大落墨惜乎先生不遇汉起後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白太傅青衫非為琵琶濕也

用以行其所學主不幸而托於館賓顧念民物憂心焚如每望片言之采庶幾有以利濟斯民而竟有終身不可得於人者則又深為先生惜重為先生幸也今用晦生盛時為邦伯有民社穆之計所謂得操一捶以為御轄之先生蒿目時憂乞都調鼎者相去縣甚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册也手澤如新千秋可照豈惟楊室之流環抑亦魏徵之遺芬也已

史稱嚴文靖疏陳民困帝為感動蠲貸而不載疏詞讀此文始歎在川先生苦心為難能也文靖立朝一生謹畏小心又嘗典銓禁私謁慎擇曹郎務抑奔競

振淹滯銓政一新然則文靖雖非能言之士而能陳善於君綜厥生平其亦異於諸書詞宰相矣

此選本驚天泣鬼移人亦是古今來未有之創見宜乎世盡寶而傳之然余嘗取三詩謂可概其三集昔在汝甯羅山縣劉霞莊秀才案頭見無名氏虞姬詩曰君死兮妾不獨生妾死兮君不獨死得天下亦小事彼失節如呂雉有天下者不能治一女子江水滔滔白石齒齒妾與君來會於此是驚天之作也又高廸簡婦詞曰誰言妾有夫中道棄妾身先徂誰言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是泣鬼之作也又沈君烈

夏日詞曰佳人夏午簟如波佳人無汗驕輕羅郎狂散髮投懷多妾心憐憫不能訶為郎手挽雙髻螺別有憐郎柰妾何風響桃涼似人蹟拒郎斂坐整顏微赤是移人之作也此三詩足當三集與否讀者當自得之

劍格奇文

官不必以詩傳而詩則必以官傳者也何以言之漢魏以來元明而上詩人項背相望而傳者百不一二是豈草野多其間布衣韋帶之士以詩傳者耶巖壑中無天籟之隨風以自鳴其逸興者耶夫亦顯晦之數隱見因之人顯則詩亦隨之以顯人晦則詩亦隨之以晦者也昌黎曰愁苦之言易好歡娛之言難工廬陵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耳以此觀之傳與不傳顯晦之數似又不足以定之何耶鏐江程使君吾中表兄弟也牧姚州四年以內艱將歸忽追蝌蚪時事

又放活一筆

此是確論

被論故事倉儲填補足仍得還原官鏐江因遣人歸廢書肄業而償之於是身寄蕭寺秋來悲人氛深北堂蕘草之悲又多南國亡猿之戚凡有所觸托之於詩有卷裏然因以示我嗟乎詩人少達而多窮即昔之詩以官傳者亦大半是牢騷激楚之音今鏐江詩固窮而後工者況官至刺史亦云榮矣詩工而官榮則雖欲不傳其可得乎我窮人也潘無世好獨喜讀書種花雖蛺蝶萬里外乃有花萬株有書萬卷撰之人事可云不窮往往爲長篇短章自言其志以不窮故不工且又青袍頹老未嘗有官夫以不官之人爲不工之詩其不能如鏐江之

用筆總是曲折而有之妙

開口便自不同名大好題詩信非俗語可爲故賈長沙痛哭

痛字融若驚鴻矯若游龍

妙在從自己寫照亦曉達亦沉

悔之數也哉

語意亦不免牢騷實渠獲先民之艾也

昔人謂詩之傳有二有力者則門生故吏揚詡而出至飛卿義山輩當時衆議交攻卒能傳於後世則詩之力更大也蛻翁此論激烈之至然以翁不遇終身著作又未能卜後世如飛卿義山之傳宜以他人酒盃澆胷中塊壘也

墓表

明

雪山大夫墓表
董母尹氏墓碣
敬庵先生墓表
張家婦墓碑
官處士及宗孺人墓表
給事中邵山楊公墓表
參政萬公阡表
禮部儒士袁公墓表

國朝

南和令繆疑元墓表
孫節婦墓表
高祖端毅公墓表
周大夫袁弘墓表
任墨樵墓表
楊嶧山墓表
玉孝子墓表
宗迪羅公墓表

張含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李元陽
包見捷
潘一柱
王思訓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傅爲詩
周於禮

文母劉孺人墓表

錢澧

萊陽初頤園　趙州趙　恕東字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永北朱　昕佩旭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楷　仝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石屏萬寅光旭東校訂
南甯陶中鈞元冶　路復達一來同校

明

墓表

雪山大夫墓表　張含

大夫名公字恕卿、號雪山、木氏以金紫貴臣、世守守事於麗江厥郡、滇西雄壁也。大夫夙負其氣、越稟儒性、童

牙不爲兒戲、膛儔而邁醜焉。請書千百言、過目成誦。洎長不資師友講習而奧典賾義、罔弗洞悟。人皆稱之曰、此天才也。洎顧藩翰控拓之任而雄冤萬夫。雅淩前哲、凡都會世祿者、莫與之儷焉。遘乎其翹矣。此蓋木氏守守事事幾二百禩爲臣克忠爲子克孝積深而報淺焉。乃山祇毓禎瀕氣岂達奕代貞誠百靈擁衛篤生英俊。光紹前烈而亟則後裔矣。是故著其忠孝之行則人無閒言而奉公憂國也著其禦守之績則樹勳金榜垂名鐵柱也著其威武之揚則胸中之兵甲而西賊之膽裂也其詩學之工則泣鬼神薰風雨振風雅薄漢魏也。祀

先則祠宇曠遠而神安。俎豆精潔而時備。正家則壺儀由禮而不專矩範崇嚴而有度。慎守封疆而磐石鞏固。精操戎旅而帶礪雄威。若其蒞政臨民、覩萌逆讒鑑定法嚴雄斷、靡滯。彼翹明關智者。其術莫騁。詭辨堅言者。其業靡將。是故邊隅胥靖而土貢之衆。弗克如其境。愷悌成俗而編齊之謠。卒以闡其風。大夫嘗自有言曰、吾之才也。無大過人者。獨吾之性也。則大異乎人焉。吾好儉而惡奢也。好抑而惡矜也。好功而惡伐也。古語有之。留有餘不盡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斯言也。吾拳拳服膺而

罔時日忘也。於戲。儉而不奢。檢身治家之要也。抑而不矜。修身葆德之樞也。功而不伐。保身處貴之機也。爲政之道。莫大於是。莫大於是。是故聲光燭照。譽美星懸。聖天子親灑宸翰、以輯甯邊境。字賜之木氏奕世之盛。益滋以大。乃嘉靖癸丑、疾終正寢。享年甫耳順候也。孰弗穆然興嘆。愕然劇曰。大夫壽止於是耶。胡弗躋上壽曰。胡天道無知而施報之爽耶。含聞其言亦駭然異。盡然傷曰。云茲然乎。云茲然乎。夫壽其躬與壽其名與壽其世孰重孰輕。且也大夫忠孝之名超於山泥端峰君性資靈頴而才華

倚逅上克肖父紹述濟美世益昌懋大夫願嘗見端峰君之有孫而稚與端峰君趨庭聞詩禮之教久矣若是大夫之名之世將歷千祺萬禩而榮顯於無窮矣孰謂非上壽哉含以憲廟疎蕩於大夫乃同心而石交焉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是故逼而孚乃誠而固有以也茲也修辭闢奥以發潛德之幽光無扛鼎之筆力亦情之所極謹闕大都表諸阡云

麗以則容而疎

句法結構左妙而得力於氏固已不浮夸謹嚴

董母尹氏墓碣

楊士雲

叔母尹氏有完節可以風也叔父董公病革與檢庵伯父樸庵先君訣既呼叔母曰若能有栢舟之志乎當矢予叔母拔髮跽曰所不如遺命有如此髮公曰子瞑目矣復何言後果有奪志者叔母奮曰死者其忍負乎拔髮之言在也聞者愧沮意養姑育子見公地下不食其言可謂完節矣嗚呼今法令所彰者非若人乎泯沒草閒者無若人乎獨若人乎可以風節也叔母諱桂椿考仁生天順壬午四月初二日卒正德乙亥五月十一日合葬於公子士賢孫啟肇辰孫女玉簪曾孫孫衍曾孫

女朝京士賢刻石於墓士雲曰餘可畧也謹書此爲碣婦節爲重如此已足不朽餘誠可畧文尤能畧

我先生董公諱璧字連城號敬庵學者稱爲敬庵先生。考諱鋭妣董氏本趙姓外祖諱繼先無子以先生後。因姓焉幼頴敏祖甚奇愛之命稟學於先郸令楊公廷玉。公師道尊嚴少許可獨稱先生初爲郡弟子員巡按嘉軒郭公叩之大異其文遂名動士林成化丙午領鄉薦。一上春官弗偶弘治丙辰中乙榜以年限銓署蒙化訓導事爲祿養且期再舉在蒙模範科條動則古人士咸有造壬戌再上春官弗偶甲子擢教諭蜀之富順教法如蒙士益咸有造部使者以優異聞正德癸酉擢知保

甯巴縣無何巴爲州改夔之太平太平新設在萬山中。流寇淵藪大軍甫戡定特縣綏之時瘡痍未瘳荆榛滿目公私赤立庶事草創先生摩撫經營日不暇給既而居者宿流者復梗者熟化者構整聿爲完邑又以優異聞更知青神青神繁劇悍黠吏爲我民藪要官勢人又掣肘爲先生壹意撫字力爲綢抑民甚宜之不便私者莫利焉先生屢請謝事當道慰留之嘉靖甲申以秩滿乞歸抵家明年乙酉夏大旱躬率鄉人積精走禱三日大雨霈足衆比之東先生云倏遘疾以六月十二日告終享年六十有三嗚呼先生之德之才獨可師二

序牧三邑已乎小試焉爾而輒有聲士雲蚤立門墻見其博探約取而文學富氣和貌温而充養粹志潔行修而操履端念厥祖事厥考而篤於孝愛厥弟而篤於友。仁宗族交朋友禮鄉黨睦而信讓茲豈復如先生者乎。出而事君又爲良師牧如此其所謂有德於民宜而可祭於社者乎配楊氏先卒繼劉氏亦卒子二人楊出長範次節郡學生克承家學後先生三日卒可惜也已範以是年後十二月庚申奉葬於弘圭先塋其邑里世次如家禮刻於誌石某謹爲表以揭於先生之墓以慰學者之思以告於後之人。

勁氣古質後幅尤縝密不漏不支

能遷舊習
女中百無
一二

張家婦墓碑

楊士雲

予友鄉貢進士張愈光以書來曰含妻盧氏亡矣願丐碑銘且爲狀曰盧氏雲南都指揮充參將諱和女也參將才識雄峻連有機辯滇人一口號貴富驕盈家氣然知讀書識字內交吾人吾翁司徒公爲吏部時求兒婦於滇卜盧氏得咸聘之既笄東歸吾母夫人時在永昌見其娓娓妥善曰可爲家婦矣又恐習驕盈家氣必嚴以端之吾翁轉南戶侍夫婦往侍翁喜且教之曰女姑謂女染驕盈家氣然乎唯唯愧悟蹴然頓改舅姑乃咸喜曰婦非復貴富驕盈家人矣西還以千數百指難一居卜鄰宅俾居之命曰兒慎爾居惟與覆在爾躬念哉夫慎婦弗慎弗婦滋哉夫婦奉命惟謹較侍左右益敬舍好施樂交吾妻盡市裝資之飾以助無難色賓至亟爲具以嫉未嘗苟甚惜百物飲食不擇淡薄衣服無紈綺自嫁過門僅再見姻婦睨睨詬詬亦靦甚悔幼染武弁家氣噬臍不可復也生女一妾生梧梓二子字之均一梓孩病瘠膿血穢不可堪躬摩爬搔洗之勞恆以手枕籍之否則恆暄不絕手痛不敢移左右臂中寒陰雨輒痛遇外內族卑尊故已秩有恩禮人咸多之含廿年病肺賴勤家承而不專週因含遘厲疾驚窹乃亦病悉

遍篇覆述本狀以寥寥數語弁綴成文於誌中別開生面銘亦古淡此陳存庵所謂敘述毋德倘模率更覺大雅者承而不專四字堪入列女傳古致歷落幾於繪水繪聲

雖弟被愛弗怨雖貳

已友愛益敦善於立言

官處士及配宗孺人墓表　楊士雲

弘治甲子月日處士官公卒、年七十有五、越三年、爲正德丁卯月日、葬日遊山之陽。庚辰十一月八日、配孺人宗氏卒、年七十有二、以明年辛巳十二月十九日、祔焉。其子恩、狀行以書來。乞表墓石。走時宅先考憂。諾而未成也。嘉靖癸未。走釋禫。恩踵門來遽曰。前請。願矜畀之。遂爲之書。按狀、處士諱清、字尙公、江右臨川人、祖貴於洪武甲戌、滇定籍於蒙。父仲毋楊氏、處士剛直寡諾。負志氣有謀斷。奮自樹立。不籍先業。屛華甘泊。底成厥家。性志孝。蚤失母。奉繼母吳若生己者。雖弗被愛弗怨。繼

出諸弟。咸豐私貲。處士且推父給已者讓之諸弟。雖貳已而友愛益敦。教諸子惟務耕讀。每親禮士儒。以爲觀示。居恆敕之曰。人以信實爲本。無易言。第一義也。汝曹勉之。羣居有稱人之過者。輒厲聲曰。此非吾所樂聞也。輕施予。不計多寡。凡有貸不顧責其償。貧甚者焚其券。少年勤事者免息助之。樹藝之隙。時蓄鷹犬。愛其雄健。非荒禽也。其行誼風致類如此。鄉評雅重之。宗孺人、諱妙延、蒙之令族。端明惠柔。佐處士以道。協力治業。彌老不倦乎勤事。舅姑備敬養。一味之甘。非先進不嘗。甚當舅姑意。處姊姒動以和讓。無後言。生子皆殤。不育。爲處

士置側媵。咸善視之。孺人後生二子。皆成立。人以爲容德所致。聞古有賢母。若三遷斷機者。每以語子曰。吾雖不敢望若人。而欲汝成之心。則今古同也。庶子愈小。入蠻方音耗罔聞。屢物色求之。歸給以貲勝。願弗類。必求良婦爲輔。諸庶女亦必擇良士而厚歸之。無異已出也。下至臧獲。被其恩。外至鄰里。絕乏者多沐其惠。其懿行淑範。族姻皆取則焉。嗚呼。處士之所以厲其躬。刑其家。行無聞於內外者。實佐儷相胥以成之也。矧教子之篤。長曰應授家政。次卽恩遣業儒。厚其師友之資而勗之。成則昌大其家。而爲親之揚顯者。可竢矣。處士孺人亦

收合有法

何憾於九京哉。走雖不獲登堂挹德。然葉榆與蒙。相望咫尺耳。其賢稔矣。而恩之學行。卓然足徵家教。其稱述先行。又辭核而理可據。皆法之所宜書者。是爲表。

簡古有法度

按部序來處士孺人之賢自見

真氣混真
文章洋洋
灑灑步武
安詳每讀
一過但覺
情氣逼人

給事中弘山楊公墓表　李元陽

點蒼五臺峰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準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既爲誌於元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亹亹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以相傾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塵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非教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續前三日陽夢先生來爲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與懷疇昔鑾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矧以汝推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弘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人上春官失意乃游太學同舍生曾確爲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一言爭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益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輟意進取亦既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強之先生知不可以口舌爭勉强應試雖屢蹶場屋終不變其學以狷時好正德丁丑登科芬榜進士以文望改翰林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一時同館如崔如玉以博洽自負獨推先生以爲莫及已卯冬授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積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淩鄉人惟單車疋馬逶迤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興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苫塊飦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戴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囂隘貴官憫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風雨燥溼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蹙容嘉靖己丑太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北祝甦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遥望松楸朝夕悲慟垂絶復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二舍兵備姜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嘆賞謂當世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疊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尚迥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閽人非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

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汉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況司業乎。乃擬改倘寶卿。先生亟辭於天官曰。倘寶僚屬。膏粱族也。固非貧士所堪。往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京師者。廼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尤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既得歸來。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為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藉弗去。各為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郡公、林公、巡撫都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謂先生貢士林之重望。為一方之鉅儒。不宜老於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辭溢焉。居鄉與物無忤。一惟教行古道。身為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衣布糲粟僅能力耕以食。視世之盱睢以取容。壟斷以足。欲其賢不肯何鄙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弘山。一號九龍。裏通行其居曰乾乾齋。生於成化丁酉六月十日。世為太和喜洲人。姓本董氏。其先有諱昇寶者。仕元為鄧川州同知。寶生高祖諱俊。為大理宣慰儒學學錄。俊生曾祖文道。文道生祖鉉、鉉生考珏。考之幼也。祖姑董氏愛其穎敏。遂抱為己子。祖鉉弗難也。許之。因姓楊氏。今贈兵科給事中母楊氏、同鄉鐸女。贈太孺人。妻楊氏、同族歸其善。封孺人。子男二人。洋、模、模早世。女一。適周吾為孫四人。應柳、應胃、應虛、應井。孫女三人。楊東邑、杜承勳、王萬春、其壻也。先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證胡傳之誤。又訂尚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稿。所著有黑水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歷誌律呂。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三子。說苑太乙。皆有詩可證。其門人方彙次。未行。

清介處可以為法。至銜恤復命萬里長途。如在喪次非天性純摯。不能亦可見踐履之一端矣

一語定案

此段總括其人生平後再分敘

體裁極佳

選詞塑義精悍絶倫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八　墓表　十五

滇南文畧　卷三十八　墓表　十六

補敘有手法

見薦鎌諸所惠愛洽閭閻擧臺著關砦甚爲上下乎信洎粵西左參政之命下蜀人泣送車軹不得發而後其跌宕多姿髣髴音徽槩見史而遂初之志益決因具疏以病請詞甚懇切銓議孚致仕歸年僅五十有一耳而又非實病也人咸以攸身之早而不竟大用爲恨於是粵諸寮友屬石汀殷公小作關鍵交情茂密正茂芳洲洪公朝選爲敘贈以鄭重其別比於長孺之慤不疑之厚康伯之信二疏之勇僉謂知言先生牲篤孝每念二親早棄養抵里首營阡兆松楸蔚然歲時治祀一段補筆處處周匝

來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具集諸親黨風墓下依依孺慕也澹泊自甘不治生產乃睠族洽鄰周貧恤困令人人厭其意鍵門窮典故課諸子以學行訓諸青衿執經問字戶屨恆滿後多顯者治圃郭外蒔花灌竹吟咏蕭然尤絕不與公府有司之事究心理學不屑屑雕蟲而詩文皆匠心獨詣輒削其稾存者僅二卷至其仁心爲質陰行其德則經紀後事如吳別駕之在通譬季郎中之在白下皆心力畢竭與議尤以爲難云夫以先生再爲北縣令循也績最也徵矣法不宜南即南而迴翔省郎者七載才局節概峻厲多事也無亦以極難極繁彌明竟出於外又西南眷眷乃瘝然之軀歷試而靡不效彼豈無希柄臣之沉擊頓挫酣暢淋漓確是西京文格

無不達之詞亦無不吐之氣尤妙在種籍玄深

指者卒四跡之無所得纖毫過而交稱甚有躰躰於邱壑閒不惟不能瑕先生而薦剡再三也則先生出處心事生平不以詔人而人罕有測其微者天下才華之士進以揮霍陟應退以嬌倨博名者不乏也則如先生之躬修篤行誠足尤人倫而昭來禩者是可以無表乎哉予夙嚮往先生日者有滇志之役推爲人物赤幟而又季劬廸欲得予言適奉命遣朝戒裝匆匆姑摭其大者以令後之式隧道者得以覽焉先生諱文彩字國華號滇南別號愼齋以三子貤仕麻哈州考績晉封中大夫妻何封淑人

堅潔樸老中尤饒氣韻是擧韓昌黎誌表碑銘而得其醇以肆者然惟滇南先生足當斯文

歲丁巳冬、外舅袁公埋玉有期、婁兄養沖以墓道之文見屬、辭之再四、既弗獲已、愀然惻然、筆不得下、誠弗忍文公也、然恐生平懿美遂至湮沒無傳、當有不得謝其責者、則又奚忍弗文公也、按狀、公諱炳、字著卿、先世應天之上元人、洪武中諱仲富者以提舉遷金齒、遂爲永昌人、仲富生顯、顯生景榮、景榮生準、準生機、稱達甫先生、是爲公大父、自達甫以上世有隱德而達甫公尤其彰彰者、詳具表誌中、茲不贅、生子二、伯諱必選、仲諱必科、仲以子別駕公貴、封如其官而伯以好義特聞閭里

開當路以冠紳榮之、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純篤性成、孝友天植、總角受書、攻博士業、志欲取青紫爲家聲光數奇不偶、未獲穎脫雲程、退而深念堂上人春秋暮矣、賴吾以養、豈必馳慕不可知者以妨菽水乎、於是晨昏二親、閒趨庭色、養備物順志、務極誠潔、供職之暇、因其素封舊業、益修治之、儉約勤苦以創爲守、卓然有以自立、前人所貽、日見充拓、克堪負荷矣、先此內侮外侵、未易枚舉、俱曰是易與耳、其何能爲徐則侮者侵者聳然改容、青眼視之、以爲是能自振拔者、公雖權子母策什一於俗、不競千利、故分受賞

彷彿薛包、產田則取其瘠者、房則取其僻者、曰吾孚忍與兄角乎、然兄之產後卒賴以樹植之、不居功也、君恆自言吾有人倫至樂、親可事有田可耕有子可教於分足矣、杜門掃軌、栽花種竹、留心古名繪法帖、取古今諭俗警世格言、日諷詠之於世事澹如也、內行脩潔克自檢勅、慕陳太邱王彥方之爲人、親族子姪有弗檢者、必面相戒約以是人人嚴憚、少或負垢、惟恐其知、公直自遂、不求苟合、即有衒其簡者、曰吾任吾天而已、何能挾媚道投人好、其質任自然、大端若此、親疎內外問以急告、百方周給、不靳多寡、必滿其意以去、或以貸請無不委曲以應、貧不能償則焚其券、蓋棺後感恩誦義者紛紛泣下焉、父母之喪、捨據自盡、情文兼備、務叶於禮、寡嫂孤姪不以相累也、兄嫂大故、尤毅然自任、必躬必親、俾逝者存者無所遺恨、及兩子已駸駸向上、有聲黌序、而督責繩束不少假借、每進見時、凜凜義方之訓、若嚴師然、蓋庶幾恩義交濟、不以嘻嘻易嗃嗃者、生平有志於醫、驗方善藥、時時輳集、即之立應、不計其貲、即奇症異疾、每獲捷效焉、曰吾期濟人利物已耳、豈以壟斷爲哉、男女事畢、有世外之思、方葺別業期于此中翻員葉講無生工作、粗畢一疾不起、卒時棺槨衣衾皆其手自預備者、公行既長者

其於死生之際又何達也先是柱既仕請於部以儒紳榮之辭曰吾隱者之服始安自惟涼德敢以冠裳爲炫燿耶堅持不可直至易簀時方始成服故以冠帶儒士稱卒丙辰年五月初十日距生嘉靖辛酉年二月初九日享年五十六歲配張氏生子二長嘉俊增廣生娶韋氏貢生韋必成女繼娶李氏廩生李守可女次嘉運府庠生娶徐氏廩生徐增女女四長適柱次適丁養性先故次適祝維霍次適朱新第皆庠生孫男五長鎮聘庠生陳希夔女次銳次鏡未聘嘉俊出次鑌次鉞次鑑俱未聘嘉運出孫女一嘉俊出許聘沈嗣衍子應

襲指揮沈景逵茲卜丁巳年十二月初十日葬於白華山之陽據言公存日手自定穴蓋吉宅也外史氏曰君陳之政施於有家向平之願畢於婚嫁達者之言謂眞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耳以吾觀于外舅袁公何其懿行卓識多有合於君子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門以內雍如穆如可以觀政乃居塵出塵洒然有寰外之想不賢而能之乎至其讓善辭榮自營後事則齊得喪一死生又令人爽然自失矣此數者足以自表見況令子佳孫森森蘭桂光足亢宗長世則天之報善未云薄也系之以銘

銘曰胡豐於施胡嗇於受不朽者德不亡者壽惟天有常惟善無咎有穀之貽奕葉競秀世業熾昌本支繁茂天道福謙餘慶自厚西山峩峩北海洸洸吉人之藏視此岡阜

儒士公爲典撰之先太高大父嘗聞先君子述祖訓云太高大父上承鼻祖以下至五世祖達甫公懿行深自砥礪以忠厚傳家詩書貽教屢世奉法毋替蓋歷明至今四百餘年矣典撰兄弟弗能亢宗深懼墜緒因從家乘中抄錄此文依類附載竊比述祖德之意云爾

文體老潔醇樸可以闇幽可以風世後學昆明文鍾
題識

繆公字凝元諱以貞世家秣陵明初祖吉甫用武功佐沐公鎮滇占籍曲靖之南甯子姓科第相望號世閥公剖榜思閩之孫太學生昌運之子也生三歲而太學公歿母譚太孺人碩志撫育會明季流寇亂滇屠曲靖公爲賊虜擲城下伏溝中太孺人斷一手母子崎嶇血刃中僅獲免公幼有至性見母呻吟則哀泣不已母至忍痛不出聲以慰之九歲就傅聰穎踰人又念母氏支拄之艱益感憤力學不少怠以是文名日噪未冠試童子

及偕諸生朋試咸先其曹丙午舉於鄉尋值逆藩之變避不仕逆平以不汚僞命見錄南和令會南和罹旱災民半流亡公求賑愈亟復大水以水災報大吏以甫經報旱格其議催科愈迫且諭以後收作前解公勉從之旋奉　恩綸免民欠於是藉解者無償公坐虜掛吏議迄事白准補官然公自是決歸計不復出矣公事譚太孺人最孝每出入必拜榻前歛食不先進不敢嘗公得薦太孺人已前歿公具爺行狀呈有司入郡志而未邀　題旌終身以爲憾語及輒嗚咽其令南和方期年叠遭水旱流亡滿野公竭力撫循不以一身之利害畏忌觀望至棄其官賴屬民資道路費始得歸歸後蓬戶蕭條不異書生時處之夷然公既不以是自悔其妻子亦安公之貧無戚戚怨尤意如公者所謂今世之古人非耶公長子士明從予學公游會城予與公盤桓久見公貌樸言訥對人有煦煦不忍之色其仁心爲質見於言面宜乎無賢愚皆仰公爲厚德君子公三子皆勤學知自立士明才尤俊氣局亦軒朗公歿數年士

明遇癸巳　恩科與貢舉其進未可量所以成公未竟之志者有在矣士明以庚寅年冬月初六日葬公於觀音硐太坡山之原而碑志未立懼公之德無以示後謁於京邸求所以永公之傳者予未及爲今年從予江西學署請益勤嗟乎公之行自可傳不必予文之傳之也然其意懇懇有足以感予者故畧具公行已歷官之概俾士明揭於阡

愛親避逆忠孝之大節卓然

石屏孫節婦墓表　張漢

敘世系有手法

嗚呼此漢外曾祖母節婦孫太孺人墓也孺人今日見先人地下矣攷前甲子舉人鎭江郡司馬楊公開奉孺人之父孺人前已卯舉人威州刺史思順冢子前乙卯舉人光祐嗣子有秩號錫所配也錫所公爲威州第六子光緖仲子上主嫡伯祀生我外祖父申之僅三年而錫所公卒是時孺人齒甘有三耳嗟乎人世之斷續其繫以人哉令錫所公不生我外祖父嫡祀幾不屬我外祖父無孺人亦不能生而有成寖昌寖大至有今日有孺人而我外祖父貌然遺孤乃得肆力學問中康熙己

虛吋一筆隨手反振而入得勢

敘母德細大分明筆極謹嚴

提頓有精神

酉科鄉試再傳而我諸舅氏顓頊顓頇嗣出悉有聲庠序又一傳而我伯舅仲子士鶴康熙癸巳恩科以第一人得解蓋自威州以來世系繩繩文章科第之緒亦未嘗斷絕夫功莫大於存人孤如孺人者詎不爲孫氏功臣乎漢猶記少時辱孺人愛最篤目見孺人譚言笑勵儉勤雖接子孫必以貌御藏獲井井有規畫又聞孺人前而子爲未亡人時前明鼎革戎馬充斥以一身辦催輸持門戶內外事不止米鹽凌雜而教子極嚴凡十擇塾師學必精而後罷迄今表墓旌門典尙有待雖孺人生不爲名漢以外曾孫廁史館編錄行實俾其名信

補筆周匝收得合法

高祖考端毅公墓表　張漢

漢七八歲時每歲朝拜先世三世像。其次象元冠朱襮。隆準修髯。對之戄然。竊以問吾祖。吾祖曰我祖父爾高祖也。我祖性端嚴如其像。生平苦學毅然不少息。耄亦如是。課子尤嚴厲不假辭色。以故我父忠介公以進士起家有學問文章名于世。漢比長。先大人訓課亦言必稱高祖。嗣是吾祖嘗詳爲漢言曰。我祖諱煜然字有光。號南汀。幼學時質遲鈍。誦書史。凡數百過乃能記。記便不忘。會吾屏梅衝孫先生來吾村講學。我祖從之遊。每課時文爲刈蔓就潔。

文乃善。年二十餘乃入邑庠爲諸生。尋食廩祿。屢躓秋試不捷。乙亥年得應歲貢士入都廷試。歸課我父文益脩。丙子鄉試我父以第六名得解。我祖謂之曰。爾茹勿上春官。計庚辰。我當得訓導爾。俏予北上三年復督課。較諸生益勤。功稍殆。猶怒欲撻記。每曰。獨子不成不如殄吾嗣。孝廉不淑。玷吾門甚於白民。我父爰是益力學三年。侍我祖北上。我祖銓注得江西分宜縣訓導。我父試禮部報捷。未年餘。我祖以李太淑人憂歸里。時我父以禮部精膳司郎中除四川敘馬瀘兵備僉事道。亦歸屏棄葬事。乃就任未年餘。我父亦以章太淑人憂歸里。是年乙酉吾生爾伯父逮我曾祖美材公在堂。齒八十有六。五世一時。郡邑人傳爲盛事。閱三月美材公卒。我祖自是謂仕不逮存。隱居不復仕。十二年而我父卒。我祖益杜門謝客。不問戶外事。日督孫曾雨世讀。訶撻尤厲。年且耄。猶執卷就明。不少暇逸。今所遺書史鋤乙塗丐叶音註釋手澤亦具存。兩母弟甚友愛。教訓亦嚴肅。生平動必以正。笑言不苟。每面折人過。而胷無藏宿。蓋得天之貞者歟。我祖生明萬歷十一年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子時。距康熙二年甲辰前六月二十七日子時終。春秋八十二。以我父貴。誥封中大夫太僕寺卿。配我祖母章氏。生萬歷十二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申時。卒崇正十七年甲申十月二十四日辰時。得年六十一。誥贈淑人。舉一于一。支繼姚李氏。誥封淑人。無出。後我祖十三年。卒章淑人。固諸生女。幼識字。且能書算。治家復有條理。我祖諸生家固貧。不事生產。內外一切家政無纖巨。淑人身肩之。以故我祖得縱心閒學講貫無虛日。淑人且雅膂力。桔槔七尺。能尚舉。達渠道。溉田禾。每家治釀。率夜分。臨渚上。督媳婢淘米粒。乘月出。不久月下山將曙。乃罷。率以爲常。每歲夕爲人治衣。率女媳諸人合製一夕必成三四衣。不苦其倦。生厘我父一子。幼時晝

加詩一束

原評數語總綱

原評至言

欵以乳卽置具臥後園竹中呱呱不子抵暮乃懷抱入宿比長我祖教過苛不以慈母愛少爲曲護方我父成進士家且貧及出仕得叨升斗方欲盡一日之養而淑人遽以病不起我父生爲人子恨直與于古俱長也嗚呼自古國家之興不獨世德相承繩繩有人也亦母德茂焉淑人佐我祖起家至有今日我子孫安享其成先世勤勞都不省記將靦然無以爲人孫子我先大人亦嘗語漢曰南汀公可謂德之有恆者歟夫所謂恆者象字立心如一日以南汀公好學誠篤不勌積而有成卽以釋道家言亦當苦行成仙佛況講道論文之事乃至於今吾祖吾父俱厭世去矣先德奕奕無人傳誦予小子竊惴惴然恐久而遺忘乃表墓石俾世世子孫銘刻於心以爲模式且總公生平私謚公曰端毅先生

吾師詩文盛名在海內思高行潔尤後學山斗讀此篇知高曾遺則有自來也文真摯雅潔誦之具見孝弟之性受業桐城胡宗緒識

追維先德低徊唱嘆懃懃懇懇直從肺腑流出文之最能移人者 夏邑宗後學張日珩謹識

原評 陡然而起 以龍逢陪

周大夫葬弘墓表

土世無所謂忠叔忠自夏龍逢始自是以還殷曰比干周曰葬弘漢曰關羽各專一代唐宋而後忠臣益繁張巡許遠顏真卿岳飛文天祥諸公指不勝屈也至有明益盛矣陸乎忠之盛國之衰也忠臣之作其在亡國之餘乎而漢又謂臣不幸而忠忠臣之傳亦有幸有不幸以吾所見比干墓闕帝冢及所聞西湖岳王墳有土如陵祠廟亦巍然人世叔忠如龍逢墓寢替俎豆亦維鉄或踵而訪之樵夫牧豎躑躅其上耳久之墓將不復識也又況學藥於葬弘如周大夫者尤孔子所禮事者哉

原評 仍轉龍逢 轉到葬弘 又以孔子重

原評 仍雙承

原評 又應孔子

原評 仍結龍逢

我今弔望大夫之墓於是喟然而長嘆息也考龍逢墓在河南郡西之靈寶葬弘墓在河南郡東之偃師偃書有碑立於道詢墓又去道臆計可三里在北邙之南麓土人相傳曰葬弘墓卷然者一抔土耳子竊又懼及久而遂也爲輦石置墓下而於道別置一石爲題詩數言非曰詩也爲路人告其墓耳世有欲謁其墓者循我題詩之石而北可以得墓夫世人誦法孔子過其地未有不欲謁其墓者也至真卿許遠墓亦在偃予將次第修之龍逢上古之叔忠祠墓不可廢靈寶多令己諾吾言成吾志待吾志其墓焉

懷舊補缺循良事也可想
盛世之政閒

任墨樵墓表

原評
開局引古

原評
兄弟伏下
武進公

予始冠。交任墨樵先生兄弟。聚首十五年。嗣登仕版。一別二十年方還鄉里。予又　召試入京師。比行墨樵執手謂予曰。甚矣吾衰。吾生殆有涯矣。吾且夕且死。君必表吾墓。別後五稔。墨樵死於乎蒼天奪我良朋。夫何如是之速也。嘗論今人朋友生死之際。蓋難言矣。昔者張劭死。見夢范式。比葬。匱不前。待式至乃殯。死者心生者之心。心不死也。徐君既死。延陵季子挂劒徐君之冢樹。謂其人雖死。吾心猶存。死者如未嘗死。今者墨樵死矣。吾心猶存。死者如未嘗死。今者墨樵死矣。寧不我待。我獨無延陵之義乎。回憶昔言。愀然隱痛。乃

述還行。筆遲遲而不忍下也。謹按先生姓任氏。諱傑。字人英。一字士若。墨樵者。別號也。上世出蜀蒼溪縣。始祖諱彬。前明景泰中由舉人來典石屏州廉而且介。貧不克歸。占籍海東里。至墨樵已十傳。其王考諱重考諱中龍。皆爲州學生。王考行醇慤。考才尤雋。不第三十一歲辛時墨樵方六齡。王太孺人旋棄世。墨樵與伯兄相依以生。幼善讀書。補元江郡學。屢試冠諸生。補食廩餼。壬午歲方冠。即中鄉科。兩上春官。試不捷。乃就學官。歷甯州彌勒曲靖三庠。課士有矩矱。公餘吟咏。著詩若干集。庚子丙午分校黔闈。稱得士。官十七年。引疾告歸里。是

原評挿入伯兄

時伯兄亦乞官歸奉兩世誥册告宣墓上念兄弟少時孤露致有今日而前人不待輒不能爲懷伯兄諱壽乙酉科舉人知江南繁昌武進二縣事才識警敏能文而復能其官亦吾之執友也墨樵少伯兄九歲生康熙壬戌某月日時得年六十一乾隆七年壬戌正月初五日某時卒里第配李氏甲子科舉人教授李公諱巍女未嫁予卒贈孺人繼娶歲貢李公諱誕庚女李氏封孺人舉丈夫子四女子二長子堯仁次遂仁次娶仁俱學宮弟子季子煦仁九歲殤聘吾季女未娶吾悲之孫幾人女孫幾人兩世娶嫁皆著姓嗚呼吾與墨樵可謂

原評心字應中二段

原評感慨不盡

心交矣墨樵性穎慧詩與文務奇峭不猶人標姿鳳舉自贈公有稽紹似康之目爲人度安恬而心無陰鷙辟諸圭璧有潤朗而無角鉏交遊胥重之如墨樵者倘天使大著其才得以文學侍　閥廷家門州黨彌益光耀而造物者顧吝不出此蓋才有餘而不足於命也彼造物者生才又限以命世又不獨墨樵也

玉性人感念松楸宿草之間其文自然沈痛特不堪使人卒讀也日薄虞淵寒氷淒然同一愴神矣　浪穹楊淳識

楊嶧山墓表節錄

張漢

石屏楊嶧山先生以教授致仕事歸卒里第時叔子華殿以庶常出爲朝邑令自朝赴喪歸葬先生朱吉冲之原自爲壙志掩諸隧屬予表墓門予與先生居同里往從先生遊稔聞先生平敦孝友善讀書能文才警敏過人而性復伉直而明決每爲人排難解梦雖而折弗顧人卽與忤亦毫無芥蔕而言動不隨人俛仰司教時以隆學校黜異端牒請諸上游欲汰裁各郡縣寺觀租入豐美歸各學宮書院爲　國家育養人才上游亦韙其議不果行是固問學之大經也自佛氏之教流於中國士大夫浸淫其說而悅之久矣傅奕斥蕭瑀以謂佛以世嫡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于空桑乃遺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其言深切而著明不必韓子及朱程諸大儒而後知也先生復起而闢之欲陽儒陰釋之徒合三教而一之者鴆守周公仲尼之道如昇大明而破羣陰卽不能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使佛教不行於天下亦所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所進也詎不有裨名教哉抑閻戊子之役先生三子同上章子科胥入饗序時魏學使魯峰先生廉介善知文一時榮其遇嗣若太倉之陳相因有後陳程朱自韓子排異端之說自負是仲子拔恩貢生叔子　欽復進士入庶常胥直癸卯

原評衰齊溺者同心而文雄健亦氣克配之得力在先

原評同佛有功名教與起

原評閻佛有功層便覺新警不然詆排異端之說自韓子後陳程朱後陳相因有太倉之

之歲距開化君卿舉垂六十年開化鄉舉上距高叔祖
參議公得第又垂二十年高叔祖實有成數而
皆先生教子以義方弗內於邪用以克嗣其先人如採
左券里人尤稱之若夫先生文可以登上第而終于副
車經濟可以供吏材而老于博士神精明彊固可以卜
大年而僅逾中壽較參議之遭似不盡如願而酬然亦
可無責報於造物矣參議諱莊相號台峰前嘉靖中甲
辰成進士其行治載州志屏中以進士起家者自參議
始

有關世教之言墓中人亦不朽矣

王孝子墓表

王生瓚字雁亭漢軍正白旗人家奉天幼顯異天性孝
友稍長稍博士弟子食餼乾隆元年以拔貢赴京　廷
試聞母喪痛不欲生抵家母已葬恨不得親視含殮結
廬墓側朝夕泣血者三載遂以哀毀抱痛卒乾隆四年
余奉　命至滇同官屬爲余言心識之以爲信能如是
當與宋周賁卿輩共傳矣聞生廬墓時遠近有不孝不
弟之行者皆曰勿令王孝子知有孤雁巢檐下歛啄與
生相隨半載無異或毀其巢雁去生以泥丸補之雁復
來越明年巢中生艾枝雁復去生知之爲去艾葺草雁

來如初三載依依去時猶絕戀哀鳴不忍舍云噫生之
孝乃能化鄉人格禽鳥如是哉禮記曰喪有疾食肉飲
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又曰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
踊有節夫以毀不滅性之義律生其失也過然視夫居
喪無戚戚之容甚且敗度敗禮固生之罪人也予職司
文衡得請於　廷表厥宅里風勵天下以彰孝德嗚呼
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王生之死於孝謂之猶生可也

有關名教之文中閒敘孤雁一段詳人所畧而孝子
至行至性隱躍可思斷制處極有分寸末幅感歎婆
心如揭　閻若璩記

於旁面見精神於正文有斟酌作史者所以推三長而尊五代也不漏不支人與文傳諸不朽 吳香亭

宗丞羅公墓表

原任宗人府府丞。晉封通議大夫羅公。以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六日卒於石屏里第。公孫慶恩、湛恩、會恩、甫罷春官試。居京師。以原隴西令終養在籍。公子元琦、書來請曰。願表公墓。余於公爲鄉後學。里居相接。既識公。暨元琦於五華書院。近又獲與諸孫遊。知公者莫余若。其可以辭。謹案狀。公早歲受知於學使張公目爲國器。雍正癸卯舉於鄉。聯捷成進士。教習　景山。有成效。初仕西曹。一以矜恤爲主。嘗平反疑獄。忤司寇某。不爲動。卒以此受知

憲廟。擢台諫。司封駁。視賑。視漕。查旗務。巡中城。所至有聲。其視學山左也。頒教條。表節烈。除弊竇。絕包苴。殫心校閱。振拔孤寒。待士嚴而有禮。東人官於　朝者至今稱之曰。吾山左學政之肅。自公始也。雍正甲寅。以內艱歸。乾隆二年起復入刑垣。未幾。洊擢宗人府丞。旋假遷葬歸。引疾不起。計公歸蓋三十餘年矣。公生平所言於上者。不爲矯激。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於下者。不求顯名。然皆知其順而不苛。兩入臺垣。務持重。凡所陳奏。必切事理。封事上。皆焚其草。余後公二十年職是官。乃所聞於臺中諸先達。有公子元琦來狀所不及者。公早年

力學耄而不倦詩古文超邁卓朗然雅不欲以文藻傳蓋刻華就實所性然也嗚呼其諸不言而見之躬行者與余爲揭其墓曰今之所稱矯焉立異者其措注之方本原之地固不可誣也居平張目掀髯侈談天下事及小遇事變狼瑣囁嚅咋舌不能下而盛德之士嘗欽手低肩事會所及屑以集之而已而有不可必達其志如公義盡不遑哉今春會恩銜公命屬書於余蓋公築堂既成而自顏曰景石曰吾慕萬石君之爲人也而公子元琦試吏事則教以競爭鬬捷非所尚必如何武無赫赫名而去後常令人思者嗚呼此足以知公矣公諱鳳

彩字苞儀號竹園其世族載安州陳宗伯德華所立傳及公門下士閻少司空循琦所作墓誌中

敘事簡潔議論頓岩有致宗丞公清德鄉望讀立厓廷尉文可見一斑此實東皐先生所作誌銘云世載遺榮亦不辱門蟻墓羶鴟嘯肉以彼較此孰失得然哉公乎天所篤也

文母劉太孺人墓表

太孺人劉氏邑處士劉公子詔女也安州訓導恆庵府君故籍楚雄充鎮提塘官駐會城四舉五丈夫子一女長子泰運中己卯鄉試終元江州學正與澧同年補弟子員故於太孺人行事知之較悉謹表其大者太孺人之來歸也恆庵公生事猶薾力佐內政操得小康輒勸營廬時爲迎養計時公大父已衰耄不能遠涉父與母暫至父輒歸侍未幾先以疾逝公奔歸大父亦尋逝母故善病留會城叠罹凶慽至沈劇太

孺人營藥餌廢寢食者累旬禱神願以身代後患頭風攻目屢屬醫罔效太孺人謹侍左右未事爲備先意用導最後病革執手泣之曰汝事我二十年如一日願汝婦事汝亦如是矣先是恆庵公內兄寡來依母弟居太孺人相與愛憐若同產兩弟喪弟婦亦繼喪諸子女煢煢頼恆庵公爲營婚嫁太孺人禮秩一如所生事公始終凡四十年既畢喪謂諸子曰汝嫡母老汝父在歲中猶時以事往得有所芘茲已矣其亟迎之來諸子奉命往嫡則曰誠爾先墓誰託者且以汝父頻年所蓄足溫飽我泰運貴得　貤封我居此不願往矣時人兩賢之

錢澧　勅封脩職郎南

太孺人天性勤儉老猶不廢操作諸子諫之則曰汝輩
雖極祿卽足衣食卽安居無事之樂耳汝父死家貧寒
備嘗艱難以有今日豈聞且見之乎而況若諸婦乎凡
吾所爲如是而後心卽安且正所以爲教也恭逢乾隆
四十二年　升祔覃恩贈封孺人泰邁弟景運應運翊
運鍾運應運早卒鍾運太孺人服闋後始中丙午鄉試
候選知縣女嫁楚雄廩膳生卜世孫五人岱、崇岐、嶧、嶼、
女孫六人太孺人生卒年月及餘行事原任河南河陝
汝光道昆陽趙檢齋先生既爲誌銘掩諸幽不復詳云
樸誠勤苦敬家規模寫得嚴整未事爲備先意用導
二語何等微至

趙公郎伍公墓誌　王廷表
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楊士雲
董西羽墓誌銘　李元陽
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李元陽
待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李元陽
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誌　李元陽
許僉使墓誌銘　塗時相

參議楊台峰墓誌銘　包見捷
國朝
呂少司農宗華墓誌銘　張漢
紅衣女墓誌　楊德沛
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邵其德
季弟婦張氏墓誌銘　周於禮
嘯廬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錢澧
業師素懷王公墓誌銘　錢澧
南池彭公墓誌銘　錢澧

迪功郎襄陽丞衽公墓誌銘　王廷表

公諱時暘字東升號泉崖先世官臨安路因家阿迷傳二世至均生宗宗生景文景文生壽永娶趙氏生子六公爲次弘治八年充郡庠弟子正德十年太學卒業嘉靖十六年除湖廣襄陽丞襄陽通衢事夥公受瘁無倦富室大訟惟直之無所取內艱歸遂不仕公性謙忍與衆無忤莫不愛之事父母孝處兄弟無間言伍氏鉅族咸率教郡謂之良眉歸家朴素或笑無畜公曰天下財可畜乎古今以畜財敗者多矣吾有先世舊業守之遺子孫耳衆服是年七月初一日病卒哭者如市公娶楊氏生女一嫁庠生楊明孫男二長音廩生次典女一嫁庠生楊明孫男二公生于成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四音典營新墓於北隴卜來歲二月初九日葬持狀請誌

落落數語能盡一生大節何精爾

表與公號威締處愜洽一旦失之每晤于夢寐誌之甯不悵悵耶復銘曰不說衰而癯仕以標墓門風甫邱績昭昭

每下一字俱見矜慎古質謹嚴中自饒風韻其漢唐雜史之遺乎

明故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楊士雲

嘉靖丁亥十一月丙申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卒於官明年戊子十一月庚申歸葬弘圭山新兆之域又明年己丑六月甲申乃碑其孤應元應熊捧狀匄予銘予宿受公知其忍辭公諱雲鵬字天翼家太和之上洪坪祖諱甯舉文學聞家塾有高尚風父諱浩丞開河驛以毅皇帝即位恩用公官賜左評事母李氏封太孺人公少頴異沉靜起鄧川諸生楨弘治乙卯鄉薦登壬戌進士第觀兵部政奉命班錢式使山陝川雲貴乙丑授大理寺左評事以明允稱丁卯遷寺副逆瑾竊柄公以平反

首遘疾曉至遽庶分後事衣冠坐不起年六十有一嗚呼公遽止是哉士節爲大次之公前後更逆外內職事也屢觸權要擯斥惟甘不以齟齬嬰其中節也才可能也節不可能也以楚謚棺可也弗究厥施者天乎其事太孺人色養兼至迎於京邸遠殊土懼戚太孺人豫奉歸屬弟雲鶚侍慰必謹弟卒字其孤如子皆能者配孺人李氏雅稱克相子男二應元李出應熊側室譚出俱府學生女一瓊華尚幼公貌溫性剛居常言不出口臨事見非此然不可奪與時齟齬弗渝也善吟詠尤躭杜詩興至未嘗不歌歌未嘗不流涕有集曰

嗷鳴予嘗序之東洱其別號云銘曰

羞彼脂韋兮我則爲玉與金彼析龜奧兮我則畏天與人矧往復兮屈必信稜稜大節兮摩秋旻超百禩兮垂令問雖化兮化兮凜若存刋藥石兮告無垠

誌簡銘老亦有遠神

董君鳳伯墓誌銘

君諱難字西羽號鳳伯山人其先系出九隆世居太和有諱成者唐咸通中爲南詔清平官成九傳至敕仕元爲大理路判敕生銘爲緑事司主簿銘生寶爲順甯司經歷再傳有諱緑入貢國初授土官巡檢欽給敕命以歸緑生禎禎生琳皆襲祖職琳子四人曰倫曰傑曰俊曰儒俊爲人恬淡自號鶴松居士配郡人御史楊春之女孫生子三人君其長也君幼警敏六歲知屬對偶長而手不釋卷習舉子業受春秋酷好吟咏遂棄舊業成都修撰升菴楊公謫居永昌往來蒼洱聞每考索羣書

必曰董生董生寓蕩山樓寫韻彙輯轉注古音亦惟董生侍筆硯鈍菴王僉事序古音曰升菴今之子雲乃董生者非侯芭歟君詩有秋興八首爲修撰所取且爲序之修撰涉歷游覽必以董生相隨謂人曰西羽時有奇思山水間不可少此人君事父母孝待弟厚徒以家貧不能盡加其願然介直不苟循人順甯舊守以僚官后人延之俾爲子師留一年遂歸屢以馬迎君不復往曰甯甘蒼洱貧境非吾土不可居也其在順甯亦以仁恕爲開導之本瘞骼賑饑士人德之蕩山有班山寺君家先人之業升菴公寫韻樓在焉歲久漸廢君雖食貧必

修聿完好。君生弘治戊午卒丙寅正月五日墓在聖應峯蕩山之原原配段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夭者不書今乞銘者學俘邑庠生段出幼子春芳楊出吾鄉布衣而好學者不數人君著書十餘種君古音餘奇字君其最也君與余友非一日矣今乃作隔世人嗚呼何忍銘之何忍不銘之銘曰志璞心綺有詩孔美於身不逢應在子何所求君君藏在此

西羽著書十餘種今所傳者惟百濮考一篇詩五首頗有過人處升菴謂有奇思山水閒不可少此人豈不信歟惜他著作皆散失賴此誌銘其行誼始見文

亦可謂志璞心綺

言神

副都御史雲屏趙公墓誌銘　李元陽

公諱汝濂字敦夫姓趙氏其先南京上元人也永牙公峯蕩山之原原配段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夭者不書於元末遊滇得地於太和之龍尾關因居焉高大父陽曾大父均咸有隱德大父平贈推官考儀號春汀頤雲貴鄉薦初授涪州學正歷應天府推官瀘州知州有惠政累贈中憲大夫妣段氏同郡通判曉山段子澄之女累贈恭人公以弘治乙卯正月三十日生七歲步趨不類凡兒八歲能屬對曉山奇之十五歲嘗浮江見鄰舟將覆公急喚舟子移已舟救之舟子曰灘漩惡往救恐不免公曰生死共之坐視其潰忍乎卒之兩舟皆濟所

京辛亥同南京吏部考察京官時以公舊歷斯任每事咨焉多所推服是年公自陳對品調外任竟歸里既二載甲寅吏部咨聽調官員如有疾自甘休致者聽具奏以原職致仕公如例乞休奉旨准以右副都御史致仕隆慶改元例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已巳三月十一日丑時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爲人倜儻平居寡言及至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屈聞者悚然初爲考功主考察事人以閣下私人爲言公艴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明日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某曰御史某某宜改謂公曰此數官者未聞有過考察所以擿過豈宜斥無

過之官耶王默然有部郎魏某者周尚書欲黜之公爭曰此端人也不當黜周曰吾屬何與爾事公十黜人顧可以私乎周怒而詈公亦詈衆爲之解姑從之頃之科道拾遺奏上卒留魏時趙文華在黜中疏將上冢宰謂公曰顧趙某可黜乎公抗聲曰顧趙某猶不可黜乎趙某不出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開寺難之公曰第進之生死吾自當耳疏入不報久之文華奉特旨得留一日遇公於塗議公曰昔日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刀不鋸耳彼怒目而去公在太僕堂例費千餘金公乃分給僚佐已獨無取衆以爲矯公曰諸君有出巡之費吾塊居於此受相馬給僕不大費而馬數易盈民皆稱便公曰離考功忌公者日謀所以中公然公論在人卒無如公何時有嗾李給諫者令論公李奮然曰吾豈爲人以告公公曰苟李公知已然吾官至此時與心違行爲人忌不歸何待公歸里不治宅第只築一草庵曰覺真常謂人曰生平涉歷殊無真意今乃覺真惜晚矣公敦內行不外飾器度淵凝人或犯之不與較濟貧周困鄉人德之事王氏同知玉溪王公女男二曰松曰棟皆痒生隆慶壬申將以閏二月十六日葬公於祖塋之南

二子持公年譜乞余銘公墓余與公同領壬午鄉薦公長子爲余壻知公莫予若也何敢辭遂志其履歷而系之以銘曰

近代取人摭華厭樸巧僞相衝非國之福公爲考功秉德惟中不爲勢屈不以利膏時多顯慝宰臣之側公力黜之善類以植平居雍雍無所不容及當大事莫攖其鋒投閒置散行身坦坦不有已長不知人短長者之名久在鄉評壽考令終曰惟德貞蒼山皎皎洱水淼淼我銘其阡德人之表

風節凜凜無愧栢臺至幼年移舟一節其心體魄力

過人遠矣

銘語清超勁氣直達 謂唐汪庚識

侍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少參高公既殁其子可觀持給舍慎吾楊公所爲行狀來請曰先太夫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點蒼山下祖塋之次不可以不銘惟翁少同學壯同朝老同祉銘徵翁其誰宜余乃按狀而次之公諱鈇字仲龍雲川其號也先世應天上元人洪武初成蜀之汶川後徙大理遂爲大理人公之高祖曰士賢曾祖曰德祖曰信考曰昂號天臺由鄉進士歷知湖廣沅江桃源二縣有惠政二縣並祠之生四子公與兄驍陽令嵓弟太僕丞畧皆周夫人出峪爲庶劉出公初授行人司行人丁酉

授浙江道御史己亥巡鹽兩浙壬寅巡按福建癸卯監臨科場未還京陞南陽知府忌者不釋尋又謫鄭州判官頃之公論以爲屈戊申遷巴陵令庚戌陞辰州府同知癸丑春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夏轉郎中甲寅陞廣西按察司僉事會病乞歸不允戊午陞湖廣布政司參議公以親老告歸公爲人敬慎精敏急所當務初釋褐即披讀律例不去手同列有譏其俗吏者公徐語之曰仕以致用苟不諳律鮮不爲黠吏所賣聞者是之爲御史巡視東城立格限簿爲日稽時考之法有逸馬三日無主公命城卒收之明日馬主始來告失狀公令卒以馬

歸之咸謂都市中剽人而奪之金者月無虛日高御史巡城乃道不拾遺乎在浙巡鹽爲一切簡便之法首擒巨奸數人而鹽政遂通事竣還京取道淮水將渡而大風作舟子謹同不發公曰吾篋中苟有一毫浙物此舟即沉如其無媿鬼神必諒之遂亂流而渡風果息其在福建所至清裕疏禁墨吏望風解印綬者十餘人一日夢漳州鄉官楊憲副告務下刀痛者寤而思之曰此必有冤至漳問其人已死未葬公發棺驗之務下果有血刃鞫得妾匿金杯懼主搜出因其臥病刺之遂伏辜其在南陽首疏淹禁百餘人錄人冒罰緩者又百餘人聞唐王

有疾修禳公委曲啟王曰禳之爲義貴在散財今獄中逮繫年久無措盍貸之遂得請釋放囹圄爲之一空其在巴陵邑當水陸之衝官民俱困公擘畫方便客不留滯驛不告勞遂爲成規其在廣西日七山賊起軍門以爲憂忽壯夫百餘人願來報効軍門擬留之公曰此必七山賊屬來覘消息亟宜麾之軍門如其言後出師擒獲數十賊七遣居其半其治行類如此天性篤孝身在仕途心懸親側自爲行人以至參議凡八度省親皆不憚險遠里人稱之公以弘治己未年九月九日生以萬歷丙子年四月四日卒享年七十八歲初娶昆明熊氏

繼娶錢氏亦先卒生子守紘守泰長安福孚俱殤可親廷對皆府學廩生好學秉禮亦期紹厥緒焉銘曰高氏載德以大其門爰子兄弟並膺寵恩偉哉侍御恭於大藩不撓不奪終始用敦翻然歸養樂彼邱園壽齡大耋儀於子孫刻我銘章千祀常存

由行人訖參議治行繁多曲能達簡能該不愧史筆

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誌　李元陽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川居士。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隱德不顯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爲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於大府太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己命以圖之於是不辭謗不避難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

田賦瘠高下無不得其情冊成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疏鑿渚蓄明年大旱果得水利平陽誦神君焉乙未授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一二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通倉至今守其法而不移再委榷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雖酬應紛然終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丁酉皇太子

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己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爲公危公始終擘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契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真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稟方畧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奪之真定地在要衝政連畿甸居是官者率多爲蜚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不隨應務之來立加裁決在任三年凡膺十薦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親擬上疏乞養二親勉之曰汝爲憲臣能

忠於國即能孝於家矣公不敢違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右布政癸丑遷陝西左布政歛愿所至輒著賢聲公爲人莊介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甲寅秋奏虜烽警狡黠西顧上問冢宰須審敭才畧之臣爲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退聽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

凡爲牧令當書此語於紳

全是一片悉心

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敢遽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其倦好須其勞許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恬如也萬歷乙亥春命子熙載具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爲祭槨文有丙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逝或曰念庵同榜半皆仙去然公之勉勉於忠孝也固已至矣

須詳玩其歷一地有一番作用處

知進知退
應幾明哲

石屏許僉使墓誌銘

僉使白塘許公壯載懸車以老終於正寢卜兆有期冢嗣上舍君大年持同年成宇王方伯狀來乞余銘藏諸冤罗顧余不佞安能銘公念在里中於公爲後進復緣姻誼竊附於松蘿瓜葛之間受知非一日矣茲將埋玉而彰德闡幽以詔將來余輩責也安忍辭謹按狀公諱鐵字國器別號白塘父諱英以公貴贈文林郎嘉善縣知縣妣段氏贈孺人生三子長曰欽仲曰銓公其季子也生而性魯弱不好弄甫及髫齡怙恃相繼歿內外親識僉以幼而失教未嘗學問爲公慮而公渾朴未雕銳意芸業自就外傅即知涉獵性鑑諸書心維口誦手不釋卷昕夕以爲常不踰年而涵養見聞迥異學博穀庵孫公見而奇之妻以女弟未幾遊膠庠食廩餼一方之學者咸藉爲師資督學敬亭陳公浙中名家也歲試取公第一兼以所作論義偕頒行教約弁張於所至公署之前愛重茂以加矣是年辛酉數奇不售敬亭公嘆惜無已語聞于直指孫公迨甲子首滇解額聯捷春闈竟副敬亭公期望至意云比謁選得越之嘉善敬亭復贊其賢於同鄉寶已知人之鑑然公自受事以來惟知約己愛民弗習廣交延譽落薦刻者三閱歲幾至左遷平

湖冢宰五臺陸公去嘉善不百里時爲滁州太僕聞而憤懣不平特疏薦之京師尋召拜中臺入爲貴州道御史此其所從來蕭與他人之委曲先容者異矣在魏塘則人人切有去思今尚尸祝會柄國爲新鄭中元高公掌吏部公其所取士也一時權傾中外京朝趨赴者奚啻慕羶公獨以正自持無纖毫脂韋態適有以倘事指摘高者中元不樂舉詰諸門生在坐者或語或默強半以軟語示依違公則正色起對曰老師當國元臣卽有人言唯宜引咎自責欲以此而箝制天下之口將能之乎高色若不懌而以屈於公言竟至語塞及安溪枳亭

詹公與公同臺偶疏忤旨被廷杖諸臺官縮頸吐舌不敢出視者踰時公獨相持大慟人咸爲公危而公不恤也京師爲之語曰詹御史之千言不如許御史之一哭時蒲坂虞坡楊公爲大司馬亟稱其節嗣值黔鎮雲樓公以家政違睦訐于朝時論沸然不直者什之九適掌兵垣爲儀封滄東張公將擬下吏議公自以滇人習知滇事代爲白之疏凡屢上同朝疑信者半公則自執愈堅遂與儀封相忤無何命下果如公言沐恃以無虞六詔亦保無他釁皆賴公一言回天之力也顧新鄭任事迹雖未嘗有加于公而心實憾公不置每語人曰西南

頓岩

面諍則戮之吳中行之劾江陵爲近情

許御史一哭

保全不少

纔得一佳士便好逞奇作怪蓋借以譏公也公以在臺不合政府兼遭長子大志幼殤遂請告南歸匹馬蕭蕭而出及過黔座師巡撫竹岩王公力止以書不爲改比還朝取道新鄭又不入中元之門高閭而有微言以故立朝不旬日卽從外補僉使湖東公聞命束裝暑無幾微覺於顏面既抵任日與諸紳先生講求地方弭盜安民至計小者無論已其最著者如江西巨盜傅禾九久繫囹圄公獨違衆釋出藉其手探穴捕盜黨盜以漸消撫州巨室謀築千金河陂覬覦狀元及第公以勞民動衆力止不爲卽大拂權門有不顧凡此類皆其見出

對作用

氣骨

合時宜

滿肚皮不

夫就義做

寫楊公遇與陸公相映

亂中學問正自無勉不來

重公竟駁其奏量移閩中而題覆中且稱其正不隨時清能絶俗愛惜之意見於言外公抵石屏先人敝廬不蔽風雨屏人僉意公將大治宮室子通衢公曰五畝山園吾諸生時讀書處也今雖顯仕不卽爲菟裘終老可乎乃仍其故地架屋其間多栽花卉竹木日夕坐臥行遊以資翫樂每客至則刲羊釃酒剝果摘蔬藉供賓饌并不取一物于市中養重山林非公事足不履城市語所稱明農食力公私不擾者非其人耶公長軀偉貌廣顙豐頤生平議論風生絶不剿襲他人口吻作爲文字亦力掃陳說且膂力壯健膽氣雄豪可當萬人敵遇山

慾之出則無益於朝廷麗則無益於鄉里者何如

頓挫淋漓大有史遷筆意

茂生實實生英是爲公父以公貴贈如前官令嗣似綿綿許氏之興殆未艾也公元配穀庵公妹孫氏封孺人生子一大志先公早卒女一適舞陽縣令乾山楊公男忠愛壬午舉人任長甯縣令繼配劉氏舉男子二長大年太學生娶乾山公女次大章娶學博厚庵楊公女女四皆適望族孫一孫女一俱大年出公生於嘉靖庚寅十二月初九日卒於萬歷壬寅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以　年　月　日葬公祖塋以從先兆是爲銘銘曰

瞻彼筆山鬱鬱蒼蒼挺生哲人矯矯其强蟬聯一第騰

蹈飛黃簪仕花封遺愛魏塘秉臬中臺風紀振揚直道難容觀察西江解組歸林詩酒徜徉有託而逃日入醉鄉享有素封旣壽且康蕉境逍遥黃耆無疆考終令命蘭萎而香有封如鼠玉韜珠藏亢宗啟後百世其昌我銘斯語令聞孔彰

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然直道不行久矣使白塘先生一生盡遇高相國任直指危哉彼陸楊二公者

至性

經濟之始

堅忍

獄經濟

驛政經濟

駕馭步貴經濟

至性所流

慈谿楊台峰墓誌銘　包見捷

不佞讀台峰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成進士也試政度支曹以需次久時時念二尊人不寘乃以將命葦鎗金之榆中便歸省覲里人華之明年報竣事授南京大理評事留京諸曹郎故事登眺酬什以爲吏隱固然而公精爰書注心國家典故若曰吾刃新發於硎而不斤斤淬厲將不虞鋏折耶己酉滿三載以次無害晉右寺正而能聲奕奕徹公卿聞矣亡何公父欽齋封翁訃聞公扶服萬里殷殷田田若不欲生比歸苫次母夏繼逝公雞骨支牀朝暮米一溢兩營葬事心力既殫人望以爲有識力

廷尉阡焉甲寅服除詔銓部補大理左寺正是時世廟英斷大小臣微有忤數下詔獄法司惴惴捄過不暇而公讞準情酌法廷中稱平乙卯擢僉河南臬事奉璽書治一切屯鄴公念中土藩封錯繡督亢籍湮已久不可問而冠蓋羽檄肩摩於道所爲蜚語以中而公悉不顧菊裁冗剔弊丰裁凜如也會徽庶人戴綸不法守臣以狀聞上遣貂瑞緹騎往逮訊治臺使者以屬公公慷慨往鈞陽宣布德意嘉與黨與更始卒庶人就逮伏辜而梁豫不擾則公力也歲歉饑荼載道公捐金賑濟全活無算恩四載擢湖廣參議去之日吏民攀臥車馬輒不得發去後思可知也公之楚

制冠經濟

本領

作用

敦宗睦鄰

溫恭長者

盜與逵路爲梗公奏記臺使纔纔千餘言大抵以蒐蔓難圖必蘊崇而芟薙之以縣治其地爲上策不則隄防之猶不至豕突而河潰則設一千椓鶻弁而彈壓其窠穴亦一奇也當時撫臺果建府督捕狂獗稍稍戢其後竟殲渠魁縣新平則公始議云公少在諸生有雋聲郡先達劉復庵一見稱奇妻以女已而直指彭公督學蔡公試咸異等庚子薦鄉書第六人越甲辰始中禮部試公內行尤醇篤嘗讓伯兄貲產歸外舅旅襯而居室自少及耄所奉甚菲約晝歲而食斥其贏規貸破田厚假薄責歲日益饒因置祭田以贍汁其宗之乏者而諸里

耆咸黨無厘者居無食者廩無殮者槥人人厭意以去晚年喜有漏卮之因所施予傾橐無芥蒂而寺海潮橋化龍石梅等皆其犖犖大者最後某子甲觖望於公數起嗣訟株連公輿論嘖嘖不平而公置不校某子甲以奇疹死則天道定矣公素彊七恙晚始謝卻屏人事至萬歷甲午七月六日竟不起距生正德癸酉六月四日享年八十有二公諱宛字燮甫始祖裕以京口著姓成滇之臨安而僑寓石屏則自公之大父儉始父均郎欽齋縣明經歷陞石阡教授以公官南廷評蒙廟典恩封如其官母夏封孺人公元娶劉郎復娶公女封孺人

銘語絕古

又娶張俱早世公自有誌繼娶生丈夫子二長濬娶城南萬公女浩娶憲使晴山李公女一適某氏墓在臨安西山之陽余維公不佞丈人行也往予奉先君子訃歸猶記公唁余苫閒甕牖顯揚數言雅有致且識公襲鍊狀比余再奔歸聞公遽然以逝而長君泣持何大夫所爲狀來請銘余以服再四辭之不獲已聞嗣君以乙未十月八日襄公葬事而長君卽以四月二十九日齎志而歿余心怦怦營營焉爲今既禋公仲子來尋前盟乃撥公梗概爲之志若銘銘曰仕而爲德於官兮而無斬縈歸而爲善於鄉兮而無近名夫惟不盈是以能成吁嗟乎公梁楚之賢大夫而滇之鄉先生

氣肅神嚴句奇意重少宰志節於斯可見

呂少司農宗華墓誌銘　　張漢

河南新安呂氏自忠節公以還連四世六進士僉皆峻要又鄉舉九人世世懷文而抱質海內稱之宗華先生忠節家子之叔子之季子也康熙乙酉丙戌鄉會試報薦由中書改禮部主客司主事儀制司員外戶部浙江司郎中出知江西袁州府改湖北武昌副使道四川按察布政兩司內陞鴻臚寺正卿大理寺少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改奉天府尹又改左副都御史仍管奉天府尹事陞吏部右侍郎調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兼任順天府尹又調戶部右侍郎轉本部左侍郎仍轉倉場總

督戶部右侍郎自中書主客及今職三遇　覃恩誥授至資政大夫先生通籍三十年計習考最每任三官以世受　國恩務在報稱職事由布政至倉場計疏十八上蘧奸剔蠹不遺餘力晉報可　聖人在上圖報方殷不料乾隆癸亥七月十八日忽卒通州之官廨距康熙己未九月十七生日春秋六十五是時七月　旋踵　駐蹕通州聞先生已歿有諸臣皆好呂耀曾可惜之嘆以先生風誼於其職也然先生

國恩家慶久爲時論之榮順天癸卯鄉試甲辰武鄉試

屢爲同考甲辰廷試與光祿公同爲同考又光祿公嘗爲鴻臚大理二卿先生亦兩歷是職世父坦庵公諱履恢爲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先生又兩歷是任與趙宋呂氏累世顯貴文穆舉姪夷簡代己位事殆近之而先生上世實文穆第六子居閒公出中原文獻炳炳奕奕如此乎其覃以昌也蓋六百有餘稔於茲矣先生起家自新安前萬歷癸丑進士積官南京兵部尚書流賊陷洛陽殉難諱維祺曾祖考也順治辛丑進士積官御史諱兆琳其王考也考諱謙恆康熙己丑進士由翰林積官光祿卿妣誥封太夫人王氏太常寺卿王公無

咎女舉子承曾光曾皆舉人官知縣季郎先生諱耀曾字宗華號樸庵文才治行尤杰出娶廣東連山知縣文乾公女孟氏誥封夫人舉子肅高康熙庚子舉人見任江西吉安府娶乾隆丁巳進士內黃教諭董公萬山女繼娶東平州判胡公肇基女翼高蔭生候補主事娶中書程公邦英女繼聘揚州鹽運分司顧公茹女女二長字丙戌進士霍州知州王公作梅子舉人貽穀女殤次女續適貽穀早世孫三燕徵聘丙戌進士禮部侍郎方公苞子舉人道章女卒繼聘通判道永女燕喜幼未聘

蒲高出燕應聘辛丑進士吏部侍郎程公元章子蔭生

有爲女翼高出女孫三一適丁未進士仕加知縣邢公
偉子庠生文雄一字庚戌進士鍾祥知縣黃公家甲子
河清一字戊午舉人彭公倚華子金臺俱肅高出按狀
併志憶予鄉舉出坦庵夫子之門得與先生昆弟爲至
交嗣守河南緣新安先生謂予爲郡有去後之思往往
播言於朝士詩曰無言不酬焉可不爲先生揚身後之
名乎先生在戶部嘗奉　命諭黔苗有詩百餘什詞
指醇茂且關治化予嘗爲序弁其前今歿且殯冢子肅
高來乞銘予想先生孝友之性慤直之行其操履卓卓
有不可使湮於世者予不計不文紀其梗概後死者將

徵之於戲文言不質後烏乎取徵也銘曰
松栢之殊於衆植也蟠根錯節華采生焉呂忠節之子
孫亦松栢者培也嗣而昌者五葉矣韞且含之青華尚
無竭乎　先生立字則知取華者取樸知去華返樸素
心之所悅也遡盛德我言斁記永昌視今昔饑石壽之
藏幽宅

其文直其事斁班孟堅謂史記爲實錄者以此

紅衣女墓誌

楊德沛

德沛宇未詳建水人雍正癸卯舉人
前流寇陷城時有女子衣紅衣同女奴投井死事載舊
志人不知其姓氏故以紅衣女書之或曰井在倒城處
楊家園內江陵王福嘗言之福久寓安意投井時窺
見歟聞故老曾與偵之福亦恍惚指其處而未確方寇
圍臨安用地雷攻城楊家園逼近城垣城破井閤爲墟
宜福不能確指也乾隆庚申居人林氏取石城壕左石
深入土掘土見甃井邀衆往鑿入土數尺得一骸予知
爲地雷中物又下二尺餘得枯骨一叢取出原泉倏湧

衆視骨爲二軀一女骨一小女骨無纖毫朽腐儼然可
辨証以王福所指處井若近之驗以女骨二而皆不朽
女乎奴乎人斯在矣嗟乎丁亥之變死者枕藉其女子
之激於義而死者何可勝道欲一一得其骨而瘞之蓋
未能也骨有無固不足計而紅衣女之骨奚爲至今猶
存耶殆天出之以顯烈女且使人知同時死難如女與
奴者正不乏人歟又聞紅衣女之入井以五月二十二
日今其出井亦以五月二十二日噫是則可異矣井之
火光遂絕殆女與奴之烈不可沒故其靈時時照耀

於青燐丹鳥閒則凡正氣所存有裏泉下不能湮抑者觀此益可信矣剌史夏君往視其棺二收其骨合而葬焉予考之志乘參之舊聞証之時事集同人勒石以記之題曰紅衣女墓云

筆妙絕似六一學史記之文奇事可入虞初新志

節婦邵氏吾大父宋梅公長女吾姑母也年十九適定遠司訓賀湖袁公三子宇和臣諱龍郡增生第年力學姑母晝則盥漱奉翁姑夜則焚膏佐讀雖原憲夏不輕衣冬木煖裯不關蘇綾蜀錦羽紈瓊釵龍伯叔姑婚嫁諏無大言惠逮自下靡有不率家綠咄嗟立辦無貽夫子以內顧憂不三四年而表裏戚屬皆曰袁氏嬋復生矣歟國公女無何而姑父和臣公卒春秋二十有八生子不舉嗣族子文英爲後女二俱幼姑母哀毀痛哭二目失明女許字於子已而成嫁然猶姑母是賴

燈火熊荻教兒書聘之息日夕拜姑父木主而禱曰君歸矣女幼子未成名妾何以孤立有請於姑母而欲爲表之者則曰夫死不再嫁經也欲自表是沽名耳嗣是含淚獻泣益自刻苦灌園自食歷四十年如一日人又曰袁氏有三節婦一明庠生諱必通妻張氏一張子幽婦陳氏一即姑母也二氏之節已得旌矣姑母抱二氏之節未肯旌何自苦若是是真可風哉會邑尹鄒公聞之牌以額云節比松筠既而琢庵大尹張公有天只不諒徒酸令女之心命也如何永矢其姜之誓等語而姑母當之終淡如也數年來子多病臥疾湯藥飲食俱親

身調治而究未納媳目愈昏體愈衰影漫一杖旧薄西山落牙滿齾孤燈在案回首三五二八時閨閫環瑣衣裳婢妾鞍馬雖鬚眉男子輩誰能堪此予自戊午告別時子病尚在纏綿而姑母亦且老矣庚申子出知絳州得室人之訃哭之辛酉改任保德迄今五年而又哭姑母焉予以宦跡無定曾不幾年而既哭其女又哭其母人世聚散之感宜何如也夫人生幸而以名見不幸而以節見至不幸而以節見如姑母者其亦足千古矣爰爲之誌且銘曰介石之貞松筠之節惟石可朽惟節不滅

與揆兄弟以伯母苦節未旌三四十年來耿耿不忘今幸荷

聖天子錫類宏仁伯母邵得邀旌表豈惟克慰幽靈抑亦可慰吾姊夫兄姊於地下矣文曲而有直體以情勝至今讀之尤令人淚涔涔下云

季弟婦張氏墓誌銘　周於禮

季弟於和婦氏張出西河望族歸吾弟年十九又九年歿氏以哭夫致疾八年而死葬吾母側氏志也西河之氏之歸吾家者三吾曾祖妣壽登期頤遇　覃恩賜肉帛四世孫曾滿堂吾祖妣　贈宜人亦享大耋見四世而氏獨以撫孤勤劬幽憂死噫何造物者之不齊也氏於吾家故中表幼端重不苟言笑吾父母鍾愛之縭姻最早比歸孝謹有禮法吾父母於其兒時卜之也癸酉春吾季父歿夏五月吾父以哭弟甚無疾逝是冬十月吾母亦相繼歿伯兄與弟迭遭大喪心力俱瘁吾

時　直史館仲兄守宣化奔喪歸見吾弟哀毀狀心竊窃然憂甲戌春營葬事吾與弟廬墓所冰雪侵肌不自覺而弟竟以此致疾氏勸夫有文不祿也哭致肺疾兩姊以撫孤　慫　進藥餌弟遺孤二長深次溦女芝氏教之嚴歷八寒暑無間既病甚旦死猶以不見兩孤之學之成爲恨也深顧悟能文既免喪就童子試郡縣第一遊邑庠伯兄爲娶婦生子女各一溦亦早慧知學芝適徐氏名門也氏志亦少完矣戊子秋深挈溦省仲父於豫今春視余京師將應京兆試以微疾不果冬將辭余歸也泫然曰深毋吾節伯仲叔父知之邑長

者皆知之幸叔次一言深歸誌片石庶吾家子姓未及見者之讀而知之也余黯然曰止吾事也書其畧爾其持以告伯仲次而勒之墓所銘曰

嗚呼吾弟能文早死其妻氏張相舟自矢如有隱憂曰惟二子子既成立氏目瞑矣楯盒之陽吾毋之旁佳城翁鬱令節表揚慰爾泉室爾後其昌

真摯簡潔

嘯廬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師諱世烈字允文嘯廬其號也先是蜀之巴縣人明末流寇之難祖考諱仲舉娶劉氏避地入滇卜居建水遂爲滇人考諱天武歷官雲南臨元鎮標石營遊擊娶夏氏生二子師其次也八歲孤露母氏勗之力學舉雍正壬子鄉試第二癸丑會試遇大挑例已列一等大學士鄂文端公特抑之召至私第勗以遠大贈金遣歸辛巳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故事國子監司業缺出以翰林俸最深者十人引　見師俸頗後適以輪班引見越次授之異數也丁卯鄉試充廣西正考官

尋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遷大理寺少卿充中嶽南嶽及諸古帝陵祭告使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歲庚午坐誤封發票本鐫級實非已過代同官者受過也已蒙　召見問陳世烈閣學缺在否執政對已奏補有人　恩旨降二級補用次日輒開內艱奔歸服闋將北上而痰病作體素豐碩由南河至江夏時以是疾數日不知人事湖北巡撫奏明留治得愈至是呈明在籍調理然夏暑勞勩輒作因遂不敢遠涉戚癸酉制府愛公聘掌五華書院講席慨然曰是亦所以報　國也前後六年育才甚衆及歲戊子撫軍鄂公實

文端季子復敦請掌舊席澧於是得厠弟子之末一日
講業畢謂曰爾無謂我今乃誤爾爾前與楊焯之吾士
楊焯嘗受業禮當謂吾爾不隨往吾心已異爾程子言
安鄉村裏坐不覺壞多少後生我則疾今日後生喜遊
達者之門十九爲虛聲爾他日得志尤願無忘故步澧
生祖晚當甲戌以後巳卯以前不及從諸賢如同邑翰
林編修施君培應布政使周君樽惟得友楊君焯及列
門下時楊已作令河南是時同輩咸以文藝相高不謂
師所拳拳乃出於尋常喜好如此也師之望議也合坐
者實深陽史相國所親而師任有加二級可遂議抵深

陽因以爲識師教然曰微公言亦實不忍其貧老及奏
上被鐫怡然不以屑意還里以後絕口不道雖裘子亦
不知其實比澧官都下得從前輩鄉少廷尉周公於禮
粵西大銀臺蔣公良駒游杯酒談往廷尉爲師爲後進
距師望議僅一年銀臺則師丁卯鄉試所得士也嗚呼
古所稱盛德君子誠何以過師耶康熙五十三年土賊
李天極朱六飛擾乞兒衞枝葉謀亂事六飛走匿臨安
郡深山師考贈公追捕得其從逆名籍訝曰此幷誣兒
餌誘即賊輩妄援張其與之衆耳巨魁伏法輒手自焚
或以爲言曰吾甯以此得過不欲多殺爲功澧敦齒時

故老猶有稱道其事以爲流慶及師者觀師甘於望議
一節誠古所謂式穀之似耶澧於門牆爲後進見賞乃
以猶鄰其他匠成諸賢就所長而進之者其不各有得
力耶惜不及哀而紀之也師自祖考妣入滇以考貴
贈祖考昭勇將軍祖妣淑人考亦授昭勇將軍妣封淑
人及師官應常恭遇覃恩皆改從文階贈封一如師
祔配王夫人先師卒子一人安康建水縣學廩生孫二
人與咸謙恆女一人適副榜蘇牲孫女四人生康熙丁
亥年七月初二日午時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
初八日丑時壽八十有四今年安康走告澧曰先子待
君勒銘而後葬澧揣懼不敢辭謹撮目見耳聞之大者
著之門內懿行及官侍從受恩節次與生平著述安
康已紀家乘不復及
銘曰於惟治古在廷咸讓譽則不尸或甘分謗雍雍吾
師谷廣澤深於何不茹維仁宅心不盡厥施以迪後生
中行匪易厲猶裁狂天篤厥壽何必久位至樂無假疏
水餘味佳城一開天下惜之億萬千年視此刻辭
落落大方備極矜慎總見先輩典型

業師素懷王公張獳人墓誌銘　錢灃

師諱瑾字素懷一字獻之少與兄諱璉及灃先子同學於呈貢曹天豐未毀齒先子將授以書慨然曰吾就外傅時八齡矣同隊固不一足惟王氏兄弟秀出仲猶少吾二歲清溝濁渠當時已共指且伯氏早譽於鄉仲設帳授徒甚盛顧念舊見我未嘗白眼恨所居稍遠爾太稚弱不能遣往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即當及門受業師之爲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倘之介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講論技藝亦斤斤於是深疾時俗所談墨裁以爲窮達有命惟不知命者斯爲所搖奪蒙竟但能執筆輒課以辨別字形兼日用所需物令書數事使之肄習或謂子爲教高者既過高卑者何又過卑師笑曰此自小學遺意人多不察且子視諸童他日固皆能列之於學官之於朝耶不能而使可否適於日用亦其次兄之所望耳前後五十餘年及門高下殆子餘人師誨之不倦如一日灃之執贄當丁丑歲春辛巳八月當道簡入五華書院師曰貧窶若斯得資膏火甚善然彼拋兩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獳人賢能內助師恃舌耕諸所亦輒爲株何前後大不相及吾虞爾之退機將自此始先子亦以爲慮乃命所有課業皆復請正如追隨函丈時戊子幸第北上丙申暫歸從及門前輩施君培應時侍杖履一日顧而歎曰吾不幸二子成名幸無一人於吾前瑕疵二子之品者二子歲月方長幸更以所及見概所不見耳未幾灃復北上牽廹久之以內憂歸徒能拜墓一痛則猶權厝佳城未卜也嗚呼吾師生平蘊蓄道德本諸身以爲教豈惟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即當時同輩諸老與之無不心折故少司馬錢公士雲嘗言久不見素懷見素懷之徒如見素懷施君培應溫溫得

素懷之雅吾宗灃落落得素懷之簡嗚呼灃固無足長短然豈契之不深能爲是言耶今年諸子咸謂灃曰先考妣窀穸未定日夜靡不盡心然求得有時將敬合窆非子不能爲銘以掩諸幽敬對曰灃孥內也謹按師本河陽武氏自考諱良俊始爲昆明王氏壻生三子伯氏改復本姓仍入河陽籍中戊午鄉試仕終階州西固州同師及弟瓊皆籍昆明師以明經選永平司訓奉文旋卒弟亦復本姓入武庠兄弟友愛老而益篤初娶蕭孺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獳人賢能內助師恃舌耕諸所不繼紡績針黹彌縫之生六子長祖堂次祖墉次祖壎迪才倚所灑箱能樹藏皆必大有挾持藝僅若爾今往

殤次祖壁次祖墉後師七年卒次祖均女二人師生於康熙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午時卒於乾隆甲辰年五月二十六日寅時孺人生於康熙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時卒於乾隆辛丑年七月初七日午時銘曰

道之不墜世有守者不與時遷何今非古繩尺無象內檢之心孤盆有隣百世其風一言一行身實親炙誕告萬年勒銘幽宅

立品從愼獨始想見其尊嚴處倣小學遺意因材而施三代之塾序不越是也

南池彭公墓誌銘

錢澧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於用非妄卽苟故君子務先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死盡逾年矣天下賢人君子爲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爲之實紀掩諸幽以壽無窮南池世爲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兄女也先生時以清脩厚德型於鄉里南池實仰止之自失恃後率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遏嗜慾爲喫緊事雖半菽不繼不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聳肩終夕凡少年馳騖事絕無所染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其以貧故姍侮之者釋然無所於校也吾與閒隔必歷數年始一聚首中閒惟自辛卯之春迄明年夏五對床京邸日或易衣而出凜然清癯驕榮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嘯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造堅定地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試知縣粵東補封川令歷五年調任香山每一達書無不以不變塞相勗歲在己酉躬蒞洋

衆鉅盜林亞五等以此特受　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粵檄署同知瓊州專捕餘盜遂歷諸險隘備得情形將見當事面陳之疾卒於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豈爲是區區提民役數艘出洋衆盜畢乃志事耶顧不弔于天凡思竭誠極慮以效于　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是事豈吾南池之幸耶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知其有以定於素幾以爲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廢弛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不一端爲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畧以

地連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　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挾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話言而已猶傳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爲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也初娶口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粵時以尚無子納一妾已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啟　文請以弟之子書城爲嗣嗚呼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生卒葬年月日別書於石藏諸幽銘之曰民之命兮　帝時思以康也兮人以政兮孰其以爲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天而呼可應兮願其哉與詳也

知南池深信南池爲故他人之正意南園只作撇筆也根本不立事業可知起手數語卓然名言

先生風骨稜稜識高議觴抱負宏深伏讀遺文如光武王祥三論趙氏復兒觥敍長沙修學記諸篇英偉之氣凜凜如生及讀諸誌銘朏摯紆折純以情勝於君臣朋友閒雖古人不是過矣今因余斂齋袁蘇亭更悉先生之處家庭鄉黨行誼尤人所難能天生先生乃不得竟其用而死子亦曰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祁陽受業譚綸謹識

滇南文畧卷三十九終

滇南文畧卷四十目錄
行述誄詞擬騷擬表
明
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李逊
夏雲先生誄　張　含
祭復齋先生文　楊士雲
祭包少宰文　王元翰
韓節婦輔文　王元翰
國朝
祭城隍神文　張漢
祭東海龍王文　張漢
祭何洞虛文　張漢
公禽宋南園先生文　張漢
擬騷　張漢
問石顛文　王思訓

碧嶢書院弔楊升庵先生
集楚騷
擬表
擬漢王褒諫祀金馬碧雞表
明辭
林隱辭爲潘隱翁賦
賦
咏泉賦
王思訓
趙淦
張漢
楊一清
楊一清

滇南文略卷四十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同先生定

太和楊　鼐聲遠評閱
昆明李文通儀雅參論
石屏楊輝吉大愚
趙州張　序鶚階仝校

明

行狀誄詞祭文擬騷擬表

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李選

公諱元陽、字仁甫、世居點蒼山十八溪之中、因號中谿、其先浙之錢塘人、祖諱順者、仕元爲大理路主事、愛點蒼山水、遂家焉。順生福生、通生連生山、山生壽、壽生讓、讓生馮。順生福生、通生連生山、山生壽、壽生讓、讓生佐、卽先生父也。號蓬谷、以先生貴、封監察御史。姚董氏、賜太孺人。太孺人夢龍負日入懷者三、乃生先生。遂以是命名云。先生爲兒時、不與羣兒戲、好讀書。弱冠、夢異人授錦三文許、令吞之。尋補郡學弟子員、力學稍暇、輒登城瞻覽、見山海風雲蓊鬱思煥發、文益奇恣、善決疑義。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輒洞其要。嘉靖壬午中雲貴鄉試第二、丙戌成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尋以議禮忤權臣出補分宜、分江西秋闈事竣、丁內艱歸服闋、補江陰會靖江海寇刼掠、先生演水操建城樓嚴兵衛賊、乃遁去。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刷以囚、曰釋之、衆皆莫窮。後得真盜人、以爲神明、又有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責通賊甚嚴、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先生曰、道多不可卒辦、且以完報顧素知先生得免者二百餘人、通邑感之。爭自輸納。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强禦、舉孝表墓、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餘里。爲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餘事。先生既遷戶部主事、時選宮僚、大學士夏公招之、不赴。少宰霍韜門無私謁、知先生賢、改監察御史。先生疏畧云、昔成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意、不舉歸之天、以忘人事也。陛下之始卽位、以爲祖不足以察自不枉、

說劾之所至風靡一省肅清監臨丁酉場屋得人最盛試錄畫出其手識者評爲天下第一上議幸承天上疏乞止上怒欲杖之是夜臺臣恢懼不能寐先生獨鼾睡達旦人稱爲真御史後扈從出都聞大學士所選宮僚皆江南富人即於行在疏劾之至承天復疏皆不報議先生外補會荆州知府缺乃奏曰荆州要地御史李元陽堪任遂授之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泉先生至即捐俸穿井數十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於大江古堤既圮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璘發銀八萬兩責之司水利者久無成績先生毅然爲之甫暮而堤成荆人遂名其堤與井爲李公云章聖太后歸承天闔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勒以三千金贖一日候祭白祕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吐舌曰奇男子也遂免縛首疏藩府不法者十事藩府自是皆斂戢嘗試諸生得太岳張居正卷大器之拔爲六百人之冠時太岳年方十三後果然皆以先生爲知人先生以外艱去任因遂里居不出不營生業薄自奉厚施予如婚嫁喪葬饑寒窮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自課至老不少替雖廢家產不恤也平生未嘗一日廢書於宅後作默遊園郭外作纓江艷雪二

實在難能

直謂之鎮漢子可

實有賀裴襟度不但模取似

臺鑑湖綠野二樓日與禪衲討論其中屢月不返先是十八溪暴漲衝城門沒民廬舍先生憫之以問大父秀眉公公圖郡本邪龍地古建寺墖彈壓之民始居平土今墖多廢龍復作祟吾欲修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之先生謹識至是奮然修舉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凡所建造不遺餘力水患用息愛靜坐至宵分方就寢晡次鬯朗知在事先人以爲有仙術先生曰天字泰定耳何術之有先生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口不言人過（司馬溫公○諱傳）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著心性圖說爲羅洪先所許修撰楊慎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曰見中谿神貌如臨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頓醒先生既倡明性學亦時與諸生講文藝凡從遊者類皆敦世善俗先生作詩文初不經意援筆輒就世以白香山蘇東坡擬之嘉靖間編郡志後二十年復作續志未幾雲南通志又出先生手書成示弟子曰往見志書皆載山川物產人名而已不及兵食與法度之所急是何異千金之子籍其珠寶狗馬而緩其衣食產業之數乎凡先生著作非性命極理之談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十餘聰明挺健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焉卒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默遊園曰自今至十日寅時

如此以言方可著作

子當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爲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叱家人勿當前驅言畢而逝。

詳贍中有疏爽之致

夏雲先生誄

張含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三月二十四日太和吳舉人懋致狀於白龍山人厥辭維繩日先君子得年六十有一丙午八月越四日以疾終維外史公害言以睨其所繇也嗚呼先生厥生靈慧聰朗長則温雅肅翼厥譽翹然而動於一郡闖然而達於一會駿然而流於四際矣其服官正家則表當世生平履操厥偉往迹則有太史升菴楊先生用脩氏之銘杜史中溪李先生仁甫氏之傳邃德託於高文芳名垂於歿世於是乎在而嗣人思述前烈滌蹊徑苟有其人杖克操觚以吐一辭匪資一物皆將破之金石以蕃其所衷概也顧含頑鄙靡文復何以效其言乎乃述辭而爲誄曰嗚呼緜達匪以曠日則傾則蹇達人聰靈稚有令名筆端偉譽繡錯穀盈秋薦都會澤宮靡崢文翁挈壺西蜀教鳴雅樂揚飾雝雝儀程蕭肅戢盜南土頌聲弦歌載播洋洋武城薙身從事澤慰遐萌惠援鄭僑僞吞漢成政與興盭懸車蹈高鳴鶴懿德飛鴻舉霄仰景往哲左抑囂僥瞠眥築儔軌駕殊勑厥履維坦優汎莊坳與愚不改劇樂顏瓢稻阮曠達應劉辭藻蒼山蒼蒼吟登漢表黑水茫茫輪遨洲島老曰倚伏孔曰行藏出處高致星斗垂

光況沐寵命紫誥龍翔表率鄉國道振頹綱伯子襜文峻拔於鄉于公駟馬厥世則慶臨終末訓語嗣維敬匪敢害忠罔越我命苟忽其言奚可莊政長逝攸宜遺憲作徵嗚呼哀哉里閈追範薦紳恒刑靖節貞曜維風與京天之所畀是謂仁榮名垂身歿樂石鏗銘嗚呼哀哉

古穆淵雅總不屑爲秦漢以後筆墨

曲折赴

開口便

有

韻

筋節

藉對仗

作關鍵

不滑

乃小

祭復齋先生文

楊士雲

嗚呼歲昔甲寅予實無似獲識兄賢遂同几研資砥礪者凡五六年我病兄歲我過兄督如蓬之倚麻泥之托甄戊午之捷兄既先鶱辛酉之幸偶若兄言尋溫會於朝音喜鄙吝之滅獨子之北上亦鑾並而鑣聯虎觀宵鐘鴻都畫漏條圍閣乎寒暄謂學必先諸經次諸史而後及諸子百家之編兄友我詩我師兄易書則質於體元加以子魯之相信頻朝攻而夕辨欲派流而窮源戊辰辛未間關三陟坎壈五返而策厲之彌堅甲戌之行兄既宅憂我獨往還丙子之約兄出門而猶豫我

先發而流連南宮之書霑益之次恆日著乎著鞭丁丑之幸兄之望我甚至愧不能副兄之萬一焉庚辰之捷奮蛇龍於久蟄之餘貫鳴鵠於持滿之末固兄儕事而英豪入彀大厦物望倍增重於吾滇及於有湖貴之使陟岵之變復相見於京邸兄雖抱疾而拳拳於天下國家者首疏聖學用人之篇連屏之繪丹辰之箴期異世而同傳且謂尚有言而未敢盡恐來齊國佐之愆于既南奔尺書之枉手筆燦然詎意在告之章再上纂修之命甫下而兄不少延耶嗚呼痛哉兄之孝友絕人文學發聞自足以不朽矣惟不可測之識不可局之才不可

亦排累亦
頡抂
天矯不可
捉摸

窮之辯會不得一試而至此夫豈非天耶嗚呼渠黃白
蟻一日千里雖未嘗越國過都迺造西極固亦以屈孫
陽之顧而空十二之天閑第子少兄二年從兄幾三十
年道義之交兒女之託期之無涯而中道棄捐又安能
已於泣涕之漣漣耶
悽惋中有奇警剔目處不減長公祭司馬溫公文
合駢詞韵語散行爲一手却本宋人法度而序彼此
交好情事尤參差歷落可觀

祭包少宰文

王元翰

嗚呼士君子滌濯肝腸呈身事主常曠世而相感異迹
而相成臭味之所攝也況吾與公生同里選同館官同
垣公以建言被謫吾以多言遭放雖先後不值而聲實
相望故牖笥淹博經目不忘矢口吐鳳遊刃解牛秋水
之神金玉之度吾不如公乃摧鋒陷陣指佞觸邪撥清
議於風霾晦沍之時闢皇路於陰陽剝復之際使國是
常明而正脈不斷似於公差有一日之長焉九泉有知
諒必以余言爲然也坤之爻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上
六以之泰之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以之
然戰之必傷也包之得尚也以吾傷弓之羽元黃漓淋
拂袖入山毛稀鬢駭自分甘老泉石已矣天子知公嘉
撫巡之勤擢銓衡之貳若曰此先朝爭礦稅之臣也此
爭礦稅不郊以去之臣也且覘虛鼎銓而章軍國此其
中行得尚方駸駸嚮用頗爲二豎挾之以去耶癸丑之
冬公北上吾南還滇撫於朔江之濱辛酉之夏公辭家
赴部予送之湖關未已也公竟拉之於昆池之上每晤
必至晡每晡必達曙謔鳴膠促其中若有不釋然而其
言若有不盡云者予則曰公孫侯之撰滿吾不爲公慮
矣呂聖功之夾帶公其可不留意乎言固在耳也何七

此番光景今
宜著眼今
人能否

月入都九月捐逝於吾言不能忍而用用抑呻吟牀第而不暇及此耶大學者酬知答主不於其身則於其友於其子孫公不拒吾爲友吾固分無用於世矣而不得借公以用及竟公之大用吾將何以爲情

包少宰之再起也拉聚洲侍御同至昆池流連竟夕申若不釋然言若不盡云蓋其天懷虛公悵惕惶懼不負朝廷負良朋負物望負所學此景最宜著眼是古人不可及處侍御亦慨然以夾帶爲誠想見古交遊酬知答主相與有成之風惜乎不竟其用也

八歸劉越六年而所天逝今且六旬論定矣篝燈佐讀當夫貴而御荊布泊如也和丸課子即夫亡而集茶蓼肅如也仰事八旬之舅俯育數歲之孤爲孝婦爲慈母又爲嚴母以代父無聞于閭里宗戚之言栢舟之矢真再見矣采風者以其節聞之天子可其奏表厥里不可風哉夫世之遞而下也山河不流峙乎日月不貞明乎時物不行生乎何古多偉人節士今多賤士辱人則古人受天地之正氣而自爲正今人受天地之正氣而自爲不正也今靜之以鄉賢祀孀人以節婦旌非是夫不能婦是婦不能夫是夫于所生何恨焉是故吾

孟笁見影

居今而友上古之士婦人而躬烈丈夫之操此其天定其骨堅其所關于世教民風者甚鉅自非家學之淵源詩禮之漸浸與國家治化之隆洽惡能致此吾友劉靜之與余爲同榜識超神凝一介嚴而弗取萬牛挽而不回嘗謂其高而不屑得聖門之狂實而不爲得聖門之狷而每與余感慨往來消長之際于若滿揚庭之旨三致意焉假令靜之在今得禍必奇而世道亦不致決裂如此其決機救時真儒實際與會稽劉念臺稱江南北兩君子學者私謚爲貞修先生云厥配韓孺人行年十

榜有二劉而吾榜重靜之有孺人而靜之重淮南有靜之夫婦而淮南重國家有靜之夫婦若而人國運寖熾照映史册而國家重視富貴薰天熱焰炙手者誠何如也

每讀聚洲先生文不獨齒頰皆香並兩目熒熒作金色而赤氣縷縷從肺腑升也當與知道者驗之不惟表節婦且表其夫靜之不惟表靜之且爲人心邪正世運否泰計古人文每從大處立論者以此

針砭無限勢

國朝

先王父五聚公行述

張　漢

公諱良伍字葆孺一字允侯號黃石五聚其別號也其先蜀之巴縣人始祖均德在元爲明威將軍入滇家石屏世有隱德八世祖諱汝橋舉鄉飲大賓九世祖諱煜然明歲貢生官訓導十世祖諱一甲少有文名明懷宗時以進士起家是爲公考公生而岐嶷督學魯補府學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食年甫四十應歲貢在　今上御極之二年歲丙寅　詔天下貢士試于　廷公以足疾辭至癸未需次補謁得南寧縣訓導公沒已六年矣

生子五人長德宿歲貢生娶貢士楊公秀女次景宿應恩貢生漢先考娶舉人孫公申之女次吉宿應歲貢生娶庠生楊公明耀女次臺宿先公卒娶庠生許公新命女季元宿庠生娶庠生許公長御女女一適舉人黃公世春仲子國學生瓚先公卒按公舉長子時鄉飲公年八十六五世一時嗣是孫會舉舉克嗣其前人坪人五福之備無如公者蓋棻君公以進士起家鞍坪中諸進士獨進而綿世獨久唯公善守故其族日寖以昌也吾獨謂公之遇有難焉者當有明末造征輸旁午戎馬充庭公兩弟良品良右皆倜才不第繼棻君公卒易姓

士窮見節義

可補格言

欲逃中自然有照應

時。歿侮者伺其旁。而家復死喪相繼。無有宓暑公一身支之。憫惱焉懼有墜失。且公少無綺紈之習。不事聲華。而量能容物。飲人以和。年七十。恂恂如孺孩。飲酒可一石。每醉則豪吟酣暢。旁如無人。喜讀書。閒有著述。日閉戶課其子若孫。期不墜忠介公家法。而足不履公門。屏人士重之。生平忠孝大節。出旋義利之辨。介然不苟。癸丑吳逆叛。吾滇鼎沸。人趨仕如鶩。公避居村舍中。卒其子不應僞鄉舉。當事者逼之。告養母不出。未二年而母王淑人棄世。忠孝兩獲全。人高其節。復以況幾觀變爲不可及也。嘗以退讓爲學。志不欲上人。自署庭柱有留

其餘者還造物。受不盡處與兒孫之二言。嗚呼。此公之志也。戊寅春。漢先考偕兄德宿。弔古宿。同年應貢士。督學歐忽引疾致仕歸。事遂寢。未幾公病劇。懼不起。乃慰其子曰。吾向以汝曹艱于子。重有隱憂。今得孫已十人。吾願畢矣。貢士未成。事有待。勿以爲念。且吾以忠介公宦蜀卒。悲不自勝。有終身之恨。今承家五十年不替。先世見吾祖吾父地下無媿也。嘱後事詳悉。語不及亂。公可謂得全而歸矣。妣孺人許氏。庠生珏之女。溫惠淑慎。與公有同情。偕公老而難乎爲孺人。卒。獨存其家嗣。暮年悲悼。不能爲懷也。

明

天啓甲子年九月十八日子時。卒康熙戊寅年九月二十九日戌時。得年七十五。葬汝橋公左側。許孺人生乙丑年六月三十日　時。康熙辛卯年十月初三日　時。無疾卒。得年八十七。葬公墓下。不肖漢追維往事。恐其久而軼也。爰述梗概。陳之吾師之前。祈吾師一言。溯之墓石。感且不朽。

不肯著一閒筆而開合停頓仍自疎朗可觀

呂坦庵少農表五聚公墓三致意於士節難全深佩公以一介砥行儲六雅太史則謂公雅類季漢諸君子克植人倫之標表至今不謝阿私所好然則人亦貴自立哉南甯趙棠識

勅贈孺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張　漢

先妣孺人姓孫氏。前明舉人知威州事諱思順元孫。舉人諱光祚曾孫。　國朝舉人揀選知縣諱申之長女。許太孺人出。先君子哉六歲。忠介公擇配孫門。孺人生厲八月耳。比長性聰慧。年方五六。外大父示以字義。記憶不忘。外大父貧。先人之墓。挈家異湖南。就宿水月寺。夜飲其露。臺孺人不戒。溺於水。時太守孫公諱光祚。爲禫出。先大父殯方六日。先君子不起。孺人夙善病。因大號慟。益加疾。越九月。亦捐館。傷哉。終天之恨。既慘且速。不孝兄弟恨不與俱盡。從二人地下游。偷生人世。直禽獸不如。伏念先君子苦學不得第。抱憤九原。生二子。英猶未授室。不能承先世。啓諸後人。雖同殉九原無補。重以祖母許太孺人。脁脁垂憐。踰吾父母存時。伯叔前大人。皆閔其孤特。以繼述大義相勗。且漢年來哀痛得心疾。幾死。自念漢身亡不足嗣世。重死吾父母也。病起復理舉子業。戊子鄉試。主司第其文。以九名得解。癸巳秋。中　萬壽科進士。與史館之役。同念二人去世久。墓木拱而吾方得第。又不如逮存侍養。以諸生老年來。仕宦萬里之外。未及述頌德藝行狀之墓門。遂爲族人信。竊據其側。蓋防墓不修。孔子流涕墳墓無主。則柳子哀號孝子之心。古今所同也。猶憶辛巳冬之季。既望。孺人

親塋之麓夜夢于應試以悠久無疆命題自謂後人得科第題必合符不然亦吉語　萬壽科漢竟以是題得第若或啓之然則天計人周矣發祥者又宜有量耶孺人生辛卯年八月二十五日　時辛辛巳年四月十五日亥時得年五十一卒二十有一年癸卯　上卽位乃覃恩勅贈孺人舉丈夫子二長不肖漢備員檢討娶楊氏次英癸卯恩科副榜娶劉氏女一適歲貢生勅封檢討何其僥孫十一人詳先府君行述追述生平百不記一所望海內宗工資一言之褒以光泉壤俾孺人得附名世不孝世世子孫死且不朽

至性所關不假藻飾前後兩奇事亦自天然配合

伸弟舍先行狀

吾弟諱英字舍先一字菊泉號三塘一號菽懷今年乾隆辛未上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家距康熙癸亥年七月十六日生得年六十九烏虖吾弟今日得見先考妣地下矣昔先妣孫太孺人十產七不育屢存我伯姊一人我兄弟兩人耳歲庚辰先考見背時伯子與我已成人吾弟方冠未及昏先考臨終顧我兄弟而言曰人生世上上爲生我者下爲我生者耳我不幸我父死不及終喪我母老不及終養如生我何子女無多次子兢兢無倚吾旦夕且死目將不瞑而尤痛者我六應鄉科期一第不遂昨戊寅與三弟同序賈時値西征大捷　詔下吾當應　恩貢生歐陽學使忽引疾罷試事我父戊寅秋忽卒三弟已卯亦卒微名未遂無以嗣前人且負國恩不克承受吾子孫立志成名當勿負吾言隕淚而絕吾先妣素羸弱因此益病未及期亦捐館吾弟兄緣是感憤肆力問學吾常申遺命以教吾弟弟未嘗稍卽罷僻以荒學業戊子子卯中鄉試歸拜我兩尊人木主伯姊與我兄弟相向垂涕泣皆至失聲雖稍慰遺言恨吾兩尊人不及目見也嗣是已丑壬辰吾連上春官俱不利癸巳　聖廟六旬　萬壽特建　恩科二月鄉試

吾弟應舉不捷秋八月會試吾叨得第入庶常稍慰先考承　恩之願也庚熙後壬寅歲　世廟新卽位下詔覃　恩我考妣以我官檢討例得請贈時我姊夫與我伯姊以子何朗同官檢討亦例邀封典我兩會人雖不存而子暨婦壻暨女旁及外孫同日被　命同朝以爲榮明年癸卯改元復　詔舉　恩科檢討胡諱瀛介今鄂相國時爲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諱爾泰來主滇試吾弟卷落永平令邢恭先房薦之主司亦極稱賞惜以官卷額隘置副車第四人吾弟怡然不爲歉謂叨　恩科得酬先考承　恩之願也後乾隆丁巳吾以博學

宏詞科應　召得還舊職卽遇　冊立正宮　詔下覃　恩我祖考引新例得贈檢討祖妣許贈太孺人續太僕以上三世封贈　國恩之覃以周也不大慰吾先考　在前之恨乎而總以吾兩會人目不及見嗚咽終身爾記雍正甲辰吾奉　命守河南郡時弟來吾署相與遊嵩高之勝觀河洛圖書之舊跡載觀緱縣永寧陽虛山之麓滻水固在相傳黃帝倉史學鳥獸之跡作字於此吾弟溯此水慨然嘆曰吾幼時父命吾名曰滻今得至此乎先是康熙庚寅歲馮學使佩實臺各學遺才續試昆明吾弟往應試臨期簽之縣曰遇草頭人得售故以英名補昆陽州學弟子今泝此水有感焉似夙有成數也吾兄盍記之予因憶予常過襄陽泝滅水屢矣因爲命名記有人子之於親猶水之有源也先君子以二水名其子我兩人得而至之先君子不得而至之先君子以書史課其子我兩人得而習之及其成也先君子不得而見之溯洞二水之上思與俱長之數言折而東入沔梁遇金陵焦畫史寫生維肖因念吾弟兄幼時每夜習書史燈火熒熒常在兩會人膝前長而宦遊四方不得常時聚首乃命寫對床讀書圖使神親之亦仿蘇子瞻守彭城子由過署聚首黃樓之意非敢以蔡氏兄弟

自命也然吾才遠不逮子瞻而立朝風節夙常欣慕以故嘗從諫議大夫疏凡二十四上幸生不諱之朝而我皇從諫如流未嘗以稍涉直憨畧加譴斥不至如東坡黃州儋耳得禍之烈而吾弟時寄詩酬唱間亦遺書諷勸恐吾以直獲咎如子由之諷子瞻然吾知免者吾弟殆有得之乎吾行老矣與吾弟常年離別撮記幾三十餘年以七十計幾逾半生於是決然舍去一官如屣以吾弟尚健聚首有日耳讀子瞻悞喜連床尋舊約常聽中宵風雨聲之句知還歸聚首之樂又蘇氏兄弟所少也詎意丁卯還家方及四載而大澤奪

骨肉至情
真道得出
亦復聲光
並茂

吾弟之逝耶繼自今長不聞吾弟規諷之言矣又不特
欲聆無和欲飲無酬失此白頭加飯兄弟還山之樂而
已也悲哉吾弟年來需次一官不可即得喜讀藥書以
醫隱不仕療人疾亦多奇中時亦借以自給城西郭置
一小園堡石種蔬間與韻友數輩吟嘯其中往往得句
似劒南佳語彙集成雲根園詩數帙時復臨池染翰酷
似海岳外史米南宮手法雕蟲篆刻以鐵穎爲石印亦
奇古似出李蔡之手怡然忘其爲貧也彌留之餘顧謂
我曰我死以　恩科題吾墓釋先人之恨足矣何物學
官區區者不予畀需次何時竟可畧而不書不覺言之

有此妻絕

孔悲也嗟乎我生不辰二十而孤中年喪子晚而喪弟
序述生平汩淫筆不忍下也我家上世始祖諱均德
元明成將軍明初由四川巴縣占籍石屏世有隱德至
八世祖諱汝橋舉鄉飲賓一時五代九世祖諱煜然由
歲貢任江西分宜訓導十世祖諱一甲前明莊烈帝庚
辰科進士積官太僕諭祭贈廷尉傳有古栢山房文集
止園詩集謚忠介治行詳家乘忠介子三長諱良伍即
我祖考次諱良品良右皆爲雋才生我祖考康熙二年
歲貢有高節吳逆時授僞官不起我祖考子五人長諱
德宿歲貢生次即吾先考諱景宿有行有學久食廩祿

馳聲鄉校應恩貢生娶先妣孫太孺人明萬歷己卯科
舉人四川威州知州諱思順元孫女萬歷乙卯科舉人
諱光祐曾孫女康熙己酉科舉人諱申之女生子二
吾居長弟其仲也弟以癸亥生適我祖考方一週甲子
記我祖考以癸卯序貢而吾弟鄉貢亦如其年時齒垂
四十云吾弟娶劉氏明天啓甲子科舉人殤山縣知縣
諱芳會孫女甲午科舉人國子監學錄諱有餘孫女康
熙甲子科舉人馬龍州學正諱敬公第三女舉丈夫子
五長中選娶楊氏國學生建中女生子一軒翔繼娶楊
氏生女一次中矩娶陳氏苦學成瘵卒生子軒騰九歲
殤次中隼娶段氏生子一軒來女一次中規六歲殤季
子中彀娶蘇氏庠生方韓女生女三吾弟女一適庚子
科舉人延川縣知縣高公諱執中子祖望餘娶聘皆屏
中著姓不詳記以自侈也茲以九月初七日卜葬祖山
之西先考墓東如侍我考宅亦善愛述梗概無有濫詞
上之海內先生大人乞節取其長賜之誄銘俾吾弟得
附名世死且不朽

情詞幽咽機神流逸仍不失爲述體是大手筆

告城隍文

於戲天降下民老得以壽終幼得以遂長生人之恆願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嘿導而陰掖神亦與有力焉漢奉天子命來守是邦垂五年於此矣往者歲不登饑民離散今幸復還定安集又入春以來天灾流行斗載於茲盡吾郡數百里之封郡無家不癘家無人不疫人心皇皇靡有孟晚幸輕灾薄疹死亡有盡嗟我小民荷神靈之福惠亦孔厚矣邇者河南各隸邑命案報無虛月漢每一鞫問率自死非命或投於繯或血於刃或墜於井

於巖於河纍纍踵至不一而足漢且悼且愕或裹金席葦北方之强死而不厭其天性然歟抑有鬼物憑之爲厲爲祟實逼處此以與吾民爭此命也漢爲民父母獨忍於心立而視其死歟或者冤冤相報物理固然夫所謂報者生有仇讐死始言報若自死非命取償他人乞代吾身恐自生民以來決無是理彼無辜之人被爲厲爲祟代償他命又冤無可伸轉而取償他人無辜喪命辟畏影者避影怯走走急影隨走終不止影終不息爲厲爲祟仇讐相尋是終欲盡吾民也禍之烈也果伊於胡底耶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守土之官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行冀神牖其衷而左右之民社之寄政刑之司庶無外失漢用是錫吉諏良沐浴而朝垂涕泣而道致昭告於神明乞上達天聽嚴行電察如果爲厲爲祟敢逼無辜之人乞代身請力加驅斥務絕羣氛所以體上帝好生之心贊化育所不及以平斯人之有憾亦以遂孝子全受全歸之道慰爲民父母保赤誠求之心而非神之赫聲濯靈不足讐慴而殲殪之以一靖斯禍也漢不揣瀆告稽首待命惟神哀其愚俯加鑒察焉

懇切言之可泣鬼神文亦緊密原評

務理學者言近迂其實誠之所至無所不通也個中人當自有會

原評 一段海

原評 一段海市

原評 正理

祭告東海廣德王文 起筆緊

漢南鄙之細儒也見江河者多矣未嘗見東海竊以海百川之所歸也必有明神焉司之如彼泰山之靈降雨出雲有求皆應以故聖人在位海宴河清神式憑之海市之形蜃蛤所吹亦神之所爲也或者以爲奇怪而不知天地絪縕萬物化生之象千變萬化未有斯極故靈奇怪特無所不有然往往春夏則盛秋冬絕少我來非時懼不得見故於神祈焉今夫海市天下至幻之境也以人心動鬼神則天下至實之境也以天下至實之境發爲天下至幻之境即以天下至幻之

原評 上言天地此言人心俱是中庸道理文亦

波瀾蕩漾妙義環生

原評 要語

文士多奇想名儒多篤論作者兼之

境成天下至實之境故未始有形而能形天下無所不有之形未始有聲而能聲天下無所不有之聲所以形形而聲聲必於鬼神示之其實非謬悠不經之迂言也昔者衡山之雲昌黎以開赤壁之風武侯以應烈士揮戈可以回日賢令積薪可以致雨廉而還珠仁而避蝗孝而笋出友而荆生不必仙釋鬼怪即上而神聖上焉風雷下焉鳳獸誠而格之往往有理之所必不有爲事之所不必無無他至誠所致志壹則動氣也漢至誠萬不逮古人然以萬里之誠格於神靈必嘗我應不愆夷愚敢瀆神聰仰乞垂鑒無任悚惕之至上告

哭何洞虛文

嗟乎姊夫吾兄弟親君。且三十三年。三十年來。讀書作字。每蒙君發我。君謬喜予善悟。先大父亦奇君才。樂與君語。如是凡八年。先大父及先父母相繼見背。予兄弟零丁孤苦。君念至輒嘆息。亟勉予立志。嗣前人。吾兩人又俱遘心疾。幾斃。吾且貧乏。如是十五年。計子鄉舉北上。中兩雛兩合。猶與君晤也。予癸巳宦京師。思君不見。日往來詩歌柬牘中。君又骨肉多故。累訟無虛日。如是垂十年。君且病。病今至于死矣。嗟乎姊夫。天生君用世之才。不使得用。又斬君之年耶。君天賦奇慧。又性簡亢。

負才不汲汲進取。并以一生死爲達。君所讀經史子集。旁及星歷形勢家言。無不洞抉秘奧。爲詩文多奇峭挺特。而薄制義文字。竟亦不屑應科舉。又工真草書。神明中書大令之法。下至圖寫山水篆刻金石。皆奇古不入時好。雖專家不及。每過君飲。我上下古今。不可一世。談娓娓夜分。不得歸。間諷君輒拍案起。捋鬚笑曰。修短命耳。誰謂古無死。嗟乎姊夫死矣。安知不飲即長不死耶。年來以剛強之氣。不幸遭挫辱。叱咤不平。世俗人爲君嘗不知此天也。天生才人。如賈誼李白東坡之徒。雖遇于時。以文章名世。身不免讒謫竄斥。君才隱不

提頓轉挼　純乎韓歐家法

神氣如生

原評　文思迅涌　感慨有叱咤聲流之下

公負南國宋子文

張漢

於戲人世小有才以牖下老死弔者輒不平曰造物忌才此諛墓中人恒談耳造物者不任受咎也若夫有用世之才可爲生民係安危爲國家係輕重偶焉一試不盡其用則咎造物曰忌才造物不能逃其咎而負才者苦矣吾師今時用世之才也推其才非門弟子私譽小用不盡其才而歸咎造物亦非門弟子一二人私恨過爲不平之鳴也吾師自少出相門好書史往往有慧解出其才應事輒易人所難造物予吾師才可云贍矣由是名日起即舉制科入銓曹爲人倫藻鏡天予吾師才即使師得而用之造物者生才之道也既而師方用其才天靳其用官忽黜究所以黜之之故又不可得造物者試何心也而吾師乃有不能如此才何者謂通塞遷也得失數也數無失不得遇無塞不通將得之故失之將通之故塞之或者造物之意耳是時　上方征西域行軍萬里師乃計出厚賞報効赴西宬躬輸輓牧芻日奔逐嚴霜凍雪之中如是凡七年皆人所畏爲亦不能爲吾師乃區畫一如無事當事屢表曰能　先帝可其奏復吾師銓曹職吾儕于是識造物生才之意今有笙也間謁吾師時又出嘗所註書手自讎勒凡積若干卷

原評　又贊一筆有情

益嘆吾師在絕域時手未嘗須臾輟策與人談娓娓不倦甚矣天生吾師才如此其賅也自謂位由此日超陟或叨隆遇監立當閫且達不謂在銓曹日　國政叢集經理無逸日吾師又清慎且勤以仰符　聖天子勵精求治之意精力日頓病且作尋奉　命西出幾殂中途又閱月訃且至嗚呼是不能不恨于造物矣或者大丈夫當死邊以馬革裹屍還葬古人盡忠報國每爲是言而吾師苦心志勞筋骨諸艱備歷卒不得降之大任雖死邊何補天之忌之惟其才也又何言哉別師七年猶得與師見別師數月竟見師不得乃成千古已矣吾師

原評　一句道破忌才慮起局

原評　虛一筆愈轉愈深結序師弟之情亦愈

自今永訣于人世矣門人漢等不得哭師于寢徒望大江以南持文寄奠耿耿心喪儼如易食枕凶斬然衰絰之中之痛痛之久而滋深也嗚呼哀哉

人不幸有才人不患無才且患才多古爲此言者屢矣才多不惟無才者忌之多才者益忌之彼造物者先忌之堅乎造物既生之如何忌之如欲忌之如何生之欲曉曉問天徒聒天聽耳文邦婉轉有情致亦不作牢騷語爲得體　原評

一氣盤旋中自覺淋漓頓挫

起得突怡是問

此段載其不用

段悲

下一段爲乎以文瑩

一朝擬騷　王思訓

昆明西山花紅洞有孤石高三丈餘圍徑四尺許橫側周視遍台　旹翁俗稱顛丈予異其名而問之

呼嗤哉彼何人斯矗兮其堅以確也介兮其卓以犖也嶢嶢兮其仰而不可以斲也漸漸兮其俯而不可以齪也磊磊落落風雨之飄霜雪之撓霾霆電之紛囂而不可摧以撲也蝸之不可壺苔之不可錮塵之不可涅

餘怨離黍哀風歌迷陽彼豈有意乎抑亦玉山倒乎愛叔夜醉龍臥兮愁中郎造揮毫於草聖擬次公之不強酒而能狂乃慶問不一荅吾但見爾之放浪無以定爾之行藏安得袍笏僕僕拜相覩莫逆於花紅洞口之宛寄託遥深文亦雅飭

字字聲切聲調則繁絃急管倍覺哀怨動人

切滇切升庵乃不是泛泛古

雜縹碧兮關路長澗阿盤兮白蜺堂瞰積波兮撼城郭風帆雲影兮烟樹微茫中有人兮託迹灌清流兮坐奇石魚鳥望兮路五千王孫不歸兮芳草芊眠遍春山兮杜宇把閬中之錦字兮淚潺湲詩題兮綾袷花簪兮雙髻春遊玉案兮秋愁憩瑤岑四十二年兮南之裔噫乎呵哉神何往兮斯在製芰荷兮飲沆瀣朝處幽篁兮日暝夕汎素波兮月沉沉杜蘅長兮湘累怨薜蘿帶兮山鬼吟乘蒼虬以訪賓陀兮升雪嶢之萬仞駕紫鸞以謁蘅妃兮覽霧社之明靚想氣節兮東都溯風流兮西晉先生兮歸來寒泉一掬招而不見兮誰知我心之悲哀運六朝於騷體書夢升庵而得其神致者

原評 清孤不自拖

思美人兮哀衆芳之蕪穢製芰荷以爲衣兮紉秋蘭以爲佩懷瑾握瑜兮獨好修以爲常言與行其可迹兮蘭芷幽而獨芳又重之以修能兮與日月而齊光聊浮遊以逍遥兮乘清氣而御陰陽春秋忽其不淹兮老冉冉（自知死期）兮既極惟天地之無窮兮率雲霓而來御騄玉虯以乘鷖翼一返之何時形穆穆以寢遠兮何日夜而忘之臨流水而太息兮哀人生之多艱惜吾不及古之人兮橫流涕而潺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原評 始終戀君

而遥想兮芳菲菲兮滿堂哀見君而不再得衆桂酒兮

椒漿蔈歷情以陳辭兮沾余襟之浪浪

此先生辭世前數日手集也守先待後之心隱隱如見謂先生述騷也可謂先生自作也可受業許寔識

三百篇而後惟楚騷尤易感發人性情今請龍溪集騷尤信

擬漢諫大夫王褒諫止金馬碧雞之祀表張漢

臣聞古者祀典有大功德則祀之神足以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者不載祀典所謂非是者亦以不如是之人不與於祀以人之類言非以其物之類也今承陛下勑令聞西南夷有所爲金馬碧雞者得之方士之言欲遣臣褒達至其地祀之夫所謂金馬碧雞者物也物而人之且神之乃欲招而祀之臣以爲過矣至誠盡物之性孰有其道今之祀不重違物之性乎臣聞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聖人有道四靈以爲畜畜之云乎豈曰祀之云乎今夫龍之爲靈昭昭也麟族之長亦君人之象

也上古伏羲觀龍馬而畫卦藝神龍爲龍書黃帝鑄鼎成騎龍去而上仙帝嚳因龍見以龍紀官帝堯母感龍降三河而生堯夏禹治水黃龍夾舟而至龍基靈矣而不以祀黃帝時鳳巢于阿閣帝嚳鳳鳴爲律本少昊因鳳至爲歷正且以紀官帝嚳作六瑟而鳳下舞虞舜作九韶而鳳來儀周文時鳳鳴於岐山成王感鳳至爲琴曲鳳之靈也不以祀朱宣氏與倉頡及神堯俱因靈龜作龜書禹因龜文敘九疇龜之靈也不以祀古聖人之世麟亦嘗遊郊楓矣麟之爲靈昭昭也孔子生而有玉書之祥春秋成而至野之麟至亦不以祀首以其爲

物也由是以推舜之往于田也象以耕鳥以耘堯與烏不以祀乎虞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祀契者見於商頌而元鳥不以祀乎商稷之生也寘隘巷寒氷腓字者牛羊覆翼者鳥也牛羊與鳥不以祀于周卽陳倉之肇霸雉不祀于秦關穀於兎乳于文於夢中於兎不以祀于楚日有烏月有兎祀以日月而物不以祀二十八宿之象角木蛟亢金龍之屬祀以星而物不以祀十二地支天開于地闢丑人生寅不以關于三才也祭其所屬東西南朔以有關於四方也而祀之而不及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類均以爲物也今以方士悠謬無稽之談外域

無義不援

文頴

有無不可知之物類尊爲神而祀之勿乃如居蔡祀爰居者仲尼以爲逆祀抑亦不智之甚乎臣維大漢受命嗣三代而有天下經暴秦禮閒缺失正宜下采廷議次第舉之爲萬世法我高帝始興過東魯卽以大牢祀孔子禮之正也天下賢之今陛下嗣位正宜考三皇五帝之陵墓爲之祀以其名臣爲配食卽秦伯至德寘于句吳箕子之仁封于朝鮮亦宜追祀于中國此祀典之重且大者所宜急講而乃踵秦皇神仙之誕妄武帝尤而效之爲封禪之行信巫蠱之說今已當善繼善述而改其道卽元狩元封朱爵亦祇以紀年耳終非聖王之所

郎引其祖宗之典禮正之尤爲得體

雖係陪襯亦屬正論

辭

林隱辭爲潘隱翁賦

嗟嫩人兮好修羌遐想兮冥摻釋塵氛之機穿藉林石以夷猶兮垂衣於衆閩巢洗耳於崇邱仰皇風之蕩蕩忘帝力而休休裁雲霞兮衣被擷芳芬兮膳羞窺百家之藩圃採萬花之玄幽啓蟣蠓之微蒙吸河海之餘流蜑浮生之附贅塑重壑之藏舟已矣乎人生名有志外物亦奚謀軒裳非不貴庶穴欣所投賦衡門以自適歌伐木以相求或賡或倡載沉載浮貪綸巾於柔碧沐灌

後一段更覺飄飄欲仙

木之清麓邀漁樵於芳墅話暘雨於西疇維三樂之既足忘歲月之難留甘與物而俱化返帝鄉而長遊

夢陽曰雅調幽思

清和高潔歸去來辭之遺

題曰隱佳引亦用韻趣極此先生晚年閒特語

自況語惟先生足以當之

氣象高于

崖岸語

是何等身分

原始要終參引曲盡感慨係之

明賦　楊一清

味泉賦

任城之東鉅野之中有涓斯泉元氣所融井而出之混混無窮人莫不飲知味者一翁乃喟然歎曰此天下之至味也舍是吾誰適從雲泉翁聞而契焉乃製賦以寵之且以志予之衷其詞曰

水在地兮上與天通山藏氣兮坎居其中泉胡爲兮近于之宮穿黃壤兮百仞聳龍鱗兮千重挽勁索兮長蛇鼓鹿盧兮清風蒸芳雲兮勿幕澄萬象兮在空謝行潦之滓濁兮敵朱夏而抗玄冬主人飲之若瓊瑤之流液

又疑吸沆瀣於鴻蒙於乎旨哉天一生水六府之宗以先民用博施爲功是故先王取象以辨義君子比德而綏厥躬噫吁嗟潔不食兮徒惻沱未緇兮何所庸盧虛靜兮自守不隨流兮注東趄之酌之兮不見其縮渟之滴之兮不見其充蓋始有得於顏瓢之不改而終將希孔子之樂在其中主人聞之乃擊節而歌曰我井我濮兮我泉我供以海有盈涸兮我之泉兮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味吾泉兮固吾窮酌吾泉以自適兮大羹玄酒將無同其氣沖沖其聲瀰瀰信至樂之在我美知音之有逢舉手南向若禮謝於雲泉之翁

深情遒韻

聖朝敎化之遠且長也蘇亭之功大矣哉雖然蘇亭何以得此余在京師時師君荔扉爲余言蘇亭求前輩詩文之難甚於丐今詢諸友朋皆以爲信然蘇亭卒成其志豈非諸先輩之精神所存不容竟澌盡泯滅而冥冥中若或有牖而翼之者耶是役也先輩有欲爲之者矣近羅君琴山亦嘗有志於是顧皆未及成蓋前輩之詩之文之不絕於世者如髮耳先王典籍既亡賴漢初諸儒收拾於煨燼之餘而後天下萬世有六藝今諸前輩詩文固不能與典籍並則蘇亭之功視漢儒亦少間矣然其辛苦艱難而存諸殘缺不守之時古今人豈有異也抑蘇亭處而善受尤有不可及者往余聞蘇亭之求關中奏議也又聞南昌李和叔之藏有文襄集也因以奏議爲必可得及得之乃石淙詩稿而奏議卒缺焉蘇亭於是喜且愠夫文襄書且如是泥下此乎宜蘇亭之欲然抱恨於閼略也天下事類非一人一時所能盡此書求之難成之速去取校讐或尚有未厭於心者自茲以往更有能補蘇亭所不及而續之又續以相引於無窮是滇詩文之重幸而今日所爲輦路藍縷以啓山林者厥功益章章矣蘇亭聞之不更掀髯而大喜乎哉豈嘉慶八年閏二月下澣石屏陳履和拜題

賦一
明
滇南賦　俞　緯
當壚賦　唐堯官
思友賦　唐堯官
山茶花賦有序　唐堯官
孔雀賦　向于宸
忠賦
國朝
滇南賦　王弘祚
蘧齋石竹賦　趙士麟
太和殿賦

滇南賦

緯字未詳楚雄人嘉靖甲午科舉人官知縣

滇南草木子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奢體倦役目駭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惋然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偪其氣索此牽乎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為之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滇者乎請誦所見聞而就正焉夫滇之處絕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溟莊蹻據衆而可王既通五尺於嬴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揮八垓於神州闢萬里之烟雲廓瀘江而為門掘西緬以為塞接交益而並峙抗崑崙之

句法奇傑

是以則

重扼。槃乎鼓陸之所湊。族類不減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入壓而誰伍。於前則跨帶交阯。連延南海。危聳撐空。懸石雲霧。溪汨汨而渚流。谷掩掩以伏僂。途迷迷乎衡宇。亘萬里而愈遠。於後則據蹲吐蕃。枕輞石門。崛嶇跳跌。要害之屯。北指轅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為塹。還十險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旋兒。萬壑所充。嵩峻屼嵲。肩麓柱空。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渠於三廣。郁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通制八百。控有猛密。老撾肢屬。千崖附籍。皇圖遠攝乎遐陬。獷悍驁以納欵。又何覓乎蒿萊。其封域之內。則夷險

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甄水蓋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蚰榮。岡巒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瓜有天耳之扼。險銀生連烏蒙以接。霞牟尋所獄之點蒼。王袁使祀之金碧。蜻蛉崇峰。脩谷成會要之區。柘南嶺嶂。摩雲為挫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綠窗。楊柳臨岸。橘柚抽花。松梧挺幹。棱羅婆羅殊其華。棠梨楸子薦其實。紫榆杏櫻。椒檀杉漆。木蘭椿槐。櫻李桃栗。園柱之馥。秋蘅霜梅之傳。春信。乳檀爍爍而騰霞。安息靈蘭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菀。青蘭芬芳於山谷。山菜蔥薤於峰巔。蔓修藤

與前危聳等句均稱繪聲

池內帑輸賦巨商擅貲於是乎蛟龍隱灘龍鼉處水乃見怪物興雲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吞舟修鼈吐沫金線竹釘水母蚌蛎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鮪鱣鯉鮫鱠蝤螺蝳蝑鯽目蝦蠙霓鮮甲鏗鍇煩爛錦斑泝回順流唼喁沉浮其四野則邱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畛稷離離池塘既陳高城深池關譏啓柝江梁濟水寢廟綿五世之勳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陰陰朱檐靡靡其居民則高門鼎貴魁豪岸逸流寓多齊魯之昆戍遺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獵鳥纘鳩獠罟弊惟構巢於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廛市觀郊

隩之富奧實京邑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開國之宏宇斯蓋宅土之所安業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名世挺生施全之傳毛詩許淑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狐兔楊惠之孝感神明雅化蔚若王昇風裁凜然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季平書不附雍茂子卿之蹈傅寶南州人傑仲宣齊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如之曲和光道人廉惠先生恥于利祿居恬政明又若爨字釋蝌斗之文筮師精卜數之揲蓍宗通蕃蠻之書草書綴義之帖義若用之節若方玳出

將入相若一清守死善道若繼魯廷壁剛直不阿有澄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脩潔達拯溺亭屯之體近則山嶽炳靈風氣宏啓英儁迭出未可枚舉當盛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為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哨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沉痾啟我之靈襟奇奇怪怪駭恍奪神而今惜其去子而之湖荆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觀閣三巴綿絡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黑水之疏鑿岷嶓掇之以舒抱江漣藉之以披廓物不終聚復云駕言泫然淋淫不知其然

非貌為三都者後幅尤足以備掌故稱唐汪庚藏

當鑪賦　唐堯官

起即有怪而嘆之之意

余讀漢史司馬相如傳見卓文君當鑪酤酒未嘗不嘆其風情之恣蕩而禮義之閑越也因作賦以諷之。夫何一佳人兮邈絕代而稱奇。銘麗色於錦水兮泄秀氣於峨眉。籠烏雲以爲髻兮凝白雪以爲肌。眉列翠若遠山兮臉灼灼如芙蓉之乍開。西施掩其亡色兮南威比之而頓媿。宰王孫之厚殖兮精門閎而營豐。感芳年之不載兮忽懷春而冶容。嬥風儀於綵榭兮徙四壁以恐不得雙。說新聲於鳳凰兮偕佚儷於驂鸞之馳騶兮亡資財以自供。解鵾鶴裘以貰飲兮相與共返

一路微詞託諷爲後半段伏案

遠道山一角

滇南文畧　卷四十一　賦　七

乎臨邛。邁酒舍以當鑪兮。又奚悒夫微軀。值時陽之初煖兮。景物駘蕩而嬌嬈。鳥嚶鳴而喚友兮。柳毵毵而垂條。介通衢之四接兮。羣馳俠而遊遨。燒春醴以待沽兮。任茗芋而消搖。豈娉婷之帘隨風而飄颻。傾竹葉以合驪兮。任茗芋而消搖。豈娉婷之不自惜兮。聊涸迹於塵囂。緬生平之驕奢兮。憶疇曩而自傷。坐錦屏而宴息兮。步從容於洞房。綴石榴之寶鈿兮。垂傅珥之明璫。曳翠雲之華袿兮。襲鬱金之羅裳。驪華琴之連枝兮。與伯仲而鴈行。何炎冷之頡異兮。今歟守乎賤貧。豈亡良匹之締好兮。沙礫豈涸乎南金。慕驁代之文章兮。才學過邁乎恒倫。更琴心之兩娛兮。

揄秀能令雲髮綺丹之化羲兮矢厥志而雕它。載興謌於黃鵠兮維賢雄則朔雪風令人之肌栗

用對照用棒喝

末幕曲肖語無泛涉

其焉移。磨貞烈於千古兮播彤管之芬華。驚佳人之薄命兮幸自托於豪奢。恣違志於從一兮決幃薄而夜徂。騁風流以自放兮宛白璧於微瑕。胡茂陵之載賦兮。等昔愛於搏沙。匪白頭吟以白絕兮。幾不免於谷風而共嗟。彼鑪頭之春色兮深足戒乎淫邪。

讀書得閒之作音節純乎六朝

敘文本事情致溫婉入後斷以正義深得風人之旨

鎮洋王鏞序宣識

思友賦 李泉水余友也令葉城思之作賦寄焉

歲閼茂之發春兮望燕薊而遐征叩蒼龍之帝闕兮馨夙志余敷陳方舉肥之是相兮迷俗尚而不能明墜健翮於層霄兮阻九萬之雲程洵命數之遭屯兮焉怨天而尤人攬余轡以言邁兮遵恒山以南驁渡滹沱之巨津兮抵晉郊之舊墟瞻其盈路聆琴音於宓堂兮羌淡泊而遁如心怔怔鄉夢揽兮走大石橋而日暮悼方睇之倏違兮回首浮雲之莽互臨漳流以問津兮三臺鬱其崔嵬森丸曲之靈河兮皇禹蹟萬世而興思訪臥龍岡以懷葛

兮遡解珮浦於漢之湄感流客之依依兮登粲樓而怊悵紱澧蘭而扈沅芷兮弔靈均之斥放渴飲馬於溵溪兮又魂銷於貴竹之墟山索嶺而鴈關兮水麻哈盤江而暴漲萬蜀道之險艱兮旅孤燈而誰向記聯軫於疇昔兮空含愴於地兩儼眞雲之晶晶兮忻咫尺於鄉閭昔兮空含愴於地兩儼眞雲之晶晶兮忻咫尺於鄉閭悵紱澧蘭而扈沅芷兮弔靈均之斥放渴飲馬於溵溪兮又魂銷於貴竹之墟山索嶺而鴈關兮水麻哈盤江而暴漲萬蜀道之險艱兮旅孤燈而誰向記聯軫於疇昔兮空含愴於地兩儼眞雲之晶晶兮忻咫尺於鄉閭

鼓螳川之蘭枻兮新月於曹溪兮豈清光萬里而云異兮浴碧玉泉瑩瑩仙波兮學蘭亭之脩禊宛風景之猶昔兮感杖杜而橫涕忳鬱邑余侘傺兮吾莫知所之也寫哀情於尺素兮不足以申此憾也世豈無好修之麗澤兮水投石之不相入緬分襜迄二稔兮春與秋冉冉而易律發渴瓊於夢寐兮何音徽之阻絕怒焉臨風增慨慷兮恨縮地之無術惟宦路之險巇兮每悸心於荆棘苟行法之不詭於先訓兮奚較於崇庫之異秩幸策名于清時兮願努力而崇乎明德托鴻鴈以寄聲兮實意悲而語遲

寫思字無從不重出文選恨別二賦之遺所難尤在言演耳

推波助瀾文勢壯瀾而文情綿渺悲徐庾不得專美於前

翻視更醒

從彼此交勉意結出正旨如是則不得不思思則未有不曲至者

屠今古處暗伏結一段之根

難得就滇典竊入古賦居然可作南都一篇其妙尤在處處抱定思友二字

山茶花賦有序　唐堯宦

滇土繁花而山茶最奇十月即放蓋中原所未有也然鮮播之詠謌者余觀往籍陳思有芙蓉賦鍾會有菊花賦張協有石榴賦虞繁有蜀葵賦宋璟有梅花賦古人艷焉余效之作賦一首雖極意敷揚殊未盡體物耳

惟元冥之啓候兮歲將暮而凝寒嚴風慄冽以振野兮霜霾集而濛霰草木搖落而變衰兮詔蕭瑟於林端梅欲占而須時兮菊東籬之既殘洵窮律之黯澹兮慘游厥而悲歡爰有嘉樹植自滇域天集叢巧地媚殊色抽絳紗幔或如鶴頂之丹或如火齊之幹稜稜兮翠葉是誰兮勻劃纖纖兮金粟是誰兮絲穿既逐瓣兮心分復絕烟兮條偃其未開也扶疎磊砢蔥蔥青青疑佳樹之冬榮迨既開也鞾韡陸離煌煌靚靚恍飛霞之爛漫翫東皇之未譴兮絕朋援而先芳冒雪霜而吐艷兮適蝶凍而蜂僵耽南枝之織素兮占春林而偪彊翔陰晴之靡定兮逞麗質而相祥爾其朔風飄飄飛雪霏霏溟濛沾灑婀娜躄彼飛燕則昭陽之妖舞也薄暮霏微溟濛沾灑

淋漓絳玉簪彼太真則華清之洗沐也晴曦斜照揚
滒采掩映光華簪彼西施則越溪之浣紗也皓雪飛揚
揣封營積縞莊艷冶簪彼文君則臨卬之新寡也震雹
倏撼披颯旛纚秀墮芳踩簪彼綠珠則金谷之墜樓也
於是羣芳憔沮不知所營香繭之孌楚睕叢桂之生淮
南英蕤之名益都牡丹之盛雒園與夫海棠芍藥桃李
山礬或體裁么麼或標格瘦清或摧砭冰雪或陊落風
塵恐朝華而夕謝兮節嫩變於冬春羣名葩之冠絕兮
豈敢望乎等倫若乃畫閣雲連彤軒樾蔭參擬乎臺別
開三徑倚緋英之玓瑵與交疎而相暎綠筠翠栢助其

精神朱絲玉遶添其丰韻於是布几筵集賓客呼妙妓
燕貝夕戛文螺以蹁躚兮載金搖之瞳曨揚百里之遺
聲兮昭陽阿之清越雜蔺羌以兼御兮飲瓊飴之仙液
笑簪朶於雲髻兮頹玉山而未歇若夫幽崖古刹峭嶸
之巔荒店孤郵寥廓之地榛況淒涼一株衰植寄穠艷
於清冷發煇光於顛頴卒使孤賞者握管而況吟趣行
者維馬而留滯緬香亭之寵渥兮與傾國而交驩洎蕃
釐之表識兮名歷世而罔乘胡奇英之俶詭兮委炎方
而自安良璧產於荆山兮爲卞氏抱而長嘆騏驥困於虞
坂兮望伯樂一盼之爲難慨遭逢之有數兮效達人以

自覓豈知希之我貴養喪命於畎畝亂曰姑射仙人霞
綃被棄風儵爾滇雲至愛此山川恣游戲化作花神顯
靈異貴隅之種異奇特比之迥然香壤別格外丰姿豈
易貌抽毫誰是茂陵客移栽上林不可得留與西南壯
顏色

按葉榆楊虹孫詩話載滇中山茶天下第一惟會城
歸化寺其本合抱花大如盂元明以前物也往來遊
宦羈客多餞別于此無錫蔣侍御武明洪武中謫戍
滇南常作歸化詞云鴛鴦夢斷採樓空馬首蕭蕭故
向東歸化寺前多少淚年年三月蜀茶紅音調最爲

淒絕此一則可補賦中所未備
體物之工幾於極妍盡態而古雅淵茂不涉纖靡一
派庶幾駿逸之遺鎮洋王鏞識

惟炎嶠之淑遠章異禽之挺生稟山川之秀氣合離暉之淑靈因雷聲而啓孕巢雲海以棲身故其翔翳茂樹飛跡山椒珠冠繡頸翠尾錦毛飲啄嶰澗游戲蘭苕地必選勝林不妄跳或翹首軒峙或舒翼翱翔或蹀足踟躇或嘯侶啣號與衆禽兮聯喙而接羽實矯矯兮殊形而詭質彼隴西之翠衿與山梁之錦臆若吐綬之影水與瓦化之比翼雖等豔而齊輝焉采繡之足匹爾廼差我宋殿峙陴魏臺繚以芳圃滙以華池東吳機至新昌盧來豈其閒闕於交南之域抑分轂於滇海之陲於是

飛簷設几賓客萃止情盛景劇鈎聯從倚新聲被之管弦雜戲兼之角觝展祕戲於芳時羨茲禽之獨美嫻姿芙蓉之沼拖尾紅藥之階戴金花以表升垂綠萼之森纏巖珠櫳與畫棟相掩映而琶琶聽紫簫翩翩而獻舞傍芳叢宛計同其盛衰恣佳賓之讌賞驩既醉而忘歸遡蛾眉於漢廷寵獨專於飛燕女入宮而見嫉悲秋風之獨擅豈始忌之性成即靈與蠢而均之爲可鑒世希有之爲貴越遐裔而旁求或采其羽以爲纛或織其毛以爲裘或飾之扇而掌握生色或繪之屏而丹青寫儔

拂不見而尾取故潛立於叢篁之陲逈羽毛之自累於夫人兮焉尤繁大鵬之南徙搏九萬之脩程更鴻鵠之舉千里豈矰繳之所能侵嗟爾生之不偶寄瘴域而藏身籠枕榔之曉霧逗蕉球之新霖惜娉婷以自衛孰文采之見珍怛門戶之是珥浪圖牒之虛名亡勁翮以翔

子宸號薇夫河西人崇禎末年選貢官射洪知縣時寇益警公誓死守忽賊黨來脅降叛民納之公大罵計擒賊機洩與兄突圍走成都謁臺使言坐困無益蓋出戰不聽成都陷被擄求死不得忽得釋以母老與兄間關歸里守義以終

仰乾坤之敷直披日月之貞恒信陰陽之無私歷元會以降升獵經史以自照辨邪正以持評心凜凜以淩霄氣浩浩乎鞿霆悲羣芳之搖落美偃蹇之松筠物以貞而見異別夫人之負性而含情紛億兆其總總深有意乎予忠烈之英大造賦其直方山岳繪其圭稜頹波借以砥柱萬古挹其清芬蓋金石之不可踰而鬼神之式憑惟知致命以遂志遑恤利害與亭亳慨東里子之見忌已能取義於荒庭雖曰時危而節見盛代尤健氣之流行羌呱泣而不子表天池之平成遘時隆而主聖只亮采而不露夫忠緷之名烈運昏之遞變惟正氣之常存夏固伏庭而復國關何辜盡死而志不平履惟甘心於夏臺因食報於自亳之閔衡嗟彭咸之無故任重石於澄泓肆三仁以並烈均酷於少師之甘刑酉伯既惠保以有二尚囚繫而事殷羑九侯鄂侯之葅醢費多方多士之叮嚀昭昭馬隙詞萬世之清昔殞於首陽括商家一代之人心繇怪文武成康之廸哲歷八百年養士之深仁僅見萇宏之寸璧乖蹈海而義不帝秦然伏圄以湯屑盛暑且爲之霜凝鴟隱憂於甘載甘投目於崐門匿孤嗣而存趙謝宣杵於重冥誓九死以復楚七日泣血於秦廷忍以家亡而國破遂改弦轍而爲二姓以偷生或挾塗厠之七首或投汨羅以從彭或指易水以爲期或伏椎而奮擊乎秦嬴是皆視死而如飴人神共鑒其真誠意秉珪而植璧冀一死以代厥兄有此王室之聖忠故釀列藩之孤貞畢各矢志於厥辟總堪翼戴乎

宗宗故極精忱之所至莫不感天地而泣鬼神若此者誠有以濟明良鳳梧之窮懿億世諸媚之魂卯金闢運俗稱近古士勵廉隅臣竭心膂榮陽一誰楹漢覆楚朱虛單令呂氏栗殷窮蓼柔旄氣奪強虜逮逆莽之篡漢更多眷漢而錯輔高冀老之蹈義餒不啖夫稷黍掛厥冠以浮遊飭超然而高舉洞市卒而葆真又焉意夫綬組願終臥於箕山志實堅而辭不忤業歟元歟飫烈毒其若脯崇歟義歟績雖隳而衷茹苦將漆身以捧日厥目盲而天庸補曷皇毒以降災誕志士之如雨宜大廈之幾頹旋鼎新夫故宇盥爰灰之欲寒罹禦疚以無數

以家書而過門惟役志於君祉斯身家之俱忘迨白馬陽之拔土鏡茲清志與姜修宦遜夫三代之踵武若夫大義解酈爭孥故主千里孤貞奮績荊楚丁奇數於麥城昭義烈於江澨感三顧之殷殷務鞠瘁於當亡漢賊兩立愁膺自撫五丈秋風星沉塞渚以至徑起陰平考子飲羽揮涕自剄靖獻列祖斯誠漢節之昭昭蜀股肱而報君父者也獻司馬之弋魏襲虛誕以相颺惴禮法其若桎且桄覩夫天常性侍中之熱血則高礪乎帝嶽賁抱慇以俱夷誠於西晉有耿光士雅砥中流而擊節書厥心於脩江憑中原之陸沉卒內潰以淹亡景彭澤

之高風勵素履於秋霜憤寄奴之移祚遵五柳而徜徉終六朝於南北求若斯之亮節而茫茫廬唐室之忠義首見夫剖腹之金藏嘗飯濈以成仁常山守之英烈堪揚醯嫗以享士作俑陰陽力既竭而西拜信無障於龍陽泰於息艮海青甘心以受解委樂器而泪雨汪洋以伶人而知殉義蓬蒿忽化為松篁甚至孫供奉之被戮異類且見思夫上皇何凝碧池之詩章斯世麒麟閣之老將乞降卽薰心於富貴能無靦面於家邦若平原垂白而臨難儼難兄以并壯段氏之浩氣唾泚賊於朝堂挈家以殺其身帶與忠尤古今之卓絕負厥辟於

以家書而過門惟役志於君祉斯身家之俱忘迨白馬清流之禍數百人坐朋黨以受戕表聖雖陽墜芻而不仕終以一死報李唐緬王官谷之義烈實與樞損諸君子後先頡頏陋五季之傳舍朝臣辟而莫則戕競周容以長樂汨毀倫而斁綱嗚呼天王何人也奚倫何事也巢許不必為伊周良可法也伊周不能法曹莽亦當戒也富貴縱可獵青史奚足慮也三綱窮極而必返大義屈極而必伸宜藝祖之肇造首贈韓通之成仁暨筠進之暗火軀雖燼而名馨及橫逆之殃趙肆貞臣之屹屹業厥家而不顧若水日天無二日鄙矣婦不可為輸乃

書片紙而號益邦義不作邦臣叔夜臨界河而自扼跳風霾與日暈員靈且怵惕乎吳華柔祇震而雨電隨昭王倫之激烈瞑猶詬詬曰過河志殄禍於永訣偉哉鄂子盡忠自湟矣復中原靖康恥雪胡冏馬於朱仙遇矯詔之檜賊恨鳥狗之誣腎俾趙室之棟撓而梁折偕厥婦而共死訝泮池之鼎欹趙立信之扼吭文龍之指腹枋得之高潔或止水明心或蓮池確節或率子女於太學或冠子而自殪是皆宋宇之貞松丁歲寒而立鐵再觀殺其家以殺其身帶與忠尤古今之卓絕負厥辟於其躬臨驚濤而不慄乘颶風以自覆傷矣秀夫與世傑

大哉文丞相之精忠正氣噴天而四達乃柴市之就義
更從容以自決惟衣帶之一贊實收宋運於三百總理
學之是崇故食養士之報於既滅元代之興不乏孤忠
郝行人抗節凜凜余忠宣正氣熊熊尤於九十年來而
日星照空帝求民主篤降紫辰太祖啓運於燦聖明惟
功烈之創見故多志士與仁人解鄱陽之急難首正一
代之乾坤剖赤心於高麗精英更烈於子卿慨靖難之
功就甘潛藥之如雲王省不鑒於一觴堂亦何取乎明
倫高翔若復寫普士一陸誰肯爲忠臣衰絰號咷忍投
筆以扮身任降榻以相臣自十族之可烹問成王之安

在斷其舌而聲不吞著緑袍以行刺肉可刷而志不磷
無降姚太守卓哉國士之逸羣絕食而入水幸見希古
於九原忠臣不以得失爲愛烈女豈以死生自憐生既
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吾君含笑地
下者噫妻必而不愧縋髮而死者視殿下以一言天性
積誠以自盡妻先投池而更真手足截而頸斷仍怒目
以相瞋生不願見夫君仇割耳鼻兮猶欣食愛子而不
同惟臣義之當申甚至簡人匠氏莫不負慝牧子樵夫
亦思詰究竟從前之士氣久鬱至此始見其氣氛故華
命不出於同姓而普天憤怨其紛紛非英烈之挺生何
以軼勝國而光史諭自是君秉義臣赴公大臣惟肅小
臣惟共陳治殺身於黎民何忠擲盃於交對矢赤心而
盟天日光霽忽變爲簪蒙逆賊魏之羅織快鍛鍊以爲
威廷杖三見於旬日諸賢猶視死其如歸凜忠魂之晝
見宜魄散而魂飛法既正而不免於碎屍始顯衆君子
之流睇悲潢池久弄之後一旦天命之式微十五帝之
統緒獨伏英主之綱維甘瓦全而惜玉碎未免對高厚
而忸怩金甌缺而可補正氣失而萬古同悲因一死以
謝列廟並仰歷世聖祖神宗之鑒知嗟嗟君殉社稷以
正命臣敢棄主以自移投國變以表異覺此心之無依

想大義之不熄自有信史以昭垂然以宇宙之寥廓賴
忠良之衆建澎一人之管鑰敢謂知人之自信矧堂廉
每殊其遭逢報稱亦各隨其際運何時不可以攄精白
何人不可以表靖獻有端紳劵以正物兮國疑恃之而
定鎮有批龍鱗履虎尾以同天兮視鼎鑊而衷不震有
敷道德揚仁義兮致其主於堯舜有發深謀遠慮兮承
宗廟社稷之憲有沉下寮丁盤錯兮事雖去而此身可
殉有伏蓬蒿以佗傺兮抱殘恤祀憂而孤憤有存其身
以有待兮混塵囂以自遠有伏屍暴髮名埋草野當年
無莊揚之與後世無血食之分極一念之精忱咸可指

盛祇以相問紛斯人之忠懇兮無不式昭於古訓獨遵
時而失心哉易板蕩而猶躯迫惟欲求人於無可加
乃多若夫已往之貞白雖然景星收卿雲寂降神岳產
忠魄六相五臣之既杳致皇極之攸敷彼何故而喜起
此何故而莽蹙仰賡颺而羨昇平嗟忠義出而無能留
人之國豈陽之脈獨舒而陰之脈獨尼既陽九之數適
逢惟洶洶以自害願良不願忠誠斯言之可摘總之讀
書而委贅要值頹波而不越使志可刼兮操可奪豈不
包羞為心愿憂則辱參危兮本性分之自得倘不幸
而遘變兮忍畏心以失故區區之寸丹慷慨自命而

弗戒景古人兮慕義愛深修兮不沫亂留夸兮為纏重
之兮艱蕙念幼清以潔蓐兮牽於俗而蕪穢懼蹈宋玉
之所云兮葆牟赤以自貴是以經疾風兮不萎冒挺及
兮何畏任殆刼兮胡為舊賊車兮何愧既初志之不移
敢轉念而稍背畏青史而脫繫維愛姓字以韜晦悲廉
儉與葛屨傷脊令之共德經九死而愈堅觸百折而不
懈將董道以自考永勿易此蘭佩昌春華之不返兮任
驅致之愈毒椒樧其速化兮並欲變乎霜菊蹇載胥兮
及溷嘆狡童之不我穀求前哲兮無會幾幾乎偶爾濯
濁思至人之儉德兮寔以苟祿急流兮勇退茂林兮

循竹安貧兮樂道抱義兮修予初服欲抑情不自兮恐
經塗之湮沒謹託意於翰墨兮庸昭達此幽獨歷黃唐
虞夏於昭代兮憑軒夫忠貞而自淑嗟夫為子盡孝為
臣盡忠經史豈容悖邪正不可蒙羣芳之榮瘁有幾松
梢之飾幹偏隆嗟嗟天王明聖職在股肱明夷箕翼昌
克舉狴蟻忱蜂恫沒世何窮永告斯人賴此心同

題目亦贊道述志之類不可謂腐其慼敘古人雖有
掛漏然而大節凜凜當危急存亡之際信筆成文浩
然之氣塞乎兩間當存以見世道人心之正也

蘊齋石竹賦

余以楗檠之質寄枌榆之棲避性遯奇慚宋人之燕寶分疏石竹山窓不改黍高適之龍鍾羨小山叢桂之篇效老圃寒花之作爲賦蘊齋石竹賦曰惟刻溪之名賢錫馬曹之嘉訓邁余居之常閒字余齋以爲蘊蘊之爲義大矣哉嘗聞身之自炫者身之疾物之多文者物之病惟川媚兮珠藏乃山輝兮玉韞彼巖壑兮匪遯麥市朝兮大隱雖惜衆兮尾脩麝遺山兮身穩是以杜下之史若嬰溷圍之吏如木鄴侯之骨珊珊孔父之步蹈蹈此爲青

頊之卞務亦抑黃門之新裔隸節之士既知雄而守雌更避躍而求蟄不處銳而處鈍不爲目而爲腹吾懼夫皎皎者易汙磽磽者易缺聊逍遥於劉夢得之陋室偃仰於杜少陵之茅屋將於此齋柱笏支頤用坎坎以伐輻代食維寶尚蹇蹇以縻祿敢云君子之居竊比愚公之谷揚于有言矣神既黜夫高明人多指乎美屋寄容膝之易安較衡門而自足人皆知吾道之迂吾亦安人官之樸惟蘊齋之庭徑不能三尺不盈六畝奚阿之桐井鮮粟里之菊樂彼他山之石乞此翁家之竹雖非一邱一壑之勝逸於維摶維

殼之逐客亦知夫石之可愛乎其潤如璧其氣如虹年老龔丈人之號飛來名璞子之通黃石臥穀城之畔響試其神磅礴林太守載此清風既吐羊而化虎伊變釜而蟠龍坡公作臨皐之供米芾呼陰陵之翁出仇池以漱齒生泰岱以盥胃可刻燕以鏤魚并占雨以下風吾其收寸膚之澤於天姥被五色之文於充宗是以有取於石也至若竹之爲物風吹疎韻露滴新篁賦朝雲於洪澳聽夜雨於瀟湘一竿之勁紫筠綠雲之香寄相思於南浦懷美人於西堂誰吹簫兮引鳳羌操瑟

兮求凰是不必鄭杜之林素稱陸海渭川之種漫誇蓬壺吾其取嶰谷之音諧乎律呂照臨川之筆媲乎珊瑚若夫利亭之笛琢於綦邑黃州之樓記於東坡玉猷之藍可謝可咏嚴光之竿或歸或歌聚七賢之放曠招六逸之婆娑以至摩詰彈琴而長嘯葛翁植杖而成林免起鶻落展文與可之畫有斐如簣問衛風人之吟亦何必封墨臺之國作池上之篇哉辭曰白石齒齒兮堪爲卬友篆竹青青兮難忘北君集芙蓉以爲裙兮采薜荔以爲裙老冉冉以將至兮恐不立此脩名

亦如行文一頭兩腳法前半篇蘊齋處煞有精義

太和殿賦

太和殿者

今上統一海內君臨萬邦之正位也

國家長治久安重熙累盛去侈麗於樓閣崇質素於陛廷仁好生而必遂德無施而不應制嘉禮於玉帛和大樂於鎗鉦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懷柔萬姓惟

聖作而物覩實大觀以凝命既體天而作則復順時以宜令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性俯察而參稽古之弘規仰觀而敷長世之善政庶事朝廷而後宮壺振古及

允康天秩各正鴻經姑之黎民乘農功之告竟赫

赫

明堂居國之陽巍巍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渙

一人之大號朝萬國之諸侯王洞入達以立三極闢九閽而撫入荒散春光於玉戶擁佳氣於天閶薦昇平之

景運持歲業之黽皇謨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之業之所由昌也顧臣庸腐明

天地之幬載欣

日月之照臨豈窺天而識象窟測海而知深徒望雲以濡澤幸就日而傾心漸鶴皋而戢翰望天路以揚音欽

堯禹之儉德協下土之歡心

鴻恩普被感激長吟謹撰賦一篇歌詠

聖天子之沖懷於以昭示天下後世亦猶詩人新宮之頌云爾其辭曰

王者繼天立極則有體國經野之事焉宅中時乂則有辨方正位之制焉營室以鳩工立土圭而測景左宗廟而右社稷朝廷而後宮壺振古及

今未之或紊也虞都蒲坂夏遷安邑周以鎬興漢憑關立唐本秦封宋沿姬業荷天命之昭垂賴地靈之翕集於以開基而紹百王端委而制六合其所由來者匪一葉矣惟我

大清卜都幽冀非襲元明之舊也爲其上應北辰而據天下之形勢也幅員虛上谷廣陽之勝分野當天津析木之交關峯有金湯之固舟車通水陸之饒此

王畿之圓達較前代而殷盛也若夫版圖之錯則更有異西擁犬行東堧滄海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太

華泰岱雙標象魏之形恆嶽長白遥聯拱衛之勢
黃河如帶當陽卽鴈舉夫齊秦晉豫之富雄川湖
滇黔之綿窪建康之繁華武林之佳麗以至九江
八閩兩粤之前岑溶滴自
京師覩之猶扼其吭而拊其背不出
瀚堂而天下自治也洪惟
列聖人關定鼎宅此神皐易服色正名號肅綱紀定百度
羣臣因舊之既燬乃以營建爲請
先帝曰吁殆疾未起兵甲未銷弗忍勞也越三載始鼎造
焉及我

皇上御宇膺圖兼三參兩歷服惟新河山加廣薄賦輕刑清政朗天下之民如沐膏雨而飲沆露於仙掌縱樹中天之華闕開冠山之紫基像龍蟠而虎踞擬鳳翥而翬飛猶未能抒億兆之同願報
熙皡之鴻施乃
皇上念瓊室之非安鑒瑤臺之失策繪豳風書無逸深體夫稼穡之艱難而無所事於擬議殆不以奢侈輪奐爲榮而以息事寧民爲意者也迨夫巳未時天意之更新自昔握乾符闢坤珍總入方而爲之樞巍巍

昊大而咎蒼生乎特以
國家剪除三孽誕定封疆欲與民而休息登斯世於
平康將奉
寶位之尊崇仁神仙於景光
天子爲之謙讓而未遑也若其候尉駢聯烽烟永息車

書達於遐陬疆索安於盤石萬里比隣四夷重譯
野有九穗之禾田多再熟之麥囿圃則異鵲來朝沖水則祥鸞遠格偃組練而敷正教放牛馬而遵黍赤神明憑依興禮宜協以時考之天之一紀已逾矣然後因民之情乘時之旺歲在乙亥首
勅司空俾徵大匠度基址之廣袤審陰陽之背向起
宸居而定城平爰有事乎建創
皇上罣然有懷穆然思曰峻宇雕牆者哲后之所戒也千門萬戶者仁主之所鄙也與其裁玉璜以爲
楹煥金碧以爲璣曷若渾堅之可憩與其刻木蘭

以爲褒飾文杏以爲梁昌若樸素之可貴與其雜
翟高騖於藻井虹霓迴帶於棼楣昌若用彼椅桐
梓漆之爲利而且犒以金錢錫民澤也逸以更番
用民隙也寬以程期節民力也休以風雨息民役
也於是乎勿亟子來成之不日若夫嵯峩巃嵸巖
巖壘嶵崒嵲巃嵸從豐麗博敞邈希世而特出羌瑰
譎而鴻壯山崎以紆鬱隆崛屼乎倚忧此以言
乎其崔巍也臣弗敢侈也連拳偃蹇嵩菌踡櫪蘿
蔓覆雲幽靄遁霽屹矗曉以勿罔層檻以遨瀣
神悚悚而驚斯心猶猶而發悸此以言乎其軒豁

也臣弗敢襲也雲槩藻梲龍楝蝀榱禽飛獸走霞
熊山麥奔虎攫拏以梁倚仡奮疊而軒鬐虬龍騰
驤以蛇蟺頷動盪而蹻跜此以言乎其雕鏤也臣
弗敢陳也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燦以琅
玕列綵彤之繡楨垂璎瑤之文璫熠燿繁飾而累
巧燁灼明月之流光此以言乎其繪飾也臣弗敢
蹈也臣所頌者精一之
皇心痌瘝之厚德念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陶唐之茅
茨思夏后之卑室是以遲之又久距始燬者一十
八年裁之又裁漸鼎趾者止及一殿投珠抵璧敬
懸滅膂懼侈心之或萌恐澆俗之未變乃延直史
存乾惕正八音稽六籍以爲深居內視非所以弘
治化將以發號施令務貴乎省力役尤慮一物之
乖所望
五位而斯陽故坐衢室以攬情登總章而側席命遒人
以勸農宣木鐸以徇路求大塊之至道示赫胥之
太素樂俗安居者番番而鼓腹啜菽飲水者熙熙
而含哺撫薰風歌湛露擬巍巍乎法乾坤之正位蕩
蕩乎作皇王之軌度遠而覩之猶天之有薇垣也
近而察之猶地之有土中也從容而推測之猶星

辰之有斗極也唐哉皇哉謂非超七十二代之君
以揚休垂光者哉爰
命羲和鑄吉以
御擊蒲牢之鐘伐靈鼉之鼓爵首
宗藩班聯文武
仙仗分列於兩階羽林環繞乎四廡當其
宵衣待曙暘谷未開鈞陳匝乎營衛天漢漸以昭回
燿火周起神光燭臺及乎合樂作爐煙飛
法駕啓貂蟬隨跋太微之
魏座儼閶闔之黃扉瞻

天頂而飲穆穆臨
紫戚而受純禧闓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周知環海之
疾苦命九官定九賦頒九式將繼賡歌於皐夔一
拜一起嶽立而復蹟舞之蹈之雷屯而且悅俄而
翠華轉
玉輦迴
四靈率土化溢九垓合穢貊以畢至盡梯航以儐來其
仍顏以太和而不輕易者何也夫山川和而興雲
雨陰陽和而生萬物易曰保合太和目非
大君有生成之德能如是之細細緼緼窮無窮而極無

極乎目
皇上御極於今三十有六載百官和於
朝萬民和於野日月霜露和於上草木昆蟲和於下
太和之氣徧滿於兩間故百穀順成而風俗歸於
大雅厖
皇極以敦化協神道而太宓九族咸序百姓昭明南綏
荒服北軫不庭臺灣早靖乎鯨窟秦關立起夫飢
民屢
鑊直省之賦額近豁遷寔之輸征流惠澤於瀛表
仁風於巖垌踰九譯而浹會窮人際以飄舲混二

儀以稱大參兩曜之齊明信
星躬之致慮實萬國之同欣將見白環挺於虞世鳴鳳
翔於岐陽龜書出於河源蒼龍覩於陂塘醴泉湧
於池囿靈芝產於邱圃總神靈之貺祐惟曰欲至
於萬年皆太和之所致也若昔之名嚴者可得而
記焉景福延休表具懿也而玉堂銅柱則過於麗
矣麒麟鵷鵷昭其瑞也而芙蓉鴛鴦則鄰於細矣
宣政延英明其事也而百子九龍則近於贅矣嘉
德徽音彰其志也而號蕭名韓則幾於昵矣何如
義易之辭爲得體元之理其旨遠其義精其道備

哉故仍之而不易辭傳之萬世可也況夫旰食宵
衣者聖王之所以慮運也早朝晏罷者治世之所
以勤政也我
皇上事有萬幾
殿以時御畢措協宜起居有注率公卿以祈穀命羲
仲以寅賓木政行矣慶及臣民天下於是乎知有
春雩山川以稽田蜡茶蓼以焚野火政修矣惠及
鰥寡天下於是乎知有夏養高年以羞耆伤武備
以干撫金政治而天下於是乎知有秋謹蓋藏以
足國時休養以勞農水政釐而天下於是乎知有

象其前則象闕之所設也煇煇乎若五鳳之齊翔
其後則
乾清之所訖也離離乎若兩儀之交錯其次則
中和之所建也煌煌乎若鸞鳳之承華而起煥其三
則
保和之所依也蕩蕩乎若鑾輅之環衛而遄飛由是
朝覲則瞻雲就日共炙
龍光鳴干官之環堀華九域之冠裳設施則興利祛弊
咸藉
漢班孟堅參芻蓼之末議酌古今之鴻猷以

策問天下之士則搜騏驥於溼洼網珊瑚於海澨得
人之所以異也以
召見天下之賢則齊駑不以駕馬函鼎不以烹鮮羣
材之所以宜也詰戎兵則武備修而兵制明
頒詔赦則木鳳銜而金雞下時而議禮則酌雅稟經
與天下昭其紀時而恤刑則宥過釋罪與天下持
其平以至
宗廟之駿奔居是以肇舉而後鼎俎嚴有孚之芯芬
郊壇之對越由是以通誠而後炳蕭達明禋之精白是知
祖仁述義所以著
帝德之光華若瑾瑜陸離非其華矣履中蹈和所以素
王制之崇高若岌嶪崇隆非其高矣垂拱而治者
皇圖之鞏固杞梓楩楠非其固矣中正以臨者
君心之純潔貝玉琳琅非其潔矣乃知
聖朝之制度固已超越千古而非汗簡之所可疏者矣
卽使相如揮毫子山作賦展左思十年之期爛班
固兩都之慮孰能少揚其美曲形其至乎又何有
於臣哉爰爲頌曰
天之眷顧隨
帝之居山川文物莫加燕都

皇清定鼎惟舊是圖承
天之命法古之模法古云何不雕不刻倣彼堯階成茲禹
室規模宏遠紀綱咸飭
南面以臨光昭令德時際承平何用不饒雕甍麗日
傑構凌霄玲瓏珠玉騰擾龍蛟我
皇則否卑財節勞民惠阜財
國裕庶民歡呼不鼓而勵其載維厚其覆無際矣定
天保純嘏是繫入表來
朝聿仰
帝光

新宮奕奕化治垂衰喜氣藥旋慶雲迴翔
于孫萬億宜君宜王
命義遣詞以取爲棄遂令從來賦家正面皆我
之側面正意我之餘意此等見解已踞萬仞峯
巔而須揚有體不溢美不浮夸即敘事即進規
則又深得古人愛君之意宮宛曲
拓萬古之心胸傾羣言之瀝液沐日浴月百寶
生琅琦之觀止於此矣汪東山
閎中肆外灑灑洋洋其取材之富則鄒林之榛
楠杞梓也其結構之工則連章之千門萬戶也
其綜覈精密則凌雲臺銖兩悉稱也其瑰麗光
華冠冕正大則閶闔洞開共球咸列也天下文
章莫大乎是先生才華信非天授不至此湖蓉
揮毫五色落紙萬言惟
太和係四海之觀聽而大賦擅千秋之著作鎔周
漢覽唐宋之殊卓緯地經天與日星而並麗龍
雷岸

不爲景福呆語不作靈光麗辭用醇儒之理表
聖主之心運才人之筆鎔詞家之藻爲賦格另開一生
面自然負絕千古于章雲

使他人搦管決無不向前人賦中尋誇多爭麗
語孰能想到精一之
皇心堯禹之儉德乎又使他人搦管決無不流到離宮
別殿上去孰能正正堂堂恰是
太和臨民出政之正殿乎所以前列象魏後聯
中和保和乾清次第前後總不可少眼超識超詞超
瑶超自有賦以來未之見也許燕公
于建夙成仲宣口誦相如之麗子雲之典無不
兼而有之至於須不忘規華不掩實陸渭南稱
韓公文謂是築太平之基培宗社之脈養天下
之氣者于於公賦亦云查聲山
體格高妙詞采煒煌須而非諛麗不傷巧班馬
徐庾兼而有之張寄亭

賦
國朝
八表蕩平賦　趙士麟
豐澤園賦　趙士麟
喜客泉賦　何其偉
異龍湖賦　仜倓
指佉草賦　張漢
入蒭賦　張漢
滇檳榔賦　張漢
異龍湖賦　何朗
紫石硯賦　何朗

萊陽初頤園　金匱楊芙[illegible]蘿裳參訂
吳縣溜芝軒　兩先生鑒定　保山袁文揆時亮
南滙唐祖樾述山評閱　蒙化張登瀛廉甫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楚雄陳嘉材因之校訂
阿迷李雲驤駿之
昆明王敏卿覲廷仝校

國朝

賦

八表蕩平賦

趙士麟

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大德廣運炳耀恢弘覆幬無際上同乎天無一物不受其生成無一隅能外其函蓋有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滋養之即不能無風霆以震盪之雪霜以摧折之總之皆所以生之育之也前者征滅反叛之察哈兒平定叛逆之三藩收克濱海之臺灣臣服從未通中國之倭羅斯及喀爾喀三君長率數十萬之眾來歸今又掃除世為邊患之噶爾丹功德巍巍振旅而還蕃部諸長大小臣工普天億兆歡聲雷動此雖皇帝之於涿鹿虞舜之於三苗高宗之於鬼方周宣之於玁狁尚不足以比擬萬一若

漢高之於冒頓武帝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突厥
宋神宗之於元昊風斯下矣
大功告成禮臣詳稽載籍請行
慶典

太祖宗祭告之禮
太皇太后徽號之加
詔赦之頒赦 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畧皆次第舉
行之矣至於王公以下耆民以上恭上
皇上尊號請之再四未蒙

俞允此蓋
皇上盛德謙沖聖不自聖之盛心而四海臣民內藩外
藩尚多惓惓籲望之私意臣有切於中既不能橫
戈躍馬以効行閒僅就見聞所及敢敘始末敬撰
皇上聖德神功蕩平八表賦一篇冀攄愚悃以示來茲
賦曰
伊穹昊之穹窿兮崇高而最尊既沖穆而罔象且
洸瀁而無垠炳赤熛以成象揭烏揚之精靈滌皓
魄於重淵體兩曜於蒼旻蓋乘乾而獨運亘終古
而常新古先帝世覽八紘之鴻緒覩羣黨之紛紜

太祖龍興
太宗嗣續
世祖握乾符馭坤軸蕩蔇賊而亭毒合朔南東西而臣僕
化洽殊方仁敷萬族我
皇上受籙膺圖正位居尊體元立制誕育羣生西盪河
源東濟海濱北極幽崖南耀朱輪登八極於安和
躋九有於泰甯按六經而軌德酌近昔而莫倫
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獨念三逆尾大狡謀
素蓄不軌方思所以制其兇而善其善乃因尚可
善之請遂 允其釋兵柄而歸海州吳三桂果於

康熙癸丑背
恩倡亂叛於滇陬
上曰撤固反不撤亦反朕計之深矣於是聲罪致討遣
發貔貅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前鋒統領碩岱都統鄂龗馳赴荆
州襄陽提督桑格往守常德沅湘都統巴爾布朱
滿進據長沙岳州以遏其東擾將軍瓦爾喀赫業
赴蜀以爲之西防其計甚豫而備且極其周詳乃
賊果跨蜀道犯秦隴踰沅常再 命貝勒尚善取
岳州安親王岳樂取長沙復遣大臣集水師而造
戰艘
授策於貝勒察尼令據洞庭而連漢江絕其運道斷其
糗糧三桂知勢不能支憂惶憤死秉機進勦盡奔
逃而喪亡湖南既平 命大將軍圖海等克取漢
興並收巴西漢昌隨趣大將軍賴塔軍由粵西大
將軍章泰軍渡盤江將軍紀哈堅總督趙良棟等
軍由貴南會諸將直薄昆池而定黔方世瑞授首
六詔永康耿精忠乘滇之亂竊踞閩浙東江右
咸被其殃乃 命康親王傑淑奉辭薄伐總領戎
行分兵斷賊大溪灘餉道巖關不守精忠旋束身

乞降已蒙
聖恩曲宥乃潛通海寇謀據閩疆前人討發
徵詣京師磔之都市海波因以不揚尚之信負
恩干紀脅叛逞狂
上命將軍莽吉圖兵臨韶郡喇哈達兵赴朝陽之信惶
懼無措始疏達 天聞夫何狼子野心怙終喜亂
復事鴟張兩軍抵粵拘縶之信以道謀伏誅額以
南再得覲光凡此剪除三逆無不本於
皇猷即其餘叛寇如孫延齡王屏藩王輔臣劉進忠馬
承廕楊來嘉之徒次第殄平均資
聖謀察哈兒三藏而征滅之臺灣厦門再鼓而收克之
倭羅斯從未通中國望風而歸順之喀爾喀之三
君長率屬來投皆給以資糧而豢養之總由
皇上睿思淵廣至仁無私端拱穆清聖策風行之所致
而伊昔帝王之所希也至若噶爾丹橫行西北攻
取降服者千二百城此習於戰鬬之國又非異遠
等之所同稱乃佽援邊塞大肆憑陵此非坐謀資
畧可以拯救塗炭塞外獲甯
乃決策親統六師赴日遄征龍盾虎旗照耀日星山
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兮風伯清塵干隊雷

起兮萬騎雲騰飄颻震盪
御駕儼臨
駐蹕於赫魯倫上喇之地噶爾丹大敗逃竄厄得特
悉皆蕩平自出師以訖振旅屈指僅逾九旬
皇上仍須御旨許其來降賊乃昏逃苟延偷生且覬覦
我餘糧兮丹濟喇妄鼠竊而狼吞
聖駕於丙子之冬復親行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
詢遺經營窮狡兎之窟聯指臂之形雖賊之黨與歸命
而輸誠而噶爾丹仍持二心也
上駕復出西踰甯夏駐狼胥之山會丁丑之春

天威遠播還邇震驚前者陣戮其妻孥者檻俘其子賊
自料途窮巢覆家傾遂於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
殺卒正大形無內無外稽顙悅服從此大定永享
昇平總由
皇上三臨邊塞決策如神盲暑衝寒久歷煩苦躬擐甲
胄備極艱辛惟以安邊爲念除暴爲心是以
天心昭格
烈祖鑒馨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土而庶草蕃生
倘禁旅兮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
天聲下發闐若雷霆繼

惡宮問安視膳愉色婉容於是親王以下兆人以上儼然
鑾輿至止旋詣
垂紳肅裳旅進而稱曰

皇下功冠遠古化伴儀極恭承
神祇嚴奉
宗稷純孝蒸蒸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
旋必資於軌則善文王之卑服取大禹之菲食宮
室臺觀無磬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錙銖
沛賑罔惜萬千之金錢畢慮殫心但見敏皇以圖
治雖已治而已安尚不忘於憱惕一中之統克紹
聖精一而辨危微六經之蘊披宣詮詩禮而闡書
易馳驟夫仁義之途研究乎治安之誼位匪德而
不升官無能而不事興民之利若療夫饑渴除民

之害若憂夫病痺
錫予慎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從至是以四海之
內學校如林庠序如堵歌詠仁蹈義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不薦於
郊壇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不紀於撰記今又惟
皇神武能屈羣策洞見萬里同於掌示惟其明斷機先
所以德懷威畏如此豐功偉烈傳之萬世奕奕乎
不可尚矣誠宜舉　盛典加
徽號上　尊稱以大慰乎天下臣民恭擬

神聖文武大德廣運之號庶幾
鴻猷之不世丕績之無倫
皇上乃穆然遠思謙讓而未遑日朕聞古聖人之治天
下也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先宮壺肅穆惠澤廣
延所寶惟穀所貴惟賢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
加多而大小廉苛役除而農不妨於耘耨須求省
而物不屈於有年道塗恥爭而喜讓閭閻藥滴而
歸顏戶知禮義之防臣賡喜起之篇陽和布於九
域水旱均於敷天所重在此而不在彼務其大而
不務其偏今者邊寇雖弭而吏治未底於澄清民

生未登於熙恬將士之勞苦未皆休息閭閻之風
俗未見醇遷災傷屢見愛養宜先朕方勤求治理
稱何有焉涓吉於清秋良旦率在廷諸臣上加
　徽稱大禮既成率土同欣先五日之端辰太乙
綢繆會朝清明設以庭燎地烘天熏朱干羽戚玉
斝金根司儀敉進千官鵠行
皇帝御龍袞之法服佩蒼璧之純精握寶歷導朱紱降
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典禮之官贊
皇就位南面穆穆鐘簴止鳴
頒詔赦下膏澤　申命司寇緩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

問耆老周甫露而均邦國開倉以濟窮黎放牛馬
而歸山澤中外竭歡喜氣圓塞揚金雞於太清炫
晨光於正色慶欣之餘不踰晨而靄四域仰惟
皇上自御極以來勳華盛德光昭天壤每秉沖自下遜
美推獎上下之休嘉臣人之歌詠歸於
聖躬則固辭頒於
宗廟則加廣猗與休哉紹基揚烈光大前徽銅龍省覲眞
愛夔夔宮室之孝也光溢海外美不勝書允恭克
讓若無若虛堯舜之謙也洞隨燭微幽遐必照凡
席千里前知先覺日月之明也決機發策羣議莫

燒剛健中正寶鍔霜刀體乾之斷也開誠布信賞罰無私春溫秋肅運於四時蒼顯之公也鏡往察來綜畫有素取懷而予如逢其故淵涵之豫也臣生長滇荒自甲申十齡而遭土酋之變叠經流寇自蜀竄滇盤踞蹂躪十有四載之亂已亥王師蕩平迨癸丑而吳逆叛母子各天望南零涕至康熙辛酉勦平乃再出乎塗炭迎母至京奉養者今十五載食

君之祿承

天之眷迄今八表雍熙永絕邊患臣年七十老眼何幸猶得親見因括無外之宏規述同天之巍煥再拜稽首颺言而歌北八表者由京而東朝陽安定會昌津門順州三河東安永清瀛州滄海達於文登蓬萊棲霞泗水任城此鄒魯孔孟之邦也淮泗平江太倉崇明會稽於越東甌赤堇天台雁宕仙居七閩鏵州溫麻興泉漳汀其濱海者也海以外則大小琉球日本朝鮮巴赤巴石扶餘十盤新羅百濟跋檀細蘭或稱君子之國或居林木之顛或遣子入學或航海梯山頻丹紫貝駭雜木難玻璃珊瑚入貢朝天嬉嬉而遊載歌而還此東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西方城獨鹿紫荊太行王屋潞子河東定襄華陰臨潼渭南咸陽蕭關北地安塞平涼鎮番古浪大散兩當此關中百二之雄也金城不窟積石西羌賀蘭河套武威龍湟酒泉張掖月氏燉煌此西塞也塞以外則哈喇哈密義渠龜茲大秦大食林邑馬耆亦力把力崑崙層斯或貢金花之錦或裹白氈之布銅鍇之銀琨瑤之皁既羣狻猊又持火浣西洋幻術西天印度款關而來互市而去此西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南盧溝易

水上谷漁陽天雄鉅鹿濾沱靈昌朝歌邺鄴伊闕闕鄉成皋滻池伏牛大梁此嵩陽居天地之中也春陵穀國荊豫襄陽鄂渚夏口衡嶽湖湘鬱林象郡蒼梧潯江岑溪銅柱六詔都康其南服也服以外交趾嶲嶲九眞日南大羅勾漏百花蒲蠻諒山諒江宣化太原或產華潛之茄或挺吉貝之異猩猩狒狒白鹿白雉孔雀翠翔犀象競至金沙銀鑛繽碧素璣歡作馬舞喜爲猿戲此南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北幽獨黍谷灤川昌平泉州瀦水溫陽析津臨朐懷柔軍都龍門居庸古北喜峰石城大書八表未見文必疑從古此大傳無

此肩臂之形左右之衝也黃崖黑峪達於雞鳴關
耶鋼馬隆慶北平懷安保安平谷望雲上都八達
嫣州福巹近乎西矣其在於北阿霸哈納克石克
騰阿羅素兮烏珠穆秦阿祿科爾沁兮爰及巴林
翁牛特兮東連索倫獸有角端之異走有麒麟之
殊土豹野馬駝峰龍駒獜旄貘聲駃騠駒駼調酥
酪而爲飲盡沙漠以爲居作我外藩北枕燕都此
北表雍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南蒲台固節涿郡桑
乾慶雲舒海魯陽中山利津平原青齊淄川瑯琊
海岱此泰山爲東嶽之雄而達於淮南也廣陵秣
陵洪州靖安匡廬彭澤滎陽餘干百越五嶺羊城
東官朱崖儋耳合浦大廉由是而之焉占城西兮
鄰眞臘扶南東兮漣天方蒲甘伽羅兮結賓之郎
沙華佛齊兮達乎越裳或乘象馬而來或裹瑇瑁
而航碧琳玫瑰瑨玉旁唐朝霞火珠那羅延香白
藤貝葉犀牛羚羊雜題卉服來享來王此東南雍
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北孤竹昌黎營州薊城虞龍
寶坻玉田樂亭山海開原鐵嶺蓋平遼陽瀋陽建
州廣甯長白鴨綠達於黑眞此我
國家興王之地也阮里古里依木朶林由是而之焉

土默特兮瓜爾查達古里兮庫爾哈郭爾羅斯兮
費雅喀杜爾伯特兮查哈拉或產楛矢石砮或貢
赤玉眞珠或繫海豹而來或囊鯨睛以俱海青海
象鴉鵲俱殊沈牛麋麈赤首圖題阿羅斯方方物
載途此東北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南金臺大房
井陘武安常山趙城邢州邯鄲紫荊滍水西河秦
關漢中棧道古稱叢蠶此梁州之域天府之國也
巴西閬內峨嵋劒南夾江犍爲臨邛銅宮牂牁瀾
滄葉榆鶴川金沙金齒黑水瀘瀾由是而之焉老
撾緬甸兮土魯烏思藏嶺阿耨兮析支水西木蘭
皮兮吉慈尼渤泥撒馬兮胡盧彌斯或以花蘂作
布或以金碧飾居野有獨峰之駝貢來拳毛之獜
葡萄玉璞名馬奔馳來朝上國和樂且嬉此西南
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北懷來大同宣府朔州馬
邑代郡岢嵐靈邱雲中飛狐黃花白牛居延玉華
灤水豐潤恆山作鎮采牙金彪此北嶽之雄也榆
林臨洮五原沙陬天都靈武月支青洲赫連勃都
羌戎金兜由是而之焉蒙古內附兮吳喇哈喀爾
喀兮厄魯特賽爾門兮牙爾勒土魯番兮鄂爾多
斯之連哈密產大宛之天馬來西塞之渥洼珍圖

通體章法音調亦貽息京都難得揚大精贍無所不賅而揚頌亦俱得體其爲國朝燕詩無

文麟駁舉赤瑕靈貺韓盧江珠樸華稽顙負極於流沙此西北雍熙之大觀也是蓋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弗臻夏后九伐越天地之紀穆王八駿荒帝王之則文景守成武皇多失憑百萬之精銳倚雄圖之磔裂屠蒲梢而亘大漠指貳師而收汗血金通月氏爰及疎勒何若今之曠時月而涉萬里光洞庭而畢羅列方內大甯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覩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政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天德此殊俗所以忻饗靈物所以來格

皇上覩萬方之歡娛快沐浴於膏澤猶懼侈心之或萌乃申舊章傳天語命有司頒憲度內飭部院大臣外責直省督撫治本於中爰及文武大者法斯小者廉苟督撫之貪污斯其屬不得守其清民乃因而困苦崇節儉示太素抑工商之末業重農桑之本務沉珠於水抵璧於淵惟嗜欲之源塞自廉恥之道先雖休勿休兆民賴焉契七月之精蘊領無遺之眞詮振天明而育德躬豐服於明庭將見三光澄清萬靈戴佑風雨若時百穀暢茂休氣滿盈殊祥輻輳甘露靈

霖於林藪醴泉騰沸於嵌竇華莖羅植於堦陛朱草叢生於庭霤鳳凰長鳴騈枝而結巢黃龍騰虞暮友而在宥景燦休徵交泰天地雨曜合璧見祥瑞之同符五星連珠昭文明之必致

上有美弗居不令載誌但見至治刑於萬國休風洽於普天卬無疆之歷服徵壽考於萬年臣乃更端而作頌曰

睿哲天亶誕膺
帝命剛健文明齊聖中正生知安行我
皇之聖至誠前知大化默成冥符密契藏用顯仁聖不

可知我　皇之神於昭於天雲漢成雯匪同下智
強記博聞緯地經天我　皇之文神武不殺兩階羽旄或申天討沃若霖雨恩威兼濟我　皇之武莫高匪天地俯其下覆育無邊悉歸元化如堯則天我　皇之大資始資生靜翕動闢欽明文思溫恭允塞皇極無偏我　皇之德華嶽河海上霄下壤夤丈奚測窮於俯仰巍巍蕩蕩我　皇之廣乾行不息惟健乃迺日月照臨寒暑細縕神動天施

我　皇之運　極廣大極精微如潮如海之才彌天彌地之氣　受業徐文駒謹識

宸居之堂皇法鉤陳以環衛兮。
象闕闓之翕張星躔於尾箕兮次析木之津梁下俯應
乎光紀兮上仰挹乎開揚南有鉅野之曠湨兮北有居
庸之巖疆東襟帶於碣石兮西迴拱乎太行聳擢翔五
雲之表兮聯絡近九殿之光與西山而並時兮映　帝
闕之輝煌爾其翠嶂千重縈迴萬繞複道遙迤重門深
窈欄檻玲瓏觚稜天矯青丹貢自荆梁櫨櫨浮於燕趙
逞匠運斤獲人呈巧玉柱凌雲金鋪絢杲訝梵簫之輪
囷仰綺疏之繡藻泉石宵窵林巒窅窱既龍翔而鳳翥

亦翬飛而虹繞若夫池開澂灩波漾澄泓疑銀漢之奔
注滙玉河以交縈微風拂而成縠積雪凝而不冰倒樓
閣之遠景忽飛鏡之淵沈緣蒲掩映紅蓼參橫芙蓉被
於洲渚菡萏秀乎沙汀太清虛兮混涵溟涬澄兮瑩霙
檥木蘭之畫艇蕩沙棠之綵舲地髣髴乎瑤島又何慕
於蓬瀛於見琪樹青葱瑣枝璀璨挺合抱之龍鱗植千
尋之虬幹布繁花於金堤覆弱柳於藍殿覽其卉木皆
上林甘泉之所希見翠羽迴翔修鱗漾漪展長離之五
采聚文鯨之萬族共銜藻而巢棲羣唼萍而渚宿觀其
禽魚亦太液昆明之所罕蓄洞壑谿谷幽邃疑靈

奉　命時趨承　恩入侍或　顧問以詩書或　諮諏
夫政事或授簡而臨摹或含毫而應　制洵曠世之休
風庶泰交之可嗣　皇鄔雖處乎廣厦　帝心時念
乎蒸黎畿輔壯山河之勢陪　都開鞏固之基財賦充乎
南國人文盛於浙湄險阻則川陝滇黔之錯處繁囂則
楚豫閩廣之異宜九江有衡海之患三晉仍儉嗇之遺
非賴　宸衷之眷注何以沐雨露而聽晨熹雖烽燧咸
消昇平已奏四方守其紀綱萬民登於仁壽覩禮樂之
時雍羲刑罰之漸措然猶兢兢業業而不敢自即於
逸豫夫非以此臺爲凝神養性之所乃備九五之三推

而匪盡乎勤恤之實務叶蓋此惟邦本食爲民天稽考
上瑞首重豐年古之聖帝喆后念民生之不易軫稼穡
之當先重農貴穀敦本力田所以德澤流於九域聲教
訖於八埏也乃仿千畝之制廣鉤眉之壤用宮中之隙
地如民閒之樹阡陌司空徵大匠界溝塗芟草莽苗舍
並興東南相向乃不過乎一成勢爰處乎中埃於是築
防疏圖激水引流情欣樂乎昏作盡用力於新疇

茨而不剪縱鉤繩於桔槔名典上農秉耒分四勢慮草生而禽饗復迎虎而逐猫時惟春陽風和日曖物候變柳韶華轉蕙蕊蔣綠而紋波渭桃李蘸而花光麗煙嵐凝黛雲岫抒霽戴勝降於桑陰倉庚鳴於隴砌睹東作之艱辛情自憫夫負耒及乎盛夏節屆南訛蘭湯待浴蓮花泛波水雲生而鸂鶒飛夕露滴而荷芰輝紅滋鋪塘紫胥清荷人揮汗以成雨農薙草而植禾際敲蒸之酷烈念自用乎荷簣條大火之已流正西成之將屆零露降而溪山清繁霜下而木葉解鴈集蓁蓁葭之洲蘆搖鴻鵝之灌隄容叶豔嚴桂披玠慮斂穫之難齊

時徘徊於溝澮迨黃鐘之律應遇廣莫之風生虹藏影
而不現鴻畏寒而遠征衍素景於暘谷染丹葉於霜凝
枯木槎枒遠峯峻崢恐卒歲之不給每咨訪於孤煢矧
夫草木萎川澤焦蛙黽產禾黍飄爰齊戒於紺殿行禱
祀乎絳霄荷天心之感應曾不俟乎崇朝沛霖雨以甦
蒼赤開霽色而迴鸞鑣以至緩賦鑠徵開倉發粟命
太臣而親行不啻起枯骨以重肉此時和年豐百穀順
成而頌聲交作也是故先之曰豐謂其歲之有秋而圭
幣不煩於上瀆也次之曰澤謂其德之普被而恩膏不
阻於下遠也夐哉美乎殆欽若

昊天之衷敬授人時之思與夫勤農教稼之旨乎天下林
林總總之儔罔不快吾　君之幸臨祝萬年而祈嘉祉
斯田既墾斯園益彰居宥密以思政法列祖兮務農田
以導民惠遐荒兮萬邦穰之馨香昭仁孝兮省春秋之
耕斂盈倉箱兮豈不與黃帝之合宮伊耆之總章王制
之籍田月令之神倉竝垂休懿共播頌颺也哉若夫鳴
鵠祇遊覽之區濯龍鮮施濟之用葡萄苜蓿近於纖芳
林芝草虞於縱奉誠炫奇於鼇扉玉澤鬬巧於虹棟要
皆世主之所怡愉而季代之所崇重也以茲較彼不亦
燔火之於日星鳧鷗之於鸞鳳乎欲審揄揚總其大概

終之以頌
頌曰瑤殿巍峩瀛臺壯麗息事寧人敷政出治圃中有
田田開表輞名我甸師於焉馬樹藝流播宴區式勤秉耒
帝降康下土協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麥頌兩歧禾傳
九穗玉燭光調金甌昌熾一人有慶兆民永濟
渾括中極分析典雅內益風騷歸到農事猶見學識
丹山許憲識

喜客泉賦　石屏何其偉我堂

惟坪石之永冥實鍾秀於山靈既龍擬而巖業復掩翠
而含青總諸山之勃萃忽播氣於郊坰藏蟄胎之在洛
發跡突於天橫客來遊其誌喜爰錫予以嘉名原其始
也元功鼓盪變化消長萬竅玲瓏鯨波帶響晶熒的爍
錯落惝恍羌發暉其外融乃含光而內朗本不涸以不
溢亦知來而藏往及其繼也春花滿地冬雪盈畔林塘
改貞雲物迎秋皆翻濤而帶雪悉煮茗以浮漚綴懸珠
之極浦映落星之高樓乍興乍滅倏聚倏散出無定所
習無常玩曳景高流飄光淩亂碎壁浮淵夜光出漢傴

驚飆而不息逢霆霖而愈煥照耀圖靈同玻璃以紛飛
瑾瑜周除挾水晶而炯爛若夫光能照物明可辨細深
能蓄雲潤亦含滋一爲終始數應盈虧類君子之有道
抱沖情而不私象至人之無我懷明德以應時歷晝夜
而不舍亘古今而如斯爾其彙篇無窮壎篪異態細若
吹竽虛驚眾籟噴朝霞以繽紛喧暮靄而霣霧至若噓
精爲液吐氣成文偕籥管而競奏雜翰墨以洗芬滴粧
臺之豔粉灑舞閣之輕裙有色可見有聲可聞助鶯林
之桂馥添鳳俎之蘭薰既而巧借人機妙由天鑿曲渚
烟迴環溪霧錯落疊巘於盤龍駕飛虹於掛鶴覆實爲

巖撰杯爲壑萍掃楚江之蒂花放崑墟之蕚美仁智之同歸信杯勺之可託亦有佳人瑤席才子綺羅羣眉如掃腰睇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峯池荷而肆賞拥夜月而長歌縱傾泉以滴瀝譬輕薄以經過於是濠上蒙莊商山老叟共載一樽狂歌五柳等世事於浮漚嘆此生之何有念濯纓之有地遂連翩而攜手

深情遒韻

異龍湖賦

緊異湖之淊音沓瀰音沱兮迤邨郭以東征鍾天地之靈異兮宛混涵乎太清亘圍旋以百里兮俯瀏音交潀音萬之鮫龍鱗蟠屈而隱現兮天琛離陸以光瑩海若乍見以旁皇兮蛟象閃爍而騰甍若乃岸岫爭迴駢峰俯轂霾曖潛消如圖如繡仙子擁泊相以遷颺洛妃晨翔音答匌而揚袖鼓蘭枻兮碧鮮舞長綃兮綠皺爾其水窟之內毅隸之閒則有奇鳥靈龜蛙蜆音乃山蟠螺髻貊鴉鬟三三曲六六灣鍾秀崢嶸而南峙萊峰崑嶼而北環其垠則有沙渚漘洲青蘋綠藻音彊又音鷗擊波兮浴滴薄

岸兮浙瀝又有鸛子淋滲音森鳧雛呷音翕翔霧連軒淫頗音狄頗叫嘯乎杜若之濱薄啄乎茜蓍之荀凡茲境也皆鬼斧所難施而神工所難辟者歟爾乃和風至淑氣煇音鬧漇潏漵音歟浯音胡又湛藻音藥潺湲鱗束束以排雲鰭音祈森森而刺天或濛濛浴倒山之影或茸茸葺蘸水之芊波欲礎音堆峯乍合乍連呢喃兮鳴蘸汀之燕翩翾兮翻柳塢之鷓音堅鶩嘔嘔兮歸遠浦鶴洩洩兮翰前川又若赤帝乘權融當午潰洗吹萬壑之烟囷音淵泫清千尺之浦潛魚曬日以浮金老鼉吹陽而布鼓淼音渺音渺以相激兮源接青草之波崦中怒而特高兮

浪摊黃梅之雨若乃金風動碧雲稀黃花絢白雁翬渾水天而一色迅霞鶩以齊飛星斗欲寒歎音哀乃吹清江之笛銀河乍泠沈遊遍采石之磯荇藻牽風而葳蕤菰蒲渥水以初肥至若岸柳綠殘溪毛碧瘦雪渡音伏涌滿露雰淺溜鷺迷繁芷之叢鷗失翠翹之滙淵漫音波也兮披鼓棹之漁簑衆音學濕音泥兮寒離槎音賜又音徙又音止之鳥鷇音殼文罷兮驚夜濤儵音條蜩音容兮怯朝湊時而涼颸微扇素月輕勻一浪盡白萬頃如銀氣結東洋之市豔分西子之顰齋齋乎涵光而滋灩汩汩乎吐氣以氤氳於是綺縠王孫鮫綃女子修明睟剔皓齒點輕粉移素鞾音靴屣蕩菱舟曳蓮艤扶金罍傾玉醴擊空明溯烟水蹀躞兮鮫室容與兮蓮房泝波兮擷秀漾滿兮搴芳紫菜熒灼以叢被兮綠苔鬖音三髮音沙乎銀塘石帆蒙籠以溫嶼兮時游泳乎滄浪爾乃開襟以延石尤兮弄颺音遲颸音協以迎涼羌披紱以邀織阿兮盤旋音雷以徜徉緊青嶂之列屏於吾前兮亦送碧以供黃於是浮秋槎兮泛海屋撐春橈兮采蘆蔽服芰荷兮歌畫舳煮雪乳兮掃苔菔音匐又音服剝龍驤兮擿明珠提長餘兮爲從僕揖鮫人兮與周旋陀馮夷兮任踏蹙幸得爲風月主兮誓將奢蔚乎雲霖予欲棲遲游以終老兮耶分畫裏之一幅亂曰運

指佞草賦以生於堯階有佞必指爲韻　張漢

中天肇啓聖人首生丹陵毓瑞運際休明文燠乎其爲章功藐然而有成雲則生於其棟松則列於其楹帝垂衣而端拱臣師濟而寅清維時四岳之詢及九官而競起三代之祖聚一庭而有餘咸吁咈而咨警見明良之相於然而陰陽之氣不無鍾爲賢愚如薰蕕異器亦有時而同居故共驩之流亦不免於聖世而欲培嘉樹則蕪穢之必除適有異草生向神堯揚芳吐秀兮瞻雲就日之地敷榮擢穎兮聖神文武之朝觸食壬而如怒見宵小而難逃何造物之神異而特生此靈苗知風中之邪芒能觸不著而兆之可必雖然堯智如神有草在庭彼下觀而化之智亦借草而啓若我

勁草乃得天者獨饒帝知人之孔詰應維天而維繇彼其飲堯醪之湛露長三尺之土堦如彼神奇之草何百草之能儕維厨生夫蓬莆可得之而變扇維城產夫莫茨可得之而與借維粤平與諸草可並生而互蔭維帝梧與堯韭可共植而無乖其嫉惡也如騶牙之不殺而竊脂之不穀其就善也如桃李之不言而芝蘭之孔懷吾竊怪夫讒佞之爲害也好言自口言亦或莠變亂黑白顛倒臧否忠良被讒所在多有每伐異而黨同必朋比而爲醜乃屈軼之能靈不使近於左右何物佞人之惑聽敢不望之而卻走今夫草之爲物原無見而無聽乃無言而自芳別賢邪於有定斥巧言之如簧知從繩墨則聖辟諸臭味於人乎不差池維茲草木乃受命之獨正彼欲諱夫佞名請卽草以爲証於是錫以嘉名傳千古日指佞而吾又慨觀眾草厥族匪一或頌嘉禾於其庭或毓芝蓂於其室或金芝產銅池之前或義竹生上林之側彼儻草兮何勞彼眠柳兮何逸未有草而神明其德如帝庭之屈軼如禹鼎寫怪之年如軒鏡照形之日如見刺於巷伯之章如見貶於春秋之筆非見而邪之能觸不著而兆之可必雖然堯智如神有草在庭彼下觀而化之智亦借草而啓若我皇曰照之無私佞不待屈軼而指惟立身以至誠爲先而明理爲讀書之始又樂善出於性生追小人而進君子臣喜預乎賡歌用陳詩於舊史

律賦不脫古賦起承開闔而典貴工鍊氣息仍不落軟美一流斯稱老手存之以備一體

耦唐汪庚識

或人有問張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陰陽之會也五行之秀也有藥曰葍署以人銜擬之不於其倫乎張子曰是非若所識也雜史所記說有徵焉吾爲子賦之原夫物維神草品號土精象垂天則瑤光毓質形在地則玉體橫陳味咀甘而嘗苦性背陽而向陰維凡藥有其一體伊誰氏以爲後身具體而微類僬僥之三尺拔萃而出冠本草之五參金井玉闌黃白於焉在鼎三極五葉參伍合以成文鬼蓋何稱避風日以就濕人銜有意循階級以游升詎土木之形骸肉芝比貴乃驅使乎草

鉤神攝魄　是則儀彼取精也多矣與物爲春病苟傷煩引入渾沌之譜渴者甘飲可瞻元和之津而則睟而背則益耳加聰而目加明苟屏氣之不息用攝神而自寧役茯苓馬爵譬身使臂避土酥皂莢若參與辰如其面兮不同莫亂之以薄荒久其材兮勿蝕宜養之以細辛至若精神所見輝媚所蒸丐沾海腴有殘膏賸馥飲流湄汕如杞浸菊淫故搔首無童山之象以卜家匪窮髮之民吾乃顧名思義觸類引伸於彼三百六屬中人爲倮虫之長焉知二十八宿內參韭白虎之星問姓曰參豈祝融之苗裔其色惟白或少暭之司分以紗籠中人謂元者蕭

木黃耆同登象其質則直爲東箭倍其價則重比南金或曰葍者浸也浸年歲以自潤或曰參者參也參天地以成能或曰參者森也形駢拇而枝指或曰參者生也力起死而回生或曰參者差也具有參差之狀或曰人者仁也本以仁物爲心於是重爾仙胎人得其秀相彼全體用乃如神阮孝緒之感通鹿爲前導上黨山之神契人每聞音效月池之佳傳溯石勒之先徵以應地則黃中之通理以占斗則紫氣之上騰購新羅之奇珍杉函人貢重高麗之品贊椵樹相尋皺面九還丹勝垂纓之玉竹中心百尺柞貌承露之金莖其爲氣也浩然無

相國曰參可辟藥籠中物儲材者狄梁公以參稱彼夫號物有萬即象命名隱則有芣似蠶爲藏六之狀山言采杞如犬聞吠百之聲別是參也師氣斯充使百年可以還少踐形惟肖胡千歲不化爲嬰若夫神皐孕秀帝里含英萃山雲兮長白沐水德兮太青托根則貢矢之鄉宜尼曾識拓封則陳畤之聖箕子所君盛於興朝阮人歸而天與生此王國亦人傑而地靈用葆太和之元氣亦需道久而化成彼中岳之黃精失貴抑太行之紫團匪珍詎比擷如飴之堇荼卜周原之維膴吞速珠之薏苡應姒氏之初興又何羨夫久視長生九蕃

之蒲名蕘韭元飢益氣六稜之蓍出義陵客於是喟然嘆曰甚矣人之義尊矣參之德備矣有物如參無競維人而後而今吾不敢輕人吾不敢少參。

本草人參名神草一名地精一名土精一名人銜一名人衛一名人微一名人蔘傳言開號月池翁有人參傳出人參甚茂相者曰此人名海脫年深凌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故云人參人君廣山澤之利則瑤光星散爲人參人作人參贊三極五葉背陽星光不明人參不生向陰欲來求我樹相尋高麗人參家語孔子曰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陶弘景別錄參中黃外有階級故曰人衛參出古井玉闌其草背陽北口土木非宜化土木成有抱朴子肉芝出山中如小兒形長七八尺食之得仙乘雅人參天地故以名之參可讀騶孝經緯參臨一鹿至一所得一夜每夜得一星當北齊徐之和言見人參枝葉異上黨元行沖謂狄梁公曰下之事上譬如富家儲積脯臘膜腴以供資膳參苓桂芝以防疾疢今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藥石可乎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也張苓有腿蒼龍之形載六謂龜四足首尾繒也繒仙傳朱孺子見溪側二花大逐於拘杞叢下捕之得根形如二犬烹食之忽覺身輕玉符論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兒拘杞千歲爲犬吠影百犬吠聲狐千歲爲虎魄長白山長有白雲氣覆其上故云山頂有天池參產此孔子在陳有隼集於庭而死楛實貫之石砮其長有尺餘人參上黨出紫氣圍參詩經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我龜既厭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吞之生禹爾惠公使人持隼問之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長白山在古肅慎國封地上黨出紫氣圍參詩經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我龜既厭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吳越春秋有萃氏得薏苡吞之生禹簡菖蒲一名菴韭神農本經著益氣充飢明目又伏羲孔子墓上出六稜著

徵引該博逸氣流行末段歸重

刻畫精到宋賦中出色之作羅裳楊英燦識

滇檳榔賦　張漢

羅盤之甸禮祉之江檳榔產元江府江名玉臺諸峯之側銀生節度之邦城西玉臺山二十五峯顛屬銀生府節度使距義叔南交之宅南距交阯甚近鄰禹貢黑水之疆江卽黑水酷暑兮同十日之並出窮冬兮睇百里而無霜地暑甚兮冬生嘉種厥號檳榔宜蠻烟與障雨亦負陰而抱陽陶貞白云陰爲大腹子陽爲檳榔彼其勁節參天亭亭獨立不蔓不枝春華秋實樹如椶一本甚直黃英韡韡兮穗結雲垂香霧噴人兮家香之國花如苗穗香甚烈中之卽瘴丹楓江上夕陽紅朱樹蟠根同一色下有草名紫檳榔書血樹紫氣氤氳麗質凝結又名紫檳榔纍纍綠珠紛可摘爾

乃登之綺席盛以瑣盂手撚混沌之竅中含太極之圖既同條而共貫亦外枯而中腴礪金錯以平分宛魚符兮半璧抵摩尼之一串復蚌甲兮咖珠分爲兩半以細佐以扶留之實採諸哀牢之墟蘆爲扶留藤合咬帝司天之色借媧皇煉石之餘以佐灰少許白應受灸赤豈近朱餌丹砂與白石比勾漏以何殊鄧郁細餐雲母屑季倫怒擊珊瑚裂吐吞絳雪咀流霞歃成石壁桃花赤暈紅粉兮雲英宛瑳漿兮載嗽燕支未點絳唇殷玳瑁徵斑纖指湟唾珠滿地赤水凝咳玉九天紅冰結吐袖邃添萊綵斑斕毫淡染江花碎赤瑛盤裏比櫻桃以猶鮮探春晏中薄杏花兮紅雪第其色以荔枝爲奴降其精豈乘龍之血試傳粉之何晏汗涊然以潤生唉之微汗近含香之苟令載茵褥以猶馨自唉不覺香祉青草黃梅之瘴南方春爲青草瘴夏爲黃梅瘴檳榔可辟瘴甚其沉醉也入醉鄉而非釀頓遊國可以無花其解酲也起玉山於傀頹興慶池可以無草其破悶也似盧仝之茗戰腋底風生其療飢也似王質之寤柯山中得棗鶴林玉露著其德有四醒能使人以醉能使醒飢能使飽飽能使飢庭實其爲質也與榛栗爲賓從此滇人以爲禮龍團賦諸王室蓂之者與渭川千畝列爲侯封蓂者成園園有朱亦偷香而避味著奇效於藥籠致三虫之引退昧由苦而得甘乃君子之所貴然而產南越者時見歌詩仙藥錄註命名之別長爲檳榔爲椰多爲富王若珠崖儋耳同名別類檳榔粵中有長以圓者爲檳榔門螺果蓏子諸名異物志珍口實之宜志載其形甚詳且云珍爲口實玉爲案兮珠爲盤得肩吾之佳語鳳之卵兮龍之乳亦東坡之甕詞仁類異名出諸上林之賦鶴林玉露註彼四德之奇喜南遊之逢朱子如佳士之得品題朱文公有食檳榔詩何滇產之尤儕乃題咏之獨希豈遷其地不能爲良獨宜抑遠其方不以入貢長者之目兮未遊爲憾益期之隱痛俞益期答韓康伯箋詳言檳榔之妙末謂遊然

大珠小珠落玉盤

盧子相爲表裏

揮毫落紙如雲烟

萬里弗遷長者之目自令恨深云　吾重吾之偏嗜兮與羊棗而並傳爲特闡其幽芳兮比茶經與橘頌。

體物瀏亮惟此足以當之

組織工麗較之紫花雀舌種類固殊以土人言方物亦有遷地勿良之歎　汪藉唐

異龍湖賦

異龍湖者作南荒之巨浸帶石城之高躅據眴町之上游輸瀘江之委屬千山環其垠百流噴其足繁川供其吐吞羣壑資其收束烟鬟翠黛掩映三島之菁葱鶴港鳧汀遭迴九曲之繁縟沆瀣收而天鏡懸青煙嵐倒而澄波浸玉一萬頃之文漪長明三十里之晴漪竟漾其西則連以闉闍繚以村落紅樓粉壁依稀傍水人家瓊戶綺窗宛爾濱湖城郭望炊烟於井里千條之玉縷飄颺看夜市於江城萬點之金釭的灼檣烏與鴟吻齊飛井藻共菰蒋並作其北則峭壁嶙峋層巖岌嶪橫列兮

如屏斜張兮似幕乾陽之福地洞天鏡湖之幽岩邃壑遜人巧於天工駭神輸於鬼鑿乍攀躋兮愴惕旋造極兮胎聘下眄兮恍惚露之盈盤遥矚兮如鎔金之就爍其東則窾以尾閭洩以海門虬虯蚴蟉而撲地鼉梁蟠拏以據滓故橋專銷龍之號石有界魚之論初平寫兮溪溜漸奔放兮砰磷能使聞者心悸見者目瞑羌黃牛與白帝差比擬而方論其南則山浮五爪派別九灣翔舞恍游龍天矯縈迴宛素女幽閒深復深兮遠浦之漁歌可聽曲復曲兮徵潭之兎艇偏圖入回港兮甚險達壺天兮已寬彼水月之蘭若與廣應之禪關依約兮木

鋪排較仕作爲工細是以着色見長者

際隱映兮江干譬烟鬟與霧髻方秀色之可餐其中則三島鼎峙雨嶼相望一城弱水四匝滄浪螺黛舒青點芳洲之梵宇叢篁染翠緣濱湖之名莊鈴鐸相聞疑是湖音傳響樓臺開起恍如蜃氣高張漁水映佛燈的爍檣帆共堙影蒼茫指環島之人居鮫宮蜃戶維柳陰之蓳勘茶籠筆床紅菌朱蓉訝錦塘之煽紫芳蘅烈社識瑤島之生香醉渡口之桃花臨風生繹輸麴塵於柳浪裹露偏黃原非此屋浮家爭隨徐福無乃雙姑並字齊嫁彭郎此孤島有龍坂之名而瑞城有大小之別也若夫青陽司令大鼜坼勾春花似茜春鳥如謔湖山疑染而斯湖所獨尚至若端陽競渡上已採蘭傾城士女極揚颺元冥弭節驚濤湖湃崩厓殲鼈棹不行兮舟膠木魚波兮凝潔霰夜兮粉描舟子之蓑冰天兮玉壘翔師乙纁葦中絮兮鋪霜江上梅兮點雪鷗鴟噪兮啄無聲鵜鵾叫兮石若裂此四序之不同而一年之差別也語天潘濫展釣之夜蔚藍發魚之天金鱗躍而爭省滿臣纖羅而網綠犖荷裹花魚石洞趨清而漫潤沙閒明蚌珠胎映月以虧全殼花香而時魚美塘水滿而冬鯫鮮釣青鯊於灣側攫紫蠏於潭前翦鶉鷃於荇浦羅鵜鶘於稻田織江沙以爲蓆編篔竹而作筌此物產之珍異而斯湖所獨尚至若端陽競渡上已採蘭傾城士女極

湖水若油菱葉生而劍拔蘆筍挺而矢抽嫩綠兮芳洲萇長殷紅兮蓼岸花浮綺旭朝昇一粒金丹乍湧和風晚息滿牀冰簟畢收方詠華於妖冶恍淡賦之含羞及乎朱明代敉炎帝當陽丹曦曜彩紫浪騰光池蓮則輸香十里堤柳則舞翠千塢舅鬯菱角於烏榜榮荇蓴於銀鍭手閣裏明眸指石矰於海畔望鴈逵於鄂顎別有高人塘翡翠鳴而晴漪綠灘鸕浴而錦水香清風生而炎洲韻士寓客騷流鐵笛黃樓之賞斗酒赤壁之遊孤鶩落霞墨妙滕王之序驕川芳草筆翻鸚鵡之洲脩祓禊於蘭亭或一觴而一詠隔江湖於廟廊擬後樂而先憂謂非遊覩之勝而江山之尤者與

其筆則春山秋水其氣則陣馬風檣不獨麗藻勝人也

紫石硯賦並序　何閎

釋名云硯者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蓋自書契以來於是乎有硯硯之明德遠矣銅雀臺毀則有瓦硯桑維翰磨穿則有鐵硯硯之用寖廣矣而石硯爲最著隋唐以前嶺表羈附端歙之石未攻爲硯硯材取之中土故當時硯評以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唐宋以還端歙二溪之石盛行端州晚出品目尤重自端歙石出而青絳二硯徒存古器不見寶於文房矣端石產粵東高要北巖爲上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唐差劣北巖以有鴝目者爲貴而眼又有死活之別

歙石產新安龍尾溪羅文者最重眉子者次之刷絲者又次之近日沅溪亦產石硯材取之江中溫潤可愛但滑膩而不發墨若齊齒端歙何不揣本而齊末也滇石屏有紫石硯色紫而潤似馬肝也產於山巔類北巖也刨取深坑做西坑也而又體具四德雖寒滋墨凝雨行閒之蛇蚓屈伸仿冤起而鵲落宛龍見而雲布彼畸香與臙馥猶橫掃夫千人更有騷人琢句文士抽思未曾展素先爾研緇把半笏而平搖儼余懷之抒幽蓄雙指而圓轉似我意之獻推腹稿未終儲數升之濃瀋心裁甫就染千縷之銀絲及乎花飛六出學富三冬毫雖呵而仍凍筆如鐵而懶慵映雪而寒光瑟縮於文房兮信雕搜而中則或規圓而矩方兮悉因材而賦質緣策勳於吟壇兮始俾侯於郎墨嘗淋漓於麝煤兮豈點黵之能黑雖日黔而不緇兮識堅貞之定力偶拂拭而愈鮮兮光晶瑩而益馥暫研丹而調黃兮非所尚之常色彼留涸與雜滓兮豈陳設之恆域爾乃溫潤天產端凝性成堪比德於圭璧豈齊語夫礪礪象文瀾之蹴起兮中心均以不平彷順理而成章兮四隅妥而難傾若夫剛能落烟滑不留潁研薰露兮漆光染刻藤兮森影龍香馥馥識竟體之皆芳蟾滴涓涓訝當心之畢冷服由力穡勤筆畊於文園碧潭覩魚用汲古於脩綆及至簡牋雜遝冤管分陳磨礱螺分轉轉匙犀液分頻頻初元露兮泥泥漸墨浪兮鱗鱗智永揮臕而起舞張顛脫帽而露巾手書空以瞪目指畫腹以壁礙濡翰墨兮滴瀝試肝胆兮輪囷搖筆如飛紙上之雲烟舒捲滋墨凝雨行閒之蛇蚓屈伸仿冤起而鵲落宛龍見而雲布彼畸香與臙馥猶橫掃夫千人更有騷人琢句文士抽思未曾展素先爾研緇把半笏而平搖儼余懷之抒幽蓄雙指而圓轉似我意之獻推腹稿未終儲數升之濃瀋心裁甫就染千縷之銀絲及乎花飛六出學富三冬毫雖呵而仍凍筆如鐵而懶慵映雪而寒光瑟縮於文房兮信雕搜而中則或規圓而矩方兮悉因材而

挑燈而冷談類衡磨礲玉帶之生溫溫良璧切劇虛中之子寫霜春松蓋秉離明之正氣而火德所獨鍾迨乎日烈吟窓暑生淨几無雨而烟潤琴書得風而涼生衣履中書既焦禿之君蔡倫之韋劍之紙視因何以致潤滲濕浸浸天將雨而先潮流汗泚泚雖因人而成能實先天而同軌御嫌篝火因膏油以自煎翻笑方諸映月光而纔水爲稟胥坎之精而賦天一之美也而且鄙俗眼之鴝目盼不留青象仁德於馬肝邑惟生紫琉璃作匣映蕙后之赤心玳瑁爲床覆鄂君之丹被吟餘三百形管傳靜女之詩註罷五千紫氣來函關之李質緣潤

而見珍邑因和而可喜別有廉隅隱起稜角威然不學摩床之智豈效轉丸之便體勁如金固靡剛而不克心平似砥縱日研而難穿此圖義裁之制而秋肅之端也百長備舉四德具揚亢流輝於簡册長見珍於文房端石方之而黯黯歙溪對之而茫茫與曾城而並重偕羅文而齊芳楮素欣占餘潤好汗青端借墨花香

序則元元本本數典無遺賦則熊熊魂魂精光四射

注搆也　楊英燦識

賦
國朝
蒼洱賦　趙淯
五位相得賦以欽命以題五位相得賦爲韻　李因培
太華山賦　楊永芳
雞菱賦　倪蛻
竹賦　倪蛻
觀海賦　倪蛻
駢體　倪蛻

朝天集自序　趙士麟
徵刻滇詩啓　王思訓
馬上吟自序　張漢
等音圖序　張漢
送何孝廉石民之任遂昌序　張漢
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張漢
尹武庵淡廎致仕詩册序　張漢
段主事浴川　予告詩序　張漢
閩湛庵四六話序　張漢
天中新譜序爲陳建常先生作　張漢
跋吳江兩節婦傳後　張漢
宜良五烈序　倪蛻
題林商溟出塞圖時從其中丞行　倪蛻
吳立三悼亡攷記跋　倪蛻
吳立三歲寒交劇本序　倪蛻
蛻影自題　倪蛻
四六表　倪蛻
普天同慶賜賚有差謝表　倪蛻
輪蹏直省條丁綏征逋欠謝表　倪蛻

萊陽初頤園　湘潭左宗棠湘筠參訂
吳縣潘芝軒　雨先生鑒定
保山袁文揆時亮　同纂
通海楊自強健齋評閱　蒙化張鑒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趙州袁惟清介夫校訂
受業昆明孫淮倫仝校

國朝

賦

蒼洱賦

趙淯

伊濛滾之仙境。會山海而爲一體。艮坎以分呈。渾仁智於無迹。惟點蒼之列屏。俯洱水而豈發。聳浩渺以中涵。

蕩風翠而四溢。山則派衍老君。形符太乙。高逼井鬼。平臨梁益。橫陳玉案。遠接金碧。展若弓弛。紛如笏立。其峯則有龍泉危峻。鶴雲窅窿。觀音孤峭。佛首龍從。玉局左龍而右鳳。雪人祖背而露胷。五台傍蓮花之座。三陽睨滄浪之漾。聖應之巔。聞樂龍馬之耳。嘶風斜陽迴金霞之照。白雲弄玉帶之封。松杉滿壑。蘭桂成叢。競拱中和而環峙。各瀉溪水以停泓。佛圖稱爲鷲嶺。蒙詔擬以嶽。嵩洱則溪注十八。氣象萬千。澄碧澈綠。蓄黛拖藍。滙爲滇南曰吞吐雲烟。觸石翻倒影林星日吞吐雲烟。觸石翻倒影林。瀦海抱若月紘。淹涵晃。巒南讓昆彌之水。北接罷谷之源。石驟隱矣。珊瑚出焉。雙鴛時浴。萬花莫殘。金梭織浪。玉几枕淵。青莎之偶大鶴。赤文之接靈泉。凡茲山水融結。異用同原。四洲三島。十樓二門。水色山光。並麗。鳶飛魚躍。同天。其境則有峯頂高河。陰岩古雪。或澍雨而川晴。或懸流而峽月。映螺髻於秋波。對鏡石於林樾。訪禹碑。問羲畫。醉唐梅。仰晉柏。花不謝者四時。泉常温者八節。藐若姑射之山。秀矗芙蓉之闕。是以城號太和。宜乎地鍾靈傑。夫何秦漢始通。聲教未協。六詔遷延。五代僭竊。俱乏小康之治。且有大渡之畫。御王師以讨河灝瀰之波。照征魂惟蒼山公道之雪。忻奉天威。漸以文德。六姓來中土之英。世族繼

前賢之烈。沐浴　皇風。霑濡聖澤。雖山川之故。而光輝發越。乃有高人逸士。於此婆娑。進不獲展。退始作歌。歌曰。茲山嵲起自鴻蒙。茲水冲瀜浸碧空。雲霞出沒蒼翠中。朝昏晴雨態不同。登臨呼吸與天通。遊洞上下貽青穹。水涯山陬萬井。豐俯仰崇卑麗且雄。幾人破浪凌高風。天橋倒注會朝宗。

不揆羅刹據國大士顯聖等事飾異矜奇但就山水佳勝直直白白描寫而以弔古作歌推波助瀾詞賦中矜慎之作

起勢警拔　氣象萬千

雙管齊下

住處總在　寫山便有　水寫水不　離山

通篇襯托　處處俱切　城境物語　無泛設中鋒懸　擅一篇之　警策處尤　在此

歌亦山水　同爲頌有　光大含弘　之致

函蓋四正中宮眉目朗列

元精耿耿質當中

陽奇陰偶消濁判焉

庖羲氏獲河圖之瑞見天地之心備生成於象數判奇偶於陽陰布四正以分方道惟對待合中宮而成位理可推尋因而重之義蘊潛包於妙合觀其竅也氣機鼓盪於至深斯五位之相得各比類而不侵是以畫卦相爻神物既生而有則歸奇揲四知來不爽而可欽蓍夫三氣爲太極所分五常乃生人之性惟陽至健既動直而靜專惟陰善凝合而各正天氣莫不始於北故一六配而潤下爲功地氣莫不極於南故二氣同而炎光相映青陽動物三八爲曲直之能西顥流金四九乃

從革之令伊稼穡之所爰象思睿而作聖播五行而眾著其機緘周八綜而各遂其性命乃揆厥所由察其所以陽先陰後類唱和之喁于天施地生見元黃之表裏雖陽冰陰火類多互出之玄然異不乾金不越相維之理滄海與溝澮同源榆柳與槐檀並美木相摩而豈然金相守而如水用成數而忖該積因曼衍以窺天倪生生不息歷歷堪稽一三五七九之輕清如吹噓而響答二四六八十之重濁疑捧手以提攜等十幹之有偶同六律之聚氣情偕而體用乃著氣均而功效始躋圓蓋方輿本神明之布濩上亭下毒見氣化之分齊龍馬光

警枚

無義不搜

議論正大掃除一切纖緯家言

天匪大禹神龜所授河津獻彩豈周公世文所題爾其取配必雙制數以五赫赫陽明肅肅陰聚珠分圖點之神星燦全圖之譜冒茆於卯而留孰於酉孳萌於子而罕布於午合戊巳於寰中兼艮坤之兩土不相謀而相資洵如頻而如輔徒觀夫高卑既陳貴賤有位宜八風者擬鳳鳴以制音奠九垠者斷鰲足而立地茲秘籥之天章偏呈形於赤驥珠聯璧合遂成大塊之文縷晰條分彌見環生之次至於　聖皇襲其氣母坐彼明堂居斗極握天綱藻斧其德金玉其相披璿圖於　元覽見大衍之有常如函三之爲一每抑陰而乘陽得中和於

氣味演神智於圓方鏡彼精微合同而化察其包孕相得益彰因而考挺之之所傳稽郤雍之所得較之則取彼九疇占之則假夫再扐布諸著草以成爻繪諸松軒以爲式爰類萬物之情用導羣生之惑精穿溟涬甯下土之能窺妙合虛無匪恆情之可測乃知氣以理行陰因陽附羲皇未生之始易象原存苞符未啓之先文明以著書豈在夫山墳氣必基於太素惟常道光之昭露既湯洛而榮河況聲律而身度挹精語於韋編授小臣而作賦

應制中當行出色之作

太華山賦　楊永芳

嘗試臿容乘桂舟兮駕南漿滌煩襟兮馳遠想操竹杖以登臨挽烟蘿而直上俯千頃之平波據層峰之森埜則相顧而嘆曰渺晴天之一柱獨雄長於諸蠻金馬蹴踏而右擁碧雞翔舞而左環既遙臨乎三面遂夾輔以二關是爲蒙氏之封嶽亦以太華而名山昔者中國未通南人負固寂寞窮荒湮埋瘴霧未圖禹鼎之形不載桑經之註莊蹻則首築蘭城諸葛亦僅傳瀘渡自閣羅鳳南侵交趾北搆土番韋皋皋斷蜀贊普絕婚據兩迤之門戶並六詔爲本根胡降神之不幸考軼事而無存追元主

開滇遂置行省鐵立聲哀松明焰冷帶縈盤水之波笋莊浮層之影梁王之節與波清咸陽之功同日炳爰有升庵太史舟屋先生風流長往寵辱不驚循巖扉而卜築向鷗波而訂盟唱竹枝者疇能和傳錦字兮難爲情亦有嗣法瞿曇鍊形羽客了悟金沙究心黃白演象教之辟支轉河車之精液訊伏莽之遺墟見化龍之古澤又如軍門被建黔國式徵樓船安在戰壘都非烏集城而不起燕辭社而難歸山院則閒花自落江亭則弱柳不肥加以流寇披猖沙笛劫劫臺榭成灰松楸卧隴深宵之燐火常飛白晝之鴟鴞自哭寶衣化兮美人消檻

歌歌而山靈獨已而逆氛掃蕩滇水澄清畫屏遠引仙掌高擎宛波屬而雲委極嶺側而峰橫擬憑虛之瑤島則異境於層城爾乃風動穀紋春開錦繡無草不奇無林不秀山凝黛而髻青岩漏鏬而顏皺遲花院之碁聲響石壇之梵咒日耀影以沉波雲拖烟而出岫披危磴之晴莎照懸壁之古籀若夫祝融退而南薰解清商應而大火流千峰涼立四野如浮風颺颺而哀雁露濃濃而驚鷗繁香盈於稻畝細雨洒乎芳洲山空寺古地逈僧幽江花態老林葉聲颼蓋至雪霰之先集以遲梅蕊之將拆豈止陰晴之變態而詩酒之勝遊也哉爲之歌曰

望西山兮何崔嵬靜滇流兮霽靈威朝暮兮出雲化五色兮向北飛又歌曰維銅柱兮與鐵梁鬧塵霧兮識寶光東潮兮西被永萬年兮保巖疆

賦一山而歷代之興衰皆備氣勢亦極沉鬱頓挫所謂麗以則也

雜蘘賦　楊永芳

維滇南之異產兮別其品曰蒙崧稟山川之和氣兮擢孤秀於麓茸常居幽以善晦兮入塵市而不逢大烹庶幾適用兮小畜可以禦冬爾雅以南荒見畧兮食經欲搜錄而無從世或虞其癖痾兮胡爲遍列於鼎鐘聞諸

劉進修先生凡物必勝其氣兮乃能遺種而獨穫爾其
植不待扶兮表亭亭之修幹寔不尚華兮似膠膠之羽
翰雖齒齒以成文兮混棲筍而不亂類田田之爲蓋兮
比類處此比雞頭而尤粲歸晚於蒸梨兮縱無魚而奚嘆脂濃於
燒芋兮即有鵝而不換通雅之載雞蘡兮固易名而輕
鼠玉篇以爲土菌兮亦無知而妄斷嘗考食有四品兮
饌交錯夫八珍蓼同濡於四物兮味必知夫五辛筍握
揚妃之指兮瓠啓齊姜之唇蕨開拳於鉤弋兮拯見咏
於唐人子瞻惟嗜巢菜兮張翰馳想於絲蓴十八品晒
高陽之貴兮廿七種嗟庾子之貧戲器之參玉版兮喻
結思藻合神來之筆

與可飽渭濱泣豆萁於子建兮咬菜根于信民謀也木
悾病於多藝兮柳漫生於其肘恥越俎而代庖兮惟茹
草而飯糗儲新菊以爲糧兮側松肪而求壽驚羊夢之
踏園兮訝蛇紋之入口學蒙諭於蹲鴟兮才莫預於薪
槱將大嚼於屠門兮甯染指於鼈臼獨此物之逸羣兮
慫老饕之濡首則將指蓬蒿之勝處兮闢草萊而幽居
采雲峰之駝白兮拾雨牖之肉芝糞清廳以作扇兮取
陽燧以爲炊配坎離之二氣兮辨旨否於五嬴添骨中
之綠髓兮換領上之白毳招麴生而擁篲兮佐雕胡而
抄匙薄荽芽之溢母兮願廬薤之生兒彼綠葵與紫莧
未語奇而確經人道也

結取媚於容姿卽春韭與秋菘兮眞可小越人之四海兮而擅食品之一奇
題極瑣碎文獨大雅豆羹賦未足誇也當與五龍山
人之山茶花月植太史之檳榔共補南方草木狀

竹賦

昔簡文帝、江淹、王儉、並有竹賦。夫竹箭有筠。松栢有心。
二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乃僅述其
嫵娟茂叢溟濛窈蔚振芳藪采而不已其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固本樹德虛心體道直節高致概乎未之備及竹當
迎風天然而笑矣南滇子有畫竹筆索題於契皋丈人。

披盡天保定爾俾爾單厚族大以滋淳耀廣袤茂後
林於員正貢荊州之菌均輅路幡婆蒙之山鼉水之渚
蓬萊浮雲桑風吹霧伶倫采兮斲之隅凝波鳴兮瀟湘
浦乃若榮聶筆謹質云當筆因篾篠小節孤孤筆垂
稼林榮於射同桂箭柚梧蘇麻策勞筋曼是皆拂風雲
停霜雪櫛楩森萃蓊茸蕭屑趙植類而獨絕者也大則
爺市符笙貫篩龍鐘雲母譬剪蕩蕩簟殿篆尋至圜徑
丈而不可數小則筱篾裹簇籃儘義籥位籌遂笆亦
扶踈節比有紛其葩乃如文竹者焉焉煌焉又可得而
詳焉算葺簜增篤葛歡散淨淨容篔云筆羊對青荅

筒甋紫脫蒼簣無不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昭文明於離
象彰麗藻以拔扇天至若簫邠中實滋勒挫鏘雖共徵
於異質亦稟氣之一偏凡夫諸族之林林兮莫不含元
精以象道體乾質以儀穹兮宜其爲希世之所寶其在
朝廷也則簡册符節申其命登之清廟則筍簴女笙等
于篪仲虡池笻銀管以和八音之正禮則筐篋簋簋駢
羅以明盛武則笴果箸括笮借筑就宣威而制勝爾其
身將隱矣又何求攄吾才兮爲子謀簟安車兮笃朋輕舟
筍荃兮魚留簣爲笠兮田疇笈奴輯輯兮筆遥浮浮筆
垂文於天壤兮篆篕告吉於林丘是其出也駿桃椿栢

龍宮寶藏光怪陸離因思漢晉之間班彪覽海賦王粲
遊海賦孫綽望海賦皆窮其窅眇之狀而極其譎異之
觀而海之能事畢矣雖然今之觀海者非昔之觀海者
也吾請復以所聞作觀海賦一篇屬乎人者吾無與焉
大之彌六合小之不盈掬海亦神矣哉乃賦曰天之爲
大伍億萬餘海亦如之號爲歸墟其爲器也在東無東
在西無西注之不滿酌之不虧在北無北在南無南何
細不納何鉅不涵旋乾轉坤沐日浴月謙而不盈振而
不洩乘夫陰陽以爲潮汐揚塵流沙倏焉今昔爾其毫
然萬有淮濟江河翕合斂受無不畢羅九州烟市五嶽

星陳章亥之步已窮天吳之力益神才則際天蟠地而不足以量其廣隘勇則疾風破山而不足以當其譬欬辟歷讓聲氣機輜轟轢砲列鈇謝光神樞煉魄燬此其坎德之所儲是自其所以乃爰有君子於焉觀海蓋向若之意無以自多故朝宗之心若有眞宰知者之樂在水鯤桓之容爲淵洎洎者天下皆是也夫子亦奚取於是焉乃頊嵩頊然笑曰子不見夫海乎以鯤鵬之橫絕數千里而不失其爲小以混沌而溯天一之昭生也而不見其爲老循環無窮固有所保彼大澤之於碧空叉安鄙而安佚即廊廟之與江湖終孰得而孰失自其異

一結本領大部大

者而觀之滄滄海於一瀛自其同者而觀之乃共入於寥天之一於是言之未終天風習習靜而無聲海濤山立

屬乎人者吾無庸焉一語亦是避席而請者登之以備一格

恰是遊子

辭家情致

不徒以屬

對工緻見長

長安道上

風景宛然

在目未免

有情誰能

遣此

騈體中具

有妥貼排

國朝

騈體

朝天集自序

趙士麟

僕世居滇省家在河陽幸與計偕得觀光於上國謬蒙勸駕因卜吉於良時幼設桑弧敢作登大道驅車井里適屆小春暗嶺上之梅花徒增別緒壯豪遊始自黔而入荆復由洛而趨冀途經萬里皆名山大川之邦序歷三時正凄風落葉之候珍禽異獸伯益之所未收峻嶺危溪道元之所未載莫不駭奇足底

炫異目前至於古刹精藍燦爛雲霞蒙琳瑯金石之書洵足婆娑能忘題咏欲抽不聿以布況追隨鞭蹬甯能赫蹏但上下陂陀未便據鞍而作賦彈鋏以成歌惟是暮鼓初嚴晨雞漸唱望寒燈之在壁之色兼之秦碑漢藏之遊篋遂爾盈抱膝微吟趁濁酒之猶温披衣疾草囊韻叶四聲多在秣馬脂車之際暈翻兩袖無非曉風殘月之餘昔者杜陵之篇計牢籠於天地張說之作資藻麗於山川以此相推則吾豈敢然而程途悉載可無假於指南且也沿革都詳庶不勞於問渡彙風俗於寸楮朗若列眉收山川於一囊燦如指掌執此而北足當

雜閒滇事之書擊之以南不假眉山輿圖之記傳諸好事堪佐卧遊若夫塗鮮世南失桑稽於秘笈交非元寡懶乞序於名流此則迂疎使然勿以寡陋見斥也

癸卯孟冬余自河陽抵會城公車北上彙錄途次所經附以題咏顏如右焉自記

據事直書不涉鋪張筆情流麗清新殆兼鮑庾而出之學駢麗者斷以此爲則後學丹山許盡許

徵刻滇詩啓　王思訓

蘭津南渡篇什初興司馬西征人文踵至一章頌體祀隆緜碧之雞十卷賦心客過孫原之水盤蛇頻木桓溪則樊道裁歌葬馬髦牛常璩亦華陽作志白狼遠徼悉奏風謠赤虺炎州盡登露布王仲初宮詞百首南中之辦員者七篇劉夢溪詩統全書滇國則補完其半集崔弓捕矢行號兵車花髻珠纓詩傳驃樂金枝玉葉羌奴解咏珊瑚雲片波潾阿襠長嗆吐嚕彼當荒遠之代已傳藻麗之辭迄乎勝朝遂多作者遡文襄之遺烈集著石淙考恭肅之流風詩名冰玉操斲龍繡虎之技豈惟西羽中溪擅雲蓁霞蔚之才不獨宏山半谷張維蘭茂既倡大雅於巖阿木氏麥宗且播新聲於茅濮況夫鄰閒之龍川陡嶺氣象沉雄葉榆之洱海蒼山煙雲杳靄

（從此處二氣字至王氏雄葉榆之洱海蒼山煙雲杳靄九字今方住）

昆池習戰動漢主之旌漉水觀兵憶伏波之檄開花馬邈矣波衝臺築撫蠻歸然眇町簞船直下健兒驚鹿豸之留畫笛橫吹老伎奏龜茲之曲史萬歲功名蕭瑟祇緣鑿玩明珠高干里經畫周詳不受李瑤木篋鐵橋銅柱江山剩百戰之場金齒銀坑溪硐扼九隆之險天寶之沈戈盡紫骨葬龍鬬元和之賜印猶黃册封鶴拓雨餘蝸蝕摩娑元禮之豐碑月出雞鳴彷彿哀牢之古縣元太弟革囊安在浪涌金沙傳穎川犀甲何如煙銷白石枯松焰烈竟灰銕釧之妃垂柳篇成空老玉珂之客問梁王之宮殿則鴛鴦別館處處斜陽參黔國之樓臺則禾黍孤村年年舊燕增城下嫁還同窮塞之琵琶交節難歸誰射上林之鴻雁凡茲感慨盡入豪吟在昔名流類多傑撝徙以歷年兵燹都湮於戈船樓楯之間遂謂南荒西徼原不生才長使騷客詞人難消斯恨今欲合前賢時彥律以三唐輯舊咏新詞分爲兩集付諸剞劂雖非金碧之全身播厥聲區稍露蒼華之眞面廣加搜採藉以表彰望我同人共襄其事家藏祕笈自製佳章凡有片羽之投勝得百朋之錫俾知列賈浪仙於流寓柘東原風雅之名邦祀王逸少爲聖人滇紀臧荒唐之陋說謹改。

此文分五段讀第一段陳滇中藝翰緣始自漢迄歷歷可徵第二段畧指明代作者如林第三段鋪揚山川名勝往蹟遺蹤之可歌可泣者第四段慨滇詩所以不傳之由第五段入徵刻正意體裁自應如是而文之不朽則詞事稱耳張登瀛識

浩氣如天馬行空該吐皆九天珠玉識高於頂筆大如椽滇中駢體家當讓先生空前絕後

張漢

馬上吟自序

僕也一往情深三生游興吟成七字入醋甕而不知賦比三都覆醬瓿而弗惜嫫母雖蟲技小悔少作之徒工嘆

刻鵠形乘憑先民之不復亦謂托千秋之契不許讀祭餘芻狗之書結萬里之緣聊以開衾裹醢雞之見幸偕計吏擬挾策於春官適假公車竊觀光於上國悠然此志樂矣斯遊然而萬壑千峰一車兩馬珊鞭遙指何以謝馬上之江山玉篴頻吹消途中之歲月未工嘆塞同人笑作書癡祇事推敲到處都成吟癖一肩行李半屬筆管詩筒滿目征愁盡付黔山楚水訪文人於鄴下憶才子於洛中撫其地而思其人得之心而應之手刻鵠已去易水酒寒郭隗何歸遺臺斯在送夕陽於沫土半成狐鼠之窟悵落日於叢臺盡送鶯鶯之瓦臨風寫韻欲向友乎古人計日停鞭竊傾心於華胥恨徒成無學之譏北闕陳書竟作不才之棄將子無怒懷白璧以言歸請我何求持黃金而欲售驛經百駿徒往來楊柳雨雪之間信杳雙鴻只徘徊禾黍風烟之下羌以無聊之況寫作不平之鳴豈窮愁而後工信山川之有助郵亭畫壁未得賡遶唱於雙鬟旅舍呼尊且自托清思於寸管思百端乎交集詩幾度以沉吟雅興良多壯心未已行期遍矣知此時寒雲落日定不作重重障礙之篇李鵬事　帝命殷然喜今年秋色晚烟又復寫落落香飄之句王欽若事

雅麗沉雄猶見初唐風調

等音圖序

張漢

噓大塊之噫氣吹萬不同會太極之全圖函三爲一溯生人之始則語言不習即具音聲稽上古之初則書契未興先諸宮律托龜龍以呈象一畫已浪其藏跡鳥獸以成文六書悉傳其學垂雲結篆筆可通神雨粟流徵靈先泣鬼惟無聲斯以無臭而有形即以有音有響斯傳無呼不應叶暖吹於鄒律陽同黍谷之春聽遺韻於庖刀音中桑林之舞譯象胥則侏儒非隔韶豈聲牙會烏語而字句皆眞言非僥舌律娶妻而呂生子隔八相

通宮主君而商爲臣由一斯起然而子多複母學無專師疑雌霓以爲平王鴞猶悞讀伏臘而爲獵蕭炅何如或呼武仲之名紘因作睹致襲杜陵之謬嬈可讀堯亦全璧之微瑕豈合鋘而成錯讀書有用欲探二酉之藏識字不多難免一丁之誚自非三秦口氏誰與闢韵府之乾坤因而千古鴻篇始獲睹詩壇之日月叶參天兩地之義調從五五而推宮分宮商角徵羽宮又分宮宮商商商商徵商羽角徵羽宮又分宮宮三宮亦然凡五五二十五圖羽握陽奇陰偶之機數以三三而積橫調字母凡三母一母讀三七共二十一母合軒轅六律悉中元音較沈約四聲全聲爲上平上去入全五聲以除去復者全聲爲四聲之會也更增全韻平分上下

以平聲爲上平全聲爲下平標法凡三十六中標有準則別梵音之海會有梵音二合音二母三合母一聚訟咸消知窺管已見一斑即率圖甯容再悞經推廿一橫讀二十一母後有梵音合音三母共二十四母象二十四氣宛子母之旋生緯列十三直讀十三位象十二月一位象閏儼弟昆之相比裒多益寡無鳧其短而鶴其長拾級循階恍雁則行而魚則貫易君一字請懸國門之金織彼同文宛奪天機之錦闢毫釐之千里之謬豈爨常一家之言按節奏於太常歌從玉律訂風騷於大雅度有金針本天籟之自鳴緣人心之有覺田間井畫既綱舉而目張碁置星羅畫格如碁局中字字連珠

如星有音無字者空圈次所謂等韻循位次等第而行也亦條分而縷析開成並列林氏分開永轉縱合以開爲上平承爲下平轉縱合爲上去入馬氏以全爲下平殿其後二家皆叶合但馬氏以全聲在後眞林益長實可同參射覆猶乖梅誕生將勿調入聲軟眞太拙誕生字衆字母繁而複蜂穿隱而無路忽闢重關切字多不眞不如等韻蜂穿隱而無路忽闢重關蛙據井以爲天突開一竅匠心獨運泓三折以成書吾舌尚存手八爻而得韻吟成馬上助彼推敲秘諸枕中呼人覺寤仰周郎之顧曲一奏皆眞比師曠之知音八風悉叶探喉而出指掌斯明集韵學之大成金聲玉振擅諧音之小技璧合珠連脫凡骨以讀新書啓靈心而三百篇之韵肄雅歌風諧十五國之聲揚清激濁鳶飛魚躍總成無言之詩鳥篆蟲書都作有情之物雖世仰同文之治不信不尊但家非異學之書爲肄爲度洩苞符之秘雷電皆驚發文字之光日星並朗登然自喜傳空谷以成聲等韻傳響謂之空谷傳聲而傳數目分聲音韻母四傳按四傳各數目即等出本字言似奇御平易法具詳集中

大雅卷容有典有則

意境沉著不徒以典切爲工

送何孝廉石民之任遂昌序　張漢

西湖烟水久渴塵心南浦晴波又牽別恨客中長送客。臨風發旅雁之思春盡復留春。時又三月出谷正遷鶯之候。則有雞壇勝友適爲鳧舄郎官沃野平昌帶水襟山之郡。脩身何遜吐沈含任之風爰集鴻篇同申燕賀采芙蓉而結佩瓊管流芬倚芍藥以陳詩。鋼章煥彩有琴鶴亦儒亦仙韻流金石之聲仕入錢塘之國。瞪目在孤山麓睥睨北苑而鄰舫皆驚盥胷入三竺橋邊問東坡之遺亭何在飲六一之水益潔冰心決五百之灘如臨筆海掌茲赤縣被以絃歌惠我蒼生誦同章服作澤媚

山輝之氣行應運而闢天荒。邑未有科第環刀耕火種之郊。亦乘春而周地力三年考績帝名必先萬里懷歸親顏未老我將掃榻清尊入紅藥之間君且投鞭往事溯青蓮之社石民寓神中出硯摩荔子以微均。贈余坪硯有荔枝文壁上籠紗拂花箋而猶濕。兩人酬咏詩三十餘首儲何休之富貯有縹緗得羅隱之詩織成錦字有懷高節聞古人宦橐亦止留白傅一篇致托贈言願吾子行舟並不載昌黎片石

起勢情文相生結亦雅切

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張漢

十里長安瓊島杏花朝雨一聲短笛玉門楊柳春風忽別淚深於酒杯客在孫山而外乃贈言托於詩卷人遊祖道之中十年風雨之交四海文章之伯辟諸草木臭味何殊如彼絲桐宮商叶應文以斯人而備集曹劉沈謝偉矣六朝器爲誰氏之珍總球圖鼎鐘居然三古而乃五窮不送三宿莫追冠屨恨其空彈裘且傷其全敝年年戀闕祇存舌以爲耕歲歲求官又折腰而不屑交遊非不貴轂無借以誰推去住總難禁驪以歌而仍縈每携吾手動愴客心脾睨古今流連詩酒或孤情而獨往美人遲莫之傷或千載以爲期名士風流之目或仰天長嘯詩以鳴其不平或據地狂呼醒亦憂其如醉昔人可作同此牢騷才子良多於焉感賦或奏御筵而見擲波翻太液之篇柳耆卿書或矢吾視以必穿日出扶桑之作桑維翰或人譏無行夙積恨於南華溫庭筠或白悔不才徒陳書於北闕孟浩然或第五名得解阿房客語豈無成心杜牧之或不貳論爲徵試院重封仍遭迷眼韓愈豈福慧難兼一手乃窮達定於三生君曰有諸斯言尤信夫展禽見黜則我無言責窮位何譏司馬長貧謂臣有邑人同時斯在文爲萬人敵譬陳鉅鹿以奪秦軍學本一家言乃輯公羊而成墨守長門作賦攤囊可得黃金短褐爲

衣扣角仍歌白石。姑爲隱計。將子無嫌且卜歸期靡依。
匪殺雞爲養。益深良友之知。躍馬還鄉。大有高堂之樂。息惟六月訂以三春。足必刖而後封。尾曾焦而待斷。
僕留北道。爲供行李之人。客反南宮。定作探花之使。庶撫二篇而對雪。古人有類孫三之萬里而培風。他日仍歸乘九。

文情雙絕宜乘九讀之飲泣趙亘輿

入手超渺欲仙通篇流走跌宕金無錘鍊之迹至强對處如孫山祖道鉅鹿公羊早經膾炙人口陳檢討見之亦當心折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略　卷四十三　駢體　張漢

尹武庫淡卿致仕詩册序

十年不調。豈厥承明。列盤爭訣。常慚道客。歸餘蕈菜。時不待乎西風。繫等匏瓜。星徒依乎北斗。憶青山於舊里。撫芳草於新年。竟起鄉情。能無別感。況乎典春衣而問酒。送客還家。取書錦以名篇。逢人去國。辟籠中而羨高鳥。翛然直出重霄。如棧下而騰鵬。駒渺矣長征萬里。達哉此見官較葉以尤輕。餐者何人。掇如花而成采。青霜紫電。常留武庫之兵。碧草綠波。並出文通之管。御先生而返駕。爲賤子以成編。乃附羣公。還增一語。熱官可愛。疑雞肋以猶甘。冷署如斯。尚蛾眉而見嫉。會古人之所鄙。在今世則必爭。誰肯息機自慚失計。與爲牛馬走。紅塵十丈之間。甯與鹿豕遊。綠樹重陰之下。與索長安之米。薪如桂以恆炊。甯存空谷之芳。蘭無蕭而爲伍。與巧爲宦隱。消直道於黃金。甯醉博侯封。寄吾鄉於白酒。與伍羞絳灌。居然前席不問蒼生。甯志托巢。義偉矣先民。俱留黃古。江湖廊廟。久持兩端。宰相神仙。難兼一手。而先生若舉姪以自代。兄子西民乃避用以如遺。竟別西民。獨歸南土。此時都門祖道。何必兩疏。他日谷口尋眞。還遲二阮。而且父風惟肖。郎署如私。長公奕山亦一家生作道之光。兩地卜行藏之吉。道逢鹵簿。恐延年怕見公乃前驅。且預爲招隱小山之伯。

每於對換處見對仗之奇巧如較葉如花武庫文通之類幾會呆板此法權輿于唐賢況濫于宋人近則專於此道中參活法講氣脈也中幅排奡處希蹤六朝耦唐汪庚識

段玉亭浴川　子告詩序　張漢

我將莫秀山之韭。歸感秋風。擊異水之魴。去尋泉石。坪

清詞麗句猶可想見唐初

君恩未報大隱何期去住兩難禁處爲國爲家之介行藏總無定在亦仙亦俗之間適我浴川先生來從日下就訪洛中聞剝喙之聲竟醒周公之夢似按巡之史欲陳名伯之風出白酒以言歡對青燈而聒語謂浮雲蔽日不見長安明月當牕便成短句憶西堂之春草夜夜相思有別乃弟撫南浦之晴波年年惜別誰與屬和在川詩水涯與山顛恨不同歸別天南而地北於是覽山川之勝跡孰與洛陽尋松菊之芳踪猶存故土右軍誓墓絕無不子之心左相卿孟大有避賢之樂某邱某壑廬定結碧玉池邊或鼓或歌夢不繞黃金臺下是鄉足老笑

溫柔如此久已聞湯泉第一之稱安甯州邑有溫泉色如碧玉楊升庵有天下第一泡日言歸問著述何多定不滅國士無雙之價以備勁勝而其中捃縱閎闔頓挫抑揚無美不備

耦耕庵識

張漢

閻湛庵四六話序

若夫子野歌風梁園賦雪鄒枚何在憶筆札以猶芬杜李云亡想文章而如見慷當以慨我思古人詩變爲騷誰稱作者沐城閻孝廉湛庵生於此地韻想當年出語不類尋常欲泰詩話有才乃工四六另置文壇即形管已見一斑比吉光纔窺片羽倘四答問十溯源流原夫

斷竹歌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乃是或誤歟

越勢如龍行虎步氣逸情高

天地乎黃之象色已平分陰陽奇偶之占形元儀舉字從天造結繩想無字之初言乃心聲斷竹啓二言之始古歌續竹斷竹飛土逐宍此二言之始也寖開駢體遂有長篇豔乃盛於六朝技復工於四杰至宋則別爲一體於明亦各有專家且畧前賢以方時彥風斯下矣國有人焉愛迦陵之排場句嫌堆垛陳太史維崧奉慕廬爲定論語挾精微韓宗伯論迦陵四六一酌乎亦今亦古之間昧在有文有情之外西堂則甚當工爲富麗畧近癡肥尤太史侗紫滄大有丰神閒入嫵媚汪太史琬難於挺拔久重我家匠門家太史受擅其風流當數吾鄉官渡王太史思訓之官渡一不爲少誰當與日容齊名我若無卿人或許月槎獨步

以質樸勝本爲慣家談道也耦庚汪庚識

天中新謠序爲陳建常先生作

溯採風於舊史計九國獨出中州周南名南邶鄘王鄭陳魏賡作詔於新聲祇數篇猶傳下里仰甘棠之郁郁有芟皆春訪菉竹之青青我瞻不遠繡其裳而赤舄遜彼碩膚飾以豹而裘貝胄貴司直繡衣兩世之好適館授餐懷素絲五絲之風自公退食詎此邦之善頌實吾道之可興況乎有媽而後累世莫京太昊之墟彼都未遠陳州卽古陳國際天子元年之運旭日始升雍正元年時蒭卜賢人

百里之占德星猶朗（陳寶太平即河南）先生而臨此地也斯民其戴以天乎猗惟先生中土屏藩吾鄉山斗芙蓉鏡下早成進士之科芍藥堦前嗣入中書之省詩人水部官梅東閣之間侍史霜臺諫草南床之下勅天朝雄峻之職臨京師浩穰之區夙有直聲尤膺特簡置郵傳命皇華四牡之心平地成天禹貢九州之賦溫則如春而心則如水輿亦有誦而役亦有謳然而風有微變之音鳴無不平之感欲歌欲泣且怵且呼喜天聽之元聰賜環不絕謂人材之有用索璧何癡紀新謠於天中補舊聞於日下誦公百咏待我一言漢於是感懷時事考驗民風去本無思纍纍道旁之石生無勞祀僕僕几上之香史乃詐清竊鈞名而弋譽我姑妄聽徒鏤德而銘功石豈能言碑元在口沿爲故事務金圖范蠡而綵繡平原錄彼陳篇率鳳集潁川而珠還合浦爰是以汝南之月旦續魯後之春秋確訪循聲別成佳話即茲一册便可千秋逮我維桑且託餘陰而起敬知公于木幸從中谷以逾遷悵淮陽無借寇之遺冀荊州有識韓之事（已除湖北觀察）以茲治行比二千石之有吳公出彼中心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窮達有命信班同嗟帶秩無妨於左遷寵辱不驚喜過復彈冠奏當隆於上考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

俯拾即是成春

先生諱啡夏雲南昆明人由丙戌科進士補中書歷工部都水司轉侍御子守河南時先生任開歸河副使道巳陞湖北觀察左遷正定太守累仕皆有政聲沛人德之有天中新謠一册屬予爲序

曲而能達

跋吳江兩節婦傳後

張漢

臣死於君宜守在三之義夫亡有婦當爲從一之貞然而求峻節於農夫百不得二數清操於愚婦一可當千事因罕覩而傳人以同聲則應況情聯兩姪甘心成刎頸之交志砥雙姑苦節出同胞之戚如兩烈夫兩節婦者死於九地灑碧血以魂飛生不二天慘紅顏兮命薄心傷無子歌黃鵠而永夕含悲志恥忘君望白鵬則沉波飲泣張也嚙雖陽之齒恨雉堞以全傾妻也矢關盼之心守燕樓而待老周也風雲忽變蛟可斬則心存其丹妻也水月同清雉不經而操能自白新亭淚染豈經溝瀆而莫知故主情深用質鬼神而不惑其存與歿托尺素以無知雖死猶生歷寸丹而不朽縱招魂兮不返難爭連理之枝而稱人以未亡益勵同根之節既柏舟之自矢即柴市以何嗔嗟乎文氏弟兄尚有忠諛之別趙家姊妹空貽豔冶之羞事本難期人各有志何意匹夫報國續九鼎於一絲乃以婺婦完貞誓一時兮千古較裴倫二女貞烈井生死同心比順昌五人虎丘墳後

先一轍千秋雪涕一片氷心盡吳江水莫敵其清而禹
祁山同高其節也僕也挑燈讀傳疑蜀魄之有聲灑淚
成文呼楚魂而欲出有懷往事不愧前修我重錶弦節
雨存於淑媛人疑許遠氣獨鍾於女孫孤忠存儻堉之
閒大節在深閨之內周鍾亦男子世相傳日月無光叔
夜乃吾宗人竟可乾坤同老

兩節婦許氏兄弟也一適張一適周張周二生皆死於賊無子兩婦同室守節終身

樹議寬博

宜良五烈序

倪蛻

粵以前明陽九之時浩刼灰燼之候大盜西竄雲南塗炭盼威弧其將照攜壺漿以相迎則見青袍黃巾平林新市突豨四郊長蛇遍野宜良以地近堋圻戈鋌先及君子則化爲猿鶴飛走自驚於時海立山崩風披瓦解三世之父子離散五郡之兄弟分攜夫奚山而絕望子何臺而不思竹染湘妃城摧杞婦十里五里屍血橫陳長亭短亭鬼號慘痛人間何世天地何心蓋已寃霜爲之夏飛憤泉因而秋沸矣陳蘭展上舍才人丁茲禍難黷身荒谷羣兵無厭刼之符碎首賊鋒歸骨斷思鄉之夢妻倪氏妾李氏女二姐方避亂於東山庶或全於僻壤詎期藁碪破碎刀鏡飄零君死兮妾何忍生女死兮母不獨死爾乃指高泉於瀑布顧特立之陡坡掉臂懸厓歸魂峻極嗚呼宋伯姬之殉火保傅悲哀衛共姜之歌詩母天悽愴方斯三烈瞠乎後矣再有陳蘭展之姪嫁爲徐大聘之妻亦在此時共嬰凶厄流氛漸逼無地容歸況復君被擄矣不計死生妾何心乎自安豺虎少君楊氏固夙昔以同心幼子徐璘任奔逃其奚恤堂堂紅石之厓啼鵑血漬滂滂赤江之水精衛寃填往記娥嫕二妃同沉湘浦今則陳楊兩烈共殉清波古今雖殊其揆一也夫以舍生取義卽男子其猶難之死靡他乃五人而若一其所以植綱常而扶倫紀洵足以傳獨行

而式頹風然以時多故凶亂未平渾然淪漪誰分玉石故雖山名全節終亦地稱枉人潛德未彰甫無悼嘆幸而天道廻旋乘風雲之會太和翔洽昭日月之光表正人倫激揚風烈死而不朽采茲邱里之公言殺而有靈仰荷朝廷之盛典穹碑三尺字字生香祠宇一區年年麗醴嗟乎蘭芳菊秀清風表節婦之墳山高水長烈行視貞姬之石謹序

格高氣古不屑以妃儷求工　耦唐汪庚議

倪蛻

題林南溟出塞圖時從甘中丞行

黨太尉金眼雙圈眞成俗物謝侍中青山一壑也欠風

流就便掃雪烹茶未免書生酸餡即或隱囊紗帽不無貴介塵體何況猶騎于行終是粗豪之事蛾眉連臂僅爲淫褻之圖總不若白楊堆書問津逮山中之秘紅粧捧劒托若耶溪上之傳也已南溟林子河山逸氣金玉英姿家原五牧之宗遙續壺公道脈人是四明之秀近分賀監波光清綺賦心朱華綠管當秋月路芙蓉鏡花屬誰探過夏雲房罷羣筵額仍我點於是嘆古人之糟粕慚優孟之衣冠一輛芒鞋遍走中原之地半肩襆被直看五色之雲金馬碧雞攜錦囊而覓句紅渠綠水持玉尺以掄才鉄彈齊相之車依然狥俗席設楚王之醴共音雍齊階眞似舉雜從毋

苟曰尊賢甯無論落之思大有牢騷之概托諸圖畫蓋不得已而爲之寫此形骸亦直寓焉而已耳命美人而起舞粉黛英雄呼童子以傳杯濁醪知己數竿修竹吹寥天飛鶴之音一卷綃紈留客夢封侯之旨方擬言歸隴畝且俟河清偶然與世浮沉恰當歲暮蕭鄭侯關中息蓋古來賢媛見豈能多而今日名閨求之益罕然使覩柴門之轍跡老共田園同纏綿于於陵貧憐形影則潘安之句方望奚傷孫楚之詩靈邱曷愴此吳子悼亡敬記之所由作也夫人蘊秀高門和鍾瑞氣屬以素封之女璵玉紈胆如爰爲寒士之妻庭闈寂若主老婦之祭親事鑒鹽甘季女之饑力供菽水操擋家事以子兼

春水之碧波石敦前途快天山之皓雪浩然而往壯哉此行儻舊客平原新充通士陪遊麗水將返蛻山十日之旅舍同居萬里之睽違伊始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對此莽莽衛郎憫世爰出圖而示我欲乞一言將何物以贈君能無數字題詞甫畢歎語重申此際蕙姚峰前尚思愛日他時胭脂山下切莫經年大小金沙須問敦爲黑水東西印度不知誰是眞詮鐵馬金戈大紀三軍之盛寶珠瓔珞先占千佛之經是固吾子之優爲而亦老夫之厚望者矣今夜紅燈綠酒來聽鄒衍談天明朝白草黃沙去看陳琳草檄

懷當以慷筆陣詞源可以倒三峽水而掃千人軍不止與迦陵分席

吳立三悼亡敬記跋

倪　鋭

乃若牛衣對泣臨封事而悲思鴻案相莊過皋橋而嘆息蓋古來賢媛見豈能多而今日名閨求之益罕然使覩柴門之轍跡老共田園同纏綿于於陵貧憐形影則潘安之句方望奚傷孫楚之詩靈邱曷愴此吳子悼亡敬記之所由作也夫人蘊秀高門和鍾瑞氣屬以素封之女璵玉紈胆如爰爲寒士之妻庭闈寂若主老婦之祭親事鑒鹽甘季女之饑力供菽水操擋家事以子兼輕衫側帽遂事征鞭洱海蒼山於焉長路劔湖小駐看

孫匪勉丈夫如賓且友於時吳子籠霄勝氣鋤高北斗之星芒泚筆毫文書溢南金之聲譽會爲信陵之客解報深恩終全季布之心敢忘前諾不懷內顧誰知東海波臣但勵前征號問西江升斗夫人乃跪陳唐乳上奉祖姑夙戒柳九下勤稚子桓少君脫其簪珥不過安貧謝道韞工厥篇章何關理道莊莊前軌落落孤行嗚呼世多缺陷之天時屬迍邅之候伶俜孝婦一身當大禮之宗犖惻孤孫四拜結終身之感方謂年方壯盛待齊百歲之龐眉詎期天不慭遺忽接遠途之惕訃沅湘水淺不隔鴛飛楚越雲聯遂沉鸞信奄然黃土已矣青冥

而風調清深四六中之杜詩也

如唱東坡大江東去

無可柰何彷彿生平而立傳若爲自解寄聲寥廓以陳詞我獨何能不慨然莊子非無情之士疇其愛酰而終也高生眞有幸之人願以不文敬爲斯跋

有關倫理之作不徒摛藻豔春華也

吳立三崴寒交劇本序

倪蛻

天地柰情何消得盡數聲檀板古今爾許事送還他幾句縱使十室之邑學或有餘百畝之田糞而已足雕龍炙轂之論了不異人雲開日下之譚初無妙理反不若孫叔敖死猶屍視阿堵衣冠郭子佺生作偷兒甯馨章伯氏慨棄倫之攸斁致交道之難言要以歲寒譬諸草木五大夫隆棟之品不屑秦封孤竹君清聖之操甯甘周粟二天氷雪共堅操滿地蒿萊同安直節愚四肘而不變亘千古以常存變彼清姿比於貞婦仙人夢綠會爲張碩之妻越女采蘋竟晉梅妃之號爰分支於庾嶺遂作配於渭川已而轟叛羅裙化爲蝴蝶三春盡矣

蜕影自題　倪蜕

藉令戴髮函齒爲乾坤有用之人緯武經文具古今難磨之概則形歸圖畫精列星辰瞻遺像以如生盼眞龍而欲下奚必蛇蚹蜩甲粉碎虛空兎角龜毛彌綸影響然而蟬飛委蛻豹死留皮火盡薪傳音有不灰之木風湔雨洗秦餘没字之碑冥鴻孤爪凍雪成痕殤女單魂柔烟入抱又莫不竹枝就月依窗綺以堪描花葉連陰嘆生香而可起況僕夢爲蝴蝶兩板殘紅化作蓬萊一輪落絮堯年有鶴墮羽華亭佛座留雲迴光香國轉憶東西南朔攜蠟屐以生平泰華嵩衡探錦囊而唱嘆烟

瀟灑出塵

表

擬

上六旬萬壽普天同慶萬國著老祝嘏至京　張漢

天顏大悅

特賜白金綵幣有差

命王子王孫執爵賚酒并

諭孝弟力田歸教子孫仍

御製時和年豐慶祝賦羣臣

謝表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會試

伏以

聖壽齊天多華渚留虹飛之采

君恩隨地盡堯封承海潤之波合三壽以作朋尊榮國

老仰

一人之有慶膳出

天庖太和與物爲春大年如山不老

玉門雲集萃梯山航海以鳴懽

申命風行極鑒井耕田而動色光分授几喜溢稱觴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五百年而生

聖環樞貫昴爲徵八千歲以成秋華祝嵩呼畢集

湖上岸下岸之有制壽世必本仁人合東海北海

以咸歸夢齡無非明主朝隆耆老之養覲王道必

於其鄉史占大有之書望君人亦如其歲歌風繼

瑟阜財解慍之篇流火授衣擊鼓吹邠之作自方

士感長生之訣譏入瑤池仙人求不老之丹藥覓

東海臺中金掌事以誕而無徵闕下玉杯言更虛

而難問以致迎商山逸老不獲分車服之光隱洛

社耆英誰與叶笙簧之奏賡風起雲飛之句無益

田疇寫菊芳蘭秀之歌徒工汾曲未有情深既醉

宛家人父子之懽頌極無疆切元首股肱之戴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化洽虞絃

功隆軒鼎

開八埏之壽域海宴河清

合萬國之懽心雲瞻日就總百九十三主高超秦漢

而還歷一萬八千年遠出羲農以上三春布暖適

逢

聖誕之期四海爲家會集耆年之祝趾相錯踵相接扞

葵赤以爲心齒則宿才則新采椒花而入獻爲此

春酒同升上壽之觴踏彼公堂共切乞年之頌羨

嘉覩載瀄
洪恩總杖鄉杖國杖朝而洗觥進爵無非琬液瓊漿統
公子公姓公族而鼓瑟承筐盡屬金枝玉葉分白
金於
內帑擎來削雪之餘出紅錦於
天機譜出披雲之巧臣猶健步笑覆鑾以惟翁
君實亶聰豈耄期之或倦合象板鸞笙而迭奏率嵩巾
藜杖以偕懽即一歲九遷無殊隆遇較五更三老
尤有榮施矧簉筐筐之有差復
明主而耕桑亦近伏願
疇增箕福
戒儆抑篇

絲綸之下賁潮講藝陳經之禮教孝其先體重農貴穀
之心力田爲本親其親長其長咸遵王路以無偏
井其井田其田更忘帝力於何有普天壽考庶乎
家龍伯而戶彭籛陸地神仙不必左安期而右受
倩乃復時和年豐之有賦
御藻雲騫筆精墨妙以皆芬
宸章日麗書成錦字琳琅爲裳寫入瑤箋葡萄作纂雨
徧流桑麻之野嵐且卜豐露喜沉松栢之陰祥由
憲老望商霖之立沛仰舜日以重光誠哉曠世所
難期允矣生民之未有臣等徒增馬齒未卜熊飛

望匪申公蒸窮蒲輪之錫旬周亥宇忽承
楓陛之恩占星維處士之榮負曝亦野人之志老將
至而耄及撫壯懷而唾壺頻敲德不劭而年高順
帝則而衢歌猶朗非金門大隱徒老嵗星喜玉杖
遙
頒常嘉化日效卷阿之矢咏爾彌爾性頌君子則茀
祿維康卜甘谷以爲家吾愛吾廬依
明主而耕桑亦近伏願
疇增箕福
戒儆抑篇

方甲子之一周學臻耳順
歷春秋於萬紀民喜身親懸金鑑以照千秋心存鏡
古秉玉衡而齊七政化洽周天則奉冠帶以圜橋
如七十子無思不服輸共球而貢朔極八百年有
道之長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清新俊逸極頌揚之能事
乾隆丁丑以前鄉會試皆用表判登之以備一體

乾隆十年擬

上軫念民艱

特沛恩綸以三年輸鐲直省地丁條銀後

積

冀命緩征逋欠並免官租俾農民均沾實惠以昭

盛典羣臣

謝表

伏以

帝澤汪洋萬國衍無疆之慶

宸心浩蕩普天邀逾格之

仁重國本而厚民生出內府藏之外府

天心而憫地力緩公家急在私家沛如江如海之

綸音識生物生民之

至意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任土作貢三代爲經維正之供庶民恩

分禹貢高山大川而後人共樂於輸將稷當明農

教稼以來法莫良於徹助迨阡陌開而井田廢新

法作而王道湮加以七乾九潦湯年猶文祖之年

遂致三誡五申縣令等躬軍之令豫借豫徵之禾

已震以無賦爲安積逋積欠之難償人苦有丁爲

累鄭俠圖上空繪流離賈誼疏中長聞太息詩人

九日豪情懶對寒花發婦泰山愛子甘殉猛虎新

絲賣盡何殊剜肉以療瘡簸秔典完不啻抓沙而

抵水雖朝廷經費不越租庸賦稅之中奈農事維

艱多有豐嗇盈虛之異追考從來之厲政因思隆

古之憂民以言關切則君元首臣股肱庶民四體

一指痛病入腹心以論屬聯則近畿甸遠要荒中

外侯服一邑饑動搖根本涼爲編戶孰無效順之

忱恕比剝膚當惻饑寒之故自考文一下蠲租之

令太宗再頒緩征之條未有損上益下仁心仁術

之流行博愛泛施仁政仁聲之並至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政切痌瘝

心同覆載視豐如嗇不自謂飭底於清明採溺與饑

然若躬蹈於水火十二載宵衣旰食不畜聚斂之

臣億萬國拜手贔揚稱爲

仁聖之主當鰥鰥熙熙之世操乾乾惕惕之心復念天

連秦晉阪陸原隰之區江接荊揚沮洳泥沙之地

棧村僅流花渤泛泰山俗貪羊狗秋風勁

字三河半屬之波臣夜月驚濤萬客難詩夫動手
宋過三川六詔嘗知火種刀耕未經百粵五溪苗
膜珠寒蜃冷
特下輪免直省地丁條銀之
詔更
頒後征逋欠並免官租之條緜綿之
旨遠滿西京旱澇之時忽逢膏雨總之
洞見天命人心如一氣故痛斥管子商鞅
深知四海九州爲一身故敬聽會參有若期不逾乎三
載

恩已洽於四方桑麻影裏常聞席地歌聲銀燭光中不
見呼天痛楚是何異舜當堯後益殫憂勤武述文
謨彌加惕厲也哉臣等才慚乳字職愧撫循素嗤
荆國之非不學擬錢而黷貨竊鄙王成之陋敢思
增戶以邀榮將懷節用安民務期盡心事
國伏願
八政日宜三農時裕大老安少懷之願益厲民艱擇循
良清白之田俾充牧守不急之賞罷府庫自充無
益之需停財用常足不用大工動大衆以奪其時
勿圖奇巧尚奇淫以分其力宦官宮妾人被粗布
之衣別館離宮規仿土茅之製則春風過處村村
聞賽鼓之聲秋露滂時處處見烹葵之樂矣臣等
無任贍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原經貫史頌不忘規無一字浮聲細響
典贍極矣通體大氣流轉逐句節節分明此在駢
體中格律最上矧謝表率成通套乎　耦唐注庚識

滇南文畧四十三卷終

雜體

明

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又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東劉用齋侍郎　楊一清
東喬希大少卿　楊一清
與劉郡守書　楊一清
四靈贊　楊一清
七峰贊有引　楊一清

靳充道瑞溪石硯銘　楊一清
自訟稿序　楊一清
懷麓堂稿序　楊一清
勅賜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楊一清
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氏墓誌銘　楊一清
跋都御史藍公生祠記樂詞去思碑卷楊一清
祭張紹事中文　楊一清
祭周君文　楊一清
祭王堯卿文　楊一清
宏山楊先生文集序　李東

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李元陽
贈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李元陽
秀峰書院記　李元陽
國朝
節壽序　李根雲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蘇霖渤
永昌府誌序　劉節
萍寄偶吟自序　劉節
自題小像序并贊　劉節
如東錄跋　劉節

棗陽初顧圃　兩先生鑒定
蹏安葉琴柯　南豐周　熊厚庵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嵩明劉紹甲繼一校訂
石屏陳履桓介存　仝纂
萬耿光覲文　廖杏齡喬年同校

明

書

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僕謝病以來自謂相見無期不圖不幸中乃有此良會豈真有所謂數者存邪喜看道體康裕神采倍增天壽

平格以為斯世斯文無疆之休者於是乎在不獨交游門墻之私幸而已不才多事以貽知己之憂然內自忖度實未嘗妄有作為體國之誠天日所共鑒今日之變殆其自信太篤任事太專好惡太分明有以致之是惡得無罪侯命於天順受其正他非所敢言也憂患之餘百念都廢飲量頗增而為病所困莫克自遂棋方大進而制于踪跡蕭不得施斯二者尚不能託以成名他可知已餘侯再見乃盡

此公被劉瑾構陷逮詔獄時作也文亦近尺牘體中數語故自磊落

又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之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知之為詳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傳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出葉吏部文莊公公固先生同志撰述似夫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為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顧予荒蕪不文不能有所論著蓋於是有遺憾焉承示近所為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其名之長庶幾其在此矣夫以門墻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

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邪是宜急託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而已快覩之餘敬書以復

制勝處全在起數語通篇亦復紆餘為妍

今之人物如用齊者嘗擬之漢黃叔度之流此非今日語蓋定價於二十年之前矣當此時勢難爲之秋用齊居當言之地而又有可言之機願以古君子及人爲念所謂能寬一分人受一分之賜用齊之素志亦若是耳至於潛消默運之妙有出於人之所不及知者蓋非用齊無足與此而亦不敢爲他人言之也若惴惴焉拘形泥迹以潔身爲高而不爲吾人後來之地此士夫常事豈所望於用齊者哉默識之餘千萬加察

勸人做名臣行好事善於進言純是大臣去國惓惓君民之懷文之精悍沚深直是老境

師生之義至希大而極不待今日始有此言希大之心自謂盡其所當爲者耳希大是心爲孝子爲忠臣爲大儒只是一般道理予老病廢棄不得相與以觀厥成願益厚自培植毋以宦成自怠毋以時事自沮他日山間林下有聞吾黨之士勳業光價鏗鉤炳耀于時以張儒者作用之功者必吾希大也勉之勉之南曹清適脫繁就簡希大素志亦老夫之所喜聞樂道之者然不須容心其間俟其自至則不必辭可也

宛然先輩典型卽六二之於子瞻未能過此

尺幅中有方丈可以包括韓歐一論一書

與劉邵守書

居上以寬爲本然必濟之以嚴寬以恤民庶嚴以警吏
卒寬以植良善嚴以鋤强梗寬嚴相爲用政是以通民
是以和否則令出于上而鬭于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
不被其澤矣

落落數語已盡爲政之要原本子產論政而筆特簡
峭且人人能言之不如公之見諸實用也

四靈贊

龍馬出河

惟龍有神不在下上潛見躍飛莫可爲象河馬圖出文
明之祥庖犧則之發天地藏

神龜出洛

天遺神物曰大寶龜國之興衰式克先知出書于洛與
圖合契演而爲疇奏倫攸敘

鳳鳴岐山

所貴於鳳惟嘉以色翔戾于儀下須覽德西伯發政乃
鳴二岐享多士載三月不食

西狩獲麟

麟兮麟兮毛蟲之聖五行具精不殺其性夫子老矣胡
爲來游嗟嗟天意其在春秋

四贊古質其聲大而遠

七峰贊有引

山有峰舊矣近孫思和氏始標七峰之名因以自號
予遡而爲之贊贊曰

粤有太極乃開鴻濛兩儀孕和鍾爲七峰排空並時拔
地成列凝然端居不聲以色法天之政象陽之奇楚澤
下瞰斗星低垂古有七賢以隱自

逸地因人勝人以地靈物物有極隨地賦形樂山者仁
與物爲體狗山之人惟日仰止
老潔而有餘韻
靳充道得瑞溪石色純白琢而爲硯命之曰端玉
于爲銘之銘曰　楊一清
謂剛可折惟正罔缺謂白可涅拭之無迹漸漬甘液不
溢而竭施而不伐湛然居默匪垢匪涅之含曷成我德若究
其用爲文章五色
確是硯銘是兪其味總在言外

自訟稿序　楊一清
臣一清初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乃弘
治甲子冬十二月北虜潛伏河套間擁衆入寇甯夏守
臣失利遂入犯環慶固原甯夏陝西兩鎮守臣交章告
急於朝我孝宗皇帝從本兵之議命臣兼巡撫陝西地
方經畧防禦乙丑春正月臣始拜勅即馳至固原以便
宜處置戰守未幾虜遁歸河套乃大閱將士定令約法
顧各邊廩藏空虛粟芻無旬月之積有警調兵何所取
給臣用是懼上疏極言之事下戶部奏發內帑銀若干
萬兩開各運司鹽課若干萬引招商轉輸及分官市糴
量邊城大小險易積粟芻有差時號令方新仗國威信
商民輻輳莫敢愆期於是沿邊庾廩充盈士有鬬志是
冬虜再入寇恃我兵糧有備得以無恐已而延綏甯夏
諸將數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權無專制不
相爲援以至於敗正德丙寅上命臣總制各路軍務進
右都御史久之虜遁去因衝毀各鎮兵糧空虛如初又
以便宜招納易羅邊庾谷漸充實是年冬虜復擁衆入
套烽火絡繹至臣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年丁
卯春渡河北遁屬臣有疾得請歸江南會朝廷分遣部
使稽覈邊儲使者奉法凜凜寸牒會黍搜剔無遺鈞距

詩在被逮時作而被逮因在邊積案故應敘其在邊時事不嫌詳贅

不直斥劉瑾歸之朝

文致唯恐弗甚馬維粟在廩綆勞在塗歲月既久濕腐
耗蠹有所不免於是自委吏而上至於撫巡無弗得罪
者詔獄所逮無虛月日而臣亦坐是被逮詣京師戊辰
夏四月二十二日錦衣使者至鎮江臣既就繫次日渡
江舟行至徐州使者慮閘座阻隔遂舍舟由陸至德州
又慮途淖行緩復登舟五月十一日由河西務車行就
獄蒙恩憫臣病令羈候於外十二日出僦民居以俟命
是後凡三上疏不報六月初九日始得旨致仕以病未
愈不能入朝具疏謝辭十三日出城時暑氣方熾假宿
城東姚氏居凡十日至張家灣宿杭氏莊園又十餘日
再輟再轉
序　九

此段序被遣及放還所經皆作詩之地

總序處患難作詩亦見能素位而行

七月七日發舟潞河入月初九日還鎮江先是聞百官
罪繫頗慘有死於雒楚者其以邊儲坐者責令倍償僨
其產不足械繫經年不得解故使者之來親友皆為予
危之送之江濱相望多泣下予不改常度或問曰先生
何恃而不恐予曰恃一點赤心耳故初渡江時有細檢
平生死亦安之句自是不廢吟詠然桎梏在身不能肇
記旋即遣忘比宿京邸記而錄之稘數首羈候以來至
於莊宿舟行觸物感興動有述作多自咎之詞蓋審分
度勢固有宜然者矣何者勞攘所坐誠得以自解時同
事有議予者曰使公向不多積則無今日之累予曰不
然居其位則事其事凡所當為者豈可虞後患之及遂
輟不為哉且邊儲乏矣而不為之處則大虞入寇勢難
聚兵地方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臣之身亦恐不能自保
矣夫惟所積既多不獨一時藉其用予解任後自丁卯
至已巳邊人所仰給猶舊積也予方私喜以為功雖得
罪其何辭顧後之為撫巡者過鑒覆車他日必有任其
責者矣若予之自咎則有說焉器非大受而秩進都臺
之彝才本庸常而任專總制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凶又曰負且乘致寇至凡予之所履皆盈滿之境有招
凶致寇之道焉而又自信太過好惡太分明無容物之
量保身之智是皆人非鬼責之所宜加朝廷之所以處
罪者可謂仁愛忠厚之至而臣得以餘生老林下為太
平一閑人志願足矣何忍何尤自被逮至還家凡一百
六日裒集所作得詩一百一十九首因名之曰自訟稿
俾兒曹藏之

敘事處具見惻欵樸忠彷彿出師二表讀此覺太史
公報任安書等篇未免歸過君上矣厥後文襄為張
桂所搆落職閒住恨日老矣不圖為監于所賣亦因
爭敬三上密疏陽留之而陰排之故耳其始終並未
敢歸過君上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敘之爲文咏歌吟諷之爲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開氣挺生於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錄幾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跋名中年亦深造遠詣比

立言必須有關世教乃不徒爲炳炳煖煖所以當推古者

陡起波瀾狀盡操觚家弊端千古炯戒

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爲經綸黼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彙而閱之樂迹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鬯近或習爲瘏詞硬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爲古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絕世獨步一時而充之以問學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偏奇可驗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

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彼月煉旬煆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咤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即之者傾心至其衆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愈遠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厎柱既乃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歉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

兩番取譬大開生面

文局文情亦有吞納涵浴之狀

後稿三十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嶺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士閔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君仲仁輩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餘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爲指摘疵垢不少隱顧庸惰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況望窺其堂室哉然平生企慕之

多所規益指摘不少隱交道中所難能宜乎文襄爲之心折也

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爲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爲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之內閣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爲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起一段已得立言之旨自足以不朽所云法度森嚴思味雋永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西涯固無愧亦是作者自鳴得意處即史漢入家傳文皆不外此數語也讀至中二段尤令人興往神飛然則滇文一刻亦何莫非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興起善端之一助乎

物型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騰霄遽至是哉騰霄罪無可死爲譬家所中宮不之察坐以死鳴之部使者鳴之朝積數歲官既知之嫌於富室避莫肯直去年冬蘇郡守胡君孝思廉得其實始直之既脫獄而病病且革謂諸子曰是亦人所爲哉命乎天也華氏薄遇於乎三世矣騰霄父東洋處士還往尤習予每歸江南東洋必造謁歎數日而去弘治丙辰子提學陝西公務取道歸東洋病不果來予比行忽遣其塾師攜騰霄至書云佑病殆不起弱子孱弗立先生其子視之予感其言許諾東洋卒騰霄年未弱冠綜家政克自樹植鄉人初或少之乘閒肆侮且訟之百釁叢集人謂宜稍貶以脫禍騰霄曰審如是吾家破矣毅然應之直氣昌辭身遭窮辱不少沮撓訟輒勝自是人莫敢侮貲產蕃殖家益昌予以東洋故每爲調護然相見必有規警欲其體聖門好禮無驕之訓以保身完家自是屏除俗好樂爲義舉睦有時名矣騰霄姓華氏鯨名。騰霄字也別號徵齋其鄉先達陳方伯所題取懲忿之義陳故東洋友寫規也華世爲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之後六世祖幼武五世祖悰華高祖興叔會祖宗隆祖守正皆以隱德望其鄉至東洋義聲振一時所與

游皆名卿大夫士其卒也予爲傳之初東洋壯無子其配鄒氏愛之爲聘曹氏子爲側室實生騰霄性穎慧東洋愛之也不遺之學未充其才然遇事機警凡所料理多出人意表既遭多難歎曰吾祖得吾父而惡言不至于耳吾獨非夫也乎橫逆胡爲乎來哉吾父將不瞑目地下矣用是益自淬礪執禮守讓或時折節下人而猶不免富者怨之府勢然耳初東洋之喪治葬與祭咸中禮邑人改觀比鄒母卒哀慕如東洋儀文縟縟有加焉常語諸子曰吾不毋生而毋實子我無毋則無我況汝誰乎乃請故殿學靳文僖傳鄒母事行以傳歲稍豐穀米盈羨則曰此歉之漸也節縮浮費以備不測歲忽不登則傾困以糶曰我豈其息人藥其利惡乎不可至於人棄我取操其贏餘居積如白圭比佃人輸租有弗給輒減且蠲之正德辛未都憲桐江俞公巡撫江南以邑東圩岸圮知騰霄有巧思幹局檄使治之不三月工成丙子歲饑巡撫都憲王文明請于朝行勸分之令多者給之劵得樹綽楔于門旌其義騰霄應例輸粟八百石以備賑事聞得授冠帶爲義民被勅嘉獎有素有恒心猶敦禮讓之諭太宰太原喬希大爲書素有恒心四字揭之梢間侈君命也其生成化戊戌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甲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僅四十有七而已娶鄒氏子男八長延壽次延禧延慶延祚皆鄒出次延禮延福延祓延緒皆側室出女五人孫男一師中女孫一今年春二月予起廢西征延壽率諸弟持狀詣予請撰其父誌銘予以戒行伊邇辭閔五月予駐節固原延壽遣吳僕持書謁督府請曰先父卜以今冬九月二十八日祔塋邑椿桂山祖塋東偏不得入誌銘不肖之罪無所於賄矣於乎是尙可負哉

銘曰民以義稱世所貴官以義名君所賜辭楔樹之風聲流永世我不疾趨行乃蹟彼橫逆者奚來嗣有欲徵之視銘誌

唐鵬曰簡切似韓紓徐似歐

事核情真思精禮大誌銘中有數文字

今年春二月予起廢

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麻氏、故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憩菴李公之繼室子友故西涯先生、實之繼母也。成化丙戌予以童子薦上京師、入翰林肄業、以同鄉謁先生海子之西涯。時先生初授官編修、請見公。辱獎與、公令見太夫人。太夫人飲食之、比官外制、先生爲翰林侍講、進侍講學士、相與甚習、稱知已。用是吾母張太夫人、獲相還往、稱通家焉。歸常語吾妻胡夫人曰、李之門子婦禮而雍、視其家規、襲斬斬。爲主婦者不當若是耶。予既外補越十有五年、入爲奉常。時公及吾母張太夫人、俱謝世、先生進秉鈞軸、吾妻歲時往拜太夫人。歸謂予曰、麻太夫人年幾七十、聰明彊固如昔、時先生繼配朱夫人、事之恭恪、太夫人禮之亦甚厚、若未嘗婦視之者。予喜知李氏之澤之長也。正德庚午予起廢西征、被徵爲吏部。先生已位極元揆、予每造、必請拜太夫人。先生既得謝、歲癸酉、太夫人壽八十、傾朝士往稱慶、各有述作、予實序之。丙子先生捐館、予亦得請休致歸江南、又越八年、爲嘉靖甲申、太夫人之訃至矣。先生嗣子兆蕃以書告哀、且請爲墓誌銘。予報曰、吾事也、顧未得狀、懼弗悉。明年乙酉春三月、予再起督師、而先生門人南京工部侍郎何君子元以狀至。忽忽啓行至陝西、艱關戎馬間、不及從事。又越數月、始克爲之。太夫人葬已逾歲、惟不及期是媿。念予二家非嘗交文、難拘常格、故先疏其獲通於先生之門者如此。至語太夫人之福、初封孺人、進宜人、屢封至夫人。兩封一品夫人、而例以獨存得加稱太。蓋近世文臣之所未有者。壽九十有一、其卒也、上賜諭祭二壇、命有司治葬事。仍給齋糧麻布各五十爲賻、皆殊恩也。語其行、公初配劉夫人、蚤逝。公性高雅、以詩酒自娛、不善生殖。家漸落、太夫人繼主中饋、惟儉惟勤、以裕厥家。公

坐是不娶、懷內願。時先生始十歲、同產弟東山、東川尚在抱、太夫人實撫鞠之。恩若已出、卒成先生之德。學爲國師臣、其有功於斯世甚大。自公以上三世皆單傳、公乃有弟復無子。東山東川俱不祿、先生子兆先、廕國子生、才而不壽、兆同殤亡。太夫人生贈中書舍人東溟、舍人生子兆延、兆蕃、先生請於太夫人以兆蕃爲後。廕尚寶司丞、進陞卿、兆延亦以先生恩廕中書舍人、遷大理寺副。自是子姓日延、與蕃引之勿替、又成東山之配蕭氏、爲節婦、卿兆先之婦潘至死猶戴太夫人恩、以不及報爲恨。其有功於宗祊甚遠。其他內行尚多、在太夫

人爲常事無容述也語其世系出陝西之三原歷尺籍京師李之先出茶陵亦隸京衛戎籍故太夫人歸於李子四先生其長仕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越五年卒贈太師謚文正初配劉氏贈夫人繼岳氏贈宜人朱氏封一品夫人次則東山東川次卽東溟太夫人女孫爲先生出者長適宣聖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開韶次適光祿寺卿崔君傑爲贈舍人君出者適虎賁左衞指揮張楫曾孫男長傳次仲曾孫女長適刑科都給事中劉濟餘未行太夫人生於宣德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卒則

嘉靖二年六月七日其墓則考廟所賜公塋域以卒之年八月十日啓公壙而合窆焉者也子與先生爲異姓昆弟四十餘年先生之墓子實銘之太夫人之銘予何敢讓顧其事行何君狀已具載而光祿君所述爲尤悉予不能有所益云

銘曰隻影孑孑如綫不絕有鳥五色出自丹穴翔於天關衍其世澤有綿瓜瓞緊夫人之德河嶽秀鍾萬夫之雄矻矻在恫孰保其躬俾植以崇爲國鼎鐘爲文章鉅公緊夫人之功早施暮取厚食厥有天畀之貴壽世則稱偶銘昭不朽允原知否

滇南文畧　卷四十四　誌銘　二十七

跋都御史藍公生祠記樂詞去思碑卷　楊一清

正德己巳盜起蜀川蔓延於漢沔庚午遂聚徒數萬流劫城邑殺人盈野村落爲墟武廟命東萊藍公文繡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往任勦定之責公至漢中不數月撫有文告勦有兵守有城郭閭民疾苦大布惠澤於是創傷者稍蘇故亡恙者益安幹止又越二年蜀猶捨攘漢人安堵無事癸酉羣盜悉平公之謀績居多遂進右副都御史遷南京刑侍以去漢人德之爲建生祠祠有記祀有樂歌去思有碑吏民大夫士頌歌之者至于今不衰公既引謝歷于御史君玉甫、袁之成集屬予以言方公受命討賊時予起廢西征逆藩閣公舉措知賊不足平矣比諸鎮告捷予朝予爲吏部賞功之典實與議焉蓋公廊大而有容條理井井細鉅不遺且善知人任人宜其成功若是之易而感人若是之深也嘗聞治內盜與外寇不同赤子盜弄兵草非化外戎狄可比漢宣帝時渤海盜起命龔遂往治之至則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無何盜賊悉爲良民宋仁宗時蜀中有寇京師震動張方平爲帥乃歸屯軍撤守備得賊不誅悉令歸農蜀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兇用兵若異是者蓋海瀕遐遠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益州之賊初苦侵苛假頓挫作小束識力與筆力皆臻絕頂又以林公作培主客分明收拾龔張二公作餘波亦妙

大作用大功業只數語寫盡

寫民情愛戴與作致右不侔

提頓處振起精神

氣識度量色色勝人此乃倒勝之原文亦跌宕又提一筆名論亦恰是分際

虛頓亦好

息其鄉無他志故皆得以安之而無患今蜀漢之賊非饑寒所迫皆惡少年羣聚不逞敢於拒命稱亂其鴟張跋扈之志有難窺測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不得不兵之顧公之在陝與見素林公之在蜀皆撫勦兼用恩威並施不濫殺以逞而公城守之功尤著有不戰而屈之勢焉使二公與龔張易時與地其所處宜亡以異也因與玉甫論及於是乎書

直起直落中仍自大開大闔樸茂似西京廉折似河東

祭張給事中文

子之書其金玉粹完。子之文辭雲霞爛宣。我固識子。置子諫垣子不我負。克昌其言。鳥雄扇毒。鼠子蠻烟。子胡不死。完璧以還。大明麗空。燭燐不燃。羣鳳在冏。翩翩翺翺。子乃死諫。輿襯故園。反復推究。莫知其端。豈人事之脩爲無所與於天。抑氣數之變人實乘之而天亦不能幹旋其間也。嗚呼。子心不媿。子名不諼。藐焉。追思門墻垂四十年。生莫子援。死徒子憐。子喪莫助。槩我之慈。寄奠一觴。我涕潸然。尚須執筆表子之阡。

筆脩潔而意脘摯張給事殆死於廷杖者

祭周君文　名霖乾州人先任鎮江知府

君之自守。玉潔氷清。君之出分。雷厲風行。豪強斂跡。鼠雀息爭。路遺不拾。夜戶不扃。巧言亂真。蠅棘營營。彼仇則宜。臺諭匪明。天亦知善。遽隕厥生。江流汩汩。爲君不平。都有新誌。紀君之名。公議在人。何死何生。

亦潔亦摯

陡然而起

有畏江大

河之勢仍

自紆迴停

頓與歐陽

祭尹師魯

文一鼻孔

出氣

以提唱作

關鎖筆勢

遒緊

祭王堯卿文

嗟乎。子有浩然不可羈之才。有瑩然不可汙之志。有沛然不可窮之辯。有毅然不可撓之氣。賢科得儁。不可謂之不顯。瑣闥近君。不可謂之不遇。抗一疏以違時。遽掛冠而勇退。子之平生庶幾可以無媿也。奈何遇事勇爲。信不失爲許國之忠。人之議子。謂蚩乎保身之智。故徐福之徙薪火未然。誰棄其勳。而曾參之殺人。其母不能不惑於三至也。嗟乎。槥闕百折不易其言。得禍雖奇。終以正斃。子身不辱。死何足計。君子初爲子傷。而卒不能不爲之一慰也。我南山。子藏已深。失脚而出。一蹶不振。緬懷疇昔。悠悠我心。言猶在耳。莫可追尋。寄奠一觴。我淚沾襟。

唐鵬曰嗟乎堯卿當瞑目矣到得死生禍福置之度外便是居易俟命學問文不過二百餘字嚴若鐵壁銅牆無懈可擊惟理直情真故其意足言暢至曲折起韻尚屬餘事

弘山楊先生文集序

東宇震甫太和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南光祿少卿其知際莊縣時罷蜀藩宗人以田租常與邑民爭畔結訟復侵界灌口茶山牟利官多掣肘又臺司郡長往來民疲奔命公視事期月一切肅清人不敢犯常決疑獄如神頌聲載道入為御史諸所論劾皆當奉命督修乾清宮羣閣奉約東工竣蒙賜金幣後巡按廣西以肅吏安民平獄為務招撫叛夷無算及致仕歸詔搜遺直復起為御史擢南光祿旋請老趙用賢謂震甫

文宗愚溪詩法少陵理學師白沙咸得其秘惜年達著作散失僅於宏山文集搜獲此篇

蓋閩之德成而上者也藝成而下者也德成固不可及藝成亦難言之蓋藝有二道為比興者流為著述者流兼是二長而後成藝然自文行殊科故德藝兩岐若藝出于德則德固有言豈判然上下乎哉吾里弘山先生以省元舉進士讀中秘書補諫垣值外艱歸奉母不出當路者累疏薦起遷右垣請病歸遂不出坐一小樓探討載籍古今人物之繁夥天地陰陽之隱奧無不博綜而冥會作為詩文有遺稿若干卷錢諸梓其會孫春元

遂初沼德屬東為敘既拜受之讀其詩言暢而意美讀其文詞正而理備蓋比興著述綺互融徹可謂藝之成矣然先生高節清風氷雪同其皎涵容蘊耕淵海同其深踐履精純圭璋同其粹蓋創道義之塗入性命之域者也則夫窮載籍而發揮於詩文豈餔糟粕飭輪轅者哉後之人玩其藝者可以考其德矣東也涼且俊曷稱是役然兒童時猶及見公即知繩慕今請歸里者十年於茲乃得先生之文而讀之幸矣又得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尤非深幸者哉是為敘

詩而深章法尤老到

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李元陽

愚讀周禮至命官教民之法未嘗不輟卷而嘆息以謂三代之際其士豈必素賢其民豈必皆可使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而仕者久於其官民者習於其令上下相知如家人父子好惡憂樂情靡不通即有兇頑不率之民庶乎其聞衆恥共憤而革之然則世之否泰固係乎設官卒不久任者何哉或曰古今不相沿習即使久任之法行於今日其効豈必盡如三代之際乎愚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也夫豈以今日而有異乎觀蕭侯之牧吾賓川可以徵斯言矣賓川在葉榆縣地國初因之然山川隔越瀕阻之民負固爲盜其來遠矣宏治初始割其地而置州設牧焉其建置迄今殆且百年而盜賊固自若也嘉靖三十二年蕭侯始以楚雄節推遷知州事下車之日有言於侯者曰州之土田以盜而荒州之戶口以盜而滅州之賦斂以盜而逋州之訟獄以盜而莫究州之兵戎儲貯以盜而竭矣盡起而圖之侯曰姑舍是項之又有言於侯者曰盜出矣侯曰昔有之乎曰頻年然也曰有以禦之乎曰無侯曰姑舍是日惟修其刑政治其繁冗宴然若無事者曰居月諸忽及三年議者曰侯其治身者乎侯嘻嘻若罔聞忽一日奉治狀詣上大夫曰牧不敏乃今知所以治此州矣上大夫愕然曰誠如所列則去盜安民其運之掌矣遂下令一如侯請以某董某事以某董某兵以某兵撫其吭以某兵擣其巢首尾巨細曲盡機宜勦勢既立我威既揚侯乃誓師曰有願爲我民者立此旗下勿殺賊聞之悉趨旗下稽首若角崩者以千衆乃縛其渠魁奏凱宴樂上大夫上其事旌賞有差道路相目曰侯昔日云云孰知其有今日乎於是土田日闢戶口日增賦斂予來訟獄不興兵戎有程積貯斯盈今日之賓川非復昔日之賓川矣夫道必積久而成物有待時而化使賓川而不遇侯如盜獘何侯不久於任如賓川何此古人所以爲吏長子孫至以倉庫爲氏良有以也夫以侯功勤當膺特賞今稍遷永州郡丞而去雖不滿人意然以侯不求速化之心而佐理大郡永州之人必有陰受侯之大賜者矣久任之法雖不行於今而侯不求速化之心固古人不求速化之遺意也愚不逢久任之法良用慨息而得見不求速化之人大有可喜者故因諸鄉士之請特書以爲贈

賢者固不可測文亦變化莫測是首左腐遷神技

賠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李元陽

一語定通頒年余過省城、值胡侯爲昆明令相見之頃其樸質謹厚私心知其爲循良也然繁劇之地恐非所宜退而問諸父老稱其節愛上官嘉其幹濟乃嘆其周才馬夫隸有不樸質而能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外應驛道賓旅一日之內常以一人之身爲數十人之役擊拳曲踞瑣屑煩猥之事填埤於前後呼召並至唯諾無閒不能分身應答故喜者常少而瞋者常多奔走送迎供億應劃得於東或失於西遲速相形人我異見勢之所必至者誰能設身處地而曲爲之恕乎是故譽者未出口而毀言已亂耳矣況

為附郭省城縣官描寫小照如畫而華致跳脫一波一折極頓挫之妙

重頓兩行氣勢滿足

再頓再躍轉入胡侯輕快

訶責一語便見全身是何等神力

又引一事作証意態更覺冷然

之上無訶責民無震恐凱旋之奏克成厥功於戲有若人者顧不謂周才矣乎萬歷乙亥秋按院郭公獨持風裁不輕許可州邑守令爲公與者不數人而侯與焉學之師生鄉之縉紳不遠二百里介兩生謁余於蒼山草堂乞一言爲侯贈余曰侯之取此皆自其僕質謹厚中得之彼以巧捷獲上而民不與者可以戒矣

避實擊虛而實際已無不批郤導窾是精神技其描寫首縣情狀一段是自昌黎送李端公使幽州序得來

再用反襯作勢轉到正面只無

秀峰書院在賓川州學左而前其甍棟接文廟而西出廻連學之閣開爲環顧之勢以固風氣面對三山如鳥之振翮而將翔也三山故名秀峰取仰止之義稱秀峰書院云初大夫朱君蒞任之明年一日詣學觀藝步自門堂延訪以視指學前坂曰何爲然坂也趨而下也礫抱虧疎風氣殆宜濊與諸生曰始者長老固憂之而力未遑也大夫及是交其有興乎大夫曰願聞伊始曰自吾土之有州也衙之城之凡以防盜設也宏治間百爲草創具其所以防盜焉耳矣學則郎建而弗閟也今田

加闢矣民加聚矣請作書院以聚經籍次其棟宇附於學宮匪直士有專業而彌綸風氣亦將有神焉顧大夫審之大夫曰養足則教興力齊則衆舉矧制度閎畧罪在守長子何敢自悋以戾衆志明日遂率諸生相度地宜既經厥費闔於大吏皆可其請爰興版築會都御史劉公先奏於州治東置戍守以申盜防至是檄大夫使董其役大夫曰軍務也其敢後因龍書院而役武營十旬而營成甲辰八月乃復作書院十三月乙丑書院成中爲樓以藏書名尊經閣以備制也前爲重門後爲講堂翼以號舍縱以廻沿慢慢堂蓋與學宮相爲負揭諸之慧然如鳳鳥翥而衆翼從也學之師生歌思樂之詩以問記於愚且曰是役也財不足取於公帑力不徵於閭民愚曰然則財焉取曰取諸贖鍰耳曰贖鍰非公帑乎曰自有州來未有以贖鍰而歸之公者愚曰節哉不役閭民力焉徵曰徵之好訟及負官之人程其力而以日爲差愚曰時哉夫孔子之道簡用時使以經其國若大夫者謂以孔子之道善其政者非耶且廟者廟孔子也學者學孔子也書院者尊孔子之書也嗟夫世之以貌求孔子也久矣士方窮時曰吾學孔子及其達也亦嘗以孔子之道施之有政乎哉今大夫用不啻已勞不匱民是以孔子之道善其身以信於其政夫以信感人人奚其弗從吾見教化行矣教化行則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非所患也孔子刪詩書至於舞干羽而有苗格既仵洋宮淮夷攸服嘗三致意焉夫明是義也明斯之理於是乎托而奚風氣之足云大夫名官黔之安莊人

前半寬以養局後段拈出學孔子之道如溯崑崙而上興往神來深情如揭有關世教之作

大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明乎節而苦且貞之爲難也又曰安節亨甘節吉明乎節而安且甘焉之爲言臣道也子道也之道也節之時義大矣哉顧節之爲言婦道也居常所不忍言際變所無如何者也故夫蓼莪天保臣子之好音而至於板蕩棄舟則寫之而心悲矣琴瑟蘋蘩夫婦之佳什而至於柏舟中河則諷之而神慽矣是其事異其道同其感憂思以難言貫金石而流輝亦無不同吾友袁子思誠母氏張太孺人者是苦節以貞安其節而甘之又亨與吉焉者也先是袁子尊人

庠生文瑞少丁孤苦鮮伯叔親昵之好進退焚焚靡所依據遂有利其家耽耽覬之者構難憑陵上質藩臬經數歲事乃稍定太孺人以金閨之彥伉儷於袁自結褵以來左右夫子雅能平內患靖外侮和戢其族黨而奄有其室家識者於此已知太孺人之非徒巾幗中人矣居數歲連舉三子長最慧而早天二子尚提携未有知識又不幸而所天不祿稱未亡人太孺人之苦節乃自此始矣蓋是時太孺人才三十齡耳顧影自憐痛九原之不作又未可以身殉於是推心泣血撫厥孤朝夕勤拳篝燈夜課績紡之聲與讀書聲時相間作不輟也

至提佘之歲雖跬步片語亦時督責無令踰閑不率則鞭笞亂下時恐失墜重貽乃父羞既就外傅又數擇良師友俾蓄德勵行毋比諸匪人嗟呼太孺人可謂貞而苦又善砥其節者矣迄今三十年來以昏以名以大啓爾宇二子俱成立騰聲黌序間使人人知袁氏有子則夫太孺人者爲袁氏中興篤棐之臣爲袁氏克家顯揚之子洩洩融融其樂何極易曰安節亨甘節吉此其所以徵也乃者日月逾邁年齡俱秋太孺人亦將老矣吾友思誠慨念母氏勵節辛勤無以娛老乃廣輯詩歌須揚盛美裒稱觴而祝嘏焉又以予過從既久見閨

必真乃屬序於予予維太孺人之節是名教之榮風化之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節也即其所爲壽也又聞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松柏磽确何歲寒不彫是其節也又其所以壽也發潛德之幽光祝升恒於有永附名簡冊宜非詞場之厚幸哉爰振葦而爲之序

傳神在數頓宕處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國朝趙州人蘇霖渤海門

臣謹查各省倉穀甚切民依每歲將存用實數通盤彙核可以酌盈劑虛實於民生大有裨益惟是歲查各省民數一事臣竊反覆思維而覺有不便施行者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蓋古者民皆授田於官故民數與田數相爲表裏可以按籍而稽毋容隱混且耕三餘一耕九餘三皆實有數年之蓄而後可以穀數之盈絀待民數之多寡後世時移勢殊古制遠不能復民皆各自爲謀然爲上者誠因其所利而利之擇人而

牧之厚積儲以補助之有所養而無所擾則亦足以臻治安古今異宜事勢各別正不盡規倣舊文始可講求康阜也今天下生齒日繁上屆編審新舊人丁共二千六百三十餘萬雖係照例按戶定丁尚非詳細實數然一戶之數不過八口以內按冊而推再參以糧賦之多寡亦可得其大畧至各省倉穀現奏報有二千六百餘萬石亦屬豐裕但貯穀雖多亦止存以備常年之借糶凶饑之散賑爲因時補救之計原不能計口授食遍給閭閻而地方大吏臨時督率有司清查被災各戶分別造冊賑濟是不過荒歉不動倉儲既無從據此民數辦理即遇荒歉散賑之時而係另造應賑確冊勢不能照平時之戶口均攤是又無從據此民數辦理也至若人滿滋慮先事綢繆則如開墾樹植薄徵免賦轉粟通商一切政務我

皇上念切民生已無不次第舉行亦豈俟查清民數而後乃見之施設乎故臣就此時撰度事勢而覺民數一項僅可以驗生息之蕃實難據作施行之用倘可緩其清查至若查之而轉致滋弊則又有難

於縷陳者蓋州縣民戶之多類皆散處鄉僻若令其攜妻抱子絡繹公庭而赴點則民不能堪若令地方官遍歷村庄挨家查驗以稽數則官不能堪是仍不過委之吏胥造冊以畢其事耳而吏胥果可委任乎事本煩重則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復遼闊則乘便之貪求無厭重則入室搜查生端挾詐輕則冊費路費坐索無休王斂錢之鄉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屬情所不免州縣官刑名錢穀趕辦不遑加以造冊紛紜日不暇給雖有精明之員亦難勝稽查之力而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財不貲矣

酌古準今洞見本源

翻筆特妙亦是實情

放縣一筆
更覺圓洽

索性拱證
病根爲小
民希恩罷
切

夫五年編審事已不易況欲年年遍察而無遺是
雖奉行盡善似亦難爲常繼也再如行商寓旅往
來無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人性
頑蠢亦多種種不便清查之處且吏胥造册自料
地廣人衆本官不能詰誤暮改朝遷實數無憑指
証勢必任意隱漏草率完事迨至彙册奏
聞仍僅得其大畧究非確數而小民已滋累矣伏乞
皇上俯念編審業有成規億萬生民不宜歲歲輕擾
恩准將每年清查民數一事改同
成命特賜停止惟於各省倉儲嚴查實貯以期有備無

忠因利勸導順時休養四海蒸黎自沐
皇仁於永久矣臣爲便民起見不揣愚昧冒瀆
宸嚴仰冀
聖明垂鑒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謹
奏

明主可以理奪故進言者務審於理此疏曲盡事
情中於機會已經部臣議　奏停止海門先生之
學術經濟於此可見一斑宜其歸掌五華書院成
就人才甚多至今未得及門者猶思其教澤不置
也

諄諄多名賢

是綱鄭重

筰宇正木交星海名無考　霍邱人明末隨永明王
由粤入黔抵滇以功授副將擢總兵永明亡遂
隱居蒼山下後以事戍甯古塔範弟彬閒關萬
里迎歸卽採髯翁所稱至性誰知劉玉章者也
正木玉章皆生流離患難閒長習鉛槧家學幕
遊兩迤正木著有萍寄偶吟醉餘草子德煜以
太和籍中式康熙癸巳武舉有寄心集詩一卷
玉章另有集子德煒先以永北籍中式康熙戊
子武舉余讀其詩文多有可傳者且以流寓故

雲南爲中國邊地永昌又在其極西郡之遠者莫是過
矣然而山川風土人材物產未嘗不與中州等殆駸駸
乎其日盛也余嘗攷其所由蓋自濮人會於盟津越裳
貢於洛邑漢武納哀牢而不韋以縣名孔明定孟獲而
南人不復反永遠中國幾始於漢其間自晉至唐非不
設官置吏然其風俗猶襲於蠻夷子弟不登於俊秀其
時南北紛紜中原多故不過郡縣置之而已教化之道
未暇及也繼元興段高鄧繙據於前宋太祖棄之於後
遂使西南風氣閉而復開者數百餘年至今論者猶爲

悟之向非元明相繼開閣經營以及我　國家仁敷化洽無遠不遞且惻茲土之數困於兵革尤爲加意撫綏之振興之教養之潛移默化日登於衣冠文物之俗焉則今日之永亦安能若此其盛也夫以永地之遠若此其風氣之開又最後若此而今日之盛遂若此則前乎此與時乎此者沿革必有所由焉興衰必有其迹焉詔勅疏奏必有其文焉守令官師必有其人焉加以官制之因革時物之變遷貨財之所生植賦役之所供輸前徽往烈之足慕武功文德之難泯考節孝而可見其風俗瞻象緯而可占其災祥覽山川而地氣之頑靈可辨

也觀學校而文風之隆替可知也是皆茲土所當詳著必不可任其殘闕無稽者則莫善於府志一書矣又攷班固作西南夷傳常璩作南中志樊綽作雲南志嗣是而韋皐有南詔錄李景山有志畧而且一統有志通省有志事之散見於諸書者未嘗不班班可考然皆畧而未詳覽者每有未盡之嘆是府志之修何可少也余於去歲之夏始奉　命來伍永昌前下車即以志書詢無如舊志散失即有存者又皆系相沿訛謬特甚每讀不能終篇而訪其事跡則十不得一余方以爲憾不虞太守羅公化庵正欲舉行其事而余未之知也一日謂余曰吾永無志久矣此一方之典故倘任其廢失無徵吾之責亦子之責也今將與子捐俸爲之又適劉子玉章至永劉子固優於史才余業以此事囑之仍總其成於子焉幸勿辭夫志書巨典也纂修重任也余不敏何以堪此然竊思我

皇上敬政勤民導宋風俗纂修一統志於是各省咸有省志進呈　御覽天下風土情形靡不周悉所以斟酌時宜動無不善　聖治之休隆真前古所未有也但省志本於郡志宜有有省志而無郡志者乎且舊志既已殘缺此而不修其後不可悶矣絕續之機正在此時用

是不揣謏劣與劉子玉章及諸紳士開局從事條例悉遵通志列卷二十有六其間旁蒐博采纂緝校訂一事之微必求其實一物之細必訪其真凡閱十月而志成於是前乎此與時乎此者其人其事皆可得而見也其因其革皆可得而知也上而星緯之垂下而疆域之廣大而戶口賦役之重小而文章物產之繁又皆可得而探稽也聚古今於須臾收幅員於咫尺一瞬目而利弊聖治取諸此而已足矣則永昌亦何遑之有

堂堂之陣好整以暇

氣隨旋而言有物

敘次處運實於虛

補敘有手法亦是上下文樞紐

總收無疊之星

簡括床架嫌

點睛歷紙

幸字

起一段振筆疾書如揭日月而上星辰鉤勒如法此段就人事之不齊轉折出種種變態如燭照數計而龜卜跌一筆有千百萬人泣不成聲隨手頓住一落千丈强妙卽以昭歎振起直似身在由陰道上千巖萬壑令人應接不暇

天地其至大也萬物其至繁也人以渺然七尺軀生於其間亦至微矣乃能亭亭獨出與天地並列爲三才而超乎萬物之表者豈非以上可參贊化育次可奠安宇宙又次之而道德文章可以扶持世道樹美譽於當時留芳聲於後世與天地並垂不朽非若萬物之朝榮夕瘁形滅名湮者可比也然而上遡羲皇下逮叔季其間棄陰陽具面目而爲人者莫不蚩蚩然棼棼然與草木分雨露於春秋者不知幾許與蜉蝣分日月於朝夕者不知幾許與蜉蝣分日月於朝夕者不知幾許與蜉蝣

浪飄流者又不知幾許若而人者雖屢百歲猶朝菌耳所以豪傑之士往往致慨於此誠有所欲已而不能自已者也嗟乎人生斯世亦孰不欲有以自樹哉若夫際遇風雲才與命會乘時奮發以成一代之勳是達而在上能伸其志於功業者其所樹偉矣抑或遭逢不偶抱不敢以立言自居故於三不朽外又開出一重門徑孟子七篇亦由於不得已

跌宕多姿再提再振直覺滿目蒼涼不必更跋江上琵琶矣以白描之筆寫纏綿之情似照應而非照應復以翻空之筆開作結倍見神致

伤若有所限於三者之內焉則其不能自已者將何如耶聞之達者之氣溫以和其志遂也窮者之氣奮以烈其志鬱也物不可以久鬱於是乎激而爲聲者其惟詩乎韓子曰不平則鳴是卽不能自已之旨也余也家世濠梁宗承漢裔幼隨家星海府君涉歷疆隅素嚴庭訓慷慨卓犖之行亦嘗側聞之矣不意遽遭世難躬閔多艱牢落天涯一枝未穩浮萍之感故園之念自昔已然於今爲甚況乎親知寥濶書劍飄零將愁度日用酒爲年所謂不容已者時時有之如加以往來酬答或亦不免興之所至聊復爾爾然過卽擲之不復留意故散逸者

常多間有存者大都十之一二耳非朝吟夕詠者有連篇累牘之繁也非刻意求工者有研精殫思之巧也嗟乎士而以文章著述自樹士之窮也而況詩乎夫詩者性情之所寄託者也性情所在則余之所以爲余於是乎在矣而余之所以欲已而不能自已者亦在是矣如謂余不連篇累牘以求多不研精殫思以求工則余方焚筆瘞墨不暇又何敢言詩耶

前半如聽講華嚴大覺無上法乘後半如空山鼓琴自樹而並重於天地者也無造化厄於止變故阻於中

沈思獨往自歌自泣中別有一番世界

自題小像序　并贊　劉範

噫嘻乎異哉斯人也其容有象其形有章獨閒吟於松下方危坐於石間我問於人曰此爲誰也人從而指之以爲是我嘻天地之大也忽然有我物類之繁也忽然有我古今之遠也忽然遇我夫既有我是我遇我而卽有以置我使我爲廊廟之我社稷之我韜鈐鍾鼎之我千秋萬世之我爲我者亦幸矣乃既有我是我遇我而又無以置我而又有時世以限我歲月以老我人情世故以害我炎涼貧富以閱我艱難離亂以困我功名事業以餌我一我耳而乘我者衆焉我固無如我何也雖然我自成其爲我清風明月風月之我也詩壇酒陣詩酒之我也風簑雨笠江湖之我也登山臨水林泉之我也流行坎止隨時隨遇之我也我卽不得爲廊廟之我爲社稷之我爲韜鈐鍾鼎千秋萬世之我猶幸而得爲風月之我詩酒之我江湖林泉隨時隨遇之我是我之爲我自在也且我之爲我爲時又無幾何猶記自成童而少壯方爲曩日之我倏焉白面長鬚已成今日之我安知去日苦多轉盼皓首蒼顏不又成他日之我乎蓋他日之我必不同於今日之我則今日之我已非曩日之我而此今日之我也者我固知必有他日之我而又

所見猶是本來面目

舌極敝極細

萬殊一本是達儿

如是如是雅分

曲終奏雅亦見身分

贊亦古意可掬

游戲三昧亦復粉碎虛空我處我至此境界覺造物亦無如我何矣

眼前指點實有其事實有其理較勝莊惠一味空談

見道之言非徒掉弄聲墨

憶我先君遭逢世難。爰舉義旅。壯歲辭家。涉歷疆埸者數十年。迨時移事變。故鄉遂不克歸。然自抵滇後。走吐蕃出賓川。適彌勒。移尋甸。奔走雄趨南安。遷大理。又數十年。顛沛之苦。罔不備嘗。卽我弟兄二人。皆生於戎馬荊棘閒。自幼而長。叠經變故。屢遘亂離。蓋飽于憂患者久矣。不幸先君暮年。遠適遼陽萬里。隻身音問杳絕。凡閱九載。吾弟兄力贍奉毋。茹荼飲泣。將不止以淚洗面。是時先慈又以哭損一目。向非賴天地之佑。祖宗之靈。吾弟奮不顧身。持空手以往。幸藉良友伏羲。始得如遼。尋省往返三載。出九死一生。迎請先君以歸。則吾弟兄及一家骨肉。能免於終天之恨乎。乃吾弟兄運值窮奇。一貧徹骨。雖團圞可樂。其如寂水難懽。至今念想。猶不勝椎心劇骨。是吾父子兄弟兩世以來。悉在流離患難中。會未嘗有一日之安。亦大可見矣。嗚呼。今吾父母見背又六七年。風木之悲。曷其有極。而吾與吾弟髮俱星。成遥望故鄉。渺如河漢。且吾父母將終爲滇人焉。已乎。夫陸機有述祖之詩。老泉有族譜之記。皆所以發揚先德。表示後昆。雖功名事業。顯晦各殊。至於崇本篤親之義。則無二致。此吾弟如東錄之作。

余卽爲吾弟言。令其斷不容已者也。曩日先君旋滇後。余以成編。用遺將來。而吾弟方幾齠齔。不意今反於客邸中成之。是固余之心也。夫人情於子孫。莫不欲有以遺之。昔劉表見龐德公。貧而不仕。問何以遺子孫。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吾家之貧。卅倍德公。安則固遺之矣。此外復何以遺之乎。雖然。無以遺之可也。若吾先人之流派鄉里之閥閱。則不可不令其知之。而讓吾家之所自也。友義未報。宜思報之故土未歸。宜思復之。是皆不可不令其知之而思有以畢吾兩人之志。則是錄也。雖以紀尋省之節。誌遭逢之艱難。而且述往開來。所望於後人者心良苦矣。而所係於吾家者豈不重哉。特書數言於末。永以示我後人。當必有動心於是錄者。

性情筆墨到極真處。無有不動人者。昔讀孫額翁玉章記。知爲孝子然。亦不知玉章家世何若。不有以述其大畧。不幾令吾子若孫逸漫而不可攷。性誰知劉玉章。句知爲孝子然。亦不知玉章家世何若也。今讀正木先生此文。始知於玉章爲難兄弟忠孝萃於一門云。

雜著
國朝
遷葬論　楊坤吉
折狐辯　楊暉吉
蠹魚辯　楊履寬
宋蓼詩跋　楊履寬
草堂集序　楊履寬
張鶴亭美人詩序　楊履寬
于園記　王琮
紀安齊二湯生　徐昭受
沈節母傳　徐昭受
古文尚書考　徐昭受
臨法議　徐昭受
管仲子產優劣論　徐昭受
會澤楊氏族譜序　徐昭受
跋椒山先生集後　于亦翼
書梁鴻論後　于亦翼

萊陽初顧園　昆明李國章文川參訂
歸安葉琴柯　兩先生鑒定
鎮洋王　鏞序宣評閱
保山袁文揆時亮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石屏陳履和介存
永北譚　震箴圃校訂
昆明張　兆鰲仁齋
錢　翕夫同校

國朝

論辨考序記傳各體

遷葬論

太和楊暉吉勿庵

凡舉一事爲人者善。爲己者不善。克己復禮仲尼所以訓仁也。矧人之於親乎。近世泥陰陽之術。恣富貴之求。而不計先靈之安與否者。莫如遷葬爲最。夫人不忍其親體之未安也。于是乎慎擇地。避隘從原。就燥防濕。又恐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古人卜葬所以謀之龜筮也。固宜矣。其後獨信堪輿之說。以占吉凶。求事應。以滋貪天之心。故遁葬龍指穴。擇日諏辰。其事遂繁。見有不顧停之歲年。而惟慮身之不富貴。後之不昌熾者。其心之爲已而不爲親之所爲也。雖然堪輿之術。固不足病。使有是理。必用之者。以爲親爲心。則用也何傷。愚獨怪夫既葬之後。或少不適意。而輒咎夫地之使然也。營營聘求。終爲地師所盡。或有一遷不已。以至再三者。

原評
精透正論

夫親體之未去而子心獨安乎天下之大忍孰加此嗚呼聖賢之教惟冀人之脩德也使我德不積雖吉地亦凶我德既積豈地所能制語云吉地爲神之所司烏望其輕擲于不德之家哉唐呂才不云乎傷教敗禮莫斯爲盛其敘葬之言曷不取而三復之立心制行不遵聖賢而且妄肆營遷以泥不可知之說取先人之骸骨而遷移之欲以取一已之富貴與子孫之綿昌也是猶求飽者而先舍其田也是亦不思之甚矣每見斯舉多由士夫之家倡之愚未見富益富而貴益貴也翻見其輒蹶而輒敗者數數矣此非其人之用心所致歟士夫家

原評
文勢翻造

通篇筆情
原悍而議
論透徹可
與倪蛻翁
道楊林魯
氏先塋志
並傳

猶然而又使貪賤之家效而尤之其爲敝風俗壞人心也非淺鮮矣曰然則葬皆不可遷歟曰不然寄客歸里則宜遷防備崩潰則宜遷水侵蟲巢則宜遷是皆所謂爲親而不爲已者也終爲要耳自非然者愚未許其大之在孝爲何如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愚於此亦云

以修德二字作主的是正論　青谿子評

文境似東萊博議美門

意同山立詞似泉流有大蘇之餘風矧邊省士夫中於此病最多此亦關係風俗之文　後學許憲讀

折獄辨

楊暉吉

黃虞之世比屋可封鮮見其爲訟獄者彼置明刑弼以弼教而已孔子所謂使無訟者惟其時爲然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在焉故不至庭而知讓是又使無訟之証春秋傳交質已非聖王之世矣嗚呼上失其道民喪久矣周自東轍以來二三百年訟獄繁興禮讓衰止不平之鳴人情必至機險詐惡世烏能道漢文刑措僅幾致焉耳使無訟一語至今遺憾雖然聖人不作大化靡沕君子亦因時之弊用古之法尚有利哉古法維何曰周禮以五聲聽訟獄求民情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

聽五目聽嗚呼盡之矣求民情者將以求其直也不直則辭煩不直則色赧不直則氣喘不直則耳惑不直則目眊因不直以求直雖機險詐惡必不匿我而我無失出失入之患是在我之聽之也平其氣斂其才攝其智閉其威使兩造之所欲言而恐不得聞於上者盡傾於我而至于無可言又代不善言者揣其情不敢言者思其故不能言者推其心勿折于彼而壅于我勿恃氣勿逞才勿輕智與縱威而後纖微畢露絲粟無遺于是始必疑不疑不決終必信不信不定本之以至公至正之心出之以至虛至明之量從而斷之以無偏無陂之筆

示之以懲惡勸善之程則上不罔下不非上以至公之雌機險詐惡必相化而爲禮讓大畏民志此道得也

大落墨

昔者孔子許子路片言折獄疏曰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夫所謂辭者折獄之辭非謂不待兩造之辭畢而我以片言折之也世之聽訟者多不審而恃才逞氣輕智縱威故不得其情有一事而數爭者有前斷而後背者有含忍而莫伸者有得計而再肆者有乘上人之偏者有效前事之尤者其源在聽訟者之未畢其兩造之辭而以片言折之也其流安止耶是不可以不辯

點睛欲飛

一噴一薙

可爲聽訟者規有關世道之文後學許憲識

循吏事功名臣經濟聖賢根基胥由於此自末俗觀之鮮不以爲迂談矣阜陽劉如阜識

漢儒通經者多能以經術潤飾吏事故漢之循吏盛於唐宋作者湛深經術上下千古不禁慨乎言之文之結搆運掉純是先秦兩漢氣習

寓言有定理

是東萊公得意之作

蠹魚辯

楊暉吉

世以善讀書者爲蠹魚愚以不善讀書者爲蠹魚蠹魚之於書也無日不在書中而不能自脫于書外生于書亦死于書比于善讀書者固宜雖然無日不在書中而終死于書也善讀書者豈類是耶比之不善讀書也尤宜書載理者也讀書所以窮理理無窮而書有盡我具心者也窮理所以明心心無窮而理又有盡以有盡之理拘無窮之心以有盡之書拘無窮之理是猶蠹魚之日在書中而無時以自解于書之外以終死于書而不自知也善讀書者以我之心立于理而以我之理解于書一義也紆迴曲折以推之一語也前後反覆以度之不狥章句之粗不因評隲之舊不以言近而翻惑不以旨遠而自畧以我見書益以書見我于是心常正而不安理日新而有得古人得失不我遁匿庶有神乎不然終其身于故紙之中總角聞道白首無成猶曰余之苦瘁如蠹魚也豈不惜哉

胡談門評一篇大意二句盡之

說固有通路但不可爲孜孜取捷徑于功名者道詣以晉宋之理而行秦漢之氣卓哉名文　胡美門

先從服飾序起乃是此詩所以致疑待考之由

提綱

大主腦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重曰。副者、夫人之首服。鄭康成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按王后三翟、褕衣、從君見太祖。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其次鞠衣以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展衣者、禮衣也。其次緣衣以御。緣衣者、純衣也。然則三翟。何以知首服副。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

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纁衣而云次。則緣衣首服次可知。稱此以求。編降於副。而垂於次。則鞠衣檀衣首服編可知。其燕居亦纚笄總。明乎非助祭、親蠶見賓客。見王進御不得禮服也。康成又曰。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其下以紞懸瑱。然則衡笄唯施於翟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也。周禮又曰。爲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康成曰。外內命婦。衣鞠衣者、服褕衣。褕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然則外內命婦自鞠衣以降者。內則天子之公卿大夫。外則諸侯之卿大夫命婦。天子之卿乃六命也。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然則如周公太公之入爲王卿士。固有所不得施也。賈疏曰。上公夫人得褕翟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揄翟、祭太祖及羣廟。闕翟以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以下。闕翟以祭。鞠衣以下。與侯伯同。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詳考鄭注賈疏。副以祭。編以桑。禮見王賓客。次、以御。蓋先王之重祭祀。蠶桑不敢以

褻。與其所以示人追遠敦本之意深矣。采蘩采蘩之詩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其末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孔穎達曰。被次也。按祭統、夫祭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則采蘩以爲菹。其說是也。然又曰。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以見太祖則褘也。祭羣廟則褕也。小祀則闕也。其爲侯伯則褕兼太祖羣廟也。其爲子男則闕兼三祀也。首服應副。胡爲乎其以次也。此祭祀之不可通者。一說也。朱傳亦曰。諸侯夫人能

祭祀不可服次

盡誠敬以奉祭祀又以備先有采蘩爲蠶事之說故繼之以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其於末章則曰或曰公卽所爲公桑也按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然則于沼于沚于澗之中此其地乎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詩所以重言之乎顧其受之也必副褘以意推之其在侯伯亦副褕也其在于男亦副闕也若以告桑公敬之至也然則公侯之事公侯之宮惟君服以祀先論亦祇聞服編禮所謂鞠衣以桑也胡爲乎其以次也孔之說曰夙謂祭祀之夙夜在公推其未祭之敬也薄言旋歸推其祭畢之敬也王非正祭不服衮衣則未祭祭畢其以次宜也未祭祭畢其敬如此則其祭可知也此此公桑之不可通者又一說也孔之說曰夙謂祭祀之夙夜在事謂朝覲饗燕郊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外自西階視饔爨於西堂下卽此云夙也然則于以用之言正祭也夙夜在公推其未祭之敬也薄言旋歸推其祭畢之敬也王非正祭不服衮衣則未祭祭畢其以次宜也未祭祭畢其敬如此則其祭可知也此一說也何惜之說曰此言被者指三公夫人世婦之服觀少牢禮卿大夫之主婦從祭服髮髽可見公所卽公桑夫人世婦夙而趨事至夜旋歸非君夫人之重蠶事而勤倡率安能如此然則被者非夫人也三宮夫人世婦之敬若此則夫人可知也此又一說也由孔之說與鄭所謂副服之以從王祭祀者無悖也然編以桑視壺濯視饔爨其事亦不輕於桑也毋亦有當編者而遂以次乎次以御於王去褻服者幾矣而以視壺濯視饔爨乎如何之說與鄭所謂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者無悖何也命婦之降於夫人其與三宮夫人世婦之降於夫人等也祭夫人副褘命婦佐后編鞠衣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以其祭之降服編鞠衣也則命婦成祭服必降夫人之告桑編鞠衣而次緣衣也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然被以三宮夫人世婦言則凡上所云采云用俱應屬三宮夫人世婦而又何以見夫人之賢乎此皆不可考者也又告桑受蘭禮有明文至蠶畢服成只言以祀先王先公穀梁傳曰王后

公桑不可服次

兩段援引繁亟妙在用兩跌筆點得靈活

上兩段逼得緊此處引孔何兩說以爲之解放鬆一步却又逼緊一步

全副精神著眼在此

真駁得醒透卽鄭賈孔何聞之豁亦頗首

親饋以供祭服國非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斯言得之矣孔穎達則曰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竊臆婦人不與外祭賈所謂閹翟從君祭羣小祀者大抵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五祀皆不出宮庭而可以卒事故謂之羣小祀與又按月令后妃以季春之月躬桑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禮四時皆祭在歲爲祠嘗蒸周爲祫祭服耳豈必蠶畢而別有所謂祭嘗也夫人躬桑以爲祭服之蠶而論蠶則應者若以將蠶后齋戒以盲先蠶爲說而牽祭與蠶爲

其無乃近於附會與況卽以將蠶盲先蠶而論蠶則應服編而鞠衣亮先蠶比於羣小祀應服副而闕翟於被亦無當也朱傳以祭祀言而不言祭先祭畢可以孔說補之以公桑言而不明被爲何物可以何說圓之子曰多聞闕疑其庶幾乎

大致原本

御纂取孔何之說以通解經之窮仍以奉祭祀爲定論而考据詳明鞏情琢暘其中之層折波瀾一噴一醒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

形家言千里來龍只爭一支通

體大結穴在此足見采蘩三章不必牽涉祭蠶

自余髫時輒聞父兄耆長語榆中博識洽明者必爲若喬杜先生僂一指比長閭從世家舊族屏壁册軸上見先生零章斷句率風雅可頌既乃考先生素履於知先生者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然性耽詩酒不治家人生業家故厚於貲坐是中落晚益坎壈屢踏省門不售且不克飽於庠授徒里中三娶卒無子暮年卽求爲童子師亦不可得卒饑寒以死裹其及門僅有存者每塞食上塚猶或以麥飯一盂奠其墓下今則皆成古人此風亦逾余竊悲夫士既不遇困阨終身又無後人爲收拾其

所作述只今能道其姓名已絕少更世易年復誰知有博識洽聞如先生者乎夫發微闡幽亦吾人之責也乃遍尋諸其門人之家得先生暮年草藁一束發而觀之墨痕濃淡紙色漫滅多不可辨強以己意揣摹補綴得若干首畧爲詮次錄成一帙呈之羹門先生倘有一言見採於大君子或者寒灰復燃光照天地亦足慰先生於九京云爾

聽猿實下三聲淚此典揆兄弟滇南詩文畧之輯不容已亦不容緩也

張鶴亭美人詩序　楊履實

趙州鶴亭張先生以其美人詩索序於余。余遲之三年未有以應也而鶴亭之索不已同輩有來檢者未嘗不寄聲焉今年首夏鶴亭偶過余書院中復諄諄督促余不得已乃畧示區區之忱以塞鶴亭之責蓋余非敢於長者忘也始余畧聞諸先正之名言格論於壹切香奩豔體詩不敢憖置諸耳目之前久矣已而讀朱長孺序義山詩謂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古之人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淡往之致故義山之詩乃詩人之

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已自下箋解矣因啞然自笑曩所見之拘於古人之深殆猶有所未盡也嗣是睡餘支枕往往不甚屏棄而間有所感亦嘗渉筆爲之然非性所諳即求其工而不可得甚矣余之拙也丁酉冬獲交武陵胡美門先生時過從論詩先生詩家圭臬每持一論輒溯源窮流令人如指諸掌一日偶以長孺之說質之先生曰不然昔先君子之誨曰淫詩必不可作如李義山未必即風流浪子只爲存得數首無題詩後之人因而疑之遂無以自解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哉美門蓋述其令人采擷先生之教如此余聞是言不覺面熱汗浹至今使我心悸也繼而思之詩人之思何所不至是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詩之境也天地山川日月風雨飛走草木者詩之料也喜怒哀樂者詩之情也溫柔敦厚者詩之教也詩之府奧甚深疆界甚遠作者苟從事於斯何詣不可到即不爲讀曲子夜諸詩未得爲不知詩猶不食蛤蜊未得爲不知味也此余之所竊竊焉自以爲是者故自戊戌以來不惟絕筆不爲並少作亦皆焚棄不復留遺而今乃爲鶴亭序此詩譬之白髮婆娑欲強作舊院中風情語豈可

得哉雖然鶴亭亦白髮麐嫣非紅粉佳人也後之閱是詩者甚無以疑義山之意疑之是則余愛鶴亭區區之忱焉爾若其詩之芋綿韶麗則丹山菖上二序言之悉意深厚而筆疎宕其持論處可爲不作本事無題詩者進一解亦可爲好作本事無題詩者進一解均當以不解解之

始業先生、爲園於宅之南。西倚崇山。右帶連岡。前環以溪。溪之外。羣山如拱揖於墻頭者。不可勝數。其左則屋

敘園景細而潔卽題下有耕讀爲業云云

宇燕鱗。樹木交蔭。脩然令人有南村之志。園之中因水爲池。蒔荷以待夏。署一畝。池之上下。雜樹果木花竹桃之類。以黎爲勝。樹少而種署備。竹則或勁節參天。或叢陰纍地。自龍鬚以至雲母。靡不有。其餘花卉。供點綴而已。予以己亥春首。爲雞足之遊。王月朔三日自山返。謁先生於里第。翼日遊於園。時則桃初破萼。池冰未泮。他樹木尙含芽。惟竹頗猗猗。頓而樂之。先生爲予言。先世

寫遊

自秣陵遷楡。高祖耀極公。自楡來宅於茲。及先生四世耳。先生伯仲四人。白首雍和。無間言。子三人。邑諸生。從子七人。秀川以辛卯提南宮。官都水司。逢齋文名噪滇西。與子善。則工部之兄而先生季弟之冢君也。先生又言祖父世以耕讀爲業。里中風俗淳茂。有懷葛之遺。通者三三子相競於科名。視昔則少殊矣。予初爲是園。將以娛老。且爲子孫讀書地。子其爲我名而記之。予因取君陳孝友于兄弟之義而名之曰于園。且爲記其名園之意曰。父母之愛其子也。加其身。是故子之才否。及其榮悴升沉。皆有命焉。而不可强。而父母之心。則未嘗有

這山一角

頓宕有致

點名園鄭重以下便發出大議論

名論不刊　文氣亦覺磅礴鬱積

殊也。人惟父母之愛薄。乃漸及於兄弟。亦惟兄弟之情乖。乃不順其父母。此孝友所爲相需而一家之政直從此始也。抑猶有說。一父之子。謂之兄弟。一祖之孫。謂之從兄弟。迺此爲再從三從。以至於服窮親盡。相視直若路人。然原其始。固依然一人之身也。循是以思。於凡兄弟之才否。榮悴升沉。可以岐視之乎。其得之者不以驕。其弗得者不以忮。吾身同之焉耳。夫如是。然後可以慰生者於目前而安歿者於地下。斯其爲孝友也大矣。譬之人身。耳目手足。均所愛者。假令聾瞶其半體。而痿痺其一肢。吾未見其爲全人也。今雯若昆季年逾强仕。尙能修內則之文。朝夕洗腆。忘倦而霖若刻志下帷。期博一第以慰先生於遷暮。其於孝均無愧矣。暨自今。終守先生家法。行見斯園之中。樹生連理。竹挺合歡。棃垂交讓之枝。蓮開並頭之藥。子雖駑下。尙將爲先生賦之一園記文字耳。乃爲得如許之眞摯悱惻。亦空靈亦正大。周密其餘事耳

紀夢寄二湯生　楊履寬

七月二十三日夜將旦。夢二湯生訪予家園。時已暮。予將赴館。念聯遊之久。因挈之同行。將與爲竟夕之談。比去。嘗苑門數武。予述於行。傍縣倉墻失足墮坑塹中。直太引手於前。兌巷扶予於後。俯匐久之。始能起。既入苑。塹二子皆不可得矣。嗟乎。自予與二子者別。離羣索居。幾何年矣。昔二子之在吾館也。兌巷未有規予者。然予有所行與有所言。未嘗不顧兌巷而凜凜。其不可爲兌巷見者不敢行也。其不可爲兌巷聞者不敢言也。兌巷之畏友也至於直夫。天稟純懿。予每有所行。必與

商之。直夫未嘗苛從。予而予則往往惟直夫之言是聽。緣是而得以寡尤寡悔者不知其幾也。今予與二子者。既各牽於家計。不得朝夕合併。其無乃陷溺於人欲而不自知與。古人有言。晝觀之行事。夜徵之夢寐。是亦反己之一驗也。雖然。古之爲友者。聚處則見其過而面數之。隔濶則聞其過而寓書以規之。若二子者。其亦有聞於予與。眾不可蓋。口不可防。予之過。予苦不自知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將必有道之娓娓者。二子其幸以告予也。予方在坑塹之中。其需於二子者甚急。二子能坐視乎。遂書以寄之。

寓言中具有箴銘兩面都到

節母姓許氏、趙之紅山人、子年友許德章女兄也。德章
昴季四人、氏最長。生而穎慧。父母甚愛之。自咳而名。率
以冠諸弟及笄、適州廩生沈公季子文溥、時舅殁、姑老
生計衰薄。長叔姒各析箸。姑惟少子是依。氏入門。即去
華飾。黽勉井臼。問既文溥以甘旨不給。棄諸生業。營什
一。養。頗得姑歡心。越五年、生男女各一。男生甫四月、
文溥列肆龍尾關。爲匪人所誘。一夕盡蕩其貲。不謀於
家人。走金崗徵外比。得消息。偕人往尋。已弗及。薄有田
廬。盡以償負。負父母遣人迎歸。氏以姑故堅不可。姑敦

遣之曰。我自有汝長姒侍朝夕。汝善視襁中兒。復何憾。
不得已。乃抱兒歸許氏。甫踰年、文溥死於外。氏聞即不
欲生。父母百計防守。又時以存孤難於死慰勉。自是稱
未亡人。三十年於茲。雖習與之處者。未嘗得其一哂也。
居恆在父母側。勉拭淚痕相對。及其閉幃獨坐。輒嗚嗚
泣數行下。歲時伏臘。出針綫所得。爲姑市酒饌。姑亦爲
歡然進一觴。嘗語人曰。季婦孝且賢。予季固未嘗死也。
姑疾篤。歸侍湯藥。及卒。粗衰三年。忌日哀痛。父母卒亦
如之。子名謙、六歲學於員峯甚魯。每授書。氏輒隨其後。
立講堂外諦聽。歸以口授之。其不成誦。夜間人靜。猶喃

補敘極合法

敬東亦窗亦疎

虛叫有違神可與賽琢菴論參看

英氣勃勃發前人所未發

喃不休。戊子謙受知學使金壇于公、游州庠。公廉其概。
薩之窘。曰、貞松慈竹云。先是文溥既殁。家無立錐。戚屬
有憐氏之寡者。適某顯宦託一探之。氏聞恚曰。我所以
不死者、爲沈氏一塊肉耳。斯言何爲而至於我也。絕弟
與通事遂寢。謙遊泮歸。患腰癰。絕而復甦者再。里之人、
咸謂非氏之精誠感乎神明。沈氏之不絕者幾矣。
贊曰、曹令女有言。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
何忍棄之。有旨哉。今世以節著者。里不絕書。何古之難。
而今之易也。設令文溥殁後。數椽可以蔽風雨。負郭可
以供饘粥。即終老於沈。豈足爲節母難哉。乃羈魂未返。

辨大歸後尤所倚賴又工刺繡人爭貴之父母爲銖積寸累置田若干畝今子息二孫恃以小康是猶婦人所難也予謂氏所重在彼不在此

氏以大歸全節所處尤難可見氏之賢亦可見德章昆弟之友愛傳敘次高古有法贊凡四段有發議論處有補敘處有斷制處純乎史遷筆法其妙總在老潔而疎宕也

古文尚書考

王琛字守宗浪穹人芝成季中不事舉子業肆力經史旁及醫卜星命相地諸術咸欲有所論著未就而卒人皆惜之

孔子刪錄尚書虞夏二十商四十周四十合之凡百篇鄭氏康成書贊謂之三科揚子法言曰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三句在今虞書而以爲夏書蓋虞夏同科故自西晉以前統稱虞夏書伏生尚書大傳亦稱虞夏傳也百篇之外有序一篇司馬遷班固鄭康成皆以爲孔子所作具載百篇之目而序其作意七十子以後代相傳述

秦世焚書濟南伏生藏之壁中漢興生求其書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伏生名勝事見史記漢書儒林傳二十九篇者堯典一自日若稽古至陟方乃死通爲堯典中間無日若稽古帝舜已下二十八字皐陶謨二自日若稽古至飭待制通爲皐陶謨益稷一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別有太誓非今之太誓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內盤庚、太誓各分爲上中下三篇顧

命中分出康王之誥一篇。共爲三十四篇。惟太誓三篇。所出其說不同。孔穎達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馬融云太誓後得。鄭玄書論云民間得太誓。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以教人。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孔穎達語見書序疏。王鳴盛曰。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即引

考古自當以史漢爲據

姑參治華

點睛

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於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之而已有之者大謬餘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況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即有太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有其語恐太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太誓者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之孔者　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若去太誓。則爲二十八篇也。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將召伏生。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大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漢書儒林傳曰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王鳴盛曰宏此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則授鼂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齊言今異揚子雲言一開之人帝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可以挾策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爲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兄子建。爲小夏侯之學。伏生傳授事見漢書儒林傳隋書經籍志凡伏生所傳謂之今文。由其寫以當時文字也。古文尚書者。孔子九世孫子襄。經典釋文云孔子末孫惠遭秦禁學。藏書壁中。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壞宅事漢書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閻若璩曰攷魯恭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不得云末況壞宅在恭王初即景帝初安得云武帝末耶得襄所藏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孫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伏生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隸古寫之。合成五十八篇。隋書經籍志王鳴盛曰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薨當在元朔元年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其下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即景帝初年

再點醒

照應漢書

順手標明卷數

武帝紀云孔安國家獻之朱謀㙔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子遷貨帝以來至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言遭巫蠱未列于學官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王鳴盛曰安國之生卒當以史記言安國早卒則年只可以四十爲斷倪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三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豐之間天漢後安國久已有之晉永嘉時真舜典亡逸其家始獻之書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爲科斗指體。書文字體見鄭康成書贊故謂之古文。十六篇者。分之則爲二十四。舜典一。別有舜典非今之舜典今舜典則合於堯典以下爲舜典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後梅賾割堯典之愼徵五典以下爲舜典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別有棄稷非今之益稷今益稷則合於皐陶謨伏生所傳已有之亦是真書亡後梅賾割帝曰來以下爲益稷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壁中書篇目見尚書正義卷首孔穎達疏以此二十四篇合於伏生今文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所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云。其彙爲四十六卷者。九共九篇爲五十七篇。即此是也。其彙爲四十五卷者。無逸三十六君奭三十七多方三十八立政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四十。冏命四十一。王鳴盛曰冏常爲畢字之誤也費誓四十二。呂刑四十三。文侯之命四十四。秦誓四十五。書序四十六。成帝河平中劉歆字子駿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書載漢書楚元王傳及文選自伏生傳二十九篇後學者分爲三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曰小夏侯。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尚書惟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諸書立學事見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

慈挈可少亦不

古文得立蓋劉歆之力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亡武成事見今武成孔穎達疏引鄭注永嘉喪亂帝時眾家之書並亡書亡事見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又有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卽伏生所傳者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漢書儒林傳注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經典釋文曰劉向校之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徵並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百兩事見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壁中古文既出雖未立學而傳者甚眾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作史記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書儒林傳曰朝授膠東庸生胡常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古文傳授立學事見漢書儒林傳東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秘書賈逵事見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王鳴盛曰漆書竹簡漆卽科斗科斗卽壁書以漆書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科斗常寶愛之以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杜林事見後漢書本傳林既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後漢書並有傳衛宏從林受古文爲作訓旨其時傳古文者又有尹敏孔安國壁中古文似有兩本一爲孔安國壁中書一爲杜林西州所得漆書然晉書束晳傳謂漆書皆科斗字而鄭康成書贊言壁中皆科斗書則杜林所得卽是安國之壁中書無疑考其傳授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譚譚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惲惲授賈逵父徽逵傳父業又爲杜林漆書古文作訓馬融鄭玄傳注多古文說

伏生所傳之今文三十四篇亦在其中古文可該今文而今文則惟三十四篇而已但今古同有之篇其字句篇章亦不能無異如盤庚優賢揚歷夏侯等以爲心腹腎膺君奭割申勸嵒分古文於平帝及王莽時立學莽敗遂廢東漢立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今文東漢立三家事見隋書經籍志而古文則杜林賈逵衛宏馬融鄭玄諸儒相傳雖盛究未立學故馬鄭傳注惟施於與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增多之二十四篇不爲傳注謂之逸書以其藏在秘府不立學官王鳴盛曰後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非利祿之路不合

詳言古文尚書屬始寄暢遥深

斷古文尚書已亡筆重如仙

自此人出

洵乎古遂多疑案矣

文簡得確

好事者爲之也

時務故也晉世秘府所存者古文尚書經文永嘉之亂二句本唐書經籍志又以不立學官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王肅事見三國志王朗傳其注左傳亦就衰微先鄭子元遺書經籍志洛都覆沒靡有子遺二句本唐書經籍志是三國魏時東海王肅字雍之故傳者漸少而馬鄭二十四篇之傳注亦就衰微先朱合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王肅事見三國志王朗傳其注左傳衰六年所引夏書亂其紀綱爲太康時與前儒不同解書不同事見春秋左傳正義孔穎達疏晉世祖時皇甫謐字士安作帝王世紀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云云乃自漢至晉四五百年人所未見者皇甫謐引湯誥事見商書湯誥序孔穎達疏及晉氏渡江元帝時豫章內使梅賾始得古文尚書并孔安國傳奏上

梅賾上書事見尚書正義卷首孔穎達疏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據孔穎達疏引晉書言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今晉書鄭沖皇甫謐傳並不言傳古文尚書事似爲盛日穎達所蔽而其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別是一種晉書分爲舜典以續之學徒遂盛晉末范寧爲解梅賾古文事見經典釋文齊明帝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始得上之篇首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傳序但古舜典合於堯典今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

一瞥一不是重叠被醒牀

顧命惟四篇耳今云五篇蓋兼太誓三篇合爲一而言也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值方興有罪遂不行用至隋高祖開皇二年購募遺典始得之姚方興獻書事見尚書正義卷首疏於是協于帝之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梅賾所上經與釋文隋書經籍志之書號爲孔氏壁中古文謂其傳乃孔安國所作并有序一篇序得書作傳之由唐孔穎達爲之疏其經文即今所用之本也書本百篇孔安國壁中所得可讀者惟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所得之五十八篇陳伏生舊傳三十四篇外多得二十四篇其目即孔穎達疏中所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是也梅書末出時歷代相傳古文搶多者即此二十四篇以之合於伏生今文共爲五十八篇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通爲一篇名曰堯典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云云在今舜典也中間無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而壁中所得別有舜典一篇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傳序但古舜典合於堯典今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

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拋亡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爲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爲一耳　自曰若稽古皐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通爲一篇名曰皐陶謨亦是伏生書如此孔壁古文與之合而壁中所得別有一篇名棄稷不名益稷其太誓三篇伏生所傳已有之後又得於民間而孔壁復出與之相合馬融以爲文似淺露又言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然雖致疑仍爲作傳鄭康成亦注之其中白魚入舟火復于上流爲烏之事漢人引用者不可枚舉則今文古文中本有是篇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劉石憑陵京

華覈沒諸書益亡而梅賾所上之孔傳古文尚書始出列于學官然書雖盛行猶闕舜典一篇取王肅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一篇而後分出舜典皐陶謨二篇以爲三十三篇合於今文二十五篇共足五十八篇之數其不同者四篇之內而不入之孔壁古文二十四篇數中梅書則泰誓三篇併入孔壁數內爲古文二十五篇致伏生今文但有三十一篇而後分出舜典皐陶謨二篇以爲三十三篇合於今文二十五篇共足五十八篇之數其不同者三馬鄭所傳之武成建武之際已亡而梅書則有之於篇則協于帝之下復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劉炫事遂流傳至今矣王鳴盛曰姚方興造舜典一篇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於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迨姚方興始見鄧子博士未行用也隋學士劉炫取而列之上時見鄧子博士未行用也隋學士劉炫取而列之於篇則協于帝之下復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劉炫事遂流傳至今矣王鳴盛曰姚方初出但行於江左隋時始傳河朔唐孔穎達作疏謂其書即是孔壁所得之本而以馬鄭所傳爲張霸僞作蓋點馬鄭適有張霸僞書之事遂以馬鄭所傳不同馬鄭所傳旬汨作之尚書共五十八篇伏生先傳三十四篇太誓三篇已在其內早立學官孔壁所得多於伏生者二十四篇立

梅氏亦何修而得此然則古今傳人傳書皆須適逢其會耳

再點醒

以下層層辨別心細如髮

就本事攬學未久而廢書藏秘府劉歆奏校拾貝有議論肇力

眼前指點影自傳燈大海之生紫澗浩蕩終歸何有

重頓

與班固垈校秘書肅宗好古文達數爲帝言古文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是賈達一人上承安國之嫡傳親見古文於秘府又因杜林之本而作訓可知杜林之本與秘府同而秘府之本固安國壁中所得而上之也馬鄭傳注用杜林賈達之本可知卽安國之本也若張霸之書劉向當時已斥其非豈肯載之別錄向既斥之歆豈取之班固因歆七畧作藝文志不列霸書而於儒林傳既敘孔氏古文立學之後始敘張霸百兩篇則百兩篇之非孔氏古文顯然易見孔穎達乃謂梅賾所上爲孔氏古文而馬鄭所傳爲張霸僞書豈不謬哉閻若璩曰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典沿作等二十四篇爲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在當時固未嘗舊其書也況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見邪　孔壁增多之二十四篇既亡梅賾所上之孔氏經傳遂盛然三十四篇

貫串諸史何能出此種條暢手筆亦通冷筒由來也萬派朝宗滴滴歸源兜勒處處老氣無敵

餘霞散成綺

之馬鄭傳注猶與之并行隋唐二書經籍志所列之古文尚書十三卷卽梅賾所上者也而馬鄭之注亦仍著錄至宋史藝文志始不著錄則其書已亡矣尚書百篇亡於秦火其得於伏生之口孔氏之壁者裁五十八而亡者四十二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而存者五十七永嘉之亂亡孔壁增多之二十三篇武成先亡故而存者三十四梅賾上孔氏經傳內別有泰誓三篇與馬鄭所傳之太誓並行唐孔穎達作疏斥馬鄭所傳之太誓爲僞後遂與馬鄭傳注並亡於是書之存者惟三十一篇馬鄭傳注既亡尚書獨有梅賾所上之孔氏古文經傳孔穎達疏人皆以爲安國壁中所得之五十八篇卽是此書矣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去者故歐陽脩日本刀詩曰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蓋疑梅賾之書非真古文也及朱子辨其僞而宋元明以來掊擊之者甚衆大意謂伏生所傳文辭古奧而梅賾之書文從字順平緩卑弱如出一手且古籍相傳豈無遺脫而此書於傳記所引書辭援拾無遺閻若璩曰昭十四年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傳記所引尚書惟此一條作僞者亦未之大斷非古文真本近世閻若璩作古文

明葉秣場弘山作古文尚書五卷隋書經籍志中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語謂梅賾古亦疑梅書之譌今守宗爲此考蓋江閒有人焉不虛也

千古隻報千古定論

尚書疏證朱彝尊作經義考攻之尤力而毛奇齡乃據所上乃是孔傳而經文則本兩漢秘府所有初無少僞作古文尚書冤詞以辨之王鳴盛博考羣書采馬鄭王三家之注與孔傳孔疏比附作尚書後案三十卷一以鄭氏爲宗而於諸儒所謂僞作之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之大意謂史記前後漢書皆不言安國有傳恐安國當日壁中得書不過以今文讀之而已未嘗作傳梅賾所上經傳同出一手僞作非王肅卽皇甫謐所爲真古文篇目鄭玄逸篇目鄭穎達疏中所載者是也穎達時鄭馬王注猶合分其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不得已稱就其有可據據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領其興鄭所述不合鄭所述壁中增多者乃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其目十六其篇二十四而梅賾所上乃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旅獒冏命君牙冏命其目十八其篇二十二與鄭不合也陳畢命君牙冏命傳記所引太誓多皆經撮拾別撰三篇而又貪太誓文多易於剽襲傳記甚多皆經撮拾別撰三篇而於伏書內去其太誓真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而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三十四者伏生所傳二十四者孔壁三十三者於伏書內去太

別亡逸亡是經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作僞者因其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不得已稱就其有可據據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領其興鄭所述不合鄭所述壁中增多者乃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其目十六其篇二十四而梅賾所上乃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旅獒冏命君牙冏命其目十八其篇二十二與鄭不合也陳畢命君牙冏命傳記所引太誓多皆經撮拾別撰三篇而又貪太誓文多易於剽襲傳記甚多皆經撮拾別撰三篇而於伏書內去其太誓真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而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三十四者伏生所傳二十四者孔壁三十三者於伏書內去太

大傳註又不同其征苗疑言于羽籥鼓樂之儀文聲教德化樂之精神皆帶理又言苗既窟既窮既格且謂伯益謀禹引跋爲證是以儀文能孚決無是傷誡謂體伯益必不出此更發前人所深戒然請書不求其至當死於句下亦安能上下千古載卽使僞託亦由允執其中一語推廣其義至精至要惟衷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危微數語諭語不過外安知非道經之言乎而偽孔傳乃以荀子爲確証況荀亦子方弟子安知荀子彼道家者流援儒而入於墨遂與老氏同轍又安知荀子不信子思之書必無舛訛也僞金縢一篇微檢齋所愚亦不信其語多疵謬豈以周公先君之聖而出此邪武成取二三策之言尚在秦火之前可見然則守宗亦無以文公子公之信書不如無書於史臣記載之妄則不可知觀孟子順爲疑也亦秦惟

梅賾古文尚書永叔時爭疑之朱王諸公攻之固已嚮見四川李穆堂先生古文尚書考亦稱梅賾書蓋漢魏人贋作朱子疑之而卒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故有友萬編脩言則謂卽此數言可證其贋危微二言出於荀子荀子又得之於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著書在秦火之前凡引詩書語稱易詩書春秋論語而云荀子所見之尚書有此語而云梅賾書考亦稱梅賾書蓋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稱經字史遷親問故於安國所引皆無經字史遷親問故於安國所引湯誥太誓之辭絕不類今之古文尚書復作書大傳考六宗考具有精義蓋深心汲古人也近時袁枚齊著金縢辨上下始言金縢雖今文亦僞書終則歷引跋爲證是以格且謂伯益謀禹引跋爲證況荀子爲確証況荀亦子方弟子安知荀子彼道家者流援儒而入於墨遂與老氏同轍又安知荀子不信子思之書必無舛訛也僞金縢一篇微檢齋所愚亦不信其語多疵謬豈以周公先君之聖而出此邪武成取二三策之言尚在秦火之前可見然則守宗亦無以文公子公之信書不如無書於史臣記載之妄則不可知觀孟子順爲疑也亦秦惟

昭受字思白晉甯人諸生好讀書有志乎古制義力追天崇諸大家不屑屑尋行數墨數困場屋益肆力於學卒以窮死年甫二十九歲人以比渠家思曠云

天地有自然之美利而國本係焉民用給焉不在國不在民此其所以弊也酌以均平故源流不匱斥其侵蝕故上下能通滇省產鹽計十六處所行銷有額數誠國課攸關不得不責成於官辦向例官運官銷未爲不便然正課日致虧缺而民間致按照烟戶計口售鹽又任意揮灑捐納自如兆於月無金牛

短秤加課騐額難銷官追日急壅大利成積弊起姦者微而效尤者甚也今之貪采私漏之狀已彰矣從前不法事仰蒙禁革改定民運民銷不限地遠近法立於公爲利斯溥鹽法之良無踰於此其大體固若是也夫本計之圖不嫌於纖悉防制之意必及於隱微以今聽民自便販商赴井運鹽納課後官給以引凡過歷關隘有所查驗截角以相會計其杜私甚密然關之胥吏及州縣巡役非盡良者附井之巡役與竈戶夥州縣之巡役與販商夥嘗以商無漏課爲歉若有之彼得以勒取肥潤豈昔報獲況夫點徒計利各有所溺如使販商與竈

戶通同可漏一引之課持所贏餘分之弱半以加倍於竈戶竈戶利其多於定價也無不樂售者而販商得強半之利又公納一引之課亟懷挾舊引混淆耳目巡禁有覺唱以餘賄是後便坦然售其所私而無從加察人市肆則價稍減於課鹽而愚民趨買者若鶩矣爲總計其所頓置湏課一引利猶得半也使累而積之給引之鹽又安得而盡銷其額乎是宜於各井仍通計竈戶名數詳查每戶鹽竈多少一日夜各出若許鹽戶爲一冊別立一公所鹽成則入其處按戶梵交有不如冊數便可詳究如其數官爲封鎖販商至欲銷某戶鹽則號某

戶親至發賣價費不與井官經手茍就收其課給以引而已至販商則執引於所運鹽既行銷後即現在地方便合是繳毋許懷挾舊引以故私萌又所定給竈戶薪本已勒成價安甯井附近省會且轉運所便之地多販商省運費故爭趨其近者所出鹽日不能給竈戶乘勢增長此雖細故然令而不行何以示後自今不按定例隨意增減者以違官論他如奸儈之徒出其餘詐瞞官置私處於竈册數目之外私用增竈煎餘鹽仍夥販商如前弊此亦足以滋潰竊謂小人之心即見微利無有不謀者禁其轉相謀不若使之轉相制也絕增竈之弊

莫如即於竈戶中或十日轉派一人使之按戶譏察有弊者首於官如無弊令出一呈結官得其弊罪與作私者等十日後又易一人週則復始人人知戒而良善畏法者在其中雖有狡猾之民無所緣以孤行其計然如是而泊井之有司非其人不得也又收課之處書役等各有工食其所假名爲解費心紅種種者恐以留加課之端而販商有所不利及州縣署中所用鹽發官價止數倍亦販商之難堪者就酌裁若夫地勢之不齊調劑之各善非所敢知然使居者安其業商者食其力民間之斗其下籍之多販於販商而爲惠於親黨月至禮氣象差近正焉抑齊桓之霸也不忘事於簡書至於甯母會盟不失信於曹沫邢之役不怠仲實教之也君臣之際四

胥役奉其公有司畏其職各相守分而無違心至是以較國課必無不足課既足而章程始可通久斯利在國利在民夫然後爲天下之大利珏勢宜然也此藏富於國而遺惠於民之一道也謹議

各竈戶之鹽官爲封鋼流弊必多此議恐未可行其餘指陳諸弊處處幾於水銀瀉地無孔不到矣介存識

治法治人不可少

一矢注的

再提再轉一落千丈

古文接軸

對面生情

優劣之意已明

管仲子產優劣論

徐昭受

夫負命世之才者不可不衷諸道持論古之意者不可不權以時春秋之際管仲子產稱傑出矣竊嘗觀之仲所志者一匡之功名耳子產則心乎救世者也方仲隱忍脫纍囚誠自惜其才而思所表見桓公任之摧折彊楚崇奬王室息養天下諸侯嚮風其所成就可不謂偉哉子產當俗頹敗以義斷而以惠行介居大國進退有禮氣象差近正焉抑齊桓之爲人也志大而識明柯之盟不失信於曹沫邢之役不怠事於簡書至於甯母會不列姦此數者桓公之盛德仲實教之也君臣之際四

十年矣計必從而言必聽使仲知正身之學進桓公以王道豈彼之無不從而此反有所不樂耶何終仲之身絕不及興學勸教一事也夫急功者功就而意荒求名者名成而願滿仲志先溢而桓之心始弛矣此所以卒陪其君於霸也且其成伯亦偉矣仲之功在天下子產以一國之故竭忠盡智僅以就安疑其不相逮遠甚顧鄧之簡定非桓匹矣國又小弱駟良帶涅之湣非若高國鮑隰之倫首而聽所爲也而其民又即於恰淫而難用然則當仲之時爲仲之爲大有易於子產者矣世稱子產才不及仲然觀封洫廬井諸制正經界止僭并窩

輕束

保恤得官禮遵意慨然有求盡於王之心若夫軌里連鄉蕩然變周制失司馬法趨簡易而來速勝者規模顧何如哉且夫處至難之會值最艱之勢者不患無才而患無堅忍不拔之志子產得政強者後懾怨者後思當此之時非以忍濟愛而明且斷鮮有不浮動衝決而坐受其敗者觀其復叔向書曰僑不才無以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君子是以悲子產之用心矣吾夫子生與子產同時豈不知有蠆尾之謗刑書之鑄乃一日惠人再則曰古之遺愛而後世猶議之不亦悖乎司馬遷疑孔子小仲之器而桓公爲不足勉主於王故仲將順之以成伯嗚乎是豈明於大臣正身以正君之道哉由是觀之仲自功之外無足取者子產有仁人之心秉君子之義非聞道不及此矣漢諸葛武侯自比管仲而其後行事似子產亦其學術有進歟

波瀾突起

大處落墨

一唱再三嘆斷定

餘波亦自動人

以王霸對勘已足關仲之口而奪之氣妙在純任天機不露鋒鋩而精神畢現文之以養勝者　此與鹽法議乃思白應初頤園中丞觀風作亟蒙見賞咸以大器目之不圖思白遽爲異物餘文亦多散失存此以見思白眞面目且不禁人琴之慟云

會澤楊氏族譜序

徐昭受

楊氏系出姬姓爲晉宗其後楊揚別二族而說者多陳先世攀附行誼引重名列之簡編以爲是家乘先此泥於聞見者之諛也且亦弗思之甚矣夫族者湊也義取諸聚宗者尊也義取諸承聚之而無以衍其支則淆承之而無以沿其世則瀆淆而瀆之莫知其紀不信於心驚耳炫目不幾介疑似之間乎爲其謬引重而遠稱述也會澤楊霖若其先故衡湘望族高祖通美居湖南衡州府之楊家溪明季成進士以指揮官於滇官曲靖家焉順治初會大父從先移東川會澤縣入籍凡五世而

族滋繁蓋於是大宗別子綿綿而秩秩矣雖百世之遙引而勿替可也霖若時以千戎司撫軍巡捕與予交爲予言譜系其在衡湘地遠人隔將以俟後之考而知誠不敢輕爲據若滇之當吾世則不可以不誌而斷自始遷之祖由一世以下圖而系之本支源流有所敷示蓋先人創繼之艱俾後之覽者知所志也紹承之意識者之用心固然哉且夫顯揚先祖孝也敦收族姓睦也紹繼前休法也明示後嗣敎也慎其遠宗昭其近守而以始遷之祖爲斷其於禮制亦宜矣其視競強宗而誇右地者可同日語耶予感霖若繩武之深心又嘉其不事

攀附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與之列仍來敘裘治油然孝弟之心生焉若夫高第清華長編似續纂緝組而誦鼎銘仰衣冠而標聚戟崇其法率其教所爲方興未艾者於斯譜也重有係矣雖子謫陋其亦誦言而願爲之嚆矢云

通體酣潔總於唱歎處取神

跋椒山先生集後

亦冀字嗣汝號趣園彌勒人乾隆戊申舉人力學嗜古登賢書後所爲文益閎而肆惜早世今登其跋二篇嗣汝平生制行於此亦可見云

椒山楊公其忠而怨者乎要其於利害生死間辨之已審故孤身履險所弗恤焉不然至性泯滅昧然以一死沽名是又行險徼倖之所爲謂之小人猶且不足會何有於忠椒山其忠而烈者乎時不在天櫂不在己有君英明不獲深信大用而惓惓之忠必不能已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夫唯阿盈廷上浸以惑矣幾至以煌煌

重器親挈而畀之奸雄之手爲所朦蔽嘗然不知殆乎哉今我不言日月其逝椒山念之深矣方讀馬市一篇而嘆其儒者更觀其劾賊嵩疏纚纚數萬言乃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者與乃君王不悟反墮嵩之計竟同張經加以顯戮太史公曰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良足悲夫椒山一員外郎耳居高位享厚祿者纍纍載人上類緘口不敢一言而公獨捐筆當令盈廷臣工愧死純以頡宕傳耐跌作收慷慨有餘

外郎耳悲夫
倫畸似史記
敘次老聃其制
耳在宋文中臨
同研五華丁酉
之感云

勝全在一起一結及中間數頓宕處
川亦當讓出一頭地　挨與鬧汝曾
後遂不復見今讀此文尤不禁人琴

其知人論世之識存彰善癉惡之心用意用筆色色俱臻上乘使天假以年其可量耶　含豪邈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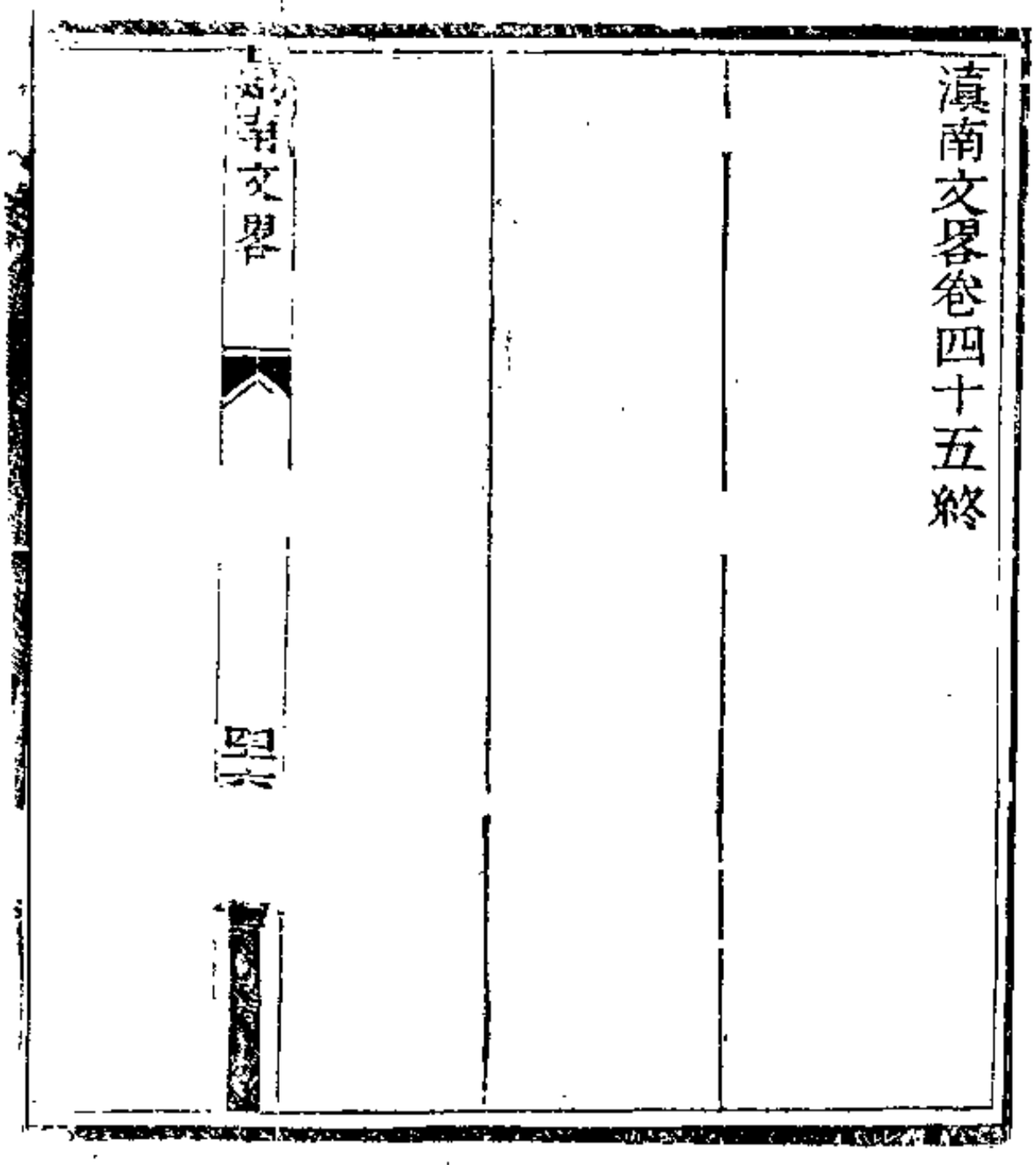
低徊容與義正詞嚴

心靈手敏矯若遊龍

書梁鴻論後　丁亦翼

梁讓仕莽爲臣蕭宗朝其子鴻隱居不出或以爲高尚傳曰逸民非知鴻者也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乃沈予（夾讀夾敘事於起前取勢）歸愚獨表而出之謂非避弋人之篡而實恐彰其父之失沈子於是乎知鴻哉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方范蔚宗之作後漢書也以鴻次周嚴後而鴻之用心竟爲迹掩因是其父之失得以不彰幸已孰知百世下有沈予其人者從而察其心觀其迹而慨然曰非隱者也乃仁人也非逸民也乃孝子也吁嗟鴻（是勢非倒）鴻以超閎卓越之品命意造古人讀書耽章句終其身爲人賃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知伯鸞者惟孟光氏一人窮嘗以謂鴻之志苦矣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葬之大者乃恐恐焉畏人知而卒不能禁其不已知斯鴻之所無可如何而世之爲惡者亦可以鑒矣予讀沈子論快其能得鴻心而益嘆其父之愈有終不能爲之蓋爲可惋焉故特書其後或曰范氏惟深知鴻有大不得已於中者故入之逸民傳以泯其志若然則沈子徒知鴻之心而未知范氏之心且沈子知鴻之心深或未如范氏知鴻之心深也

抉發深醒天矯中具纏綿之意不減六一風神固坪



論
國朝
滇南形勢論　劉彬
永昌土司論　劉彬
兵論　劉彬
備教論　劉彬
道教論　劉彬
蘇秦論　劉彬
樂毅論　劉彬
韓信論　劉彬
周亞夫論　劉彬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劉彬
田延年論　劉彬
晉武帝平吳論　劉彬
謝元論　劉彬
吏論　劉彬
將論　劉彬

文略前漢卷四十六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晉寧趙　遠幼瑛參訂
歸安姚　柯　丙先生鑒定　保山袁文揆時亮　同纂
岡縣許　惇定甫評閱　石屏陳履和介存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保山寇　嘉維人校訂
太和楊恒立卓爾　咸受澤山仝校

國朝

論

滇南形勢論

劉彬字玉章霍邱人幕遊至滇愛蒼洱之盛遂家焉著有鐵園藝語集兄名範字正木亦工詩文無傳稿今正木之子孫猶居葉榆玉章後裔移居永北故說者以爲永北人然則玉章實流寓於滇從詩畧例收入特以搜獲此稿稍遲故編爲補遺再讀先生滇南形勢論乃知爲國初人其詩候編入明季今正之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後世談形勢之始也。天下之形勢不一地利所在雖輕重不同。莫不各有其阨塞險要之處爲有國者所必留心大抵以天下論則天下居其全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以一省論則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勢而後可以論天下之形勢必

周知各隅之形勢而後可以論一省之形勢故居中馭外乃統一之宏規守隘據險貫控制之要畧惟形勢得而控制斯不患其無術矣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不過駢拇枝指偏遠之一區耳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非有黽隴巉閣之崎嶇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祇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人所窟穴而盤踞焉或雜處于內地或環遠于沿邊無事則閉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爲勢卽是鴻溝滇中形勢有亦當較他省而各殊至今訪武侯之經畫放蒙段之紛更山川地利大概可睹然使措置稍失宜不可不有也蒙自開化俱係通交之道而開化僻在東南與元江廣南遙相聯絡地接彌金日南之界一鎮以

彈壓之何可少也此迤東之大概也迤西則蒼山洱水據其上游大理者西連永順南接蒙景北帶鶴麗永北東俯楚姚遙爲昆明之應固滇西雄鎮以提標駐之宜也其跨於北者則麗江達於中甸乃烏斯藏之衝前阻金沙後依鶴慶然其要在江而不在鶴也劍川亦中甸之別徑所以爲猓猡之防實以爲麗江之翼也雲龍羊腸一線在萬山中左望劍川右顧永平不但隨非之利亦藩籬之助也其僻於東北者姚安永北連攘川南永北則獨居江外路通楚昌逼近吐番尤偏而且要者也東川雖已設流然地廣山深夷種甚夥不可不有以

以下敘次形勝朗若列眉而有中綮語

文情識論兩臻其妙

雙峰屹峙

一篇之要領籌邊者宜奉爲錦囊

未其地土肥饒城池堅壯東面屏蔀九郡外面鎖鑰諸夷西南重鎮無以踰此騰越又距其西而江內阻八關拱列近控三宣遠鶩六慰一府一州自相連接而緬甸最要之地也滇南居天下之西南隅自平彝至騰越縱延二千餘里皆三面環夷獨以東面臨天下而永騰亦三面環彝獨以東面臨滇為中國之犄角永騰又為滇之犄角也宅若順甯蕞爾之區似無煩于籌措然界在沿邊往者莽應龍入寇剖孕婦為卜得女則由順甯勢在于此所以制滇者亦在于此矣前余更有進者從來有一定之形無一定之制時不同則制變矣有一定之制無一定之功人各異則功殊矣嘗放滇之先也有菲遠廣西亦苴蘭之羽翼其餘坦易無係安危滇之形勢在于此所以制滇者亦在于此矣前余更有進者從來有一定之形無一定之制時不同則制變矣有一定之制無一定之功人各異則功殊矣嘗放滇之先也有錢能楊榮諸閹之縱肆則流毒蒼生幾開邊釁有賽典赤父子及張立道諸公之賢良則民受其福國賴以安他如鮮李之喪師辱國劉深之啟禍窮兵張繼孟笑談所得而過之者哉約而言之全滇之境東向黔陽西通緬甸南達兩粵交址北距西蜀吐番山盡連延鮮終朝之坦道水多谿峽無百里之方舟歷代以來紛更相續莊蹻開基就苴蘭而建國蒙段竊據憑蒼洱以為都當

總收側法與上面各省各隅遙遙相應而論尤透切

照應周密

通知世務徹上徹下之言

追敘古人以明勸戒其意更深微曲至

攻次處須看其筆法之妙

切中利害，亦照上文

開疆亦照應上文

辟以貴乎控制得宜雪治人意上面已露出

甲有眞氣雖排無害前覺華贍藉以乖戒意更周匝再噴再酹逆稱戈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愼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于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爲固故得其人則衆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之險投鞭可渡函谷之阨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況於滇中哉余非滇人也而居於滇老於滇足跡所至耳目所及滇之形勢知之悉矣因就所知者述其梗概留心茲土者或有所采焉

議論明快筆墨酣飽源本左傳國策而以老泉子瞻出之其整散兼行風華掩映又六朝之衣褶也

總收一段語長心鄭重莫視爲老生常談

永昌土司論

劉彬

天下惟滇夷最多種類色目殆數十餘而附於永昌者居其大半其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長或有仇殺亦以遠夜郎自大攘以叢奸因之鼓亂然而諸葛揚旌雍闓授首潁川仗鉞爾密沈淵始肆梗頑終歸覆滅曩者吳逆稱戈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愼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于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爲固故得其人則衆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之險投鞭可渡函谷之阨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況於滇中哉余非滇人也而居於滇老於滇足跡所至耳目所及滇之形勢知之悉矣因就所知者述其梗概留心茲土者或有所采焉

議論明快筆墨酣飽源本左傳國策而以老泉子瞻出之其整散兼行風華掩映又六朝之衣褶也

天下惟滇夷最多種類色目殆數十餘而附於永昌者居其大半其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長或有仇殺亦以遠夜郎自大攘以叢奸因之鼓亂然而諸葛揚旌雍闓授首潁川仗鉞爾密沈淵始肆梗頑終歸覆滅曩者吳逆稱戈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愼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于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爲固故得其人則衆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之險投鞭可渡函谷之阨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況於滇中哉余非滇人也而居於滇老於滇足跡所至耳目所及滇之形勢知之悉矣因就所知者述其梗概留心茲土者或有所采焉

議論明快筆墨酣飽源本左傳國策而以老泉子瞻出之其整散兼行風華掩映又六朝之衣褶也

天下惟滇夷最多種類色目殆數十餘而附於永昌者居其大半其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長或有仇殺亦以遠夜郎自大攘以叢奸因之鼓亂然而諸葛揚旌雍闓授首潁川仗鉞爾密沈淵始肆梗頑終歸覆滅曩者吳逆稱戈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愼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于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爲固故得其人則衆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之險投鞭可渡函谷之阨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況於滇中哉余非滇人也而居於滇老於滇足跡所至耳目所及滇之形勢知之悉矣因就所知者述其梗概留心茲土者或有所采焉

議論明快筆墨酣飽源本左傳國策而以老泉子瞻出之其整散兼行風華掩映又六朝之衣褶也

永郡爲然也余以纂修永志列次土司始郎永郡之彝
論之有內地之彝有沿邊之彝有雖在沿
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彝內地者如永平之土縣丞土驛
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是也此皆地界通衢境連郊邑
井閈相望阡陌相錯與漢人雜處而居者也沿邊者如
鎮康灣甸芒市遮放遮達猛卯千崖隴川是也此則環
永騰西南北隣江域奉節制供差發者也其西北之沿
邊者滇澜上江此外卽爲茶山里麻古勇野人等夷雖
有控制之名而已非我部屬儼然外地野人則並非控
制赤髮野人又在野人之外矣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

地者如騰越之南仰司保山之十五喧二十六寨是也
其境界相連田里相雜猶夫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丞保
山之潞江安撫司也外地者如威遠孟連耿馬等彝是
也此則雖在控馭而隸之內不過供差發屬羈縻而已
法令所不及也又其外如緬甸車里八百老撾木邦孟
艮猛密猛緬猶莫孟西鈕兀諸彝其土地之廣有數千
里者千餘里者數百里者大小不一強弱攸殊各長其
長各世其世此則地廣勢厚最著名於諸夷中者也其
他雜小夷人未易指計若此數者之中緬最強車里八

通篇樞紐大有關係

此二段並於一念或蓄於平時變起倉皇出於不意呼吸之間卽受其禍雖有智者能預爲之防乎又或憑崎負險劫掠中道一落深箐散入萬山展轉道途卽覿面而不知其爲盜捕緝固不可得行查僅屬虛文故曰其爲禍最易也而猶未暴其惡也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及則有舍嗟嘆息於其側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於父必得於子於孫且數倍蓰故死則死耳無敢與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慘酷漢人苦於所司動輒鳴於上官此則不敢鳴卽鳴之矣彼固有所恃而不恐歲

時饋獻不過差旨具文一有提調則閉匿深藏負隅以
待其洋洋然山頭望廷尉良以平日無事寬容太過及
其有事雖有譴罰之名曾無懲創之實彼固視爲故事
自謂土官世職莫可如何以致驕縱滋蔓尾大不掉所
由肆虐而不悛玩法紀若罔聞者故曰其爲惡最深也
嗚呼其惡宜除也其苦宜恤也往者滇省常受其害如阿資鳳繼祖阿克普名聲吾必奎猛庭
瑞莽應龍沙定洲輩一夫作難全省震蕩前車已覆後
車不戒豈非以其固結已久黨類實繁猝難遽去且地
方守令鎮防將弁莫不利其蓋懦留爲魚肉之資誰肯

奉上訴天應注矣
所宜晚圖其
虛冂

陣馬風檣風馳雨驟過此警快
跌宕頓挫極盡能事
堂堂復堂堂
江漢之流千古不竭如是如是

其終者此輩何功何德反得子孫世守其官世虐其民
匪但宗籓世祿所不能及即國變而彼不變君移而彼
不移安然坐享不朽之業揆厥由來則去之也宜也非
過也或者謂夷人鳥語卉服習俗攸殊爰置土司統之
所以藉其保固籓籬之用而柰何去之是殆不然夷民
種類雖別而畏威懷法之心與舍苗就樂之情則一苟
善撫之疇非赤子就滇而論從前皆夷也而今之城郭
人民風俗衣冠改土歸流變夷爲夏者十且八九未聞
必藉土司而後保固也若所謂籓籬者乃邊境之外者
也豈有在內地者而亦藉以爲籓籬乎或者又謂彝人

在內地者雖屬土官管轄土官仍屬流官節制比於子
民相安已久何以更張爲哉此屬流淺見也籌邊之道
在乎防微保民之方貴於經久若僅泥於目前非不晏
安無事而不知其有事之機自在也且以土人言之同
在中華之內而風化不能及恩澤不克沾蓋各有土官
以隔別之在流官曰此土人非我百姓漠視之耳至於
科派之重刻虐之慘則惟土官司之在流官又曰此土
人非我百姓矣預我事又漠視之耳若催役差使土官
得以疲之者流官亦得以疲之徵求需索土官得以苛
無堅不摧無微不到
扶危非常之績也夫封河山結誓猶有不能保
之者流官亦得以苛之若近值營鎮之處則又加以驕

弁之驟擾其苦離狀更倏莫數瞬呼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乃忍令若輩人子孫委棄永沈淪苦海中乎救焚拯溺是誠不可緩者也雖然若一旦盡去之勢又不能必有遁焉叢處降調一依流官之例倘罪應斥革即以漢官代之停其承襲善哉令狐綯所以處宦官者曰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則以漸而去耳毋務爲姑息養癰之計而兼不失乎燥急然後錄其人民籍其田地成賦役以甦其力給牛種以裕其源選用循良善加撫恤不出百年內地可以肅清肘腋可以無虞使數千萬衆嶺蠢窮蠻悉得變禽獸而隸編氓出湯火而見天日其於固邊境安夷猓豈曰小補之哉若沿邊之土司則宜存也彼既不在我腹裏之地與我土地不相錯雜城郭不相逼近無事則藉爲藩籬之用設或有事猶可一面禦之非若內地者一有不虞即在腹心之閒也然非徒存之已也必有以漸變之格其獷悍梟惡之風又必有以善撫之作其愛戴尊親之氣禁有司鎮防之貪黷絕漢奸流棍之勾唆隣近豪民毋使有侵漁淩侮出入賓商毋使有欺騙擾害禍患必拯毋因其有事而棄之荒歉必拯毋因其被災而絕之於是申之以法使法度得以糾繩而彼知懼則其惡無敢肆嚴之以威使威令得以驅讋

融洽如弄丸

寫出一爲用見之作疆理規模非

歐陽公論明習吏治通知文法者不能

寫處置沿邊土司處化見規模遠大經畫周詳

大含細入通體已在掌握貧驕二字確

兵論

國家當無事之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不可一日不訓練勢所不容已者然而養失其道其獘也貪訓練無方其獘也驕不可不知也兵既出於召募則殷實者不爲純良者不爲搢紳之家不爲詩禮之家不爲端人正士不屑爲卽一介之夫畧有知識稍知自重者皆不肯爲而爲之者非游手惡少則無籍流民或不能以自活或不爲人所齒于是賓緣請託竄身戎伍苟且自容大都此一途中此輩匪僻不屑之人居其七八兵之

二段先盡情抉發病根而後下藥不是過爲刻覈也

提唱處副精神

現

猶有稍暇之日也至於下伍下差兵且更甚既役于上復役于下無不可役之官方役于公又役于私無不應役之日至有晝夜靡甯者良由虛冒多則實兵少實兵少則冗差愈多兵之中差兵最苦矣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困於貧者大畧如此也設遇戰伐紛紜其苦萬萬于此矣吁其苦可憫也其驕不可縱也此輩本非循謹良善之人而入于暴戾恣睢之俗人方曰此兵也鄙而惡之賤而遠之彼乃詡然自矜曰我兵也視凡非兵者皆出我下我固可以陵之侮之居則傲慢隣里出則陵轢齊民嘗見近日滇中之兵止知營弁之尊卽有司州縣

勘得確

役之日至有晝夜靡甯者良由虛冒多則實兵少實兵少則冗差愈多兵之中差兵最苦矣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困於貧者大畧如此也設遇戰伐紛紜其苦萬萬于此矣吁其苦可憫也其驕不可縱也此輩本非循謹良善之人而入于暴戾恣睢之俗人方曰此兵也鄙而惡之賤而遠之彼乃詡然自矜曰我兵也視凡非兵者皆出我下我固可以陵之侮之居則傲慢隣里出則陵轢齊民嘗見近日滇中之兵止知營弁之尊卽有司州縣

轉捩捷關鍵緊

佐雜官長率皆弁髦視之豈復有紳士在其目中猶未也糧餉雖爲兵之命然不思此何所自來彼何以坐享餘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失于驕者大畧如此也設遇干戈擾攘其驕萬萬于此矣噫嘻兵也如此其苦又如此其驕曾不知所以顧恤之節制之一旦有事爲將者露白刃以督之欲其爲我奮勇以往忘身以徇可得乎然而無難也差非不可也私事不役役無偏枯則差有銓

切中病根事事皆從閱歷中見慣看透

治獄宜從此推勘行文宜如此頓挫跌宕

發藥皆對症良劑果能此道則孫吳之治兵不是過也

矣操亦不可廢教練以時無征外則操有度也兵不貴也擇貪者潛之兵不盡驕也察驕者創之嚴處且重利之錮劾禁婪弁無已之役作寬以經營生理之餘力勿令有庚癸之呼教以忠義孝友之正道勿令有犯亂之事利可興爲之導其源而開其流弊當革爲之防其微而杜其漸才能出衆不惜蹈等褒榮技勇超羣不吝非常拔擢有功必賞有過必懲刻扣絕于上而各營孰不遵殘暴禁於下而衆弁無不戢嗚呼如是以治兵庶其免于貪且驕之弊哉由是以用兵尚有不得其力者哉

仍以嘅歎作結無限屬望

佛教論

劉彬

余讀玉章劉先生文而嘆儒者學成不售賁志没世者不少矣其人與文彪炳走世率皆中才庸學而先生所作皆從實學眞才寫出可資世用竟無大力者挈之以行亦可悲夫丹山許慈識氣疎以達事核而明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種文實有關於經濟非同紙上空談

斬斷一切葛藤筆力可屈生鐵

綱常名教先王治世之大經聖人明倫之大道吾儒立身之大本世道民風所賴以維繫之者也反是則皆曰異端而佛老爲甚二氏之中佛氏又甚焉究厥所由其害有二夫其爲教也清淨爲始寂滅爲終髡鬚髮毀形貌變服色捐六親自逃於王法人倫之外以修其所謂空者大旨不過曰空諸一切明心性了生死而已究之明心性者何人了生死者何人所空者何事其禍乃至背君臣之義亡父母之恩棄三正廢五常蔑視王法斬絕宗嗣相率而歸於荒莽之域是則滅人倫而壞國法

減倫滅理二者本相因作者分別言之以便於發揮耳

害一也傳流既久僞日滋於是不肖後嗣敗類門徒度天下之人易于惑也乃披立門頭設爲修齋建會破獄寄庫等事韻之以梵唱演之以科儀喧闐之以鼓鈸奢樂侈美之以壇榜幡幢造作搬弄同於兒戲張皇耳目鼓惑愚頑又謂施捨齋戒可以獲他生之福利懺悔追薦可以消已往之愆尤假生死幽冥之慘痛誕輪迴果報之顯應託天堂地獄陰陽鬼怪之神奇婦人女子尤易恐嚇則更慄以血盆之苛毒既餌以所貪又惕以所畏貪者妄希美報于未來遂無不破之慳吝畏者倖冀解脫於既往因無不傾之肺腑惑世誣民網漁錢帛

確有此等厚其所薄薄其所厚者眞不可解

議論中緊筆力透過紙背

注洋盜肆突翅蘇海韓潮

收束謹嚴

愚夫愚婦受其欺而不覺墮其術而不知梦梦然喪喪然忘身命以趨之且有菽水之養儉於父母絲粟之微薄於戚屬至修齋設供尼則摩頂放踵不暇顧惜傾産不少靳世道風俗尚可言乎是則滅天理而害人心害之二也是二者害之大者也有深淺焉夫滅倫之害止于其教法中耳不從其法不在其教內者人倫自在國法自在也若滅理之害胥天下之人心陷溺其中入之益深執之益堅生生死死汨沒而不能出膠固而不可破設千萬人中有一二人獨能知非闢謬不徇其習則萬人者反將謂其爲謗佛也謂其爲毀法也謂其爲不敬三寶也謂其爲不知修福祈禳終於墮落也此千萬人者又必自矜爲得計曰我能學佛我能奉法我能敬重三寶我能修積福禳所作罪惡必能一一消除所爲施捨齋醮必能一一如播穀種菓一粒而百倍其收他生來世斷斷生天堂不墮地獄也永永得善果無惡報也於是任意作惡而不恤恃有佛菩薩爲之庇佑而福可增壽可延又恃有佛法爲之懺悔而愆可消罪可釋雖作惡無所碍也推是心也在其教中者如是即不在其教中者無不如是也是大可笑也而天下之人實然而不覺也然則滅倫之害有限而較淺滅理之害

無窮而更深蓋國法爲之壞者猶少人心爲之壞者甚衆也今日者試起千百億孔孟化身於此家諭而戶曉之吾知其無濟也吁可嘆夫

先生佛教論凡三此爲首一篇持論正大用意皆括亦寫得縱橫排奡別具大觀次篇則斥其門徒之倡邪啟僞與儒家者流外冠裳而內豺狼尊奉興行之過意亦首篇中所有三篇則引陳眉公以佛氏爲朝廷一大養濟院鴝鵒弱者無餓殍之憂强黠者無嘯聚之禍又謂佛乃英雄豪傑窮途末路而總歸咎於燒香聚會拜佛諷經之陋皆不無所見也

老氏之學以仁義爲桎梏以道德爲狂獃大都窒欲存神煉精養氣而歸于甯淡無爲清淨不擾以自全其天如巢由涓滑棄身高蹈不以世務攖其心而已卽在堯舜之世未嘗不自任其意自遂其行固聖王所不得而禁者然肆其所論猶足以亂聖人之道迨至後世遂有還精反腦呼吸吐納長生不死白日飛昇之說世人貪其詭異往往尊師訪道服食導引終其身竭精殫力以求于渺茫虛誕之中至于死而不悔愚孰甚焉然不過好之者爲之不好者尙多也而最易惑人者則惟丹汞

一事謂丹一成卽能點鐵成金神仙雖不可期富翁則可必得由此一念迷而不悟傾家忘身罔知顧惜又不過迷之者爲之不迷者尙多也獨有修齋建醮祈福資冥等事彼見佛家以此獲利尤而效之于是天下之人僧人所網羅未盡者道士又網而羅之人乃無或有遺逸者矣所至之處一如佛家鼓鈸幡榜燒香化紙以火居道士自署雷部尙書金闕上相等職近御稱臣拜表直達於昊天上帝事之可笑孰過于此而人之信之也儼若眞有其事者尤可笑也統而言之服食導引者道之徒也丹汞者道之賊也徒學道者也鬼鬬賊害道者也並害及于天下此道之所以與佛氏並立而吾儒反受其擠排蓋邪可亂正勢所必然是惟正人君子力操風化者斯能有以辨之耳

李知山曰後世士之所謂道絕非黃老之道鬼與賊條分縷析能使物無循情眞探本源窮究流弊均爲有關世道人心之作文情亦自疎宕可誦

蘇秦論　劉彬

當蘇秦時秦挾富強之基恣虎狼之暴視六國如豚犬思一飽其腹者久矣六國之君既不能行仁修義建湯武之業又不能取威定霸樹桓文之功而簒弒淫亂接踵於內攻城掠地相尋於外秦來割地求和秦去互相征伐生民之糜濫者幾何國本之斲喪者幾何日漸潰於微弱而不覺坐使強秦之勢日盛吞併之機已成曾不思同心合志誓剪仇讐非偷安而縱欲卽阻詐以角低天下之大勢則不及見天下之大計則不及知自蘇秦一倡從約六國之君欣然樂從揆是時六國之策實無有善於此者然曾未逾年公孫衍一出齊魏先自敗約而從解矣趙雪航乃謂蘇秦合從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噫嘻彼惡知其不可久遠哉秦師之出非韓則魏是當之者常在韓魏助之者常在燕趙齊楚偶一行之猶非甚煩倘數數行之彼六國固不能逆料秦之必約而從解矣趙雪航乃謂蘇秦合從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噫嘻彼惡知其不可久遠哉秦師之出非韓則魏是當之者常在韓魏助之者常在燕趙齊楚偶一行之猶非甚煩倘數數行之彼六國固不能逆料秦之必滅六國而決謀定策并力以禦之也當之者誠所不辭然以一國之賦而備五國之兵既困於兵又困於賦可一而不可再亦已明甚轉而計之者曰秦非仇我我何屢仇於秦以勞我師從爲也久之其心必懈一不如約五國伐之則將反戈內向自相戕賊不虞秦之議其後乎以故齊魏敗盟而四國不伐從約之解唯恐不速是可徵也設如其約五國果能相助秦則有分兵禦擾之道焉六國之兵與秦接壤者韓魏最近楚次之三國之間惟便是趨伺隙而出六國進則秦退六國退則秦復出使助者有奔命之苦當之者有供億之繁秦反以逸待勞六國已不堪其斃矣而謂其可以爲久遠之計哉後世遂謂蘇秦以擯秦爲事猶有存周之意以此愈於張儀夫蘇秦之說不過說客游士狡獪伎倆逞辯口以取富貴爲一時之計則善矣豈眞有存周之意豈眞能爲六國籌久遠之計者哉使蘇秦而眞有存周之意眞能爲六國籌久遠之計其說必不止於此何也其所爲皆拒秦禦秦之計非伐秦滅秦之計也當日六國既聽其從兵選將扣關進計一吳尙可覆楚一越猶可亡吳豈有率天下之衆不能亡區區之秦吾不信也柰何蘇秦智不及此六國君臣如醉如夢一張儀玩弄於股掌之上而皆不及此蓋秦常有併六國之心而六國並不敢萌併秦之念日朘月削坐而待斃善哉孔斌曰死病無良醫此六國之所以爲六國也終爲秦之所覆滅而已矣豈獨一蘇秦之咎哉

六國自始至終盡此數語

一篇骨子

就餉兵食出從不能久發前人所未發

引証前事論斷筆力斬截

恩議如風發泉湧文局如淵渟岳蹕可與過秦論並傳

高著眼孔故出語迥不猶人

一往雄快之氣面貶處宕頓挫處尤爲傳神阿堵間

餘音遶梁總是古文片段

樂毅論

樂毅之克齊也。凡六月下七十餘城。功斯偉矣。乃圍莒即墨二邑。三年不下。又何其憊也。夏侯太初以爲庶幾湯武。其說似迂。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其說似僻。方天台雨非之而其所論亦未盡。余嘗遠徵於甘茂近較於田單而知其故矣。甘茂攻宜陽五月不能拔。茂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曰公不諭兵。必大困。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代之日已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

是出私金以益公費。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田單既復齊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簀。立則杖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勵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夫兵以氣行。氣銳則勇

以論斷收來二子即照樂生

氣倭則怠若茂興單一則他人有以鼓其氣一則能自鼓其氣雖怠於前終勇於後卒能抵於成功豈有他哉

毅之初來氣非不銳及兩城未下毅於此時苟能如茂之奮發壯激揮金犒士誓以二邑之郭爲墓不則如單之援袍仗劒勵氣循城自立於矢石之所又或用間以貳其民或設奇以亂其智或疲之使不得安或擾之使無所食或假信使以窺其隙或先破一邑以寒其膽或虛聲以疑之或多方以誤之以踴躍方張之全鋒臨於彈丸困促之小邑勢不啻舉泰山而壓二卵也此二邑者民不得耕野無所掠外援四絕內敝日甚雖十田單

安能爲力猶夫螳臂當車斷無不靡粉者何待三年之久乎乃毅之心以爲七十二城既下何有於此二邑視之必輕攻之必慢三年內會未聞有所以盡攻之之術者久而不下則將心益懈兵銳益挫田單得以脩繕其備守者愈久而氣愈緩毅既不能自作其氣又無人以作其氣因循年歲師老兵疲宜乎讒間得行大功不遂身且奔亡爲天下後世所嘆息也

蔡州一彈丸地耳唐以李光顏爲將十萬之衆征之四年不能克者內志不堅外權不一而兵氣不振也向非裴度自請監軍則光顏與憲不致爲樂毅者幾希

實故二李之得成功者幸也樂毅之不得成功者非不幸也志意於垂成功隳於不振也

倪振九曰尚論古人要於其功罪處能斷得他心死視之必輕攻之必慢因循年歲師老兵疲的是當日情形樂將軍聞之當撫膺三嘆於九原之下也

羅著齋曰審時度勢之論非特爲樂毅發也老於兵事者方知之

以甘茂田單設譬於前以光顏李愬設譬於後無微不入無堅不破豈獨望諸君順首九原將令夏侯泰初酈端明一齊甘拜下風矣

韓信之壁於趙也漢王奪其軍。及壁於定陶也漢王又奪其軍。余以爲韓信軍紀之不嚴莫甚於此而臣節之不終亦甚於此雲夢之縛所由來也然前後之奪同爲其奪者則不同定陶之時漢王方破項羽全軍而返信之壁壘雖嚴都尉軍吏誰不知爲漢王孰敢拒不內者且其勢亦不可拒既可馳而入既可奪而易亦已疎矣若在趙之時敵境新定方與張耳兩將同卧壁中乃壁門之外曠若無人漢王之來祇稱使者非有儀從之盛車馬之壯以巍巍之勢臨之也而曾無一人呵問而禁止之假使趙人復叛詭稱漢使或刺客他盜亦任其馳入乎信之疎慢尚可言哉漢王於此早已窺其可侮故一入卽奪再入再奪若玩弄嬰兒於股掌上信亦無敢少有慍怒不平者其膽已陰祇矣雲夢之縛亦不啻一嬰兒耳而所以不能保其終者實此兩奪其軍有以啓之何則方是時總大將之權領十萬之衆漢王將以其身繫安危者夫信也又嘗襲破齊王矣請爲假王矣固陵之會不至矣抱不世之勳挾震主之威而有專擅驚驚之疑自事之際而猶一奪再奪變置更易若小吏然信雖外不敢怨豈無所剏於心及天下已定漢王固不

能忘情於信信亦豈自忘於此乎於是之國之初不思爲善保其身之計而陳兵出入自貽謀反之告懲於此也迨降侯以後又不能斂躬靜處安守其位飄與陳豨通謀此何時也而爲此事其智慮且出綽下顧羞與之伍耶吾嘗愛其所語漢王還定三秦之策與蕭張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畧同繼而禽魏取代引趙脇燕用兵善矣奈何獨不善於保身也惜哉或者齊已降而信襲破之未央授首適足爲鄜生之報也不其然哉

論淮陰侯者多矣未有以兩奪軍究其基禍者王章以淮陰之疎與條侯之嚴相提並論而於淮陰之不能學道謙讓傳神言外則信乎悅禮樂而敦詩書乃可以爲大將也惟與陳豨通謀一節固援史記然昔人弔淮陰詩云胠篋通不售三分策漂母常留一片恩尚有千金酬漂母曾無一語感滕公亦可謂平情之論增人見識

別具隻眼
能發人所未發

見得到辦得明論得平

就事論理論勢發得淮陰無可置喙卽漢高亦當首肯以收煞爲照應筆力千鈞

此後層層鞭進以當甘事局推

漢文帝勞軍細柳。是時羣臣皆驚。帝獨稱善。久之且目爲眞將軍。余讀史至此。竊嘆天文帝寬仁大度。及亞夫蓋得爲將之道。而非爲臣之道也。帝之方至其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夫將軍令施於軍中也。施於天子乎。所謂不聞天子詔者。謂其軍士卒伍止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也。豈有將軍而亦不聞天子詔乎。無乃有無君之將單乎。帝既入壁門。士又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夫將軍約加於軍中也。乃加於天子乎。所謂不得馳者。謂其軍士卒伍不得馳也。豈有天子臨幸而亦不得馳乎。無乃將軍尊。天子反卑乎。既而帝按轡徐行。猶復環甲持兵。揖而不拜。何將軍之倨。若是乎。或曰嚴者軍之紀也。然不當嚴於天子。將軍者天子所命。雖有專閫之權。臣也。天子君也。先驅不得入。是已天子至而亦不得入。且伸之以令。以臣令君可乎。既入矣而又重之以約。君受臣約可乎。以天子之尊親勞其軍。乃曰介胄之士不拜。豈介胄者天子遂不得而臣之乎。鄴大有謂其爲守法。是亦未知法也。此何法而可守也。軍有軍法。國有國法。以軍法言。將軍行法者也。以國法言。將軍奉法者也。而有此國法乎。余故曰。

大將故事。欲文帝重將權。因得以行已意乎。作者以幸遇文帝將道臣道。立論識高千古。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劉彬

一語立案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四人其事大畧相同然功罪各異而優劣亦可見矣介子奉使本有令責樓蘭之詔使介子當樓蘭初謝時即執其王數其罪斬之既足以振國威又無詭誘之醜於中國無損也雖有擅殺之罪其功自不可掩乃彼已謝服釋歸則於法不當殺而復以利誘殺之司馬君實以爲賊盜之舉信哉設誘而不來或刺而不中遺大漢之恥結樓蘭之怨示諸國以不信霍光無學固不慮此幸而介子所事獲濟亦祇曰僅不辱命耳何功之有後人輒目以爲奇功是將指行險

疑慮得是

徼倖以貪功者爲奇哉義陽之封何其隆也馮奉世持節送諸國客適際莎車呼屠徵自立叛漢此於法當殺也奉世輒以節發兵不旋踵擊斬之非無功也而矯制之罪不能辭矣若陳湯則有可原者是時也甘延壽爲西域都護湯爲副都尉郅支殺漢使谷吉既又遣使三輩郅支皆囘辱不奉詔其罪在莎車上此而不討而誰之討之者非延壽與湯之責與湯初謀之延壽懼朝議不從湯送乘延壽病矯制發諸國兵並屯田吏士乘城而入斬郅支首送之京師內壯國威外懾諸國之膽而不煩一卒不費斗糧如劉向所云其功視武帝奚啻

辨駁得是

先論罪狀最公最正

筆鋒犀利

虛頓一筆

百之耶夫湯與延壽同爲邊將請焉而後動理之正也然請則不從湯固料之坐失事機良深可惜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而況湯身爲邊將任閫外之責者乎是則湯之矯矯之可原者也班超以一介之使深入虎口乃能先機決策襲殺北使鄯善舉國震怖納子內鄉靦奉世與湯功尤偉且其後動名事業爛然史册奉世與湯睥乎後矣故介子雖非矯而失之不正也奉世與湯可以矯而矯也班超無庸於矯也跅弛之士破拘攣之見出非常之計爲人所不能爲爲人所不敢爲以立非常之功居其前者信陵君竊符救趙居其後者虞允文調兵禦虜而信陵爲已伸私情允文爲國釋大敵優劣又自有別若就此數子而論則班超尚矣次則奉世與湯眞奇功也介子何奇哉雖然亦非庸庸者流之可望也若甘延壽所謂因人成事者耳而封侯居湯石幸矣哉

總論惟收整頓似

此節純是宋史公矣

倪振九曰功罪分明老吏斷獄手也

不可矯而矯可矯而矯無庸矯說得古人心服眞是胷有全史　李　知山

敘事疎密詳畧得宜論斷輕重大小合法收束處有手揮絲桐目送還雲之致想見玉章先生胷次

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爲之。非常之功。亦惟非常之人能成之。其始也。排衆論而不顧。超羣情而獨任。所見既眞。所持斯定。故能直行而無所疑。諸流俗輩一聞非常之言。或見非常之舉。非匿笑腹誹。則惶悚淈汗。夫夫也。可與之語大事哉。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古今非常之事孰過於此二人者。毅然行之。當時不詘其謀。後世不議其非。何也。事雖出於權變。而通於常。反於經。合於道。協於義。有以合天下後世之人心。天下後世之人心有以共諒其心也。然放與廢有異。尹與光亦不同。至

其所以上報先君。下奠宗社。則一也。伊尹之聖無論已。若霍光之不學。安能及此。因思田延年者。其人不易得也。當是時。昌邑不道。國家安危在呼吸間。大將軍計無所之。顧延年援伊尹之事以告霍光。曾中始有所主。及來央會議。羣臣驚諤失色。相視莫敢發一語。此何事此何時。若非延年按劍而起。侃侃正言。議不旋踵而決。吾不知在廷諸臣何以了此局而於時羣臣與丞相楊敞惟有汗出浹背。叩頭唯唯而已。卒之大將軍因以定大謀。行大計。俾漢家天下。安如盤石者。大將軍之功。皆延年之功。此眞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也。至於易放而爲廢

忘以開千古亂臣賊子之口而奪之氣

出落鄭重

寫延年髮髮如生即順手照應前文

再頓一筆勒住勢特遒勁

推論允當文氣尤爲酣飽

聲滿天地

晉武帝平吳論

劉彬

從來帝王有天下者未有不混一土宇而可以大一統之業立萬世之基也司馬氏平吳之計始于羊祜贊于張華斷于武帝成于杜預王濬故論其智當以祜爲先語其功亦以祜爲首餘人皆其次也當時止濤有釋吳以爲外懼之言此本于范文子釋楚以爲外懼之言也顧濱蘇氏遂謂祜巧于取吳拙于謀晉以爲吳不滅則晉不亂是祜之智遠不若范文子也嘻此書生之見豈天下之大計乎范文子時晉楚相持勢不可以猝滅故釋吳以爲外懼原是書生陋識得此論足破千古之疑

識時務者爲俊傑吾於此文此人亦云然

惟吳此正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者且吳以久立之基民殷國富一旦更立令主晉不思滅吳吳且思滅晉非特長江未可窺也夫釋吳以爲外懼與存吳以爲後患其所關係孰輕孰重故兩强不並立王業不偏安晉以方張之勢兵精糧裕混一之形已具又値孫皓殘暴吳之宜取不待智者而後決需有逆億將來或然之事坐失目前必克之功圖大事者斷不如是乃滿朝諸臣張社而外更無一人與祜合謀者皆狃于便安之見無遠大之畧人才之難自古然矣若　山濤之意則斗吳之後當勞聖慮祜已言之此時之勢大不同于文子之時

一語斷定謝元非將才也符堅之來氣吞江左萬一挫衄晉社之屋在呼吸耳王陽明以爲有天幸信哉觀壽春既失梁成屯軍洛澗元趨趙觀望向非朱序之言必不敢進逼洛澗而擊梁成遷延之閒全軍俱集以八萬之衆當百萬之師突晉驅孤豚鬥衆虎勢之不敵明矣幸而梁成敗退晉兵乃得進逼淝水與堅相持是時也元不能別籌長策乃欲令其小郤求戰自冒半渡之危計已拙矣使秦軍堅不爲動奈何或乘機誘其半渡擊之又將奈何由此觀之信哉其有天幸先得於朱序之內附再成

文斷得確

於符堅之欺敵也方元初請移軍堅若曰秦兵可却晉軍亦可却君何不却以待我顧欲我却以待君乎不則乘晉方有小勝其軍初來人心未定營壘未堅詭辭以應遣來使即以大兵屬其尾於其後渡水奮衝臨以迅雷之勢雖十人縛一人可也元將何以當之又不則佯示小却陰爲嚴陣以待仍張兩翼相持俟其半渡回軍掩擊淝水之流投鞭斷之不難矣八萬之衆不盡爲魚鼈者幾何乃堅雖有俟其半渡我以鐵騎驀而殺之之語何以甫唳兵少郤遂至轍亂旗靡不可復止元得安然徑渡晉兵有必死之心秦軍有可勝之勢序呼於後元

堅先軫李左車一路謀畧使當日玉章入秦軍皆冀死矣

識高於頂

此論尤見老成深遠之圖非同

一枝生力兵所向披靡

幼度而知此則入關不待宋武矣

奇橫盤礴文勢亦如

雖逢敵王噪於前而秦兵大敗矣魚糜肉爛獸駭鳥驚風鶴皆兵

武侯於此一著只前後之事無過此至僥倖之事亦無過此所以至此者天也

身幾不免是符堅之無才非謝元之得計

又考符堅既敗之明年謝安奏請乘機開拓中原以謝

元等伐秦時慕容垂圍符丕於鄴丕乃堅之子而堅實

戕之寇也我之仇也今方欲我中原我之敵也使垂而

滅丕猶夫我之滅丕丕滅則堅之心膽沮喪及其兵疲

氣餒揚旌西指一鼓而定關中雖堅之頭可致也乃是

時符丕糧盡援絕亡可立待吾意元方幸其速亡以快

心焉而元且救之又賑之昧中國之大體忘敵國之仇

譬資寇兵而資盜糧爲將者固如是乎逡巡遺誤坐失

良會豈不大可惜哉若李舜臣謂元不能乘淝水之擾奮力勦除引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崗洛之恥爲可惜則又不然岳武穆善能以少勝衆其謀預定也與午君臣晏安江沱素無忘於恢復及大敵方來惶懼不暇幸而全勝欣然自足既未嘗定計於事先豈復能決機於事後且秦兵雖敗晉兵之力亦竭窮寇勿追與不知兵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皆兵法所忌符堅退至洛陽收離散衆尚十餘萬若以强弩之末懸軍深入勝負且未可知安可望其滅此朝食乎故此時不奮力勦除不足爲

馬服君輕論兵事雨打芭蕉聲聲脆響

元咎惟是既勝之後遂置强寇於不問不思備餉礪兵以圖報復又於北伐之時反援秦賑秦究不得秦尺寸之土不能不重爲元咎也

泗水之天幸不必言矣圖秦一著謝幼度不知何辭以對李知山識

曾中有數萬甲兵筆下現三才萬象可與論古可許知兵

先就好一邊說義正

話必須元再提再醒

曲繪利弊情事不必說明而已

劉彬

吏論

持衡秉憲貞度肅察有以激濁揚清使屬吏承風思勵望影知儆者大吏之事也操廉守介布澤流恩有以化行政治使小民昇登衽席人樂雍熙者長吏之事也民所司命者鈞軸之權雖操於大吏而呼吸相通尤切尤迫者惟長吏是賴長吏去民最近與民最親民有疾苦長吏知之民有呼籲長吏聞之民所欲祛而不能祛者長吏代祛之民所欲致而不能致者長吏代致之凡民所欲達於上而不能朗達與上所欲及於民而不能即及者惟長吏有以達之及之俾上恩下遂下情上通者

不知也論下情所欲達於上者至此而遏焉諸上恩所欲及於下者至此而止焉以有長吏扞格於其閒也然則長吏者上官之屏幛耳所謂父母者如是哉然無可如何也州牧令長積弊相沿牢不可破郡守監司以上雖有糾劾之權澄汰之典而才力所能及者及之才力所不能及者委之而已矣廉察所能至者至之兼察所不能至者置之而已矣其積弊亦不可破也豈不大可笑哉夫長吏者民所倚以爲父母而最迫最切者也得一牧則一州蒙其澤得一令則一邑被其恩朝發一令四境之內夕受其禍福矣暮出一語合屬之中且議其臧否矣故長吏之於民爲利最便爲害亦最便取效之捷若山鳴而谷應欲安民者惟在長吏得人民鮮有不安矣

倪眞九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惟泰山之雲乎長吏者民之司命然不肯爲泰山雲者多矣爲之奈何

西漢多循吏由激勸有道耳激勸之道不講欲得循吏殆難哉李先生論

先生論凡三篇此獨從從容容長吏皆置一通座右

將論

劉彬

文武分途雖自李林甫啓其端而實科目有以限之何也古者士無專經非有策論詩賦經義制藝之類以相束其所學者兵農禮樂政事文章各因其能而成就之才皆實才非浮華之才學皆實學非章句之學且古之士人無不能射未遇時卽具文武之畧者有其人矣時而見用文也可武也可上世所以多全才選將卽在選士之中矣事於分哉自科目既設人惟科目是趨迨宋置武舉明設武科文士遂不復知有弓馬之事於是文者不武武者不文全才漸少矣文武分途李林甫始之也文武分途雖自李林甫啓其端而實科目有以限之何

超超元著

亦是不得已

倪寬九日太平福將大抵如斯必欲隨陸

絳灌文武兼資難乎其言之矣

不顧唐突多人

抉盡流弊語雖近刻而心實苦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

謂非零落勤將之謂非負不顧身親冒矢石之謂此偏裨疐卒之事所以爲將者不在是也所以爲將者謂其有雄才大畧可以運籌經緯寓大武於大文之中也韓信力不勝雖而成興漢之功杜預射不穿札而樹平吳之績是眞武是眞將也然此乃古之所謂武也文者亂不武不得不拔之於行伍擢之於武科求所爲武者用之武科無論矣而行伍者率皆武夫揖卒其武也非有奮擲狗之能非有穿楊貫虱之技非有擒渠馘帥之勇非有講藝談兵之度而且時際昇平無衝鋒陷敵之苑無枕戈臥劒之苦無長征轉戰之勞

無拋腸裹創之痛無庸於投醪挾纊之恩無煩於椎牛釃酒之費但能挽兩石弓馬矢一步矢五一丁不識而肆曰誇張曰我能殺賊我能治兵我能報主武之能事畢矣於是薰灼其勢赫奕其威禍福在手操縱自如營伍可不實虛冒之風相沿也其所虛冒者則必實糧餉可不足刻減之例已定也而所刻減者則必足士卒之苦樂百姓之艱難可不問而幣帛錢穀之出入則必問封疆之利弊師旅之安危可不計而貨殖田園之盈縮則必計天下大勢付之茫茫天運中太平一日侈侈然安享一日曰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將之幸也及叩其

陳憲圖曰童子乎婦人乎三歲兒乎呼之欲出

凝慨淋漓

妙語解頤

平生有何抱負竭其才力有何智能一旦有事猶未至於大故尙能勉強支持僥倖成功者有之不至敗廉喪恥者有之尙利害當前生死所關功名所繫若而人者平素既昧於忠孝之道曾高位重禮義之語亦所惡聞曾無定識外有所迫見利則遷焉而已遇害則避焉而已所謂君恩之重者安在哉所恃以舒半壁之憂寄長城之任者安在哉猶有不止此者文武殊途兵民異轍師旅封疆者武將之任四郊多壘非卿大夫之恥儒臣文吏有紳手旁觀耳及事不可爲有束手以待耳民之生死衆之存亡惟武將是賴而將之爲將乃如此天下事尙可言哉嗚呼忘身報國精忠不二在禮義名臣慷慨保土猶不能必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乃欲必之於武夫悍卒豈可得哉絳灌無文隨陸不武劉淵何如人猶且笑之國家節拔人才原備緩急之用而簡拔者輩耶封疆之重三軍之命所關非小物也而悉畀之此輩耶易曰長子帥師此輩果長子耶大都此輩中非無可用之材若取材止在此輩吾未見其盡得人也有人焉囊囊金於此使童子或婦人守之盜未至途無恙以爲童子婦人可恃以無虞忽焉盜至匪特失金並童子婦人夫之用武夫悍卒爲將何以異此

李知山曰敦詩書而說禮樂卻敦之所以可師也煌煌乎經國之文有能易一字者子千金
識力議論突過老泉

國朝　劉彬
王猛論　劉彬
崔浩論　劉彬
謝安寇準論　劉彬
尹德毅論　劉彬
桑維翰論　劉彬
宋不取十六州論　劉彬
文丞相論　劉彬
三父八母服圖存疑說　劉彬
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說　劉彬
救時議　劉彬
救荒議　劉彬
重修永昌府志序　劉彬
雲南通考　失名
劉翁玉鉉傳　趙觀圖

萊陽初頤園　雨先生鑒定
蹄安葉琴柯
通州魏　鈞萊峰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保山范國輔弼臣
宿洱楊文泗白川同校

國朝

王猛論

劉彬

士之生於世也。其遇合非偶然也。其有所遇者命也。其終不遇者命也。其或有所遇而亦有幸不幸者亦命也。

曾觀於王猛。竊有感焉。猛所謂豪傑之士也。桓溫入關。猛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猛目中已無溫矣。何以知其無溫也。觀其語溫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夫以數千里孤軍深入。而不能如韓信之背水項羽之沈船。持必死之志以成必克之功。此正溫之才所不及。方歉歉於心者。猛一見即爲道破。所以藐溫也。觀溫所以有江東無卿比之言者亦以此。及罷職不就。猛早知溫之無能不足與有爲也。設尊禮而顯庸之。猛尚未必去。況僅以軍諮祭酒乎。嗟乎。使猛得仕於晉。假以王敦桓溫之權。

文氣活潑
筆情密栗

其功業當遠出王導謝安上中原之復且未可知信乎江東諸人無其比也乃温方蓄異志窺其人必不爲我用若用於朝則是自樹一敵故雖知其才究無意用之

此春秋窺見至隱誅心之論

猛之不得仕於晉猛之幸也繼因呂婆樓薦符堅二見如舊友自比於昭烈之遇孔明傾心以任一歲五遷猛傾心事之雖招物議而不辭蓋士遇知已死且如飴況以富貴功名終乎使仕於晉安得有主如堅以盡其才乎則猛不得仕於晉而猶得仕於堅不幸中之大幸也吁豈獨猛哉張賓之於石勒亦是也猛之功業偉矣其心存晉室尤足多者賓之功業與猛埒而早逝其得

搖波助瀾

矯著游龍

時行志則一也然吾不難於二子之才而難於堅勒實能用此二子也遇合豈偶然哉

羅著蘭曰感慨淋漓悠然言外

桓温方欲遺臭萬年安能爲國薦賢哉即令薦之未必孝武能如符堅之信任也幸不幸極有分曉

愚嘗謂後主能任武侯便足以保國迨武侯亡而猶泣涕不止立誅巧令者數人便是好處矧堅之才遠過後主乎甚矣行道貴得君也

痛快之至
舌底生蓮
筆端有刃

崔浩論

佛道兩教其迷雖殊而壞人心敗風俗則畧相埒道之不足信猶佛之不足信智如崔浩自比子房者乃師事寇謙之且諷魏太武並事之豈以子房辟穀至今尚未死耶至于佛教不信之可也屏絕之嚴其禁于國中可也申之以令限之以期或有逾期違令而後誅之可也一旦以寺有兵器遽白魏主闔寺誅之不仁甚矣又勸悉天下沙門盡誅之魏是時甫有天下三之一設當一統之世所殺者何可計數殘忍暴虐孰過乎此已欲長生而令人皆速死此亦道家所忌浩之學道爲何道也

佛教盛行亦運會使然苟無大害只可如此處置若浩之爲已甚矣

趣極妙極

既而刊史于石暴揚國惡宗欽已知爲崔門之禍浩會怡然不悟子房之智固如是乎嗟乎殺身滅族之慘不始于刊史之日早伏于勸誅沙門之日矣或者謂浩既被誅魏主後亦遇弒爲不信佛之報是佞佛者之言也非不信佛之報正其信道之報非刑多殺人之報也此事浩爲主使故有滅族之慘而太武僅及其身天惡首惡昭昭不爽人顧可妄殺歟

痛快之至
舌底生蓮
筆端有刃

一代名流乃以殘忍取禍不讀此論猶令人有惜才之嘆也　李知曲識

語近因果而理極正文之結構亦極遊行自在

斷案乾然

謝安以垣墅圍碁而敗符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欹博徹呼。卽却契丹傾國入寇之兵。劉盧陵謂爲同一矯情鎭物。宋以爲安之矯則然矣。準非矯也。方晉之時。江左曇安已久。桓溫之內亂甫靖。符堅之大敵遽來。朝野危懼。無不以爲累卵之勢。當國者唯安一人。安若少挫。則人心搖動。士卒震慴。事不可爲矣。且八萬人已空國而授卽他有徵調。亦非堅之敵。周章無益。徒惑人心。惟一以靜鎭之。不納桓沖之援。不答幼度之問。晻野圍碁。若無事然。則將兵者方且疑以爲必有所恃而不恐。人安畏敵之心。因以稍壯。此固兵法示之以不可測。示之以必死之謂。安固出於無可如何之計。非能期於必勝。必所以幸而勝者天也。其矯也有不得不矯者也。然人情喜而矯者易。懼而矯者難。此何時而能矯情如此。孔子曰可以爲難矣。吾於安亦云。然至驛書報捷。可以不矯而剛暮如故。了無喜色。則眞矯也。及屐齒折而不覺。眞態出矣。安始終於矯者矣。若準則不然。契丹雖強。宋方全盛。非若晉與秦之不敵也。儼然以大勢臨之。自可期於必勝。了此事不過五日。準早坦然於曾中。而無疑無疑則何憂何懼。而事於矯。在廷諸臣。衆議紛紛。倉皇博徹呼。卽却契丹傾國入寇之兵。劉盧陵謂爲同一矯情鎭物。宋以爲安之矯則然矣。準非矯也。方晉之時。江左曇安已久。桓溫之內亂甫靖。符堅之大敵遽來。朝野危懼。無不以爲累卵之勢。當國者唯安一人。安若少挫。則人心搖動。士卒震慴。事不可爲矣。且八萬人已空國而授卽他有徵調。亦非堅之敵。周章無益。徒惑人心。惟一以靜鎭之。不納桓沖之援。不答幼度之問。晻野圍碁。若無事然。則將兵者方且疑以爲必有所恃而不恐。人安畏敵之心。因以稍壯。此固兵法示之以不可測。示之以必死之謂。安固出於無可如何之計。非能期於必勝。必所以幸而勝者天也。其矯也有不得不矯者也。然人情喜而矯者易。懼而矯者難。此何時而能矯情如此。孔子曰可以爲難矣。吾於安亦云。然至驛書報捷。可以不矯而剛暮如故。了無喜色。則眞矯也。及屐齒折而不覺。眞態出矣。安始終於矯者矣。若準則不然。契丹雖強。宋方全盛。非若晉與秦之不敵也。儼然以大勢臨之。自可期於必勝。了此事不過五日。準早坦然於曾中。而無疑無疑則何憂何懼。而事於矯。在廷諸臣。衆議紛紛。倉皇

老吏斷獄　無疑則何憂何懼而事於矯在廷諸臣衆議紛紛倉皇

矣措王欽若陳堯叟無識之輩準剛

蘧籍評　豪爽

告警之日飲笑自如者率其常也非矯也北城之

反覆推勘見準始終不矯

上歐謯歡呼者率其常也非矯也既而敵氣已奪議和

一筆捻籠濮起處準之貶可

索地準又畫策以進欲遂擊之曰可使虔輸不返其料

之已審本無庸於矯也而眞宗方厭兵許和輸幣吁帝

豈眞厭兵哉特畏之耳坐失事機養癰貽患誰之過與

夫澠水之捷晉賴以存澶淵之役宋賴以安其功相將

而所謂矯情鎭物則相類而實殊也乃其後安言其報

準反受其譖百世而下能不爲之三嘆息哉

安享報而準受譖正是斷案矯情與不矯情亦非他

人所及李知山識

據事論理準情度事如見其心如晤其面具此手眼

方可尙論古人羅著編僧評

文亦暢所欲言羅著編又評

透關中有停頓豪宕中有疎落

眼眞宗不知準之貶尤可歎

上下聯成一片

尹德毅論　劉彬

黃河之水天上來　出一語而開乎國家之成敗。發一策而係乎宗社之安危。此天下之大計。惟上智之才能斷而行之。雖濟否在乎天。而行否實在乎人。吾嘗因尹德毅勸梁王蕭詧之謀深。惜詧之庸且懦也。當是時。逆景已誅。方智未立。今大落墨　又新破江陵。蕭繹被殺。梁國無主矣。陳霸先于僧辯。雖跋扈於建康。猶爲梁臣。詧欲復故土。恢舊業。不於此時而更何待。萬不可失之機也。若用德毅之言。盡斃魏諸將。殲其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大位。晷刻之間。大功可立。策非不善。詧方以魏待我反振以拓文勢已含得後半篇議論

厚。徘徊不忍。此眞德毅所謂匹夫之行。既而後悔。作賦自悼。抱恨以歿。何暗及矣。夫德毅之心。即姜維之心。而難易微有不同。方蜀都既覆。在蜀者惟鍾鄧爲難制。幸而艾就檻車。會反已決。固勿論。讓殺北來諸將。此維之心。亦會之心也。維密表後主云。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壯哉其志。天苟存漢。維必不死。殺諸將。會固殺會。復漢業於已墜。反掌間耳。蓋因會之兵。就會已殺會。土地人民。猶我故物。故其勢拖易。也若德毅之時。魏以手謹宇文護爲將。擁方勝之兵。歷境而處。諸將且未易盡殺。眾兵亦未易盡院。萬有一失。禍不旋踵。是惟雄才上智。如漢高光武唐太宗。對此推論亦當引証分明可見謀國之善。德毅若計能出此而於事仍無濟。則無遺恨矣

此論正是桑維翰獨斷先機之大畧文勢亦力追秦漢

押衙可人

此正是長顧遠慮之深思

甚矣哉桑維翰之慝也李從珂本嗣源養子石敬瑭亦明宗愛壻從珂弑主自立則從珂者國之逆賊人人得而誅之矣是時藩鎮之強無過於敬瑭閫難之日即當縞素誓師申明罪狀檄告中外以順討逆義旅一舉天下必有雲集景從者長驅入洛執從珂而戮之爲閔帝發喪而告於其靈以彰討賊復仇之義人心大快之處即人心共服之處神器之歸非敬瑭而誰辭之慝堅得之禽固名正言順孰能阻之乃維翰此時不能以大計勸敬瑭聽其委命事仇維翰之陋已可見矣即千春節有歸與石郎謀反之語未幾又有天平節度之調敬瑭方且徬徨顧慮思苟全以避禍猶未敢與問罪之謀也劉押衙稱兵傳檄帝業可成之勸計非不臧維翰倘能贊成其策共曉敬瑭以可爲之形事必有濟乃不出此獨倡稱臣父事之說求助契丹當是時敬瑭之勢誠如智遠所云無庸契丹之助即欲求助許以金帛可矣臣事之且不可況父事之乎敬瑭本鳥捩鶻之子固不知所爲維翰何心甘心教之如是引盜入室卒之執重貴而殺維翰者即是契丹然則滅晉者非契丹也維翰也殺維翰者非契丹也維翰之

自殺也是其愚之明效也吾嘗謂文臣之爲禍有甚於奸臣者何也性多怯懦識亦庸鄙止知泥於目前淺近之謀而長顧遠慮之深思獨斷先機之大畧則昧焉始誤其君既誤其國雖有他長不足道也維翰固萬世之罪人一死未蔽厥辜

梟捩鶻之予本不能了此事維翰因其人而迎合之其罪大矣長驅入洛持論何其正大李仲山論

維翰一黷貨之小人耳庸知大計此文責其誤國之罪而言其他長不足道吾謂其本無一長可取猶馮道之不若也

宋不取十六州論　劉彬

興師大事也復地大計也勞心積慮以圖之尚恐無成未有無意爲之而能成者燕雲十六州自石敬塘陷於契丹歷宋藝祖至徽宗凡七君百有餘年終不能復者非不能復也無意於復也何以見之當藝祖之世取吳取蜀取荊南取南漢取南唐兵無一日休若吳越則無隙可乘北漢則兵力不及故姑置之心固未嘗忘之也至於十六州匪特力有不及蓋心實有所不在一若爲契丹所固有並非中國之土地人民者又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但問取守之計已可知矣李煜猶中國之君江南猶中國之地尚曰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契丹顧非他人乎十六州之地顧非臥榻乎十六州之不復實由藝祖始之耳太宗繼立使果有志於此則當於取太原之後練兵儲餉預爲經畫俟吾力充裕然後乘隙而動選宿帥如曹彬者責以重任誓以救民之心敵雖狡悍計其地較其人不過中國十之一其能當天下之全力乎而太宗本無意於此也及太原初定乘勝妄進先無預定之謀適値强弩之末躁動欵敵將以覘繼元者覘契丹驢車走免幸矣夫以南唐識論風生有通儒實際非同戰國策士一派行險徼倖陰陰將謀之國藝祖留國之數年而後取兎契丹之强

數倍於李煜太宗之才遠劣於藝祖欲僥倖於一旦可乎既而大名闕之敗又欲徑取幽州何太宗之屢輕於自動也若岐溝之敗論者歸咎於曹彬失律夫退師援襁兵家常事且彬身爲大帥數十年戰勝攻取素稱有將才者豈智於前而闇於後耶得以竟其畧處以偏佐則進退因以重其尤偶有僨遽乃太宗用兵輕率不能專任爵召還致兩路之師皆覆乃太宗用兵輕率不能專任之過也又攷此二役一則因遼主引還一則因賀令圖而引歸岐溝一敗而輒止豈眞有復地之心哉由是遼人又乘上告倉猝妄舉皆非有決策於素日故李昉一言

兵屢犯復陷蔚州襄州掠邢州深州德州陷易州張洎建三鎮之策不用而宋琪李昉王禹偁之流唱爲修好講和之說如一大毒藥宋之君臣視爲珍饈異味累代因仍饜妖醉夢於此以自腐其肝肺以至於亡而卒不悟悲夫澶淵之役設非寇萊公廟謨制勝了此事於談笑樽俎間則幸成都李金陵張皇失措徽欽之禍早見於今日矣然是時敵氣已奪軍威方振寇準欲遂擊之使隻輪不返眞宗且以饜兵聽和遣議歲幣矣高梁河之時勢不可乘也太宗以輕舉致敗澶淵之時勢可勝也眞宗以畏懦失機迫和議一定南北通好而宋室積

自古任將得失之機不外於此得以竟其畧處以偏佐則進退因以重其尤偶有僨遽乃太宗用兵輕率不能專任將才者豈智於前而闇於後耶夫師數十年戰勝攻取素稱有

真奇

是過秦攻場筆

論法

弱之勢成於此十六州終無可復之機決於此矣夫求和者契丹也反欲索幣許和者宋也反欲輸幣堂堂中夏若若若臣何北敵之不若也當時朝議方以息兵安民爲國家之利曾不知疆土失不能復強敵畏不能制歲歲輸幣爲國家之大患哉嬴目前之便安昧久遠之重計胡相沿而不悟也

倪振九曰宋太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則其無意一統當責若澶淵之役欲使虜輸不返事亦大難眞宗不行未爲失計而無意於恢復實眞宗之隱情也文氣亦昌明博大

十六州宋初可取而不取其後非不欲取不能取也神宗時強取之僅得六空城不三十年且有靖康之難此論責備宋祖自是卓識李如山識

羅著繡評之飛將也

氣可吞牛力能扛鼎文中之飛將也

嬾目前之便安昧久遠之重計斷盡宋代君臣文境

如五花入門變換不測異樣好看

高唱入雲
信國全身
已紅果現

讀史至文信國之死輒爲掩卷欷歔嘆夫自古忠臣殉國死者多矣未有如公之死其精誠貫天地氣節亘古今令人百世下莫不咨嗟感嘆而不能已也乃或者猶有所疑焉何也公自五坡被執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吉州開關萬里百折不移歷萬死而不死蓋不得其死也繼而拘囚燕市坐臥小樓三載之久得以死矣不猶愈于飲刃而死乎大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通衢曰丞相欠死耳吁亦淺乎視公也其語李羅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

落墨重

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故先之仰藥也絕粒也蓋計無復之則一死以畢吾事迫求死不得意者事尚有未畢者乎居燕三載元之君臣屢欲殺而屢不忍公意曰元其不欲死我乎倘或黃冠之請幸而見允則江南猶可生歸趙氏一塊肉雖去豈能無一塊肉可以訪求因未絕之人心挽已終之天運於萬不可爲之中奮焉再試其藥濟否不必計而後吾之事畢吾之心亦已盡其遲遲不死者天有在也推此意也可以震金石可以泣鬼神豈畏此頸血之濺而不隱忍以姑俟之哉豈貪生惜死眞欲以黃冠少延其旦夕哉故可以死而不死者其

倘論古人
加見其心
正從留夢
炎之語看
出毋論文
人好弄筆

一氣鼓盪
中加以頓
挫跌宕更

警更醒終
文山大節
可與日月
爭光文亦
眞可震金
石泣鬼神

雙懸日月照乾坤

如水分犀卻印印泥

疏解分明剖制老當是仆公穀梶弓爲手文字

三父八母服圖存疑說

父母俱存人生之至樂也乃有父母不保其終遭罹變故或父有妾媵子不同胞於是親父之外有三父親母之外有八母矣然律於三父則列之於八母則列之於親父親母則遺之非遺也吾於此知制律之意有在會未有議及者王肯堂箋釋亦畧而不言噫嘻非熟繹深思豈易得其旨哉律若曰親父親母恩至篤義至重如天地之不可名非此三父八母可得而比也若概列於此將輕重厚薄之不分故不列者所以重之厚之也其旨微矣若三父者同居不同居皆曰繼父人子之不幸也從繼母嫁者不幸之大者也律不言父者無父之義也無父之義而有撫養之恩故得列於三父也是皆非父也而不盡於三也八母中嫡繼慈養庶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似非母也以父故或衷於義或衷於恩皆母也即父殁而無嫁出他故仍皆母也不得謂之非母也嫁母出母雖與廟絕而子不與母絕仍皆母也不得謂之非母也乳母則恩之殺者亦母也而不盡於八也或曰子何以知父不盡於三母不盡於八耶曰吾於養母見之又於庶母見之養母者律註謂自幼過房與人又曰即爲人後之母也有母則必有父乃律

誠齋如家珍筆如生龍活虎不可羈

數勢活提

之中使人知異姓繼嗣者其撫養之恩視同居繼父更重蓋繼父似父而非父養父非父而是父也而其中有不同者有先無子息取同宗子以爲子既而已有親子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其一也有先無子息同宗無人可繼取異姓以爲子既而已有親子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又其一也是皆世俗所謂義父義母（乾爺乾娘之記似又不同）母即律註所謂過房與人者也此二者雖無繼嗣之重而撫養顧復育之成之而室家之親父母之恩不之過也何不列其名定其服以束於王制之內亦所以重篤親之道也若此二者之父母竟無所出即以此子爲嗣

如讀禮經註疏如聽暮鼓晨鐘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

則無論同宗異姓。皆宜有爲人後之義。卽等於親父母。又不當以養父養母論也。或者曰。乞養異姓。以亂宗支。律之所禁。何得竟以爲人後之義許之。是又不然。律禁異姓者。謂本族支庶繁衍。有可以繼嗣之人而不立者。言之也。夫本族有人可繼。則繼之。若本族無人可繼。將遂禁其不繼乎。今天下異姓繼嗣者多多矣。且有取奴僕爲繼嗣者。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可盡舉而禁之乎。又查庶母之子曰衆子。明其不同於嫡子也。而衆子之中。則各有所生之母。卽庶母圖內所謂所生子斬衰三年者也。所生之子。服既不同於嫡子。與非所生之衆子而仍同於庶母之名。何以別於嫡子與非所生之衆子乎。故嫡子不爲庶母丁憂。固也。衆子亦不爲庶母丁憂者。以生育乳哺之恩。各有所自。斷不可假。其名分雖劣於嫡母。恩義則等於嫡母。名分雖等於庶母。恩義則重於他母。自當於嫡母庶母之外。另標生母之名。既以別於嫡母。有稍亞之序。又以別於他母。有獨重之恩。庶於情理兩爲得之。至於嫡母者。自妾生之子而稱也。庶母者。自嫡生之子而稱也。若嫡母之子則曰親母。而不曰嫡母。猶庶母之子則當曰生母。而不曰庶母也。設有丁憂事故。嫡母之子則報曰親母。不問而知爲庶子。則報曰嫡母。於生母。則報曰生母。不問而知爲庶子。名不紊而義不亂。事孰有重於此者。三母豈盡於人哉。噫。是圖也。自漢隋唐代名臣參考讐校。一頒行天下。遵守。莫敢稍有擬議者。余何人斯。輒肆妄論。然余以筆耕者也。於此中多所留意。偶有所見。隨筆書之。願以質諸高明。或有所采否。

準恩義以定名分。可以當得圖註解亦有關世教之作至其筆墨之明晰條暢。可兼漢宋諸儒之長

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說

三父非父也而名曰父者何律盡恐人以親母故且有受繼父撫養之恩遂認繼父爲父並忘已之有親父也故列以爲圖名曰繼父而同居不同居有別焉若從繼母嫁者並繼父之名亦無而同居不同居亦置不論皆以使人知其非父也故又因其同居不同居爲之別其輕重焉然律于同居繼父之服以兩無大功親者期年兩有大功親者齊衰三月竊有所疑也父殁母嫁隨母而去依于繼父繼父即同居者亦有各別初來年幼不能自活賴繼父撫養成人是同居而又有撫養之恩爲之服期年可也若已年已長能自食其力且有繼父反資其力者此雖同居而何恩之有三月已多矣況期年乎夫大功親之有無於兩姓何所關係乃兩有則服輕兩無則服重若並不論有無撫養之恩者設一有一無將折中而爲大功乎設兩有則當從輕服三月而實有撫養之恩仍三月乎設兩無則當從重服期年而並無撫養之恩仍期年乎竊意服之輕重但論繼父有無撫養之恩不論大功親之有無則情也而准于義矣又查不同居圖內有先曾同居今不同居齊衰三月之文是以先曾同居必曾有撫養之恩而服三月非僅以同居之故而服三月也又有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之文是不同居而無撫養之恩則路人耳何服之有然則此之所重本在撫養非以大功親之有無爲輕重顯然可見矣至若從繼母嫁而不言父明其尤疎也乃圖內註以齊衰杖期竊又疑之親母之嫁父猶有期年三月之別何以於從繼母嫁者直曰齊衰杖期而並不論其同居不同居亦無所用其分別等殺之文焉者是繼母重于親母從繼母嫁者更重於同居繼父矣或曰必曾受其撫養故較重于兩無大功親之繼父耳若然則繼父之期年斷乎在撫養之恩不在兩無大功親也何以從繼母嫁者而更加以齊衰也然服制齊衰杖期例內無此條僅圖內有之豈衍文乎至于八母皆母也恩義有輕重故服制隨之嫡母繼母與父敵體義重于恩三年者同于父也嫁母出母恩重于義降三年而杖期者絕於父也慈母養母純于恩三年同于母也庶母純于義故期年而所生者三年恩之重也（生母養母說見前篇）乳母則恩義俱輕故三月而止也是皆推于恩義之間而無容或紊者也喪服之制先王禮教所存不此之講而誰之講聊存此疑議以俟高明必有以教之者

律義本明釋引貴當得此

小作波折

氣舒卷中實分兩路文之浩瀚模茂直逼西京

語涉滯疎

論滇勢極透筆亦簡括

結餘爲妍

昔唐世多名臣語相業者王魏之後即推姚宋論者猶以救時宰相自之嘻時可易救哉彼能救之所以爲賢也救時者或時當頹弊事已顯著不容不救者又或事雖未彰機已先露預爲挽救者均爲救時也若預救者有潛移默運之功不見其力而天下受其福非聖哲其孰能之次則審時度勢出其才力奮不顧身爲天下起弊扶衰使社稷危而復安百姓困而復甦此英雄賢智之所爲也然而難言矣即以今日滇省論之所宜救矣或曰滇何爲而需救也方今寰宇一統上下宴安雖有

野燹之警當事者議剿議撫矣雖有連年之荒當事者議捐議賑矣此非救而更何救也曰于不見夫火中之薪乎埋薪於火中者不知其能然也及火動而薪然不可熄矣又不見蘇中之蓬乎樹蓬於蘇中者不知其易仆也及蘇去而蓬仆不可扶矣夫滇地最薄民最貪商無萬金之儲民鮮終年之積野賊陸梁於沿邊土司雜處於郡縣連歲不收饑人載道吾見夫議剿議撫者矣今日一檄曰作何剿滅明日一檄曰作何招撫不知野賊之匿笑於其旁也今日一檄曰作速捐輸明日一檄曰作速賑濟不知饑民之坐斃於其側也匪特此也民

窮而萑苻多警兵窮而庚癸長呼此而無以救之吾恐火中之薪蘇中之蓬無以異是漆室女之憂將與子共之矣曰然則將柰何曰是不難今日之事荒宜救也先救荒以濟饑人奠宜撫也次撫夷以安邊境兵宜恤也則恤兵以培武備吏宜察也則察吏以貧民生征宜緩也則緩征以養民財役宜減也則減役以甦民力救時急務大畧不過數端而實心力行惟一言以蔽之耳岳武穆曰不愛錢然吾又知其有所難矣

王景畧對桓宣武捫蝨而談旁若無人以中有所挾持也玉章先生爲此文亦猶其永昌志序惟胷有成竹而後目無全牛乎

周官大司農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則救荒之法即在隆盛之時皆所必備而況今日邊鋮之地乎滇省地瘠民貧素無儲蓄一年之耕不足一年之食者十常六七年歲稍歉即有仳離今連年不熟斗米千錢甚至無米可糴故忍死待斃者比比皆是哀此窮民非吾民耶奈何令其忍死待斃不思所以救之耶今日者非不議捐也非不議賑也究之捐者何物賑者何人而餓民愈多米價愈騰非捐與賑之過也乃捐非實捐賑非實賑將欲濟民先恐有病於官既慮病官遂不遑顧於民之過也

各處常平倉所蓄業已有年多者萬石少亦不下數千當此之時不聞有一粟一粒及於百姓吾不知設倉者為何捐輸捐納歲歲積貯者為何也即有給粥散米事非不善然止可施於附郭窮人豈能遍及於村野餓殍但取應故事耳遂可以謂救荒之策盡於是乎為今者宜速將常平倉現在米穀悉行發出此一項也素封厚積之家米麥雜糧情愿捐輸者地方官照市價以糴之又一項也其不願捐輸者地方官立賞格以勸之又一項也或敢抗閉者有罰用此三項之法又選賢員各於所在城市窮人眾多者仍為設粥以濟至偏遠市鎮之所日發此米減價以糶再不足則繼以正項倉糧所糶之價即令地方官查收秋成買補所減之數據實報明可銷若申請開除不可除者即令在在有米俾流離者每日隨處得以買糴延生居處者亦可騰那度命稍緩須臾之死則秋成可待全活必多如此則李俚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兼而行之上不病於官而下有濟於民庶乎人心稍安饑餓者免於展轉遊惰者不致走險蜻亂於未萌賊盜於未發今日急務孰甚於此然非得仁廉當事本汲長孺之果毅行以富鄭公之切實鮮有不為貪婪官吏作嫁衣裳者也吁可嘆哉

救時救荒二議蓋為吳逆初平當日之滇而言耳第其中實有至當不易之理寔輯及此亦猶玉章先生所謂救荒之法即在隆盛之時所必備者也文皆侃侃而談豪無囁嚅之態余披吟數回再為先生借前箸籌曰秋成買補尤係為他人作嫁衣裳不可不慎之云何曰毋於部價外再短發少買速收嚴禁折色徐圖足額平日恤下吏之苦使其家計足而後能為國家出力如韓魏公所言也

設粥以濟至偏遠市鎮之所日發此米減價以糶再不足則繼以正項倉糧所糶之價即令地方官查收秋成買補所減之數據實報明可銷若申請開除不可除者即令在在有米俾流離者每日隨處得以買糴延生居處者亦可騰那度命稍緩須臾之死則秋成可待全活必多如此則李俚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兼而行之上不病於官而下有濟於民庶乎人心稍安饑餓者免於展轉遊惰者不致走險蜻亂於未萌賊盜於未發今日急務孰甚於此然非得仁廉當事本汲長孺之果毅行以富鄭公之切實鮮有不為貪婪官吏作嫁衣裳者也吁可嘆哉

救荒議　劉彬

周官大司農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則救荒之法即在隆盛之時皆所必備而況今日邊鋮之地乎滇省地瘠民貧素無儲蓄一年之耕不足一年之食者十常六七年歲稍歉即有仳離今連年不熟斗米千錢甚至無米可糴故忍死待斃者比比皆是哀此窮民非吾民耶奈何令其忍死待斃不思所以救之耶今日者非不議捐也非不議賑也究之捐者何物賑者何人而餓民愈多米價愈騰非捐與賑之過也乃捐非實捐賑非實賑將欲濟民先恐有病於官既慮病官遂不遑顧於民之過也各處常平倉所蓄業已有年多者萬石少亦不下數千當此之時不聞有一粟一粒及於百姓吾不知設倉者為何捐輸捐納歲歲積貯者為何也即有給粥散米事非不善然止可施於附郭窮人豈能遍及於村野餓殍但取應故事耳遂可以謂救荒之策盡於是乎為今者宜速將常平倉現在米穀悉行發出此一項也素封厚積之家米麥雜糧情愿捐輸者地方官照市價以糴之又一項也其不願捐輸者地方官立賞格以勸之又一項也或敢抗閉者有罰用此三項之法又選賢員各於所在城市窮人眾多者仍為設粥以濟至偏遠市鎮之所日發此米減價以糶再不足則繼以正項倉糧所糶之價即令地方官查收秋成買補所減之數據實報明可銷若申請開除不可除者即令在在有米俾流離者每日隨處得以買糴延生居處者亦可騰那度命稍緩須臾之死則秋成可待全活必多如此則李俚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兼而行之上不病於官而下有濟於民庶乎人心稍安饑餓者免於展轉遊惰者不致走險蜻亂於未萌賊盜於未發今日急務孰甚於此然非得仁廉當事本汲長孺之果毅行以富鄭公之切實鮮有不為貪婪官吏作嫁衣裳者也吁可嘆哉

救時救荒二議蓋為吳逆初平當日之滇而言耳第其中實有至當不易之理寔輯及此亦猶玉章先生所謂救荒之法即在隆盛之時所必備者也文皆侃侃而談豪無囁嚅之態余披吟數回再為先生借前箸籌曰秋成買補尤係為他人作嫁衣裳不可不慎之云何曰毋於部價外再短發少買速收嚴禁折色徐圖足額平日恤下吏之苦使其家計足而後能為國家出力如韓魏公所言也

此議眞切中利害治法治人相富而行若使置長沙吉之又當有無數流離災流湧長太息矣

背人云救荒木無良策此數條亦行其半為者耳嘉慶辛酉直隸大水滑

奇肆而警拔

天地一志乎耳。六經廿一史而外。繼之以諸子百家。而且是維有圖。風土有記。山海有經。草木有狀。禽魚有書。以及搜神物。豔異雜組諸篇。即六合以內四海以外。十洲三島之遐。鬼怪神奇之荒誕。固不有載籍可攷。外是皆所以志其事也。其爲志不已備乎。然而太繁矣。夫有酷首窮經。而所見不越戶庭之表者。即或才優敏練。亦有明於彼而昧於此者。一旦身任其際。欲舉一郡一邑之事。較若列眉。瞭如指掌。不下堂而畢悉於胷中。則其書既博而難該。則其事亦漠而不約。儒生佑畢爲事。

輕輕拍合隨手跌醒靈快無痕

夷昌府志序

舍郡志一書。其奚從乎。昔韓昌黎至韶。先究圖經。朱紫陽爲建康。莆下車。即訪求郡志。聞余之將去也。於是上溯秦漢。下逮元明。思之地耶。較之今日何如也。於是上溯秦漢。下逮元明。思

反擊亦警

滇南文略　卷四十七　序　四

有以宅其輿革之由而無從。曾未幾時。余亦以倦遊將舍茲而去。適太守羅公正謀修其郡志。聞余之將去也。乃固留之。即委以此事。余辭之再。不獲已。遂受命焉。爰訪舊志。得二帙。一修於嘉靖者。僅存刻本三卷。而板已模糊多不可識。一緝於國初者。雖有十餘卷。又屬抄本。篇多遺失。字更差訛。且其條例紊雜。繁者病於太冗。簡者苶無可稽。加以永郡疊罹兵凶。故家圖籍。悉已蕩然。父老傳聞。半屬虛謬。文獻無徵。孰有甚於此者。江文通云。志不易作。是志固難。而永郡之志則尤難也。願余謝劣。詎堪茲任。然竊念永

著展

好景如在目前

再頓挫跌岩再

修志關鍵

如賈船停泊江岸極參差亦極齊整看去令人目眩若一片

汪洋浩瀚在前

縱用虛筆收煞毫無滲漏殆有化工恐著正論太多便嫌板滯故學昌黎東坡

之舊志廢矣失此不修更數十年並此斷簡殘篇悉化爲烏有永之典故不云亡乎夫修志盛舉也郡而有志盛事也余既喜翼公有此盛舉又幸永郡獲此盛事乃不揣淺陋與二三同事另爲纂緝旁搜博采一事之微必錄一人之善必書其餘刪補去留罔不惟愼惟勤細加校訂不憚心手交瘁者凡十閱月得書二十六卷條例一遵通志餘則隨宜而附焉仰觀俯察則首以輿圖星野年世地土則次以沿革山川風俗以驗民情疆域以正境界城池戶口爲邦之本田賦物產富國之基志秩官名宦而前賢之德政可師志學校科目而此都之人士可知提防最要則兵制宜詳神明是式則祠祀必備材俊爲邦國之光人物鄉賢何可廢也節行爲倫紀之準孝義忠烈烏容泯也紀烈女而閨教以崇著古蹟而前徽如在流寓仙釋以表其尤災祥雜紀以示其異土司則邊情所宜悉藝文則經濟所備載余於是而知永之所以爲永矣於是而居於永遊於永官於永與轄乎永撫乎永者皆知永矣於是而所以治乎永者可知矣於是而所以利賴乎永與整飭乎永者皆可知矣余聞之畫竹者胷有成竹也然後一揮筆而行無不妙解牛者目無全牛也然後一揮刀而牛無不解斯志也非

用比喻出之二語恰合作者身分

郎治永者之成竹與全牛乎雖然夫惟其能有成竹而後能無全牛也則茲編之於永曷可少歟

疏暢者其氣縱橫者其勢正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其格局之生動變化語意之奇警深秀又如身在山陰道上千巖萬壑應接不暇令人讀之惟恐其盡覺李中溪通志序亦當讓後來居上也

滇古西南夷地。楚頃襄王時。使莊蹻開疆。略定滇地。始開疆之初。
號曰滇國。然產里來王景亳。漢人大會孟津。已見於載籍矣。漢時彩雲現南中。雲南之名始此。武帝以司馬相得此禎祥。
如爲中郎將。持節入西南夷。冉駹葉榆諸君長。皆請爲宜人稱爲
內屬。又遣郎中司馬遷。南略定斯榆。筰都。昆明。繼遣將軍衛昌、福地
郭廣平。西南夷未服者。滇王降賜王印。以其地爲益州歷敘置郡
郡後遣使仍閉昆明。道不通。時仁果時爲衆所推。號白子國。蹻氏遂絕。明帝時。哀牢夷內附。以其地置永昌郡。屆眉目開列
蜀漢時。諸葛南征。由越巂渡瀘水。軍次白崖。斬雍闓。擒孟獲。獲窺圖李恢於昆明。亮駐師怒江之濱。四郡皆平。
仁果時後裔龍佑那能撫其衆。亮遂封之。改白子國爲建甯國。晉置益州總管。遙制南甯州。唐高祖
時。命韋仁壽、爲檢校南寧州都督。將兵循西洱河。置七州十五縣。後龍佑那之裔張樂進求。遜位於蒙氏。九隆
及明中國之流寓屯田者。與之相揉。則窮鄉僻壤。盡衣之裔。細奴邏者。白國世紹。時渠帥有六。號曰六詔。曰蒙
舊。曰越析。曰浪穹。曰邆賧。曰施浪。獨細奴邏居蒙氏川。
稱蒙舍。在五詔之南。故又曰南詔。最強。開元時。南詔遂
併五詔。德宗時。異牟尋改國號大理。僭封五岳四瀆。五
岳曰點蒼山。絳雲露山。蒙樂山。高黎共山。玉龍山。四瀆

運吐蕃此數郡者實資鎖鑰而雲南大理永昌尤號沃野此形勢之大畧也昔人謂雲南有三要害東南界交趾老撾諸夷以元臨爲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永順騰越爲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爲抱塞此三要也門戶有四一曰古路自邛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即古路也又曰東路西路間路此四路也西以永昌爲關以麗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蔽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東以曲靖爲關以霑益爲蔽此四關之說也觀此可以知雲南省矣至於地脈山川尤可稽述焉山原始於西蕃拮蚕爾坤兩江夾持至於老君山南幹皆祖此山是水當爲江源

高黎貢山爲迤西衆山之祖又爲定西嶺爲碧藏山又東北爲唵嶋山及至霑曲遂由黔入粵入楚入閩以及浙江諸省焉其水則以金沙江爲北界大水原出吐蕃達噸喇麻東北牛吼山下東南流入喀木地經麗鶴永姚武定東川入四川界合於岷江其入之者則有打冲河即諸葛所渡之瀘水也又有龍川江普渡發源於滇池周三百餘里源廣流狹有似倒流滇之名始此或又謂其迴環倒流故曰滇水之南滙者則有瀾滄江有二源俱出吐蕃喀木地會於父木多多崩之南經麗江舊蘭州過雲龍經永順黑惠江入焉歷鎮沅普洱爲九龍江入於車里西之大水則有瀘江源出吐蕃哈拉腦兒入怒夷爲怒江入雲南保山大唐隘經雲龍過永昌入緬甸即禹貢之黑水也按黑水有三而諸說紛紛水經注謂出張掖雞山此雞州之水與梁州絕不相涉漢書地理志唐樊綽皆以麗江爲黑水薛季宣又以瀘水爲黑水引鄒道元之說以証之但與入於南海之說俱未合宋程大昌以瀾滄爲黑水明季李元陽因之山海經注亦然但皆未身經其地不過約指其爲某水某水耳惟我

聖祖仁皇帝山川考論釋三危之又以瀘江爲黑水而後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俱合於禹貢馬正東之大水惟入達河經粵西入於右江而禮祉一江發源趙州至蒙化歷楚雄元江入於交趾斜界濱中此東西兩迤之所由名也如大理之葉榆水即古西洱河也又滇之極西有龍川江（即大金沙江又名瀾滄江）檳榔江俱入於緬明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即黑水之源）諸酋震恐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即此也此地脈山川之大畧也且夫天文則井鬼分野氣候則地列坤隅得土沖氣故曰雲南本是溫和鄉寒熱不同在兩江可以知其概矣名宦政績則若漢王阜之興學校蜀漢董和之清約推誠晉李毅之服諸蠻隋梁毗之

御金唐章仁壽章皐之功績元瞻斯丁賽典赤之興陂池水利建廟購書張立道之治昆池教蠶桑明沐氏父子之課農桑興學校屯田貢賦經理有條修文講武安輯漢夷王恕之潔已奉公皆卓卓可紀者人物之秀漢有太理隗叔通孝感平石張叔盛覽受學於司馬相如而覽著賦心四卷昆明之許淑入中國受五經曲靖之尹珍從汝南許慎受經蜀漢有李恢呂凱執忠絕域晉有謝恕之保郡域以事晉傳寶爲南中人傑唐有善鬬段赤城之義誅大蟒張志誠學王義之之草書宋有李紫陽之使令高泰祥之忠烈不屈元有玉昇之文章政

事董文彥之義以拒賊明有楊一清之相業傅宗龍之節烈嚴恭肅之不交馮保楊棟朝之剛正不阿孫繼魯之布袍敝履皆風規卓然其餘不可悉數方今國家聲教洋溢文物之盛又浸浸乎與中國比隆矣

撮舉大要詳贍通達只此一篇足當全史至其行文收拾在馬曰緊在班曰密

鄭重出之

家起句接筆緊

跌宕有神開逼篇之局

偶爲韻語獨好史皆伏筆

眞性情眞經濟非此筆不能寫照也

亦蘊籍亦風韻

劉翁玉鉉傳

玉鉉翁姓劉氏名漢鼎世籍江陵爲楚望族祖起賢宦遊於滇遷東川城西百餘里之米糧壩之劉白先生始也性孝友有經濟畧孜孜好義惟恐不及幼失怙育於母艱窘備至玉鉉覩母夫人勞悴極終日涕洟少長知自勵力耕以養有伯兄世鼎事之如父不累以家計撫其子女如已出閨門以內雍雍肅肅孝弟之聲翕然家亦因之日起玉鉉乃慨然曰人不可以不學始吾未嘗爲此者以力有不暇故也今其時矣自是家政之暇即讀書攻苦必求通其義而後快眞積力久益以

用數虛字傳神

以回映作收煞筆如游龍

敍次找補俱有手法

貿易披沙絕不相問者五六載及問其卒遣人歸其柩於關中其子來造謝仍館之既而亦卒葬以禮復遣人以數百金存恤其家人咸稱爲盛德平居恂恂自奉尤儉約至義所當爲雖犯險阻不辭揮千金不惜時郡城新建文武廟書院規制經費俱關畧獨力鼎新置田二區一以供祭祀一以資諸生膏火復於巧家營米糧壩各立義館置田爲肄業資郡人士講習有師游息有所憂然絃誦士氣蒸蒸日上宦於是開野馬川脩蒙姑道路津梁多不治行旅苦之翁於是開野馬川脩蒙姑坡并設可富義渡建玉虹東洪二江橋先後經營十餘

載所費不貲而車文五六尺高低稱是下爲七空固大觀也先是東川人士赴曲靖歲試每值夏秋暴漲毀梁濟以小舟流急浪湧舟輒覆歲沉溺者以數十計玉鉉惻然誓成此橋襆被江干風餐露宿與工匠傭作共甘苦凡甃甓灰石椿橛之屬無不躬親相度位置以宜期於鞏固歷三年先落成十日竟以勞瘁卒工所送今讀東川五詠詩翁之精誠如接也又聞其脩野馬川時川十數里皆汙萊蔓衍忽於近山尋得石器鑿取以濟用路成而石亦盡此豈非天之默相之歟參之前巧家營至郡橋路蔡邑侯

滴滴歸源　語行此

善哉二千古力之義盡矣

披屏遮臕滴而感慨淋文之酣袋肆者蚊

樹之坊日劉公橋劉公路與諸士大夫題額紀碑詩歌頌美亦天人相感應之驗也綜翁生平脩險道者六造危橋者七置學田者四建義學者二其他恤孤憐貧分災救患終身行之無閒固由天性純篤亦讀書有得之劾也觀翁自言凡人欲爲是事不可有好名心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嗚呼豈不信歟翁以州同職舉鄉飲大賓子一城孫五皆能讀書繼翁志翁事不備錄錄其大者論曰人之爲善亦顧其用心何如耳而世乃以玉鉉翁之行事爲豐於財而不綌於力所致是則誠然然而士君子當貧賤時聞人言濟人利物未嘗不神欣色動矢以異日及驟膺一命游歷臬仕惟出其貲以爲結納趨奉固位懷祿計更求田問舍之不暇視姻族之窮困如秦越者比比矣遑論其餘彼豈非豐於財而不綌於力者歟聞玉鉉翁之風其亦少知內省也夫

敘事參差疏古不支不漏後段發出議論聲大而宏尤妙在通篇得此皆筋搖脈動矣學昌黎而得其神髓斯爲辣手　周順　年弄讀

劉翁行事良足多作者借杯以澆壘塊不顧唐突別人亦有某趣因收以殿是集並以爲樂善者勸

讀袁陶村蘇亭滇詩文誌後

以詩文爲學當與游覽等學詩文者必合古今絕豔寢食而玩味之方可稱宿學以成一家之言猶之窮游覽者必合宇內名勝登眺而品題之始足誇壯游以快平生之志區區識囿於一鄉見圍於一代者皆屬鷽鳩之譏也雖然登千仞之崖必始於跬步泛萬頃之澤必逮乎津涯彼務博者遠紹旁搜差足自豪至叩以桑梓之地詢其前輩之名或茫然無以爲應猶曰吾志在四方尚友千古誰聽之而誰信之夫論詩文而至我滇不啻泰華之培塿江漢之支流矣顧天地清淑之氣不遺於

勺水拳山鼎人文興起之區諏獨靳於窮鄉僻壤力學之士不容執卑以爲高亦未可舍近而求遠善游與善學一而已矣六詔山水清麗風氣未開以前已有北學南音之遺特文獻無徵傳者寥寥迨元明車書混一漸通教化由是殊方雄長繡閒賢媛咸肆力於操觚拈韻此滇詩文所托始也有明中葉澤被日深中邦大姓絡繹來游而文襄中溪果山輩以南中傑出之才奮揚旗鼓迅掃粃糠駸駸乎有跨凌郡國頡頏中原之思此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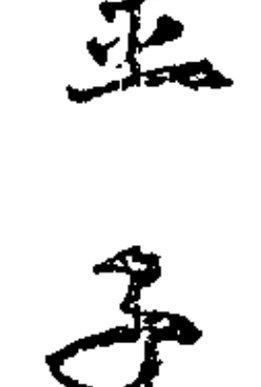
庸休明以鳴高岡或咏風月而隱泉石又未易更僕數也惜諸前輩鋟板無力脫稿塵封間有一二顯宦流傳什一亦不過如殘山剩水爲攬勝者所邂逅而已卒無人焉搜羅而裒章之致使中土搴選政者無緣隔境而探奇益非大恨事哉保山袁蘇亭與其兄陶邨先生識高學富宦游多年歸而入幕如登高一呼衆山皆應望洋向若羣水胥歸因選滇詩文裒成數册不以憲不肖得備採訪之末寄以全集俾卒讀之不禁擊節歎曰滇數百餘年無此盛舉不特前輩名人可以慰幽魂於地下且流傳既廣使後進之士得所觀摩如游山者導以前路泛海者指其迷津從此登五嶽之頂探滄海之源更不知其何所詣極也然則袁氏金昆裒輯之功誠鉅而滇之山水且借此以生光宇內矣因書所見跋其後以告學者而誌吾喜焉時嘉慶癸亥歲仲春下澣天水許憲謹識

讀滇南文畧序

子音在滇十五年留心政教民生風俗人物宗廟社稷山川土田邊防昆明湖上當風雨淒清攬書徙倚讀滇患孔殷請設流官棟賢員薦賢叙才名宦生祠神道德政書院講堂等篇而徵政教爲讀寧邊茂績而征東征平寇平諸夷兵靖寇撫衷平苗騰越要害征緬事宜等篇而徵民生爲讀百濮兩蠻考風土記鄉約議土官說滇志畧而徵風俗爲讀奏疏劄子考辯論說序記纂著中慈頓倜常名山未嘗不代有其人不幸無子孫以傳之又不幸有子孫而棄之幸而有子孫祕而存之不肖出以示人猶之不幸也此滇南文獻不足之故也如之何其可畧也表子蘇亭既成詩畧尋輯滇文授之論序

縣城記莊蹻議序甘忠果傳後郊記
考而徵社稷爲議讀山水考黑水論辨
石門花甸雞足龍川石屏鏡湖清
溪白漣渠南供河等篇而徵山川爲
讀滇南十議三則而徵土田爲凡
此省志未備登皇論他郡州縣蓋
滇南五百歲未著之聲名子青十
五年未到之足跡胥於是乎徵之文

也而獻存焉而猶歟然自道其畧也
子青嘗考乙未西江集無力問梓人
今滇文裒然成矣蘇亭以此贈歸
裝不什伯於我所爲官拾錄耶讀
竟句答序其後如此
嘉慶七年壬戌二月辛亥日武寧王
子青心葊序



胡尙衡 一篇
胡律聖 一首
胡以旌 二篇
胡聳孫 二篇
胡一倫 一篇
胡蛟齡 一篇
胡元輝 一篇
胡兆殷 一篇
胡承福 二篇
胡承譜 一篇
胡承諄 一篇
胡承珙 十篇
胡先聯 一篇
胡世敦 四篇
胡 桂 一篇
胡貞幹 二篇
胡光岱 五篇
胡澤順 二篇

涇縣胡 鼎愛亭輯

胡尙衡字辰玉號階平順治壬辰進士工部主事浙江僉事提督學政

孫公修路記

大河以北周道如砥馬可千騎方駕車可千乘同軌大江之南則山勫勫以深石稜稜以齒雖孔道猶蠶叢也涇當旌歙瓠口漸入萬山輪蹄麼麼錢郭中偏輾闊僅兩馬則踣矣道旁兼老樹屯風深箐蔽日不遑之徒其大者踞綠林爲虎窟其細者拾斷矢操折戟亦可剽孤旅而奪之金所在見告日煩司寇兵憲龍門孫公每搴帷行部過羊腸雉徑則喟然嘆曰征尋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蠟蝨而剃之蕩蕩然蠟蝨無所依馬伏波眞善兵笑哉頃者游魂未靖禁旅宵馳其擁大纛者又多名王貴種方擬役巨鼇而鑿伊闕駕黿鼉以爲浮梁奈何使之盤桓蟻封絓木而遏潭乎爰勑司土各葺

厥通衢使廣各剪厥荆榛使蕩戮勿墾矣肩勿摩矣伏莽之戎亦自茲絕輿者騎者負擔者以翱以翔嘆皇塗之夷朗也諰思首庸遂名之曰孫公路云

胡律聖字原萬諸生

琴高山賦

涇川之北琴仙棲息水抱山環映帶名蹟長橋臥波高峯突兀其山則青其水則碧涓涓者潭澄澈而泓磷磷者石卓秀而立若游龍之翱翔若威鳳之戢翼若鷺鷥兮飛來若武夷兮九曲懸蒼嵓兮無際著複道兮絕壁弔琴仙兮蹤潛索丹竈兮莫即憶乘鯉兮淵泉採馮夷兮曲畔汗汗焉昂昂焉高高焉杳不知其洞天之深處果傳之失其實而山與水之爭奇猶淙淙其若昔爾乃林麓蒼深星岡乍合嶢屼嵬嶷嶔嵜峯前岁堀嵁而上睨襄巖旋繞而俯沫湧神鰲兮瀕之湄爭汝泯兮千千尺若夫綠滿平厚中流蕩漾澄澈澂渟渤瀁瀁洄激潨走碧波以細細觸白石以潸潸洵駭水盤礴乎神居尤羅浮合離於

烟浪孤岑聳翠於西遲玉河環衛於蒼滸蠹鴻濛而建標開淩渡而始掷銅梁杳杳以橫翠錦水潺潺而映蕩雲根交生於檻楣蘿薜連理於芷沼紫石封泥苔痕深宿層櫨楊孳飛虹夭矯疎欄崇其陸離碾磊挺於天表爛朱紫之雲篇遺征車之縹緲寄飛跡於淩丹忘身世於蓬島乃淒陽春之尤麗綻芳華於沃若枯松吐綠幽篁解籜森羅萬象野英灼灼紫烟參天山隈水角燦兮爛兮避秦地兮又何數乎桃源之波天台之藥若乃樵歌唱晚倦翮將棲山遠淡捲暮靄欲齊素娥起舞潛鱗出溪郁郁霏霏羣嵐較低寒潭清而蒹葭弱蟾影散而層巒薄在谷鳴猿在地鳴蟲有竹斯幽有水斯清浙瀝鐘鼓不假絃琴則振素襟於橋頭則仰皓月於孤岑綴蜿蜒之莫逼皆疎歷而成文固卷舒之異致亦朝夕以殊形消夫百花譜能烟景平鋪山高疊翠碧影蘼蕪如聚綠衣於金門如攤碧疊於沙汀旌旗滿目氣象萬千竹既茂松亦妍風則涼泉則泝宜浴沂宜訪禪宜嘯流而學巢宜垂釣而學嚴宜緩步閒之日月

丹溪文鈔 三

胡以旌字浚城諸生

菟山雲海賦

首夏之晨宿雨初消鐘傳鼓杵烏醒窓曹諸峯圍外翠淨如洗萬松簪額綠潤如膏山僧扯余曳杖林皐鳴呼噫嘻何桑田之倏變爲滄海而舉目之滔滔也荒白萬頃平蕪山腰渺茫一氣曠極天梢仰睇清空兮無纖毫之陰翳俯瞰瀰漫兮驚四野之淪漂誰厭甲兵兮挽明河雪浪而傾洗誰厭鹿臧兮覆千巖萬壑以冰綃一大地於浩瀚兮杳無此界彼疆之錯出歸世宇於渾濛兮不見熙來攘往之紛殺平勻兮如斐淡遠兮寥寥長天一色兮擬華華而泛秋水積雪千巖兮堪攝履而踏瑤瑄白鷺翠翔兮欲下食而無路杜宇思歸兮望汪洋而啼號時而山泉出谷野籟鳴條恍飛江聲之徐走與海若之歸潮時而人語隱約雞犬聲嘈恍身立雲端而潛聞下界之紛囂至若舉禿柏凝霜孤松飛絮懸崖倒影下映無極木落長坪散珠千斛砌琳瑯以成

焉赫輪東起四落光昭銀波晃兮上閃乎雲漢覆光縷縷兮下射於明滿鱗鱗然熙熙然足令朱離之目眩而光搖若乃金鼈棧至浿踴雲騷乍起乍沒忽低忽高如神龍之蜒蜿而首尾騰躍如鯤魚之變化而脊影翔翔非遠百萬之實而炊烟靄靄非近三湘之澤而蒸氣歊歊非有天上之源流而洪波汹汹岸非有鮐魚之出入而白潮連霄變化之象難以名狀動靜之態異於崇朝倚孤峯而夕眺兮恍遺世獨立而飄飄不知醉與夢兮誤停槎於銀漢之傍而縱我乎逍遙

琴溪賦

慨自伯牙絃絶流水之古調無存沂川物化海上之流風誰訪爰有高公仙客道狀冰雪襟期烟霞骨相嘗溪水之溫溫爰揣琴而相傍採藥歸來空山猿鶴同聲投竿日晚谷口漁樵和唱公於是一彈而引風月再鼓而激波浪迨丹成而跨鯉人與琴俱邈不知其所向惟有溪中之餘韻長鄰鄰而無恙

丹溪文鈔 五 校印精舍叢書 第一集

緣名曰琴可會聲而比況時而鏗陽暢矮春澤新融渣魚浮沈於浪裏花片鳴咽於波中洋洋灑灑鴻鴻溶溶則有似乎和絃綴操而手腕之輕鬆時而海天瀠洑厲鼓金鼜激石頭而怒吼翻月影於驚濤錚錚鏘鏘洶洶滔滔則有似乎繁絃急鼓而指法之壯高時而赤日薰空岸樹成蔭愛清漣之可掬撫潺湲而盈聽冷然善而滿然淨則有似乎坐匡牀抱焦尾引薰風而解慍時而雪深橋板溜結巖東驢背勒韁於渡口冰花撒玉於危湍棱棱然肅肅然則有似乎拂冰絃調玉軫出凍指而鳴寒爾且汀汀以曲巧和天風之瑮瑮珮蕭蕭以迴勝歌雲水於蒲湘淳淳而深止彷彿乎沙落雁之曲涓涓而清永想爲雪窗夜話之華沈沈焉曉巘而窈乎廣列子御風於靜夕經經然皦而繹乎秦明妃古曲於花窗凡是絲桐之雅操任所想而頡頏亂曰古岫迴環兮蒼蒼奇巖突出兮昂昂垂楊兩岸兮飛颺青篁百畝兮琳琅中帶一流兮淨琴張古韻高千秋兮無絃而有腔僊琴尊之宛在兮溯曲人於何方知音者其誰氏子乎吾其問諸汪洋

胡肇孫康熙戊子恩貢生

白雲茶賦

何瑞草之蔵襲魁南國以無雙末賜龍團於禁苑先舒雀舌於山莊重巖擡旎曲嶼苓芳建溪以紫笋勝聲叢頂以石花先曹陽羨名高於漢苑界山作貢夫皇唐何東吳之處處乃綠暴而茗戰羌南劍之葬葬亦青箬而寄將獨羨夫涇川水西之野產乃銘以白雲蘭片之稱揚爾其穀雨居期清和將舉飛絮鋪萍輕雷乍雨聽戴勝之降桑聽雊鳩之振羽報新茸其堪擷抽嫩蕊而攜筐和露烟以礦黃金掠旗槍以聚蚤米卸松濤而竹爐沸沸走風塵而赤印于于自馨香之出谷何清梁之足語若夫中泠之水顧渚之泉客辨以名賢煽以活火候以鐫煎遲以蟹眼之湯啜以鳳髓之咽其爲味也何羨玉露豈仰金莖況醍醐兮似薄於心脾兮解醒霑露芽兮錯落鬚橄欖兮交加錯落鬚橄欖兮交加令同津玉川七椀兮箋釋鴻漸百瓊兮簉經風生兩腋兮靡異滿頰與沈酣仙道三昧兮何殊雪藕而桃冰其爲色也始若玉泉之乳竇澈澈冰壺繼似金谷之葵碧映綠珠披拂初春眠柳粼粼新陌照耀扶桑日影渺渺平湖玻璃愈皎其盞螺黛可想其塗蔥質載以甘液豈止蘭漿秬醴素濤乏夫翠靄奚啻澧江蒲至其爲德也非薑桂之烈無棱剌之爭其蓓蕾叢生也有似處物之義其孤潔瀟煩也有似真慾之仁其淩冬而葉沃若也似道勝而脥胡貞以堅其至夏而芽剡換也似避炎而遠何遯以醇種之植之地處高而不受汙受之掇之極就地而最近人若其爲香也似入羅浮之境隨風暗度如過沅澧之汀和露爲馨恍荷令之在座豈韓掾之爲賓摯出纖纖之乎劘疑紫羅囊擊於柳腰乍起微微之霧未必氤氳使之降於襄塵始破山麝之膩彼則嗅之太馥又比鷓鴣之班此則揚之甚清何貢父之唱驩戲病人至論其爲功尤難殫述既宜於長夏尤解乎烈日渴無假於剖梨燥

無煩乎求蜜非黨家之所有乃坡老之所吸如出火龍之城得換水晶之室至如入幕之賓午夢催從下帷之客睡魔來攻頃酪奴之報熟忽花乳之下

能莊生奚由而見蝴蝶蘇子安得而刺股肱又如中山浮蟻河朔交籌正步兵之泛眼值淳於之希旨無何陸羽來臨始知儀狄是仇吏部起於甕下從事喚於青州覺酡顏之既改恍酩酊之俱收亦有高人尋詩門奕非此清芬無以解酲互相白戰遂爾成習何如披解語之花得此甘草之癖又如貴介華胄百珍俱列高爵既崇千般具設翻厭郇廚之腥轉飫山家之業既名流雅愛其芳香何幽人不重其標格於是乎品題珍重肇錫嘉名前此脫胎於瑤池之萼今此得與於擊海之春非密書龍之足號豈驚青莢之足稱謝女詠之訝柳汁之染飛絮惠連夢之覺滕六之嫁王孫不是玉蛇銜珠之種安有碧澗明月之津於是爲之歌曰陽春揚令百卉芳綠樹濃兮夏日長爲嘱山靈兮呈秀茁願與含桃兮薦上方

丹溪文鈔

琴溪仙魚賦

伊大追之多奇兮壯扶輿之嶽峯聚名勝於東南兮鍾宛陵而秀出嵐嶼勢峽波光森復高峙綠鈔之上俯瞰陽侯之嵐嘈咗乎長灘瀰漫蒼蔚乎千盤鰷鱅時而桃花春漲迷瀟湘之岸閣時而曲蔥凝香駭武夷之屈曲無怪鄙元之經未載抑亦張華之博難識氣象之難擬則惟神仙之出沒厥有高人操縵解音丹竈初結赤鯉方沈飲則瓊漿餐必芝菌伐毛洗髓換骨易形酣翻翩之曲遠愛猷州之長林松婆娑而參蔽竹簀簹而深陰於是峭壁巉巖之中安以爐鼎澄潭碧澗之上鍊以鉛汞則有溪聲浩浩琴韻輕輕嘆葛洪之採藥羨鮑靚之長生於焉九轉之餘棄之一溪之濱顧渣滓於何在結細鱗而因因爾其春光駘蕩上已芳妍業蘭搖曳綠艸萋綿鶯轉語而鳴深樹山澤布而暢遙泉斯百卉其皆榮何水族之沸潛其爲數也盈盈乘乘不知幾萬而千其爲狀也怪怪奇奇又無鱗甲而鮮澤於水面蕩綃縠之紋

丹溪文鈔 七 槐學精舍叢書 第一集

瀲伏於沙際似蝌蚪之針懸若云鯤鯷胡忽見其長大若云鈔鈔何弗介乎鱣鮪鱮鰋編至如周室之飲咏於岐邑又如魯公之鱮賜於閟里宜不齊之陽鯖鰼乎單父張季鷹之蓴鱸思及吳水各殊類而異形爰聚族而採瀕或雜生於洄次亦同游於澗滸雖乘時而間出青大小之不均豈若茲族形模詭恢臨渠修稷結糧而來漁莊浦緣張罾捕隈吹以春風藻以日焙練紅綠螺同其色味吳宮瑤柱遜其仙胎驚骨相之清瓊實夭矯之化裁老生常談百谷海內鯤鵬北溟扶搖九萬貝闕珠宮夜光燦爛溥飛山面鼓浪鯨吞首而莫盼翹鬐吞而似溪毛之茹眼光注而如火齊之綻一骨一節皆棟樑片鱗片甲皆楹拂嗚呼其大也如彼其小也如此乃識造化功業悟山靈吉琴仙之潭誠熙熙一年一度無愆期爲魚不復有魚香黍米神功應如許嘆江鱸而覺腥食河魴而知鐵啖之久而三彭殺服之多而九膏升赤松黃石漫勞遐煉終南武當徒叩元眞覓旗絳節羌紛紛其相從尊綠飛瓊侑卮與其來

丹溪文鈔 七 槐學精舍叢書 第一集

臨歌曰琴山峙兮石嶙峋琴水清兮潭杳冥琴灘瀨兮響淙淙琴魚遊兮樂且閑琴魚育兮丹

琴溪仙魚賦

黃冕山賦

惟茲山之龍蹤會上游之脈絡近則分體於磨盤實盤山在縣東北四十里故名黃巒遠則發源於黃嶽實山黃巒之所出干霄漢而建標豈尋常之可度方其起於斜奧來自遐方機伴勢蓄蔽抑遮藏行旅之所不經樵牧之所未當固登陟之路絕而採攬之莫詳迨夫西面特起太乙嶙峋中峯最高端服雙瑞狀若貴人墻儀家言太乙事國府城之鎮大淨島太乙峯前峙帝座峯又前峙天乙峰坐鎮府位帝天乙即黃冕之中峯最高端服雙瑞狀若貴人墻儀家言太乙事國府城之鎮城之龍脈帝座則峙帝座之鎮峙也數百里之屏藩是寄千萬家之保障攸存此則茲山之大體而指數之所可略陳嘗觀絕頂騰空周以平陸黃海依稀九華彷彿天乙

（雙峰平地四五十丈可以棋頂黃山西望九嶺無有遮蔽）三溪北奔（黃溪清溪溪西苓丹溪故曰三溪）若出若沒挹天池之一掬蘸焦火與凝冰伊夏寒而冬沸初不減而不增貯萬斛於升斗（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葬聖泉之見稱（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薛橋名坑趣花作塢（峯左右有蘿坑橋坑鐵花塢皆就其所植物而名之也）雙石之谷撐廊架廡動若雷殷禍福立睹（雙石塢谷中有巨石千百如亭榭閣成數年或數十年間一霆擊若瓦礫黑人之潮興鋤相隨倚伏焉）驟首令騰雲之馬舒目令望月之牛課雨而粟波微漬占晴而赭色遙坪何釐毫之不爽若神鬼之與謀其南則三臺（峯名）卓立谷號杜鵑（三杜鵑谷在峯下）青山翠浥朱火方然餘燒燒燒曜日薰天羅漢缽盂（似缽峯名）之險峭無隅石壁（似缽名）之連絲箸坑出鋪村之水石金導雍溪之源（鋪坑在羅溪峯之下合缽坑在無隔數之下合金坑出鋪村之水出鋪村石塗溪）其北則石人（峯名）偃僂衣冠逼倚嶺有大小之名（大嶺在百人峯之北小嶺坑在大嶺之間）錦屏（峯名）展百幅之圖文筆（峯名）聳千尋之峭千年之翠柏霜森百畝之紫筠風瀟凸石孤懸蔚如文豹喬木扶疏萬花映照丹桂香深孰窮其奧

丹溪文鈔

覽德輝而下矣鳳亦望原野以游焉爾其機星毓秀木德抒溫元楊曜則大（天心啓泰聖德承乾仁敷上下澤洽方圓躋光華於隆古協治象於中天廣喜起明夏之美擡位祿名壽之權上瑞屢呈於儀象奇祥迭著於山川鳳既（每三九月之間山正當其中如鏡在第上他月則不然俗名石門湖）來石之岡仰承半瓣（中瓣峯名石瓣在其下）聯以星聚駢羅陵亂別有五峯矗起雲漢參差離立聚若講賈（居裝米貨之販也）（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泉澗交流經分脈判斯固接應之不暇而探勝者之所羨嘆若夫晨夕朝昏之變陰晴明晦之宜巖巒梯磴之遷崖谷洞壑之迷檜桐杉漆之茂麋鹿雉兔之肥珍禽異獸之馴仙葩靈藥之奇又更僕不可悉數而推測之所難知其或雨霽三秋天垂四宇海日未升山雲乍起方烟霧之微興忽氛氳之交聚密如帷幕之張湧若波濤之怒原隰失其高低陵谷迷乎仰俯既目眩而心驚亦色飛而眉舞信瑰偉之壯觀而人間之所罕覩秋有雁（秋有雁海鼓天）（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夫（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人（峯名）欽之（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薛橋名坑趣（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乙峯俯下瞰王陽小石門一曰海門）至若空山寂歷夔現天師（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乙峯俯下瞰王陽小石門一曰海門）赫然其儀借深巖而作範因積雲以呈姿（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乙峯俯下瞰王陽小石門一曰海門）不一其圖盧大雲積嶺遊望之若（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乙峯俯下瞰王陽小石門一曰海門）天師執笏冠時朝日華麗歷歷如（天乙峯下有天池水丹灑不加增減而冬熱夏冷）（峯頭峙又曰五星聚珠）（乙峯俯下瞰王陽小石門一曰海門）雖無關於大雅亦傳徵之所不遺況夫土衍而菽粟繁雲興而雨澤徧（山上有棚則雖有猛雨不食頃而止）望歲而旌旗建（每歲五月望大旗於山頂以祈年）蒙泉溥灌溉之饒寶藏濟陶猗之算（皆有人於山中隱猗氏逃）（成宮）逃名則巖谷可棲避地則險阻可捍此其功德之隆豈僅資夫游觀之便方茲萬姓之依憑實冀一方之休寧願邀福於千年庶山靈之無倦

公孝友型家有萬石君陳仲弓之遺風焉平生著述自娛無心仕進後以孫蛟齡貴

胡蛟齡字凌九雍正癸卯進士選庶常乾隆主試山東著有石門文集起亭詩鈔

瑞麟賦

天心啓泰聖德承乾仁敷上下澤洽方圓躋光華於隆古協治象於中天廣喜起明夏之美擡位祿名壽之權上瑞屢呈於儀象奇祥迭著於山川鳳既

動則形不能藏氣至則機無所恃翩然而至或躑躅於郊原倏然而行亦超越於山海鄙奔駟之長勤悲押虎之猶鮫笑象齒之自焚鑒驪珠之見採猱知觸而終勢獅雖威而不逮豈若含義能馴懷仁有覺五蹄散行地之貞一角聳擎天之嶽步折矩而周規鳴合律而應樂觝惟一本示六合之會同翼則六飛御九天之虯跡餐嘉禾之實時飲譽香飲珠玉之英常露濯遲借夫靈之昭昭異彼圄之濯濯在昔軒轅御宇圃林是馴成康守成郊藪來處定趾蘇於風詩形容詳於篆疏宣揚帝治不煩搏擊之能章表王風何藉爪牙之助其見也誰爲之招其隱也孰爲之阻贔百世而難期每千秋而一著方今文皆鸞孔武盡貔貅鹿鳴萃野鴻漸山邱却驊騮而不御擯犀象而不收追愿儀暑舜之盛成放牛歸馬之休圄宜其馴山龍於廟廡雜雉兔於田疇改元狩之年徒營漢廷之駿紀麟嘉之異適爲晉室之基於是履謙戒滿保泰持盈推天人之至理杜諛頌於羣情福祿既臻於純嘏憂勤愈切於承平

丹溪文鈔 十一

槐堂精選書 第一集

集賢才以爲寶被仁義以爲榮不言祥而祥自萃不期瑞而瑞自呈近貞符於景運永垂象於文明

胡元輝字乾九邑庠生著有石門文集子貫附言

反雪賦

天下人情之冷煖奚啻錦雪之懸殊抑古今人之命意夫孰能異道而同塗平原錦風漏日卻非袖短能無寒慄吾聞之曰陰陽之用事猶君子之於小人陽生不慘陰毒無親故以純陰之得時得令愁雲上騰嚴冰下凝風從中鳴寒氣所凌初鼓之而米粒後舞之而花分浙瀝有聲繽紛成形斯時也卽有微陽難勝純陰勢之所厭幾於不分陰晴日光寒而赤烏有恨月色苦而玉兎無情又何況天地間飛潛動植之類見見閉閉醉無歸乎而曰雲未稀乎而乃思潤屋而勿棄基一呼而土工木工石工齊乎而左挈而右提乎而洵惠足使人乎而不祁寒之咨乎而

非期先人之歿遂燬其○四段非期四首古詩逆溯而首節通證
著之稿出來兀始段段與前半結相應會幾何時熏罏燔閣逆
旅依依如昨或歌或琴主人忽忽不樂所厭者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
諤已矣哉梁王友菟園酒俱歸烏有知否知否冷乃反古人而爲白雪之歌
歌曰陰之盛兮陽之靡雪紛披兮因風起兩爲毋兮水爲子古佳人兮今誰
是反之不已又歌曰空是色兮色是空紅爐旨酒一般同常將陽春語白雪
幾多柳絮誤隨風前歌結起首幾句船窗而冷閒之倦歌反謝賦陽春之獨見因風起謝女泛絮比興佳句中洽一誤字人然立品脚架
極見自己命意言之不足嗟嘆繼之亂曰寒不凋者松與柏守不易者竹與石元
陰凝白雪之積太陽輝白雪之厄如圭如璧爲形役而未銷先染言之惜咄
惟名與節之不易乎而看余眼之白乎而亦是仙而字調痴中四字通證作教亦是創語創語妙聖知余眼之白
老病日增因循數載未暇計此今年秋三子遠齡懣懣至再必欲余親書原
稿如干首仝付剞劂梓成之日予復裝潢鞿細觀寫作俱劣余曰此豈足以
傳家問世哉祇不過備他年之覆瓿而已雖然抑余更有望者琛錕二孫舉
業之餘益復專精詩學倘倍加淬礪日就月將安知非後來繼起之人耶此

又余老懷之所深慰也是爲跋乾隆乙未孟冬十月耐菴老叟殷幷書於師
儉堂之居易齋時年八十有六

胡承福宇備五乾隆甲子舉人著有四書撮後園腐艸

四書撮自序

福由縣廩生中式癸卯恩科副榜時年三十四至乾隆甲子始一遇於鄉龜
手經義蓋終身焉耳矣戊申己酉間纂四書審問錄時叔聖基年少力學相
與參考互訂版行問世數十年來遍同袍中猥有深契極賞者乃其版寄金
陵書坊坊客江西人也予以計偕遠遊者八載客罷坊歸及余鍛羽選覓版
不得現在追尋理當可獲而予篤老矣日西方暮恐忘其能撮錄中數十條
隨手繕寫益以後所增訂數年更名曰四書撮而田生諱士友兄弟師予館舍
之地名皂角塢寂歷空山挑燈清話鳥啼花落永夜論經與朱子聽子規聲
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章義人雖懸絕景物時似也乃二生聞予言恆有領會

復以所緒付梓請予略弁其端噫孔雀自愛其翠而螳螂亦自愛其轉顧茲
學究絮言一刻再刻夙有全編今爲節錄結習攸存情思曷極昔人不作難
遨輔嗣之談來者多賢尚冀中郎之聽粗陳班管永誌素心己卯冬日胡承
禧自敘

朱陸異同辨

朱陸異同之論辨者紛紛踵而演之屋下屋牀上牀耳獨朱子謂無極生太
極而象山不然其說爭之甚力有當究析者夫崇實尚有儒宗之軌則也空
藏無爲禪家之標指也象山之學人謂類禪今朱子言無象山深非之而書
中轉以禪訾朱子其謂之何愚謂原始所以反終吾儒之學精切於現在倫
物之間而原其始則曰無極反其終則曰所得之理軏蓋是物亦蓋而無有
矣是始於無終於無也始於無故太極之前不復置想彷彿六合之外存而
不論而其心靜終於無故絕因果輪迴之計較而其心無欲至靜無欲朱子

之學也禪家則不然以天地爲幻妄六根四大爲緣塵而要有常住眞心從
無始以來幻妄緣塵皆眞心之雜染流變滅幻歸眞則常住不朽矣夫眞心
何物亦猶吾儒所謂太極者乎始於無始安得更有無極以超其始其曰常
住即楞嚴之義唐言究竟堅固也顏白蘇黃以間世之姿沈耽其教而陽儒
陰釋皆由悄然於身後之駭盡而希心於究竟堅固者耳陸子他書中亦以
從生死起見爲佛氏之私一己此其說不足折服佛氏或身爲大儒不得不
爲此鬨異之言而亦非其本心然謂其從生死起見固知彼之不安於一死
而盡而無有矣不安於終之無自不樂於始之言無然則無極之說正朱子
之醇乎儒而大謬不然之者正子靜之入於禪此兩家異同之根愼勿顚倒
其見於此焉言有於彼焉言無也此之言有者精切於現前彼之言無者揣
者或以爲降下而生或以爲騎而上應若夫斗北極也乃取斗四星圖繪其
象而謂之魁又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馬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服其教者
謂能下而與人通其語言文字爲之鐫殺管籥以樂之爲之酒醴牲牢以饗

上無不死之仙於是進而求佛其貪叟甚於秦皇漢武也非愛其空正愛其
不空此顏白蘇黃以及近世之陶袁李所以出此入彼而酔而開之者或顚
倒其說也

吾儒言釋氏言無夫人而知之矣不知吾儒必無其所無乃能有其
所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敢於鬼之有則無矣
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敢於死之有則無矣釋氏以有者而無之
轉以無者而有之無中求有是滯於有者也安在其言無哉此辨發明
儒釋宗旨誠爲精闢

公生平力學不倦時方競習帖括顧獨講求經史已乃沈潛理窟周覽

百家所著詩古文亦迺遍及

胡承諧字韻仲號元峯晚號蛰夫乾隆壬申舉人官江寧縣教諭

文昌閣記

之而惟神有豐尙克相之以興起多士所以弼大教而勳盛治者不於斯乎攸賴也哉且夫仰於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儒生事也顧言天者必言垂象謂精氣之所聚也言地者必規堪輿謂形勢之所聯也士人受氣於天而未可徒恃乎天賦形於地而未可徒任乎地其所當自盡而未可稍自暇逸者惟此小心翼翼樂羣敬業以修人事而已今既有閣以奉神祀而閣傍隙地建造環山書屋聚諸生童絃誦其中則所謂樂羣敬業以修人事者無不至矣人事修而垂象則聚其精氣堪輿則据其形勝仰而呼吸可通俯而指掌可示科第之聯綿將於朱氏族姓決之矣於以上勳文治而廣被文教不且登斯閣而斯蒼斯興世之承賴也哉是爲記

竪義正大筆意簡絜後賣重修人事以答神應激揚才俊振興來學尤爲立言得體

胡承諄字元音乾隆戊申舉人著有卷石山房詩艸

丹溪文鈔

十六

題吳芳培雲樵詩箋

雲樵太史落拓不羈具雅人深致尤篤於氣誼不屑屑勢利交其爲詩清秀與麗鎔鑄富有而無獺祭纖巧之痕至如咏古徵識力之優言志見性情之摯當爲漁洋嗣響西峴不足數也諄幸得見之吉光片羽當寶若拱璧云琴

圃弟胡承諄拜讀

胡承珙字景孟號墨莊著有求是堂文集

與魏默深書

默深先生足下自丙戌奉書後曠焉三載山川閒之無繇通問雖鳴風雨我之論光價頓增謝謝弟嘗謂注古人書與自著書不同自著一書當斟酌古今乃爲盡善注古人書必先求其去古甚近者所謂問高曾之事必於祖父非不信後人亦無事好與後人駁辨也即如韻書之類陽術似迂拙易而音和脣吻利順更易而直音童蒙皆曉矣然音和已閒有失眞者直音則尤多乖舛焉故漢人注經於名物制度語言文字之閒頗有迂曲奧衍難通之處誠有如類隔之取音者然其見聞尙近授受有自得者爲多後儒疑其不近情而易而說之一切奮其胸臆不顧其安彌近是而大亂眞幾何不如直音

之僅足誘童蒙而實無與於切韻之條理哉弟之治經墨守此恉其說甚長更僕難數犂舉梗概尙希有以教之小宛賚志投地可爲傷心舊有兩漢書疏證初藁七本存弟處故人手澤急欲寄付乃郎恐致浮沈尤非所宜再四思維惟有託吾兄覓便轉致千萬妥帖今特附槭總寄尊處小宛之書閎博不待言稍患才多考漢制而闌及元明似可不必且詞繁亦艱於捃摭若取而刪節之當不減惠氏後漢書補注也吾兄其有意乎弟亦思勉助校讐之役耳

立經堂詩鈔序

玉鑣不欲以詩鳴者也故雖總角與予學爲詩予心知其難而玉鑣易言之蓋其年少氣盛志於學之涂甚奢以爲詩其餘事耳然其詩機趣橫溢清氣流行已卓然能自拔於俗嗣後出游燕齊吳楚閉與當世名流馳騁壇坫而詩日益進間與予鄉黨往來每言及詩輒舉東坡所云此伎雖才高然非久

丹溪文鈔

十九

楝亭藏書 第一集

習不能工者以爲至言予應之曰昔人謂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者此第詩中有此興象耳若學詩則必如所謂七級浮屠瓠甓碑石皆從平地累起者而後可學問之道知其難則易者將至子雖不徒以詩鳴然於詩思過半矣及通籍後由庶常改令山左旋罷歸與予相見里中昕夕過從相與劇談古今詩人源流遷變所由及其淺深得失之處嘅然於風雅之道作者迭興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其難也若此閒促其出全集共賞則又蹙然曰生平作詩雖多然求其比興微婉事辭精切題目佳境不可刊置者蓋戛戛乎難之此其中歲後見愈超心愈下將更淘汰蘊釀鎔鑄變化而後出之而未幾以疾暴卒夫以玉鑣之才與其志始欲賁於功名繼欲以文章經術著乃所遭偃蹇仕宦不遂所著書亦未遑卒業徒以其生平窮通得喪哀樂欣戚之感一寓於詩覓可悲矣歿後其姪小山子餐仙出篋中稿見示則點竄塗乙幾亂不可卒讀予既抱莊生鄧人之歎又念敬禮定文之言遂爲審定抉擇取

其尤者鈔爲四卷授其家梓行之因幷述吾兩人疇昔論詩之旨綴於簡端使讀玉鑣詩者知其抒寫性靈標舉興會視若對客迅揮而實由於閉門苦索者庶毋易視此編爲也

丹溪文鈔

二十

楝亭藏書 第一集

凌九公文稿後序

吾族自先高祖參議公以名進士起家歷歷中外從祖世父給事公繼之嗣從以文章取科第者踵相接而每言先正風範必以給事公爲法承珙生晚不及見給事公僅從族長者聞公軼事稍長讀公文乃知公於經史根柢得之桐城方望溪侍郎竝受古文義法以其餘發爲制藝亦有以大異乎人人之所爲者洎承珙官京師竊聞公由翰林出宰陝西之興平十年行取入都時垂棄蕭然雙身寓邑郵濟勝科道每朝會輒徒步入正陽門歸則坐一室閉戶下簾即中人過其牖下者惟聞度紙聲颯然而已此其靜穆高潔當時固以爲難而在今日尤渺不可睹識者以爲其文章如其爲人豈不信哉先余既悲先守之意重念夫昔之人竭其精力從事文辭間所存僅此而尙不免意外之厄幾幾乎若滅若沒過此以往將使後生小子欲求高曾之規矩而已不可得此所以執筆歔欷而不能自禁也

得樹亭記

得樹亭者東阜廣孝廉君所以自名其別墅也君晚歲設教鄉閭多所成就予時年幼不獲進而請益洎與其中子玉鑣大令游乃瀕瀕至此亭憩焉始予與玉鑣總角定交相切劘爲詩文後先成進士仕宦南北又相繼歸田方庶幾如昌黎所云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者而玉鑣忽焉長逝化爲異物則過斯亭也又不勝向秀山陽之感矣今玉鑣從子子晉茂才復葺而新之仍其舊名屬予書額且爲之記因憶宋盧秉云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

節蔣希魯深有味乎其言子墨既葬斯亭當更封殖此樹益勵於學以無墜其先之志業至如予者俯仰五十年中及見君家三世交游之誼或戚或欣而予亦已老矣然異日者倘來亭上倘能譽嘉樹而賦角弓之詩焉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曹縣知縣胡君墓誌銘

吾胡氏自南宋後由婺源遷涇世耕且讀國朝以來起家進士者已十有三人君其一也君諱世琦自號曰玉鑣少岸異爲文落落有奇氣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以寫書國史館議敘當得知縣棄弗就益閉戶肆力經史間出與當世通人游如桐城姚郎中鼐歙程徵君瑤田陽湖洪編修亮吉金壇段大令玉裁皆嘗奉手有所受故其學欲從文字聲音訓詁以會通其旨趣不區章句與義理而二之其詩亦能自運縕墨不徒以才氣相馳騁嘉慶十九年甲戌中禮部試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以知縣用得山東之費縣以去時公卿多器其材姚侍郎文田鮑學士桂星尤拉擊歎息君顧自喜曰

是豈不足行吾學邪旋費縣歲餘以事罷旋牽復歷攝平原卽墨沂水事最後補曹縣未幾復以沂水盜案爲前官受過罣吏議失職君於是遂浩然決歸計矣君之言曰青齊故懷博俗民不易見德動輒齮齕其長而某所至顛相安旣去尚有私相念者故其時大府入告有山東州縣某能稱職語然究以負氣不善事上官又因事多犯同寮忌遂歸不復振然亦安往不得其爲我者此君與予相遇里中所以告予者如此適與予囊所聞於東人者語相合故有以知其不誣也君歸田後亟思爲政於家出俸餘置田分以予兄弟之子捐千餘金於義倉以贍其疏族鄉里有小爭很詣君者輒爲排解使各釋然嘗謂予近日風氣儇薄求所以挽之吾輩無可辭責予心韙其言烏虖孰謂君志未遂而竟歿邪君生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以道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五曾祖策齡附貢生祖廷燮國子監生父先樑贈奉政大夫本生父先抱乾隆癸卯科舉人貤贈文林郎母某氏誥封宜人本生母朱氏貤贈孺人娶同里文學朱俊女贈宜人丈夫子三芝林香林才林女子子二長適同郡副貢生舒城縣教諭崔騏子某某次未嫁所著書有小爾雅疏證三家詩輯等未卒業有詩若干卷藏於家君於兄弟行第二兄世璜弟世瑤皆先卒世璜亦出嗣伯父然友於孫篤君讀書應舉皆賴有家督以不紛其志世璜善形家言既葬其先數世又相約兄弟同邱首如桐城方氏之爲者今其孤翰澤等卜以道光十年閏四月初七日合葬君兄弟三人於某地先期請予爲君銘予與君屬疏而誼親行尊而年相若又少同業壯同游老而同歸於鄉也知君最審是宜銘銘曰

進而仕途宜其容與而獨集於枯退而著書有何齟齬而不終拭其觚天邪人邪我勒此珉庶使其不亡者存邪

復家玉鑣孝廉書

兩辱德音一承篇翰如明月入懷清風與俱思心爽真與楮墨相陵亂寤言徜徉老而同歸於鄉也知君最審是宜銘銘曰

徜徉忘山川之阻深懷哉懷哉曷云能已足下讀禮以來端居多暇蘭菊羅含之宅松風宏景之樓煙雲恣其吐納圖史供其賞饋每憶鞏履相過款關未啓燈影射隙林鳥因而驚飛書聲琅然山風爲之落石言念此景何時可忘近聞買棹金陵移舟武阜資江山之清發走編紓於東南翹首音塵實深健羨承珙樓遲人海思求友聲而冠蓋如雲無改顏獨轅軫交錯希聞跫然何者志趣既殊則覿面有邱山之隔道義無準則握手非雲霞之契坐此迂疏愈成廓落碌碌如石偃偃何之授徒之餘凝坐終歲人或半面稍閒輒忘日惟一編相對最樂所苦心如椎鈍囊成磬懸謝仲任閉肆之聽乏春明債宅之覺偶有造述茫無據依來教云異書如珠異人如玉兩塗斯企一得尚難足下買書滿船結友千里撰著益富聲氣廣孚可傳之業已基於此名山在前當更勉之稚存先生忽焉終古頃逢生客顧悉賤名怪北海之知劉由敬之之說項知己之感不能忘心足下有懷想同茲歎蘿山之變實出意外

寒家輩從首推此子蘭摧玉折悲莫甚焉舍弟餬口維揚棲枝難定河潤不足空嗟鄭緩之儒弟名未成彌深許武之愧猥承注問無以奉聞天運而往道阻且長比想行旆已遷故里我居日下有殘杯冷炙之悲君在山中饒清流仄徑之趣亮惟珍攝不盡所懷新知必多棄舊一二

寄家蓮浦孝廉書

歲暮云莫憂來無端長謠不申短晷易沒天色慘慘將雲而風市聲嘈嘈自夕達旦寒燈如豆與夢俱搖宿火若螢撥灰不暖飛蓬在野忽移於鵲毛枯桑隔牆有如其素抱念流水之逝景戀高鴻之響音感舊慕徒尤在足下閑足下載書五車去家十里課讀既畢定省弗違解衷脯之滿囊遨雙雞之近局當此殘雪帶岫薄冰礙流炊烟一邨曳杖卮言日出攜榼水邊緩帶林下數鴉幾陣餐梅半花人生故園其樂何極能不念哉能不念哉與子別後愈益無俚骨非珊珊不及一把須始皤皤已雜二色雁書

而出時達折轅贖披裘而披每苦綻線知交素寡懷褒轉孤實恃一編藉祛萬慮伏案既久墨黏鼻端鈔紙畢登酸徹腕下當夫半解倘獲罕疑暫開窮古今於須臾齋得喪於一致雖塵埃凝榻蠹蝕緣領固已安之苦素業此不疲矣同念與足下總角論交藉氈共學做廬相望僅容步武薄田粗給各有十雙既而迭遞參差同更憂患漏屋不暇債臺漸高十擲無改於博鞿萬言不值於杯水君既賣宅幾欲牽船我亦待炊日惟糶米稚子宵淒涼之色孔方遺絕交之書十年之間兩家之事莫不雲幻蒼狗日催黃雞自此以往比率而觀亦何者非鏡裏之空花水中之泡影也哉然而退筆成冢猶堪勒銘磨研作窪未嘗無歲僕與足下舌耕可以得食徒步可以當車閉居送春獸坐獨夕天地之大近在戶庭日月之明出入牖闥牀衹七尺閻體有餘案周四隅攤書自好一牋一缾爲花招魂半水半山如鳥悅性飲酒或醉取笑裹陽之兒識字頗多差勝虞姬之壻古人恍其來晤後世或有相知固已蟬蛻遠更憂翼卵之危乃者向笛方聞莊盆忽鼓山妻七年之病八月有凶司馬

倦游家徒壁立安仁老矣簟竟狀空屋本同愁似鄭翻之失侶園非獨樂嘆君實之無家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足下知僕志意何能復類昔日邪端憂多暇頗思出遊將俟來春或訪虎林之山先探黃海或泛鴨江之棹便弭白門彼時一葦可杭片氈暫借孤鶩能高善補鏡泊之過前承寄鴨一尺鯉易得不煩畫叉之錢足下得毋疑邠老索逋之來作蘇晉逃禪之計乎羽扇拜登無楓爲謝順問動履伏惟善攝不宣

丁亥八月十六日夜丹谿水閣翫月記

余以中年多故秋士易悲念陳王之端憂思枚叔之發疾將以八月之望謀爲一夕之歡已約同人成其近局適疊峯主人卜期折簡還勝移尊就水閣之再成攬烟村於五里於時晴暉見野新涼襲襍白雲自媚碧草未歇離橋十步已聞灘聲遠欄一周陡落山翠乃相與緣桄而登啓牖而望其南則巨石枕岸有如伏鼈北則叢柯被山時見歸鳥東則兗岫屏列烟雲之所出沒也西則沙路砥平樵牧之所往來也爾乃邱壑具胸薛蘿在眼逸興互發高談轉清杯斝既陳各隨其斟酌鳥履交錯相忘於主賓俄焉月出嶺表風來檐隙窗櫺四面隨風闔開水光一樓與月上下鈴語振響梵唄起而相應佛燈熒然琉璃爲之無色此則高會不必其登堂清游無假於乘燭者也良夜方永疎客始闌白露曖空清流見底歸路之近初不隔於牛鳴橫江之游庶猶徵於鶴夢夫吾儕瓜紹衍派枌榆介居墾畛剿茇以爲生燔枯折芟以爲禮情味相洽比鄰之鵝鴨無猜動息皆知連巷之棗梨可數而且謝家羣從竝以文義相先韋公族人自爲曠逸之友亦足樂矣然而三年之中陰晴已變斗酒之會合散不常猶憶昔在雞年同瞻冕魄而今則一抱秦關之柝一鼓湘江之棹矣前乙酉秋仲與兼山玉龍蒲塘諸從于閩探從祖父於此今兼山赴官陝西炳光游游湖南昨年則風雨如晦泥濘載塗浮雲無披豁之期高閣有寂寥之感焉然則深杯入手能無懷舊之情圓景當頭可忘及時之樂乎於是主人索詩同聲有作宿酒既

醒漫筆記之

胡先聯字星五號松山乾隆丙午舉人官常熟教諭

邯鄲李氏女貞烈碑文 有序

邯鄲有李氏女者以奸僧某素冒認祖母乾兒出入閨幃無間女在孩提亦任抱攜既長呼爲叔相見弗避一日祖母往親串家父母俱他出僧某踰後垣入勒女行奸女不從力按女於坑上而殺之旋逸去父母歸上其事於縣勿疑殺人賊爲僧也縣命拘僧至一到即承認如有鬼憑之復審則佯哭失聲曰我姪女也誰謂我忍淫之而忍殺之哉狡詞善賴夕承朝翻獄無定讞沈芝山明府虔誡指謫虛心鞫審卒得其情奸僧抵法斬決李氏請旌貞烈徵諸同人肆爲詩文以紀其事因屬序於余鐫碑隧道貞烈其永以流芳百世可無遺憾

九泉矣其辭曰

情似可疑惟我賢侯作慈良吏清融表裏明入毫釐凡糾纏搆禍之端猝談笑游刃而解爰伸快論聿正刑書據初供之情形作當前之捧喝十問則問無可答五辨則辨之纂詳鑄鼎而姦可圖已破妖魔之膽懸鏡而物無遁遂梟魑魅之頭還蜜債於人間慰貞魂於地下而且上之天子告於文人建華表以流芳徵詩歌而寫怨從此驚魔感悅城闕消佻達之風勁柏寒松巾幗吐顰眉之氣

胡世敎字彙山嘉慶甲子舉人大挑陝西知縣著有五石瓠齋遺稿

石泉詩鈔序

禪家五蘊皆空一絲不挂語言文字都落筌蹄又何有於詩顧自說偈作頌暢演宗風四五七言體與詩近彼教中善自解脫不爲故習所束縛者卽事言意往往能以詩自見其性情憶戊午己未間余借榻石巖山園通菴松篁陰翳泉石清幽花落鳥言人跡罕到蕭有心公者性雅脫善飲能爲詩詩亦行荒政以及郡邑黌宮書院城垣積貯諸大役莫不見義勇爲爭先恐後他也公雖締造艱辛積而能散睦嫻任恤親疏有序至族閭義倉義田廣文教而周詳自考維章公以來子姓幾踰百胥循循守禮度惟謹則公之敎致之者撫之訓之其宗祊得以不墜孝友惇篤罔弗根於至性焉其治家也嚴穀婚而矢柏舟公憫且重之恩斯勤斯保惠肫摯立祧獲旌所以慰二老人之心而成未亡人之志者無不備其女弟適朱乏嗣公亟爲極意經營擇應繼手足倡非虛嗜族鄰庶務則偕叔氏經理井井有條其季弟早世聘趙女未孑立勤劬家隆隆起由是先意承志奉堂上人優游偕老樂潔白之養數十年昆友四人公以家督創厥崇基又得仲氏助之唱喁和于左宣右有壎篪敦睦非徒然也公以來子姓幾踰百胥循循守禮度惟謹則公之敎致之者撫之訓之其宗祊得以不墜孝友惇篤罔弗根於至性焉其治家也嚴穀而周詳自考維章公以來子姓幾踰百胥循循守禮度惟謹則公之敎致之也公雖締造艱辛積而能散睦嫻任恤親疏有序至族閭義倉義田廣文教行荒政以及郡邑黌宮書院城垣積貯諸大役莫不見義勇爲爭先恐後他若潤枯振乏橋梁道塗之修理殆難覼縷而爾宅爾田世俗所健羨而獨道

之者不足爲公紀也公自幼弱年慶讀勤勤以詩書最後人韓城潛心篤志聲藉甚公屬望亦殷甚歲科輒列高第而秋試不獲一遇夫遇不遇何足道相知者特不能不於有志竟成之語增感喟耳履平學力名譽與兄競爽士林以遠大相期許體素羸功愈勤公憂之每示意教欲爲諷諭也者而果中道摧折無不爲之扼腕也斯川隨侍繼起益昌前緒豁達有局量能和輯中外人心與人交必以誠余入泰時臨別贈言辜弦可佩而算促周甲未克終展其才志固非獨一人之不幸也公律已以嚴持身以儉家人化之則洪宣人內助之功居多宜人壺範整飭而朱孺人同心同德相得益彰公舊居與傲廬望衡對宇教幼建塾晨夕必過其門門以內從不聞一語笑聲其流風足爲閨閣標準此則同思襄昔而不勝感慨繫之者已公與先贈君交莫逆先贈君春秋十二適楚操勞其屢困也與公同無所倚依卓爾樹立其濟事也與公同其所不同者物力有豐約耳要以重然諾嚴取與爲一時有道所壤也井稚咸尊秩若聚順文孫聲膺教近族而兼世好僉以鑑石之辭相屬

推服則無不同他日公或舉先贈君佚事語敎輒慨然曰是古所謂直諒友也而今罕見其人矣嗚呼由公言譯之當日氣誼相孚爲何如茲述公德而顧言不由中敢乎哉公姓胡氏諱先俐字宗敏俟齋其號世居溪頭都龍坦里太學生誥封奉直大夫配洪氏誥封宜人朱氏贈封孺人子三世溥朱出兆基洪出世準朱出女三孫十一女七曾孫二十一女七元孫二十一世溥字韓城號直屋廩貢生試用訓導歷署蕪湖建平敎諭贈修職郎泗州訓導配朱氏子三效祖敎贈儒林郎耀祖太學生贈封儒林郎延祖附貢生泗州訓導女四孫六俊傑邑庠生餘貞州同知衡勝貞慄貞靖貞綿喜曾孫七杖壽榮貴嘉壽百壽爾熾森生馨桂兆基原名世淦字新川號漪園布政司理問銜加階奉直大夫配朱氏繼江氏繼何氏子四光祖郡廩生定祖太學生均朱出昶澤稼澤均何出女一孫四熙貞咸貞太學生快貞襄貞會孫六伯鎔伯隆仲斐仲鴻叔驥叔聲世準字晨平邑廩生配朱氏子四繩祖太學

生平深不欲作自了漢惟時以不克負荷先人爲憾惓惓每述算大父玉田公及尊人位如公遺事輒感歎蚤失怙恃稟訓琢侍養缺無由親承善行也余因憶少聞父老言玉田公意量豁達待人無城府饒幹濟村與人交易從不涉世俗機巧心人胥欽服之而業日以大及其家居立訓必以專務恆業最子姪讀書服賈而外悉絕其他有所營而咸歸於善族中至今猶稱道之爲矩矱焉位如公隨侍玉田公往來荆楚間左右勤動不辭勞瘁退而趨事庭闈能得厥考與繼妣歡心友愛羣弟無異財無問言慷慨好施與不惜損橐濟人急族中設立三餘堂備歉歲贊助不遺餘力其誠以爲善類如此蓋以余所聞印之近齋所述無弗若合符節焉余既久羈秦關有自鄉里來者詢及近齋食言其殖業益愜提躬益謙行事益英且夥遽則如銅陵同仁局漢陽自新堂同善堂敎本堂及琴溪書院近則如本邑贊宮講舍城垣諸大役皆慨然樂與之從事至若族中協謀而力行者如萃渙豫立諸堂更不待言

而其本支義倉義學則又所倡率之以共底於成者也其間嘗荷天語褒嘉榮邀賜秩樂善好施之譽庶非虛致已余聞而心識之方思歸而樂究其遺大之志趣而不意先余歸之一年已作古人矣嗚呼抱負徒殷措施未竟余豈第爲族中惜哉近齋幼好學所誦習率能明其大旨長雖因境徙業言行必兢兢仰企於先正暇輒瀏覽史編輕貨利而重倫理誼篤周親推而及總服以下賴之舉業者數十家此其讀書明理見義必爲因事制宜有條不紊固由得力於稽古而即其殫思負荷克體先人孳孳爲善之心所致也昔歐陽文忠公有言曰爲善者能有後又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以是知玉田公之後人獲熾獲昌方來未艾者蓋不待著蔡決之已歲丙辰八月初一日玉田公暨洪孺人合葬於本鄉新豐都塘嶺沖之陽位如公暨朱孺人近齋公暨朱安人鄧安人祔焉玉田公諱先妣太學生元配鄭孺人有淑德不孚嚴論咸愜素心人業數晨夕雖處閨閫無異里閈促膝論心時也於時過從尤數者則有小阮近齋州司馬近齋性爽朗語溍實無飾辭志趣遠大永年先葬旌邑長坑生子世恰繼配洪孺人白首相莊世儀均一生子世桎

太學生世濟世衍太學生世協世恂世慄太學生世慶孫十三觀國邑庠生
胥澤從九品銜桂澤梅澤廷相樞澤極澤柄澤梧澤栻澤衍聖公府伴官植
澤棹澤從九品銜曾孫二十三經祥煉祥衍聖公府伴官海祥伴祥連祥州
同銜适祥滔祥致祥邑庠生貽儒林郎梁祥沼祥滋祥浚祥州同銜洵祥
鋪祥攀祥彩祥汀祥奭祥五壽嶙壽油祥晉祥彝祥元孫十一有川有學有
座有建有董有臚州同銜有順耀祖有夏延祖福祖來孫六道攝從九品銜
道採太學生道持道緒道煜蘭生男孫一傳興位如公諱世恰太學生配朱
孺人壹範端淑事舅姑孝而敏處築里和而均生子觀國胥澤廷相孫經祥
煉祥海祥泮祥滔祥致祥浚祥會孫有川有學有座有建有董有臚元孫道
攝道探道持道緒道煜蘭生來孫傳興近齋公諱廷相字輔臣州同銜議敘
加一級紀錄二次元配朱安人淑慎貴言語持家以儉課子以嚴葬稱賢內
助生子致祥繼配鄧安人嫻嫻儀違文理慈惠勤勤恆備女工所積以助夫

子施濟所未及生子浚祥孫有臚會孫道緒今者卜葬有期違祥浚祥以幽
宅之文來請誼不得以蕪荒辭謹綜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詮次之其生卒
年月具載碑陰銘曰
嶷和葆眞潛精隱曜葦修厥德用傳道教豐先嗇後濟美則難懿蓍三世代
有其賢易訓菑畬書喻堂構天昌善人水宏枝茂佳哉蕙蓼塘積之陽靈兮
攸宜終焉永臧

小北樓歌 居仁里風雜第八十有五

吾郡北樓以山水擅勝斯樓也山則黃茆諸山蜿蜒綿亙於四面烟雲如畫
猶之敬事諸山也水則丹溪諸水流注會合於百派波澄如練猶之宛句諸
水也夫一邱一壑會心不遠惟人之領略之耳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斯謂之
小北樓云爾

明桂孚小山世琦之姪

立經堂詩鈔跋

叔父少耽唫詠得之先祖義皆公庭訓者爲多及弱冠登賢書出游四方詩
集益宏富後自山左罷官歸日坐小樓以詩爲課時大妹麗玉依膝下獲承
指授亦能爲五七字詩叔父方搜輯先祖遺詩業多散佚僅存入蜀集一冊
卽欲付梓而叔父遽歸瑣山身後囊橐蕭然篋中詩無貲盡刻因請家墨莊
先生擇其尤雅澧爲四卷桂偕弟芝林勉力稱貸而鋟諸板因承叔父之志
冠以先祖遺猶而大妹所作亦附其後故知聲律之學必有淵源王氏青箱
謝庭白雪桂惟與弟芝林共勉之而已辛卯八月姪桂謹識

胡貞幹字時棟著有杏軒集八卷

江城老屋記

逕水之濱茫峯之麓峯高之墟龍坦之里胡氏子姓聚族而居宋元以來綿
歷年所曾王父半柳府君宣城梅文穆公之聲也備書東觀薄宦西粵簿書

況瘁家室未行時文穆公訪勝秣陵卜居白下蘭錡雖徙宛溪之門第猶存
喬水云遷柏槻之蔭堂無恙爰以舊宅肇名堉鄉舍逕而宣城是之故無何
曾王父卒於官王父又不祿家大人遂以幼孤寄生姻婭蘿常附柏終非獨
士之心雖甫學飛已有依人之槐稍長乃以教授所得僦舍郡城貞幹生長
於斯春秋二十有三矣當夫甫離襁褓初辨東西隔籬隨阿姊之肩撲棗趁
羣兒之隊甫成之竹爭跨爲篠驂初生之犢觸藩以盤桓遽歌突弁爰受詩
書苦作蠅聲則百遍難熟學塗雅迹則三寫莫就弁每當夕陽欲墜餘照射牖
書策在前篝燈置右盼客來而罷讀睹杖影而先驚野馬塵飛雪鴻印在蓋
自縣弧以來賜冠而後兩泛秦淮一首燕路餘恆兀坐罕出戶庭尋葛藟之
本根難非桑梓作瓠瓜之絆縶卽等枌榆今夫大隱之士惟託煙霞研經之
備尤耽寂靜東學下帷之所饒有廣園西蜀草玄之亭惟容問字若夫密邇
城闉參鄰販負里巷詬誶時擾夢魂童豎喧豗殷衢市鄰狗屠至叱之而

仍來饑蝠羣飛避之而不可暮矣圭竇側行尙皆妨帽褰牖徑尺僅可窺天紫燕翩其長醉仙舍顧而愴恨四壁尙立疑相如之已誇一畝曰宮覺儒者之過侈陋矣容膝之地剛類墜航棐几之前雜置土銼大尹偶來閉蓬門而引避密親忽萃就斗室面立談匪直庾信之小園殆亦焦先之蝸舍陰矣然而魚遊於沼乃無羨乎滄溟鶉巢於葦更忘情乎濮蔭非不知神州之外有瀛海廣漠之野多茂林相習而安性使然也斯室也牆高於肩但堪留月草長於帶引使入饑古硯可對撤若石交木榻欲敲支以松幹雉堞當戶槐影送青蜂衙喧晴杏花落枕雞棲近砌可令唱晨蟲跡蝕牆剔成奇篆伏臘歲時春秋佳日園蔬初摘買之鄰翁市鮮可烹委之蘧婢介壽堂上分甘稚子面城得閒居之樂一室承骨月之歡駿駿乎置沸譬於不聞忘湫隘於旦暮焉遊展既巇登城眺曲則昭亭蠲其前謝樓峙其後春臺當其左宛溪流其右嵐翠沁骨泉聲咽雲乎嘯埜井經陰雨而作花深夜短狐升女牆而拜月

丹溪文鈔

撫景延佇盪此虛襟臨風寢裏輒墮遐想又況觥籠之內遺經尙存臥席之旁圖籍錯列螢入囊而有耀蝗食字而能仙晨覿舊編夕披新帙俯仰贖代締結古歡趙丈琴士嘗相過從突曰可謂破屋三間藏書萬卷惟是鼷鼠飲河轉覺負腹元酒味正未知醉心仰視屋梁能無慚恧哉秋林落葉空堦鳴蛩餘壘在池因序顚末虹橋如畫誌江城羈迹之由綠綺可彈慕壤室歌風之韻云爾時丁丑年八月初七日也

遊三天洞記

出宛陵城而東六十里有三天洞宣州之名勝也曏言徒切蹇修莫由歲乙亥訪舊水東雅勤遊興外舅醒菴先生怡然招漁樵之儔踐薜蘿之會璽曜甫上晨光熹微春氣潛燻燒痕漫碧山徑紆而榛棘滿積雪融而泥濘深未五里而負檐之童已告力乏代步之蹇時復喘息矣途有荒祠因成小憩古像剝落鵂鶹怪啼相與據神座而長歌撫青松而容與者久之日午抵洞口

山石犖确薜壁支撐唐宋鐫鐫半皆漫漶睇視名款尙可察識蝸旋而入壁境洞開空翠蒼蒼若砭詩骨石蓮纍纍驚爲鬼工麋鹿熟眠不避生客蝙蝠成隊時綠人衣仰矚天光小類覆笠翛然雲氣生於履間飄飄然將揖洪喬而侶尹劉焉稍進則匪旁闢扃劍若永巷石竇深黑中藏橫潭水氣作腥流聲撼石住往陰雨厥有龍騰蜿蜒天風能使魂蕩正徙倚間忽有若鳥鳴獸嵐山頹谷摧迅雷奮而魚鱉驚雕虎嘯而林葉落者凜然瑟然莫可名狀土人曰是游人爆竹於石罅間也遊悰既愜逸興轉生洞之右偏有精廬隋扶風禪師卓錫處也殘屋沒草剔蒼蘚而摩娑禪閣凌虛登危梯而延眺爐煙裊篆上罥浮雲老樹四圍鬱爲黛色檐雀上下倏來窺人古佛趺坐恍同素識山僧獻園蕉之坐淪祥蓋之茶澄心渺思頓醒塵夢談玄參悟迥隔俗氛榔晚始循來途咏歸故道適村氓賽會鼓祠酣神黃金四目彷彿古禮山姬兩鬢半簪蓬花散者如銜尾之烏聚者若赴垤之蟻而暮鴉驚野夕陽在山

矣同遊者凡六人而貞幹爲之記

胡光岱字少坡道光壬辰舉人

大雪初霽丹溪水閣玩月與同人賦詩小引

夫景物者天地之著作吟眺者名士之襟懷而電光不留泡影易過古人所謂清風明月何地無之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良非虛語也茲逢冬杪適屆望初先鋪萬頃之瓊瑤忽煥一天之珠璧乃公玉戲固是無心有客興飛不妨多事爰邀良朋共登星閣足下吉莫履冰淩巇頂上圓光照人軒舉指傑樹以搖空俄一層之倏上八窗洞啓下臨貝闕珠宮兩腋風生直到玉京瑤島時則天地變色雞犬噤聲寒梅共人影俱清積素與流光比潔仰捫碧落摘星斗以爲樽俯拍闌干咳珠璣而亂吐笑玉虛宮竟從上界移來不復知身在丹溪水閣矣俄而溪霧上衣水光送客詩狂得句人醉上橋同游五人各賦一體爰爲序其匪略將以繪之畫本友人和者請浮大白如詩不來仍

照金谷

定樞錄自序

樞是古今不變者是定則全靠功夫天資頴悟淹博宏辯都不濟事矣逸叟歸自秣陵手著四德錄既成帙吳門之行又以病滯留坐草堂彈指春光一瞬遊心寥廓數周天行物運外內合參覺亘古不息必有不息眞機夙世往生必有長生證果眼底蜉蝣井中蛙龜悉皆浮生浪死任是陽出陰沒其歸於煙雲捲空電泡無影則一也人生莫不如此稍有戀心能不撫膺大痛中夜繞床也哉以故如來大悲憫尼長嘆同此畏天憫人之懷引我復古留今之愿心以之終古慧業亦與之終古然則大丈夫爲此出世一大事因緣不承三聖品格畢竟凡庸在世百年富貴復何意味是必有不隨物朽不與世酵出入九天九淵升降古今上下納芥簽於寸心普傳澤於萬衆迹雖往而神留形盡通而性復者此爲無量勝果此爲邁古稀緣精修至此片念勿疎

人道若此其亦庶乎完且善矣逸叟深有懼夫紛身塵哲一念庸碌用是兢兢屋漏戰戰冰淵學敬義之夾持矢厥中之允執矩以絜而不踰樞以定而常在心心相印今日千聖同堂面面圓通何處菩提礙相憑戒謹上孚帝載當勇往不讓前人有不滿逸叟者叟且引咎自責而爲敢少涉怠傲以一德自狹專意清和以偏德自任也哉時道光已亥上已前一日黃海天都逸叟自序於安易齋之看雲別墅

窮神錄自序

盈天地間皆物之所爲其實盈天地間皆神之所爲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橫渠亦云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所以神而曰明神而曰化德不極其明無以神神不妙於化不爲道易云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學者眞積力久成其性於在己之德又能通其德以類萬物之情夫乃恍然於覆載之實凜帝天古今之實有鬼神所謂知神之所爲知鬼神之情狀卽於己之所爲知鬼神之情狀推而識之妙而合之其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用能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夫言百世則顓之乎道不殊古今矣言鬼神則徵之乎道不隔幽明矣故能通幽明泰古今非知其化而有以操而存之道去者神必不居非窮其化而有以變而通之理屈者神且日萎至誠不息純亦不已良有故也岱專研性理垂四十年以不欺爲主腦以功夫爲提唱著定樞錄忽有所觸自後所得又有會心爰以窮神命篇信乎非自致於神明豈能知神明之邪正非妙道以神化豈能通生死之關津人生一大事因緣莫有過於此者夫至以神明之道自居以神明之德爲行果能深知而勇守之精察而力行之古今十世夫亦何者非神明之所爲既一死生則亦安有乘除也哉此殆所謂無量果也得之敢卽敬謹錄之藉以自證亦藉以共修此無量之果云爾時道光歲次己亥浴佛節前七日黃海天都老人自序於安易齋之栖眞別舍

從心錄自序

一切心不可從也從之則弊滋多矣惟成德爲行之心則易於從卒亦不得不從而從之卒亦無弊學至此心可從非樞之定不能非神之窮亦無主矣逸叟審運而處貧病未除覺於窮理盡性之功頗有日進日新之效故實據其所自得者述著於編非惟欺人所不敢抑亦欺己已不安逸叟既知生身立命眞道場在戰兢惕厲之中此是古今第一安穩自在去處方且安益求安穩更圖穩以冀日造乎大自在之域焉敢稍駐足於不穩之地暫栖心於不安之鄉使之僥焉如不終日自誤而幷以誤人哉是心如此庶幾甚可從矣故有所得擬手錄之卽以從心命篇而幷弁數語於篇首如此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端午前十日天都老人幷書

至命錄自序

萬物莫不以命爲貴然命之爲命不獨物與物異人與人異而且人與人異卽一人而後與前異此是一重公案又須知爲命不同而賦界之命遭逢之

命修短之命氣數之命究可一理以貫之此又是一重公案推而極之三才且出一原窮而盡之萬化總通一理故人物各有一命而不知命者不可與言命夫子所以罕言君子惟能知命必盡萬物之命之理因以知天之命且以知己之命命之所以能立而且由知而俟由俟而立由立而造由造而至必至於命乃爲知命之極詣亦爲復性之極功是以性果由此而成道德自此而富慧光由此而圓世界由此而出證位由此而定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信如萬水赴海莫不畢注五金歸冶莫不各分是乃所謂至也有此至而正學之塗轍不趨於旁道矣萬變之紛紜不擾於方寸矣畢生之詣力自得其證驗矣天地之神化默契其符合矣如生墮地如始爲人從前結習一洗而空是後神明歷劫不易以寸筦之關鍵納造化於橐籥大丈夫得此物事到手爲此一事因緣在宇宙間大大做個眞人物覺此後之性功更不容於瞬息懈此物之操存實不忍於頤沛逾也先聖有言造次於是予敢忽諸

計惟日從事於成德之行乃更樂乎寸心之矩以戒懼自廩帝天以愼獨顧諟明命則洗之於退藏基之於宥密者俱不外此而得之矣因日有所悟志之於從心集後遂以至命錄名編天都老人胡復齋自序

胡澤順字梅坪貢生候選訓導著有四書一得錄大易觀玩錄

四書一得錄自序

夫淵源授受漢儒之功不朽而後之逞博溺心者壞焉故久而妄談漢學者衰表章闡發宋儒之功不朽而後之講學邀名者壞焉故久而空談宋儒者亦衰總之無門戶意氣之私爲眞儒有爭勝好名之見爲僞學而已無門戶意氣之私則宋儒宜崇漢儒亦宜崇有爭勝好名之見則不可以談漢學亦不可以談宋學澤順窮鄉下士安敢自信況聖經精義大典自漢宋以迄於今發揮云備又何必更設蘄辭但聖道如天終無盡藏管窺螢照亦有所見故簡端載筆一知半解不忍自棄隨手錄之偶有與古今人略同自知而能

易自愚說易道同歸文成性至命文總爲四卷名從其朔蓋以管窺井觀固

不待言且忘食廢寢徒竭鑽仰之才更自惜未見其止而朝夕日深惕若云

道光壬辰仲冬月胡澤順識於黃岩山竹泉講舍

丹溪文鈔 跋

吾邑當太平天國時受蹂躪最酷先輩著作或已刻或未刻皆已萎諸蓬蒿化爲雲烟矣至今搜求先輩著作惟墨莊公之書蔚然具在其毛詩後箋儀禮古今義疏刻於續清經解毛詩後箋廣雅書局又有單刻本小爾雅義疏刻於聚學軒叢書爾雅古義排印在國粹學報內求是堂詩文集雖無翻刻本而墨莊遺書猶有存者乾九公之子貫附言韻仲公之雙鏖談續雙鏖談備五公之四書撮彖山公之五石瓢齋遺稿梅坪公之四書一得錄大易觀玩錄雖有刊本已在若存若沒之間惟大易觀玩錄民國九年其孫樹棠重爲排印子貫附言雙鏖談續雙鏖談刻於涇川叢書商務印書館排印之叢書集成收及涇川叢書則子貫附言雙鏖談續雙鏖談不廑零落矣玉鑣公之小爾雅義證與墨莊公之書同名而內容各別其書是否付刻已不可知猶本亦無有矣朱蘭坡小萬卷齋文集中有玉樵公小雅爾義證序一篇詳

丹溪文鈔 跋

言明書異同之處且言玉鑣公之著此書在墨莊公之前云云少坡公之定樞窮神從心至命四錄其稿本尚在樸安處能保存若干歲月未可知之數也　先父搜輯丹溪文鈔於劫灰之餘而所得止此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古今有同慨也文鈔中如琴高山賦黃嵓山賦白雲茶賦琴溪仙魚賦不僅爲文字之流傳使山水物產隨文字以流傳也至于四書撮序等在未見原書者知有是書其定樞窮神從心至命四錄之未刻者其序猶爲重要也　先父輯丹溪文鈔其用意深遠矣民國二十九年八月男樸安謹記

蓋萃珍

——

宋孤臣謝枋得夫人李氏託孤母氏書

母氏茲鑒嗟乎叔勞之恩今生已矣緬舟山之急溫吾君何在帆長淮之洲流吾夫何在殉國殉夫舍此尙遑他及敢願女獨苟活於世者以夢珠甫二齡未得所託寢令三尺孩孤展轉入於賊手則女誠謝家罪人矣或告元賊甚重女壻呼爲婿傑且下令保全家屬似爲女計可不死幷可不避然而幣重言甘賊之愼技也見忠授命愚夫婦之素志也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女嘗計之熟矣吳媼雖愿直鄙女有年其心無他夢珠屬彼遣投母所予兄弟行尙求潛視之俟其長成囑以勿貪新祿勿忘國仇則女見亡婿於地下或無慙色耳臨穎涕泣不知所云

明楊椒山夫人請代夫罪疏

郎臣兵部郎中楊繼盛妻張氏跪奏　皇帝陛下竊臣夫以職司相臣嚴交錦衣尉待罪此實臣夫溺職事恩法無可逭臣妾何敢冒瀆宸嚴自取咎戾然仰

維　聖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回天聽下誅從盜以罪重不可赦願卽斬臣妾以代夫誅臣夫感皇上再造之恩必能執戈矛衛社稷以効一日之力也

明秦良玉守石柱檄文

爲傳檄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竊自獻賊犯蜀石柱騷動有讒降者有讒遷者竊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宸謨獨運獻逆雖狡指顧成禽我父老軍士奈何不察虛實妄聽誘誑滋長寇盜之威挫銳軍旗之氣耶本使一以一弱女子而蒙甲胄渚垂二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消埃未報下賴將士推戴之力思共功名石柱亡與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責也然有謂獻賊善於將兵所攻無卹克所戰無卹勝者聽嚮此實虎之倀雉之媒也夫蹇陽乞降熊渠撫受其紿澧州潰圍左軍門驕其志若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此非本使疑論也請與徵之播州之役獻賊精銳八千蹂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想我父老軍士耳共聞目共見非本使一人之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逼荊關距石柱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巖游疑若猶欲前復却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格言吳家之罌書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味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有蟻潤碩人泉石邁士懷留侯之奇謀隨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貫睛本使前者固當虛衷受拱聽明誨卽降至輿櫬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鰥鰥過慮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耆則以全鄧淪陷羣賊蝟毛其偵騎之密布遍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實報國之心共作同袍之氣叶許妥論毋許譁聽毋許越界毋許私徙徙臨陣身必先殺敵志必果勿欺淫勿搶擄勿貿張勿浮動違所約則殺毋赦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咸知

顧亭林毋王氏彌留書

嗚乎武兒余與爾將永訣矣不得不臨別贈言昨夢爾父同吉擁余行於沙漠之地此大不祥也然國事至此死且嬉遲死又何惜惟余惓惓於爾者不在言而在行不在學而在品爾固明之遺民也則亦心乎明而已矣余嘗苛論古人謂夷齊扣馬而諫是也諫既不從卻非殉國乃登首陽採薇蕨何爲乎嚮嗟夷齊餓矣甲子以後首陽尙得爲商之山乎薇蕨尙得爲商之食乎嚮嗟夷齊餓矣一時僻論莫不譽余持論之偏獨黎洲（卽黃宗羲）心韙之則其懷抱可想且余觀爾友中亦惟黎洲品詣教篤爾雖師事之耶也惟爾之子若孫嘱其爲耕讀中人勿爲科名中人則爾方不媿余家肯子也嗚乎武兒余與爾永訣矣

無月日時母氏囑

按月日合一明字無月日時是無明之時也夫人之不忘故國亦可哀已

李香君在南都後宮私寄侯公子書

落花無主妾所深悲飛絮依人妾所深恥自君遠赴汴梁風揩流光梅開二度矣日與母氏相依未下胡桃一步方寸重來崔護人面相逢前度劉郎天台再

到而乃晉乖黃犬卜殘燈昨金餽但杳青鸞盼斷天邊明月已焉哉悲莫悲於生別離妾之感境亦如李後主所云終日以眼淚洗面而已比聞燕京戚館君后下殿龍友（即楊文驄）偶來過訪妾探詢音耗渠惟望北涕零便無一語唱乎花殘月缺望夫方深化石之嗟地坼天崩郢州忽抱陸沈之痛由甲申迄乙酉此數月中烽煙蔽日弊耽聲空南都君臣遭此奇變意必存包胥哭庭之心子房復韓之志臥薪嘗膽敵愾同仇不謂正位以後馬入閩阮遇江虎猥雜進貓鼠同眠翻三朝之舊案濫謂重興投一網於諸賢莫抄殆偏而妾以却匯夙及一僕侍衛仗劍迫妾入於後宮妾偶回盼不禁窃喜蓋此偏帥衛即將軍之舊部施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格彈指聲急啟櫳則保住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爲哉唾棄妾尚何貪之而偷生此身不可留謝待將軍於地下唯將軍圖之。

鄭芝龍妻翁氏由東洋致其夫書

國主按將軍手札暨圖戚儀（芝龍令舟師繪已容中坐戎裝甲冑威概英武旁列軍士作聽令狀）頗甚憚惕召予父堅盟於偏殿議應如何答覆宰相三水吉雄謂吾國向無以婦女適中國者芝龍已生子不若遣子留婿策可兩全國主如其行嘻呼乎哀哉纏悲矣予夫今復失予子子子何日予夫娶毋子再圖聚首也望風嗚咽泣下沾裳想芝虎叔能爲予曲訴之。

按國初日本尚微弱故憚芝龍後芝龍北上成功踞據澎兵威甚盛日主復遣使送翁氏入中國俾毋子團聚焉。

鄭成功妻董氏訓子書

遷使來封劍一金龍紅漆桶二予駭怪無似既宣藩主諭崇并諷予矣聞汝聚集金厦部曲謀拒父命嘻此大不可也無論汝父非胡賊汝非衛輒賄將安肯唯汝命是聽即令無異言而以逆拒順汝將來何以率衆其與來使商善處之道俟予命施行毋董氏諭。

按鄭經私通乳婦陳氏生一子事爲成功所聞成功震怒封劍一桶二令先斬其妻及經暗將皆不可因共謂斬陳氏并奸生之子以謝成功成功愈怒濮藩蠱惑潛結精忠之孝爲援頗蓄異志嘻嘻市傳有虎本不足懼但貞與將軍既共衾穴生死并之安忍緘舌至利害所係貞亦不爲毛舉第濮藩既能忍於永歷豈獨不忍於將軍則爲將軍計似不應貢。

按孫延齡反時　朝廷亦疑四貞後於閩幕中得此信乃釋然取四貞歸京師養老焉。

陳圖圖致吳三桂書

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龍之專房則妾固爲將軍有豈得爲闖賊有哉闖賊於四月朔冠冕袞衣赭袍肆然御乾清宮溫妾承寵妾念及將軍恩義奮不顧身戟指罵賊旋斫一死以酬將軍乃闖賊忽掩兩耳充如不聞指揮僞宮嬪及一僕侍衛仗劍迫妾入於後宮妾偶回盼不禁窃喜蓋此僞帥衛即將軍之舊部施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格彈指聲急啟櫳則保住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爲哉唾棄妾尚何貪之而偷生此身不可留謝待將軍於地下唯將軍圖之。

鄭芝龍妻翁氏由東洋致其夫書

國主按將軍手札暨圖戚儀（芝龍令舟師繪已容中坐戎裝甲冑威概英武

復遣使到金廈立逼如前議。行正紛紛集。議而成功病狂死矣

盜夫人守寶莊曉諭兵士血書

鳴平柳溪之戰。余子死矣。喜峰口之戰。余夫死矣。而未亡人不卽死者。以上有衰翁下有幼孤未得死所也。今明賊氛逼近。犯我寶莊。未亡人爲張氏一脈計。已派將佐護送翁若子入關。而未亡人獨留此身與賊併命。凡我使部。皆義民。非仇讎。同仇以洩憤。忍古人尚冀馬革裹尸。而未亡人至此。至痛毫不愛惜。惟望我將士。實左右之。崇禎乙丑九月故遼東使張銓妻霍氏嚙指

明遺民魏冰叔襲謝氏絕命書

予明諸生魏冰叔襲也。今爲永曆庚寅九月乙亥。已多活十三日。咄爾口口。口欲予貪卻貪耶。口口口口口否則。塔前尺土。頻血騎飛。滅(幣至此氣絕)

按謝氏有智略。尙氣節。與冰叔謀起義兵。冰叔死。謝氏爲亂兵所執。幽於州衙室中。凌逼之。氏絕粒十三日。口已不能言。忽躍起書幣至滅字。擲筆於衆中。傷一兵目。氣絕遂死。

吳清浣女士與隨園老人論用疊字法

隨齋吾師宗匠文席。西湖別後。又自夏徂秋矣。杭州酒疽。未知尙留襟上否。清浣作詩。最不喜用疊字。而 吾師謂此未窺詩之門徑也。歷舉毛詩用疊字法。如關關雎鳩。滔滔江漢。赫赫師尹等句。以相指示。清浣雖若有所悟。而仍未嘗一效其體。及偶讀唐人漠漠水田飛白鷺一聯。始叫絕。嘆其之妙。到出漠漠陰陰生出。又讀梨花院落溶溶月一聯。愈嘆上句清曠爽猶之氣。非溶溶不顯。下句如關關雎鳩。滔滔江漢。赫赫師尹等句。以相指示。清浣雖若有所悟。而仍未嘗一效其體。及偶讀唐人漠漠水田飛白鷺一聯。始叫絕。嘆其之妙。到出漠漠陰陰生出。又讀梨花院落溶溶月一聯。愈嘆上句清曠爽猶之氣。非溶溶不顯。下句如關關雎鳩。滔滔江漢。赫赫師尹等句。以相指示。清浣雖若有所悟。而仍未嘗一效其體。及偶讀唐人漠漠水田飛白鷺一聯。始叫絕。嘆其之妙。到出漠漠陰陰生出。又讀梨花院落溶溶月一聯。愈嘆上句清曠爽猶之氣。非溶溶不顯。下句如關關雎鳩。滔滔江漢。赫赫師尹等句。以相指示。清浣雖若有所悟。而仍未嘗一效其體。及偶讀唐人漠漠水田飛白鷺一聯。始叫絕。嘆其之妙。到出漠漠陰陰生出。又讀梨花院落溶溶月一聯。愈嘆上句清曠爽猶之氣。非溶溶不顯。下句如關關雎鳩。滔滔江漢。赫赫師尹等句。以相指示。清浣雖若有所悟。而仍未嘗

長夏無消遣法。猶憶與山舟夫子。戲論史事二則。因錄存之。夫周之興衰。實兆於跡。亦一奇也。姜嫄履巨人跡。若有所感而生后稷。遂開稼穡之基。周宣王宮婢攝巨龜跡。若有所感而生褒姒。遂兆東遷之轍。豈眞天實爲之耶。抑史家之故神其說耶。不可考矣。惟周公誅管蔡。史稱其大義滅親。予竊謂不然。當孟津伐商而後。旣指紂爲獨夫。何以猶有多方之訓頑民之梗乎。況武庚爲商之宗支。其在殷也。安知不日以復仇爲志。及使管叔監之。其志必灰。何也。以叔固周公之兄。而爲新朝之懿親也。叫其以殷叛也。必管蔡導之而武庚始敢殺然發雖鳴乎。使管叔所輔非武庚。或如石厚之於州吁。則謂之大義滅親。可也。今旣輔得其主。雖周之叛臣而實商之忠臣。則謂之大義滅親。不可也。山舟聞之。笑謂予曰。此說雖創而有理。然爲周公之罪人矣。

江西巡撫沈葆楨夫人林氏在圍城中咬指乞援玉貢軍門文

南昌危在旦夕。賊僞糾衆七萬。百道進攻。氏夫劫丹。往商薛中丞雄。省全城男婦數十萬生命。存亡呼吸。將軍昔以三千衆。而解嘉興之圍。奇勇奇功。朝野傾服。今聞駐節澳洲。距南昌一衣帶水耳。氏嚙血求援。長跽待命。生死人而肉白骨。是所望於將軍。江西撫署沈林氏咬指泣稟

又撫慰守陴將士文

卽賊用濮地龍法(卽掘地道)欲陷城垣。古人有埋甕聽聲之一策。今圍城中缺少缸甕。豈能束手聽之。爾諸將士速各率所部。搶攫內濮一道。須深八尺。寬丈五。上蓋松板。形同浮橋。可杜賊謀。可固城守。爾諸將士皆中丞舊部。素稱驍勇。其各奮義勇。共保封疆。張軍門援師。已過九江。城圍之解。卽在旦暮。殺賊之力。其在此時也。勉之。奮之。毋忽。

按夫人爲林文忠公則徐女。沈文肅葆楨妻。南昌圍急時。夫人血書乞師。越三日。張玉良軍至。解嚴。觀其手翰。具見家學淵源。

梁山舟夫人論史書

姪夏無消遣法。猶憶與山舟夫子。戲論史事二則。因錄存之。夫周之興衰。實兆於跡。亦一奇也。姜嫄履巨人跡。若有所感而生后稷。遂開稼穡之基。周宣王宮婢攝巨龜跡。若有所感而生褒姒。遂兆東遷之轍。豈眞天實爲之耶。抑史家之故神其說耶。不可考矣。惟周公誅管蔡。史稱其大義滅親。予竊謂不然。當孟津伐商而後。旣指紂爲獨夫。何以猶有多方之訓頑民之梗乎。況武庚爲商之宗支。其在殷也。安知不日以復仇爲志。及使管叔監之。其志必灰。何也。以叔固周公之兄。而爲新朝之懿親也。叫其以殷叛也。必管蔡導之而武庚始敢殺然發雖鳴乎。使管叔所輔非武庚。或如石厚之於州吁。則謂之大義滅親。可也。今旣輔得其主。雖周之叛臣而實商之忠臣。則謂之大義滅親。不可也。山舟聞之。笑謂予曰。此說雖創而有理。然爲周公之罪人矣。

江西巡撫沈葆楨夫人林氏在圍城中咬指乞援玉貢軍門文

南昌危在旦夕。賊僞糾衆七萬。百道進攻。氏夫劫丹。往商薛中丞雄。省全城男婦數十萬生命。存亡呼吸。將軍昔以三千衆。而解嘉興之圍。奇勇奇功。朝野傾服。今聞駐節澳洲。距南昌一衣帶水耳。氏嚙血求援。長跽待命。生死人而肉白骨。是所望於將軍。江西撫署沈林氏咬指泣稟

又撫慰守陴將士文

卽賊用濮地龍法(卽掘地道)欲陷城垣。古人有埋甕聽聲之一策。今圍城中缺少缸甕。豈能束手聽之。爾諸將士速各率所部。搶攫內濮一道。須深八尺。寬丈五。上蓋松板。形同浮橋。可杜賊謀。可固城守。爾諸將士皆中丞舊部。素稱驍勇。其各奮義勇。共保封疆。張軍門援師。已過九江。城圍之解。卽在旦暮。殺賊之力。其在此時也。勉之。奮之。毋忽。

按夫人爲林文忠公則徐女。沈文肅葆楨妻。南昌圍急時。夫人血書乞師。越三日。張玉良軍至。解嚴。觀其手翰。具見家學淵源。

題式耜夫人論兵機書

粵西形勝。卉桂林。桂林險要。在文昌(文昌門東門也)賊與我必爭者也。乃聞

敵之大隊轉趨而西。此必聲東擊西之計。稍知兵者卽能辨之。而欲愚我耳目。豈非可笑。但相公（指式耜）爲國守土。昕夕縻勞。調餉調兵。匪已躬於弗恤。此固臣子義所應然。惟亦須稍惜精神。從容而調攝之。昔諸葛忠武貪少事繁。自知不久。而五丈原之星遂殞。妾爲此言。非勸相公自愛。實欲相公愛此身以報國也。家事一切皆運相公指揮。已部署清晰矣。此一條腸可割。斷軍旅之事未嘗學問。妾何敢妄贊喙喙。然有一得之見。貢諸相公之前。尙乞俯察。敵之擅長在騎射。而孔有傷。又百戰之勁。自岳常長驅而下。其勢雖盛。其志已驕。若我與之交綏。俟其結陣已定。然後搏戰。則吳士或且一驅而衆寡之形。於胸中瞭然不難覓。先氣殺以妾愚論。兩寧（焦璉）嬌健無倫。沖鋒陷陣。實足令萬人辟易。不若於敵陣未結之先。令率銳騎先陷其中堅。而以胡一清（勇將也。軍中呼爲胡鐵匾）殿兩寧（寧是焦璉）之後。相公再以正兵分爲二大翼。左右包抄。使敵人入我算中。必無嘯類乘勢。逐北逢州。諸郡不難恢復矣。乞相公裁酌行之。

按是戰羅督師果使焦胡先陷陣。孔定南死焉。夫人之謀。覘敵敢試如覘火矣。

卷二十二 閨墨萃珍

明侯峒曾夫人趙氏殉難前論遺婢僕書

爾主明臣也。殉國難。分也。余爾主元配也。殉夫難。亦分也。爾等於余家雖有主僕之義。而於　朝廷則無名分之係。固不必死也。嗟據謀者悉告李軍（卽李成棟）恐有變。若是則生機絕。爾等尙懇懇何爲哉。黃進士淳耀與爾主義同生死。其嫡僕役已早遣散。未叫有一人遇害者。萱敵頗重爾主及黃進士人品。欲市恩招之。豈非大謬。嗟乎。事急矣。徒死何益。爾等速行。其各善事新主。毋以余家爲念。

又託幼孫泣諭老僕柳恩書

嗟乎柳恩。而祖而父。竪厮。在余家三代矣。他奴皆有去志。爾獨語人曰。主人殉國。我亦殉主。予聞之泣下。蓋不以義僕也。然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今予欲爾勉爲其難。爾其許予乎。幼主守明未離襁褓。恩欲付託於人。藉延侯氏一脈。藍之脯。或爲洩忿滅口之計。皆勢所必爭者也。嗟爾口口口口既不能償其私願。則將來見吾夫。因未得所託。故計不及此。今爾實予家之程杵也。將守明託爾東廂右隅。埋藏。害金五百兩。俟事平後。爾可回收。爲幼主飲食教誨之用。幼主卽姓爾姓。將來勿令其取功名。爲一耕傭。是卽爾之厚報予家也。主母趙氏泣諭

江寧張烈婦計殺賊酋事

昨得尚警密耗。已派其親信二人。一副將詹啓綸。一都司馮國尼。改裝混入天堡城。予夫處亦晴中布置。聯絡衆義士預備接應。准於明夜三鼓。大舉起事。惟譚紹洋（譚紹洸弟也）黃文玉（黃文金弟也）未及傳知。欲遣僕去。又恐逼近東府。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未敢輕於一試。然爲時已迫。譚黃皆各當一面之人。豈可不隨通呼吸。再四焦思。忽動念。姊智勇足備。久懷反正血忱。且出入東府無禁。此實天之巧爲位置。留姊以通綫索也。卽煩密告譚黃。先期戒備。明夜三鼓。聽城外連珠砲響。城內吹海螺聲。卽速戰守堞之賊。向營自有大隊接應。萬慎萬密。

按烈婦爲江寧張炳垣茂才妻也。炳垣通大營事。泄。烈婦聞念徒死何益。特密運借刀殺人之計。以報夫仇。故作此書。觸於諜底。及楊秀清傳烈婦勘問時。烈婦故爲乞哀狀。一變其平日氣慨。秀清果大疑。嚴詰之。烈婦又僞現種種畏懼態。秀清益疑。令賊接其身。烈婦大呼曰。勿辱我。我當自承。秀清不聽。慘至襟底得此書。憤不可遏。通諜者姓名。烈婦笑曰。皆汝家人。何問爲。遂指出賊酋念餘。盡係長髮老賊。秀清不之察。悉令駢誅。及奸逆（洪仁玕）聞信。急止之。謂所供諸兄弟。從無異心。恐妖挾詐圖陷將來何。秀清立悟。急令停刑。而翠賊已殺過半矣。

張文祥褰裙遺物

自爲口口口所誘。拘囚窯室中。已閱四十餘日。其不死者。非惜死也。未得吾夫音耗。則不可死。卽得矣。不能與之一訣。仍不可死。今又何以遽死耶。藍口口口日肆其凌逼手段。幾如蟻之捕蜂。貓之瞰鼠。稍不自愼。卽遭擺壁。故不可再留此身於世。前所慮者。口口既不能償其私願。則將來見吾夫。或爲舍沙射影之語。或爲洩忿滅口之計。皆勢所必爭者也。嗟爾口口口口天良苟尙未泯。其亦思黃村客邸中。孰療爾之病急者。張文祥也。濟南軍營中。孰援爾以進身者。張文祥也。爾從前家室之累。衣食之艱。孰使爾綽有餘裕者。張文祥也。爾今日功

名之顯。祿秩之榮。孰使爾聲譽洋溢者。張文祥也。噫嘻。文祥之待爾如彼。而爾之報文祥如此。吾不知爾之口口。突然儒家有修省。佛家有懺悔。爾果消夜捫心。憬然覺悟。則大海茫茫。回頭是岸。吾雖死。亦不爲爾厲爾其三復吾言。

按是實得之於一成衣之手。據云殘張襞時。緊於韜帶間。外綴以布。針線甚密。成衣疑珍物。私匿之。及走歸啓視。則此書也。成衣大駭怖。欲持書遁。白曰口口。又恐犯不測。正在惶措無計。其妻唾其面曰。爾既爲男子。何一無俠烈氣。以我決之。當如尊命。竟見文祥而付之。斯可謂張夫人矣。

傅鶴祥上洪逆啓

司理中宮制誥事徐非傅鶴祥。謹上啓天王陛下。竊臣委以藩柳。願姿過蒙恩寵。奉侍無狀。深懼干犯天威。致稽戰禱。謹乃承寵戰鴻慈。曲宥臣妾。傳予貶居舶院。由二月初五日下迄今已逾二十日矣。瞻瞻落昭陽之日影。恍玉顏不及。寒蟾嘵太液之波光。倚修竹自憐。翠袖方謂長門寂寂。度夜如年。永巷沈沈。見天無日。乃謂宮嬪林小紅傳冒。盡間。并恩賜敕帕一方。明珠一粒。祖領之餘。感激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戲破。支吾遮掩。得以解紛。不覺冷汗泮泮。二豎登然告退。伏枕誦讀。欣感交集。少頃母親折書相呼。笑語貞云。錦兒脫罪偏隅。歸期可緩。來裏頗自悅悔。想已磨折悛改。我今已俾之矣。是皆哥哥孝思所感。不然。此愚正未易施也。戊申七月。託勞姓所寄書。備述別後景況。自此五易寒暑。中閒情景。大概寄知。新阡樹木成林。圍墻完固。歲時伏臘。晌拜如常。湖水平遣。不相侵害。可以放懷。母親杖履優游。飲食猶昔。惟痰症時作。精神稍衰耳。親族中慨同陌路。大姊夫大姊姊雖不甚零落。亦無大照拂。二姊姊倘留都下。六妹妹遠在楚省。音問久疏。甄廷大兄。人雖剋薄。但爲母親所倚賴。圍後書來。繙以一味感歎。庶可不失歡心。至貢義人今已移居他所。不及提防。婆非之言。曖昧之事。雖免變恐於哥哥。貞惟忍性堅心。立定脚跟。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貝錦。讒之時。信與不信。又何敢必。抱之瑾女而在。尚可爲解。不幸又於去年八月出疹。冒風以死。十五年。仳離辛苦。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于塾側。猶記沒之前夕。拂貞頗而啼曰。爹爹離家已久。兒沒後。萬不可寄語及它。今懺此言。不禁淚如泉湧。何止殘稿遺書。觸心欲碎。零脂剩粉。觸目關摧。耶丁郎讀書。頗有父風。然恃聰明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咀嚼。詩詞有新詠之句。則剽雜不純。青青子矜。初非館閣中人士也。來書詢其所閒。舞勺以前。皆貞口授。經史皆倒背如大義。庚戌仲春。始就楊先生學。捉筆爲文。是秋即已了簡。嗣後楊先生遷教論去。至今皆卜權寄訓迪。教法頗嚴。貞亦不敢稍假辭色。課餘之下。仍以詩詞試之。不留餘力。惟母親姑息太甚。殊多窒礙。奈何奈何。貞世於壬秋患痢。延至癸春二月六日。遽留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脉。惟貞一綫之存。不料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牛子。能不酸楚耶。堵弟原非已出。漠不相關。祇知搜索家貲。良可痛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縷絲。一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求典售。而又不忍輒去。徒令侵吞剝創。多致荒廢。房產歉傾過半。復被負義人拐爲已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大非昔時景況。從前艱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貞亦不輕啟齒。正愁不惟無濟。反遭非笑。遇郭西絕跡多年。聞承四妹謂姑投以詩物并餉哥哥消息。悄意頗

眞些小通融。尚可賈助。第恐日久漸深。難保始終如一耳。而其脫脫機愈之忱。未可負之。前次喝帶瓶口扇李鞋種蓮茶精物。並爲賈義人歸去。言之恨恨。眞遲來兩餐之外。不能稍自舒展。嫁箭奩具。陸續進門。賀客頻年已生之補綴。運姐之鞋襪。丁郎之齊火東。皆理女之役。鋼鞋脚。在在皆挖肉補瘡所辦也。況間安侍疾。未敢偶離。怡色柔聲。猶成獲答。即飲食衣服。倘則稍濟吞之據。賢又受嗇儉之教。亦不敢任行堪奢。恐招放散。轉使空囷莫途也。去春有蘇回即有專妻做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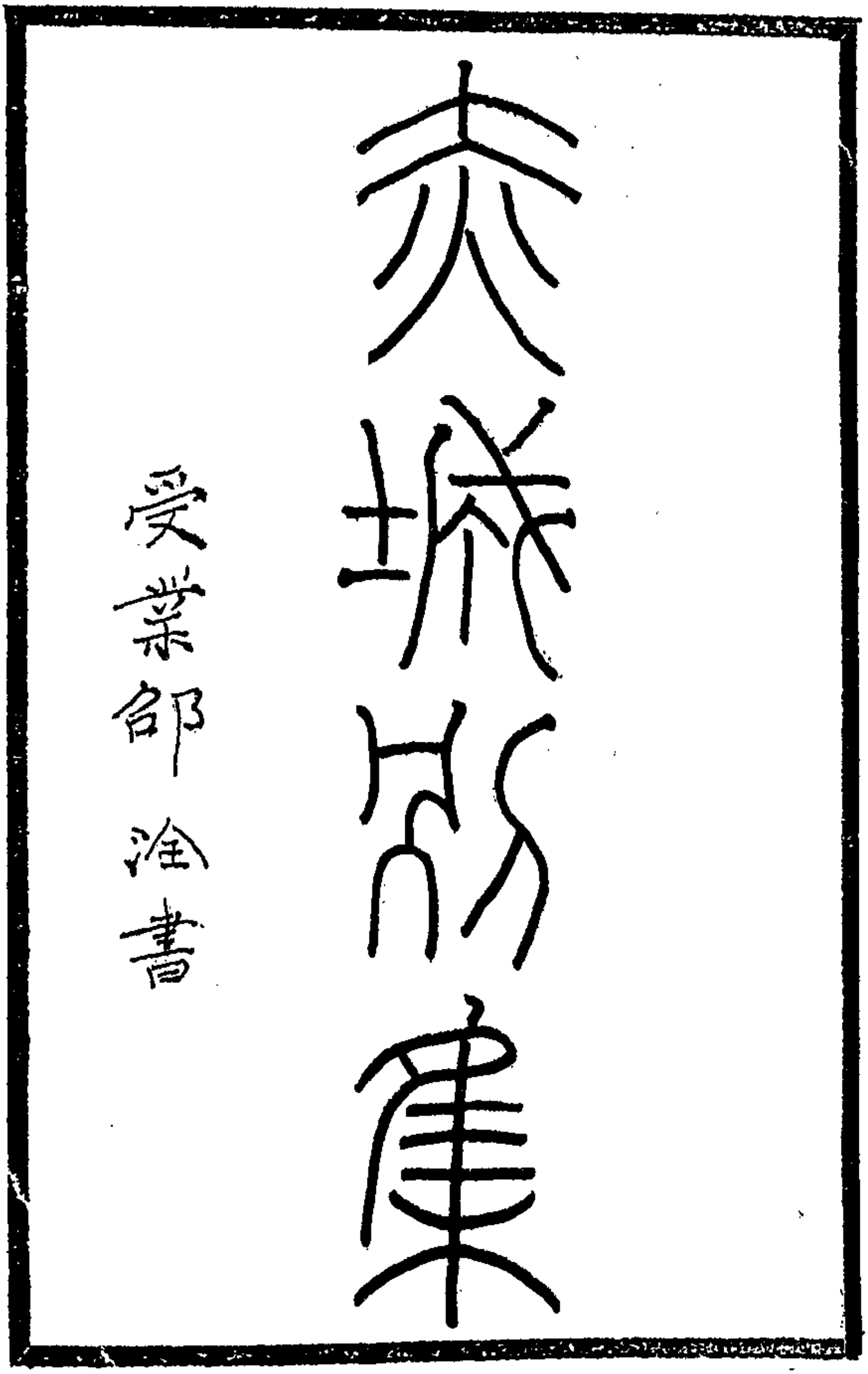
薄命妾揚。四舍厥拜叩貴人閣下。竊妾以風塵賤質。貌乏傾城。謬寵不棄采葑。得荐枕席。武昌三楊。擊鉢千言。酹酒則銀燭再更。談心則晨鷄叠唱。鋪枕芙蓉。紉衾並帶。繡表鴛鴦。每夜雙飛。而且論胥樓之誤墮。代爲拊髀。悼苦海之無邊。每思援手。妾也何人。知遇得此。銘心刻骨。沒齒難忘。茲以公冗鮮暇。卽日登程。不別恐漲衣之慘。留悲表餌愛之深。聞倘心酸。掩袖淚落。前此滯江上下。旋施繡曰有期。今者蓬幕攸栖。握手占於何日。江風浩浩。江水湯湯。白雲渺渺。野樹茫茫。日月含愁。川原凝怨。心非草木。情何以堪。至囑閨闈之事。尤爲腸斷。憐妾家本清白。誤遭匪流。被誘來斯。遂辱貧笑。舍羞冒恥。氣阻神傷。衆以命薄如置。義空如洗。而孽夫不諒。嫌貧氣反目。逐我舊館。踏踏柳花。牆鄉里鄙爲。敗節之婦。尙有面目。對邦江姊妹乎。輾轉熟思。原不難以白綾半幅。了我殘生。奈七旬老母。五歲弱童。一死俱死。一存皆存。計惟假作歡顏。同登舟軸。俟里門相近。躍入中流。魚鼈爲棺。蛟龍爲槨。濁湍城之萬頃。千波。賤妾之一抔三尺。嗟乎痛哉。生爲薄命之人。死爲聊怨之鬼。長與貴人生死辭矣。惟是知已未酬。此恩不泯。他日錦帆南下。揚子江頭。倘猶念武昌城北。交頸情深。爲大呼曰。揚四陰魂。隨我歸去。當有旋風一繞。起於舟前。依君懷而不散者。此卽妾之靈也。此正妾所盼也。嗚呼。紙短情長。神飛心碎。伏望賜惟珍攝。善保金軀。薄命烟花。勿以爲念。

黃瑾蘭寄陳郎書

妾本青衣。薄施紅粉。幸憑月老。得遇玉郎。兩日趙陪。愧寸衷之莫達。百年締好。寄尺素以傳。想郎乃顯川名士。素讀詩書。在妾亦江夏遺嬰。粗知禮義。雖萬身於繡閣。當矢十年不字之貞。既屬意於朱門。益凜二夫不事之義。三生石上。早結良緣。百紙墨中。遂成夙契。一言甫定。雙鯉欣投。郎意已堅。妾心亦慰。視紅拂之私奔。勝之遠矣。比綠珠之墮樓。所可慮者。夫人鮮檢木之恩。小星安賦。猶可諷者。君子有關雎之化。江汜堪歌。伏乞垂憐。弱質。不難揖天日以盟。抑或背棄。前言。亦惟與鏡。斷以不嫁。歲聿云暮。翹嚶鳥。首以難圓。妾淚如珠。濕紅箋於此。日郎門似海。鸞鳥鵲兮何時。昔舊晤。自尊前。漫剔空翠之鐙。今豈匿之。桑下。莫收。焦尾之桐。敢致。雁書思。顧魚水。倘諧。

李謎顏拖袁調邸謂如何妾言不變

瑾蘭自號天香。陳鹿園孀婦之婢也。廣西懷集縣人。美丰姿。善書。能詩。日伴主婦居繡閣。習女紅。家人罕有見者。癸酉歲年十七。鹿園季兄華亭偶見而慕之。託媒氏諷聘爲側室。越日。偕媒氏至。華亭家容色艷麗。皎如玉人。聯事出白盤。一雙。聘定後。因他事中止。遂廢其。聞天香寓書。華亭。此箱乃其原稿也。蓋乎紅顏薄命。好事多磨。往往如斯。良可慨已。書有天香小集一册。詩多寄託。恐而不怒。大有騷風遺意。


秦
公
城
武
庫
受業邰治書

論李邦彥等罪狀奏

臣竊觀國家强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擴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謀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聞古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衆議屏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用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邊寇爲警（原作自臣）從四十三卷）早夜危懼曾詣都堂署陳守禦之策見任宰執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原誤作奉）就緒況此數人事上皇眾年皆阿諛順旨持祿養

驕未嘗陳明一事補裨聖明致有今日之患蓋平居無事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舊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專委任以軍國大事不使眾議移之羣邪阻之使盡其才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强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爲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馭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剛繼離明之

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民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爲不改父之政爲難能也況太上皇剛明英決一旦改悔知爲羣邪所誤痛自罪已陛下誠能慨然有爲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眞賢敷奏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疎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臺諫皆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肯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爲陛下言之爲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以諭天下之治又況陛下當卽位初以揄宰相擇人爲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北盟會編 陳良翰

德仁功利奏

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效者也陛下覽觀故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宝屋民不聊生死亡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拭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松繼之張松適罷韓至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腹剝士卒專事交結不修軍政欲鄙軍情而移戍江淮措置失當使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卽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至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慮臣恐功利之效未可易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而速爲治之效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覩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

朝野僉記 保泰九劄 吳時來

爲恭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可嗤於叢脞之憂盡言泰之不可不治也以今日之

天下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陛下以爲泰也臣竊亦以爲從古熙僖之世若未有今日者矣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係爲九劄上陳大約鑒徵處者欲道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合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宗社之福也緣係恭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謹此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法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爲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爲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其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爲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託之陛下先帝以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陛下不識陛下將安高其盛以爲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陛下天性高明聖度博厚御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朝之時乎入接宮官宮人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陛下靜而自思當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爲祈天永命之基伏讀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太祖之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退臣曰朕每近朝獻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爲切要此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陛下遠法堯舜近法二祖也誠近法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爲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祚天命益固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臣愚所深望於陛下第一義也伏乞留神

第二劄曰端遊幸人皆曰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爲遊幸者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

遊一豫爲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此
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臣之樂此與遊
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遊
之不得人也宋太宗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太宗與
宋濂同遊令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
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
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爲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
不善可以爲憂惟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
爲陛下退朝之後欲遊幸某處盍召一二輔臣同遊或

敷陳道德或商榷政事或歌詩或寫字盍堂陛禮嚴下
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畧形跡藹然如家人
父子使諸輔臣有讜言忠益得以造膝上陳人將指此
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
如此則遊幸正爲訪道間瘼之資臣猶恐陛下之不好
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令名傷大體臣竊憂
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以爲慆荒之防也伏乞留

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覺其
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人主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多
爲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

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
視之聽之以爲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卽生悅
樂一有悅樂必至沉溺尙不足將別求淫巧以充之玩
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耳目之
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
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子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
悅其君非眞愛其君也不過爲固寵之計而其禍事足
敗人國家甚可寒心也昔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
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
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

師濟濟固有所爲五人者足倚任乎臣閎殷雖曰無爲
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
不疇咨爲臣愚願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召閣臣一
發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留神
第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面
折廷諍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奏情而且以
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嶽以上易知下
易達也或者以大廷奏事猶恐聖德未遍聖心未達難
以對衆處分臣愚以爲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陛
下者乎此必無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陛下未
嘗親之故不知之耳矣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
練若素宿然舜以爲病矣臣愚以爲此不足爲陛
下患也患在不視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
臣批答臣曾見有實座在焉今政雖煩而其大者日無
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陛下亦何憚於此
而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
者如軍情聲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
端奸萌等事務爲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件奏之如
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奏大庭陛下居高而聽之若不
省覽則徒勞無益矣臣愚卽請陛下加意知大庭之奏
者必軍情聲息也必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
諸臣猶予也焉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

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綱之御前卽退御會極門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爲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十事矣由此觀不霈知天下事者哉臣聞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竊嘆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陛下勿以不知爲恥以不親爲憂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聖人哉

伏乞留神

第六劄曰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先朝批答每與輔臣面商可否輔臣擬旨奉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覽省不竟未免調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上心有欲更改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修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於傳奉一出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答嚴旨文

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爲此皇上親筆耶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不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御覽不由聖心陛下不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卽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聖意再三詳看十更之未爲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內批者若事理非當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虛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旨所以爲舞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七劄曰愼傳奉夫傳奉者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由中出者也如前日修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節有明禁祖宗設法防範奸蔽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太岳太和山事旬日之間六更明旨已經該部執奏伏蒙俞允無容再喙矣但如此之類奉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傳帖是卽非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求必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於傳奉一出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答嚴旨文

乎臣愚以爲今後傳奉事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
可否請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爲必可據弗以
內降爲必可行卽覆議未當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
安妥至於聖朝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榷庶
政體歸一而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
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
所謂愼傳奉所以爲儆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八劄曰弘虛受陛下自臨御以來旌召遺直延納嘉
言既而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
之言又慨然温俞之矣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凡懷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

子則必創爲誹謗之說或更爲違抗之論夫加之以違
抗誹謗之名則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
雖欲救之不可得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
殺李默胡宥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濂致使
天下奸險僉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
陷良善而寃聲至今未磨焉彼小人不過爲報復之計
以伸其私憤耳乃致朝廷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
舉可爲寒心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國
家之福也今蒙陛下昭雪寃抑臣知其無此思矣臣愚
以爲不申誣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懲永樂時有校尉訐

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成祖　曰此必誣之藍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多矣卽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搢紳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也身依日月之光將順不遑又安有所謂違抗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敢於爲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爲惡今後願陛下照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抗者卽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卽以誹謗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中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留神隆慶元年八月廿一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理財必本經術疏

臣靜觀今日國勢民情無如理財爲急今諸臣爲苟且之計者無不謂此時多事不得不出於苟且臣竊謂天下之民未嘗窮而天下之財未嘗盡也惟主計者自爲窮能遠引唐虞三代請舉祖宗朝多事者一折之可乎臣考永樂初年承慶弛之後府庫空虛一時賜賚功臣大封親藩而又招集諸儒編輯大典未幾而有安南之役有營建京兆宮殿之役費以萬萬計而戶臣夏原吉殫力經營未嘗告乏豈今日之多事有踰是乎今諸臣爲權宜之說者又無不謂此時民窮財盡勢不得不出於苟且臣竊謂天下之民未嘗窮而天下之財未嘗盡也惟主計者自爲窮之盡之之計剜肉醫瘡去皮附毛令比屋脊嗷嗷府事之所以日虛泉流之所以日竭也臣耳目孤陋亦不能遠引唐虞三代請以幼學所聞質之祖宗已行故事與諸臣一商榷可乎聞之仲尼曰生財有節用此兩言者已畧盡理財大端矣屯政鹽法生財之大者諸臣業已言之皇上業已行之臣故無容贅臣考祖宗時有會泉者爲汜水縣典史也涖事已勤然督農事稽女工時歷鄉村率民墾荒田以恢穀麥伐林木以贍財貨無牛具無紡績具者皆設處借之行之三年官有積貯民無窮乏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儹運夫官至典史微矣殫心殷阜有殷阜之效如自典史以上何官不可倣此以自效乎陳壽之巡撫延綏也開邊耕耘架梁採木不期月省費二十七萬葉盛之巡撫宣府也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積糧以其餘歲補戰馬一千八百餘匹修屯堡七百餘所此兩臣者治兵非不稱雄而其理財又如此凡爲巡撫者若邊若腹獨不可倣此以自效乎至劉大夏之治淮鳳民饑奏裁光祿供辦歲省費銀錢八十餘萬趙璜因正德中歲派料價過濫遂取弘

治前成例而裁之也所省歲費亦不下數萬夫國家之經費有限而漏卮影沒漸生其中主計者苟留心撙節此二者非其標的乎蓋泉流之通於天下也與天地並行不息自無一塵一忽不灌輸於斯民者故巡撫以下典史以上無一臣非皇上保民之人即無一臣非皇上理財之人爲計臣者當大宏經術以急濟時艱爲生爲節務與諸臣實求所以補救之方臣愚謂六約以固本厚基爲至計以酌虛劑盈爲權宜臣知九州之大四海之廣皆環拱以作皇上外府定無有憂不足者矣若夫加派捐助搜括者竊不能無議焉加派一節皇上原以不得已之心而姑行之其

停止近或在一年之外遠或在三年之中似可無言然必不可不即停止者近畿保河六府之加也臣觀太祖高皇帝開基建業鎮江甯國諸府爲京師襄郡故屢行蠲恤其曰子孫百世何可忘江左之民蓋注意邦畿如此其重哉保何六府又奕世爲皇上拱神京者也其地多砂磧原與南土不同歲年來多故哀鴻之歎十室九空此二十二萬餘者加之原無益於山嶽滅之又何損於涓埃哉其餘省皇上爲計臣預定年限庶百姓知息肩有期而幽遐之歡聲雷動矣至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夫臣子媚茲有心一芹一曝皆思上獻則捐助何獨爲非竊謂人臣但能奉公守法約已裕民而以區區爲忠愛恐不教之偷者鮮矣搜括原有款項豈爲橫取竊謂郡縣之間當留有餘以防不足矧正賦未完搜括先到此果足以濟度支之饑否熙朝之世甯堪受此名乎考洪武三年戶部請諭蘇州守臣通稅罪高皇帝云蘇州積欠兩年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又朱英總制兩廣府藏頗充有勸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於郡縣苟羨餘一進他日餉匱奚從取給盛世君臣無一念不爲斯民計亦無一念不爲斯民念不爲先事計此眞可作今日良藥矧皇上懲貪禁墨之令無日不下而有司不以自干斧鉞乎今天下邊腹多虞臣亦具知但以天地財源無一不輸於民故理財自理民始民裕而財自阜財阜而賦自足不然皇上試問諸臣今秦晉間何以不責其輸正賦且欲請賑請餉了無應厭之日乎臣觀計臣清強儘足辦事而在廷多忠智之佐伏乞皇上下臣言敕諸臣共殫虛心參酌如有一得之愚亟賜採擇施行春明夢餘錄

謝除江東提舉表

推行荒政緜祗奉於詔條寵被優恩遠濫升於官簿徵勞莫效大懼勿勝竊以將命九重備使一道惟先疾苦之間

以廣德意之乎剏尊敏散而是司宜視凶穰而唯謹當大
饑發大熟之蓄職思其憂無小言望小利之酬賞過於僭
諒茲疏寵借以勸功伏念臣奮自寒生久安下仕頃叨賜
謝誤蒙宸陾之知旋沐褒遷猥厠廷紳之末僅再更於歲
序凡三圖於親除俾以乘軺驅琯皇華之遣及於弛擔倘
惟雲漢之戒歲既不登人方告病受牛羊而與牧其費詘
歸集鴻雁之於飛雖勞敢憚振倉廩之貸予徧原隰以馳
驅冀上覓焦勞之憂期下無轉徙之患幸時還定故民咸
安其居賴國威靈在臣何力之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
恢天覆澤沛海涵發政施仁每必先於四者薄征散利尤

用聚於萬民凋瘵既蘇豐亨已兆尚念布宣之無壅曲示
褒奬之有加臣敢不深省儆踰勉圖稱塞取有餘而補不
足廣莞湯備具之儲務實惠而去虛名助文景安養之政
宋四六選

兩浙轉運使題名續記　吳子良

曰轉運轉運選舉與芻爾而轉運之職幾若是止乎轉運監司也民利病俗嫩惡當廣問細籌訟牒朝暮四面集當燭情僞雪寃枉察采賢不肖雜襲吏胥或恣橫爲公私蠹當區別澄汰所兼領郡縣學當新士習振儒風值科詔下當選選所部官精考校爲國家得士是爲布宣天子德澤是爲不負臨遣意是爲轉運之職最大最要者況兩浙今三輔地轉運號畿漕對天威咫尺週不與諸道等然則轉運衆與芻而止乎顧今之論不但曰衆與芻又轉而曰畿漕職應辦何暇乎其他上而宮禁次而省部臺寺征鏞百出片紙下指呼叱咄奔命不容喘下至百司賤隸動挾持以相撼撓勞而游士異色人亦闖伺駢闐叩請少不如意譁譟輒瞬息起財計伸縮不問事可否不問甚或例有無不問爲幾潤者心緒絲棼憧憧慄慄左右應無休時專務彌縫爲圓熟以逃譏謗敝司存不問敗名檢不問用無以給則朘民膏血不問且既疲精神於此則實無暇乎其他而所謂職之最大最要者亦一切置度外不問嘻是固勢使然邪淳祐五年天子方改紀厲精而畿漕凡三易最後余以愚戇被選三辭不獲命既睽事念生乎讀古聖賢書於

景定二年大比與賢太府寺丞知嚴陵錢侯卽郡之桂華坊作梓潼眞君祠世言帝命司柱籍主人閒科級者也介英魁儁相繼出志道義崇氣節不但以飾藻名世也聲光蕩摩達於暗畊瀕釣之區家誦書人業儒爰勉爲士君子之行又不但以名第相眩慕也侯始至詭其國俗而喜尚之凡學宮俎豆之事庖廩之供必敬必飭邇復經始斯役揭虔妥靈蘜以相斯文福多士藝閣設棘而祠宮適成墓六邑之彥雷動霧滃顧瞻奐喻興起風烈至有感吉夢而占上游者斯亦異哉余惟上以德藝賓士士知自修而不蘜上之知古之道也自科目興應詔者自衒而古意日以薄顧復使大魁修劒者流盼盼焉乞靈於神以志一得余始

惑爲旣乃訪之蜀珍稽諸誌諜則知神之生也世以忠孝
顯夫忠孝百行之魁冠其剛大浩然之氣精純不二之心
秋秋宇宙閒殆日月竝揭河漢同流風霆烈而山岳峙也
周山蘇公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其是物歟是以神之廟食被四蜀人士嚴奉
如錦官夫子石室諸葛忠武祠歷千百載若一日中更西
事溯擾黠酋暴客過輒投戈羅拜是何威靈氣磅動悟人
物如此褒錄好德無閒哲愚是必有以觸其天矣國家顧
俊尙賢三歲有詔與郊見神而之典同萬乘臨雍與册拜
公孤之儀等甚重事也士繇此選蓋將致其爲臣爲子之

大節明綱常以準世弘德業以庇民願豈使之弄鉛槧徵
祿利而已今賢傑身勸爲爲爾嚴之士方袞袞上春官奉
大對當思天高地厚中立此身君親之報雖窮忠孝之節
易撓惟無負於君親卽猶愧於天地而亦不爲爾神羞此
侯作祠之初意所以望爾士者厚而垂教愚者遠也抑神
九十四化之說祝夫傳會侮聖瀆靈世未有明辨之者而
神陰翼世教之意泯焉爲夫化者謂能神其道以化俗非如
釋氏以幻爲化也故神之福善也惡者化而爲善神之祐
順也逆者化而爲順神之好是正直也邪者韜者化而爲
正直皆忠孝之感也洋乎在上必有監於斯言侯名可則

吳越五王後丞相魏國忠靖公嫡孫蓋世載忠孝云大中
大夫樞兵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兼太子詹事寧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天台葉夢
鼎記

翁洲書院記

四明東南斗絕地自是以外皆溟渤矣去郡治不滿二百
里而外土突出海中曰翁洲在昔或爲甬東或爲翁山皆
以地得縣於宋州於今遂爲昌國海面際天環州境微舟
楫罔通吏非迫士非隱農工商賈非甚冒利不獲已莫肯
至然山川號名勝者若蓬萊安期補陀洛迦之屬類怪奇

神異眩耳目琳宮梵宇參錯其間棋布星列不可勝數以
故鄉封接壤殊方絕俗梯航而至者惟知尊禮仙佛求所
謂清淨寂滅一言片語揭揭然去焉而至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道六籍之學概未有聞也故宋參政臨海侯
彝芷先生應公繇先徙自台嘗有職於斯卽講書故地爲
書院以來學者理宗嘉之爲書翁洲二字爲之扁未就而
卒皇朝旣一函夏首崇學校元貞大德間先生之孫全軒
公翔孫克紹先志率羣從子弟割已產爲田若干畝以贍
士作先聖燕居堂祠文公朱子象一規白鹿洞成式卒成
書院事上其狀行省相君偉之辟授公山長冀以主教事

後遂爲常選至大末改元之前年歲在丁未秋海颶大作
院毀不支一木昉延祐庚申迄重紀至元戊寅垂二十禩
稍復故殿宇儀門成於知州燕公赤不花同知州事于文
傳東西廡爲屋以閒計者亦東成於山長朱君延鸞西成
於知州事徐公敬益以講堂三間規模視昔有加會公考
最解綬去山長天台曹性之直學鄞人林天昌相與僇力
捐俸於已貸鏹於人增置瓦之未櫛者完齋廡之未搆者
飾采栱之未墍者崇垣墉之未築者退講堂以關其亭之
未裕貿宮牆外居地正其疆之未拓者未幾郡守王侯元
恭居敬莆下車刻意庶務弊易廢舉飭序序政教志愈篤

一日山長白事府署王侯曰先生分教地逖矣遐哉涖事
得無暇乎對曰明公之志遠近聞之疇敢不力因陳其故
如前所云侯稱善既退按地乘諏獻賢究本末謀泐名以
昭前烈以勵方來庶克稱侯之意爲且以奎翁參政公族
孫各鄞久宜得其詳徵文爲記奎翁竊惟夫子嘗欲居九
夷矣嘗欲乘桴而浮海矣見聖人之心不以絶遠而忘天
下也翁洲當大海之口海外諸番於是乎觀聽使爲彼之
徒推其尊禮仙佛之誠而知尊孔子之道廓求其聞清淨
寂滅之念而求夫六籍之學則書院之設於是不爲無助
於聖教而聖朝之德之化亦可宏也已矣可無記哉孟子
有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愚於有功於書院者亦云

重建推官廳記

胡世佐

慶元境域包山際海民俗糅雜郡府庶務訟獄爲繁司聽
鞫者當至劇時由旦達暮不得息府治西偏別置廳事爲
推審之所宏大足以庇風雨周峙足以禦寒暑至正八年
夏五月市燬延及皆成虛寫遷無常湫隘喧襲咸謂非宜
議復未遑也歲之冬濟南高君東平王君相繼來爲郡
推官既署事獲視遷址詢舊規制相與謀曰事有廢墜常

也廢而莫興墜而莫舉責不在大乎十年二君乃捐俸爲
資度其地審面勢量廣狹計崇卑凡材木鐵石瓦甓黝堊
之必於用者無不預備募工營構不踰月而成正南關大
門左右挾兩室分爲二案曰祥刑曰儀法門之內有廳曰
明恕正法廳之後有軒扁曰靜思上有閣扁曰清遠治圖
於後植花竹累石爲臺結茅亭其上以資遊息扁曰朗樂
不隘不囂於以聽辯訊鞫心衡慮定鮮有不得其情者信
乎居室爽塏亦勤政之一助也二公存心能公待物能恕
涖事能勤聽決明允優於所職興公宇於既燬盡復舊觀
益加美焉已任勞勤推逸遺後人究其所以能然之故良
由以世家承先德詩書道誼之宅素所熏習內融於心發
而措諸事業充乎有本而無難也高君名克禮字敬臣故

鎮江路總管亞忠公之世嫡王君名士然字繼善故大司
徒翰林承旨魯國文肅公肯堂先生之季子家同閥閱世
同簪組官同列職同事意氣相孚議論相符或推或挽故
能職無不振事無不舉以成可書之績所謂同寅協恭而
和衷者與今茲所記庸以啟來者使知作始之難嗣葺弗
替或存永久非徒著興建之善而已也

四明祖庭世統題名記

胡世佐

法門中本師弟子以善合承統之人有能立言演法恢張
化道爲衆所依歸者宜用顯著而心宗之相付受所以繼
其世於無窮者亦不可不述此四明延慶祖庭世統題名
所由立也稽諸統紀西土自摩訶迦葉十三傳至龍樹東
土自北齊遠承龍樹十五傳而及法智皆歷歷可考法智
以下垂五十傳未有紀述至九世孫我巷無公歸嗣其業
益振宗風起廢更弊煨昏警迷衆翕從化深惟繼承若稽
前代正宗碩德大懼湮失因編叙名號序列鐫勒使學者
知世統之傳如支流有源本俾愚爲文述其意愚嘗聞諸
浮屠氏云教觀之旨圓而一元而密淵然莫測巍乎不可
卽何敢以一辭贊第惟諸刹之宗夫教門者或弛或微獨
斯寺之刱興自始祖幾四百年學徒衆盛不愧於昔而歷
代主者又皆出法智之後咸知憑藉神力宏其戒誓所傳

賴以經遠其可以無紀歟然不紀其世則不知宗派之的
不紀其統則不知宗緒之正世統紀矣繼之承之而名與
斯刻者當思任道至重窮竟旨要以紹休前烈垂裕後人
使佛祖之教彌久弗墜此則我菴之志也

祭南鎮碑

周仁榮

維致和元年四月廿有九日御位下必闍赤託鐵穆爾集
賢待制周仁榮奉旨祝釐於南鎮之祠竣事會稽太守薊
丘于九思請文刻石以備典故欽惟聖天子耐以四海爲
家欽承祖宗故事不鄙夷南鎮之遠且外也歲遣近臣奉
縛典奔走數千里有事於其庭於皇盛哉仁榮南方之人
也待制集賢幸膺明命敢不揭虔以對揚神休瞻茲祠宇
至大二年創始於前郡侯大名衆兒赤公落成朝廷敕詞
臣鄧文原紀其始末樹碑於神門之右今託鐵穆爾衆兒
赤公之從子也伏讀至再深自慶幸嗟乎人之仕也一事
之善子孫有見而喜焉能遺燮於其民而百世不能忘者
其慶譽宜何如哉與祭治中衆台府判官脫歡文學掾田
思聰會稽簿孟潼天台周仁榮記

慶元路總管王侯去思碑

朱文剛

至元六年冬蠲吾王侯出守四明郡先聲四馳老稚胥慶
既下車間民所疾苦馭吏卒有威德刑兼施寬猛相濟口

咸服其能首謁學宮惟興舊是務明年春作杏壇詠歸亭於橋門外節從祀象於兩廡願論堂梁棟摧撓欲易而新之時余來領學事首命董其役鳩工掄材剔蝨去腐闕者完傾者正踰月而就緒乃者學廩不給士失所養力徵口浦以贍之郡有鄉飲酒禮去古寖遠人莫能復修舉廢墜而他郡取法焉月書季考循習故常嚴堂試爲賞格士知所自勵三皇廟在郡城東北陋圮壞不治俾醫藥卜筮者協資以修飾之俗尚茶毗葬埋無所遂捐俸買山表義阡以瘞之往者站赤供給繁重侯議其高下勒之石疲者以蘇每歲漕運以木繼橋數爲民患作石馬道爲久遠計民

不傷財而樂爲之役河渠坊塘隄閼失時無以備旱潦巡行田野考詢水利病而疏決之灌溉無所失自李中口以戶口計鹽額民粥產剝床不能應誅求而逃亡者衆與處省計度議論陳其得失上可其奏令下之日民扑躍相賀昌國爲明附庸有富商賄胥賂州將劫平民爲盜將以功要賞餌榜掠誣服死者殆十二三侯聞其寃檄囚徒詣郡平反詳讞得數十人咸釋之若是者衆此特舉其大者耳嗟乎明爲大郡控要害事實繁劇侯以廉明剛果之資裁剔無留難再年之間賦役以均道移來歸政治以洽風俗以滴同寅叶和爲大府之所倚重既而辭以疾部使者謁

廣西陽朔縣治介溢區而胡北獞尤桀逼肆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參議因而鴟桀遁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擒鼓山獞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發牛醫厭謀

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搗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遏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兵駐石井防其東遁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襲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詗者還報而賊少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跡千戶孔繼宗克木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頤外祚百戶李璟克爐巖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漁克刀山强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

是威震遠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文武爲寇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便宜而茅公又弘才壯志盡中機宜方戰日雨甚公焚香禱天願以已生二年易晴二日佑將士其勤類此故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捷諫傳載鵬翀所未嘗有陽朔里戶婦子自是始知樂生日臥帖席云

和靖先生傳

桑世昌

先生林公逋字君復世爲錢塘人祖克已仕錢氏爲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刻志爲學境德中放遊江淮及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廣賜藥帛詔州縣常存遇之善行

草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嘗自錄其藁或謂曰先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於後世逋曰吾終志山林尚不欲取名於時況後世乎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映知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踈茂陵宅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六年十二月丁卯卒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疋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詩納其壙中諮說邪

范文正公郡陽遺事錄序

陳貽範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爲郡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大業仍爲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撫於廳壁記

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鉄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閭州圖經序毀收內史者止呉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諫柳莊梁陸襲唐與顏魯公幷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問有呉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僕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裏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于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僥人

爲之立祠班春堂灾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畯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猶公一人而已突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擧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徼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洛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餽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

姑溪居士文集序

吳 芾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清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于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甫與端叔三人鄱舊有太白功甫集而端叔獨闕然求於其家而予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閒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鏤板訂正釐爲五十卷鋟版於學昔二蘇於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元咎張文潛秦少游駸駸頡頏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於剴切誠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竄忠宣之子于瑾端叔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後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于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呉芾序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天隨子跋

胡 璉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

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邇愛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擧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隨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贈師石瓜廬詩書後

王汶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俯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最愛

劉長卿詩余一日偶閒姚貢如何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貢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諷一以杜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概趣極澹意極元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雁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峯共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汶

方書傳於世衆矣其斷斷能已疾者蓋寡古人方書一藥

章楫

是齋百一選方序

劉次皐

柳塘汪叔耕自新安來應詔上封事一日應同舍生陳斯

敬訪余於學省出示詩稿三編時秋暑甚於三伏前廡傴仄如坐甑中每讀一篇殊覺清爽颯颯自几案生唯恐卷之將盡也周純仁一見以爲我輩人柳坡蔡彥文慢未誠面叔剌將治歸裝亟來徵此文手自抄寫篇且託楊□二同舍綵月賦書五十六字于卷末以還之云妙詩圖美走盤珠照我形骸襍類除光與離騷爭日月人非爾雅注蟲魚一塵總覽溪山秀萬卷森羅寶玉書誰肯犯嚴開琴口忍教夫子久窮居嘉定戊辰七月之朔閒風劉次皐允叔書

書蘇文忠公常州奏狀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章豈待贊歎今觀其詞翰凜然不可迫睨豈以窮達得喪動其心者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藁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王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蓋矣後之閱斯文者想例以爲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輒矜卷末示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若書于四明貢院晚香堂帖

書梁溪文集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櫺水適在鄉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概瀠瀠如存敬以公所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延平答問跋　趙師夏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紀智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義之交故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文公先生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聞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爲儕侶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謂大而無當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

布滿天下光明俊偉亭亭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循序而漸進無遽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間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爲千古計也豈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爲容悅之意哉北海王耕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郡姑孰取而刊之郡齋以畀學者其惠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

宏矣師夏贅貳于此因得述其所聞于後以告同學者蓋丙辰夏夜之言也幸蒭其僭蕘定甲戌三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橫浦心傳錄序

于恕

無垢張先生乃子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爲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階庭間草花敷榮吾聲喧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眄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籌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間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歎息標記于柱今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

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畧溍

熙元年七月一日甥于恕序

橫浦集序節錄

橫浦先生張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橫浦屬南安謫居十四年閉門著書時人思之又目曰橫浦先生先生墳墓在鹽官縣淨居院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被史越王之命奉祝辭祭先生守永嘉日王爲州博士先生一見道同氣合舉辭謂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王當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嗣版尚扵庭閣也七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爲星辰在人間爲聖賢皆不可知惟

是先生學問文章操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爲學士大夫之所尊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開明之如青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瑟之音不爲無功於後學厥後青出於藍道學盛行先生之至幸豈與後學較短量長哉聖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爲渡江大儒贈太師崇國公賜謚文忠將以激天下之爲善先生著述固有闕遺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邑宰趙君汝船下車求久率同僚拜於墓下創祠堂奉香火寺僧有藏先生簡帖十餘紙即命刊之既而故家皆出所藏刻之簡牘成編可當寶玩然則君之有德于橫浦何其盛哉有成先生之弼甥也即以授之遂書其畧溍

熙元年七月一日甥于恕序

橫浦集序節錄

于有成

橫浦先生張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橫浦屬南安謫居十四年閉門著書時人思之又目曰橫浦先生先生墳墓在鹽官縣淨居院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被史越王之命奉祝辭祭先生守永嘉日王爲州博士先生一見道同氣合舉辭謂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王當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嗣版尚扵庭閣也七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爲星辰在人間爲聖賢皆不可知惟

是先生學問文章操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爲學士大夫之所尊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開明之如青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瑟之音不爲無功於後學厥後青出於藍道學盛行先生之至幸豈與後學較短量長哉聖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爲渡江大儒贈太師崇國公賜謚文忠將以激天下之爲善先生著述固有闕遺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邑宰趙君汝船下車求久率同僚拜於墓下創祠堂奉香火寺僧有藏先生簡帖十餘紙即命刊之既而故家皆出所藏刻之簡牘成編可當寶玩然則君之有德于橫浦何其盛哉有成先生之弼甥也即以授之遂書其畧溍

之弼甥也祖妣乃先生之同胞妹諸父受先生教育之恩殘脊賸馥沾丐有成多矣聞趙令君學道愛人所貴尚又如此不覺興起而爲之言紹定二年八月日朝散郎守將作監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景獻府教授于有成書

折獄龜鑑跋

趙時翬

觀易之象雷電皆至豐而曰君子以折獄致刑山下有火賁而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獄者民之命折獄者貴乎明而尤不敢輕用其明龜鑑一書所以推廣其明而示人以謹重之意也宜春郡齋舊有折獄龜鑑歲久字畫漫漶覽者病之余叨守郡數月獄訟簡清公暇出篋中所

藏一編參訂遴匠重刊俾覽者充拓聞見如龜決疑如鑑燭物是亦惟良折獄之一助云景定辛酉四月上澣天台趙時翬謹書

刻趙清獻公文集序

陳仁玉

開慶己未冬湖廣總與仁玉自講席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堠欹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傯遑遑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邊遽旣慰願誠公之道文邀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爲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尊奉以爲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旣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刊成盍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錄可傳者旣如此矣堅未學生晚嘉

定癸未甲申間侍先君予官長沙師西山眞先生倅宏齋李先生常進之函丈又侍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之閎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用無方不可以限量計劃而察之則無以異於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之所爲乎凡所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此也人稱其孝於親忠於君清於身其美不可勝贊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於佛及得濂溪爲僚而有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若李壯祖張洽郭逍遙所錄亦未有也揭來閩中重加會稡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爲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泰華高矣以離塵絕欲者偶與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爲也嘗試考濂溪措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濂洛教法未大彰明以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

建安刊朱子語別錄後序

吳堅

子朱子語錄行於世尚矣池錄三十有三家番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錄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爲八十七家及門之士固有如謝先生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錄可傳者旣如此矣堅末學生晚嘉李先生常進之函丈又侍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李先生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登朱子之門堅緜是多見未行語錄手抄盈篋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番本參考刊者固已多然黃士毅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也揭來閩中重加會稡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爲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泰華高矣以離塵絕欲者偶與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滄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獨念蚤所聞於父師者罔敢失

墜今幸是錄所已行者如此則其尚有所遺者敢附之一筆刪去哉亦並行之可也抑堅閣之大易居先以學聚問辨中庸篤行先以學問思辨程子以講明道義論古今人物爲格物致知之首則學非問辨不明審矣朱子教人既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爲答問發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有成書引而不發者語錄所不可無也凡讀先生成書者兼考乎語錄可也若但涉獵乎語錄而不玩味於成書幾何而不爲入耳出口之資爲已之學蓋不然也書於篇端以諗同志抑以自驚焉咸淳初元嘉平之月後學天台吳堅敬識

孟東野詩集序

武康代產文士惟沈約孟東野詩以名家余謂永明接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步武不出江南東野交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抑德以形言言以驗德而止以詩觀詩何哉晉陶淵明詩爲晉宋大家數然宋永初以後每有著述不繫紀年而書甲子發乎情根諸性也約仕宋仕齊永元之末探西邱密詔書出懷中夙備無遺缺然則平時用工覓句豈其性情哉視行唫湊曲泊無官情奪俸不恤一寒到死不隨逐酒壚餅肆閒媚匪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今保有孟井人亡物改竹幽水深過之清風爽然使人脫酒於世味之外余始來爲令急符猾卒讎夜至余懼夫言政而不及化懷賢訪古與邑之士相與論文則趣尚風流有苦學如正曜者因與共評其詩用宋公敏求本鋟諸梓且并論沈孟言德大概使倘友觀焉

書小史跋

謝愈修

書小史者中都陳道人所編也自伏犧畫卦以至五代上下數千百年之間字體變化如浮雲紀傳所載以書名者代不乏人而人之賢否藝之高下雖妙迹不能盡傳千世觀此亦可概見其萬一道人趣尚之雅編類之勤可謂不

苟於用心矣予識之五十餘年每一到都必先來訪訂證名帖餉窺異書愈久而愈不相忘亦未易多得也咸淳丁卯重九天台謝愈修誌于西湖寓舍時年七十有四

題李翰林集

戴覺民

予一日與同舍劉辰翁會孟評詩至太白會孟曰且止當塗稱太白太白且其詩安在予於是曉然媿於其言蓋舊刻之不存雷電取將久矣予爲學官修復經始每每不暇給抑豈不可後顧將去此獨不能爲太白一日之役以藏不朽歟有如予之汨且陋乎明日以告古心公公喟然曰歲晚矣奈何吾成予之志亟爲之則神凡費集衆工不足

則布之諸郡不兩月而集集成而公亦召矣或謂白雖天才了不可莊語少刪之其庶幾乎會孟曰不然近年南有此論予奚退之所不敢聞也詩慝不深於情今人第稱脫鞿脫韁直偶然圌不自以爲高高圌不可及彼無所擇自不害其超然耳予愛其言有理因識之是集多趙同舍崇鑒養大所校正咸淳己巳三月望天台戴覺民希尹書

洞霄圖志跋　李洧孫

十洲有志存而弗論可也如洞天福地固在職方之內蠹笈之書不過舉其凡目或閒見於郡國圖誌又語而不詳其瑰瑋之觀靈異之蹟湮沒於雲煙縹緲林薄莽蒼間者

何限亦博物洽聞之士所病也況大滌之境爲東南最集虛孟尊師慮紀載之闕承師命撰洞霄志俯仰採拾彙成六卷語詳事核而大滌之勝於是乎大備余縮讀而有感焉茲山自東晉而名漸著往往皆遺世絕俗者於焉逍遙逍宋中葉而後琳宮瑤館始崢嶸甲於一方而主領茲山者亦名秩便蕃矣今又際遇國朝崇奉元教龍光赫奕其聲華氣概視昔日爲尤盛然而昔之所謂儀舉之流顧迺淵潛而不露何耶豈果山川風水旋轉有時耶抑亦神仙混迹人間未易識也當俟暇日肩鞋布襪往扣靈扃試酌蛟亭之水酹山靈而問之上章閼茂中元台李洧孫跋

詩有姜堯章深婉之風詞有周清眞雅麗之思晝有趙子

散蘘中千金裝吳江楚岸楓丹葦白一棨童孤

萬綠慨然襆被而歸不入古杭扁舟湖水東西爲漫浪游

縱飲北游燕薊上公車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

聲華氣概視昔日爲尤盛然而昔之所謂儀舉之流顧迺

宋南度勳王之裔子王田張自祉稷變置淩遲煙塵墮落晚

者亦名秩便蕃矣今又際遇國朝崇奉元教龍光赫奕其

國朝東都之盛諸儒述作實經緯之此西山先生輯之以續文章正宗也比宏齋梁公得於先生家庭之親授圭分教栝山偕聯事倪蘄得於梁公而快所未覩將以鋟諸梓以壽其傳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夫文自七篇之後以鳴者莫書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焉其由文之道乎先生心周程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以概見故其所次論理爲先敘事繼之論事又繼之夫敘事論事而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枝葉非我朝諸儒之所謂文也非先生名書之本旨也惜未脫稾天弗慭遺然大綱則備矣昔嘉定

固瀟灑之意未脫承平公子故態笑語歌哭騷姿雅骨不以夷險變遷也其楚狂與其阮籍與其賈生與其蘇門嘯者與歲丁酉三月客我甯海將登台峯于其行也舉觴贈言是月既望閩風舒岳祥八十歲書

書王右軍蘭亭帖臨本　錢國衡

晉右將軍王逸少蘭亭修禊敘天下行書第一自玉匣入昭陵惟定武石刻粗存梗概世人共寶之此小字本不知何人所臨筆法備具與定武無一不同豈不爲文房清之尤耶大德丙午臘八日柳塘先生出示此因題于後赤城錢國衡

河源志序　柯九思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洵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渤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渤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兀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夏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稱

六藝綱目序　胡世佐

襄嘗授童子業或問以六藝畧舉其綱答之亦問所名之目記已不能悉又次問衆名所立之義記尤不能詳私竊病之欲纂集便觀覽未遑也自漁洛諸賢講明窮理盡性之學辭不成文文必綴字字必取義義有難知先儒或爲之說名曰字訓愚猶意有所未盡欲續之以足遺闕未能也比僑四明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執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補遺二書綱舉目張類聚條析制度事爲具載其實詞意旨趣明著其義皆四言成句聲韻協諧便於誦記非徒可用爲啟蒙童之具雖老於學者得之亦足以備遺忘資講釋信有益哉昔人心不相遠愚也綱嘗有志於斯未遑詭意已有先吾著鞭如執風者乎三復起敬書此于卷首而歸之至正丁酉秋七月甲午前

鄉貢進士徽州路儒學教授天台胡世佐序

大雅集序

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之一今所存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尙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良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崖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爲少也而有擅長雄作則大篇長什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蓋不以多寡較也天台賴良

北郭詩集序

林右

古人謂置心平易始知詩況爲詩乎浩然欲立萬物之表藏於無端之紀是慕空虛耳非平易也屑屑然與世俗是非相勝負圖之而莫脫是恆陋民耳非平易也惟高不絕俗近不遺理喜怒在物死生優游廊之通造化歟之存方寸始爲得之若晉之陶淵明是也故其詩瀟然無作隨意而成言不離乎人世而與至理相涵若風之鼓物虛實相應自成律呂識者聽之謂不異韶濩其後力欲效之者惟韋應物柳子厚應物唐史不載其爲人不可得而知子厚少年冒進酣豢膏腴中固非泊然自靜者矣及投危裔居閒澈滌其辭雖清昤可愛而憤激不平之意時泄于其間果足得淵明心乎不得其心而遂其辭雖子厚猶不能

至況不及乎吾以是知學淵明者莫若得其心辭非所論也當元盛時取士之途甚狹士大夫不由科舉惟從吏而已積月累時求一身榮耳雖間有長才善策迫於其類亦無從施故有志者不肯爲也甯往往投山水間自樂其所有如北郭先生其一也先生少以文學著名用薦者起身爲澄江書院山長不樂卽弃去浩然自得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乘風詠月人莫測也其爲詩一出自然讀之愈久而意愈無窮固不暇如世之粉藻一辭一句取媚人口此善學淵明者也雖然淵明當晉室告終力不能救其詠吟茅茨之下固非得已也先生亦豈隱者使言行計從當與古

人有爲者竝今抱身而去獨得已乎讀先生之詩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先生諱恕字如心江陰人也其子節今爲禮部主事學行無愧于先生云洪武十有八年歲在乙丑春正月既望天台林右序

贈郡伯陽山周公北行序

王度

夫治審德刑醫察標本其義一也今夫壯夫可以廢藥而病者不可去食豈不最著矣哉而世恆見刑而不見德何也是故民志散而通可使曰無所措手足而道易施蓋至治者也依乎仁若吾民順應者也近乎義蓋古之道也公

自弱冠以經術動場屋比登進士慨然志當世之務出爲屯部郎部部之長貳屈爲稽積兩考而始遷今官或曰屯部郎易繁數十年間惟公一二人完或曰是先後甲也宜得如公長者坐以不擾公至果悉閒民所疾苦與所張弛孰便次第行之其爲度遲其報政速其民聚而不驚其士不嚴而教是故方來而虞其去去矣而覬其還凡此皆未之前聞也度家食者有年矣得于民言者蓋詳矣閒以諗于有衆曰今之吏有飲水食俸一無厲民者乎有三年刑不斃一夫者乎有吏鷹鸇行而鮮鰥手者乎有倖門若徑目若不問者乎則吾未見四者之兼能也則又以諗曰今之民

有分死以入既以生出者乎有強詞常勝戒以勿犯者乎有甯死公焉下不求他直者乎則吾亦未見三者之兼得也異哉吾所聞而攻吾閾者亦有之矣嗇乎嘗讀史遷紀西門豹事而得辨治爲曰民不欺豹是伯之遺也而未必盡乃若子賤之不欺王曰子產不欺是王之惠也而未必盡乃若子賤之不欺則王矣公之政近之矣故公非爲豹者也爲儒者也吾民非有所畏也而能有不忍也交相成者也今公以儒之政奏功天朝則亦何以處公夫今之儒吏古之循良也今之循良古之伯者之下也譬諸衆醫然烏喙以已病主人厚遺之矣予爲醫謀者輕而爲主人甚重則如之何吾聞宗

社靈長聿厥守令必有能辨之者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有大於公公其往哉臨海學諭陳子豕葦感公之知以度知公爲深請言以爲公贈贈之以民事之當不專爲士人設也謹亦竊附於士論之公云爾

一匪陳先生文集序

王慶

夫台爲靈區文士所宅昔在興公動台嶺之賦康樂發海嶠之唫鄭杜響答禎白神交風斯啟矣士生其間濡染流浸以文爭鳴於是項斯易爲雄伯楊蟠賴以中興左繡擅其高蹈予猶謂其徒工之無益也渡江以來號稱輔郡紫陽講道于茲而文體丕變時則質慤主江左之會盟荊溪

接水心之氣脈彬彬乎宋多文雅也以及我國初倭城諸家而益振矣成化中外祖丁巷先生始因學絕之緒謀諸注述舅氏一匪先生用以承家之訓摘爲文辭是故台之言文獻者必曰陳氏云或問一匪子之文與丁翁同乎丁翁之言重而則深而不露比諸五音得其宮一匪子之文沖而揚悲而節比諸五音得其角抑以其人珥時珥曰學無二門理無殊途匪彝弗迪匪正弗趨斧藻縟徑文易論焉乃若一匪子之所遭弗同矣是故教宣城者師其賢遊太學者薰其德楚人賞其明衛國嘉其業而丁翁之道不少概見至一匪子始發發而未大章著然猶攄軻疏遠若

此豈所謂文必窮而後工耶抑天之道固猶有待而然耶
同年桐鄉令董君仲宣受裴一厓子之門比以舊錄宣城
稿若干首寄予卿上且曰爲我盡發名山之藏俾授梓八
因以請予舅氏龍山少參先生得淨稿焉仍命度序其端
嘻美哉斯役可以觀矣爲八師有去後之思文可知已爲
八弟子有死後之報政可知已獨度謏劣無能似於其舅
尚取枝辭云爾哉古亦有言見舅如母況於其文覽茲集
者庶有知予悲乎

送楊元永掌教上海序

王度

方今入仕籍唯科與貢號爲正途貢必試之學職觀其成

焉蓋台甲也在國初諸公往往胥此至大官貢之難也與
科等嗣後勢有輕重矣才之變化由之今上嗣位俞相國
之議並取三途用之士之由貢以進者駸駸乎峻用未已
識治者尟焉今夫球琳琅玕則必寶而貢之王所寶惟賢
可不謂重乎巫醫樂師百工猶必有師而以爲學者師可
不謂加重乎士生今之世一不偶而此亦唯自信之難自
重之難我本球琳琅玕而不自以爲寶夫誰以爲球琳琅
玕者巫醫樂師百工之師猶知自重其道吾顧弗若之亦
何巫醫樂師百工之尤噫茲固勢之原也吾友楊元永氏
也其三比也猶其取上第以歸也餘子揚揚然若爲弗聞
少以粹質力學有名庠校間每試有司輒不利如是黯以
也於是乎言

壽愚逸秦翁序

王度

台有城郭山林仕族隱君生長于世六十年門乏催租之
吏田無負逋之夫居則鼓琴以自娛出則命觴而獨之栩
栩不知身世之少也壯也老也歲時之炎也涼也復不知
人事之有代謝也而獨與其隣周氏子祺善以謂祺曰吾
觀諸士之習甲甲爾而子獨亢舉業之文靡靡爾而子獨
逆殆南宮之潔徒也盍妻諸視祺之久處也猶其初迓輸
也其三比也猶其取上第以歸也餘子揚揚然若爲弗聞
也者而過之他日祺以語予曰若是乎丈人之愚也而智

於祺其殆果於求逸而莫之顧耶予盍爲我誦之度曰甚善文固宜我世之爲愚者孰有甚於予乎衆方脂韋視時之趨予獨不爲守俸如株儒方乾沒一飽求活予獨不悅豆羹自啜世之愚復有甚於予乎而猶役役畏途貌先身老兀兀蠹簡夜以逮晨蓋愚與翁同而不及逸也遠矣逸而非愚燕雀嬉嬉愚而弗逸蝘蜓之癡既愚既逸厥志孔一志一不分乃凝於神老氏之所爲壽也而翁有之將愚於混俗而智於攝生者歟抑大智若愚深藏若虛恆情所不可知者歟予聞翁之伯氏爲雪峯先生大雅風概漸濡惟素退而與榛莽二公兄弟師友學明三傳蓄而不

施世以爲愚抑孰知翁固自有其逸哉昔者封君顧公就養于台子時爲諸生嘗以文壽後十年爲郎留都復壽焉今翁之寓名晁志大署相同而子姓詵詵視顧益光祺又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爲雜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抱奇器終必有合俛仰宇宙間無一足繫翁懷者率是往也翁之壽未涯也尙能爲翁誦之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序

文者道之著也亦道之傳也道待人而行待文而著著著斯明明斯傳傳斯通否則晦矣襄矣文其可少乎哉吾鄉金華黃文獻公與其友柳文肅公均以文名于時世稱黃柳如唐退之於子厚皆蓋公生長何王金許四君子道學

張儉

之鄉得聞閩學之正傳而仁山白雲二先生猶及先輩故所爲詩文意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一根諸理以羽翼傳先之緒論眞如粟帛之可衣食而不可缺非彫繪枝蔓如珊瑚木難之徒悅美觀也公之學一傳而得宋公潛溪王公華川再傳而得方公遜志宋以文行顯王方以忠節著炳爲世名臣咸大裨於治教其源流蓋可見矣豈特文辭云乎公邑後學侍御虞君惟明索慕公而同趣者深懼斯集湮沒無以迪後進觀風之始乃購舊本以屬不肖編次儉何人斯克當是任顧一念向道之志不敢不勉竊祿賢邦深以未得領要爲憂茲又獲覩斯集而得見公所誌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爲雜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白雲先生墓銘敏祉精思庸知道之不外是也何幸如之舊本頗缺失且泛載其一時偶應異端之作者恐非公意尹沈璧陳珪重梓以傳庶幾侍御君懷賢淑世之盛心亦不肖儉尙友之一助也嘉靖辛卯僊居圭山張儉拜書

純白齋類稿跋

麗龍

勝國之文何其盛也虞揭黃柳號四大家而以詩名家又稱虞揭范楊初豈但是嶺閥元文類及續文章正宗二書珠玉燦然蘇天爵鄧伯牙皆自以爲空冀北之羣矣歎知東陽純白胡先生之作述實其滄海之遺珠哉杜霽洞一日

示予以純白齋類稿竟日誦之繼之以嫗爲詩若文誠無忝於大家噫石鼓之文非昌黎咏之即荒煙野草中物昌黎一集有歐陽公識之而後爲千古文宗雲洞先生去純白百三十有餘年能求其稿於胡公之孫曰淮者詮次成帙俾壽梓以傳此鄉後進之倘友先哲與胡氏子孫之能世守祖遺可謂兩得之矣正德庚午夏五月既望鄉貢進士天台後學龐龍書

鈐山堂集序

黃綰

綰從大宗伯嚴公燕暇出示鈐山堂集稍讀一過曰盛哉公之文也庶幾時弊不入歟還古之爲文者其大先於言行之實其次則在事物之情方其時制度定禮義則聲教明風俗同而道德一故其文精實簡確惇厚含蓄平易明白使千載之下讀之猶足興起雖至閭巷婦女田野鄙夫出言成章亦非後世學士大夫之能及其存於載籍詩書間者皆可見也或有弊牙佶屈如三盤十誥者乃當時榜示因其方言使之易曉其後史官節畧有若此者豈爲文之體固如是也蓋今爲文者不本言行之實不求事物之情功利是謀得失是計尙模擬者其辭誕剽私意者其辭昧狥俗好者其辭亂務怪奇者其辭艱崇組繪者其辭靡惟誕故虛泛而無實惟昧故是非失其眞惟亂故流蕩而莫歸惟艱故蹇澀而無用惟靡故淫侈而寡要所以叛道失經誣世病國爲生民害而莫之已也公以清明俊朗之才加以研精覃思之學近習成一家言君子固稱之矣唐諸家力去近習成一家言君子固稱之矣唐諸家力去當師法韓歐故其詩之沖淡沉婉清新雋永則嘗出入盛賡廟堂重望遭逢聖明以文敷治行當入贊皇猷陶鎔天下之士而滌濯之其爲斯文之慶何如綰劣不足知公幸嘗辱教故書緻集末以俟

送郡守陽山周公三載考績序

蔡潮

疑有僊居令題其邑門曰令尹欲師前代尹今民不似古靈民民於暮夜改不字爲還字世傳以爲笑具於戲人品有臧否政治有美惡民心豈有古今之異哉孔子所謂直道而行者也令何待斯民之太淺耶昔東人於周公原其欲見之難喜其得見之易於是乎賦伐柯焉既幸衮衣之暫留復慮東來之難再於是乎賦九罭焉至今誦其詩不啻目擊當時之盛藹有周公之才美而設施措置一本諸純王之政雖欲東人之弗愛且敬焉可得哉陽山周公之守台也郡人士始聞命咸色喜相告語曰是惟南康鉅儒人瑞乎其以明經登己丑上第以才美醖藉擅名郎署者乎吾曹何幸而際此奇逢也既下車莫不曉恩奉德尊

法制議一援加俸之檄一聆推陞之報則皆恐恐焉惟不克終慙是懼于茲三載考績重以薦劾頻仍非留相王室則陟臺省必矣非若前時勸課賑荒之出參承遮職之行既去而復來也當何如爲情也於是部民數千衆徒跣裹糧控留諸當道弗諸所願則圖爲建祠塑像留澄福碑凡可致其愛敬者無不爲已頌聲洋洋焉殆不止於伐柯九畝之賦人心皇皇焉視東人之於周公固未可以淺深較量也猗歟盛哉今夫君子之處世孰不欲人之愛敬哉譬之射焉中否不在的特係乎發之之機焉耳夫以關雎麟趾之心而措諸周公之事業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安往而不響應哉世喜言古今人不相及豈確論耶嗟予耄矣素

不能訣人遍劉衛侯朝卿請言贈公行輒撰次數語以備他日傳循吏者採摭云

送侍御湛塘王公還京序　蔡潮

今天下談清我者率以文具視之若曰積併雖嚴脫漏如故發補雖多蓄伍無幾徙煩紙上之文重貽編氓之擾爾安靜無爲爲愈也審若斯言君子將付之無可奈何已乎談講武者率謂等兒戲耳若曰名隸尺籍身則遊於負販廩廩公家人則役於將領名曰操演號稱備汰雄壯幾何卒之見敵則仆鬨蘇先奔果何益也審若斯言君子將付之無可奈何已乎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譬之鋸一木爲二枋一歸之庸工要之成就尚可一例觀耶侍御新安王公獻芝別號湛塘吾故友冬官天錫貳嗣也幼敏而孤陶成母訓掇科登仕綰有嘉聞頃奉命清我兩浙端本澄源興利而握其要搜疵剔垢革弊而拔其根竟使部伍充典籍明民安恬不知擾所至訓練軍士嚴紀律以作其氣重賞罰而激其倫參酌周禮八陣諸法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千乘萬騎周旋如一有若王良御馬使之馳則馳止則止歐冶鑄器使之圓則圓方則方時復刊布軍例兵法開導人人俾知有備

則無患一以實學敷政不事文飾天下想望其風采而以直御史目之會諸省以荒政聞暫罷清我之命公遂還京館東南涸瘵之民德公而弗終其惠望公重而來不可必當何如爲情也予門士永嘉守郝君守正素樂道人善徵予言以闡盛美如此雖然湛塘不器之才也茲以清我講武稱適就其所履之績言耳猶禹以治水名稷以播植名亦惟語其所履者爾禹稷豈特優於二事已乎持衡君子其無以一節觀湛塘云

湘皐集序　王宗沐

嘉靖庚戌沐受職視廣西學政既入境乃博采其地之山

川風俗節士遷人與夫名臣故老知洮陽有敬所蔣公是時去公殁幾二十年矣雖父老子弟往往有能道公行事至從求其遺言存札則故家所藏已散落幾盡余未嘗不喟然嗟也始余髫時固聞公起東南以文學歷事三朝始終全名爲世所稱道願以生地僻不及聞今獲遊其鄉而不得一讀其文且如公者非特爲一鄉文學之所關藉而卒使其泯焉不傳是則可悼也已於是始采落搜匿盡得其遺稿名湘皐集合而校於武部郎殷君則悉爲刪次釐爲三十三卷刻焉而公之孫諸生務樵務稼者謁余泣而請序其首簡沐惟昔者孔子序書論次堯舜三代帝王心

學談典固將以尊王黜伯示萬世平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如秦穆公者猥焉春秋之雄秦誓一篇乃其窮顯挫悔之詞疑不當與聖于之言並列於經至韙其中所指大臣斷無他技而獨以能容爲國家之利則始知其取舍固於聖人不謬也夫大臣而無他技則其平居所事獨鎮靜淵默而於世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皆歛然若不敢承比據勢臨變當倉皇膠擾之時乃能委綏曳鳥舒徐維持於其間而向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縮手而不敢睨焉則所謂大臣其不近於古所稱而於天下亦將陰蒙其惠而莫祕其之乎公由進士以文學進在宏治初年游歷膺侍入輔大政是時公言行休休恂恂不與時怙龍靈矯然有所操攝似誠無他技者至正德末年殺皇帝思博巡天下以爲諸侯法度翠華南幸愚夫愚婦不覩大旨固已揭然爲疑奸人伺便從而駕肌其間儲位岡虛大懟在側比辛巳春北還而宮車且忽晏駕矣是時安危一髮幾不再瞬而聖嗣上以潛德龍飛蓋始會朔而定夫天篤生神聖以爲天地社稷開萬世太平人臣誰得尸其功者而公先是疏請阯鑾干冒忌諱屢極廟鼎使四海恃以無恐徐與一二大臣協心贊盛豫席隱穢曾無遽色卒語而大策卒定比壬午以後凡所以入告莫非二帝三王所以典學正心之道以佐中

興則公之勞於天下不謂不博矣危疑之時天下駭眩若鞫御駸突而公以休休之身橫鞅而禦之至於寵利之間恬引決退嚾然於塵埃爲世談慕若公者非秦誓所指而利之者與公學見大端爲詩文孳孳明雅逸夫公不欲以智名勇功與天下競而況能吻吟脣引以求句字之工如藻繢之士哉顧其嘿然若然之光自不可掩而覽者必知爲大臣經國之言故余不復道而述其大者焉廣西通志

海運誌序

王宗沐

余往嘉靖辛亥視學廣右時吏事寡暇輒取全史讀之覩古人攻戰處以按覆輿圖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

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輿圖相質正余爲刻於省中因益知海道自淮循岸與薄燕鄭便甚宋宣和間議攻遼而諸臣不知出此僅遣高藥師以一舟使金往返若陸其後元人通海運於都燕爲得策且遙考當時載籍無言海中壞運舟者意卽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藏其譜二十餘年隆慶辛未余起家復守潞山東會河漕告病朝廷遣科臣按視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通運事不就余曰卽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敘其說上撫臺以米試之驗語聞會科臣疏上遂下通運之命而余亦叨轉督漕身踐初議募舟集糧時中外尙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

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閒久廢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銷奸萌之志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肱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來墾臣諭著多而未果行茲遇聖君賢相英謨立決而微臣沐適奉廟畧叨弊走再闕茲途在國輸常暫多寡惟意所施非宗社萬年鑾輿宵遂效斯計郡今而後始敢布其說取前後題請移冊及海上道里行計類爲誌凡二冊檄廬州守張君大忠刻之以識大都云時隆慶六年七月吉

王士性

桂海志續自序

昔宋范成大帥粵愛其土之山川及移蜀猶不忘憶而作

桂海虞衡志稱其勝甲於天下余以萬歷戊子典蜀試攬勝紀遊樂爲忘死已自蜀改粵時猶恍惚行巫山錦水中也亦爲刻入蜀三記於郡齋是何與范先生易地而同思邪其後范鎭蜀來知志蜀山川否余乃爲粵遊志首獨秀山次疊綵次寶積次七星嵓次省春次灕山次隱山次龍隱次伏波次白龍次虞山又次堯山而終以訾家洲

又跋

桂林無山而不雁蕩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嚴陵武夷茲特就人所已物色者而之余言說不能窮矣柳之立魚融之仙嵓亦皆得其一隅而陽朔江行抑又過之談粵

勝者每曰精令五靈六甲可移於吳楚間不知游屬何如噫何渠知其不終而爲吳楚邪

盧翰月令通考序

秦鳴雷

嘗觀周禮一書上自日月星辰之運下至昆蟲草木之變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農圃工虞之務莫不中令以垂憲一藍詳乎哉其言之矣月令載於呂覽大都紀候之書不過周官中之一事耳然千餘年氷民咸用之誠不以人廢言矣而頗有盧君者嫌其局而未通眇聞而不廣於是不憚勞搜博採凡稗官野史博物雜記苟一言一事足前民用者靡不據摭而兼蓄之附於各月之下曰天道曰治法曰地利曰民用曰攝生曰禨吉曰占候曰跡往曰放言

曰擴聞臚列星布燦然具備經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干支自謂獲免掛一漏萬之誚命之曰月令通攷其用心良厲矣余不佞曩典秩宗時其於時令之說亦嘗究心然徒得其概耳未有該括膳遺條分縷析若斯之備且晰者以之嘉惠人人所謂譬啦之鈐導南之車非耶

送南橋余子合東阿序

秦鳴夏

南橋余子有東阿之命且行過白厓子而論治白厓子曰昔者竊聞之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今之民缺缺矣子之政則將奚先南橋子曰余也鄙陋之長人者非不文之患文而將之以質之難非徒簡之

尙簡而出之以敬之貴吾子備矣他日有以治行徵爲東
齊最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南橋子躍然曰富哉言乎僕
末之逮也扇之而已因次第其說以贈其行明文
兆

順天府鄉試錄序

秦鳴夏

聖天子憲天法祖任賢圖治迨茲二紀矣道法宣備百工
仰式海內懷奇抱璞之士罔不澡滌淬礪思奮庸以祇承
休德然國朝之制斂天下才歸之科目三年而一舉故爲
士者率唯其途是尙亦率唯其期是冀其勢然也今歲癸
卯復當天下鄉試之期順天府臣如故事以請上命右中
允臣鳴夏拜命竊惕竊伏典文事鳴夏拜命竊惕竊伏
不期然而然者是故星露呈祥河岳獻瑞觀于物而人可

知矣比屋可封羣黎爲德觀于凡民而士可知矣學有淵
源辭尙體要羞相文而慕莞舜雖稱卑之意不少讓焉觀
于京邑之士而四方可知矣猗歟盛哉雖然才非時罔萃
時非才罔興保終文運治化其交相成也久矣唯爾多士
亦嘗思所以答明時乎人亦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夫古之立言固非若今之言也抑亦以爲
次者君子學成而行其蘊藉典墳根極理要夫固爲參贊
彌綸之具也及其時之不偶然後筆之於書則爲之闡性
命之原合天人之會明王伯之辨嚴義利之分以詔後世
蓋非其所得已也是故孔孟皇皇濂洛關閩諸儒所遇可

知矣爾多士生逢堯舜千載一時繼自今其尙以古人之所立言者體之爲德措之爲功浚亮咸事以弼成雍熙太和之治於有永斯其足尙也已夫君子不能遭時亦不貪時若乃志卑行劣編古人糠粃不啻自足及見諸用併所得而棄之斯其爲負也不以甚乎孟軻氏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爾多士帝畿之選也行且友天下士矣其尙思所以爲天下倡哉臣承乏竣事不能無厚望於多士故相與懋戒之以警其始云同上

嚴西遺典序

符驗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綱維世道考驗風俗一道徵而

觀隆汙頼諸文獻耳文與獻實相表裏如鄉子之對非獻不孰徵如周禮在魯非文孰徵文不足則稽諸獻獻不足則稽諸文文獻不足雖至聖如吾夫子亦末如之何已故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十五國之風皆足以達于上而委巷匹夫之言亦得以上諸朝稗官小史所載無或遺之者且有采風之使日勤於天下是故國無遺事野無遺賢俗無遺紀而天下之疾痛休戚如一人之忻戚天下之賢不肖如一家之子弟天下之習尙美惡如一家之仁讓與否故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故率由是也後世則不然匹夫匹婦之言謂其俚而不錄隱居獨善之人謂其野而不錄

不求聞達者謂其僻而不錄殘山剩水憂時憤世之言謂其譏世觸諱忌而不錄而其所錄率獻諛標榜與夫爵位通顯者耳上下之情於是乎睽是非之實於是乎眩而道德風俗世道隆替遂莫之稽果孰爲傳信之言也哉吾台傍山瀕海其俗樸以直其人質而不浮其文質而不史雖有作者不能自眩抱藝而獨隱行甘遯以及里井之謠感激之賦記傳逸誄者不知凡幾楊君某憫之而有嚴西遺典之集或者曰尊鄉有錄赤城有志是可無作也予曰信若是則滄海之珠皆無遺耶國史所紀段太尉尙有逸事史記博聞而王子年且有拾遺如殷少卿之雜俎如太平廣記如朝野雜記皆不一而足況幽僻不達于通衢小說不關于綱達遺不遺其可必哉于其遺而泯不若博采傍摭以俟知言者擇而取之爲愈是故識其大識其小不可誣也嗚呼吾知者吾記之人知者人記之文獻其足與矣夫天下尙有遁情逸事也哉同上

通淮東趙大使書

吳子良

撫劍悲歌誰信古心之激烈驅車遠邁幸逢人傑以歸依庾嶺之豐諸雖卑連帥之統臨奚問既切所部不是宜曹某宦氣豁諸公名喧八極忠肝義膽挈日月以懸氷霜妙畧沉機役鬼神而簸風雨粤自先正卓爲宗臣保三邊賀

枕之安壯萬里長城之勢肆今有子亶號象賢當兒寐嬉
擾之秋正地內危疑之日眾人卻顧不勝纏指之柔一馬
直前獨奮捐軀之勇迄鯨觀之就戮舉鴻鴈以安居禁直
從班未大酬於徽烈侯藩制閫猶曲倚於深簷養銳以須
乘機而動繼未復關河之境土猶應洗淮蔡之腥羶使大
勳著於旂常而盛名光乎竹帛豈惟我公之素願固亦寰
海所共期乃如爵位之窮隆要是英雄之緒末某塵容易
老凡骨難仙空讀古書尚眞筌之未悟浪談世事豈腐力
以能任濫陪屑便之末僚偶出公朝之訣雖念軀場之多
亭欲閒閭之少蘇非洞明斂散之權恐坐失凶荒之備自
食倘無流離溝壑之憂保護人和即是扞蔽封疆之本翰苑

劄子　葉夢鼎

惠庸爵何補咨諏惟仰藉於厖休庶糾逃於癈隕通融民
無復與人間事得學生應及家間知歲閏珍奢予甚寵齒
牙餘論時及疎慵此古人風誼也私切感歎忽被手帖拊
勞獎飾情溢乎辭益佩憐衰敬故之盛心欽以名門儒游
長才遠識蓋峨眉清淑之氣殷江芳澗之澤所爲融結著
也司舶東瀛見謂廉取朝廷急賢會當有不次之擢夢鼎
挈來蒼隱地雖附城而市塵不到頗適寬閒之趣知庶所
及龍況多品登嘉感慚齋扁委令夢鼎素非善書手何以
辱命既勤采擇何敢滅拙第未知尺寸高闊及兩旁別作
如何瞻望喻及學生俟報卽應命筆伏祈台照右謹具拜
竢三月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信國公葉夢鼎

劄子　石渠隨筆　葉夢鼎

建府戊午鹿鳴宴文

伏以侯邦貢士共登天府之賢書上席燕賓喜遇春官之
座主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衣冠共惟諸省元先輩經
富總龜賦工校獵淵源閒學殷載考亭之書藻火文章神
授山房之筆踏槐花而程藝穿楊葉以奏功薈弧先發一
人當百鵠書中傳八十加三合計闈學館之英羣冑子宗
枝之秀衆科盛矣一舉裒然宮使知院大資大參相公天
下達尊國中元老進爲伊呂功社稷澤生民退友松喬身
江湖心魏闕四海覘其出處九重想其遄歸平地神仙卿

作紫薇之引領翹材人物終期黃閣之轉鈞觀使判府侍
郎有遷國才儁宋李學平嚴領嘯不妨欲山絲以哦詩禁
閫賜環行見佩水蒼而入侍判府工部郎中受齋賢子省
戶望郎諫笏猶存上記名臣之風烈深衣獨樂士知前輩
之典刑觀使提舉告院郎中才美碩膚襟懷光霽虎符龍
節所至有良吏之聲宮銷漁蓑非晚歸侍臣之列判府武
博郎中九秋直幹千頃澄波舟薄蓬萊平上玉溪之月騎
喧竹馬催頒銅嶠之春常簿郎中松節高寒棣華競爽訪
麻源之三谷聊復拂衣橫野渡之孤舟正須作楫秘閣郎
中北平梧竹東序鏘鏘公休侍溫國之旁從容洛社晦叔

趾呂家之美大小申公都運監丞郎中歲曆丞相之家皇
華使臣之節木牛給餉已高諸葛之助名金馬直廬行踵
二蘇之步武提舉資講郎中諸儒北斗一道福星義實仁
聲兼有春生秋肅之氣直言正色宜在朝論夕思之班判
府集撰侍郎筆裳從臣詞章岳牧永懷秋月銘爲四瀆之
清魁極台符下照東甌之分爲諸賢之勸鴛食上佐以禮
貧繡衣紫綬之相輝藍袖銀袍之交映指沙圓之佳讖送
天上之飛翰鼓瑟吹笙此日升歌於埜傳衣付鉢明年
同窶於瓊林輒獻伶歌以鋪吉語

黃堂燕衍盛衣冠

人道魁星照建安

多士權衡推月旦　一番桃李屬春官

升歌鳴鹿陪樽俎　好與溟鵬擊羽翰

發策致身須正學　功名久遠要人看

祭祭大參文　葉夢鼎

山頹木壞哲人其萎此非人事之細故端有關世道之盛
衰文公既歿學出多岐高者馳幻誕之說拘者泥文義之
疑矯者竊形似以蓋空中之質怪者飾鄰深以文淺近之
辭不有蒼英孰挈綱維惟公以西山九峯爲祖爲父節齋
覺軒爲師合全體與大用於實踐救嘗類之脈於瀕危一

語弗酬接淅而馳故道合則黃扉紫閣重金而疊組不合
則廬峯雲谷幅帽而深衣何蒼生之無福而天下慈一老
之遺清醇薦忱匪哭無私（朝英新書）

勸儲蓄運糴文　錢可則

本州環山爲郡地非沃衍家乏蓋藏一年耕且不足以給
一年之食此公私所以俱匱也今歲水潦之後浙右諸郡
莫不告歉先具無備擢運方鄭不早救圖其將安仰太守
日夜念此至切如折綃糴米期革舊徼申請省部力抗鄰
邦爲軍食計固毋或不盡其心乃若民食之天日不容闕
蔬蔬軫慮田已飢之本州它無公儲止有義倉米斛亦既
申臺府行賑給惟有通放撥運招誘客商近已控額于朝

嚴戒屬邑矣然來者有限食者無涯梁山窮谷之氓老弱疲癃之輩莫能遠致寧免咨嗟非富室大家隨地應糴安得人人而濟之嚴之所謂富室大家積穀高廩狼戾腐紅視他處固不多見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要自有佩服格言力行好事者政以二事勸曰儲積曰遄糴是也夫一鄉一里之內豈無十數大家伏臘輸官之餘豈無窖囷寬剩或三二百石或七五十石下而至於一二十石家計之不足鄉計之有餘鄉計之不足邑計之有餘謹其閉藏時其發糴皆足以濟人也官司方幸飢者有告糴之地必不強以賑濟必不加以科率必不指無爲有證少爲多

使之有官吏搔擾之費如此何憚而不儲積士狹人稠之境固無穀粟寬餘產商財豐之家要必事力控實或取之客販或取之鄰境或取之產米之鄉移其他經營之資爲此時懋遷之舉雖所以利人亦所以利己定時而斂及時而發是獨不可爲敗官司何幸富者有好義之心必不藏其價直必不限其數目必不驅東就西強此從彼使之有州縣奔走之捷如此又何憚而不遵糴又況官民有相因之勢貧富有相依之情貧財穀粟有相通之理凡所以爲是委曲者不過欲轉貴糴而爲平糴回飢歲而爲豐年一邑一鄉俱得一飽隱然有安富恤貧之道皆因所利而利之耳有人心者詎肯坐視雖然官司亦不以虛談而致實利有能爭先倡率悉意行奉炳然惠及於民自當第其輕重隨其多寡厚加旌賞以示表厲如士庶之借補翫役罰官之減剋升秩申之臺閣請之朝廷有勞必酬的非文具若夫閉糴增價泄糴出境有司之法昭昭太守亦不得而私也景定嚴州志

題雙鉤禊帖

柯九思

右甫里陸繼之摹右軍蘭亭敘唐太宗既得蘭紙眞本命當時摹臣能書者搨賜諸王予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能存右軍筆意者蓋止二三耳此多自褚河南本

中出飄撇蘊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習爲可尙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甯知蘭紙龍跳虎臥之遺意哉蘭紙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斯可矣唐摹世亦艱得得保茲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有精於賞鑒以吾言爲然

題溪山退隱圖

劉嵓

倪雲林先生爲余作是圖頗極經營筆墨峻拔气韻閑遠洵非世俗所能洪武甲寅先生騎鶴上游余觀是圖如獲故人憶昔過清閟閣先生倒屣出迎出所得意之軸示余不啻如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且言不喜作青綠山水所付之件殆絕無僅見耳噫曾幾何時而先生墓木拱

矣摹之於石斯所以存先生者

題脊令頌　林右

唐玄宗親書脊令頌藏于宋秘府徽宗時有鵪鴒萬數集于後苑龍翔池遂出此書以示蔡京蔡卞因題于後宋亡流落民間指揮方侯明譲以錢數萬購得之余嘗謂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鵪鴒蔽日鳳凰深遯之時雖有鵪鴒數萬何益於治亂存亡哉雖然此書字畫凝重猶爲書家所取云

題王右軍帖　方孝孺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澀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眞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跼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學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墨非故爲疑秘閣有唐初詰文紙色如新則此帖尚完不足恠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眞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陳基

辨徵用書

伏聞治國以孝爲本用人以禮爲先平章大人榮以將相之尊統領大軍南征一鼓平吳神武之師振古所未有頓兵之始首以生民休戚爲重搜訪人才以爲守令此古所

謂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不自意如基者亦上塵鈞聽誤蒙甄拔俾爲吳縣丞此誠平章大人以禮爲羅爲國用賢有志之士爭自激昂戮力功名之秋也顧基才非世用學本空疎不幸先妣棄背未及卒哭斬焉衰絰之中遘鋒鏑頭被刃傷施及肩臂失血既多瘡痛日甚寵命臨門無任榮幸第病不能支才不勝任況今丞之職務宣教化以厚民彝基衰服在身誤膺斯選若冒焉居之而不知恥則上失平章以孝治國之意下玷守令以孝厲俗之風且禮之所在廉恥爲先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方今不次用賢人才輩出平章大人豈不能容一書生於母喪之中

幸甚公論幸甚　倖雲館帖

題行天台山序後　曹君煥

序故宋天台尉章公所作章由科第進身與余祖霞寓翁托斯文之好序末及傳而以代去故以纂留延祐改元邑尹佟公復訪赤城過余崇節堂問以山川之勝因進是纂曰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蹈其故轍以遊之乎及代乃裹糧載酒荀車騶策命余同往爲所至皆按索無遺跡降盤桓既月乃周歸謂余曰是序也曾圖經之不若也盍鑱

諸石以傳永遠使來者循而知之無擿埴索塗之難往者或舉似人而有指掌之易固不偉歟余遂鍛諸梓然其文無所損益者蓋欲有證古今廢興存亡也方外志補

送賢文雙魂岐鈔

陳選

保民以國邦本者臣之忠教予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招集無賴嘯儈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珍玩之積鄙塢不如也然猶藉其威詐漁獵民財無厭衙宄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圄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

民耳由是頒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逐其非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舶台高瑤獨毅然不與爲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開其毋賢恆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毋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屬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予也噫斯舉也豈爲高氏母子哉爲國家也爲頒表之民也爲食祿者勸也

觀泉亭記

陳錫

郡二守尹公舊令臨海臨海人南衡子來訪之去謂之曰俞樂清吳下大雅也與之登雁山品題寄我何如應之曰諸巳而會樂清相得甚次日以明州警報不得行託其意于蔡二尹遂騰馬攀盤磵能仁觀龍湫日午至靈巖從西北曲折喘息上望龍鼻水仰視空洞中心日駭眩卽席地坐然猶喘不得休僧挾椅磨脊以來急揮而勞之僧對以往往供具如是余慨然四顧思之謂僧曰前址方丈搆亭列檻則可以待觀者亦可以免役者僧曰君爲之耶乃計材論工探所有付之畫形紙上弗棟弗牖以無礙縱觀大書觀泉亭三字而去既歸復思曰雁山天下奇觀靈巖又雁山第一然余尚能加點之而未及爲也是地宜烹茶煙

氤氳濕纖濃凝結隱隱如雲之騰宜伐鼓聲應空谷巻岸滿關號號如雷之鳴宜浩歌音節豪刃聽者以爲龍之吟也宜然燭光斂透漏望者以爲電之夜燦也宜玩月寶明西懸驪龍內顧而千峯萬峯奮迅四起若與爭而不定也雖竟日夕之觀亦不足以盡其妙矣惜地未有亭不能久坐亭且有成而再尋之興又不可知後之觀者得是說以貽之將不以亭作爲晚乎尹字少瀕名尚孔楚人俞樂清見韋名文榮吳人蔡尹名奉沛人南衡子禮部主事陳錫爲之記亭作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望日僧會玉成之

答憲臣社兄書

陳頒燁

每讀三異人傳如椒山先生凜凜千載直唯方希哲于忠

肅兩公始可以匹之第向有忠愍全集而此冊所存皆不載史傳之闕文大率類此矣閩樞山先生之風可令頑夫廉懦夫立頹合祖先生之事可令鄙夫寬薄夫敦頃來世畀又似昔時得此數則以起有心人一爲扶發救弊大有益於君臣朋友之義不獨我輩所當誦法爲典型也第茁錄一本擬公之劑剛嗟乎忠愍之傳久矣亦竝使天下後世知吾台有正直忠厚之黨人不令方正學之十族獨光千古眞一不朽之盛典而有特以奉讀於仁兄者第遠行期迫心緒草草其抄本中訛字闕字甚多敢即奉煩仁兄慨然細爲改訂併或有家藏未入冊者統賜補入以便發刊弟當附一跋及詩記於簡後請以志景行焉三肅布祈伏懇垂炤容躬走領憑楮耿然湘管齋寓賞編其事則公跋已載黃嶽志不錄

跋羅從彥記後　補

石豁

吏部朱公尉政和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先儒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也至建炎二年公更調尤溪榜其齋亦如之中更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豁猥當邑公之子仲晦先生適以事來豁學於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躅歎慕不已先生亦泫然因出張舍人所作齋榜二大字豁請揭之并刻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克之於

身洪纖中節猶懷卞急之慮而有佩韋之義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謂與福建通志案壞廟門尚有盧公祠記節畧不錄

忠臣廟碑

王鈐

嗚呼五季之亂士之立人國者以苟生爲得逃難爲智視覩君若易吏視變國若傳舍歐陽公作五代史謂開平顯德五十餘年僅得全節之士三予每三復而悲之比爲將樂令謁劉將軍祠於邑南門乃召故老詰祠由軏復爲之酸鼻歎作史者遺將軍於希有之世也將軍者五季時閩王審知部將劉瓊也將軍從審知起固始王閩中審知殂

諸子相殘內難屢作巨寇乘之橫潰莫支留從効送款於金陵李仁達投降於吳越將軍擁孤軍奮據屬郡既度其主之不足以有閩又度其力之不足以推敵纂黎依依倉皇失謀萬歲之呼黃袍之加忠臣不能無動焉此朱文進之所以失國陳橋之所從代周也衛溫序之髦以自裁洒侍中之血以見志者誰與嗟乎將軍不以一時南面之樂而易其生平報主之恩不以同盡有限之生而喪其永存不死之氣要之輕重素明取舍素定其慷慨激烈較之歐史所稱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三君子者彼曷以加焉時移事定身後之名寄於國是而復有幸不幸吾於是重悲將

軍之殁也殘卒哀而收之邑人義而祀之五馬山三峯之下墓於斯廟於斯自是郡邑有志廟額有敕將軍之名雖不登於國史而越宋元逮於今加之以封爵崇之以明禋特闡幽潛昭示永世俾與自古亡身殉國煇煌汗簡者相與齊芳競燿躬廟食於天壤閟無軒輊焉歲嘉靖辛亥予承乏茲邑時去將軍已六百餘年假廟顧瞻題顏奕奕風旛雲軿凜然若挹其猶生之氣乃屬其士民好義者撤其故而一新之（福建通志）

樂父亭　羅適

泊然緣一枝常靜不待息天地存遺井聊以見清德窺者在爾心鑿者在爾力何爲病夏畦俯仰無慙色汝州石刻

天台　左緯

劉郎何用憶塵寰舊路重尋事已難古意飄零無處覓藤蘿榮溪色上欄杆

雁山

亂山無限好幽徑有時迷石骨秋偏瘦松梢老卻低天寒聞雁過月白見烏栖海上知名地無人識馬蹏廣雁山志

醾醾

紛紛紅紫落莓苔帶月和煙特地開疑是玉妃新洛出翠雲梯上舞風臺全芳備祖

水仙花　徐似道

天然初不事鉛華此是無塵有韻花翠帶詎容縈俗客金杯祇合勸詩家

林下清風自一家梢親梅竹近蘭芽祇緣羞與凡花伍移植名園不肯花同上

絕句　虞似良

一杯山茗雪花白數片甘瓜碧玉香但得心閑無個事人間何地不清涼同上

菊　陳耆卿

手種黃金花摩挲待其成朝來風雨過萬朶秋玲瓏起問花知否獨立常亭亭嘗於清霜下退然得此生南山與東籬我亦學淵明久落塵網中叫花花不應同上

望海石　胡融

空藤拄杖磴長笑淩秋風天空白露下碧落摩青銅夜半見海日發曉扶桑紅黃支與流水出沒白渡中久跨坎井知始知天壤空招手喚海童寄書蓬萊宮我欲蹲此石投竿慕任公巨鰲倘可得持厥江之東

梅花　林憲

野梅空山中正爲照人開如何綠窗底疏影帶蒼苔頗似古君子無人自不諧竹徑酒初醒一信清清香來

游瑞巖　錢端禮

塵纓久欲濯滄浪今日來游大澤塘水似我心心似水更無一事可思量石刻

芍藥　賈似道

又是揚州芍藥時花應笑我賦歸遲滿堂留得春如畫對酒何妨聽似絲玉立黃塵那可到錦圍紅蝟最相宜買山若就堂移種此際誰能杖履隨

温温玉立緣陰中不犯芳菲逐萬紅栢靜長淮多暇日簪
聯四座足春風應如慶律梅花瑞況有昌黎屬句工閒得
君王乞身去移根栽傍曲闌東
上了甘泉三捷書長淮萬里一塵無清和時節如春在紅
藥精神與昔殊叢玉忽生歌可譜圍金有客墻重圖公堂
且盡今朝醉已問君王乞鑑湖 咸淳臨安志

孤山

半是樓臺換卻村幾回獨立更消魂斷隄野水梅花宅千
古春風月一痕 同上

贈孤山周道士

赤城別集卷五　三

梅花和靖宅此處往來清肯以詩爲事終於世有名山空
丹鶴古湖淨白漚明時亦扶笻出何曾踏帝城 同上

新脫船場提調之役柳堤閒步　舒嶽祥

雨雨三三溪上童口吹麥葉送迎翁花間緩步陰陰日柳
畔閒行款款風山鳥何愁頭也白野棠無愧面能紅太平
五十年前過煩惱今知萬境空

留正仲篆畦

子欲尋安道吾方夢惠連雪花成小雨春草傍殘年悄悄
論詩夜陰陰駐客天自慚私釀薄一酌醉誰先

聞禽獻詠

郭公莓熟郭公語謝豹花開謝豹啼萬斛愁消一樽酒莊
生物理底須齊

瀟灑亭

有緣結得南山境瀟灑亭高最可人此景古今吟不盡熙
熙客裏且行春 景定嚴州續志

月巖詩刻西湖風風雨雨浙金石志

怪石堆雲蓋大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暗見萬
古無虧晝夜同揭藥聲緜驅白兔漏天孔正透清風光明
自照如來境青學姮娥西復東

巢虛書院

赤城別集卷五　四

李清孫

安樂山前安樂窩林園四面繞松蘿只藏汗簡攜塵少不
種閒花古意多藥几朝吟觀易契蒲團夜坐嘯元和此中
便是修眞處雲石何須步藥栽 桐雪詩集

偶成

紫府仙宮此按臨瓊臺瑤館照青岑曉厓不見鳴陽鳳夜
枕惟聞搗藥禽文舉千年今孰嗣坡仙八句後誰吟郊端
谷口多嚴穽有幾何人解滌心 同上

呂翁祠 郡縣志

山形天矯蒼精劍日氣曈曨紫磨丹度盡世人人不識青
煙起處是邯鄲

陳孚

聞鵑從　御選元詩錄　潘　音

子規聲切月輪斜起望諸陵憶漢家婦女尋芳渾不解髻雲爭插杜鵑花

有所思

中心有所思蹙損雙蛾眉美人竟長往使我歎離居寂莫就孤枕强睡誰得知夜深清露重飛夢欲何之覺來日遲遲分照上羅幃妝臺理雲鬢種種盡成絲

題胡助純白齋稿　周仁榮

連金仙藥堪黏日煉石神功欲補天弄影莫將斜日照華陰井底有寒泉

山中從　御選元詩錄　潘伯修

幽人采藥不知暮夜宿王子吹簫臺天雞忽叫海水赤東南雲气如蓬萊

泖上

倦客蕭條曉自眠夢行秋水踏秋煙黃山在眼忽驚覺屋上長松風動天

浣花館　陳　衆

愛爾桃谿好幽期不可分山光晴挹翠玉氣暖爲雲漁艇花間泊樵歌竹外聞思君賦招隱慙愧北山文

贈相盧中上人　方　行

一室安禪久三生結願頻傳經來帝子送食下天神水月虛空相山雲自在身慈航如可渡應許姓龐人

閑居

絃管春深繞畫樓微風吹動玉簾鉤倡條冶葉俱無恙相伴丁香結暮愁並同上

題米南宮眞蹟　方孝孺

海嶽巷前見舊蹤蒼苔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笛風觚賸

書事

斧扆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滿袖還

風輭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建文忠節錄

石鼓詩日下舊聞引鐵網珊瑚　盧原質

羲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後聖更有作載籍日粲然成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頹宏綱用弗墜厥德未爲衰偉哉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圍云遹揆後賢嬴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翻刻李斯文乃欲垂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迹如曇煙孔壁遂先啟莊騷亦偶全於今二千載盛流傳要知文字行日麗中天蕩無存人心復先賢

去我遠層煙失眞詮安得周召徒爲倡隨此篇

天台

范理

軒冕信羈人佳游久未展偶歸事冥搜猛欲窮歷巘紺宇雲倘封苔階未經踐山路染衣裾澗水清且淺緇侶欣相延經聲聞更遠超然志慮空塵念無煩遣赤日已西移忌卻行騎轉

桃源

謝鐸

三十年來到此曾竹林猶憶寢還興青山未老風光在白髮重遊感慨增往事忽驚春後夢浮名眞愧佛前燈拂衣又是明朝路天姥峯頭第幾層

登泰山

王弼

下蟠滄海上青天太古誰先探此巔萬韻叢溟雲霧裏九州分界戶庭前道高孔子登時見功後秦皇禪後鐫獨羨當年李太白坐臨紅日弄飛煙從廟石刻

重遊泰山

王從鼎

東南一柱屹雲顛定是蟠根太古前人向峯頭弄明月路從鰲背到青天常因多事妨游興偶得孤尊了舊緣一笑詩成下山去與山重約又明年

望嶽

盧濬

十八盤從鳥道升乾坤奇觀幾時登气吞滄海雄諸嶽勢

滿青霄屹萬層孤鳳南來吾道在祖龍東駐禪書興詩成欲拂風前磴喚醒當年杜少陵

登泰山

倜向名山試一游無邊高興客清秋半空仄磴橫權背蒼壑長風撼虎頭詩句有人能競險風光宜我欲頻留山靈若欲重增價須放黃金鑄孔邱並石刻

天台

五峯聯兩澗萬古此奇山自笑風塵客偷來半日閒昨醉山頭酒今登門外山鳥從黃葉度人共白雲閒落照催歸鳥寒松伴舊山青雲南北路誰似老僧閒

龍湫次韻

王爚

危峯萬仞聳孤寒絕頂懸泉拄頰看細雨溼衣龍沫濺風入座雪花團長空素練搖晴日平地雷聲起怒湍幾度欲尋龍發處丹崖無路到應難雁山志

天台

蔡潮

橋橫雙澗寺門開爭得時時仗策來高塔倚雲標佛國好花迎客上仙臺香燈影裏人煙靜鍾磬聲中歲月催最喜山僧無俗事雨天移竹傍樓栽

萬年寺

盧濬

舊遊時日未能忘似有良緣到上方花梵鼓聲經雨暗竹

爐茶氣煮雲香高僧愛客幷投轄老叟耽遊欲借牀閒引
鹿盧仙井近泳厨石壁濛天光

登泰山　陳子直

一躋足攻更誰登扶日捫參紫翠層四海兒孫向繼立萬
方稚子走香燈猶將渾噩留天地幾爲滄桑紀廢興長嘯
一聲空八表恍疑鵬背坐來曾

何處鸞笙鳳管清覺來身世在蓬瀛鼉嚮爭趨勢恆
霍鶴華共仰兄封禪幸無書獻納洞天尚有路通名自慚
游興非司馬不扣天門空此生石刻

明巖　黃紳

重巖足幽勝地靜白雲長繡壁留冠冕青天下佩璜蓬島
望中近琪花坐處香不見寒山子悲歌落日蒼

雁宕簡和韵

南條既躡轉而東山水秀異爭龍從中有雁宕奇絶盤
桓百里皆昭融山根拔地三千七百丈穹湖隱沒不知何
代曾沈鐘兼葭楊柳似非世間物但見鴻雁翩翩飛來同
我昔經覩猶記憶軒身直上倒看滄海華夷空方壺倏閃
萬象瑰瓏或踞虎豹或蹲攫熊中天屹屹銅柱出揚旗攢
戟抗青雲而上攻忽漫丹室掩映掛霞嶂珠簾垂地聲淙
淙雄風撼谷散作霧霏霏隨飛龍眞元祕惜三萬載詎那卓

錦屏題姓字簪筆端的是元功

雁門關　曾鉞

遙望雁門關山高不可攀鳥飛青嶂外人在白雲間虎豹于羣壯貔貅萬竈閑中原如此險保障獨慙顏

甯武關

百雉名城繞萬山宮牆高立數峯間甯文書院聖朝武畧兼文事應有斯人起懦頑

偏頭關

昆侖萬里入西垂表作名關勢更懸西帶河湟隆漢業東聯雲朔隔胡天控弦自昔稱雄鎮設險而今擬極邊東勝

能留胡不踏長風八極恣行游

劉參軍贊墓　王士性

劉參軍獨鶴啾啾百鳥羣長鋏倚天氣吐雲巫咸不下霄漢遠淚斷杞國無人聞欲抉霾噎上天門虎豹猖猖坐九閽玉女投壺笑方劇眾星爭月光猶躁且招龍比游地下萬里投荒奄墮馬湘流東去鵬南來長沙弔原君弔賈生慨借劒沮上方死願裹尸弃中野雄虺封狐任九頭魂招不來舁山藉劉參軍青山癘厲多風雨化碧啼鵑一坏土土個何知便是君請看生氣摩靈氛

廣西通志

宿石梁　蔡宗堯

獨跨幽厓劃鬼工何來神物蛻空同轉疑白日填烏鵲忽

漫青天鶚采虹飛瀑倒垂雙澗合驚濤怒起萬山空西樓
月色終宵在風雨無端滿梵宮

松風　林國材

白雲滿殿阿松聲亂飛瀑中有餐霞人悠然絕塵俗

米拜石　幽溪

危疑欲墜石蒼然曰米拜吁嗟千古情石在米亦在幽溪別志

贈傳燈　王立程

解印歸來臥白雲風塵總不到松筠身從寶蓋依華座手
散天花聽梵文五峙法空霞作綺一龕慧月虎成羣　知
隨處皆遷土何事幽溪兩地分

贈傳燈　王士琦

白教源流遠高明紹梵音扶桑紅日近華頂白雲深清磬
度山翠黃花匝地金三乘示方便萬法總惟心天台方外志

曇花亭　王士琦

天台鬱名阪長蔦八千尺鷲嶺既盤紆雁蕩亦空寂傍開
婆鴦宮直據應眞宅孤亭抗嶺表故相留餘澤軒檻俯龍
湫簷蔓礙鳥翼嵐深棟宇摧苔厚丹青蝕不聞天雨花止
見雲移石萬生信開士善根自夙昔欲令佛日輝忍見人
天厄施此布地緣直塔開山力乃知一笠功奚啻千緡德

贈無盡歸天台　蔡宗明

擁錫西來日繩經北去時高天法雲影落日朔風吹路斷
飄標兒山空木葉遲浮生吾已覺汗漫遠相期

幽溪　王立程

聽水緣雲路不同泠然雙槲取秋風山腰出寺松杉密地
肺藏碑雨露通金鴛影翻青鏡外玉蜆寒落翠潭中平分
僧榻留空色落盡天花幾樹紅

陟華頂下桐柏仄徑　王立程

本末天垂苦霧濕雨餘疏磬落孤峯沿溪怪石奔狂象倒
空腰風吼夢龍蘿寵自燒丹蘇劍禪扉誰敢白雲封巡虛

已覺身如幻溝勝何煩九節節

萬年寺　王士琦

雲疑杖履雪疑僧立向齋頭悟不曾落盡天花留半偈搗
來貝葉具三乘疎松露洽千峯月飛瀑聲傳五夜燈鍾磬
欲殘清夢覺坐餘身世愧無能

天姥　王立程

車馬隔塵忙幽林出上方萬竿清籟韻雙灶定衣香禮佛
知龍護齋心識象狂坐邀天路近歸夢碧雲蒼

松風　王立毅

日薦松風涼夜就松根宿夢裏渡錢塘春潮滿空谷

清音

莫謂山僧貧日高鈎天樂欲洗世間耳請君暫　閣

米拜石

片石鬱古意一日三婆娑青山余忍別奈此丈人何

爾瞻石

我我葛仞山冠山多怪石擬取石作供可望不可即

圓通洞寫生

吳執御

雲根突兀五丁斫石花片片桑氷蕚跌坐其中六月寒護謖松風墮巖壑龍眠爲我寫生面頰上三毛殊不惡生來心骨冷如水枕流漱石正相似山僧汲瀑烹龍舌冽冽清

芬滲牙齒安得高士寫黃庭相與共證無生理

幽溪別志

劉伶巷

陳煒

有酒宜成頌知君恥獨醒回車經巷口荷鍤信北冥死豈人埋得言猶婦可聽閉關當日飲想象只忘形

天台

戴唐獻

三月台山路攀蘿訪道安尋寺依流水出峯枕白雲寒一錫傍霞挂千松繞澗盤檀林空鎖月跌坐到更殘

幽溪

戴景

度嶺西來謁遠公蹉峨洞口喜相同飛來礀柯三生石鴛鴦就扶搖萬里風虛明壁影連禪室呼吸聲聞與帝通天爲

維摩方丈室勞開鬼弁共神工

危樓結構傍巖阿四面玲瓏盡薜蘿護護長風披大壑迢迢覺水遶明河青天恨乏驚人句白石猶堪即角歌到此塵襟滌已滌入山爭是駐山多別志

補

別祖試諸故人

戴復古

白髮亂紛紛鄉心逐海雲此行堪一哭無復見諸君老馬尋歸路孤鴻戀舊羣酒闌何處笛今夜不堪聞福建通志

翠山寺

劉仁本

古寺桃源上參公第一禪鳥啼深竹裏花落翠巖前去郭

六十里開山四百年溪聲流不盡魚鼓永相傳

阿育王寺

古鄭名山控海涯諸天深識梵王家一峯橫玉前呈九井沈金乍涌沙鐘磬隔林回鸛鶴松杉爽道走龍蛇明朝更上盤陀石遥睇祥光燭海霞以上鄞縣志

靈巖寺

王士昌

絕壁沿迴勢若墉青天忽墮翠芙蓉地雄轉覺林巒壯雲靜方知澗壑重屏隱霞標迎玉女崖懸石乳挂蒼龍雁湖更在諸峯外躋勝還須九節笻

仙都山獨峯大雪歌

陳仁玉

仙居仙人游仙都帝遣滕六爲先驅天花撩亂繽紛舞乘
圭植璧仙靈趨恍疑瓜青玉一萬仞拔地挺挺撐玄虛人言
黃帝此輕舉上有蓬花開碧湖我疑此是廣成子守道特
立萬萬古我來有問卽不應窈窈冥冥誰與語丹邱赤城
我所憩任意逍遙了無伍老君牧龍種芝田草莽向人發
網罟人間逼窄知奈何桑田滄海無旧波吞腥啄腐競囂
刻角牙觸齧傷天和從旁掀髯每大笑仙都峯頭更觀妙
甚欲點鐵成黃金卽恐黃金誤後人縉雲縣志

陳詠

江郵湘驛問莫年何事暮冬行役馬首遙遙經歷處多少
亭中天詠梅

山南溪北冷著煙扉孤芳雲掩曾見如相識相逢相勞如
癡如夢如憶 最是逗曉霜濃初弦月挂倚粉金鑾側冷
淡生涯憂樂忘不管氷簷雪壁魁榜虛誇調羹浪語那裏
求眞的暗香來歷自家還要知得

祝英臺近 別詞

王澡

玉東西歌宛轉未做別離調著上征衫字字是愁抱月與
鬢影刁蕭舵櫻開纔記柳暗乳鴉啼曉 短亭草還是綠
與春歸羅屏夢空好燕語難憑憔悴未渠了可能妒柳蓋
花起來渾嬾便瘦也教春知道 絕妙好詞續鈔

買波塘游天台雁宕諸東湖

劉瀾

乞罷進貢疏

臣聞防川者不患于川潰之時而患于築塞之後隄防爲難療病者不患于病作之時而患于痊復之後調理爲難竊見江西自王浩八等倡亂以後連年用兵財力幾耗旦平復如新築之隄朝夕巡視惟恐其復潰新瘡之軀動息無恙恆恐其復作誠裕民止盜損上益下之時也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使居江右旬宣之官夙夜兢惕思莫補報到任以來首詢民隱皆謂進貢未除閭閻猶在臣寢食不安是以忘其愚陋兼在待罪之時急急爲陛下言之且以江西地方限帶山河無海錯異品可以供上用無珍禽奇獸可以供玩好雖欲進貢不過常物況地瘠民貧常賦之供猶至逋欠臣自宏治年間任官于此未嘗見有所謂進貢自賊臣劉瑾詐傳聖旨之後遠近皆欲自結假進貢之名爲納賄之計江西始有進貢歛官錢入私府誅求無厭民不堪命奸人乘釁而起流毒境內致動王師累年始平其禍皆起于進貢今瘡痍之民甫定呻吟未已正宜休息優養以解倒懸之急若復如舊誅剝無厭生亂不止于一二而已且如進新筍葛不惟出筍出葛之人受害一郡之人同爲幫補猶不能支納則筍與葛之害騷然矣進茶芽斑竹不惟出茶出竹之人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爲供送猶不能支持則茶與竹之害騷然矣他皆類是此猶不足惜也

時新未熟已名上用使者所至淩虐官府則催辦之害騷然矣此猶不足惜也出省藏之官銀巧作買辦歛水夫之工錢名爲乾折雖餅罐杠櫃之類皆有所出不止十倍其價則科派之害騷然矣其取無窮其名不一臣謂估計雖銀茶銀筍之類亦可辦也而進貢之費不可考也迄至臨遞馬頭去處亦騷然一空下至商賈船隻不可灣泊失今不止其害必深夫川既築不可使之復潰病既療不可使之再發近見都御史彭澤論奏進貢事理甚晰所司奉行未至猶有應止而未止者如江西地方誠宜停罷以蘇民困如蒙準許乞敕該部計議旱賜施行地方幸甚江西通志

宋搨定武蘭亭跋 陶凱

古者以書契易結繩而後以簡冊記言載事故字書居六藝之一始學者莫不習之今攷之科斗篆籀變隸草眞行而各以其法名家始未易枚舉也惟晉王右軍蘭亭得唐君臣而益以顯著後世好事者取定武石刻雖累百金購求之亦所不吝士大夫爭相摹效用是爲文雅因求之者眾遂至眞贋莫辨余親友韓氏公之裔孫家藏蘭亭百本有佳客至則焚香煮茗出使觀之余見者屢矣由平生不解字書亦莫能定其善否今居京師適宋仲温氏過余出

定武善本見示知其所從來允有端緒謂既失而復得之又事之難得者也仲温善字書能精數家之法每得妙筆佳墨善紙輒對客揮灑令人嗜嗜歎賞不已嗟夫以仲温之才之學豈獨善字書而已哉或者不知其然顧獨以是而求之則失之遠矣仲温以儒充貢有司而策名於天官宰相輒更以美名而以其名聞於上行將拔擢使任要職則仲温之政事文章固宜顯於當今而揚於後世豈徒曰游戲翰墨與古之善字書者爭衡而已哉主上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深懲前代文華之習俾修德立治者一切還淳復古若唐君臣一時之好尚蓋所不取也雖然

字書固小學之藝而心畫則君子所珍其凡書之詔誥用之表章播之文移羽檄亦將以補襞王度然則又豈可少耶獨吾黨之士所望仲温者蓋不在此而在於彼也仲温其勉哉洪武四年八月天台陶凱書寓意錄

陶凱

題援甯生傳後

子比冠游維揚偶得疢疾歷五六年更數醫莫能療每覽史傳稱古之神醫有活人之功者輒掩卷長歎以謂今無其人也後遇於君嚴氏彤視語予曰子無疾由庸醫誤投藥餌乃成疾耳因授予七劑疾頓愈自是予所至必求良醫與論養生之術居吳中聞名醫葛可久氏即往造焉可久精醫帥之學明詩經舉進士善古文歌詩又能手搏舞劍器或至武林老成之士與名能醫者爭候之莫敢後時金華朱彥修氏以業醫有能稱可久兄事之既獲交可久而深知彥修也晚歲予還居里中始聞滑伯仁氏居郡城人稱其能不在朱葛下比來居京師識伯仁又見其著素問難經諸書得古作者之意予心愈敬服今予友朱伯賢太史撰援甯生傳敘伯仁事甚悉其活人之功爲多嗟伯仁以儒爲醫故有大過人者有志學古者其可不知所本乎湖廣參政天台陶愷題白雲稿

重建南康縣記

鄭霖

環百里以爲邑邑有治所弼藩翰班憲度非美輪奐峻墀序以務適長民者之起居宴樂也按西漢地理志豫章十八縣南埜居其一焉隋唐開南埜不復見而南康名獨著自皇宋淳化元年始置南安軍而南康屬焉封域所至東南贛西南大庾西北上猶東北萬安崒嶺峙其南界信豐黃土嶺盤其北界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綿亘惟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線繞秀峰壁立闕閣十百千戶櫛比巨室頗有高其門閭垣墉池沼圃臺榭無虛曠故邑治規模亦自昔壯觀戊子洞寇舒謝倡亂公私廬舍焚蕩幾盡明年寇再蹂踐燬燼無餘令尹三山戴君先爲倡豐尉

有能聲來攝邑事尋辟爲眞令儒生有膽氣民視爲邊向
連年寇賊鴟張出沒無常令視民瘡痍疲瘵剔抉休養保
護盡夜不倦終未能安集又明年冬上特命京湖議單三
山陳公瑾以大理丞持斧節制一道行營兵馬不勤聲色
誅三叛卒一城安堵綱常既正風采大振而郡侯建安陳
公梓又以德意撫摩帖強耍頑民漸復業令得奉宣條教
號召離散是歲大稔而相度故阯中建廳事翼以廊廡外
爲樓爲室爲軒治獄有所寅賓有所文書有所司錢穀有
所退政而休息有所一仍前規無增損令不迫而人樂從
政不擾而功克集既落成合辭願借留二年可想見人情

所在矣嗚呼令何以得此于民邪庚寅秋霖雨津橫浦謁
令于廳治堂下綿蕞數椽淒然如客既而班荊對酌於蕭
寺相與升虛望遠到眼無非瓦礫爲之咨嗟太息以爲何
時復見太平官府令曰是無難也吾先民所急民亦急吾
所先欲固民志吾居不可不就他日幸如所欲爲願公識
之霖曰諾吾識易耳君宜自力辛卯夏郡檄霖白事轅臺
見令遣于牆而鳩工取材焉僅營其一又三月自漕院校
士回再見向欲經營者俱遂矣瞻顧駭愕喟然嘆曰信矣
其能也歟嘗從是思之昔者楚邱始遷衛人避狄息肩之
時也意者愛護基本宜有以安之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民
不以爲勞以逸道使民故也蓋物睽而後有聚聚之者必
建城市營宮室以處之築室百堵而翼斯飛非小役也不
能不勞民而動眾也識者憂焉夫取民之材而不怨用民
之力而不因古無有也今也能使之不怨不因咸悅以趨
豈有術以驅之乎夫民愚而神其自謀也審矣鴈音嘵嘵
既毀我室吾將綢繆牖戶而無風雨之患必有爲之保障
則吾可聚廬託處而無憂者矣然則令者民之保障也歟
依之者切貧之者深歟是不容無言書之所以著其志凡
坐此堂而布政者勿忽焉江西通志

定海縣三皇廟記

隱奎翁

天地果何始乎自生人始也生人果何始乎自有聖人始
也天地非生人不立生人非聖人不成粵若稽古溟涬初
判鴻荒未除獸與人雜人與鬼俱心傷猛鷙日駭罔象無
爪牙以搏噬無毛羽鱗介以禦寒暑燥溼結繩不可以久
治毛血不可以久茹也時則有若太昊炎帝有熊氏三聖
繼作通而變之神而化之設其飲食制其貨財創其物儀
作其什器欺能使信弱能使強凍能使溫飢能使飽使桑
麻能使揚逸能使獲龜能使熹居能使遷止能使行
震能使矇暴能使藏易十三卦所謂前民用者伊誰之力
哉後世聖人摹而像之奉而祠之所以崇德報功示民有

初也國朝一函夏倣古制飭郡縣廟祀惟謹於是嗣宇被四海輸奠光六合矣定海邑隸慶元爲郡重鎭海外翠蕃所觀瞻廟宇獨缺有司每當祠事郡縣廳署爲壇置方明焉吏民循襲以爲故常牲具弗蠲祼荐無節神用弗饗至元再改元之第三歲在丁丑夏六月縣尹大梁張輔字堯友實來南臺侍御史湖南憲使謚莊簡容庵公之子清白傳家之裔端方有守而贍於文詞優於事業敭歷州縣所至有廉能聲樹碑勒銘先後相望下車以來門無私謁惟訪問謠俗人民所便利諸所廢隙以次興補端緒具見乃作而歎曰習陋俗愚聞令弛趨不示以初未能有孚舉贖典崇重祀逢棟宇以副上意以勸民庸以竦遠方之視聽事不在茲乎相攸縣東北招寶峰之陽捐俸繒以爲之倡內而寮吏外而諸司庶職下而士民之好義願助使費者翕然而應市材傭工一如其直不求豐焉經始於是歲十有二月甲午越明年三月庚戌成民不知役官無重費屋凡五間地濶若干丈深若干丈門廡則既底法而力未逮姑俟來者未幾祇荐祀事儀盛物備有加於先神人具喜於是邑人謀勒石以垂永久徵辭於奎翁自惟職忝文學不得以材劣辭謹案春秋二時釋奠三皇禮視大成孔聖之載在六籍炳如日星似無待乎兩楹之奠而始尊也皇風

未泯僅載三墳而百篇之定不及錄焉使廟祀不立千載而下道何由是尊則夫任茲事者宜不後於大成侯之汲汲於此知爲政之本矣後之繼者尚勿替侯之意哉遂敘其顚末系之以詩曰厥初生人泯泯棼棼不有聖哲曰開見聞大哉皇猷模創範設功妙造化德昭日月我朝師古設之經祠郡邑爲一何獨此遺廢興有時循環罔極張侯爲政匪徐匪棘紀綱既布治功聿成欲返淳風作此廟廷蠹茲口口是儀是式庸示不忘麗牲有石

至正四明續志

左 塲

眼兒媚

樓上黃昏杏花寒新月小闌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盡角聲殘　綺窗人在東風裏洒淚對春開也應似舊盈盈秋波深處

水滄滄春山

宴桃源

落日霞消一縷素月棱棱微吐何處夜歸人嘔嘔幾聲采榜歸去歸去家在烟波深處

燕歸梁

帝城五夜宴游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中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　行樂已成閒話說如春夢覺時飾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

探春令

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水泮杏花笑吐香猶淺又還是
春將半　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花時開宴記去年對著東
風曾許不負鶯花願

祝英臺

海棠開花影下憶得共游戲恰似雙鸞同步彩雲裏夢回
雨散雲收匆匆歸去一枕乍驚回濃一作殘春睡　甚情味人
去花亦凋一作零穠芳伴一作餘悴點點飛紅知是去
時淚可堪冷落黃昏瀟瀟微雨斷魂處朱闌獨倚樂府雅詞拾遺

隔浦蓮近

翁元龍

街檐插綺翠柳顰嫩寒清明後淚蠟堆香徑一夜海棠中酒

枝上酸似豆鶯聲驟恨軟彈箏手　攝眉袖斷驄過盡平
蕪綠襯飛繡沈紅入水漸做小蓮離藕亭冷沈香夢似舊
花瘦欲留春住時候

玲瓏四犯

窗外啼鶯報數日西園花事都空繡屋專房姚魏漸邀新
寵葱翠試剪春畦蓋對酒夜寒猶重誤暗期綠架香洞月
黯小階雲凍　算春將攪郵亭鞚柳成圈記人迎送蜀魂
怨樂嚴花色泥徑紅成隴樓上平揭畫簾斜看雨玉笙寒
擁怕驟晴無事消遣日長清夢　此調創自周邦彥後段結句六字每句三字此詞六字一句與周詞異

燭影搖紅　海棠

蜀錦華堂寶箏頻送花前酒妖嬈全在半開時人試單衣
後花面圍春競秀妬紅潮玉顏微透欲甦還墜淺醉枝頭
朦朧晴晝　金屋名姝眼情空貯開眉峭世間還有此娉
婷挾畫堂珠斗眞豔可人消受倩鶯催天香共袖冶烟庭
院澹月黎花空教春瘦

風流子　木樨

天闕玉屏空輕寒弄澹墨畫秋容正涼挂半蟾酒醒窗下
露催新雁人在山中一片好秋花占了重換却西風簫女
夜歸帳棲青鳳鏡娥妝冷釵墜金蟲西湖花深窈閒庭砌

曾占席地歌鐘載取斷雲歸去幾處房櫳恨小簾燈晴栗
肌消瘦帶爐烟滅珠袖玲瓏三十六宮清夢還與誰同

西江月

山色低衙小苑春雲暗宿空庭秋千無月冷雙繩閒去畫
闌人靜　一夜海棠如夢半窗銀燭多情好花留不到清
明日日陰晴無定

憶秦娥

憶秦娥

三月時楊花飛盡無花飛無花飛不教春去爭得春歸
高樓望斷黃金鴨綠窗眉黛傷新離傷新離好將別後長
做歸時

戀繡衾

獸爐煙重火半焦捲簾時雪意又銷過數點殘鴉外想梅花寒在瀟橋　謝娘春恨深如柳未束風先遣絮飄且莫把冰絲翦有燈球紅繡未描

菩薩蠻

春心莫共花爭發花開不管連環缺夢斷小樓空杜鵑嘵曉紅　眼看連理樹纖手移箏柱調遍錯成聲無人知此情

又

玉纖閒捻花閒集赤闌干對巴蕉立蕤葉曉生涼竹陰移

小牀　拗蓮牽藕線藕斷絲難斷彈水沒鴛鴦教尋波底香

倦尋芳

捲簾挂晚鶯檻迷晴花思零亂試覓嫗婷日日傍湖亭苑擲果牆陰窺駐馬采香徑深拋春扇醉歸來任釵雲半落繡簾慵卷　念燦錦年華如舊飛絮游絲縈恨難斷羽無情早帶怨紅嘽斷厚約輕辭寒食夜行雲空曰梨花院莫凭闌正斜陽淡烟平遠

齊天樂

白雪

曲廊連苑吹笙道重來暗塵都滿種石生雲移花帶月猶欠藏春庭院年年過眼便梅謝蘭銷鞠沈歌斷露井寒蛩爲誰清夜訴幽怨　人生樂事最少有時得意處北陰偏短樹色凝紅山眉弄碧不與朱顏相戀臨風念遠數疊夢難追鷺盟重換一片斜陽送人歸騎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２１
作者＝
页数＝７６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